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

方志专辑

第六册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主任 郑樟林 主编 程相



中华书局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
方志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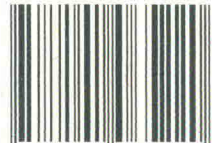
第六册

衢县志

民国 郑永禧纂辑

王志邦 史卫乐标点

ISBN 978-7-101-06522-0



9 787101 065220 >

定价：1800.00元（全十五册）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主任 郑樟林 主编 程相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

方志专辑【第六册】

衢县志

民国 郑永禧纂辑 王志邦 史为乐 标点



中华书局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编号：08WTWX001ZD）

民国《衢县志》目录^①

校刊《衢县志》弁言·····	余绍宋(1)
故湖北恩施县知事郑公墓志铭·····	余绍宋(2)
衢县新志序·····	余绍宋(5)
《衢县志》序·····	桂铸西(8)
自序·····	郑永禧(10)
康熙《西安县志》原序·····	陈鹏年(12)
嘉庆《西安县志》原序·····	姚宝燿(14)
《衢县志》总目·····	(17)

卷 首

衢志源流考·····	(20)
释衢·····	(23)
古西安同名异地考·····	(25)
修志肤言·····	(27)
凡例·····	(30)
图 ^② ·····	(34)

① 本目录系标点者编。

② 图，底本《衢县志》总目有此目名，正文缺。

图考说 (34)

卷 一

象纬志 (65)
星纪 (66)
经度 (70)
气候 (70)
 占验谈 (71)
五行 (73)

卷 二

方輿志 (84)
沿革 (85)
疆里 (90)
 水路道里 (94)
 陆路道里 (99)
山脉 (107)
 南支仙霞系 (109)
 东南支接前仙霞系 (117)
 西南支怀玉系 (120)
 西北支怀玉系连黄黟系 (122)
 北支黄黟系 (130)
河流 (137)
 大港 (138)
 西北支流 (139)
 东南支流 (142)

山源细流·····	(143)
大港上下经过之区·····	(144)
沿城水埠·····	(145)
潭、湖名迹·····	(146)
坊巷·····	(150)
街巷·····	(153)
乡庄·····	(160)
雍正十年改编字号·····	(164)
各庄村名·····	(170)

卷 三

建置志上·····	(195)
城池·····	(196)
环城内外水闸·····	(201)
公廨·····	(202)
学校·····	(208)
法团·····	(230)
善举·····	(234)
邮电·····	(242)

卷 四

建置志下·····	(248)
坛庙·····	(249)
寺观·····	(280)
附：教堂·····	(313)
会馆·····	(316)

卷 五

食货志上	(318)
户口	(319)
粮赋	(323)
元代粮赋	(324)
明代粮赋	(325)
明屯田粮	(332)
清代粮赋	(332)
民国粮赋	(347)
贡榷	(352)
仓储	(359)
蠲赈	(363)
盐法	(368)
宋代盐法	(368)
明代盐法	(369)
清代盐法	(371)
民国盐法	(373)
钱币	(374)

卷 六

食货志下	(379)
农田	(380)
水利	(386)
南乡诸堰	(386)
出周公源各堰	(387)

出罗张源各堰,分东西支	(393)
东乡诸堰	(394)
北乡诸堰	(396)
西乡诸堰	(400)
坝、堤、坪、闸	(402)
湖、塘、泉、井	(404)
桥梁、津渡	(412)
林场	(430)
矿区	(435)
商市	(437)
城乡市面	(438)
天产品	(442)
植物门	(442)
动物门	(472)
矿物门	(488)
制造品	(490)
用品	(490)
食品	(494)

卷 七

古迹志	(497)
故城	(498)
旧署	(500)
坊表	(506)
塔	(520)
宅第、园亭附楼台、池馆	(523)
冢墓	(554)

卷 八

风俗志	(565)
礼仪	(566)
习尚	(579)
节序	(583)
方言	(592)
名词	(592)
动词	(599)
代名词	(601)
助词	(602)
语词	(603)
形容词	(604)

卷 九

防卫志	(606)
军备	(607)
屯卫	(616)
巡警	(620)
民团	(624)
历代兵事记	(627)

卷 十

官师志	(657)
治官表	(658)

汉至隋令长	(658)
唐、宋县令	(660)
元代县官	(673)
明代县官	(676)
清代县官	(695)
民国行政司法官	(716)
附：驻衢同城长官	(721)
学师表	(806)
武官表	(829)

卷十一

族望志	(851)
族望表	(857)

卷十二

爵秩志	(912)
封荫表	(913)
境内之封	(914)
境外之封	(918)
圣裔袭封	(920)
秩外荣典	(923)
仕进表	(929)

卷十三

选举志	(1010)
-----	--------

文科表 ^①	(1011)
唐文科	(1011)
宋文科	(1012)
元文科	(1026)
明文科	(1028)
清文科	(1050)
钦赐寿榜	(1059)
武科表	(1061)
宋武科	(1061)
明武科	(1062)
清武科	(1063)
明经表	(1071)
明经贡生	(1071)
荐辟表 ^②	(1109)
国学表 ^③	(1113)
捐贡附	(1119)
吏材仍旧志附	(1122)
乡选表 ^④	(1123)
游学毕业表 ^⑤	(1127)

卷十四

艺文志上	(1135)
------------	--------

① 文科表及下面武科表、明经表，底本《衢县志》总目及卷十三目录有目名，正文缺该目标题。

② 荐辟表，底本《衢县志》总目及卷十三目录为荐辟表，正文缺表字。

③ 国学表，底本《衢县志》总目及卷十三目录为国学表，正文缺表字。

④ 乡选表，底本《衢县志》总目及卷十三目录为乡选表，正文缺表字。

⑤ 游学毕业表，《衢县志》总目及卷十三目录为游学毕业表，正文作学校毕业。

经部	(1136)
史部	(1164)

卷十五

艺文志下	(1195)
子部	(1196)
集部	(1229)
附录	(1269)

卷十六^①

碑碣志一	(1279)
城署儒学类	(1280)
城池	(1280)
官署	(1292)
学官	(1314)
家庙	(1358)
书院	(1377)

卷十七

碑碣志二	(1385)
名胜公益类	(1386)
名山	(1386)

① 卷十六至卷十九碑碣志，底本《衢县志》总目录至类止，正文目录有目名而无类名，正文则有类一级标题；正文无目一级标题，而在辑录本目碑文后用小字以上某某形式注明。

古迹	(1409)
水利	(1423)
善堂	(1442)

卷十八

碑碣志三	(1449)
神庙生祠类	(1450)
庙	(1450)
祠	(1482)

卷十九

碑碣志四	(1516)
寺墓类	(1517)
寺	(1517)
墓	(1547)

卷二十

名宦志	(1614)
汉	(1616)
隋	(1617)
唐	(1617)
五代吴越	(1618)
宋	(1618)
元	(1620)
明	(1621)

清	(1630)
附：宦迹举要	(1643)

卷二十一

人物志一	(1661)
三国	(1663)
晋	(1664)
南北朝	(1664)
唐	(1665)
五代	(1666)
宋	(1666)

卷二十二

人物志二	(1708)
元	(1710)
明	(1716)

卷二十三

人物志三	(1751)
清	(1754)

卷二十四

人物志四	(1831)
流寓	(1833)

晋	(1833)
唐	(1834)
五代	(1834)
宋	(1835)
元	(1845)
明	(1847)
清	(1848)
方技	(1861)
宋	(1861)
元	(1866)
明	(1866)
清	(1867)
仙释	(1871)
晋	(1871)
唐	(1871)
五代	(1874)
宋	(1875)
元	(1880)
明	(1881)
清	(1882)

卷二十五

列女志	(1886)
戚畹	(1887)
宋	(1887)
明	(1888)
寿母	(1889)

明	(1889)
清	(1889)
贤媛	(1893)
元	(1893)
明	(1895)
清	(1895)
贞烈	(1900)
宋	(1900)
元	(1900)
明	(1901)
清	(1902)
贞孝	(1907)
明	(1907)
清	(1907)
节孝	(1911)
元	(1911)
明	(1911)
清	(1919)

卷二十六

杂志	(1976)
----------	--------

卷二十七

诗文内编上	(2027)
文	(2031)

卷二十八

诗文内编下	(2099)
诗	(2109)

卷二十九

诗文外编上	(2179)
文	(2181)

卷三十

诗文外编下	(2220)
诗	(2227)
诗余	(2260)
《衢县志》跋	(2274)

《衢县志》卷二十一^①

人物志一

三国

郑 平

晋

陈 弘 毛 璩 毛 瑗

南北朝

郑 灼

唐

郑崇义 徐知新 徐惠理 余常安

五代

慎温其

宋

慎知礼 慎从吉 慎伯筠 吾 渭 李若拙 徐 泌 徐 庸

徐 量 徐徽言 徐敷言 徐昌言 徐嘉言 徐 轟 徐 囊

^① 本标点本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二十四人物志目录据底本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二十四正文校订；底本人物志目录合传人物只列第一人，本标点本人物志目录将合传人物一一列目，以便读者查阅。

赵 湘 赵 抃 赵 振 赵 拊 赵 抗 赵 扬 赵 屹
赵 帆 赵 峴 赵 岫 赵 嶙 赵 嶷 赵 嶠 赵 霆
赵 霈 赵 芹 赵 亿 赵大忠 蔡 望 蔡 椿 汪 随
汪待举 汪师忠 刘 牧 刘 载 刘正夫 刘阜民 刘敏士
刘 籛 樊 忱 樊 澥 任大中 毛维瞻 毛 注 毛 友
毛 奎 毛 开 毛 宪 毛自知 留 怙 留辟疆 留观德
留佑贤 留清卿 徐晋卿 徐文中 何 充 何 恭 何新之
郑 晃 郑廷宪 郑执恭 郑仲炜 郑 朴 郑延年 郑 道
郑仲熊 郑 若 郑尚德 郑 俊 孔端友 孔端朝 孔 传
孔 玠 孔 搢 孔文远 孔万春 孔元龙 孔应得 孔应发
孔应祥 孔 纯 孔 诏 舒清国 梁 弁 梁 摠 冯熙载
卢 襄 范元之 吴 概 成 默 方允武 方千里 徐载叔
徐国润 徐 揆 朱友恭 沈尧夫 刘 颖 袁 采 祝禹圭
祝 深 叶 文 陈 畎 陈 汶 吴好古 徐民瞻 徐 霖
王 椿 杨复义

人物志一

古人尚友，颂诗读书，知人论世以尚。论古之人，而推其本，则自一乡之善士始。诚以一乡之耳目，较近闻见较真；其垂为后人之模范也，亦较亲且切。志非史比，不必其勋业、爵秩烜赫于朝廷，炳耀乎寰宇也。即山林之士、闾巷之徒，一言一行有足录者，悉可坊表视之尔。吾衢地介偏陋，溯汉迄唐，人材索寞。宋元以后，名贤辈出，磊落英多。前志区分门类，未免以资格域人。兹本知人论世之旨，变改通例，以时代编系。其别流寓、方伎、仙释、列女四目于次者，盖循陈《志》之遗制也。

三国

郑平（康熙《县志》）吴嘉禾五年，拜征虏将军，以千人守峥嵘镇。元兴原作咸熙，系魏主年号，今改正。元年，以功迁左光禄大夫、新昌郡公，食邑信安。年九十三。今郑姓者，多其子孙。

按：衢之人物，前无可考。自公始以氏族著，故首列之。

晋

陈弘（康熙《府志》）字伯猷，阆中人。有勇略，喜读书。初依晋益州刺史王濬，擢参谋。太康元年，濬克西陵、荆门、彝道诸州，自武昌抵建业，所向克捷。弘实左右之。时，鲜卑余孽赵峻猖獗甚，弘率轻骑袭擒之，黠党皆慑伏。上嘉其绩，特授峥嵘镇总管，封信安侯，食邑三百户，遂家于信安。年九十卒。今其祠、墓并在皂木巷。

毛璩（《明一统志》）西安人。祖宝仕为庐江太守。自宝至璩，凡三叶，俱拥节麾。（《尚友录》）璩，西安人。为安东将军。桓玄篡位，遣使加散骑常侍，璩不受，传檄远近，列玄罪状。安帝时，进征西将军。

按：《名胜志》载：璩墓，在县南一里。姚《志》并引《毛宝传》，以璩及祐之列武功。但考《晋书》毛宝及璩传，并无一语及此。今其子孙亦不可知，姑仍明志存璩而删祐之。

毛瑗（《明一统志》）毛璩为蜀郡太守，瑗继之。并有循良之称。

南北朝

郑灼（《陈书》本传）字茂昭，东阳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阳太守。父季徽，通直散骑侍郎、建安令。《南史》不载祖父。灼幼而聪敏，励志儒学。少受业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释褐奉朝请。累迁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转平西邵陵王府记室。简文在东宫，雅爱经术，引灼为西省义学士。承圣中，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国子博士。寻为威戎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南史》作仕陈武帝、文帝时。历安东临川、镇北鄱阳二

王府谘议参军。累迁中散大夫，以本职兼国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时年六十八。灼性精勤，尤明《三礼》。少时尝梦与皇侃遇于途，侃谓灼曰：“郑郎开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后义理逾进。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讲授多苦心热，若瓜时，辄偃卧以瓜镇心，起便诵读，其笃志如此。

唐

郑崇义（《两浙名贤录》）西安人。为郡学士，读书序中忽心痛不可忍，曰：“得毋母有故乎？”奔归，母果病。比卒，结庐躬耕墓田，以供时荐。郡境有蝗，独不食其苗。舍南木生连理，处置使崔文上其事，诏旌门闾。后以明经中第，谢而不仕。（嘉靖《府志》）太守张思钦、司马娄知柔、令辛规陈《志》误观。屡荐其孝悌廉逊，终不受征。《职官表》载其事在天宝初。

徐知新（《新唐书·孝友传》）信安徐知新。（嘉靖《府志》）性孝，葬父后，洒扫墓所者十年，产金芝，扣之有声，父老白其事郡邑以闻。

徐惠谨（《新唐书·孝友传》）信安徐惠谨。《孝义祠堂记》云：知新子。（嘉靖《府志》）五世同居，经明行修，乡曲流誉。父母亡，哀恻过礼。灵芝生十连理，乡里称其孝感。御史大夫宇文融为劝农使，以实闻，表其里为孝义。今后街崔家巷。

余常安常，一作长。（《新唐书·孝友传》）宪宗时，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为里人谢全《清统志》同。一作方全。所杀。常安八岁，已能谋复仇。十有七年，卒杀全。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郾执不可，卒抵死。李肇《国史补》：衢州余氏子，名长安。父、叔二人为同乡方全所杀。长安八岁，自誓。十七乃复仇。大理断死，刺史元锡奏言：“臣伏见余氏一家，横祸死者实二平人，蒙显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传》

“父不受诛，子得仇”之义，请下百僚集议其可否，辞甚哀切。时，裴中书垔当国，李刑部鄜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百高遗锡书曰：“大司寇是俗吏，执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唐语林》亦载此。

五代

慎温其（嘉靖《府志》）事吴越都统军钱仁俊，会程昭悦、讚闾璠、杜昭达欲奉仁俊为乱，收温其使证之，考掠备至，坚守不屈。吴越王弘佐嘉之，擢为国官，诛昭悦，释仁俊。有《耕谱》行于世。

宋

慎知礼（《宋史》本传）衢州信安人。父温其，有词学，仕钱俶，终元帅府判官。知礼，幼好学，年十八，献书于俶，署校书郎。未几，命为掌书记。宋初，介俶子惟济入覲，归署营田副使。太平兴国三年，从俶归朝，授鸿胪卿。历知陈州、兴元府。知礼母年八十余，居宛邱，恳求归养，退处十年，缙绅称其孝。及母服除，表请纳禄。至道三年，以工部侍郎致仕。知礼自幼至白首，岁读五经，周而后止。每开卷，必正衣冠危坐，未尝少懈焉。咸平初，卒，年七十七。子从吉。

慎从吉（《宋史》本传）字庆之，钱俶之婿也。为元帅府长史。归宋，历将作少监。会择朝士有望者补少列，改太子右庶子。真宗升储，换卫尉少卿。真宗即位，复为右庶子，迁詹事。从吉自归朝，居散秩几三十年，颇以文酒自娱，士大夫多与之游。景德初，上言求领事务，判刑部。颇留意法律，条上便宜，天下所奏成案率多驳，取本司所积负犯人告身鬻之，以市什器。大中祥符初，改授卫尉卿，纠察在京刑狱，拜右谏议大夫，判吏部铨。初，选人试判多藉地而坐，从吉以公钱市筦席给之。临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务噉

察，多请对陈事，上谓其无隐。八年，改给事中，权知开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则误，太缓则滞，惟须酌中耳。请属一无所受。”才数月，有咸平县民张斌妻卢氏，诉侄质被酒诟悖。张素豪族，质本养子，而证左明白，质贿于吏。从吉子大理寺丞锐，时督运石塘河，往来咸平，为请于县宰，断复质刘姓，第令与卢同居。质泊卢迭为讼，县闻于府。从吉命户曹参军吕楷就县推问。卢之从叔虢略尉昭一赂白金三百两于楷，楷久不决。卢兄文质又纳钱七十万于从吉长子大理寺丞钧，钧以其事白从吉，而隐其所受。卢又诣府列诉，即下其事右军巡院。昭一兄澄尝以手书达钱惟演，云寄语从吉，事逮钧、锐，请缓之。从吉颇疑惧，密请付御史台，即诏御史王奇、直史馆梁固鞫之。狱成，从吉坐削给事勒停，惟演罢翰林学士，楷、钧免官配录衡、郢州，锐、文质皆削一官，澄、昭一并决杖配隶。又高清者，库部郎中士宏之子，景德中举进士。宰相寇准，以弟之女妻之。寇氏卒，故相李沆家复婚之。历官以贿闻，颇恃姻援骄纵，被服如公侯家，以是欺蠹小民。知太康县，民有诣府诉家产者，清纳其贿，时已罢任，即逃居他所。锐尝就清贷白金七十两，清以多纳贿赂，事将败，求以为助。时，方鞫卢氏狱，从吉请对，发其事，欲以自解。逮清等系狱，命比部员外郎刘宗言、御史江仲甫劾之。清枉法当死，特杖脊黥面，配沙门岛；锐又削卫尉寺丞；从吉坐首露在已发，当赎铜，特削谏议大夫。天禧三年，起为卫尉卿。明年，判登闻鼓院。坐与寇准善，以光禄卿致仕。未几卒，年七十。从吉喜为诗，时有警句。兼工医术。子孙登仕者甚众，第进士升朝曳朱绂数人。家富于财，尤能治生。子镛，金部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楷，太常博士。

按：慎氏为衢世族子孙，科名甚显。从吉之子，见于史者四：锐、钧、镛、楷。惟镛于景祐元年出知湖州，遂家于归安之潞溪。

今衢地后嗣衰落，不及湖之繁盛，特附志于此，以明其源委。

慎伯筠（嘉靖《府志》）字东美。以字行，见所书龙游舍利塔九之碑记。豪于诗，应贡京师，至礼部贡院，见棘闱严甚，曰：“此非所以待天下士也。”拂衣归。嘉祐间，有盛名。年三十八，韩琦荐之，与林和靖俱至。伯筠留京师。一日，遇鬻笈道人，倾盖如旧，谈论累日，人莫能解。自是不饮亦不作诗。以上并见《尚友录》。有诗集。王逢原名令。赠以诗曰：世网挂士如蛛丝，大不及取小缀之。宜乎倜傥不低敛，醉脚倒踏青云归。前日才能始谁播，一口惊张万夸和。雷公诉帝喘似吹，盛恐声名塞天破。文章喜以怪自娱，不肯裁缩要有余。多为原脱二十八字，据《广陵集》补。峭句不姿媚，天骨老硬无皮肤。人传书染莫对当，破卵惊出鸾凤翔。间或老笔不肯屈，铁锁急缚蛟龙僵。少年奇气狂不羁，虎肋插翼白日飞。将欲独立跨万世，笑谓李白为颠儿。四天无壁才可家，醉胆愤痒遣酒拿。欲偷北斗酌竭海，力拔太华麈鲸牙。世儒口软声如蝇，好于壮士为忌争。我独久仰愿得见，浩歌不敢儿女声。亦可见其概。

吾渭（康熙《县志》）字源清。姚作清源。宋建隆间，参曹彬下江南之役，协赞居多，因家于衢。邑之南乡有吾氏，其长支也。名渊。次支侨寓开化石井。名满。代多闻人。

按：姚《志》引称：南唐既平，渭进官都督，授三衢守。查赵《志·府官表》，并无吾渭其人。宋太祖时，衢尚属吴越钱氏，亦未闻有朝廷命官。杨《志》据《吾氏谱》，列作建隆三年任，恐不足信。吾氏，本汉吾邱寿王之后，一氏吾邱，元吾邱衍，即其裔也。

李若拙（《两浙名贤录》）字藏用，西安人。质状魁伟，尚气有才干。初举拔萃，又第进士。科分无考。太祖时，为著作郎。后累进史馆修撰，历两浙、江南转运使。自以久官在外，作《五知先生传》，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也。”子绎，亦举进士。《宋史》

本传无五知先生语。

按：《尚友录》：若拙作西安人，而其子绎又作京兆万年人。

赵、叶诸《志》均不载，陈《志》载若拙，而不及绎，似有疑义。

徐泌（嘉靖《府志》）字道深。其先汴人，后徙润之官堂城。有名练者，仕钱氏，宦于衢，因家焉，号官堂徐。程俱撰《泌子量行状》称：其先，自建武二年由彭城来朱方，居官堂城，其后家信安，因号官堂徐氏。其说不同。今谓堂为塘，故里在县东乡五十四庄。子珣，孙廷捷，历事宋世，皆为郎。泌，廷捷子，登第，雍熙二年。终起居舍人、知制诰，卒。有文集藏史馆。子庸，直集贤院。龙游壬子《志》行略亦载此。尚有子庚，朝请大夫以郊祀恩补郊祀郎。

徐庸（《浙江通志》引弘治《府志》字用之，朝散一作朝请。大夫，转太常寺少卿，直集贤院。尝表上《周易意学蕴》。晁《志》、陈《录》，均作《易意蕴》无学字。《宋·艺文志》同。又有《凡例总论》及《卦变解》。弟迈，官屯田郎中，直史馆。迈子量，武举登第，累功昭州团练使。

徐量（程俱《北山小集》）字子平。元丰中，任台州海内松门巡检。旋调建州浦城县尉。会差役法行，闽俗户知书其被差为乡兵者，大抵举子也。量使雇人以代，县令以为言。部使者至，面质量曰：“尉阻格耶？何敢尔！”量言：“乡兵所以卫不虞、折奸宄。今用书生，操利挽强，猝与寇贼遇，不幸也。又程督有稽怠法，当杖则为废终身。今户出一夫，是即差耳。安用问所从来？不废尉职可矣。”使者果叹赏。县有杨侗父子，持吏短长，横一邑。会量行令事，侗有所诉不直，量命驱出，籍其积犯若干条，上府请置法。按捕甚急，侗走死延平，其子乞量去不敢归为人害。哲宗登极，恩迁右班殿直，为温州海内莆门巡检。吕观文帅廊延，知量之才能，取以为第二。部将会讨西羌，战大吾堆，斩获中率，迁左侍禁。又以明

堂川大沙堆战多，超迁内殿崇班，至供备库副使。旋以吃罗铁壁及田家流轻清泊等功，超迁皇城使。田家之役，量与刘法部二千人，与贼遇。量曰：“彼众倍我，要当以算胜之。”则分军为四：一军据山，一军临河坝，余军左右进。羌人易之，直贯二伍，中兵奋夹彖之。贼溃走，临河军逐之，据山军逆之，斩获自倍。方战酣，刘法陷覆中，重伤坠马，量驰救，格数十人，以刘法还。是日，凡七遇，皆血战，不暇食饮，因得上气疾。吕观文罢府，量终更赴吏部铨，得监黄州歧亭镇。后帅治冒赏事，以番休士卒，坐家奏功不实，又不觉所部黜虚级，削秩八等，为供备库副使。崇宁元年，除环庆路备将。未至，徙泾原。延帅得罪去，覆治冒赏事异前，复皇城使。泾原第九将兵屯静边砦，熟羌弓箭手号骁鸷。时将佐不和，失抚御。泾原，以量同领，至不逾年，兵厉马蕃，士伍思奋。明年，诸路大举入青唐，量提第九将兵为选锋将，战多，迁持节威州诸军事、威州刺史，赐金带、弓槊器、帛有差。统制官言：“量功大赏薄。”诏加秩二等。量请以授其犹子，徙环庆第七副将。将副，故别屯，异公帑。量不以自封，一以犒赏熟羌战士，接以恩意，人满所欲。偏裨不幸死军中，辄为请官其子，又经纪其家，且使得归葬，人皆感励，乐为用。明年，为畿内第十将，屯顺宁砦，导护夏国使入朝。还屯，会筑绥德、银川二垒，游翼捍御，量预有劳。戍满，还军尉氏县。以八宝恩迁持节昭州诸军事、昭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寻除知石州。初，畿内将兵亡死多阙，诏诸州募士补所阙。虽亡卒亦听募，过期不足，罪违制。量自六月至八月，凡募二千四百人。既乃有旨亡卒当究所从来，而尉氏兵马都监尝以亡命禁旅充募，觉，按罪并劾，量降二官，废。政和元年秋，为太原府路兵马都监，复皇城使。二年，权知岚州，官制行改武功大夫。十二月，卒，追复昭州团练使。子徽言。

徐徽言（《宋史》本传）字彦猷，衢之西安人。少为诸生，泛涉书传。负气豪举，有奇志，喜谈功名事。大观二年，《表》称元符三年进士。诏求材武士，韩忠彦、范纯粹、刘仲武以徽言应诏，召见崇德殿，赐武举绝伦及第。历保德军监押，以边功加阁门祇候、平阳府军马铃辖，权知保德军。改总领河西军马。以讨西夏功，累迁秉议郎。宣和四年，将伐燕，命太原帅张孝纯招河西帐族，遣徽言入其地。帐族拒而射之，徽言迎战破之，遂定天德、云内两城。宣抚使童贯嫉其功，檄太原不得违节度。复弃去。孝纯先定朔、武二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军，兼统制河西军马，徙赴石州。靖康初，迁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金人围太原，分兵绝饷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千人渡河，一战破之。迁武经郎、知晋宁军兼岚石路沿边安抚使。金人再犯京师，陕西制置使范致虚纠合五路兵赴难，檄徽言守河西。钦宗割两河以纾祸，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出河东，为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隶西夏。晋宁军民大恐，曰：“弃麟、府、丰，晋宁岂能独存！”徽言曰：“此使人矫诏耳。三郡在河西，设有诏，犹当执奏，况无之耶！”遂率兵复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长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并取岚、石等州，教戈舡卒乘羊皮浑脱乱流以掩敌。金人益备克胡砦、吴堡津，遣守领为九州都统，与晋宁对垒。徽言出奇兵袭逐之。时，河东郡县沦没，遗民日徯王师之至。徽言阴结汾、晋土豪数十万，约复故地则奏官为守长，听世袭。条其事以闻，俟报可，即身率精甲捣太原，径取雁门，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晋则形胜为我有，中原当指期克复。投机一时，会不可失。”奏上，诏徽言听王庶节制，议遂格。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晋宁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围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约折可求夹攻金人。可求降，金将娄宿挟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与可求为姻，乃登陴以大义噉数之。可求仰曰：“君于我胡太无

情！”徽言摄弓厉言曰：“尔于国家不有情，我尚于尔何情！宁惟我无情，此矢尤无情。”一发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纵击，遂斩娄宿李董之子。当是时，环河东皆已陷，独晋宁屹墉，横当强敌，势相百不抗。徽言坚壁持久，抚摩疲伤，遣没人泗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几万众，浮筏西渡，与金人鏖河上，大小数十战，所俘杀过当。晋宁号天下险，徽言广外城，东压河，下堑不测，譙堞雄固，备械甚整。命诸将画隅分守，敌至则自致死力，以劲兵往来为游援。金进攻数败，不得志，围之益急。晋宁俗不井饮，寄汲于河。金人载茭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绝，储俸浸罄，铠仗空敝，人人惴忧，知殒亡无日。徽言能得众心，奋枵饿伤夷之余，哀折槊断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机、篋格，凡守具悉火之，曰：“无以遗敌。”遣人间道驰书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国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斌系帛书飞箭上，阴约娄宿启外郭纳金兵。徽言与太原路兵马都监孙昂决战门中，所格杀甚众，退婴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积薪自焚。仗剑坐堂上，慷慨语将士：“我天子守土臣，义不见蔑敌手。”因拔佩刀自拟，左右号救持之急，金兵狎至，挟徽言以去，然犹惮其威名。娄宿得徽言所亲说徽言：“盍具冠辮见金帅。”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礼，以入穹庐可乎？汝污伪官，不即愧死，顾以为荣，且为敌人摇吻作说客耶？不急去，吾力犹能搏杀汝。”娄宿就见徽言，语曰：“二帝北去，尔其为谁守此？”徽言曰：“吾为建炎天子守。”娄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为？”徽言怒曰：“吾恨不尸汝辈归见天子，将以死报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娄宿又出金制曰：“能小屈，当使汝世帅延安，举陕地并有之。”徽言益怒，骂曰：“吾荷国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为汝辈屈耶？汝当亲刃我，不可使余人见加。”娄宿举戟向之，覬其惧伏。徽言披衽迎刃，意气自若。饮以酒，持杯掷娄宿曰：“我尚饮汝

酒乎？”慢骂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杀之。粘罕闻其死，怒娄曰：“尔粗狠，何专杀义人以逞尔私？”治其罪甚惨。初，徽言与刘光世束发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次吴堡津，辄顿不进。徽言移书趣行，未听。又谕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总管承诏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犹前却。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挠，封副与之，光世惶遽引道。宣抚使张浚与诸使者相继以死节事闻，高宗抚几震悼，顾谓宰相曰：“徐徽言报国死封疆，临难不屈，忠贯日月，过于颜真卿、段秀实远矣。不有以宠之，何以劝忠，昭示来世。”乃赠晋州观察使，谥忠壮。再赠彰化军节度。子冈《徐氏谱》及龙游万历《志》并作子恭，孙名。既同死事，而从孙适亦以守安丰死。世著忠义云。

徐敷言（嘉靖《府志》）泌之曾孙。迈之孙。原作泌之孙，误。字明可，第进士。《表》载元符三年李釜榜，与徽言同科，而名次稍后。入为《九域志》编修官。召对称旨，校书秘省，擢御史。覆李孝寿《两浙名贤录》作煮。所勘卫卒狱，徽宗称善，除江东运判。番阳民吴氏馆客诱其子书不顺字，持以告，并诬其藏甲。朝命置狱，敷言辨其妄，吴赖以全。俄与同列奏事异同，下迁两官，谪监富顺盐井。朝廷知其非辜，召为吏部员外郎。见执政，首为同列者辨。擢试中书舍人。有从臣以贪废，遇赦遽复，敷言檄之堂吏迁遥刺袖以还宰相。又言：“比举，自代皆虚文。乞籍记备。”擢用诏立法在掖垣，凡七年。以宠制此二字疑误。《通志》引作龙图阁待制守越，奏罢贡奉物。移守婺，有惠政。召至国门，卒。有《易说》及《二五君臣论》。笃爱诸弟，当任子，先补从子琮。

徐昌言（冯梦得《官塘序后略》）徽言兄，字献可。授江州知州，洗冤泽物，民甚德之。并详徽言下。（《南宋书》）徽言知晋宁军被困，遣人驰书告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国恩死矣，兄其勉事君。”明年，昌言具晋宁死事本末上之，赐谥忠壮，并赐昌言大中大夫。

徐嘉言（《海盐县志》）西安人。杨《志·世科表》载迈孙。宣和三年进士。绍兴间，为海盐令，有政声。

徐嘉（嘉靖《府志》）迈之曾孙。原作泌之曾孙，误。依《世科表》改。字吉卿。甫冠登第。《表》载宣和六年进士。令江之德安宣谕使以人材荐，召对称旨，即改秩监都茶场。赵鼎荐嘉文儒，宜在清贵，教授王邸。为御史，累迁侍御史，遂擢贰户部兼权吏书。言者论其有党，上曰：“嘉，朕亲擢，安得是。”绍兴三十一年，虜亮遣使指索将相，要求壤地，议遣报聘。上独召嘉及前侍郎刘岑同日见。岑言：“臣老矣，恨无以报国，当以颈血溅亮衣。”上不悦，次问嘉，嘉对：“愿奉命与子婿俱往。”授次对，为枢密都承旨。过泗，亮遣韩嘉驰驿止之，乃还。明年，亮被屠，虜请和，复使馆伴。既觐，虜使不肯以书授中使，嘉径前夺书以进，虜大沮，上嘉之。孝宗登极，以旧职守泉，最闻，再任泉，人生祠之。徙帅越。俄进职守平江。高宗语孝宗曰：“是尝手夺国书者。”诏过阙，觐两官。至苏逾年，累章求归。进学士，奉祠。德寿庆典，诏进两阶。明年，致仕，卒。子大忠，字致周，善属文，第进士。乾道元年。三迁外府丞使□南常平。卒，杨万里以文祭之。子栋，守涪；次子叔川，亦登第。庆元二年进士。

徐囊（嘉庆《县志》引《府志》）徽言裔孙叔昭，《徐氏谱》云：囊，字叔昭，忠壮公四世孙。监察御史。见《仕籍》。庆元间，徙居柯山石室。例给祠生奉祀。

按：赵《志》表载，淳祐元年徐俨夫榜进士有徐囊。《徐氏谱》亦云，淳祐元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似非在庆元间。或以叔川登庆元进士而致误耳。

赵湘（《苏轼文集·赵清献公神道碑》）扈祖讳湘，庐州庐江尉，始家于衢，遂为西安人。《四库提要》：湘，字叔灵。其先自京兆徙家

于越，至湘始家于衢，遂为西安人。登淳化三年孙何榜进士。《宋史·抃传》不著始末。其后追赠司徒，则以抃贵推恩也。（陈鹄《耆旧续闻》）赵叔灵，清献之祖也。初举进士，主司先题其警句于贡院壁上，遂擢第。有诗集，闲雅清淡，不作晚唐体，自成一家。清献漕成都日，宋祁公镇益都，序其诗。

按：《泊宅编》称赵公祖墓在会稽山。陆友《砚北杂志》亦云与陆氏墓地相近。故公撰《龙游舍利寺塔碑》自署会稽赵抃，盖祖贯也。

赵抃（《宋史》本传）字阅道，衢州西安人。进士及第，景祐三年。为武安军节度推官。人有赦前伪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当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后不造，不当死。”谏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县。《东都事略》：知崇安县，徙通判宜州。通判泗州。濠守给士卒廩赐不如法，声欲变，守惧，日未入，辄闭门不出。转运使檄抃摄治之，抃至，从容如平时，州以无事。翰林学士曾公亮未之识，荐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倖，声称凜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其言务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谓：“小人虽小过，当力遏而绝之；君子不幸诬误，当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温成皇后之丧，刘沆以参知政事监护，及为相，领事如初。抃论其当罢，以全国体。又言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且多过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为及奉使不法；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不称职，皆罢去。吴充、鞠真卿、刁约以治礼院吏，马遵、吕景初、吴中复以论梁适，相继被逐。抃言其故，悉召还。吕溱、蔡襄、吴奎、韩绛既出守，欧阳修、贾黯复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纷纷引去，侍从之贤如修辈无几，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谄事权要，伤之者众耳。”修、黯由是得留，一时名臣，赖以安焉。请知睦州，移梓州路转运使，改益州。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抃以身帅之，蜀风为变。穷

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扑行部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召为右司谏。内侍邓保信引退兵董吉烧炼禁中，扑引文成、五利、郑注为比，力论之。陈升之副枢密院，扑与唐介、吕海、范师道言升之奸邪，交结宦官，进不以道。章二十余上，升之去位。扑与言者亦罢，出知虔州。虔素难治，扑御之严而不苛，召戒诸县令，使人自为治。令皆喜，争尽力，狱以屡空。岭外仕者死，多无以为归。扑造舟百艘，移告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归者，皆于我乎出。”于是，至者相继，悉授以舟，并给其道里费。召为侍御史知杂事，改度支副使，进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时，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扑将按视府库，昌朝使来告曰：“前此监司未有按视吾藏者，恐事无比，若何？”扑曰：“舍是，则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悦。初，有诏募义勇，过期不能办，官吏当坐者八百余人。扑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频岁丰，故应募者少，请宽其罪，以俟农隙。”从之。坐者获免，而募亦随足。昌朝始愧服。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以宽为治。扑向使蜀日，有聚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复有此狱，皆谓不免。扑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过耳。”刑首恶而释余人，蜀民大悦。会荣諲除转运使，英宗谕諲曰：“赵扑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谏院。故事，近臣还自成都者，将大用，必更省府，不为谏官。大臣以为疑，帝曰：“吾赖其言耳。苟欲用之，无伤也。”及谢，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东都事略》作龟。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未几，擢参知政事。扑感顾知遇，朝政有未协者，必密启闻，帝手诏褒答。王安石用事，扑屡斥其不便。韩琦上疏极论青苗法，帝语执政，令罢之。时，安石家居求去，扑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坚。扑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条例司建使者四十辈，骚动天下。安石强辩自用，诋天下公论以为流俗，违众罔民，顺非文过。近者台谏侍从，多以言不听而

去。司马光除枢密，不肯拜。且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惧非宗庙社稷之福也。”奏入，恳乞去位。拜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改青州。时，京东旱蝗，青独多麦，蝗来及境，遇风退飞，尽堕水死。成都以戍卒为忧，遂以大学士复知成都。召见，劳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为朕行乎？”对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问？”因乞以便宜从事。既至蜀，治益尚宽。有卒长立堂下，呼谕之曰：“吾与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为天子抚一方。汝亦宜清谨畏戢以率众，比戍还，得余赀持归，为室家计可也。”人喜转相告，莫敢为恶，蜀郡晏然。剑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为谋逆告，扑不畀狱吏，以意决之，悉从轻比。谤者谓其纵逆党，朝廷取具狱阅之，皆与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惧讨乞降，乃缚奴将杀之，取血以受盟。《东都事略》作愿杀婢以盟。扑使易用牲，皆欢呼听命。乞归，知越州。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扑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复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岷提举两浙常平以便养。岷奉扑遍游诸名山，吴人以为荣。元丰七年，薨，年七十七。赠太子少师，谥曰清献。扑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赀产，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赀贫，盖不可胜数。日所为事，人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其为政，善因俗设施，猛宽不同，在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神宗每诏二郡守，必以扑为言。要之，以惠利为本。晚学道有得，将终，与岷诀，词气不乱，安坐而没。宰相韩琦尝称扑真世人标表，盖以为不可及云。

赵振（苏轼《赵公神道碑》）公少育于长兄振。振既没，思报其德，将迁侍御史，乞不迁，以赠振大理评事，有《奏状》见《文集》。

赵拊（嘉靖《府志》）拊丧母，与弟拊庐墓三年。令过勸榜其

里曰孝悌，筑坊立表，孙处《宋史》作侔。为作《孝子传》。《清献集》有《忆信安五弟拊》诗、《观潮因寄五弟拊生日》诗、《神泉监五弟拊生日寄法醞为寿》诗，又《送五弟得替赴阙》诗。

赵抗（《清献集》）公六弟，官司户。六月十二生日。自号竹林翁。均见公诗，又有《次韵和六弟抗黄花驿及飞石与过飞仙岭》诗。

赵扬（《清献集》）公十二弟，登嘉祐二年进士第。官太常博士，倅潭州、湖北转运使，学士，并见公诗。

赵峒亦作岫。（杭州旧《府志》，清献公拊子峒，元祐初为於潜令，在任九年，专以兴学劝农为务，卒于官，卜葬县渚山之麓。次子雹庐墓，因家焉。百姓致甘棠之思，名其山曰棠公山。（嘉靖《府志》）峒少登进士第，从胡瑗学，有文名，蚤夭，终监西京粮料院。文同表其墓。《丹渊集·赵秘书墓志》：名岫，字景山。疑岫本作岫，误脱元旁一小画。姚《志》改作岫，以兄为弟，事实不符，宜有以正之。

按：《杭州新志》峒作岫，云刊版误。岫为於潜令，葬棠公山。其说失考。罗以智《赵清献年谱》：治平二年四月，公赴成都任。五月，长子岫卒于洛阳官舍，新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知於潜县、假监西京粮料院，卒，未尝赴於潜任，安得在任九年？且清献以元丰七年卒，越二年始为元祐元年，则非元祐初明矣。东坡《清献神道碑》言岫终于杭州於潜令，是记真除之官终，非谓卒于官也。赵《志》近是改岫为岫，据周益公《三帖题跋》：岫，公长子。当可信。或曰公有六弟抗。见前。形似致误。

赵岫《宋史》作岫。（《宋史》本传）岫，字景仁。由荫登第，通判江州，改温州，代还，得见。时，拊已谢事，神宗命为太仆丞，擢监察御史。以父老请外，提举两浙常平。元祐中，复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涂，子弟多处筦库，甚者不

使应科举，与寒士争进。自王安石柄国，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子雋列侍从，由是循习为常。资望浅者，或居事权繁重之地；无出身者，或预文字清切之职，今宜杜绝其源。”又言：“台谏之臣，或稍迁其位，而阴夺言责；或略行其言，而退与善地；或两全并立，苟从讲解；或置而不问，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谀佞之徒难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傅尧俞、王岩叟、梁焘、孙升以事去，岷姚《志》引作岷，下并同。言：“诸人才能学术，为世推称；忠言嘉谟，见于已试，宜悉召还朝。”所言皆切时务。避执政亲嫌，改都官员外郎，出提点京东刑狱。元符中，历鸿臚、太仆少卿。卒。初，扞庐母墓三年，县榜其里曰孝悌。处士孙侔为作《孝子传》。及岷执父丧，而甘露降墓木。岷卒，子云又以毁死，人称其世孝。（嘉靖《府志》）岷擢进士第，熙宁六年余中榜。再擢御史。论事忠鯁清修，能世其家，终太仆少卿。时徽宗甚惜之。

按：赵、叶旧志皆作岷，《东都事略》及《苏集·神道碑》亦同。

惟《宋史》作岷为异耳。

赵岷（《南阳赵谱·忠靖公传》）先世居衢州之西安。曾祖扞，举进士，由武安军推官，历升龙图阁学士，以资政殿大学士致仕。卒，赠少师，谥清献。子三：长岷，以於潜令终。次岷，进士，元祐中为御史，历官太仆寺少卿。三则岷也。熙宁间，清献公言新法不合，携幼子由衢之楚，与从弟纪，笃兄弟情好，喜南岳峰峦之胜，居焉。时，纪二子栋、梁相继歿，因以岷继弟，更名棠，为置田宅，建书院，读书其间。今书院桥是其遗迹。棠子方，由进士历徽猷阁学士、京湖制置大使。卒，赠太师，谥忠肃。子四：蕃、范、葵、兰。次范，由监军知扬州，升工部尚书、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三葵，即忠靖公也，官至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兼镇荆湖城荆门及郢州。咸淳二年，乞致仕，授少师，封冀国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

二。二子：烘、游，扶柩回楚，葬书院后山。

按：《清献神道碑》不云公有三子，峴略也。考：《宋史·赵方传》：字彦直，衡山人。父棠，少从胡宏学，慷慨有大志。又《葵传》：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时，或梦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阳，命葵专督饮食共养之事。与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郑清之全子才为之师，又遣从南康李燔为有用之学。虽不云清献裔，而叙其家世甚悉。功名赫奕，文武兼资。且具有忠勇刚方之概，亦不愧清献遗风也。因方、范、葵，均隶楚籍，不录，仅录峴一人。

赵峴（嘉靖《府志》）字孟远，扞任以官，兄振之子。调顺德法曹。元符末，应诏上书言：“悖、卜托绍述，陷忠良，京朋比奸邪，用之终必祸国。”崇宁初，京相，考元符书疏，峴尤甚，勒停羁管处州。建炎四年，诏赠朝奉郎。开禧二年，方给告。

赵嶷（《清献集》）《送十七侄嶷承事赴贵溪》诗云：百里器繁不易为，乘时今去是磁基。直令尔邑成良俗，况是吾家有吏师。却扇凉飙惊热夺，下车和气觉春熙。彩衣迎养双亲志，此乐人间更有谁。

赵嶷（乾道《临安志》）政和六年闰九月戊辰，以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京畿转运使赵嶷为徽猷阁待制、知杭州。宣和元年八月丙戌，移知潭州。

赵嶷（《西吴里语》）字景东，衢州人。宣和时，青溪盗起，嶷知德清县。他邑令闻盗，望风而遁。嶷独发仓廩，集嫠健，团保甲。贼犯境，嶷邀之，擒其首二人、贼二千余，斩首数百，夺其器械以千计，邑赖以全，邑人立生祠于乾元寺。

按：《清献公集》有《送六弟随子之官毗陵》诗，不知何名。据称十八男峴，又二十三侄峴，则山字行之从兄弟必多也。但今

《赵氏谱》不可考耳。

赵霆（乾道《临安志》）宣和元年八月丙戌，以徽猷阁待制、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赵霆知杭州。《文献通考》载：大观元年闰十月丙戌，都水使者赵霆行河得两首龟。事尚在前数年。二年十二月丁亥，徙知青州。《泊宅编》载：是年十月，方腊逼杭州，霆弃城走。语失实。

赵霏（嘉靖《府志》）扑孙。霆弟。字公时，中上舍第。陈云：大观进士；《表》载：政和五年。绍兴间，为右司谏，乞令有司具一岁钱谷之数以节浮费，上称其极关治体。又援汉光武、唐太宗事，愿陛下毋忘亲征、侍臣毋忘扈从，则恢复可期。诏霏论得谏臣体，令尚书省写图进，遂迁谏议大夫，晋貳起部，起字疑误。兼侍讲。请祠，自次对升杂学士，守苏、秀。卒。

赵芹 赵亿（嘉靖《府志》）并扑孙。以范、葵之例推之，芹当是曾孙。芹终永州守。亿历郡守、监司，以才称。

按：朱子晦庵题跋有云：熹少从赵公之孙惠州使君游。又云：今复从惠州之子某得此书。均不署名。则赵氏诸孙中，必有一曾官惠州守者也。

赵大忠赵《志》科表作大中。（《宁波府志》）三衢人。清献公扑之裔孙。嘉定间，举进士。《通志》作庆元五年。所至有善政。改任昌国令。今定海。甫到官，喟然曰：“昌国地隘民贫，终岁资浙右舟运以济艰，食一不至，遂为沟中瘠矣。”乃积得券千缗，立济民仓，以备凶荒。尤加意学校，于堂殿、斋庑、垣墉、池圃，或鼎新，作祭器，制祭服，具有品式。日与诸生讲解经义，严其课程，时其廩饩，俾无废业。又平溪岭，以浚池塘，便渔牧；详核户籍，以窒奸伪。凡有裨于民牧，罔不殚图。慈溪杨文元简撰文纪其绩，谓无忝厥祖焉。

蔡望（嘉靖《府志》）咸平间进士。《选举表》失载。注《阴符经》。命翰林学士宋白看详白，奏此书当秘，授中岳主簿。详《会

要》。

按：《宋史·艺文志》有蔡珪《阴符经注》一卷，又《阴符经要义》一卷。《通志》并引为蔡望撰，不知是一是二。

蔡椿《选举表》作春。（嘉靖《府志》）字永年。博学强记，善属文，登第。绍兴十五年刘章榜。从游者甚众。父歿，庐墓。先是，弟松出继郑氏，椿既仕，得俸，即取松归，凡先畴故庐，悉遗之。以孝悌闻，葬死嫁孤，里中称之。奉祠终于家。有文集。

按：明代有蔡春，弘治壬子举人。此当从作椿为是。

汪随（弘治《府志》）字仲方，西安人。大中祥符进士。陈增科目。守黎州。方宴，赵作燕。有以夷獠将袭城告者，一刻二至。随色不动，曰：“吾恩，陈作思。彼必不有犯。安知非猎乎？”饮自若。寻果溃去。溃，赵作散，姚引作遁。

汪待举赵作待举。（弘治《府志》）随曾孙。中上舍第。姚引《臣鉴录》：字怀德。政和五年进士。历守建昌、兴化、栝苍。惟一篋藏衾服，及代去，无增益。秦桧当轴，凡赴阙奏事，先纳副封。待举已见，始录上封赵无封字。公府，即黜知复州。卒（《明一统志》）待举知处州，为政宽厚，曲尽下情。民有争讼，呼之使前，面究曲直，不以属吏。百姓以诗颂之云：官舍却如僧舍静，吏人浑似野人闲。《尚友录》有郡民饮客者，客醉卧空室中。夜，酒渴，索水不得，取花瓶水饮之。次早启户，客死矣。客家讼于官，待举究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早莲而已。待举逆知之，试以其水饮死囚，果死。于是，郡民之冤得白。

汪师忠（嘉靖《府志》）随四世孙。旧名师心。中第。《表》载：元符三年进士。提点淮东刑狱。金虏猖獗，所在盗起。王镇迫临淮，师忠勒兵衔枚，夜捣其巢，溃去。未几，杜用继至，师忠败之，计穷遂降。京师再围，独师忠全军至国门。高宗即位南都，师忠以军扈从。为媚嫉所乘，免官。明年，上念其功，召之，则寝疾矣。又随

裔孙允师，官至郡守。《谱》云：字绍祖，师忠弟、师彦子，官建郡守。

刘牧（嘉靖《府志》）字牧之。登进士第。《表》载：景祐三年。终屯田员外郎。授当作受。易数于穆陈作牧。修，著《易解》与《易象钩隐图》。王安石志其墓。（《两浙名贤录》）字先之。其先为临安人。曾大父彦琛，为吴越王将，有功，刺衢州，葬西安，于是刘氏又为西安人。牧生而明敏，年十六，求举进士，不中。曰：“有司岂枉我哉！”乃多买书，闭户治之。及再举，遂为举首，起家饶州军事推官。与州将争公事，为所挤，几不免。及后将范文正至，牧大喜曰：“此吾师也。”遂以为师，文正亦数称牧，勉以学，任之以事，无不立办。岁终，将举京官，牧以让其同有亲而老者。文正叹息许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美。”墓志作善。及文正安抚河东，乃始举牧可治剧，于是为兖州观察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墓志有馆陶县三字。先是多盗，牧用其党推，逐有发辄得，后遂无为盗者。诏集强壮，刺其手为义勇，多惧怖，不知所为，欲走。牧谕以诏意，为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刘君不吾欺也。”用举者，通判广信军。以亲老不行，通判建州。当是时，富丞相弼以枢密副使使河北，奏牧掌机宜文字。保州兵士为乱，弼请牧抚视。牧自长垣乘驿，三日抵其城下。会弼罢，出牧，乃之建州。方并属县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以外艰去。通判青州，又以内艰去。服除，通判庐州。朝廷弛茶榷，以牧使江西议均其税。盖期年而后反，奏事得请，人皆便之。除广南西路转运判官，于是修险阨，募丁壮，以减戍卒，徙仓便输。考摄官功次，绝其行赇。居二年，凡利害，无不兴废者。乃移荆州北路，至逾月，卒。家贫无以为丧，自棺槨诸物，皆荆南士人为具。（《王荆公撰《墓志》）五男：洙、沂、汶为进士。洙以君故试将作监主簿。

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刘牧长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

题》又称太常博士刘牧长民。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字牧之，衢州西安人。登进士第，终屯田员外郎。似本赵《志》。墓志字有不同，并屯田员外郎与太常博士两官并未叙及，不知何也。

刘载（嘉靖《府志》）字子厚。嘉祐二年进士，陈《志》据《表》补。魁南省。刚正有守，仕至检正。古灵陈襄荐司马光等三十三人，载与焉。后以论事忤执政，疏乞归，因遂隐于开化箬溪。子正夫，元丰进士。

刘正夫（《东都事略》）字德初，衢州西安人。举进士，为真州教授，迁太学博士。徽宗即位，除左司谏。时，方治蔡邕狱，正夫入对，徽宗语及之。正夫引汉淮南厉王死蜀道，文帝深悔以感悟，徽宗遂缓其狱。擢起居舍人，召试中书舍人，侍讲迺英，迁给事中。徽宗谓正夫曰：“知卿在元符之末甚有绍述之意。”正夫曰：“臣孤远疵贱，荷先帝教养深厚，不敢自弃，然区区徒有其心而已。陛下今绍述先志，并施行政事，臣愿陈力其间。”徽宗可之，除礼部侍郎。彗见，诏求直言。正夫条时政十余事，大略：重名器，轻赋敛，戢干戈，节赐予，选人才，惜民力，鉴祖宗成宪，谨持盈，守成之道。徽宗嘉纳之。除翰林学士，出知河南府，召拜工部尚书。时，显恭皇后在殡，北使入见，欲如平时用乐，文移倨慢。正夫馆伴，折以大义。大观三年，拜尚书右丞。迁中书侍郎。陕西行夹锡大钱，物价翔踊，百姓告病。正夫论其弊，即日罢之。徽宗稍厌蔡京纷更，思欲裁损，以宽民力，命郑居中为太宰，正夫为少宰。未几，得疾。除安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明日落致仕，移镇安静，充中太一宫使，封康国公。行有日，徽宗赐诗宠姚作罢，误。之。疾作，卒于道，年五十六，赠太傅，谥曰文宪。咸淳《临安志》：刘少宰墓，在石姥山西北真珠坞。嘉靖《仁和志》：在县治西北皋堂山。今不可考。《两浙名贤录》：正夫未冠入太学，有声，与范致虚、吴材、江屿，号四俊。

第进士。除左司谏。时，方究蔡邸狱，正夫人对，徽宗语及之。正夫徐举淮南尺布斗粟之谣以讽，帝感动，解散其狱，待蔡王如初。他日，谓正夫曰：“兄弟之间，人所难言。卿独能及此，后必为公辅。”又言：“元祐、绍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当折衷其说，传信万世。”遂诏刊定，而以起居舍人为编修官。不阅月，迁中书舍人，进给事中、礼部尚书。太学诸生习乐成，蔡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长育人材，规为时用，而使与伶官齿策名，以是得，毋为士子羞乎？”东封仪物已具，正夫请问力谏不可，帝皆为之止，益喜其不与京同，遂特进少宰。半岁，属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东归。诏肩舆至内殿，长子阜民掖入坐，从容及燕云事，曰：“臣起书生，军旅之事未之学。然两朝信誓之久，四海生灵之众，愿深留圣思。”明日，徙节安静军，起充太乙宫使，封康国公。归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遗牍，自书“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有六，赠太保，谥文宪。帝眷命不衰，以阜民为兵部侍郎，阜民徽猷阁待制。

刘阜民（至元《嘉禾志》）西安人。见前。绍兴甲子，权发遣秀水知军州事，有惠政，尝撰《惠安禅院碑记》。

刘敏士（嘉靖《府志》）正夫从孙，字文伯。为临川纠曹。贼白檀笠破吉州，独与判官、江山柴绂保城。岳飞至，欲奏其功，力辞曰：“若尔守倅必被罪。”飞叹服。继宰仁和，医师王继先夺民田，敏士径还之。（谢谔《墓志》）知楚州，金欲取海州，围甚急，诏敏士救之。与张子善谋攻淮阳，金必弃海州，已而果然。张浚奏其功，除淮南运判，移浙漕，终于湖南。

按：敏士颇有著述，因与江山柴绂同事，往往彼此互见。如《通志·史部·故事类》有同名《宪度权衡》者二，其一引《续通考》，刘敏士撰；又一引弘治《府志》，江山柴绂著。杨《志》无绂书

而并敏士字为璽。虽手民之误，要为一书无疑。又敏士著有《须江集》，《通志》引弘治《府志》，亦为柴绂著。杨《志》以《须江集》归敏士，而绂所著则别为《须川文集》，其实亦皆一也。

刘籟 《庶斋老学丛谈》刘介轩籟，衢州人，正夫之后。性和易，号满朝欢。门生故吏，官于四方者多好发书荐士。赵节斋为平江发运，公为幕僚。春谷节斋子，孟奎字。方稚齿，抱之膝上，教以句读。度宗在位，公八旬，日赴经筵，隆寒感疾归。春谷守衢，谒之不能见。未几，公易箠，乃衫帽襦乌而哭之，赙赠良厚。当时，重士大夫之礼如此。

樊忱（嘉靖《府志》）登第。熙宁六年进士。以廉能称。子澥。

樊澥（嘉靖《府志》）字德润，亦登第。元符二年进士。累迁军器监。徽宗欲用之，以不附蔡京，出守番阳。后奉祠，老于家。

任大中（潘子真《诗话》）任大中子固，三衢人。老于儒学，作诗寒苦。赵清猷喜之，其《集》中有云：莫管流年一掷梭，花前对酒且高歌。命中若有终须有，到底无时怎奈何。尝从靖逸老人游西山，夜宿翠岩，联句：苍龙夭矫西北来，凿破明珠成碧岫。何人架空起楼阁，地灵不敢藏余秀。锁窗云重衣巾润，梳木风清肌骨透。客来一夜与僧谈，气觉浩然充宇宙。（《赵清猷集·寄任大中秀才》诗）今我岁将暮，过桡鸚鵡洲。忆君人少与，买舍灞江头。客路书多绝，吾乡梦半游。明年谁到蜀，能寄好音不。李觏《送任大中》诗：真伪少分别，吁嗟此世情。西施作老婢，南郭逞新声。命合生来困，诗应死后名。旅游何所得，赤日又徒行。

毛维瞻（《尚友录》）宋西安人。赵《志》作江山。庆历二年进士。据《选举表》补。以诗鸣。姚《志》作名。与赵扑同邑，《明统志》作里。相得为山林之乐。元丰中，出知筠州，政平讼理。时，苏辙谪筠州监酒，相与唱和，有《凤山》八咏、《山房即事》十绝，传诵艺林。

《栾城集》：字国镇。

毛注 《宋史》本传)字圣可,《尚友录》作圣远。西安人。举进士。赵《志》表载:元丰五年。列江山下。知南陵、高苑、富阳三县,皆以治办称。大观中,御史中丞吴执中荐为御史,赐对,未及而执中罢,注辞焉。徽宗固命之,既见,谓曰:“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而卿独知义命,故特召卿。”以为主客员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师,注疏其擅持威福,动摇中外,以叶梦得为腹心,交植党羽。帝逐梦得,而迁注侍御史。遂极论京“受孟翊妖奸之书,与逆人张怀素游处,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亲宋乔年尹京兆。其门人播传,咸谓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复用。”于是,论者相继,京遂致仕。四年,彗再见,注又言:“蔡京罪积恶大,天人交谴,虽罢相致政,犹怙恩恃宠,偃居赐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实在于京。考京之罪,盖不可以缕数:陛下去《党碑》以开自新之路,京疾其异己而别为防御;陛下颁明诏以来天下之言,京恶其议己而重致于法。以严刑峻罚协持海内,以美官重禄交结人心,钱钞屡更而商贾不行,边事数出而国力大匮。声焰所震,中外愤疾,宜早令去国,消弭灾咎。”奏上,京始出居钱塘。注复采当世之急务,曰省边事,足财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概谓:“近年以来,边民侥倖苟得:昔所入贡者,今必城为郡县;羈縻者,今尽纳其土疆。以内地金帛,而事穷荒不可计之费。今黔南已有处分,如夔、渝新边,宜在裁省。又运盐昔主于漕计,今移于他司;常平昔积于外州,今输于都下。经费安得不匮,财货何以转移?愿诏有司,悉讲复元丰旧制。汤之遭旱,以士失职为词。今学校养士,盖有常额,额外之人,不复可豫教养,岁贡之余,略无可进之地。愿留贡籍三分,暂存科举,以待学外之人,使无失职。东南造作奇玩、花石礪舟,与后苑工徒、京城营缮,并宜暂罢,以抑末敦本。凡此,皆圣政之所当先,人心悦则天意解矣。”

注所论切于世务类此。迁左谏议大夫，罢，提举洞霄宫。居家数岁，卒。建炎末，追复谏议大夫。（《明一统志》）毛注，西安人。第进士。累官至侍御史。凡抗十六章，攻蔡京，京罢未去国，会星变，注请谪京于外，已而星果退舍，累迁谏议大夫。《尚友录》同。（《杭州府志》）毛注，西安人。政和初，以论时相张商英罢，至杭州提举洞霄宫祠官。（《大宋宣和遗事》）大观四年，注奏言天下僧尼增旧十倍，凡数十万人，祠部岁给度牒钱几三万，乞权住三年，诏从之。

毛友（嘉靖《府志》）字达可，旧名友龙。少游太学，与乡人冯熙载、卢襄，号三俊。登第。大观元年。崇宁间，累迁广陵师。了翁陈瓘徙襄阳，道由江都，或疑其蔡党，瓘先遣书遗之，友答报加礼，且云：“公立朝行，已愿见而不可得。”即出郊候瓘，语极推诚，瓘亦待之无间。寻守镇江，方腊已残，陆、歙，监司犹不以实闻，友奏之。时，宰相主应奉诸使者，皆朱勔客，《万姓统谱》及《尚友录》并直作朱勔。怒其张皇，友遂监观。其谢表曰：“两郡生灵已罹非命，一道使者犹谓无它。”瓘闻，以书誉于亲旧曰：“蔽遮江淮，沮遏贼势，斯人有助也。”后为翰林学士，守乡郡，宽小罪，浚濠渠，民思其遗爱。有《烂柯集》。宋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为名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见《容斋续笔》。（陆游《入蜀记》）过吕城闸，又至梁文帝陵，郡士蒋元龙谓予曰：“毛达可作郡时，有卖黄金石榴来禽者，疑其为盗，捕得之，果发梁陵所得。”

毛奎（嘉靖《府志》）友弟，旧名侗，字世高。第进士。绍圣四年。在兄友前。后为闽漕，建卒张员作乱，力疾谕之，竟死于兵，血流如白乳。见龚颐正《忠义录·詹时升乳身碑》。

毛开（韩淲《涧泉日记》）字平仲，柯山人。尚书友龙之子，负气不群，诗文清快，与尤袤延之相厚。自宛陵罢官归，号樵隐居士，

有《集》。临终作手书抵延之语如神仙。先公在婺，平仲以诗文一帙来赠，虽数数通问，亦一再赓和，竟与先公不相识。（陈振孙《书录解题》）开负才傲世，仕止州倅。《提要》云：尝为宛陵、东阳二州倅。与尤遂初相厚善，临终以书别属以志墓。延之为之铭，又序其集。

按：毛氏，自晋毛瓌后世住在衢，并有庐墓，分支江山，故两邑皆为世族。

毛宪（嘉靖《府志》）淳熙二年进士。官中书舍人。《浙江通志》云知温州，《江山志》云长沙太守。弟恂，庆元五年进士。子自知，开禧元年状元。（《宋史·艺文志》）毛宪有《信安志》十六卷。

毛自知（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真文忠公、留公元刚，俱以宏博应选。时，李公大异，校其卷，于文忠卷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批云：博而不宏，申都台取旨。时，陈自强居庙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识文忠为远器，力赞韩氏，二人俱置异等。是岁，毛自知为进士第一人，对策中及朝廷设宏博以取士，今谓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犹置异等何耶？至文忠立朝时，御史发其廷对，日力从臾恢复事，且其父阅卷，遂驳置五甲，勒授监当后庙堂，授以江东干幕终。文忠之立朝，言者论之不已，后终不得起。南岳刘克庄潜夫以诗悼其亡云：至尊殿上主文衡，岂料台中有异评？垂二十年才入幕，后三四榜尽登瀛。白头亲痛终天诀，丹穴雏方隔岁生。策比诸儒无愧色，只缘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复，故刘寓微词云。

留怙（嘉靖《府志》）字彦强。中进士第。《表》载元丰二年。原名愷。尚廉逊，历事五朝，仅至刑部郎。孙止臣，终衢州守。

留辟疆（嘉靖《府志》）怙从子，以怙任推官，摄西安尉，死睦寇之难，特赠通直郎，官其子清时与甥邓瑞。

留观德（嘉靖《府志》）辟疆从子。入闽帅幕有声。乾道间，召赴行在，言郡县夏输盐税、绢户不及匹者类以纳，故下户常不得抄，多重科，请听纳价，为著令，至今便之。稍迁大府丞，守抚、复二州。卒后，苏总龟志其墓。

留佑贤（嘉靖《府志》）观德子。为大宗正丞兼户部郎。尝言岁虑囚，以本郡丞多急征赋，乞檄它郡丞互案之。民讼田宅，自昔以印券先后为断，多失实，乞坐先得者以匿税法，后得者为重，并亦皆著令。终湖南提仓右史。留元刚正孙。志其墓。子应祖，为闽宪。

留清卿（嘉靖《府志》）怙从孙，字献之。登第。《表》载绍兴二十七年进士。好学自持，以荐为审计院。号中隐，有《中隐对》及《文集》，王炎为序。

徐晋卿（嘉靖《府志》）字国梁。仁宗朝召对，为《义井记》，嘉其才，敕授洪州刺史。尤精于韬略。寻转广南参军兼录尚书事，后战亡于广南金城驿。子嘻，神宗朝为黄门给事中，知延州。元丰五年，帅师伐寇，战亡于新城。事闻，帝临朝恸哭，赠柱国、少保、节度使。

按：晋卿登皇祐元年冯京榜进士。其所著有《春秋左传类对赋》一书，原《序》成于皇祐三年正月。自称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则犹未出外任也。惟赵《志·甲科表》作西安人，而于《忠义传》又列开化下，为不同。以朱彝尊《西安学官记》考之，当以西安人为正，故并录其传。

徐文中（嘉靖《府志》）字正卿，登第。宣和六年进士。睦寇作，里中有欲为乱者，文中辄杀之。闻高宗即位南京，乃起义兵勤王，遂入大元帅府为计陈《志》作记。议。后上书诋宰相吕颐浩得罪，终全州守。孙谨，字伯恭，守南剑，有善政。从弟文炳，字从周；子廷

献，字茂远，年十八登第，绍兴六年进士。终严州倅。次子盈，字茂恭，淳熙五年进士。有《无尘居士集》。父子皆以诗名。廷献子诩，字叔虞，登第，与盈同科。终横州守。

何究（嘉靖《府志》）字瞻圣。姚引程俱《志》作望，陈同。绍圣四年进士。据程俱《志》补《表》同。陈《志》作元符，误。与其兄景仁，字潜圣，恭，钦圣，亮，蒙圣，相继登第，恭，熙宁六年进士；景仁与亮并崇宁二年进士。皆以诗文称。究为宗子博士，丞相张商英引之入政典局，坐是罢去，不调者几十年。后守广德、毗陵，所至修复古堤塘，以廉谨称。姚引程《志》同。卒，程俱铭其墓。

何恭陈作何钦圣，姚云行事无可考。（康熙《县志》）钦圣有上苏长公七言长篇，至一千五百余字。姚云见于《说郛》中。其辞茂美条畅，长公甚以为佳，但因其推尊王氏，故不大喜，然亦遇之未尝衰也。必士林翹楚也。

何新之（《明一统志》）西安人。杨《志》云：宁宗时进士。仕至枢密院编修官。尝采唐宋诗为《诗林万选》行世。后知忠安赵《志》作终安，姚引《万姓统谱》亦作忠。军，死节。杨《志》：谥忠贞。

郑晃（《崇德郑氏家传》）字希亮，号默斋。孝友性成，无所勉强。七岁，母染疾，即知徬徨忧悸，至废寝食。家人虽诱以玩好，无可解其忧者。惟察母少瘥，不觉有喜容。尝以顺父母必和兄弟乐妻孥，故终身无疾言遽色。熙宁举孝廉，守臣张侗荐以登第，拜授武平县尉。耻以庭闱为捷径，表辞，朝廷慰勉供职。居官，正身率下，务行子惠之政。俸给之余，毫无侵涉。尝语人曰：“吾此生愧以孝廉名色，拜官复蹈不廉，即为不孝。辱亲负国，罪将奚赎？”因以清白自誓，莅政未几，民悦其德。累迁宣义郎、卫尉丞。其禄悉以周贫赈穷。父母歿，庐于墓侧。隆冬盛暑，衰经不除。晨昏礼膳，必亲荐。每悲号惨恻，闻者为之涕泗。时有白鹊栖其庐，驯习如所

蓄；冢前后有金色紫芝数茎，挺生如纨扇，远近来吊者，咸叹为孝感云。

郑廷宪（《崇德郑氏家传》）字志刚，号素斋。父晃，治家有道，廷宪少承家教，颖敏博学，尤耽于《诗》、《易》。雅好闲静，不欲以贤智先人。宣和六年王昂榜登第。考：王昂榜在重和元年。前《志》阙载。建炎初，任徐州学录。辞以亲老，改乡郡，授衢州司法参军。立官以爱民为心，乐相安于无事。凡昼所馘鞫，夜必静坐三复体阅，而后按断始成。每出视事，则必焚香自誓于天。讼者至庭，复理谕以息之。后高宗南跽，钱塘诸州取办繁急，民不堪命。时会无司户，并督于廷宪。任满归，爱连山之麓，深树茂林，足为退老之地，乃自坦源分徙于此。自号连山主人。绝迹不入城郭，日与宗属往还。惟野服素裳。民有惶惧退避者，谓之曰：“尔来，吾无复司法官也。”乡曲有役而愿无受直者，辞之曰：“尔惟各务尔事，予何德，敢重劳焉。”卒年八十三。子执恭、执矩。

按：赵《志》郑用和下注：七世祖郑宪任衢州路司法参军，务以德用法，名其堂为崇德堂。母太夫人方氏，赐御葬于崇德本里邵家岗。至今此支为崇德郑氏。

郑执恭（《崇德郑氏家传》）字惟仪。幼读《孝经》，耸然有悟于至德要道之说，遂终身诵读不忘。每持以示人曰：“此为百行之原，不知其义不可以为人，不能其事不可以为子。”故事父至孝，聚百顺以致其欢心。廷宪处兄弟极友爱，执恭事叔父无异所生，家庭出入动以礼法。时，游学临安，父盛暑暴病热，执恭与朋侪食湖藕，卒然心动，曰：“此必吾亲须此物也。”亟索极佳者，增直货之，昼夜兼程驰归，医竟以藕祛其热。人以为孝心纯笃，故能如此。母性爱朴素，终身侍养，更不为华饰。母爱其兄弟之子若女，顺适其意，衣服器用必从厚。女长，尤盛奩以嫁之。有贷郑钱数千缗，岁歉不能

偿。母曰：“盍舍之。”执恭即还其券。比年丰，而贷者愿输负。执恭曰：“是重违吾慈母之教也。”竟弗之纳。绍兴间，登进士。《谱》载己酉。科分无考。授桂岭县主簿，廉慎莅官，民戴之如父母。寻以病乞休，谓：“禄养不如善养。”遂归侍焉。叔廷富，任太常奉礼殁于官，旅榭无资，执恭迎柩归葬，曰：“勿使清义之柩暴露于路间也。”奉叔母朱氏，亦极孝敬。叔子楷、模俱清苦，析其家产与均焉，是尤为人所难者。

郑仲炜（《崇德郑氏家传》）字秉明，号虚朗，廷宪孙，执恭子。幼隽异不群，书史过目成诵。九岁时，祖偶以王昂榜录示之曰：“此人名魁天下，吾欲尔读书，名亦至此。”炜应声曰：“读书经济天下，不在区区中状元也。”祖大奇之，因曰：“异日大吾门者，必此儿也。”长之临安，从学绩溪胡原仲。谒白水刘勉之，与论时事，多切朝政，刘公惊服，退语人曰：“不意郑老主簿生得若而国器。”乾道五年，登进士。授宁国县尉，以追捕有功，改升从政郎、彭城令，累迁儒林郎、翰林应奉。刚直不阿，尝诋执政怠荒愒日不知爱国奉公，以是取恶权贵，欲屏挤之。寻以病乞休。生二子：含、若，并有文名。

郑朴原名扬远。（《崇德郑氏家传》）擢甲科。政和五年进士。尉武康，有惠政。尝蠲逋税，民甚怀之。转授修职左郎，监登闻院，改主管尚书、户部架阁文字，转直集贤。召对崇政殿，深言国体当尊，极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受知于上。除崇政殿说书，历阶兵部侍郎、敷文阁待制。

按：赵《志》称：扬远，字器先。登第，终兵部侍郎、敷文阁待制，事功详见《国史》。但《宋史》未见，不知其何所据也。

郑延年（嘉靖《府志》）朴孙，终宜州守。附朴传。

郑道（郑若鹤《屿文集》）道，字待问，以字行，自号碧川居士。情耽幽静，不诡随于流俗，然凤骨清峭，眉目疏朗，潇洒不羁，常芒

鞋、竹杖、葛巾、野服，携童仆逍遥于山水之间，人咸羨其为神仙中人。右通直郎、权知信安魏炳文举贤良方正，以公应辟，檄使下其室，避而不见，遗帖于几曰：“不是疏狂不爱官，凤池鳌禁分缘慳。昨宵也拟出山计，猿为钟情鹤改颜。”使者赍帖嗟叹而去。与毛开、范进筑精舍于梅岩，深究《易》理。士大夫就访无虚日。客至，惟供粥淪茗，未有不尽欢而别者。一时诗人墨士，如卢襄、冯熙载、赵令衿辈，相与唱和往还。遗稿名《碧川濯缨录》，为世称重。晚年，益励清修，以虚白名其庐。状元赵达为记，有“云汉功名，超脱物慕，世所为隐君子，微公吾谁与归”之语。（弘治《府志》）宋宣和间，西安毛友子开、郑可简子待问隐居不仕，筑室柯山，匾曰梅岩精舍。郡人卢襄、冯熙载、赵令衿时过从焉。（朱鬯《盈川小草·梅岩精舍诗序》）昔朱子尝讲学于此，因赋《怀古》一绝云：新安源可寻，精舍树何古。持此岁寒心，幽香满涧户。

按：明胡翰《游青霞洞天记》：问道士故梅岩精舍，无有知者，则在明初，此精舍之故址，已不可识矣。

郑仲熊（嘉靖《府志》）字行可。登第。绍兴二年。为右正言，首论抑奔竞，节浮费，定国是，总权纲，推诚有功之宿将。后为签书、权参政。时，秦桧专国在朝，无敢忤者，仲熊叹曰：“为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图报而不得报，负愧多矣。”会桧诬构赵令衿谤讪，欲加重典，上犹豫未决，桧于上前扳仲熊助己，对言：“郑仲熊与令衿同里，备知其恶。陛下试叩之。”上顾仲熊，仲熊正笏却立，徐对曰：“臣虽与之同乡，素不识其人。”桧失色，令衿遂得免死。下殿，忿色。相谓亟风言者劾仲熊与令衿为密友，故为之。道章上，仲熊待罪，差中使宣押。是时，执政去国者久不举此例恩数，上特行之。桧恚益甚，复俾台谏交攻之。仲熊既被宣留之旨。翌日，复赴朝，坐待漏院。桧愠废食，侵以不逊语，至自拟桓温

班退。仲熊遂力祈退避，圣意方允，且曰：“彼既不相容卿，且去。”遂以元职奉祠，言者不置。落职，寓居萧寺二十年。孝宗即位，复端明殿学士致仕。孙缉，主司农寺簿。

郑若（《崇德郑氏家传》）字于理，号鹤屿。为人器局俊雅，丰格清旷，坦夷任质，有醇古风。其温恭近物，如阳春可掬。至为议论，凿谔则若石砺，而金玉铮铮也。为童孩，聿有成志，无婴儿态。十岁，能属文。比十五六，博极群书，一阅成诵，终身不忘，时人谓之郑书笥。绍熙初，以上舍登进士。惟以学不及人为耻，由是无心闻达，益肆探讨于圣贤之学，乐与同志相辨难，虚心择善，必求其是。所著有《春秋麟笔心断》、《诗学摘葩录》、《周礼疑误解》、《书经折中》、《中庸诚明说》诸稿。至于随兴遣辞，发为诗文，虽口占偶笔，人莫不珍之。门人辑其遗草哀为《鹤屿集》。毛镇峰、褚石湖辈极为称颂。卒年六十四。幼子尚德。

郑尚德（王椿撰《传略》）字国宁，号月池。淳祐四年进士。授舒城尹。莅政勤敏，凡利于民者，虽劳弗惮，而尤以廉介自励。公余退暇，则晋接贤士大夫，商榷时政得失，民称便焉。改除庐州教授。八年，知临淮县，以治最闻。升邵武军通判，仍领学事。邵武俗崇尚佛事，男女相聚僧舍，为传经会。公至，条示规戒，多方开谕，男女各散，勤务本业。其女尼少艾者，责父母归嫁之，仍罪僧尼首乱惑众者如法。宝祐三年，除直秘阁，转运判官。四年夏，授宝章阁直学士，出为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务白民冤。出死罪、献疑狱十有二事，俱核实奏闻。民怀其仁，朝议服之。十月，特改知松江府。时，太仓令庞仲贤贪酷，李枢密子强掠民女，及宦豪王良贵、罗浮、程梦祥等恣横不法，略无瞻徇，悉械惩之。民谣曰：“松江得一郑，鸡犬皆安靖。郑主松江府，村市无豺虎。”

郑俊（《崇德郑氏家传》）字民杰，松江太守尚德子也。为人

勇毅，多智略，善骑射，尝挽弓二石。然行己务敦礼让，素存忠义之风。家世业儒，工书史，善属文。见宋室日微，乃投笔叹曰：“当今时事，非言语文字所能济。”由是好兵法。初，荫补计议，以宋季多故，不就。景定时，吕武招豪杰，俊志欲勤王，至幕下，武甚伟之，补官散骑尉。每从事行伍，身先士众，因为元兵所执。有异俊容貌者，顾其党曰：“此必武艺人也。”俊徐应之曰：“武艺不为尔擒矣。”言者遂息。以职处微下，得脱归。会元世祖募南人有才者甚急，州里欲以俊应之，或谓俊曰：“以子才充募，可立登荣显。”俊曰：“吾家累世为宋臣，祖、父俱受宋恩泽。及于我，纵不能戮力以死国难，犹得自诿若臣事异姓，何以见先人于地下？我生不辰，苟全躯命倖矣！复何望荣显？”遂沉晦不出。至元丙戌三月，病革，召家人，属之曰：“儂军之将，亡国之臣，我之谓也。恒恐死后之诛难逃麟笔。必葬无封树，墓无铭志可也。”遂卒，年仅三十三。子用和，仕元，累赠俊为茌阳郡侯。

孔端友（《明一统志》）宣圣四十八代孙，宋袭封衍圣公。靖康之变，与子玠随高宗南渡，因赐地居衢。终宋之世，皆袭爵封。

（《圣裔录》）若蒙子，字子交。宋徽宗崇宁三年，袭封衍圣公。大观四年，奉敕管勾祀事。宣和三年，直秘阁，赐绯章服。高宗建炎二年，金人入犯，遂与从父、开国男传同驾南渡，赐家于衢。绍兴二年，特命权知郴州。

按：旧志均别列《圣裔》一门，然除袭封世爵者外，遗落甚多。

兹特详为补辑，并入人物志中。

孔端朝（宋濂《孔氏谱系后题》）端友弟，与端友同迁衢。

（晁氏《读书志》）《阙里世系》一卷，绍兴中，端朝续之。《东家杂记》后有端朝《家谱序》。

孔传（晁氏《读书志》）传，孔子四十七代孙也。（陈氏《书

录解题》)孔传世文,袭封衍圣公。此语不见于《圣裔录》,未知何据。

(嘉靖《府志》)端友从父,姚引《两浙名贤录》误为玠从弟。字世文,《宋濂溪集》:字若古。《复斋漫录》:字圣传。御史中丞道辅之后。与玠同至衢。后守临川。时,建昌军亦累招降,皆不受,必欲见传为信,传挺然往谕,叛兵以平。著《续白氏六帖》、《续尹植文枢纪要》,又为《东家杂记》,皆行于世。凡南渡后庙学,皆传所请。有《杉溪集》及道辅击蛇笏藏于家。((《四库提要》)传随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绍兴中,官至朝议大夫、知抚州军事兼管内劝农使,封仙源县开国男。

孔玠(《圣裔录》)端友子,字锡老。绍兴二年,袭封。诏权以衢州学为家庙。事在六年。计口粮,赐田亩。除烝尝外,均贍族人,并免租税。((《宋史·高宗纪》)绍兴八年六月壬戌,赐衍圣公孔玠衢州田五顷,奉先圣祠事。(嘉靖《府志》)绍兴六年,颁至圣文宣王庙宅铜印,袭封。玠之从弟瓚补迪功郎;次瑄、璪、珉、璘、萃夫监南岳庙兼庙学教谕。

按:赵《志·孔氏世系表》:第四十九代玠,袭封衍圣公。旁注:端操第四子,继端友。他书未见,证之《宋濂溪集》,端友、端朝之迁衢孔氏私图,有操无朝,二字音近,疑即一人。

孔摺赵《志》从木作摺。((《圣裔录》)玠子,字季绅。绍兴二十四年,袭封。主衢州先圣庙事。以年未及格,转承事郎。孝宗淳熙间,召入侍祠,貌似先圣,玉音嘉奖,擢知建昌军。陈《志》:绍兴中,转承事郎、知建昌军,并浙东安抚使参议。

孔文远(《圣裔录》)摺子,字绍先。光宗绍熙四年,袭封。主衢州先圣庙事。历吉州、隆兴通判。赵《志》作安吉倅。

孔万春(《圣裔录》)文远子,字耆年。理宗宝庆三年,袭封。主衢州先圣庙事。通判衢州、泉州。陈《志》并为内外宗正丞。

孔元龙（《山东通志》）字季凯，孔子五十世孙。传之后。从真德秀游，任余干县簿。后为柯山精舍山长。以宣教郎致仕。

（《曲阜县志》）元龙，初名升，字伯凯。少尚志笃学，游于真西山之门。授迪功郎。孔庭族长。后任余干簿。寻归。教授部使者延为柯山精舍山长。《柯山碑记》：为郡守谢奕中延请。年逾九十，犹手不释卷。有《柯山〈论语〉讲义》、《鲁樵集》。卒，门人私谥曰文介。《孔氏谱》云：赠太子少师。

孔应得（嘉靖《府志》）元龙子。登第。应选，授余杭簿。

（又）补入太学。淳祐辛丑，理宗幸学，恩例，赐进士出身。历仕至资政殿学士、签枢密院事。元初，换授衢州安抚使，终于家。（韦居安《梅涧诗话》）退学孔应得德夫，先圣五十一代孙。辛丑，临雍，赐第，主吉之太和簿。秩满，归寓里柯山。槐城王国用送行一联云：携取鹤归清献里，载将书入仲尼家。用事甚切。

孔应发（嘉靖《府志》）应得弟。授遂昌尉，终武宁宰。

孔应祥（黄溍《孔涛墓志》）祖讳应祥。传之四世孙。从政郎，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入元，隐居弗仕。

孔纯（黄溍《孔涛墓志》）考讳纯。应祥子。西安县儒学教谕。以子贵，赠承事郎、济宁路同知兖州事。

孔诏（康熙《府志》）传之五世孙。任西安管民长官。介然守正，以礼义化民。

舒清国（嘉靖《府志》）字伯原。以上舍第甲科。大观八年进士。为秀州司士曹召录辟雍。建炎初，御史寇防抚谕江淮，辟从事，奉诏出入盗贼间，察官吏廉污与兵民利病，转闻于上。自馆职转对，为上所知，稍迁南宫外郎。言：“八柄，天子所司，勿使下移。人材，以宰相拜罢为用。舍是，非内兵单弱，岂固根本计？”权少奉常。时将鬻命妇封号，清国谓：“若尔，倡优妾媵皆得为命妇矣。”事

遂寝。权中书舍人，议论不合，以直龙图阁奉祠者六年。起知道州，政务宽大，民徭使之。满，复请祠以卒。有文集藏于家。子师皋，亦守道州。《名贤录》：民徭戴之如其父云。

梁弁（嘉靖《府志》）登进士第。陈作大观。姚依《表》作政和五年。其曾祖汶，《梁谱》同，《清献集》作决。好学，工诗，号壶中君，雅与赵公抃布衣交。汶亡，抃过其家，为立碣。秦桧当轴，以弁辟雍同舍，且同年进士，召除御史意，使承风旨，弁谓：“台谏，天子耳目。安得为人作鹰犬？”左迁比部郎。会转对，高宗曰：“卿久次，当迁。”乃由司封除右司。桧意谓既为宰属，必相亲比，弁终不附，称疾丐祠。高宗曰：“士大夫有操守，而以病丐去者，甚可惜。”乃除直龙图阁。子摠。《梁谱》有汶侄蕴，庆历进士，官河东御史。裁削倖滥，考核官吏，不为时所容。终濮州判。又侄孙秉文，元祐进士，任陈州推官。诏求直言，上书讼元祐之臣。皆失载。

梁摠（嘉靖《府志》）字贵全。丰姿端静和厚，以明法擢廷评。时有欲入人罪者，摠坚执不见听，乃求去，为淮西检法，守曲江，有治最。艾轩林光朝荐之，召丞大理，稍迁少卿。孝宗称其忠正廉恪，出为浙西宪，平丹阳盗，救严陵荒。上嘉之，进阶除职，以旌其功。后入为廷尉，晋户部侍郎。使虜，凡虜字，陈《志》皆缺。出国门，孝宗晏驾，摠即衣黻渡淮，虜逼之易服，摠毅然不变。虜燕，必张乐；至其庭，必簪花讲射。摠皆移文豫辞之，持弗从。就馆，则镭其户，绝不通。燕之日，又胁摠，摠曰：“宁死不受。”虜嘉叹之，悉如所请。既还，上受内禅，真除刑侍，遂以次对，奉祠。寻告老。子纶，自户部郎为成都宪；紘，守融州。《梁谱》摠作总，紘作紘，疑误。

冯熙载（《东都事略》）字彦为，衢州西安人也。举进士。大观元年。为弋阳尉，旋除秘书省正字，迁著作佐郎、起居郎、中书舍人，由大司成拜翰林学士，迁承旨。不阅旬，除尚书左丞。逾年，迁

中书侍郎。方是时，王黼为相，熙载与之共事，多不协。言者论其不省坟墓，遂罢。以资政殿学士、知亳州。寻提举洞霄宫。起知福州。引疾，再领宫祠。卒年四十九。（嘉靖《府志》）熙载知亳州，谓：“臣方以不省丘墓获谴。今守亳，何以塞言者之口？”乞归田里，乃奉祠。寻居母丧。起复赴阙。熙载又力辞，乞终制，不能夺。后起知福州。复引疾，领祠以卒。谥文节。有《小集》。今上祝前山有冯家山丞相坞，即其遗迹。

卢襄（嘉靖《府志》）字赞元，旧名天骥，字骏元。元符间，贡辟雍，为《西征记》，遂知名。大观初，释褐。后摄吏书。时，奸佞用事，恩泽旁出，少稽御笔，时刻论大不恭。黄冠丁希元乞褒赠丁谓定策功，襄力争之。于是，御笔始许执奏。（王明清《挥麈后录》）宣和五年，有黄冠丁希元者，得幸，为侍宸道录目。云：晋公之孙，忽降御笔字，谓辅相真宗，逮仁宗即位，有定策之功，未经褒赠，可特赠少保，官其后五人。时，卢襄赞元为吏部尚书，袖其牍请对，启于上云：“使谓过可湔洗，则累朝叙恤久矣，独至今乎？倘罪恶显然，一旦褒录，岂不骇四方之听？”于是命格不下。（陶元藻《全浙诗话》）卢天骥，徽宗朝避天字，改名襄。大观元年进士。政和六年，以朝散郎出为浙东提刑，捕盗入剡。靖康间，拜吏部侍郎。《通志》提点刑狱下有卢天骥名。

按：赵《志·选举表》有虞天骥，无卢襄。虞、卢，形似易讹。

姚《志》不加考正，遽分为二人并列之于一科，殊非。

范元之（康熙《县志》）素贫，笃志读书。盛暑，浴于水边，拾得金银姚作白金。一袋归，谓其子曰：“世人以财为命，万一彼失此者，自经于沟壑，将如之何？”翌旦，父子携金于岸待之，果有一妇悲号而至。元之诘其故，曰：“夫坐狱当死，易田得金，至此失之。”元之即以还之。是年，其室产灵芝数茎，光彩烨烨，人知其为祥瑞也。

明年，父子果登第。历十二世，皆为郡守。姚引天启《府志》同。

查《选举表》，范姓登科者，仅明代成化科乡榜范衢一人，宋无所见。元之父子，何名何科，实滋疑义。不过其所行之事，足为乡里法，仍存之。

吴概（嘉靖《府志》）字致一。事继母以孝闻。上舍释褐，大观五年进士。数历郡守部使，其贫如未达时。

成默（嘉靖《府志》）字利宾，隐居业渔。建炎初，以渔舟济高宗于金山，高宗欲官之，辞不就，乃赐宅一区、田五十顷于衢之礼贤门外。

方允武《宋史·朱晔附传》衢州人。武学上舍，补官为常州宜兴巡检。建炎三年，金人入县之金泉乡，允武率土军、乡民迎敌，杀获数级，夺弓箭与旗。后遇金兵梅岭村，力战而没。诏赠两官，官其家二人。（嘉靖《府志》）允武战死于梅岭，赠秉义郎，官其二子唐卿、虞卿，后俱至正副使。姚引《常州志》：有三子：唐卿、虞卿、夏卿。见《忠义录》。孙公辅，亦以武学上舍及第，终邕州守。

方千里（《四库书目提要》）《和清真词》一卷，方千里撰。千里，信安人，官舒州签判。李昉《宋艺圃》尝录其《题真源宫》一诗。亦见《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皆和周美成词也。

徐载叔（陆游《桥南书院记》）吾友西安徐载叔，豪隽人也。博学，善属文，所从皆知名士。中年卜居城中，号桥南书院。尚有《题桥堂图》诗。又有《寄题徐秀才载叔东庄》诗，注云：东庄，载叔藏书之所。

徐国润（陆游《留夫人墓志》）西安人徐君国润，一乡善士。

徐揆（《宋史》本传）衢州人。游京师，入太学。靖康元年，试开封府进士，为举首，未及大比，而遭国难。钦宗诣金营不归，揆帅诸生扣南薰门，以书抵二酋，请车驾还阙。其略曰：“昔楚庄王入陈，欲以为县，申叔时谏，复封之。后世君子，莫不多叔时之善谏，

楚子之从谏，千百岁之下，犹想见其风采。本朝失信大国，背盟致讨，元帅之职也；郡城失守，社稷几亡而存，元帅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灵几死而活，元帅之仁也；虽楚子存陈之功，未有能过。我皇帝亲屈万乘，两造辕门，越在草莽，国中喁喁，跂望属车之尘者屡矣。道路之言，乃谓以金银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窃惑之。今国家帑藏既空，编民一妾妇之饰，一器用之微，无不输之公上。商贾绝迹，不来京邑，区区岂足以偿需索之数。有存社稷之德，活生灵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质君父。是犹爱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与不爱无择，元帅必不为也。愿推恻隐之心，存始终之惠，反其君父，班师振旅，缓以时日，使求之四方，然后遣使人奉献，则楚封陈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见书，使以马载揆至军诘难，揆厉声抗论，为所杀。建炎二年，追录死节，诏赠宣教郎，而官其后。

按：赵《志》载揆，字宅卿，列江山人。但《明一统志》及陈、姚两《志》皆收入西安。兹仍之，以存其旧。

朱友恭（《东都事略》）西安人。为泾原第一副将麾下兵，扞虜姚《志》引作敌，下同。华亭，数败虜。会众大集，友恭赴敌，力战，为所得。渭州姚《志》误作川。守将既从伪，诱以甘言，友恭不从，更诋毁之。守将不胜忿，遂见杀。

沈尧夫（嘉靖《府志》）字唐叟。别省第一。《表》载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端亮，有文史。魏王屡欲荐之，至上前，辄忘其名。仅教授诸王宫，倅隆兴今南昌。以卒。

刘颖（《宋史》本传）字公实，西安人。绍兴二十七年进士。调溧阳主簿。金师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颖白留守张浚，即奏豁免，由是知名，遣子栻与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铅山县，以外艰去。再知常熟县，签判潭州。王佐为帅，自负其能，盛气以临僚吏，颖约以中道，多屈而改为。及陈峒反，所擒贼多颖计策，帅上其功，召监

进奏院，晋太常寺主簿，迁丞，兼工部郎官。提举浙西常平茶盐，迁澱水湖，以泄吴松江水，禁民侵筑，民田赖之。就迁提刑，以洗冤泽物为任。有不应系者，纵遣之。御史以介僻劾罢。除江西运判。江州德化县田，逃徙大半，守乞蠲税，不报。颖以见种之税均于荒莱，民愿耕者第减之，上供自若，而逃田尽复。除直秘阁、淮东转运副使。水败楚州城，刘超欲移筑，颖言：“国家何苦捐百万缗为军师幸赏地耶？”光宗从之。除户部郎中、淮东总领。务场以额钞抵赏，阴耗餉计，二十年无知此弊者，颖究核得之，以所卖数论赏而总餉增羨。迁司农少卿、淮西总领。前主计者请自为都酿，抱净息而利赢余，其后稍亏，反以大军钱佐之，邀采江、淮，回易如负贩状。颖以为失王人之体，遂罢之。内府宣限既迫，每移供军钱以应岁输。颖搜吏弊，汰冗员，分月纳解，自是不复那移。寻除宗正少卿，屡进龙图阁待制、知婺州。请老，以宝谟阁直学士致仕。卒于家，年七十八。赠光禄大夫。在孝宗朝，人臣争承意自献。颖奏：“今日之失在轻听人言，昔之施为，今复弃置，大损盛德。”孝宗嘉纳之。光宗时，论人主难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无节，赐予无度，儒臣易疏，近倖易昵。宁宗时，学禁初起，党论日兴。颖奏：“愿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观之事可鉴也。”自浙西请外，凡徙麾节十余年。有以淹速讯之，颖笑曰：“吾所欲也。”其在从班日，韩侂胄旧与周旋。方居中用事，颖谢绝之。常言：“士以不辱身为重。”其为少宗正，而丞相赵汝愚适归，相遇于废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语曰：“寄谢余参政，某虽去，而人才犹在朝廷，幸善待之。”颖曰：“相公人才即参政人才也，使果贤，参政之责，非宰相之忧也。”余参政，端礼也。余继相，卒于善类多所全佑，颖之助云。（嘉靖《府志》）历事孝、光、宁三朝，论列俱切时弊。为淮东运副，城山阳经年未就，命颖审度，因令伴虏使至阙奏增筑为便，至今赖之。寻迁从

官，以疾奉祠，后竟致仕。除刑侍，知婺州，皆辞以疾。复奉祠。久之，再上章纳禄，迁宝谟阁直学士。明年卒。子强学，为南安守。

袁采（嘉靖《府志》）字君载。登第。隆兴元年进士。四宰剧邑。《四库提要》作三宰剧邑。旧志载，乐清、婺源外，尚为政和令。有《政和杂记》及《县令小录》，见王圻《续通考》。以廉明刚直称。莅民绳吏，皆有科条，著为三志。《乐清志》及《政和杂记》、《县令小录》。终监登闻检院。有《阅史三要》、《经权中兴策》、《千虑鄙说》、《经界捷法》、《世范》。祝禹圭目其行曰：“廉而近介，公而过刚，勤而苦节。”子景清，亦登乙科。《表》载开禧元年进士。同科尚有袁伟，采弟。（《徽州府志》）知婺源县。刚直有为，与洪邦直齐名。（《乐清县志》），采，三衢人。为人仁恕。淳熙五年，知邑事。作《世范》三篇，言睦亲处己、治家之道，刊训乐民。

祝禹圭（《徽州府志》）字汝玉。淳熙中，知休宁县。为政清简，尝注东西铭解。（朱子《休宁县厅新安道院记》）休宁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书来曰：“休宁之为邑，虽有难治名，而吾之为之已再岁矣。其始也，不能不以人言为虑，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则遂有以信某果不然也。”（嘉庆《县志》引弘治《府志》）禹圭擢进士第。乾道二年。嘉定初，除尚书右郎。未几，归立义学，以训族子弟。置义庄，以赡贫者，婚丧仍有助焉。

按：祝氏亦衢世族，以科名著。禹圭，谱名桂。兄懷、樞，并绍兴间进士。住北乡宝山。

祝深（康熙《府志》）字容德，西安人。禹圭孙，以荫任太平司法参军，迁淮西路茶盐提举，有能吏名。累官至都官员外郎，以刚直罢归。姚《志》误列明季。

叶文（《昼锦叶氏谱》）字贯道。宋乾道初，由武举出身，任温州楠溪税铺、建康府榷货务，升婺州宝宁军正将，专一管辖御前禁

军。以郊祀恩，进阶奉直大夫，勋骑都尉。知惠州，不赴。寻起两淮制置司参议官。淳熙初，以疾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观。十一年卒。

陈暉（嘉靖《府志》）字子舒。夙丧其父，事母至孝。登第。淳熙五年进士。中教官选。后召试入馆，以不谢用事者，出倅隆兴。叔峴、《表》作峴，绍兴三十年进士。从子璧，俱第进士。璧科无考。璧尝为学官，后奉祠。

陈汶（《台州府志》）字鲁叟，三衢西安人。绍熙元年进士。嘉定间，以宣教郎知黄岩县事，有惠政。转朝奉郎。去后，邑人德之，立碑黄山楼下。

吴好古（《上街吴氏家传》）字师彭，号七三居士，吴清之孙。开禧元年进士。前志表缺。以朝议大夫致仕，终于家。初，嘉定间岁凶，人相食。好古尽己资易米，为糜以救之，谓乡人曰：“连年饥馑，饿殍盈郊，盗贼未宁，而吾等独温饱，何忍见之？”乃共食粗粝，悉散余谷以赈。于是，丰富之家皆出谷，全活者众。又建家塾五间，延师以海宗族子弟及乡里无力读书者。及卒，葬石室黄土园。子孙以守先冢，分支居之。

按：《谱》：宋南渡后，有吴清之为衢治中，致仕住衢，建祠于此。清之生一子壘，壘生一子好古。则好古当为西安人，因补传。

徐民瞻（《华亭县志》）浙江西安人。嘉定间，任县事。访问疾苦，表章先贤。买国子监书，以惠乡学。为堂于学之东庑，绘陆氏机、云像，俎豆其中，颜其堂曰二俊。又以参政钱良臣专力建学，新其祠宇，自为文记之。

按：此见于姚《志》所引。但考民瞻所为《晋二俊文集》自叙，略称：承云间民社之寄。二俊，云间人也。得其集，命工钺之。

明年书成，谨述于篇首。时庆元庚申仲春既望，信巡徐民瞻述。庚申，系宁宗庆元六年。历八年，始改元嘉定。此称嘉定间知华亭县事，容有错误。

徐霖（《宋史》本传）字景说，西安人。淳祐四年，试礼部第一。授沅州教授。时，宰相史嵩之挟边功要君，植党颺国。霖上疏历言其奸深之状，曰：“不与天下之公议争，而与陛下之明德为仇。每潜阻其发见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渐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长扩充，以窥见其奸而或觉之也。其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疏奏，见者吐舌。未几，嵩之匿丧求起复，君子并起而攻之，上大感悟，思霖之忠，擢秘书省正字。会日食，应诏上封事。迁校书郎。七年夏，大旱，霖应诏言：“谏议大夫不易则不雨，京兆尹不易则不雨。”不报。改宣教郎，霖辞曰：“向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于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十二年，授秘书省著作郎。累辞，不许。兼崇政殿说书。乃言：“叶大有阴柔奸黠，为群憸冠，不宜久长台谏，乞斥去。”兼权左司。霖知无不言，于是谗嫉者思以中伤，而上亦不悦。乞外，知抚州。以言去。开庆元年，差主管崇禧观。景定二年，知汀州。卒，度宗赐祭田百亩，以旌直臣。（嘉靖《府志》）年十三，即有志圣贤之道，研精六经，以探其要。淳祐试南省第一人。知贡举官，入见，理宗曰：“第一名得一人。”及第，授沅州教，未赴。时宰臣史嵩之奸邪颺国，霖上疏力言之。无何，嵩之以父丧去国。上思霖言，召试馆职，论国大计甚激切。除秘书省正字，再除校书郎。以言不行，去国。朝廷再三挽留，不可。归，借屋以居，读书奉亲，裕如也。时，郡守游钧买田筑学舍，请霖讲学，远近之士，赢粮来游三千余人。赵汝胜寄诗，听讲三千三百人，朝旨特改官通判常州，除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信州，皆不赴。十二年，除著作郎，不拜。除

国史编修官、实录院检讨。拜，命引见，奏言：“万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上将谕再三，除崇政殿说书。上嘉其直，有大用意。是月，兼权左司。自此，小人中以巧计而谗言入矣。乞补外，差知抚州。奖士类，宽民力，诛悍将，輿情悦服。视事未一月，以谗黜，士民攀卧，车几不行。宝祐改元，差知衡州；二年，改剑南，皆力辞。又改袁州。丁父忧，哀毁过制，自是衰颓。景定二年，差知汀州。迓者至，忽属疾而卒。年四十八。卢越状其行云：霖天质既高，学力又到，由至诚以达日用，本末备具。其事亲孝，待宗族义，处乡党谦。平居与人言，低声下气。至于处官立朝，则忠肝义胆，奋不顾身，贲育不能夺。盖确论也。晚年，闲居既久，涵养益深。不及大用以死，命也。有《太极图说》遗稿五十卷。学者皆称为径畷先生。霖有子，死于丙子兵，以兄弟之子继。详见《宋史》列传。已祀乡贤。

王椿（赵大忠《王椿传》）字永翁。淳祐进士。历任参谋侍郎，荆湖、四川宣抚，权户部尚书，信安男、食邑三百户。上疏斥贾似道奸邪误国，削籍。元遣使物色之，遁迹桐山中，不复出。使者挟其子仲致入燕，授修撰，不拜。旋以疾告归，随父隐焉。

按：大忠，科名在椿前三四十年，不应为椿立传言身后事，疑系伪托。姑仍姚《志》存之。

杨复义（康熙《府志》）字子宜，号西清。《杨氏谱》云郡学生。宋末，与父偕隐，师事金仁山，归于西清，授徒讲学。元灭宋，哭之以诗云：孤臣自此谁为主，烈女从今不嫁夫。当事屡征辟，不就。常衣曷行吟草泽间。家素饶裕，立义学、义廩、义冢，复立义田，以饭僧。即今天宁寺。时号西清隐士。

《衢县志》卷二十二

人物志二

元

孔 洙	孔 演	孔 楷	孔 淮	孔 涛	孔 瀛	徐沂之
刘文瑞	沈忠显	吾邱衍	郑用和	郑用文	郑元辅	郑元吉
郑元良	郑元哲	郑汝厚	陈嗣宗	祝彦明	王宏	

明

杨 添	杨 仪	杨 铎	杨 瀚	叶天保	徐 焕	甄 谊
张 隆	韩 永	韩 福	裴 智	叶 贞	陈雄孙	郑 辰
郑 瑄	祝 化	李 庠	李效良	方景温	杜秉彝	徐 寿
余 敬	杜 柱	王善德	王时省	郑 黼	郑 得	吴 杰
吴应制	应 琼	应 能	陈文信	陈 奎	王 敞	王文晖
孔彦绳	孔公望	周 洪	吴 夔	栾 惠	陆 郁	王 雯
王 铎	陈 恩	陈 桓	叶 浩	叶 頊	叶时新	郑 兰
郑朝辅	郑大经	王 玘	王之稷	王之屏	陈 情	程秀民
邹 莹	祝鸣谦	冯 兰	杨 梁	杨仲点	杨梦玄	徐 沆
徐钟美	徐大观	徐 沐	邵可孝	余宗洪	余国宾	余懋中
余纯中	余敷中	余居中	叶良玉	徐一櫬	徐一杰	叶 继

程朝京	金四科	杨希圣	郑有年	郑德隆	郑元霖	郑 儒
郑君选	郑孔庠	郑学陆	潘 铎	徐 怡	徐子鹏	徐任道
徐应雷	徐可求	徐应秋	王 槿	王家业	叶其蕃	叶淑熙
叶秉敬	方应祥	徐日久	徐日曦	徐日乾	徐日舜	李成勋
胡期亨	胡应秋	杨 丝	余正笏	叶象春	叶应昌	叶厚元
叶有容	周一敬	何邦福	留大伦	叶九苞	叶九秩	叶朝麟
叶时茂	徐良资	徐良宇	徐从祐	徐从祺	徐应泰	徐应珏
徐应班	徐履吉	徐日敞	徐一楫	徐日徵	徐元凯	胡 玖
胡大仁	刘士俊	刘士杰	王 禧	王允中	梁德容	陈其礼
陈宗卿	胡文蔚	叶仕魁	叶南生	郑之衡	郑应昌	徐国珩
缪国正	叶敦艮					

人物志二

元

孔洙（《圣裔录》）万春子，字思鲁。陈《志》：一字景清。号存斋。理宗淳祐元年，袭封衍圣公。宝祐元年，通判衢州。四年，通判吉州。景定二年，通判平江。度宗咸淳元年，通判信州。宋亡，家居。（《元史类编》）世祖既平宋，议所立，或言寓衢者为大宗，召洙至，欲封之使归鲁。洙以先世庙墓在衢州，不忍舍，固让其爵于在鲁者，且以母老乞南还。世祖嘉之曰：“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授祭酒兼提举浙东学校，以便奉母。自端友后六世皆袭衍圣公，其罢封自洙始。（嘉靖《府志》）至元十九年，旨召孔氏子孙寓衢者赴阙。洙及弟演、子楷入觐，奉旨问劳奖谕，授国子祭酒、浙东提学，以袭封铜印纳于朝，逊封爵于曲阜弟洽袭焉。

孔演（《嘉兴府志》）西安人。至圣五十三世孙。洙弟，见前。博识勇于义。大德末，教授。建义学，八斋、小学、颐讲之堂，靡不重新焉。

孔楷（嘉靖《府志》）洙没，子楷授常州路儒学教授，改遂昌

尹，再授崇安尹，未赴卒。（黄潛《孔涛墓志》，存斋之子。崇安尹。楷卒于杭，君缀钱营护归葬。其子公溥暨两女沦落民间，咸访求得之。今公溥已强仕，两女亦各有家。公溥割地以报，却弗受。

按：姚引《圣裔录》：洙子思许，字兴道，未仕卒。赵《志·孔氏世系表》载：五十四代思许继洙后，未仕，蚤卒，无嗣。思俊子克忠继。黄文献撰此志洙后，既有楷子公溥具在，应未绝嗣，何复入继，岂以其流落民间，尚未之知耶？

孔淮（《明一统志》）江山县尹，廉勤，为吏民所服。弟灏继之，亦有政声。淮、灏，宣圣五十三原误七，依赵《志》改正。代孙也。赵《志·官守表》：江山县尹淮、灏，西安县人，并至治间任。《江山志》误列至正十一年，并作至圣三十七代孙，皆失于考正。

孔涛（黄潛《孔君墓志》）讳涛，字世平，传之后。五岁，知读书。八岁，能属文，受业于默斋留先生。年二十，举茂材异等。泰定元年，赐进士。除吴江州判官。岁饥，民多事剽掠，设计捕数十人，谓皆迫于冻馁而然，不可以强盗论，杖而遣之。州濒太湖，故筑埭以御水，缮修无时，病民特甚。涛为改作，使可支久，民力以纾。邻州饥，宪府俾往赈之，全活甚众，治绩为诸州最。调桂阳州判官，天大旱，涛探狱有冤，出其无罪者三人，乃雨。广寇窃发，涛独任军旅供亿，民不扰而军食无乏绝。迁潮州路总管府知事，行次武林，旧疾复作，移寓龙山保和僧舍，卒。

孔瀛（宋濂《孔君权厝志》）讳瀛，字世表，传之后。故事，孔子之后得补文学掾。年二十，有司以名，上署昌国州学正。教授岳州，除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阶将仕郎。间乘马出道，逢宣政使驺从甚都，瀛直前不避使，使人让之，瀛曰：“我真圣人之裔，官乃伪浮屠，岂应相避耶？”政成，以入广例，升尹海阳、浣江二邑，民安之。湖南乱，供亿军中。朝廷录其劳，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检校官。寻

以使事入蜀，议连兵殄寇。至蜀，蜀乱，回鄂，妻张、子思樵溺死。下九江，转徙金陵，依富川族孙克仁居。思还衢，未行，适衢人至，言家庙芜不治、田庐为戍兵所据。郁郁弗能解，血出阴中。壬寅五月二十一日卒，寿六十三。

徐沂之（黄潘《徐君墓志》）讳沂之，字圣与，徽言七世孙。大德壬寅，浙东宪府辟为书吏，累迁浙西、江东。十年之间，遍历三道，所至以廉介自将。浙西岁大侵，奉檄分赈。湖、松两郡豪民闭遏，悉绳以法，不数日，得米数万斛。不足，则发官仓以继之，所活以万数。皇庆癸丑，授将仕郎、温州路总管府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库管勾，疏剔蠹蔽，小大庶政浸就条理。延祐戊午，在五年。调两浙都转运盐使仁和场盐司管勾。泰定甲子，迁将仕郎、延平路将乐县主簿。居二岁，请纳禄而去。遂以承务郎、建德路建德县尹致仕，命下而卒，年七十四。子三：长辰孙，以茂异补儒学官，今为曹娥场盐司令；次由，翰林书写授从仕郎、澧州路安乡县尹。由，字志安。潘有《送徐志安赴安乡县尹》诗：自为从吏直壑坡，几见乡山烂斧柯。能事正宜参笔削，借才聊复试弦歌。屈原故国兰都长，陶令公田秫最多。应笑衰翁苦留滞，汗青无日欲如何。次孺，杭州路钱塘县尉。女三：长适孔涛，见前。次适汪应辰，次适陈光祖，皆同郡宦族。

刘文瑞（康熙《县志》）字彦章，居箬溪。读书了大义，卓然欲自树于世。年十九，诛叛人夏仍一有功，授处州路巡检。亲老弃官，遂不更仕。尝赈饥馑，复浮桥。设塾，延名儒郑原善辈为师，以教子弟。后原善、张宗元登第，程琚、鲁贞领乡荐，有司榜其塾曰聚奎。其司盟会文，时举浙西、建康、浙东、海右四道六路之人才，咸集于衢。而文复援据精核，敷陈详赡，无骯骯不根之习，其略见苏州汪荅文《三衢文会记》。事在延祐六年八月。

按：正夫父载，居开化之箬溪，文瑞盖其后也。此文会自设

于衢郡。郑原善等四人皆开化籍。

沈忠显（弘治《府志》）西安人。大德间，任百户，从征云南，阵亡。子袭职。

吾邱衍一作吾衍。（嘉靖《府志》）字子行，号竹房，又号贞白，寓杭之生花坊。隐居求志，好古博学，凌物傲世，不交杂客。尝与赵魏公相厚善，精篆书，以石鼓当代独步，兼通音律。其所著有《尚书要略》、《听玄集》、《造玄集》、《九歌谱》、《十二月乐谱》、《重正卦气》、《楚史枹机》、《晋文春秋》。宋潜溪及王祹、王行皆有《传》。

（《涤襟楼笔记》）吾邱衍，棠村人。年十八，侨寓钱塘，遂居焉。后以妾家讼累遁归，隐居开化山中。杭之生徒以为赴水死，乃招魂葬于西湖，失其实矣。墓在多宝山，胡汲仲为文冢铭。（《黄文献集》）《崑崙歌·赠吾邱子行》云：翠鸾啼云天四垂，花龙双双神姥归。金仙忆君泪如水，昌阳落花青蕊蕊。曾城珠阙扬素氛，开明狷狃环九门。羲和走马不待人，鲸鱼吸海海生尘。若有人兮怅修阻，紫玉参差老风语。笑挥如意教云舞，云间雏鹤生两羽。归来归来勿蹉跎，秋风吹折玕琪柯。

按：此歌似借崑崙奴盗红绡事以喻子行娶酒家女，故以崑崙歌为题。末后“云间鹤雏”及“归来归来”数语，似此女归太末，后生子于家，并劝子行勿出，受人挫折也。旧志谓衍实诈死埋名，不为无因，故并志于此。

郑用和（嘉靖《府志》）宋郑仲熊之后，延祐五年进士，累官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万户，封荥阳君侯。（《崇德郑氏家传》）字彦礼，号九翠。丰格雄伟，才华练达。由国子学生考充徽猷院蒙古必阁赤历，升翰林待制。至顺元年，授同知南雄路总管府事。三年，摄韶州路总管府事。重修风度楼、九成台，整治学校，重造站船，整治钞法，处断豪霸，守职廉能，抚字有方。元统元年，捐俸倡始，劝谕

有田之家修理陂堰,开通圳道。至元四年,擢大同盘诘长,以母老固辞不就。至正三年,服除,授嘉议大夫、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副万户。以年老致仕,加正万户、德安等处军民屯田总管,封茱阳郡侯。今崇寿寺遗碑尚在。

郑用文 《崇德郑氏家传》用和弟,字彦章,号古心。聪明果恣,亲贤取友。登进士。延祐二年。初授常州路经历。处己俭约,居官勤慎,以才干称。转朝散郎、侍仪舍人。卒年四十二。

郑元辅 《崇德郑氏家传》字宗贤,号仰冈,用和子,嗣叔用文。至正进士、授将仕郎、黄冈县尉,升经训学究。至正十九年,特差湖广观察推官,廉慎守法。省臣服其才智,转宣慰使,敕差福建考察时政。御僚属,常喻以正己秉公、爱民节用为务,治声懋著。二十二年,改太常礼仪院太祝。迁承直郎、翰林承旨。随丁生父忧。二十五年起,擢亚中大夫,充定远将军、福建道宣慰使司元帅府宣慰使。挈二子随任。因元季,居于闽,不复归。

郑元吉 《崇德郑氏家传》以父荫,补授常州路录事司判官。至正二年,升从仕郎、江阴县尹。为政廉能,发奸摘弊,权势豪吏皆惮之。秩满,转杭州东北录事司录事。

郑元良 《崇德郑氏家传》以恩例荫,补宝庆路蒙古学正。常录所记程、朱之书,以教学者。又增置学斋,以处弟子。凡贫而不给,则捐俸以赙之。后归老于家,亦清介自持。

郑元哲 《崇德郑氏家传》初授温州路平阳县教谕。立教以明伦修性为先,分别义利为要。常进弟子讲求理道,谆谆不厌,必至豁然贯通而后已,士多尊之。转将仕郎、鄱阳主簿,殉节。《嘉庆《县志》》字希贤。以进士擢鄱阳主簿。时,徐寿辉倡乱,元哲与僚属设法捍御。城陷,谓其子同寿曰:“吾义誓不与贼俱生,汝将奈何?”寿曰:“父死义,儿安得生?”操戈卫父,贼诱之降,不屈,奋戈击

贼，贼裔杀之，父子俱遇害。夫人韩氏亦自经。

郑汝厚（嘉靖《府志》）顺帝至元乙卯，乡荐。（郑一珩《序》略）谷口人。元末，衢州路训导。工文词，重名节。至正己亥，十九年。红巾贼寇衢，衢城失守，汝厚不屈死。著有诗集，兵燹散佚，今子孙掇拾遗稿，仅什之一二。

陈嗣宗（王玘《陈嗣宗传》）字庆甫。敦本好义。元时，监郡修葺衢城，独营其半，监郡隆其号曰半州。每遇岁侵，出谷以救饥。好方外交，为杰峰禅师辟乌石山建寺，曰福惠；又为建行刹，曰普润，舍田以饭僧众。他如济困扶危，莫能缕述，可谓一乡之善士也。

按：杰峰事亦见《宋濂溪集》。

祝彦明即祝应昇。（戴良《九灵山房集》）《送祝彦明诗后序》云：三衢祝彦明，以儒入官，为浦江文学。良尝纳交于彦明，且受知为特厚。又《浦江县修学记》云：教谕祝应昇，宣其劳，既受命，即礼致知经之士，饬材征工率先。凡役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及冬十一月而成。（《宋濂溪集》）《浦江县学田记》云：复命教谕祝应昇均稽以迄于成，图其形围，志其疆畔为书，以藏于学官。又《祝母坞门阡表》云：先是，应昇为浦江校官，濂获与之游，尝为记其寿谥堂。堂盖为母作也。

按：《浦江志》以祝彦明、祝应昇为两人。一云三衢人，元教谕。一云姑蔑人，至正十一年任。今考其所引戴九灵《序》，明谓彦明至正初以宪府之荐调官吾学，复土田之侵夺，新屋庐之倾圮，与修学及学田两记无不符合，其为一人无疑。因并志之。

王宏（嘉靖《府志》）字存道，别号全闲老人。博涉经史，工文词，字学逼真晋法。中年，崇事理学，著《易启疑》、《春秋辨证》，文有《篷窗集》。每自愤生丁元运，隐居不仕，其纪生仍用宋德祐年号以贯疑当作冠。己卯，先号半闲；至永乐承平，随更号全闲老者。侍

御郑辰铭其为“衢高世抱道不求闻达之士”云。语详商文恪公《全闲老人序》。

明

杨添（嘉靖《府志》）字文益，别号拙省。居家孝友，练达世务。遭元末造，隐居不仕。尝构柯山书屋，著书赋诗，与物无竞，乡里称为长者。洪武辛未，以才俊，籍邑侯傅裕荐剡，辟任道州巡司。讯察军兵揭奚等卖放囚贼、诬陷平民事觉，具本面奏。高皇帝敕宪部将揭奚等俱问发充军，嘹哨摆站各有差。上嘉其洞悉民隐，慰还保障。寻转迪功郎、监权罗源。永乐乙酉，诏求贤良，闽之藩臬举添以应。丁亥秋，升河南祥符令。明察内敏，清操冰蘖，薄赋缓刑，士民称便。先是，强民李四汉援附权贵，挟官害民，公按捕而诛锄之。四汉计脱，令奸细捧赦书直至公堂。开视之，乃胡元条例也。诘执元恶及丑类下狱，具本解京，文皇帝宸断，悉发充军，四境肃然。台司交章荐异，四民歌之曰：“家事奈无何，官司差又多。若非杨父母，不免填黄河。”又曰：“吾人植，杨侯力。锄强梗，辩冤抑。民以安，众足食。大道公，世其职。”贵戚不法，添喻以臣节，屡加裁抑。及被诬置法，上怜其亮直积劳，姑坐贬巴县。寻卒于官。后，仲子仪，知邓州，道经祥符，父老罗拜，如公生还。（《河南通志》）永乐中，知祥符县。政务繁剧，添处置适宜，上下称便。民有被盗窃，杀伤一盗者，群盗移尸置他处去。明日，被劫者白于县，添踪迹得尸，置仁和门外，诱人认瘞。时，一人识为王氏子，遂拘王妻讯之，果得群盗姓名，捕获殆尽。

杨仪（嘉靖《府志》）添之子，字彦礼。以国子生中应天府乡试，任河南邓州知州。《一统志》名宦传云：学术正大，以礼化民。有争讼者，必谆谆劝谕，使相感悔，不得已然后用刑。为政一毫不

苟，立规设法，远过常情，务追古之循吏。在任未久而卒。祀乡贤祠。

杨鐔（嘉靖《府志》）添之曾孙。儿戏即习定省仪，长不染货利。在胥监时，忽心悸遘归，父昊果疾，越十日卒。后以母老，竟不赴选。母病三年，非迎医未尝暂去左右。及卒，哀毁骨立而歿。孙梁登进士。

杨瀚姚《志》作泮。（嘉靖《府志》）添之玄孙，邑庠生。奉母笃孝。家贫，逾五十方娶。嘉靖己酉冬，割股以愈母疾。明年生子，人以为孝孚于神。后七年，母卒，因处乡塾，不能居庐，号彻昼夜，馆人闻之，内外凄涕。

叶天保（天启《府志》）字彦祥，西安人。洪武中，有江山王姓亏粮屡千，太守郭敦亲判券契田一顷零二十四亩，招富民出金以田偿之，莫有应者。天保输资一千两有奇，以应太守之命；田在隔县，夷然不受。居恒一方之民，多有待以举火者，麦舟之惠，比于范公。

徐焕（《宋濂文集》）乡先达、监察御史王公余庆，字叔善，仕元至正，赫赫有声，持节广州，卒且葬之矣。后为乱兵所发，适三衢徐焕自韶移守是州，而东阳赵侃方知印广东行中书。于是，合谋改葬城东悟胜寺之原，实洪武庚戌三月三日也。焕，字炳文，与侃皆义士云。

甄谊（《万姓统谱》）西安人。洪武中，同知长沙府事，劝课农桑，作兴学校，锄强扶弱，绰有政声。寻升顺天府尹。

张隆（嘉靖《府志》）字文盛。洪武末，由岁贡任南京工部主事、北京通政司右通政。时，总督边储，参赞机务，刚毅优为，风裁孔著。寻以公事诖误，脱然就系，囊橐萧条，物论赧之。年逾七十终。

韩永（《明史·王度传》）西安人。《表》载：建文年间进士。状貌

魁梧，音吐宏亮，每慷慨论兵事。燕王入，欲官之，抗辞不屈死。（《名山藏》）永为兵科给事中。靖难后，杜门不出。召之仕，不应，曰：“吾王蠹也。”遂坐死，后谥节愍。

韩福（《万姓统谱》）字德大，西安人。成化进士，擢御史，激扬有声。出守大名，民不知吏，道不拾遗，奏课第一。转佥都御史，巡抚京畿，抚绥招扬，百姓绘像祀之。转户部左侍郎，因忤宦瑾，谢职归。

裴智（嘉靖《府志》）字宗知。永乐初，授山西都司振武卫经历，寻转交趾三带州同知，升主事，转郎中。宣德八年，升陕西庆阳府知府。历官中外，始终一节，物论高之。

叶贞（康熙《县志》）字惟正。永乐进士，官翰林庶吉士，预修大典。拜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副宪江右，宁藩怙势多不法，公力绳之，被诬逮治。文皇帝烛其非辜，超拜副都御史，益励风裁。寻遭疾，解公缙等省之，公曰：“君恩不能补报，宁府祸有诛日。”言讫，拱手而歿。（嘉庆《县志》）吏部尚书杨一清有《奉诏修理名臣都御史叶贞墓志铭》。崇祀乡贤。

陈雄孙（《嘉庆《县志》引《府志》）字彦英，西安人。永乐三年，用人才荐知南昌县，有惠政。后以终养归。生平克尽孝友。析产取饶瘠者，而推膏腴以让弟。

郑辰（《明史》本传）字文枢，浙江西安人。永乐四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江西安福民告谋逆事，命辰往廉之，具得诬状。福建番客杀人，复命辰往，止坐首恶，释其余。南京敕建报恩寺，役囚万人。蜚语言役夫谤讪，恐有变，命辰往验，无实，无一得罪者。谷庶人谋不轨，复命辰察之，尽得其踪迹。帝语方宾曰：“是真国家耳目臣矣。”十六年，超迁山西按察使，纠治贪浊不少贷。潞州盗起，有司以叛闻，诏发兵讨捕。辰方以事朝京师，奏曰：“民苦徭役而已，

请无发兵。”帝然之。还则屏骑从，亲入山谷抚谕。盗皆感泣，复为良民。礼部侍郎蔚绶转粟给山海军，辰统山西民犂任。民劳，多逋耗，绶令即山海贷偿之。辰曰：“山西民贫而悍，急之恐生变。不如缓之，使自通有无。”用其言，卒无逋者。丁内艰归，军民诣御史乞留。御史以闻，服阙还旧任。宣德三年，召为南京工部右侍郎。初，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独辰及邵玘、傅启让，帝素知其名，即真授，余试职而已。英宗即位，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辰往四川、贵州、云南，悉奏罢其不职者。云南布政使周璟居妻丧继娶，劾其有伤风教，璟坐免。正统元年，奉命赈南畿、河南饥。时，河堤决，即命辰伺便修塞。或议自大名开渠，引诸水通卫河，利灌输。辰言劳民不便，事遂寝。迁兵部左侍郎，与丰城侯李彬转饷宣府、大同。镇守都督谭广挠令，劾之，事以办。八年，得风疾，告归。明年，卒。辰为人重义轻财，初登进士，产悉让兄弟。在山西，与同僚杜金事有违言。杜卒，为治丧，资遣其妻子。

郑瑄（天启《府志》）字邦用，号竹轩。景泰丙子举人。知福建宁化、将乐二县，有能声。

祝化（康熙《府志》）字霖苍。侍御和之兄。四举经明行修，不赴。乐善好施。正统及景泰间，京师两值岁荒，前后输粟三千一百石助赈。漕臣王紘上其事，授光禄署丞，又敕授承事郎，赐驿归里。

按：姚《志·选举表》：祝和，永乐乙酉举人。丙戌，联捷成进士，与郑辰会试同榜。下载：知县。又《仕籍》载：知衡阳县，亦为衡阳知府。而侍御史，并未见有和名，疑系脱略。府县旧志俱不列祝和传，无从考证。姑附于此。

李庠（郑辰撰《行状》）公诞夕，母梦门间悬彩，因名祥。后人

邑庠，改名庠，字宏文。其先闽之长汀人，迁衢之西安石屏。宋开禧间，族有讳宗勉者，试礼部第一，登进士第，官至枢密左丞相，赠少师，谥文清，实富阳籍。乃公之六世从伯祖也。高祖世泽，元大使。曾祖胜，祖敏，潜德弗耀。父不花，徵士。公自幼笃信温厚，勤学好问。徵士公以李氏自丞相后仕宦代不乏人，尝构楼，匾之曰梯云，命公辈藏修其中。公用是自励。洪武丙子，补邑庠生，同门从学者十数人，悉相继登科。辛巳，徵士公卒。居丧，哀毁尽礼。永乐甲申，公之妹庸夫以事迁，法当随行，匿者连坐，妹欲自缢，母忧忿成疾。公冒罪迎匿于家，母疾瘳，妹亦获免。戊子，领乡荐。己丑，入成均，登秘阁，校《永乐大典》。以父志未酬，日亲名公宿儒，益自奋，凡经史百家之书，莫不窥其奥，而尤邃于《易》。书成，钦承宴赉。壬辰，进士第，赐宴琼林。恤刑都台，署监察御史事。是冬，母卒，奔丧南还。丙申，授分宜令，弗就。庚子，调清流令。到官，立朔望讲诵，以勉诸生，随资质而造就之。立三户九等法，以均民徭，验富贵而科差之。由洪熙，而宣德，而正统，历官四朝，官满考终，三诣献功，书悉获最。丁巳，通考于朝，例应升，公恳以疾辞，因得请以文林郎致仕归。（嘉靖《府志》）名作祥。永乐壬辰进士。任福建清流县尹。《汀州府志·名宦传》云：新县治，建学宫，设法以均徭役，严试以厉学者。莅官十有五载，始终如一，民至今思之。

按：《通志·选举表》，祥作庠。其《题里黄奉萱堂记》自称赐进士出身、致仕知县石屏李庠。今考其墓，在北乡七十六庄，名李祀园。《谱》称东金山，金猫视篆形。墓碑具存，衔列广东巡按使李公庠，殆即前署监察御史职也。姚引叶《志》但言知清流县，以劳勤卒于官，不云致仕，并不及广东巡按事，似皆失实。

李效良（崇祯《府志》）永乐时，举才能异等，以军功累升锦衣指挥。年七十三卒，葬西安三十九都陶山。七世孙李成勋历升浙

江总镇，八世孙李大生惠潮参将。

方景温（天启《府志》）西安人。父童，永乐初，以人才举，任福建盐运司运判。景温省父，道拾遗金三百两，待失主不可得，义不欲以自利，为市榷与衣衾，施不能葬者。施日浸广，所获遗金不足，以父所与三百金继之，己又析产继之，至老不倦，歿而身无以殓也。

杜秉彝（《杜泽侨寓传》）唐杜如晦之后杜元感，爱铜峰山水之胜，遂家焉。数传至秉彝，丰于财而仗义。永乐初，朝命衢郡造海艘二，秉彝独任。其邑之湖留坂地常苦旱，乃出重货，以流水道，赖其利者三十余里。子晃、崑，皆才能。崑授南京工部主事，升北京工部员外郎。崑孙整，成化戊戌进士。整孙克逊，嘉靖甲子举人。晃之六世孙恒德，万历辛卯举人。恒德侄应用，崇祯癸酉举人。

徐寿（康熙《县志》）字彦清，号求乐。幼聪颖，读书寓目成诵。登永乐丁酉乡荐。令吴江，有政声，宽严并济。捐俸造巨桥，民德之，名徐公桥。从祀名宦。

余敬（曾荣《余公墓志》）字时和，衢之西安人。永乐乙未进士。授福建道监察御史，巡按交阯，刚毅端方，弹劾不避。尝置义仓、义学、义冢，以济族里，乡人至今德之。《余氏谱》载有遗囑大桥头里余家山脚造房屋一座，水碓一轮；仓廩五架三间，贮米谷三千五百七十八石六斗，议定每年清明开仓放起，六月终止，秋收只收本谷入仓，不许多收升合；对岸民地自报税三分，又买郑花里截菜园地，收税五分，作稻坛，听人自晒。又于枫香岭下设义祠，祭无祀鬼神，春秋一同祭享。足见公之盛德云。

杜柱（嘉靖《府志》）少负重名。宣德间，由国子生授永春县知县，政先学校。时学官缺，延硕士以教诸生，而亲课省之。政事精敏，吏畏民怀。以疾卒于官，囊无长物。祀永春名宦。

王善德（司马恂《王善德传》）字可恒，全闲老人仲子。善书法，工文词。恬淡不乐进取，竭力事亲，以居推让昆季；独建宗祠，增置祀产；亲族贫乏者，岁有稻舟之遗；桥梁、义渡，每多独力捐费。永乐初，肇造北京，檄取丹垩青绿赋构甚急，善德慨然任半，民艰赖以苏息。

王时省（张悦《王时省传》）字思诚，号绣峰。永乐中人，性孝友，博涉经史，言坊行表，不求闻达。大司马郑公辰、银台张公隆交疏荐辟，以母丧明辞不就。父病，夜祷北辰，乞以身代。姑家疫，无敢往者，时省身为扶持，月余卒，无恙。家称素封，见义必为，至老不倦。处盗纵横，陈策大吏，民以获安。总帅宁阳侯征闽，师驻城下不得进，咨问时省，策上，果得抵闽报捷，侯服其识，将举于朝，又力辞。弘治中，修宪庙实录，当道采其行以进。

郑黼陈、姚两《志》均作黼明。（嘉靖《府志》）正统四年例，劝民有出谷二千一百石者赐敕一道，劳以羊酒，立碑，旌为义民。西安县以郑黼为首。陈《志》此下尚有余濬中、魏勇、祝化名。

郑得（嘉靖《府志》）由校尉、锦衣卫、左千户所、銮舆司百户，成化丙戌，诰赠父母。陈情归乡焚黄，痛亲弗存，刻木展祭庐墓，躬负土成坟。郡邑疏闻，旌表其门曰孝行。子隆袭职。

按：得所居在今南乡十七庄云湖，多郑姓子孙。原碑完全尚在，名系得载。或旧志偶脱一字耳。详《碑碣志》。

吴杰（《吴氏谱》）家贫至孝，勤苦耕读。母何患嗽六年，不离床蓐。病剧，痰不能吐，杰以口吸出之得苏。与妻徐昼夜扶抱，未尝少懈。成化八年冬，母歿，恸哭几绝。及葬，结庐墓侧，服衰运土，寝苫枕块，面色深黑。三年服阕，众劝归家，哀号母恩罔极不肯舍，仍依墓构屋三间，立追思碑、神主，每日焚香涕泣，拜奠墓旁。有松恒抱之。悲哀如此者十有六年，松生茯苓，亭亭如华盖，覆墓

上；墓左有水冲激，遂改别流，皆以为孝行所感，其迹尚存。以父明伦远居三里许，拜迎墓屋同居，以便奉养，孝敬日严。成化二十三年春，父病笃几危，杰竭诚焚香吁天恳祷，医救得痊，至九十三岁。时由西安县廖铉以孝行诚笃详奏请予旌表。

吴应制（《吴氏谱》）杰孙。家贫，为人率真，惟知善事父母。万历六年，父病痰，医治愈剧，制惶惧，除夜焚香祷天，割股煮汤以进。时，积雪严冻，谷岭深数尺，路径皆没。制以父病垂亡，进汤后，即举火奔大光庵礼神保父，天犹昧爽，礼毕急还，父竟康复，逾五年乃歿。父歿之次年，母郑氏病痢几危，医曰：“穷矣。”制又割股炊羹以进，母疾亦愈，越四年而卒。制痛失二亲，茹蔬不嗜膻腴，心惕惕常在亲也。族人靡不叹异，谓若祖若孙孝行，先后有同风也。

应琼（嘉靖《府志》）由岁贡陈云：成化岁贡。谢公迁试，居第一，授长乐司训，历官至思南教授。师资二十余年，厉行积学，迭著休风，谈经振乏，无间寒暑，生徒推称广文先生。致仕家居，郡邑博士常造庐领略成规。

应能（嘉靖《府志》）字世用。由岁贡监生授湖广武陵县知县，有茂绩。秩满，军民疏留，加俸二级，诰封二代。后擢苏州府通判，督运漕河。遇旱，祷辄雨。奉檄征剿海寇，二年奏捷，台臣核功第一，赐赉金帛，进阶奉训大夫。以疾乞休。祀武陵名宦。

陈文信（周洪撰《传》）号勉庵。潜心嗜学，文最高贵，翩然有仙骨。正统间，以明经选授主簿，铨部奇其貌，曰：“此科甲品也。惜仅以贡显，抑之多矣。”未几，升州判。洁己爱民，历有异绩。解组归，建设义学，延名师，凡里中有志读书者，皆可入学，其造就甚多。

陈奎（叶葵撰《传》）字思文。器识清明，才思博雅。年弱冠游庠。天顺六年，例贡赴京，授四川夔州建始令。在官清慎，衣食

俭约，不异书生。地产巨蛇，当捕以献，奎峻却之。民以为小，更献其雄猛者，灌呼以进。奎大惊，因悬为厉禁。莅任月余，乞休归。

王敞（《两浙名贤录》）字汉英。其先衢之西安人。洪武初，以尺籍隶锦衣卫，遂家南京。成化庚子，以诗经荐于乡。明年辛丑，中会试第三人，赐进士出身，授刑科给事中，升工科右给事中。孝宗即阼，赐一品服，使朝鲜国。其国主令陪臣出女乐燕敞，敞曰：“天子在谅阴中，吾何忍听此？”其国君臣相顾愧叹，乃遣去。复命，升左。寻晋都给事中。凡所敷奏，率人所不能言者。章上，辄毁草，曰：“吾职当尔，非以是为沽名地也。”历升通政司左通政。母艰服阕，补原官。寻升通政使，以考绩晋兵部左侍郎，拜尚书。武功黄选册在内府印绶监，凡遇除选，必入内查对，辄为所难，例纳重贿，始得如其对视。敞请眷副于部，以便选法。命兼提督京营军务，赐蟒衣。以平宁夏功，加太子太保，荫子会锦衣百户。时，逆瑾甫诛，敞申明旧章，凡瑾所更置者尽革之。山东、四川相继盗起，请增设诸要地兵备宪臣，定赏罚条格，分令巡抚官严督军民兵操备。其用诸将官及荐诸总制大臣，皆允一时人望。中外方倚赖之，而敞以盛满为惧，遂乞休致，疏七上，乃得允。既归，日居东山，与朋旧赋诗为社，篇章传播一时，以为有香山洛社风。人有犯，不与校，风神萧散。若于世故不经心者，然所任辄有能声。凡建白，多切事宜、通国体。比主兵假，大变猝至，以身当之，延纳群议，行之不啻己出，垂绅正身于岩廊之上，不数月，疆土复安，人始服，以为不可及见。人煦煦若和易无崖岸，而实洁廉自持，坚不可拔。其在兵部，凡馈谢悉却之。所岁积柴薪羨余，毫发无所取。及卒，萧然四壁，图书之外无长物。讣闻，赠太子太保，赐谕祭者四，敕工部营兆域皆如制。

按：《通志》：敞，进士仍列西安籍。姚《志》：敞作廠。而于尚

书作吏部，未知何据。

王文晖（徐阶撰《墓表》）原名进，号吉庵。正德中人，性仁厚，家贫，读不废耕，极甘旨以事亲，宗族咸称之。父卒，奉侍耄祖，尤为孝敬，不以艰难易志。闻王阳先生讲学姚江，命子玠往受业，究明师旨，为理学名臣，皆公孝德之留贻也。

孔彦绳（《明史·儒林传》）字朝武，衢州西安人，先圣五十九代孙也。宋建炎中，衍圣公端友扈跽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学为家庙，赐田五顷以奉祭祀。五传至洙，元至元间，命归曲阜袭封。洙让爵曲阜之弟治。弘治十八年，衢州知府沈杰奏言：衢州圣庙，自孔洙让爵之后，衣冠礼仪，猥同氓庶。今访得洙之六世孙彦绳，请授以官，俾主祀事。又言：其先世祭田，洪武初轻则起科，后改征重税，请仍改轻，以供祀费。帝可之。正德元年，授彦绳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并减其祭田之税。彦绳卒，子承美，字永实，十四年袭；卒，子弘章，字以达，嘉靖二十六年袭；卒，子闻音，字知政，万历五年袭；卒，子贞运，字用行，四十三年袭。时以在曲阜者为孔氏北宗，在西安者为南宗云。

孔公望（《镇江府志》）字与文，西安人，至圣裔。由监生正德十年任金坛县儒学训导，课士有方。去之日，多士诵之。

周洪（嘉靖《府志》）字大猷。由进士弘治庚戌。知易州，化剽悍之俗而知学，招抚逋亡，存恤邻附饥民，增户口几三千，政绩卓异，当道交荐，擢南部冬官，易人立去思碑。改北京刑部正郎，谳狱明慎，出怨家诬州官冤滞，所赖全活者甚众。知安庆府，新学宫，督课诸生不倦；市灾焚室，验口给赈；复驿传夫首之法，创店隙地取馐给过客之费；平反枉抑，而圜土无冤；掩捕寇盗，而境内安堵，以廉能著。卒于官。皖民哀思，立遗爱碑。别号友竹。著有《家范》、《宾馆常录》等集。御史怀宁柯公忠表其墓。旧志载：其孝友无歉，

治《易》有声，四方士多从之。祀乡贤祠。（康熙《县志》）洪孙祖濂为下邳、邵武名师，玄孙一贯为寿昌司训，皆克绍家传。

按：姚《志》引《广舆记》：洪为蒲令。查原书未见有此事，仕籍亦不载洪为蒲县。此恐有误，未敢率从。

吴夔（嘉靖《府志》）字学夔。《两浙名贤录》作梦夔。由举人任永春教谕，受知蔡虚斋，士有惜别之颂。调潍县，士有难得之歌。弘治甲子，典陕西文衡，与监试抗争元魁，后浙江右方伯刘储秀即其所争者。吴士沈孟渊卒，不能敛，贖以聘金。乡人崔巍兄弟道所任疫卒，敛以归葬。当道交荐，有曰：“学行俱优，堪任风宪。”耻附逆瑾，竟未显擢。寻乞致仕家居，足不入公门。金宪韩邦奇，公之门生，分巡三衢，龙游胡癩头遗数百金求释罪，拒之甚严，露柬韩公曰：“嫌疑之际，毋劳枉顾。”二《通志》作严。守乔迁，亦公门生。察院檄讯西安梁宰狱，以二百金遗公求嘱免罪，毅然辞谢。其刚介类如此。性孝友，吮母疽，父丧庐墓，让兄室，捐田祀先。郡守沈杰请总裁郡志。著有《享先》、《论后》诸集。

栾惠（嘉靖《府志》）字子仁。师王阳明。事父母，曲尽孝道。母尝患痲疾，手足拘挛者十三年。每扇枕、温衾、饮食、搔摩，必躬必亲，始终不怠。及父母相继亡，一遵古制，庐墓三载，朝夕奠祭。衰经顷刻不离身。偶昏雨夜遇虎，卒保无伤。时筑坟茔，妻吴氏抱石运土。曩事阳明、甘泉湛若水。远拜墓道吊慰。服阙，甘泉贻书请往，为南胄六堂学长，竟辞。时，龙游水北地方梗化，郡守林公申监司请往其地，布行乡约。严州郡守陈公亦以厚币敦请，敷行乡约于严陵。随处皆有成绩。及后，深居寡出，而四方学者云集，无虑数百人。岁己亥，甘泉又礼招同会讲学，时则遭疾，弗克赴。夏四月卒。平生所著有《乡约书》、《下洲隐居集》、《大学中庸提纲》、《求志说》、《疏问》、《明孝道》诸作。祀乡贤祠。（《王阳明集》）《次栾

子仁韵送别》云：从来尼父欲无言，须信无言已跃然。悟到鸢鱼飞跃处，工夫原不在陈编。操持存养本非禅，矫枉宁知已过偏。此学好从根脚起，竿头百尺未须前。野夫非不爱吟诗，才欲吟诗即乱思。未会性情涵泳地，《二南》还合是淫辞。道听涂传影响前，可怜绝学遂多年。正须闭口林间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陆郁（嘉靖《府志》）字文盛。由岁贡监生授江西湖口县知县。时值宸濠之变，州县多被收印篆，郁独佩印死守，卒免。尝却渔艇百金常例，毁淫祠以杜民惑，赈水荒以苏民困，类多善政。立祀生祠。秩满，升广东盐运司提举。陈误脱提举字，阶级尚差。启行之日，百姓遮道不忍离。时，粮长积每岁常例二百万，馈以供路费，毅然却之，终始不渝其操。九江郡志列于名宦，载其廉静寡欲，严于自治，在任八年，每食蔬素，时人以陆青菜号之。及任盐运司，政声懋著，致仕。

王雯（汪金恩撰《墓志》）字汉章。弘治四年，选贡。由上舍释褐，授广西都指挥使司经历。抚按重雯器识，推掌堂政。值内宦陈斌恣横，雯不避权势，劾其罪状，斌因罢职，亚巡军民香祝。猺民变，雯奋勇兴师，捣隘问罪，百姓赖以安堵。年老告归，囊橐萧然，改号一贫居士。著有《鸡鸣寓情集》。

王铎（嘉靖《府志》）字孔振，由举人正德庚午。任江西崇仁知县。尝新学宫，疏立吴康斋祠，清虚税。后与时忤，告调湖广竹溪县，决屢年滞狱。三告养亲，当道勉留。及闻父讣，奔丧，士民勒石永思。服阕，不忍离母，遂终养。致政三十年，虽居城市，足迹不履公门。

陈恩（嘉靖《府志》）字廷受，由进士第正德戊辰。授中书舍人。初试政工部，钦差充赵王陵寝使，使事告成，却王馈遗，清操著闻。曩领乡荐北上，闻父疾大渐，遂不终场，奔归，得侍汤药躬殓。

其在南雍，时梦母疾，徒步以归，两足重茧，母疾竟瘳，咸谓孝行所感。治《易》得蔡虚斋心传，所著有《四言意易存疑》。

陈桓（康熙《府志》）字德威。正德间明经，为廉州推官，在任六载，苞苴尽绝，多所平反，台省交章荐剡。世庙将大用之，会入覲过衢，以疾卒于家。

叶浩（《叶氏家传》）字充之。明敏孝友，通经籍。嘉靖壬辰贡，《选举表》在正德间。选直隶大宁，断事清慎自持，贪夫污吏为之夺气。洞达时事，果断明决，当道讼不决者，咨浩剖之，不终日咸得其情，上官奖励数四。后有事于大同，监司举人才，浩与焉。以亲老乞休，未许，卒于官。

叶瑛姚《志》选举作瑛。（《叶氏家传》）号文川。以文学驰声郡庠，有司荐之太学。历满，试天曹，擢山西布政司左理问。嘉靖辛丑仲秋，俺答犯晋阳，都御史陈公以瑛老成练达，命守之。昼夜不解甲者二旬。俺答因而退去，台省咸嘉之，剡章交荐，以年老告归。著有《文川集诗稿》。

叶时新（《叶氏家传》）瑛季子。为人豁达大度，坐客常满。居父丧，哀毁逾礼。体素羸，自号石林癯鹤。善吟咏，偶得辄书，诗囊恒满。所著有《响莎》等集、诗词数卷，梓行于世，人谓有李长吉风。

郑兰（嘉靖《府志》）字时馨，号春畹。少颖异，锐志力学，根极《易》理，师之者众。凤山汪比部、晓溪祝大参、练湖何别驾，时与齐名。十举弗售，应岁贡，卒業南雍。游甘泉湛公门。以子朝辅贵，封刑部郎中。

郑朝辅（康熙《县志》）号友石。嘉靖进士。丙戌科。绮岁捷南宫，为衡水、长洲令。以才调守巨州。失其地名。廉盗之伪为州丞者，置之法，时称异政，特擢刑曹郎。寻有虑囚广南之命，洗心奉

职。始入境，即检覆故牍，务得初情，岭南之民身伏斧钺，待公而生者数十百人，事见李右冲《群玉楼集》。至于出牧交广之冲，廉能为诸道最。

按：陈《志》于兰下附载：子朝辅，为名进士，位至郡守；侄子俊，敦行力学，以贡历任别驾；从孙时雍，博学孝友，登乙酉乡荐，皆得其家学之传。子俊、时雍并无专传，并志于此。

郑大经（康熙《县志》）字正之，号湘溪，嘉靖进士。丙辰科，姚误丙戌。父权游京邑，道拾遗金，罄还其主。四旬，始育公。公应试，为古和雷公器重。司李常州，清理军饷，十蠲其三。署篆润州，惧倭闭城。公令开门，纵民出入。贼知有备，不敢窥。补任顺德，讯滑县小盗原非劫盗，称再生包老。居省中，具疏攻鹰犬，权贵奸邪切齿，而直声大震。居乡，赞韩郡伯造塔黄甲山。嗣后科第浸盛，长子维乔以胄仕迭与介宾，次子维岳己卯乡荐。

王玠（《献征录》）字在叔，晚号在庵。西安人。嘉靖己丑进士，拜兵科给事中。上疏论时政，乞分内阁重权，以防壅蔽。外补山东按察僉事，迁江西参议。属岁歉，饶之乐平业瓷浮梁者，辄盗兵仇杀，玠廉得其情，先为晓谕，乃拘逮首祸者置于法，余并解散。转山东按察副使，兵备天津。沿河奸人，悉驾小艇，名假贸盐，实窥便攘劫，被害者莫能指实。玠为籍其船户，官为编类，令船尾各画一禽，以相识别，许径指其船禽以诉，盗无弗得，河道肃清。升福建参政，进右僉都御史。充淮、徐、兗等处招抚营田使，所属五府三州，久罹灾歉，千里萧条。玠节浮费，勤劝课，流民复业者四万二千九百有奇，所垦田地八千顷。凡历再期，渐就绪。而以言官论列裁革添设重臣回籍听用，遂归。（《儒林录》）在庵少时，闻陈白沙之学，心亟仰之，渡江受业阳明之门，阳明称其笃实。补山东按察僉事，辄进诸生论学，齐鲁士彬彬向风。家居，以礼为训，每身先之，

接后学温然若家人。年七十余卒。尝言：平生无过人处，惟出处分明，未尝屈身降志云。

王之稷（康熙《县志》）字惟烈，号立斋。嘉靖乡荐。癸卯科。从李襄敏讲王阳明学。初仕含山令，矢心茹蘖，加意惠民。醴泉溢于四井，邑有十美之谣。迁达州守，政绩益著。捐造南郭舟梁，利涉永赖；镌《六经要旨》及《蒙训》、《女训》、《家礼》、《小学》诸书，以劝向学；早祷立应，有格天霖雨之碑。两地皆畏垒祀之。生平纯孝著闻，禄入无余，尽归二叔暨兄弟，周恤宗族，惠施戚里。身心性命之学，备措诸躬行。子任衡，以学行称。

王之屏（天启《府志》）字仲魏，号少垣。性孝友，以选贡为宣城训导，历任歙县教谕、奉新知县。所至皆以清著。（康熙《县志》）束发颖悟轶群，与同庠陈情，景行理学先辈栾惠之遗范，绳趋矩步，莫敢逾越。历任清苦，久要弗谖。居乡，仍修旧社，凡性命精微、百家余绪，靡不阐释。庐墓，克尽孝思；断弦，矢义不续。高风素节，至今诵之。

陈情（康熙《县志》）字汝孝，号云竹。幼偕王之屏宗理学栾公，每竞以孝友为先。事二亲、继母，俱以孝闻。久疾，吁天愿以身代，躬侍医药，夜不解带。博及天文、舆地、诸子百家之学。数奇不售，泊如也。年五十，未举子。施药活人，还金焚券。因葬亲，驯燕舞于墓侧、甘露濡于木端者五日。嗣生子，通郡皆称孝义所感。晚举孝行，郡侯易仿之为作《高逸传》。

程秀民（嘉靖《府志》）字天毓，别号习斋。由进士嘉靖壬辰。初授金溪知县。擢刑部主事，理刑淮上。扶父棹归，即欲弃官养母。后具奏，改南京武库司主事，转郎中。坚求外补，以便将母，擢泉州知府。时，母以泣长子丧明，难以就养，公即具疏乞终养，回籍十年，母年八十有二终。服阙，补建宁知府，擢湖广兵宪，再擢云南

大参。卒于任。所至以材能著。年五十六。

邹莹（嘉靖《府志》）以明经为训导。闕其地。德器粹然，于诸士化以道义而弗责礼，馈尤厚于寒素。始之官，覆舟失父像，悲悼不自胜，常吁天恳祈必获，后果有持献者，金以为诚孝所致。

祝鸣谦（康熙《府志》）字贞吉，西安人。以选贡授理问，不赴。少保胡宗宪闻其名礼聘，至再却之。未几，少保罹变，人服其哲。年八十三，预知考终时日，无病而逝。

冯兰（康熙《县志》）事母邵孝。母疾，剖股进汤。比出访医，母索前饮，妇洪、王二氏割臂争先。妻妾同心，良足称异。

杨梁（康熙《县志》）号勿斋。嘉靖进士。戊戌。幼读书，善记识。邱琼山《大学衍义补》熟烂胸中。每至书生舍馆，见几砚有尘，曰：“吾读书，手不离笔，笔不离砚，砚中水墨未尝涸也。”饶州司刑，暨任比部，公平明允。分巡漳南，恬寂镇静。居乡，接物以清和称。

杨仲点（康熙《县志》）梁嫡侄。甲午乡荐，署教象山。造士史公起龙成进士。宰滁来安。归家，四壁萧然。

杨梦玄（康熙《县志》）字兆祯，号节庵。隆庆乡荐。丁卯科。事亲克孝，待兄弟友爱，乡党啧啧称贤。宦游闽邑。知泰宁县。时值流贼蹂躏，招集流亡，立钱法，设义仓，以抚绥困弊，全活甚众。又课文修学，科第蔚然称盛。致仕归，行李萧然。杜门课子，卒年九十。

徐沆（康熙《县志》）字靖之，号淳斋。嘉靖庚子乡荐。性专一，嗜读书，不问尘世事，淹贯子史，博极群书。督学华亭相国徐公阶目之曰书厨。计偕邸中，每夜睡，口诵史鉴数十卷，一字无漏。邻友意其灯下览阅，穴窗窥之，暗如也，始大骇服。历知裕州及巴州，爱民如子，不染丝毫，家仍四壁。林下三十年，寿跻九十一。两

推乡约正，七举乡大宾。

徐钟美（徐国章《亦山随笔》）西安人。嘉靖八年，任训导。仪征县。居官廉洁，不受馈。拏工文，每月以文课诸生，寒暑不辍。常摘《诗经》、《劝孝文》，以化士民。去之日，祖行者道相塞也。

徐大观（康熙《府志》）西安人。嘉靖岁贡。初授延平府沙县训导，升宁国府宣城县教谕，再迁长沙府教授。三任司铎，造士有方。年九十寿终。屡奉上宪旌奖，后裔皆端慤自爱，人以为义方垂范云。

徐沐（康熙《县志》）字新之，号丙峰。嘉靖岁贡。先世演为春坊，其后绍芳司刑鹤庆、钟瑞司训南康。家世清白，传至公贫甚。研精书史，动循典则。三任广文、一任县令，以身为范，以言为证，仁慈抚众，明道淑人。当其教授武昌时，丰城李公栻，故衢守少保克斋李公子也。克斋崇重徐公，令其二子栻与材友且师之。栻按楚，楚藩馈公千金求贷于栻，公辞不受，阴为释之，不使知也。家居且老，好学弥笃。每进后辈，言提其耳，学者称丙峰先生。

邵可孝（崇祯《府志》）字百源，芝溪人。隆庆间处士。亲疾，虔奉汤药，衣不解带者岁余。及亲歿，哀痛几绝，庐墓三年。子邦钊，字匡国，亦以孝闻。有孝子坊在玳堰村。

余宗洪（康熙《县志》）字应大，号万松。父诚为上蔡丞，母张生宗洪，为第五子。初，长子、三子《太末集》谓仲叔二子。之上蔡省父，长子挑马僮妻被捉，蹴马僮致死。时，父适郡城，两子惧祸，诳其母，取橐中资逃归。马僮事发，累父幽囚，母哭，盲其目。宗洪在家心动，挟营本二百缗，千里驰至，白父之冤，载两亲归，遂住于状元坊之长街。家悬磬，善生息，以供甘旨。悵祖荒邱，为置祀田，立宗祠。里中岁饥，捐谷二千以赈之。桃源寇起，募义兵赴敌，贼走，获其余孽。续配徐氏，孝事姑，舐其目，目盲复明。夫妇同德，生三

子：长蕙；次蕙；季蒞。蒞令武缘，善承先志，设课租以教子孙。生国宾，为方伯。

余国宾（《浙江通志》）字叔贤，号四泉。《余氏谱》亦作西泉。原名国贤，西安人。万历甲戌进士，陈《志》误作隆庆。为刑部主事，再升郎中。有缇骑携妾别居，夜遭盗杀者，妻诬妾为刃主。国宾冤之，尚书不听，令他主事成狱，妾遂死。盗寻自首，众称国宾神明。陈《志》：当妾磔市时，群盗旁窥称冤，愤而自首，司寇削秩，问官谪戍，众服公。出知济南府，簿案填委，剖决如流。升易州兵备道。岁侵，筑室以居流移，众名之为余村。转江西按察使，升右布政使，告归。（康熙《县志》）公归老，日涉园亭，高谈亹亹，闻者一话胜十年书。四子，两登乡荐。仲子敏中，文冠多士。卒时，家藏契券尽公诸弟，公自以孝友称之。从子文中，辛卯乡荐，位终少府。

按：《太末集·四泉公圻记》：公家居三十载，不问田舍生产，尽以付之诸子。时翻经帙，手作细书。闲与博雅友人上下千古，备极山林之乐。乐而且寿，享年八十有三。生子四：长致中，万历戊子顺天举人；次敏中，万历丁酉选贡；三效中，廩生；四敷中，万历戊午举人。

余懋中（《浙江通志》）字德懋，号浣元，本作玄。西安人。万历庚辰进士，为淮安府推官，开永济河，擒巨盗有功，拜御史，巡视海道。朱均旺报倭入犯，巡抚以为妄，将戮之。懋中请释其罪，严加防御。倭后北犯朝鲜，而福建晏然，以懋中为之备也。寻转福建参议，平海浯游兵，再定民变，政绩为一时称首。（康熙《县志》）治淮。分校应天，取士王士麒为解元，吴默为名会元，士林颂美。汝宁司理，称平。选授侍御，十库弊清。转巡闽海，闽赖以安。寻治福宁，兼署八篆，政绩赫然。公性资警敏，行文瞬息万言，苞孕千古。信安自王中丞之粹学、程大参之弘览，其后惟公蔚称鼎足。父

国英，宗洪孙，国宾从弟。以庠生入国学，治徐、沛、高邮，有功可纪。从弟纯中，庚子乡荐，授永春县令。

余纯中（康熙《府志》）字太元。自幼天性诚恇，以孝悌闻，至长，尤内外无间。为人沉静，寡言笑，接人恂恂。时闭户读书，潜修力学。万历庚子举于乡，授福建永春令，未到任卒，人共惜之。

余敷中（康熙《府志》）字定阳，国宾幼子。少勤学，沉酣子史，工古文词、诗、赋，辑春秋五传，名曰《麟宝》。以乡荐秉铎淳安，与诸生阐释理奥，所著有《太末先生集》、《南园》、《北游》、《青溪》诸诗草。《太末集》公传：稍迁池州东流令，会病，弗克赴，考终于家。

按：姚《志·仕籍》有余敏中，官淳安教谕；而无敷中。考《余氏谱》：敏中，敷中兄，选贡，未仕。盖误列也。

余居中（康熙《县志》）未雕未琢，如无怀葛天之民。性纯孝，二亲逝，几不欲生。每当春秋举奠时，必伏地悲号，杖而后能起，旁观者为之酸鼻。以母讳日，呕血而卒。

叶良玉（康熙《县志》）字德卿，号琢斋。选贡。任安福谕、归德授，升纪善，两祀名宦。子茂元，学正，字体庵；女茂桂，通政徐一横母。一子一女，天资绝世。余四泉方伯尝抽《合璧事类》试体庵，即背诵如流。通政母胸中亦具一部《合璧》，人称兄妹二绝云。曾孙其蕃，进士，按察使；玄孙淑熙，戊午乡荐。

徐一横（康熙《县志》）字汝材，号宾梧。隆庆进士。戊辰科。初治《易》，师事余方伯国宾，遂以礼名家。治宁国，摘滑吏抵罪三十余人，鼎新厅事。调刷丹徒，戴星出入，海潮灌田舍，割俸筑堤捍之；择士，得观察吴之望、李一阳，其知名者也。邑田，有官、有民，有山、有沙，履亩而上下其税豁。丹徒运米，岁省二千金，以报最。擢铨部，历考功，当大计，善类保全。掌选，却苗淳然之馈，据法左迁。苗露章劾公，事白而苗除籍。父母爱少子，顺承其意，一切俸

精尽割与弟。倡造宗祠，置祀田，人称重义云。父湘，以庠生受封；母叶氏，为良玉女，善读书，工词翰。子：日严，理问州同；日观，监生；日升，廪生。

徐一杰（康熙《县志》）字汝兴，号步南。隆庆乡荐。庚午科。敦行修德。知睢州，缮文庙，建社仓。岁饥，捐俸倡赈，民戴其德。旋知亳州，招集流移，宏奖善类。凡浮征羨耗，悉厘正之，民困以舒。晚年，课子谈经，结友洛社。寿跻八十有五，目暗复明，临终，诵尧夫歌咏，预知时日，人以为抱道养静之验云。子日灵，天启壬戌进士。

叶继（康熙《县志》）字大光，号近山。岁贡，授袁州府学训，徽州婺源训，岳州府澧州、慈利谕。祀岳州名宦。子懋；孙秉敬，进士，官至参政。

程朝京（嘉庆《县志》引《徽州府志》）字元直，号罗阳。万历进士，癸未科。授鄱阳县。邑赋因里役代输，多积逋。朝京至，立周知、实征二册，课遂如额。岁大饥，捐赎金市谷平粜。陶丁、蓝芳威为乱，讨降之。又力言芳威于上官，贷死戍边，卒为名将。升南刑部主事，晋礼部郎中，历福建泉州知府。寻以母老告养。及歿，庐墓三年。服阕，补永平知府。时，税珰方炽，朝京议以他费充税毋扰民。珰忿甚，聚恶少将为变，朝京悉锄之。又因湾水运天津粮至阩家口，省挽输数倍。晋福建漳南道按察司副使。

金四科（康熙《县志》）字子元，号环渠。万历乡荐。己卯科。宰高邑，有政声，甚为乡绅赵南星所称。侍御王孟震、给谏赵兴邦皆出其门。（康熙《府志》）高邑岁蝗，四科投牒于神，蝗不为害。擢知全州，士民遮道乞留，复任四载。迁吉安府同知。高人建祠祀之。

杨希圣（康熙《县志》）字恒初，号心往。后以字更。万历进

士。戊戌科。幼颖悟，善诵记，熟读苏长公文、杜工部诗，少年遂得馆选。在馆课业，脍炙人口。攻苦茹淡，饭止脱粟。虽官史局，犹仍布素寒酸之态。奉差归虎林，织匠以千金寿，求囑于藩伯公，嗔而却之，盖闻清献之风而兴起者。虽年不永，其文章、节行已著于时。《谱》云三十二而卒。

郑有年（康熙《县志》）字国瑞，号崢阳。万历进士。丁丑科。师事太仆卿郑公大经，文名蔚起，百里外担篋就学。为工部营缮司郎中，上疏请缓寿宁宫诸兴作，并请停功德寺行宫。先是，嘉靖中修慈宁宫，度支四十八万，公营是宫告成，才十有五万。建潞府计费六十万，公条其事宜，减省大半。转太仆少卿，仍署缮司。告归居乡，游览闲适，按节乐府自娱，不与尘务。子德隆，邑丞；德隅，恩贡；侄德阡，乡荐。己酉科。

郑德隆（康熙《府志》）有年子，以父历宦远方，事祖父母，克尽孝养。子登贤书。

郑元霖（周召《受书堂稿》）字仲说，太仆有年之孙，德隆之子。为文雅健，数千言立就。天启丁卯，举于乡。四方问字者，多请政焉。为人温恭孝友。子：燕翼，司铎吴兴。

郑儒（《高淳县志》）西安人。岁贡生。万历年间，任训导。朴茂谦谨，言动由衷。尝周贫士，不欲人知。去之日，门下士泣送之。

郑君选（崇祯《府志》）字朝正，陈《志》作朝臣，号学海。初名汉。陈云字朝宗。西安人。学术渊博，行谊朴醇。万历癸酉，举于乡。为河南确山知县，治狱多平反，民有争讼者，以诚谕，皆感泣而去。未几，告归，有粟里之风焉。子应昌。

郑孔庠（康熙《县志》）号樾溪。貌质朴，不修边幅。颖敏绝世，日诵千万言。古今诗赋、稗官野史，一经涉猎，终身不忘。每过

市贾书林，辄取其书手乙之，业已默记，仍与客谈而记不辍。年十六，游武林，尽和梅花诗，名辈叹赏。武林人士共讌集，约歌早朝诗以劝觞，他客止记一二首，公遍代席中人歌之，众皆醉而抢地，谢不及也。寡言笑，若寂然有所思。善饮酒，五斗不醉，醉亦沉静无傲。尝手一卷游山巅，日晡不返，望见虎以为牛也，呵而驱之使归，虎帖尾而逝。所咏诗篇多不留草，弟子辈识其什之一，为《樾溪集》。采入《全浙诗话》。

郑学陆（康熙《县志》）号景宣。自少有至性，尤善读书。为诸生试，辄冠军。登万历壬子乡魁，筮仕授楚大冶令。大冶多盗，俗犷悍难治。公以清白自矢，不吐不茹，群情翫伏。而所拔诸名士，登第者接踵，政声大著。无何，武昌巨寇揭竿起，势张甚，抚军稔其方略，以兵事付之。公率官兵练乡勇，出奇扑剿，前后擒斩无算，长江一带倚为长城。已而因楚藩之妒，拂袖归，以积劳成病，卒于道。楚人迄今尸祝焉。次子耀然，辛丑会魁，岐山令；三子士章，余姚训导，皆以孝行世其家。

潘铎（康熙《府志》）字振夫，西安人。性孝友，慕义若渴，尝资人婚嫁、助人殡殓，让己址以辟官道，输义粟以备赈济。寿九十六终。

按：柯山宝严寺常住僧产碑有潘君铎名，刻于万历十二年甲申正月，亦当时之义士也。姚《志》列于清代，非是。

徐怡（《孝义徐氏谱》）字和卿。事二亲，有顺无逆。父廷玉为粮长，为乡人扳赔拘禁中，昆季共苦之，然相视莫能出。怡请以身代，刑楚几毙，乃出费夜百余两输之，免父于罪。性友爱，仲弟别处，怡忽忽如有所失，百计区处，俾同居焉。宗祠久圯，基址为有力者所踞，独捐贖赎基构宇，以妥先灵。南渠吕公未第时，来衢一见，识其德器，命子子鹏从学焉。及吕公居台辅，未尝以只字干谒。晚

年筑亭于城北七里，引泉叠石，课农教孙，或吹洞箫、挥素琴，吟咏自适。直指使萧公旌其庐。生弘治元年，以万历七年卒，享寿九十有五。

徐子鹏（《孝义徐氏谱》）字汝抟，怡子也。郡庠生。事继母如所生，抚义弟如同气。娣氏孀居，矢志乏嗣，延诸家终养焉。有娣氏别居寝疾，奉归侍汤药如亲母。妻父江患恶疾，不以为嫌，朝夕侍侧，委曲奉事，江甚德之。首相李公高其行谊，学使屠公旌异之。时中丞在庵王公、少保克斋李公、学士巾石吕公讲理学，子鹏从之游学，日益进，谓事事皆实践，则希圣希贤无难矣。卒年七十五。

徐任道（康熙《县志》）字仁卿，号弘宇。万历进士。丙戌科。早岁失恃。原作失怙。据杨《志》云：丧母。因改。按：公墓志有“登第时，郑孺人业已见背。其性至孝，每事不敢忘”语。事封公承欢无间；抚育庶弟，为置田庐甚悉。此亦墓志语。杨《志》改作甚有恩礼，为置田庐以遗之，系属后事。初年就试，屡作冠军。治固始，除城门榷税，姚引杨《志》作罢民闲税七百余缗。原本无此语，实采自《龙游志》。造广济石梁，叶《志》、姚《志》并作广义。墓志广济为是。又《龙游志》云：浚均济河，延袤百里，度以长虹。据墓志，均济河在邑东，而广济桥在邑西春河，显分两事。建社仓，备赈贷，疫疠置药，岁歉设糜，义冢掩骼，兴文修学。转侍御史，墓志云：升广西道监察御史。骤尔易箠，士论惜之。祀乡贤。年五十一。详见墓志。

按：公墓在今衢北乡之云溪，有碑志二，金云公之始祖出自宋徐楠、徐杓兄弟，同为御史，居龙游濂水乡。明初，有名彦祥者，赘于西安，遂为西安人，今城西灵顺坊之联翁徐氏是也。任道与可求为兄弟行，即以西安籍而登第者也。故可求序万历《龙游志》，自称邑人，且云家世于龙，明以龙邑为旧家。《龙游志》因并载《任道传》，姚《志》于任道附加按语，以《龙游志》为误收，亦

未之深察耳。

徐应雷（康熙《县志》）任道子，字震伯。太学生。五岁丧母，哀毁不减成人。父官直指留京，逮事王父极孝。继母吴氏多病，竭力医治十余年。病转剧，祷吁愿以身代罄，篋筭以与舅氏。继母歿，又膳外祖母二十年，复为置产立祀。推父爱庶出叔父，为之营田庐，完家室，延师卜馆，孝友之称，内外无间言。《龙游志·任道传》：及应征，召入为台长。旋构羸疾，志郁勃未尽展也。以封公有孽子，疾且革，强瞋目曰：“弟方幼，吾不及抚其成，无以见先人于地下。凡先人所遗，悉以属之。于是，其子应雷敬承父志，盖叔世之所难云。学使方孟旋志其墓。

徐可求（康熙《县志》）字世范，号观我。万历进士。壬辰科。性善解悟，不事口耳记诵。左袒姚江之学，卓有异识。南昌初任南昌知县。在省会蝟冗中，从容料理，亲入盗室，剖棺皆实物，《献征录》作破棺获赃。万民称快。调剧上海，《献征录》作旋知江浦，调上海。民俗告人命多虚，俟准词后，方于野外寻丐者尸以诳。公命告者随车相验，事属乌有，《献征录》作事诬坐之。一县服其神明。《献征录》此下有擢兵部主事，分校礼闈，所取皆知名士，繆昌期其一也。在选部，持正不阿，与冢宰孙丕扬相齟齬，久之方转太常，遂有督抚四川之命。时蒯贼奢崇明、何若海等夙谋不轨，主令樊龙、张彤等发难称乱于操场，公大骂不屈，与文武将吏七十余人，同时被害。杨《志》：是时，边事日急，朝议调四川兵。永宁宣抚使奢崇明，遣其将张彤、樊龙以兵三万至重庆，请可求点发。可求至，龙等遂鼓众反。龙舞槊刺杀可求于阅兵场，遂据重庆，攻成都。熹宗嘉其忠烈，允抚臣朱燮元、按臣张论之请，予祭一坛，赠官荫子，褒恤有加焉。《献征录》：诏赠可求右都御史，荫一子，世袭指挥僉事。

徐应秋（康熙《县志》）字君义，号云林。万历进士。丙辰科。可求次子。有书癖，受充栋之藏，涉猎殆尽。甫逾弱冠释褐，两令

剧邑，皆有惠政。退食之余，手不释卷。擢仪部郎，以体骨不媚，为魏忠贤所衔，遂遭削夺。家食数年，闭户观群书，无虚寸晷。寻赐环召，典粤东乡试，所隳皆黼皇猷之器，程录行世，为海内所叹服。巡视闽海，平巨寇刘香，功甚著。升左布政，度支钱谷，流节源清，政绩炫赫。偶以不遂权贵要挟，为其中伤。归里，杜门课后，延知名士及时彦结社于足园，户外事泊如也。著书甚富。读其文如入蛟宫琼室，但见光彩陆离，而不能悉名其宝。其已行世者，《两闾合刻》、《谈荟》、《雪艇麈余》、《古文藻海》、《古文奇艳》、《骈字凭霄》等集。

王槿（康熙《县志》）字叔明，旧人王校胞弟。孝友性成，端方素著。割廩橐以济贫，倡义祠而吊烈。乡饮升宾，朝纶褒赠。子四：长家传，早歿；次家正，金华府教授；三家丞，淮府教授；四家业，戊子乡荐，均州知州，行取卓异，皆义方训迪之明验也。

王家业（康熙《县志》）字子立，号德符。万历乡荐。见前。生平魁梧豪举，峻节坦衷。计偕友人病疫，躬进药饵；徐侍御被豪诬蔑，饮恨而卒，培其藐孤，力白当道，义气逼人类如此。谓徐任道事。治均州，大著异声。尝诣武当，道遇游僧数十，中有稚僧颯蹙，随命拘留众僧，单鞫稚僧，乃女随父宦，被僧劫杀，留女为僧。审实，尽戮群盗，人称神明。卒于均，均人尸祝奉之。

叶其蕃（康熙《县志》）字世载，号毓华。万历进士。戊戌科。秉心清直，事父母及嗣母以孝称。登甲第，筮仕水衡，督管重城，请钦给关防，致忤权珰。非神祖鉴知，几中危祸。竣事，疏辞京衔，参行省于南赣，再擢闽臬。痛兄蓁宿学苦志一旦遭丧，遂绝意荣仕，提躬不苟，孝友可风。兄子淑熙，亦膺乡荐。

叶淑熙（康熙《府志》）字敬舆。博贯经史。弱冠领乡荐。戊午科。公车再上不售，遂绝意仕进，以著书为事。好苦吟，当其得

意时，虽入瓮堕甕不知也。尤喜禅悦，以遂其初。

叶秉敬（《浙江通志》）字敬君。陈《志》：号寅阳。弱冠，擢省魁。万历辛丑成进士。榷荆关，有宽政。守大梁，督学中州，士民称之。参江藩，以忧归。起监荆西，寻移南瑞，未行卒。秉敬淹贯万卷，著述鸿富。拥皋比讲学，四方请益盈户外。撰书凡四十余种，海内称为名儒。

方应祥（金声撰《传》）字孟旋，号青峒，衢州西安人。性极孝友。三岁饮母乳，知留其一以饲弟，戚党嗟异之。读书具夙慧，年未及壮，皋比讲授，名重一时。万历丙辰成进士。历升山东布政司参政兼按察司僉事、提督学政。板舆奉母入署，三日而歿，椎胸泣血，哀动路人。越三年，如始丧。寻卒，遗言葬明果寺钵孟山，近父母之兆。无子，以从子有章嗣。（康熙《府志》）应祥敦伦嗜学，茹古涵今，浩无涯际，尤根极性命。蚤岁，追恫松楸，心焉将母。为文自辟阡陌，非六经语不道，疑义解驳，粹然一轨于正，而渊然有光，望而知其为端人正士也。丙午，以乡试魁其经。屡厄南宫。丙辰，同考韩若愚得公卷叫绝，定首卷。既而填榜，见为公语人曰：“使我得百少隗，不如得一老方。”故缪西溪曰：“由前摸索，无心发千年之矿；由后矜赏，偏喜得水云之庄。”传为佳话。初授南兵部职方郎，例多馈遗，公悉却除之。转祠部郎，吁辞乞养，声声血泪，不允。历升山东提督学政。奔母丧归，三年苦块，哀毁骨立。寻卒。所著有《青来阁初集》、《二集》传世。公山居时，从学者踵相接，遂扩庐舍以居之。发明性学，后人比其功为濂溪、伊川云。

徐日久（康熙《县志》）字子卿，号鲁人。万历进士。庚戌科。邃心史学，上下千百年事，洞若指掌。与韩敬、钟惺诸公齐声艺苑。令上海，以庇民忤漕院被谪，实省民间米七千余石、银八千两有奇。寻补江夏，凡利害关民生者，莫不厘剔无遗。以循良异等，擢驾部

郎，参大司马军。因疏劾边将马世龙失律丧师状，忤珰，削夺归里。珰败，台省交荐，起官巡视闽海。时海氛肆焰，当事束手。公至，相机调度，抚郑芝龙，折李之奇、杨《志》作斩李芝奇。沈钟斌，而海难悉平。迁山右臬宪，道病归，卒于家。朝廷嘉其功，赠光禄卿。有《学谱》、《鹭言》、《五边典则》、论文别集行世。

徐日曦（康熙《县志》）初名日灵，字瞻明，号硕庵，亳州知州一杰之子。性警敏和粹，风裁秀拔，以礼义提躬，不混流俗。少聪颖绝伦，读书一目数行下，而尤自揣摩工苦，故其文醇深雅健，时以张鹭青钱拟之。天启壬戌成进士。初授江南庐州府推官。时始以理官董饷事，而比岁不登，莲妖煽乱舒、巢间，饥民有掠余之警、戍卒谋应之势叵测。以单车驰檄谕之，一夕解散。方是时，巨珰虐焰炽天下，公独挺身不附珰义儿崔呈秀，因摺摭削籍去。崇祯间，起复松江府推官，持身峻洁，治狱多所平反。视饷海上，咄嗟办漕粟五万，三吴翕然，以为异绩。适为漕弁蜚语所中，三吴吏民竞走阙下白之。适遭疾，卒于官。公风流倜傥，工诗文，尤善书法，与宗伯董公以字学相赏重，西邑前后士大夫书法无出其右。

徐日乾（《台州府志》）西安人。由明经天启五年任天台训导。清介有守，正直不阿，捐俸以助婚葬者不一。升德化县令，有去思碑。

徐日舜（康熙《县志》）字五臣，日久从弟。少倜傥不羁，落拓江湖，由卒伍为贵州参将。甲申之变，弃官，帅苗兵数十人归里，为绸缪桑梓计。乙酉夏，青原之战既败，日舜将苗兵格斗拒之，敌帅赵民怀识其同里人，遂止不追，赖以得脱者数千人。其明年七月，城破，犹披甲乘马登陴。被擒临刃时，矢贯舌端，尚凛凛不屈，颜色如平常。清赐谥烈愍。

按：日舜死节在衢。《通志》引《府志》误作云南参将。又略

去弃官归里事，遂若死于任所者。非是。

李成勋（《续处州府志》）西安人。世袭处州卫指挥同知。嘉、隆时，海上多警，抚按搜罗各所将材。万历元年，檄取标下，练兵能尚节制，号令森不可犯。九年，改领军门总务。十年，浙抚标下东西二营悍卒，以减饷故要挟抚臣，承勋殫力拊谕，始克安戢。十一年春，计擒首恶马文英等九人。历升操捕都司、南北游击参将。会倭酋关白构乱，改山东备倭，晋秩副总兵。寻推镇守山东总兵官，署都督僉事。朝鲜倭平，督抚交章荐往镇守，用图善后，以原官提督南北水陆官兵防海御倭，绥柔安定，且设备甚严。釜山望倭之对马岛，仅隔一洋，水陆操演，炮声相闻，岛倭畏甚，屏迹不敢窥伺，朝鲜人赖以安枕。接母讣，坚请奔丧，格于例不得，因割股寄奠。二十八年，推镇守贵州。寻改镇守浙江左军都督僉事总兵官。卒赠骠骑将军。

胡期亨（天启《府志》）西安人。漳州知事，摄平和县篆。剧贼张连围城，期亨力战破之，贼溃，城乃得全。

胡应秋（康熙《府志》）西安人。博览群书，熟谙韬略，负元龙意气。选授衢协镇守，训练有方。铜山寇发，领兵平定，深有功于桑梓。抱疾解组，慕西湖山水，迁居会城。子坛、孙绍鼎，入清并以武科成进士。

杨丝（康熙《府志》）字元白，号素庵，西安人。博学，尤长于诗。以国学生授广西奉议州判，爱民如子。时蛮寇乱，躬率乡勇讨平之。擢宿州同知。

余正笏（康熙《县志》）字帝臣。与伯兄正传肄业于启瀛堂，风雨连床，互相激励，有宋子京读书州学之风。未几，相继举于乡。传，万历戊午；笏，天启丁卯。久之，谒选授阆中令。莅任五日，拂衣归，筑小圃，以诗酒自娱。所阅《资治通鉴》，钩贯批评，至终卷不少

懈。老成风范，非复近时所有。年八十二卒。

叶象春（康熙《县志》）字仲阳。言笑不苟，惟潜心读书，敛襟端坐，略无慢容。有以俗务相鬻者，挥使去，曰：“我方面对古人，何暇与若辈语！”每行道上，褒冠方领，叉手阔步，佻达之人望之却走，亦有从旁笑为迂腐者，而行自若也。（《茹庵文集》）象春为人孝友。初，乡试首场毕，闻姊讣，辍试而归，则首场文已拟解首矣，人咸为惜之。

叶应昌（康熙《县志》）字际明，号期泰。由乡选历仕太仆寺少卿。孝友提躬，居官清慎。时，衢州解南米二万余石，轮充者每至赔累倾家。京卿秩应免役，慨然曰：“吾不忍病吾乡人。”上疏乞假，以尽急公之义，因请于司农张公慎言题允改折，永除民患。卒以奔驰告瘁，遭疾不起。至若嫁吴君伦之孤女，葬黄逢春之双亲，施絮赈饥，不可枚举。直指使者有壮怀济世之褒，至今颂之。

叶厚元（康熙《府志》）任上林监署正。岁侵，输谷赈饥。边警，捐贖助饷。倡议建学宫，修城，修桥，助嫁娉，蠲逋券，周亲多赖之。尝有邑无赖数人，夜潜入其家，将行劫，忽坠其蒙面具，识其人，好慰之曰：“诸君有急需，第明以告，何必尔！”厚赠之，勉以改行，饮之酒而遣去，且曰：“吾终身无漏言也。”竟不斥言其事。

叶有容（康熙《县志》）字元白。博通坟典，皋比谈经，著《羲易管见》，直指周一敬曾侍门墙，后采入《易疏》中。性孝友，善事嗣父母，不啻所生。凡伯叔诸母无后者，生供馐粥，死具葬祭，人方之陈太邱。以子南生贵，两受赠。

周一敬（康熙《县志》）字问寅，号梓山。崇祯进士。戊辰科。励精政事，不务夸张。令海丰，盗贼不时窃发，当道甚以为忧，独能迎刃以解，廉能著绩。拜御史，督学临洮、巩昌，厘正时事、举核一百余疏。差竣，疏请省刑薄敛。陕西州县，经流寇所过地方，县官

被逮，因并谪降，浮沉郎署者年余。寻召巡按苏、松、常、镇，激浊扬清，具有异政。力排奸相马士英，几罹危祸，以素望不中赠弋，拂衣归里，泽及桑梓。所著有《易学疏》行世。

何邦福（嘉庆《县志》）字泰符。崇祯癸酉举人。知兴安县。县遭寇燹，民仅孑遗，躬自抚绥，众稍安集。居官不设仪卫，所居仅衡茅斗室，重门洞启。小民不烦导谒直入，娓娓罄所欲言，绝不知其为长吏也。居官二年，多惠政。年七十五卒。

留大伦（康熙《县志》）例贡。名藉士林，为赵王府长史，清节尤著。居家，手不释卷。屡举乡饮大宾。

叶九苞（康熙《县志》）幼习庭训，笑言不苟，人以孝悌称之。与人交，霁月光风，不露圭角，胸中泾渭判然。欲以非礼相干者，自不敢近也。

叶九秩（康熙《府志》）雅意好施。崇祯时，秉铎栝、闽，出贖置养田三十余亩，以助贫士黧脂之费。宗党姻娅有贫乏者，悉周之。遇里中疑难事有所商，皆砉然以解。寿九十一。与乡饮者二十有二焉。

叶朝麟（康熙《府志》）秉性真朴，承欢友爱，声称戚里。年八十五。足迹不履公府。急公仗义，赈恤不吝千金。造管家塘、下陀桥二处石梁，行人便之。

叶时茂（康熙《府志》）字叔夏。刘刻误作夏。性狷介刚直，见者皆敬惮之。有隼才，每试必冠多士。早岁，以明经荐拔。鼎革后，弃去举业，以岐黄擅名。诸贵游雅重其为人，每折节礼之，辄白眼相对，或岸帻抱膝，不交一语，其真率类如此。非义一介不取，家徒四壁，浩然乐也。从学甚众，先勉以砥行立身，而后及文艺，盖卓然守道君子也。以乏嗣，故文集多散失。

按：此为明之遗老，入清不仕，姚列明季诚是，而引出崇祯

《府志》，殊非。

徐良资（康熙《县志》）字充吾。仁厚出于天性，自念素封，为善有资，贫人逋负，置之若忘，往往对之焚其券。生平恂恂，足不履公府，终日杜门，以诗书礼义为庭训。至于地方公务，则轻财仗义，以身先之，不少吝惜，郡邑大夫屡加旌奖。

徐良宇（康熙《县志》）号体先。乡里宗族间恂恂温，抑有犯之者，微哂而已，人不见有怒容。事亲至孝，晨起必衣冠问视卧榻前。母七旬，患眼疾，四年不能视，每朝舌舐之，日复明，一时异之，以为孝感。母歿，葬城南九龙山寺之麓，居寺中，日诵经一卷，朝夕省墓者三年余。亲族中贫无所归者，悉为置衾棺，即窘乏曲办之弗恤也。

徐从祐（崇祯《府志》）质直敦厚，持躬以礼。事继母、昆季，克尽孝友，尤好与士人交，折节下之。以食贫服贾，不轻然诺。凡苏、杭都会，莫不重其行谊。谷口郑进士耀然偶遗金其肆，历数年后语及，出金以还，封识依然。年九十五终。今子孙三世同居，人称其孝义云。

徐从祺（叶淑衍《茹庵文集》）字伯龄。性笃厚，一门孝友，和气藹如，尤急公喜任事，毫无私曲，人咸称服。

徐应泰（康熙《县志》）状貌瑰伟，果毅有干略。崇祯初，东抚募士勤王，杖策往从。东抚奇其貌，署都司衔，大加委任。会萍岛兵变，据登莱郡，命以偏师戍海口，扼其归路，诸岛师合兵攻之。兵败，自凿沉其舟，死海中。怀宗诏赠怀远将军，荫一子。

徐应珏（康熙《县志》）字比玉。闭户攻书，如十年面壁不食烟火之人，故其发为文章，一味精研理窟，输写性灵。所梓《葭窗近艺》、《避暑小言》，皆伐毛洗髓中语。崇祯丙子乡荐，年不配学，人共惜之。子钟煌，以拔贡令吴桥，有政声。

徐应班（刘兆元《涤襟楼笔记》）字采玉，号洁庵。崇祯癸未拔贡。勤学励行，为文得鲁人衣钵。徐日久。丙戌八月殉节。子钟宏，敦行乐善，乡党重之。

徐履吉（康熙《府志》）字吉人，号朔庵。性和厚，笃孝友。入庠后，会母疾年余，昼夜侍汤药。歿后，哀毁哭泣，目几丧明。为弟侄婚娶。末年析箸，有推肥取瘠之风。勉力葬期功亲四人，咸称孝义。

徐日敞（康熙《府志》）字木刘，刻作水。天。才雄学富，长于古文。仅一中副车。崇祯癸酉。后以岁荐，秉铎奉化。是时，海氛告警，诸生皆废业。日敞立程课士，手自丹黄。升海宁教谕，不赴。卒于家，时年八十。

徐一楫（康熙《县志》）输助大工，再助辽饷。修乌溪、章戴、常乐姚作常荣。等桥，助修尊经阁，设漏泽园二，董理通和桥，悉心区画，士论称之。

徐日徵（康熙《县志》）字葆素。太学生。严气正性，为里人所敬惮。邑令贺公重建学宫，郡守张公创试馆、立义仓暨津梁、城堞，经营措置经其手，咸有程度。鼎革初，总镇冯公甫下车，即委董浮桥之役。其实迹具载前后碑记中。

徐元凯（康熙《县志》）为人颀伟沉毅，举止端方。足迹少经户外，偶行街市，遇匪人于途，辄障以箠，恐见污，而其人亦掩面逸去，时以王彦方比之。处家庭，曲尽孝友，乡党推为祭酒。以明经廷对，授广文。归里，杜门不出，惟谈经以课其后。子阶升姚作升阶，《选举表》同。读书砥行有父风，辛卯拔贡。所镌有窥园近艺。

胡玖（康熙《府志》）西安官庄人。弱冠，与弟珙并淹经史。父疾，相继刲股，吁天请代，人皆以文行皆优称之。

胡大仁（康熙《府志》）官庄人。有孝德，割股以救继母，匾给

奖语。

刘士俊（康熙《县志》）性刚方，为乡评所推重，尤多才善任。郡守张公治衢时，凡有兴革，辄以谘之。倡立浮石渡，创建试馆，置乐丰仓田亩，修葺城垣，并著劳绩。两院特疏具题。崇祯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旨建坊旌奖。姚《志》；雍正四年，崇祀忠义祠。

刘士杰（康熙《县志》）少孤，事母至孝。母病，吁天割股。母歿，庐墓三年。县榜其门曰敦孝。

王禧（康熙《府志》）字子发。郡庠生。性警敏，善属文，工诗书，法得晋人笔意。卒年九十。所著《遗囊剩草》，子启问梓以行世。

王允中（康熙《县志》）孝友性直，尚义好施。如创试馆，修学宫，葺城垣，造浮梁，建乐丰仓，并助义田，积谷赈饥，全活多人，皆载碑记。

梁德容（《茹庵文集》）西安人。幼丧父，事母毛氏尽孝，抚三弟友爱逾等。母疾，割股以疗。母卒，庐墓三年，有白兔来训之异。提学道王应华、知府黄榜、《表》作王榜。张文达、雷经、王弘仁屡旌之。

陈其礼（《福州府志》）浙江西安人。由拔贡中式，任闽清县，死于官。（康熙《府志》）字以让。崇祯己卯《表》作乙亥。副榜。授福建闽清县，治有能声。城破，为兵士所执，不屈死。子龙玉、媳吴氏、婿徐应宜皆被害，男女死者十五人。清溢节愍。《家传》：其礼妻昌氏触阶求死，有幼甥牵衣涕泣乃止，后抚甥成立，至今春秋祭祀焉。

陈宗卿（《茹庵文集》）西安南乡人。明季，大盗陈八郎等白昼聚入宗卿家，索其父。宗卿年十八，只身御诸门，盗哗曰：“我所索者，汝父也。汝幼，盍避诸。”宗卿不去，遂被刃，断肩裂腹，且呼且走，随寇至寝门，父与兄始得脱去。宗卿辗转仆地，呼父不绝声而死。

胡文蔚（康熙《县志》）字豹生，西安人，寄籍仁和。性嗜学，虽严寒溽暑不辍。崇祯癸酉，举于乡。好为诗古文辞，足迹遍天下。遇山川名胜，辄有题咏。顺治间，授高州府推官。寻去职，居南海久之，归至南雄卒。所著有《浮沔集》、《约庵诗选》及《文集》。

叶仕魁（康熙《县志》）字子先，号郎薇。崇祯庚辰进士。家贫，励志攻书，为举子业，倚马可待，尤为樊良枢、刘鳞长两学宪所赏。释褐，令进贤，多惠政。寇乱，归里。居家，孝友。与妻及弟同刲股愈其父，为德于乡，推重一时。顺治九年，直指杜公按浙，举为十二人之一，以卧疾报罢。寻卒。

按：《龙游志》亦载叶仕魁，注为西安籍。盖西、龙交界之马叶村人也。

叶南生（康熙《县志》）字柯玉，号苍眉。天性孝友，幼失恃，哀毁骨立如成人。及长，父病革，告天刲股，绝而复甦者逾月。及卒，家虽贫，祭葬如礼。事继母尽孝，抚幼弟极友爱，扶之成立。从兄启元孤，与共寝食起居；没，殡葬哀痛逾于同怀。崇祯己卯，举于乡。司李荆南，革陋规，殄巨猾。分校楚闾，所得皆知名士。寻解绶归，卒于家，年七十。所著有《崇兰斋集》、《来爽集》、《春江集》行世。

郑之衡（康熙《县志》）字玉杓。崇祯己卯乡荐。韵度闲雅，相对者辄惭形秽。两司教铎，春风拂人，一时称为郑佛子。升翼城令。翼城，名膺地，独以俗吏为耻，放衙之后，惟与客手谈饮酒赋诗而已，以是不惬上官意，罢归。未几卒。

按：姚《志》误列清康熙间岁贡，官教谕。为陈《志》所未载。兹以乡举科分列明末。

郑应昌（康熙《府志》）字全甫，方孟旋先生高弟也。为文坚挺朴奥，数见屈于有司，洎黎公博庵视学来衢始识焉。生平耿介方

严，耻作媚俗态，社中恒奉为典型。著书甚富，兵燹之后，散佚无存。

徐国珩（康熙《县志》）字鸣玉，号东柯。《通志》作珂。英伟沉毅，器识不凡。尚气节，敦行谊。为文奥衍，追步秦汉。方孟旋、叶敬君先生皆以西安第一人期之。擢明经，从事枢部郎，以民生利病为己任。每遇地方事，侃侃建白，区画周详。晚年，优游泉石，好著述，有《隐史》八卷及《书画船》、《东柯偶录》、《北征草》行世。次子之凯，名进士。二婿：郑燕翼及龙游余恂。自侍御公徐任道。迄今六世，家道日隆，承先启后之盛，为吾郡所仅有。

缪国正（嘉庆《县志·补遗》）年十三失怙，哀毁逾恒。母老患嘔噎，或云虎呕可痊，兄弟分求无获。国正夜祷北斗，剖股作虎呕状和汤以进，二弟国昌、国盛不谋而合，同时并献，母疾顿瘳。后母歿，庐墓三年。顺治初，各宪旌之。

叶敦艮（康熙《县志》）字静远，旧名蒨。为邑庠生，以读《易》艮卦有得，改今名。少务为博洽，后乃刻意讲求理学，师蕺山刘宗周。蕺山雅器重之，谓及门曰：“叶生名教干城也。”鼎革初，弃举子业，躬自耕获。稍暇，则正襟危坐，言笑不苟。晚以生徒日众，设教静岩，以知行合一之学训诸士林。年七十三卒。所居石塘，去城二十里，四十年不入城市，自谓见天光云影，皆不觉怡然有得。故睥面盎背，望而知为有道君子也。（李元度《先生正事略》）陆桴亭《先生传》云：静远，浙之西安人，蕺山高弟也。千里贻书讨论，先生喜曰：“证人尚有绪言吾得慰，未见之憾矣。”

《衢县志》卷二十三

人物志三

清

郑耀然	郑燕翼	叶盛芳	余 钰	孔衍楨	徐 翻	徐应瑜
徐应嶽	徐应箕	徐从玉	徐应远	徐应彪	徐之凯	徐国章
徐国奇	徐国序	邵有声	邵有培	周嗣愷	周万基	周孙著
蒋鸿翼	胡 曾	胡 坛	潘世懋	周 召	周 鸿	周 雯
吴国钦	吴国楨	吴学仪	吴学斌	吴学明	崔邦雷	叶文焕
叶文铎	叶时中	夏必成	郑一衢	郑一高	郑利滨	郑 琛
张良佐	余兆斗	余兆贤	徐日励	徐日燿	徐日敷	徐日隽
徐衍嘉	徐应选	徐振声	徐应捷	徐钟溥	徐应培	徐应玉
徐钟球	徐敦蕃	徐钟祯	徐敦祯	王世赏	王观文	王允馨
王 琼	王 瑶	王可通	王继祥	王一贞	王一宾	龚自厚
龚自淑	龚凤翱	龚凤翀	龚之彦	龚 燿	龚 炜	龚 燧
龚必增	龚 擇	刘兆元	刘必名	叶国章	叶应樟	叶其敷
叶其理	叶淑衍	叶枝扶	叶友苞	叶良安	叶自英	杨之球
杨光祖	程 政	陈应璧	陈应璋	祝有尧	祝有供	王维宁
余元镇	余光甫	余道溥	陈明会	冯兆贤	吴兆奎	王宏晟

叶兴晋	叶 玮	叶庆熊	叶应榛	程 云	程 霖	程恒泰
孔尚楫	孔兴道	姜扬周	姜义俊	李一鲸	李淑湛	吴一隼
徐士楫	徐士敷	徐 耀	徐至冬	徐可政	徐 泌	徐 灏
李鸣时	留 应	胡宏文	胡崇陆	朱 雯	王廷实	柴大材
詹士贵	詹文炳	詹文焕	翁 复	吴士纪	徐焕新	徐 倚
徐 澜	徐 澄	徐 沐	徐 汗	徐常纯	徐常昇	徐常易
徐常恂	徐常慵	徐常崧	徐 浩	徐常谦	徐钟郎	朱 遵
程世章	程世泰	刘彭年	刘 炎	刘云蒸	徐 栋	徐秉奎
徐树槐	陈明俊	王应秩	王 敬	郑 炎	郑光琮	郑光瑛
郑光璐	郑光瑗	郑万年	郑万育	王志雍	王志和	王志皋
王荣统	王荣绶	王荣紘	王荣缙	王登贤	王登贻	王登履
徐崇熙	徐崇奎	徐崇炯	徐崇浩	徐崇印	徐正仁	徐明极
徐明昶	郑国栋	郑泰瞻	詹宏声	詹瑞龙	詹瑞修	陈圣洛
陈圣泽	陈一夔	陈 朴	冯世魁	冯世科	文 正	章 典
盛永亨	程 遥	王绍羲	张 涟	叶闻性	叶日葵	叶元勋
龚 墟	龚 岭	龚大锐	龚大钦	龚大钊	龚大奎	龚大録
龚大整	余思濂	余之杖	余之枢	余本基	余本忱	余本敦
余本然	余本煦	余时霖	余时霖	余时中	余凤喈	范大绅
范 珏	范 瑛	范钟铨	范钟选	范钟霞	范德元	范德宗
范德仁	范崇楷	范崇模	范崇治	范崇凯	汪联琬	汪致高
汪彭彬	毛大经	吉 兆	严中恩	张青选	王贞吉	余一成
朱兴诗	杨隆春	郑常椿	叶炳崧	叶师亮	汤殿巍	胡其慧
胡奎煊	胡时万	李尚忠	方 洵	方 正	沈光烈	蒋亨瑛
徐天元	徐 上	崔尚志	崔显祖	龚 渭	龚 藻	龚 崑
龚元礼	龚元一	龚士范	郑 煊	郑清彦	郑世炯	郑桂金
郑桂堂	郑桂东	王 召	祝朝颺	陈孟怀	朱应禄	柴起瑞

颜光宗	何兆鹏	何文彬	何 绮	倪景崧	蔡 荣	郑济崇
郑久通	桂邦晁	祝逢春	吴庆泰	吴 城	刘 熊	叶宗淳
吴文翰	郑安邦	郑 霖	张义隆	徐睿昌	徐廷显	祝洪盟
蓝应梓	王荣钊	程光谦	许世全	傅盛兰	陈周礼	王世亮
王世珍	王世英	王 清	郑邦型	郑邦立	程德贤	徐泰庚
朱联芳	江文炳	江占梅	徐文炽	崔世霖	王廷汉	王显渐
程凤冈	孔传曾	孔广升	郑文琅	郑 沅	王会解	留庆荣
应得聚	应德颢	方 驥	方 骥	张世凤	张德容	余寿祺
余 炳	陈 坝	蒋明志	范安澜	范国华	范兆垣	韩大中
徐 勇	郭成贵	徐飞熊	叶允扶	叶锡圭	江文藻	江金声
周世泰	周世滋	王常桂	傅商霖	朱有全	詹日济	邵嗣焕
祝忠迪	徐丙祥	徐 芳	徐 森	王 炳	叶鸿政	叶如圭
叶希迪	姚礼达	刘廷栋	舒凤翔	范应祥	范登保	范登倬
程光裕	程大廉	詹嗣曾	詹乃谦	詹 垵	孔昭峻	孔昭巽
张世忠	陈玉麒	濮阳勛	范广城	范锡祺	傅绍整	汪张敦
郑 鐸	刘宗汉	叶廷垣	何绍晏	吴嘉祥	吴祖太	程仁忠
叶秀林	黄来福	王友望	王丕承	郑邦彦	罗道源	周 楠
汪庆祚	孔庆仪	王敬烈	陈祚璿	周润芝		

《衢县志》卷二十三

县人郑永禧纂

人物志

清

郑耀然（康熙《县志》）字弢之，学陆子。为文醇正。年五十发愤，捷顺治庚子经魁，明年联捷会魁。授陕西岐山令，为政简易，尤好崇奖士类，日与诸生讲学课文，手自校阅。岐山接壤汉中，时诸军进讨吴逆，仓吏误焚储粟，几蹈不测，士民输补如额，幸免。自罢官，羁岐数年，士民饩廩给之。归里，逾月而卒。

郑燕翼（康熙《县志》）字茂贻，姚引作昭。号天胤。承罔卿孝廉诗礼之后，下帷攻苦，淹贯经史。为文奥衍雄肆，力追先秦左国。弱冠饬于庠，受知督学孟津李公。以岁荐，授湖州司训，作人造士，有胡安定之风。在任十年，因继母王氏年迈，乞归终养。生平严气正性，凡遇桑梓大事，慷慨建白，毫不引避。卒年七十七。

叶盛芳（康熙《府志》）字新美，刘刻作美。号菊亭。笃志好修，潜心理学。少时，即从其叔敦良问道于蕺山先生，言动悉符轨范，执经其门者甚众。以明经司铎太平，严教约以训士。著《岑山讲义》，发明立诚主敬之旨，士风翕然丕变。年老告归，寿至九十

一。

余钰（康熙《府志》）字式如，方伯四泉之孙。敷中继子。天姿卓犖，藏书万卷，皆丹黄数过。终日下帷，不与外事。试辄冠伦。古文诗歌，沉郁华赡，手辑《纯师集》，陈卧子、吴幼洪为弁其首。以贡赍志终。

按：钰有弟锡，字九如，亦顺治选贡，有文名。赘江山进士徐日葵家，附籍江山。并志于此。

孔衍楨（康熙《县志》）字泗柯，宣圣六十五代孙。父尚朝，早世，衍楨方幼，时当鼎革，内部以年久案牍无征，衢之袭职几废。衍楨乃援旧制沥陈于守道李际期，李公力请于总制陈公归，具题覆核再四，于顺治九年，始奉部文承袭，时年十七岁。自衍楨先世，輿导仍明制用皂，盖至是始易为黄。此制甚贵，后世多未敢行。又具呈请得循三年入觐之例，贺万寿圣节。衢宗袭职之有觐典，自此始。康熙三十七年卒，年六十四。

徐翻（熊伯龙《徐翻传》）字英起，号淦江。顺治甲午举人。工文章，余极器重之。任江西新淦知县，厘剔陋弊。先是，县正赋之外，里夫、帮解、柜贴、加耗，乡民苦之。翻抵任，力为革除。凡大小狱，务决以情，劝诫如同父子，人不忍欺。迁去，父老遮道挽留。进士王言作《攀辕图》记其事。崇祀临江名宦。

徐应瑜（康熙《府志》）素敦儒行，以道义持躬。生平读书构文，必正容端坐，如面壁僧，不抉其阃奥不已，一时经学之士咸折衷之。宗党薰其孝友之德者，多改行焉。

徐应嶽（康熙《县志》）字峻生。恬雅有儒行。家贫，淡泊自甘，奉母至孝。于书无所不读。自经史百家及浮图老子、稗官小说，悉手录成诵，人以虞永兴目之。授徒数十年，徐鸣玉子之凯、余岫云子勉，皆尝执经门下。晚以明经授青田训导，值耿变，弃官不

仕。

徐应箕（康熙《县志》）字水豹。持躬谨恇，待物谦和，恂恂乎金玉君子也。以经明行修贡于乡，未及廷对而歿。易箕时，戒子孙读书砥行，出所积廩饩置祀租，以妥其先之无后者。子从玉，明经；孙观，乡荐。康熙甲子科。

徐从玉（康熙《县志》）字天球。家世忠厚。卯角采芹，即食饩。每试，与侄徐观互冠其军，时称双璧。生平以积学励行，为当事所折节。曾独力修举黄陵堰，实有功于桑梓。卒，子学曦继董其事。

徐应远（康熙《县志》）字淡人。天性纯孝，资禀尤颖异。少攻苦力学，贫不能从师，凡字义诠释，悉以参会得之。及为文，则警拔秀美，虽宿儒不能过。母叶病剧，刲臂杨《志》作股。肉以疗。创深重，几委顿，岁余乃得痊。生平重友谊，缓急必赴。晚年游秦，秦中士大夫皆折节倾倒。适乱起道阻，卒于族孙之凯罗川官舍。次子国序，徒步数千里，扶柩归葬，人谓其孝义有父风云。

徐应彪（康熙《县志》）字文虎。事亲终身孺慕以孝闻，处兄弟敦友爱，与人交，诚敬无伪。建桥梁，蠲租逋，尤多义举。子国典，庠士，乡饮介宾；孙之杰，武进士。惜年三十四而歿。

徐之凯（《两浙輶轩录》）字若谷，西安人。顺治戊戌进士。官桂阳知县。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鹤征录》）字子强，号若谷，戊戌进士。司李滇之临安，抚军袁懋功深相器重。未几，裁缺，调补浈阳令。当作卢阳，即湖南郴州之桂阳。《两浙輶轩录》：之凯有《卢阳官舍早春作》诗。再补陕西安化，请免浮粮。有贼结寨于山，屡剿不服，遂以一骑赴寨招安之。制府以军功请补知府。旋值逆藩吴三桂旧党王辅臣构乱，平、庆相继陷没，以蜡丸达书督抚，擒斩伪帅，庆郡得完，将军图公檄补真宁令，荐举后量移茂州知州，部臣以

前失印事被议落职，退居林下者二十年。

按：康熙间陈公修志，多出先生手笔。

徐国章（《两浙輶轩续录》）字文匠，西安人。官山西平阳同知。平阳，疑是平凉之误。著《八千里集病榻寤歌》。（康熙《县志》）司农公应秋。长子，一门皆擅天才，而国章为白眉。逾髫年，即有修月户社艺一刻。已而文心日丽，词赋皆工。顾数奇，困于场屋。清兴，谒军门，得宰龙溪。寻转平凉司马。公余不废啸歌，著有《龙梭》、《朝那》二集。未几，归里。营亦山片地，集社中老友，以诗酒陶情。甲寅，避寇阳村，抑郁而卒。

徐国奇（《两浙輶轩续录》）字一士，西安人。（康熙《县志》）未成童，聪颖绝伦。及长，和衷雅度，见者倾倒。性嗜书，日受业玉芝堂上，披读惟谨，以故学殖日隆。尊公云林先生所著《谈荟》、《骈字凭霄》诸刻，多其少时手订。文章声气，与伯兄国章、季弟国廉齐名，有三凤之目。早赴玉楼，为同辈所惜。

徐国序（嘉庆《县志》）字天右，号早舟。博瞻群书，尤精《易》理，多所著述。中年多病，不求仕进。家居授徒，从游皆名士。于人善恶过明，时多望风敬惮。工于医，因以济世。

邵有声（康熙《府志》）字天闻。顺治辛卯，乡荐。知陕西肤施县。为政宽和有守，催科不事鞭扑，而民乐输将，十年如一日。卒于官，士民为治装归其柩云。

邵有培（康熙《府志》）字天植。为人沉静刚方，登贤书。顺治辛酉。二十载足迹不入城市，未尝有片言半纸干谒当事。同年有跻要路者，招之不赴，其自待之重如此。

周嗣恺（康熙《府志》）字圣臣。敦行寡言，为乡里所严惮。至有所请业，则温然改和，辨析不少倦，从游者多成就焉。晚以明经就萧山、新昌学博，正容范士，至今称为模楷。长子万基，有父

风。

周万基（嘉庆《县志》）字勤生，号一庵。顺治庚子举人。任缙云司铎十有四载，恬洁自守，不受馈遗，诸生有碑颂之。迁金华府学教授。己卯，应闽闈，聘为同考官，所得皆知名士。告归，袿衣敝履澹如也。

周孙著（嘉庆《县志》）字日章，号蒙泉，一敬曾孙。康熙壬午举人，乙未进士。任新野知县。莅任初，案牍繁剧，孙著治数月，多所平反，有能吏名。嗣以忤上官意，改授兰溪教谕。

蒋鸿翼（康熙《县志》）字孟翮。家贫嗜学，读书天宁寺僧舍，键其扉，高哦朗诵，旁若无人。为文敏捷博庵。黎公视学时，录以冠军。久之，始以副车顺治戊子。就选官惠州别驾，廉能喜任事，刻励为民，上台咸器重焉。甫半载，以劳卒于官，当事者醵贖护其丧归。所著诗草盈篋，乱后仅存游天台、金陵诸篇。

胡曾（康熙《县志》）字一鲁。工举子业，下笔疏爽动人。以拔贡令盐山，欲以疏宕行其志，为人所中，投劾归，资志而歿。

胡坛（康熙《县志》）童年失怙，哀毁尽子道，抚侄女如己出。道拾遗金，尽举以还其人。戊戌，成武进士，钦点侍卫，任四川重庆游击。吴逆变乱，城破，誓死不屈，佯狂得免，奔谒从师。会子绍鼎己未成武进士，以父被困，弃职寻亲，遍历蜀、黔二省，果得会于黔抚军门，相抱而哭。父子之孝，并著于一时。

潘世懋（康熙《府志》）字公赏。才颖学博，谊正道明。直指任天成尝褒崇其孝行，有加礼焉。急难兄弟，存抚孤侄，尤士林所矜式。诗文书法，名噪一时。有《雁字赓吟》、《纫秋轩集》，郡侯岱與韩公为序，称其华瞻渊凝云。

周召（《两浙轺轩续录》）字公右，号存吾。西安拔贡，官陕西凤县知县。著《受书堂全稿》、《凤州瘁语》二卷、《余生草》十七卷、

《衅余杂艺》八卷、《读史百咏》一卷、《於越吟》一卷。（康熙《县志》）生五月失怙，母李氏誓节抚二孤，公其次也。幼不屑治生，独耽书籍。家赤贫，苦志力学，博通今古，成大儒。李僖平督学，拔明经，妻以同年毛公协恭女。谒选，授陕西凤县。凤介陇、蜀，极冲瘠，无城郭居民，公曲意抚循，流亡顿集。巡按施维翰称其仁明廉干，令署南郑、褒城二邑，民至今德之。任七年，以母艰归，恨不与视含殓，绝意不仕。《茹庵文集》：公伤其母早贫，终身不设帷褥，虽仕宦不贰饩。有劝之者，曰：“吾不忍也。”或语及幼时事，辄饮泣不能仰视。抚兄遗孤，延师课读。至成立，析己产与之。年八十六卒。遗命丧制黜佛事，一遵《家礼》。所著《受书堂稿》五十卷。有《双桥随笔》，已收入《四库》。皆辟邪崇正、守经卫道之言。

按：召兄愷，亦有孝名，书法画品，皆能造古人之室。陈《志》载入《里行》中。

周鸿（康熙《县志》）字云客。姚作云谷。召子。慧悟，寡言笑，工书法。八岁能文。幼失恃，依伯母吕氏。吕疾，侍汤药六阅月不怠。及卒，哀毁逾所生。自为严师，督从弟。迨成立，厚析产贍之。复曲恤已嫁诸从姊妹。为人浑厚真切，亲友急难，必尽力赴之，倾囊蹈险弗顾也。诗文疏宕流逸，得之过庭为多。年五十，以明经终。己丑拔贡。著有《芥园诗词》。

周雯（嘉庆《县志》）字若霞，鸿子。未冠游庠，即食饩。康熙二十五年，邑大水，室庐荡然，力奉甘旨，不貽祖父忧。舌耕为业，不能造就者，即属其改途。当事重其名，争聘课读。以岁贡任处州府司训。邑令陈公、郡守杨公修县府志，处州守曹瑜修府志，俱聘雯纂成之。子葵，亦岁贡。

吴国钦（康熙《县志》）少孤，育于兄。勤苦力作，家业以充。尤有干略。顺治间，山寇魏福贤盘踞九、十两都数年，钦倡勇为乡

导，率官兵扑灭之，民赖以安。兵燹后，岁大侵，捐米五十石赈饥，复设粥于黄坛口，全活甚众。又为代偿逋赋二百三十余金，招复逃户，人皆德之。

吴国祯（康熙《府志》）幼失怙，事节母严氏，竭力奉养，能揣意承欢。为人秩秩恂恂，一遵先民矩矱，且急公乐施，宗塾咸受其惠。

吴学仪（康熙《府志》）字有谦，西安学武生。父应相，病将危，学仪刺臂血为书，以祷于神，愿以身代。父病愈，而学仪遂亡，时年二十余。

吴学斌（康熙《府志》）字宪章。康熙丁卯，武举。授陕西榆林卫守备，计偕赴都，闻母疾，啮指驰归，不待终试。奉老父继母，备极孝养。友爱季弟，无间言。研精经史，手不释卷。而天性冲和，温恭退让，生平不见疾言遽色。歿之日，远近无不悲悼。

吴学明（康熙《府志》）孝子吴国祯之子。克纘先绪，敦伦好善，周急济困，不惜倾橐。乡族有争隙，力为排解。子弟恪遵礼教，一家四十余人，肃然无哗竞声。三奉乡饮之聘，皆辞不就。寿九十岁。

崔邦雷（嘉庆《县志》）号望轩。相传，顺治时尝造巨舰百余，号明堂船，给江湖以便商旅，至今犹传其式。

叶文焕（康熙《县志》）少失所怙，内事母、抚弱弟，人无间言。居心易直，有三代之遗风。尤喜周急济困。清初，司乐丰仓，公平正直，毫无欺隐。有为贫窘鬻妻子者，解囊赎归不少吝。晚年，怡情山水间，翩然有出世之概。年八十有二而卒。

叶文铎（康熙《县志》）天性醇恣，与人交，谦抑谨厚，虽樵夫牧竖，亦恂恂敬礼之。十岁丧父，哀号擗踊，有逾成人。母年六十三病剧，刲股以疗，后至八十二，人以为至孝所感。其嗣恤宗姻，代

举丧葬、婚嫁之事，不可枚举。赈饥施纡，岁以为常，数十年不懈。他若石室堰、乌溪桥诸大工，咸利赖焉。

叶时中（康熙《县志》）字达之。杨《志》：号少南。事继母如生母，抚犹子若己子，让美产弗居，推作祀田，乡里称之。

夏必成（《涤襟楼笔记》）有干质，好击剑，知兵书。以家贫，由行伍历授衢协千总，俸满休致。康熙甲寅，耿逆煽乱，制府李之芳兼程来衢剿捕。必成诣行辕，愿从军讨贼。李即授左营守备，屡以捷闻。一日，随李登雉楼，筹度形胜。方瞻顾间，必成陡抱李公伏地。俄而，公座已为炮碎矣。李由是益倚重之。耿逆就擒，李上其功，授云南副将。抵任未数月卒。

郑一衢（程玫撰《传略》）字康叔，号丽天。顺治乡贡。髫龄能诗，稍长能文章。性至孝，克供子职。父母歿，擗踊废食，几灭性。既葬，庐墓。服阙，不忍去。邑侯白公、郡侯袁公以至孝名儒申荐，举乡进士。每岁施医药、棺槨、棉衣、食谷约数百金，茆独者益之。他如造高桥、大阳桥、下坦寺塔、山庵及龚埠渡船，皆出巨贖成之，计费千余金，乡里目为善士。歿后数十年，犹盛称之。

郑一高（周孙著撰《传略》）康熙甲寅，大兵之后，时届炎暑，埋葬塘公山背战亡士卒尸百余具。建范村亭，修高桥，施行路草履，每有善举，皆力行之。子达德，亦能继志，有父风。

郑利滨（嘉庆《县志》）字寻源。甲寅闽变，滨弟利邦为贼所得，将就戮，挺身诣贼巢，涕泗纵横，恳释其弟，愿以身易。贼义之，释邦以归，而滨亦得不死。徐钟郎为作《逸事记》。

郑琛（康熙《府志》）字玉如。弱冠游庠，继就国学，考选司马。事亲尽孝，处里以和。以迈年硕德，于康熙丁丑年延致介宾。

张良佐（《恩施县志》）浙江衢州武进士，康熙丁未。施南营守备。精骑射，工书法，礼士戢兵。丙丁虫荒，运米巴、夔两路接济，

民赖以生焉。

余兆斗（康熙《县志》）字君垣。席先世之业，耻为俗态。生平雅好在笔床茶灶，茂林修竹之间，结构草堂，俱有幽致。轻财尚侠，门外多车辙，樽酒不空，坐客常满。遇地方利弊，侃侃直陈。凡里中学舍、桥梁、赈荒、弭盗诸公务，皆与有力焉。以明经贡于乡。

余兆贤（康熙《府志》）字孔林。天性孝友，痛二亲，哀毁骨立。兄兆圣，亦宽厚长者，以轻财家落，有劝之析箸者，凄然曰：“兄弟一体也。奈何计利以伤其心乎？”诗文雅健，书法得张二水笔意。以诸生歿。

徐日励（康熙《府志》）西河徐氏家范，素称严肃。日励尤加严慎，有象山陆氏、浦江郑氏之风。子孙林立，皆恪遵庭训焉。

徐日燿（康熙《府志》）字仲举。七岁，父病目，以舌舐之复明。九岁，父歿，擗踊号泣如成人。从季父一杰学。其从兄日曦亦成进士，官云间司理，日燿深相敬爱。生平慷慨乐善，于鸡鸣渡，捐重金以救溺者。又刘某贷金不能偿，欲鬻子以应，即为代偿之，焚其券，人称盛德。子应圻，亦以孝友闻。

徐日敷（康熙《县志》）至性孝友。甫九岁，父病笃，吁天愿以身代。及歿，哀动路人。长而事母，尤尽色养。侍寝问膳，爱敬备至，五十年如一日。母七旬齿落，令妇以乳哺之。兄亡，抚侄。侄亡，嫁侄孙女不异所生。徐鸣玉为之传。

徐日隽（康熙《县志》）字虞卿。笃行敦伦，至诚君子。事嫡庶二母，不异于所生。敬长兄，无殊严父。制举业，一遵从兄子卿。先生家学，沉深浑雅，藏书甚富，甲乙丹黄，翻阅殆遍。以明经司教天台，护理邑篆，市乡受惠，有真父母之谣。以劳卒于官。著有《知困日钞》、《霞城小草》。

徐衍嘉（康熙《县志》）敦厚朴诚，寡言笑，性孝友尚义。时，

见朝京埠倡修浮桥，助船一十二只。前乙亥水灾，出谷百石赈饥，助工修城。明季时，有解粮金陵差役，费不赀，甚有鬻妻子者。慨然独任之，里甲赖以得全。后破家，亦无怨言，其天性乐善然也。曾梓《感应疏》行世。

徐应选（嘉庆《县志》）字俊生，号懋公，宋徐时彦后也。生资敏异，幼即日诵千言。弱冠入郡庠，旋拔成均。顺治戊子，授兰溪司训。升广信府教授，兼摄知事。康熙甲寅，举乡饮介宾。卒年七十二。乡人敬爱之，守道梁公旌其门曰望隆乡国。

徐振声（康熙《府志》）字克雅。孝友笃挚，经术湛深。甲寅，避兵于乡，煮粥赈饥，闾阎均沾实惠。年八十四，正襟危坐以终。后裔繁昌，人咸称厚德之报。弟学礼，友爱甚笃。题升衢协守备，谢事索居。年至八十，庞眉皓首，一堂聚顺，里党交口称之。

徐应捷（康熙《县志》）字叔羽。为人雅静，端严不苟皆笑。惟扫一室，左右置图史及鼎彝琴剑之属，与客啜茗焚香，对谈竟夕。邑人罕识其面。所镌座右诸作，皆名言韵事，可以医俗还淳。郡大夫敬其齿德，延致宾筵。以子钟溥受封。年八十二卒。

徐钟溥（康熙《县志》）字元公。坦衷逸度，气概不群。甫髫岁，即以文章名义自负。以拔贡出宰玉田。始至，主库吏以所收羨金进，正颜却之。洗手莅民，讼庭如水。历任八年，报最加级，人谓玺书旦暮下矣。俄以他累罢归，宦橐萧然，人人叹息。制府宝坻刘公驻衢时，屏驺从，登堂拜谒，且厚赠焉。所撰古文诗词，春容大雅。《毁室》、《虬城》二赋，尤为识者所赏。

徐应培（康熙《县志》）字因之。其家累世孝友，性尤肫挚。读书攻苦不辍，而虚怀纳善，笃于友谊。抚孤侄如己子，庭训有方，与子钟翊两试学使者，前后冠军，次子钟翻亦同时以武庠拔第一，人称为盛事。著有《绎鹄堂礼记摘讲》，以贫未梓。年六十五卒，邑

侯曹若铭其墓。

徐应玉（嘉庆《县志》）字章玉，号瑞庵。岁贡生。孝友节俭，言行不苟。居平嗜学不倦，自课其孙敦蕃成进士，授内阁中书，以养祖告归。蒙玉音垂问耳目饮食，里党荣之。卒年九十有八。

徐钟休（康熙《府志》）字士恭，应玉子。幼服庭训。为诸生食飨，试辄冠军，刻志励学，三十年甫膺岁荐。子：敦蕃。

徐敦蕃（嘉庆《县志》）字锡侯，号宁国。慧而好学。康熙辛卯、壬辰，联捷。癸巳恩科，殿试钦点内阁中书，充武英殿分纂官，内廷教习。擢江南宁国府同知，兼摄广德州知州，裁官马稻，捐俸修范文正公祠。奸民陈逢贵以父陷人狱，累不决，敦蕃访知其情，即以陈抵罪，人目为神。讼棍范茂林素桀黠，官惮之如虎。敦蕃面禀督抚，流之岭南，一时称快。历署宁国、太平知府。丁内艰归。服阕，改授云南澄江通判，署澄江知府。未数月，卒。

徐钟祯（康熙《府志》）西河族。幼颖悟，业儒。十余龄，父以讼事牵连，诣县白之。县试以题，立成，即释之。母疾，虔奉汤药。歿后，哀毁。抚幼弟妹，力为婚嫁。孝友之称，内外无间。

徐敦祯（嘉庆《县志》）字符臣，号铁山。博学能文。与父钟煌、兄敦祉、弟敦祐，俱膺选拔文，名萃于一门，人争慕之。后任新昌司铎，与诸生谆谆讲孝友、阐经义，士习文风为之一振。

王世赏（康熙《县志》）字延于。幼警敏，家有赐书，昼夜钻研，尽抉其奥。为文标新领异，名噪鸡坛。立行严正，而接物和平。晚益嗜学，《慵庵偶刻》一编，脍炙人口。以明经秉铎新城而终。嗣子观文。

王观文（《茹庵文集》）字文正。性沉静，寡言笑。博览善记，为文千言立就，咸称精警藻丽，有凌颜辄谢之风。著有《宜园小品》。以副榜贡入太学。子绳武，醇谨苦读，为邑名士，惜未竟所学。

而卒。

王允馨（康熙《县志》）字德微。童年知孝，祖家丞掣至德清任所，延师教读。闻母病，涕泣不食者终日，奔回。舟次桐庐，见一舟覆溺甚惨，罄囊付附近居民捞救，幸活一人，余施殡殓。急归，母病笃，焚香告天，割股以进，乃获愈。庄邻张音十卖妻得金偿还宿负，不受，且助贖回，焚其券。葬亲属之无依者三，施食谷以济岁饥者再。寻丁外艰，哀痛过深，遂成目疾。及葬，庐墓四月余，风霜凛烈，目不能支，勉归就医。缠绵十余载，有方外僧善医，欲构一物，嫌其忤忍，怆然曰：“吾宁失明，不愿得此也。”已而复明，人以为仁厚之报。

王琼（《滁襟楼笔记》）字楚英。郡庠生。性耿介，事继母孝，抚幼弟成立。制府李公延致幕府，邑有里胥、坊长、常夫为地方重累，吁请革除。岁饥，庄邻有童姓夫妇鬻身宦宅，琼捐金赎回不责偿。木商吴某构讼，函金浼庇，毅然却之。

王瑶（翟灏撰《传》）字躬璐，号峥庵。少聪颖。年十三游庠。敦孝谊，父允馨以居丧哀泣失明，瑶日夕调治，父目复明。事继母，能得欢心。比长，有干才。康熙间，安插闽海投诚官兵，瑶倡议择郡治东间旷地建营房，亲为督理，合郡赖以安堵。后以乡贡考授司训。陈公修志，聘瑶纂成之。邑令鹿祐题熙朝吁俊额褒之。

王可通（康熙《府志》）本姓周，从舅氏姓。自少以孝闻。服贾洗腆，怡怡聚顺，置田供宗祫秩祀，辑睦两姓无间言。

王继祥（康熙《县志》）可通子。性孝友，弃儒就贾。事父母，曲意承欢。后庐父丧于深山，遇猛虎不死，人以为孝心所格。康熙甲寅闽变，急公倡义，捐贖佐军需，当道优奖。年七十四卒。

王一贞（康熙《府志》）字介如，以庠士入成均。性孝友好义，事庶母如所生，抚异母弟如同所出，坝箠和顺，闾塾称焉。

王一宾（康熙《府志》）字康侯，一贞弟。敦厚谦和，事亲以孝闻，事兄如严父。济困扶危，与兄同志。晚年始析箸，以兄多男，坚以己产分让之。

龚自厚（康熙《县志》）字学近。经笥浩博，抉濂洛关闽之秘，诗文力追正始，其余更及黄庭内景之学。（《滁襟楼笔记》）邑廩生。家贫。中年得刀圭秘旨，人以和缓目之。函金致谢者，日常数十人，悉投之椟中，不暇启视也。贫而狡者，往往函石以进。一日，自外归，出所袖金供甘旨，启函得石，戒其子弗言。自取椟中函，悉焚之。盖真者无多，而石已累累矣。时居太白井，人称太白先生。

龚自淑（《嵊县志》）西安人。康熙间，姚引作顺治。《龚谱》作隆庆。由贡授训导。敦庞廉洁，足以式靡消吝。待士有礼。捐俸构乡贤、名宦二祠及学宫戟门。卒于官。

龚凤翱（康熙《县志》）字圣瑞。性孝友，事继母如所生，爱二弟尤笃挚。慷慨好施，以济贫者。常鸠工修城垣，建营舍及桥梁，至今永赖。子三：长之寄，仕翰林待诏、大理寺司务；次之彦，候选州司马；季鼎，候选教谕。受之奇封。伉俪俱寿年八十六卒。

龚凤肿（康熙《县志》）字干云。习举子业，兼工古文词，下笔洋洋洒洒，称艺林翘楚。性通敏善断，喜任事。其在西庠，每以公正发愤，解纷排难，人人推重焉。

龚之彦（康熙《府志》）字天士。善读书，倜傥不群。谒选得州司马，因伯季皆宦游，遂侍养不出。子五：煌、灿、熺、炜、燧。

龚禧（嘉庆《县志》）字公安，号慕朱。以明经任龙泉训导。甫莅任，适水灾，民淹毙无算，捐俸瘞理。有贫士未谋面者，以逋赋被逮，赴县请释不允，即以己俸代偿之。每月助膏火，训迪士子，淳淳无倦容，文风为之大振。

龚炜（嘉庆《县志》）字公韬，号一峰。康熙戊子武举，癸巳进

士。镶蓝旗满州教习。性恬淡。通籍后，即家居不仕。以父早卒，每祭奠必涕泣。遵父遗命，偕兄弟共建宗祠。伯仲间终身怡怡无间言。长子埏，考授州同知；次子墀，郡廩生，均恪守父训。

龚燧（嘉庆《县志》）字左佩。初攻举业，试辄前列。寻以射策武闈，登康熙丁酉乡榜。生有至性，髫龄愉婉得亲欢。年十五，父病革，焚香夜祷，愿损己年以益亲寿。未几，父歿，母亦随逝，终丧茹素，毁几灭性。异母兄四，事之如父。居恒训子弟惟以敦本睦族为重。

龚必增（嘉庆《县志》）字重华，号封三。康熙戊戌武进士。镶白旗满州教习。以亲老乞归，家居色养。有劝之仕者，辄谢曰：“来日苦少，何忍一日离亲也。”

龚堦（嘉庆《县志》）字瑶阶，号曲陌。为人素敦大节，有古人风。雍正纪元，应试武闈，以外场俱绝伦，置为榜首。擢江南新安卫领运守备。每督解，严戒屯丁滋扰，并禁阻截商船，人皆德之。

刘兆元（嘉庆《县志》）字贞起，号率斋。岁贡生。博学工书，明大体。闽变时，制府邗园李公驻节衢州，召与论时事，意甚愜，谓景略复生，拟疏荐。以母老固辞。邑侯沧州陈公聘修志书。寻授浦江司训，振兴士习。大吏重之，命摄县篆者三。均粮役，裁陋规，间闾戴如慈母。暇辄庄诵四子书，尝语幕僚曰：“人生一日不读《论》、《孟》，便是虚生一日，治身治民都无根柢。”其有得于经训如此。

刘必名姚作必鸣。（康熙《县志》）字于冈。孝友和厚，饮人以醇，尤好推解任恤。为诸生三十年，不一干廷献使，人敬而爱之。养高泉石，尝以一编自娱，藻鉴人物，省身克己，人皆方之为郭有道一流人。所撰有《家忠定公尽心行己录》一集。

叶国章（康熙《县志》）西邑文习，至国章而洗剔殆尽。其诗

铤刻警异，有青藤道人之风。以键户读书，耻问生计，落其产，潦倒以歿。

叶应樟（康熙《府志》^①）字子豫，南生次子。弱冠游郡庠，旋食饩，有文名。性和易，曲尽孝友，事嫡母、生母尽欢。兄弟析产，推肥取瘠。生平攻苦下帷，训子授徒外，一切不问。处贫困亦弗吝。竟以明经终。

叶其敷（康熙《县志》）闭户潜修，人罕见其面。与伯兄时敏、随族叔时茂读书南禅寺中，樽酒论文，昼夜无间。其事继母，孝养备至，人以孝友称焉。（康熙《府志》）字贰公。性孝友，嗜学，著述不辍手，或经月不出户庭。耻闻货利言，不治生产。母所遗奁资颇丰，分与之，不受，尽让其兄。外父无子，遗田数千亩，分其半畀之，亦力辞不肯受。其庄佃逋租者，或诉以贫乏，辄焚其券。由是家日益落，亦不悔也。子淑衍，登进士。将之任，海之曰：“吾家世守清白，汝以仕致膏腴，非我所乐闻也。”故其子两任归，皆肃然垂橐。在宦籍四十年，不置寸田尺地，每饔餐不能继焉。

叶其理（康熙《府志》）字晁采，号星岩。年十四，即游庠。辛卯，拔贡。时谒选当得邑令，以母老辞。生平不事生产，好施予，励风俗。交游遍海内，士大夫之过衢者，无不造庐通缟纻欢。年七十二卒。

叶淑衍（《两浙輶轩续录》）字椒生，号茹庵，西安人。康熙庚戌进士。官江西德兴知县。著《孩音诗集》、《茹庵文集》。（郑维鹗《〈茹庵集〉序》）茹庵任德兴知县。时值萑苻抢攘、兵燹凋残。君力靖寇氛，为民请命，书数十上，乃得蠲除新旧赋税，荒城雁户赖以更生。又招集流亡，收赎被掠子女数百十，歌呼载道。署中餐冰尘

^① 底本作康熙府县，标点者与康熙《衢州府志》校核，当是康熙《府志》之误。

釜，甘之如饴。（康熙《县志》）初令德兴，再令枝江，政声皆藉甚，咸以为庭教所致。附其数下。

叶枝扶（嘉庆《县志》）字匡林，号景崇。康熙丁酉举人。直隶遵化州州同，多惠政，貌和不事更张，而措置诸务井然就绪，时以阮景茂比之。

叶友苞（康熙《县志》）字文卿。为人恬淡醇雅，喜怒不形于色。事母至孝。读书攻苦，辨析经史，尤为精确。一时俊彦，多集其门。两以德孝，为儒学褒崇。晚以积饷补明经，群奉之为一时稷下祭酒焉。

叶良安（康熙《县志》）醇谨忠厚，虽童稚无所欺。幼失怙恃，艰苦异常。曾遇异人授以金，倏不见。虽逐什一，绝不知有机巧狡狴之习。生平睦姻任恤，与昆弟友朋，无间尔我，人皆以为无怀葛天之民也。年七十三卒。

叶自英（康熙《县志》）字用章。孝友端方，为郡廩生。甲寅，避兵于乡，日集里中父老子弟，勉以忠孝，闻者欢忭兴起，里无莠民。卒年六十有二。

杨之球（康熙《府志》）字序三。性孝友。父歿，值甲寅闽变，丧葬不能如礼。每念及，辄呜咽久之。兄之琪家贫，与同甘苦。为文步趋先正，试辄高等。明经后，四方从游甚众。病卒时，戒诸后事不得从厚，谓于父尚多遗憾云。

杨光祖（詹文焕撰《传》）字覲文。康熙丁酉孝廉。生有至性，幼读史，至忠孝大节，辄起敬三复。遇祖父母疾，必身先以代亲劳。父病，吁天乞代，不就寝者三年。邑令陈公尝语人曰：“杨生人品学问，吾所仅见。”

程玫（齐召南撰《行状》）字文玉。康熙丁酉举人。简发陕西知县，署安定，授秦安。所至皆有惠政，得士民心。时，朝命讨准

夷，军需旁午，多遣地方官有司押运至边地军营。公尝驰驿千余里，昼夜不休者数次。大将军查公廉知其居官事迹，甚器重之，正拟荐擢，以疾告归。公前赴任，止携媪与仆二人随行。归之日，破篋二具、敝衾褌一囊。至家，饔飧恒不继，公处之泰然。子遥，亦举人。

陈应璧（康熙《县志》）素行醇谨，家门肃雍。兄弟不析箸，聚庐而居者百人，从无勃谿违忤之事，人称义门。生平克敦孝友。父歿，庐墓数年。后以祭扫痛哭，仆地折足。

陈应璋（康熙《县志》）淳朴和厚，见童稚亦谦谨待之，事亲以孝闻。甲寅，避兵于乡。母病，告神：愿于乱中，赈贫老百人，人斗米百钱，以增母寿。时方流离，得所赈者咸手额祷吁，母竟获痊。逾年病，复刲股疗之。及歿，葬城北。每晨起，必一往绕墓哀泣，数年不辍。尝于岁暮拾遗金，立俟其人还之。弟兄极友爱，同居至五世。年八十，谢绝人事，惟督率子侄读书，故犹子诸孙并称儒林之秀。

祝有尧（康熙《府志》）字华谷，厚川人。父死栝苍，闻讣号痛呕血，扶柩归。中途遇虎，伏柩不去，虎嗅其衣，俯首而逝。既葬，庐墓三年。事母，备极孝养。抚二弟成立，析产独取其薄。

祝有供（康熙《府志》）字敬诚，厚川人。赋性沉敏，博极典坟，隐居教授。父病，吁天愿以身代，刲股和药以进，父疾旋愈。居平乐善好施，乡党颂德，历蒙奖异。著有《遗安集》，藏于家。

王维宁（康熙《县志》）字德公。履行端方，学问醇粹。食贫自守，不事干谒。为文沉挚奥衍，原本先正。及门常数十人，翕然畏敬。

余元镇（康熙《府志》）字靖侯。天姿颖悟，博览宏通，尤重然诺。四方缔缡纆者，踵相接也。晚葺衡茅数椽，坐拥百城，授徒课

子，多所成就。以积愆举明经，未仕而卒。子思濂。

余光甫（康熙《府志》）性仁慈，好扶救危急。康熙二十五年夏，淫雨出蜃，山洪暴发，陆地水深数丈，民居大半倾圮，溺死人畜无算。光甫囊无余费，独雇数舟，冒险于南郊，救活一百余人，装载进城。居民黄子芳、王贵寿具呈当道，请旌之。

余道溥（嘉庆《县志》）郡贡生。闽变时，贼劫以势，道溥仗义力拒获全。旋举明经，应乡试，治装在道。仇贼复来，道溥词色俱厉。贼耻前此之侮，抽刀刺之，遂罹害。

陈明会（叶闻性撰《传》）字奎文。其父奎为孝乌诸生，值生明季饥民为害，迁居于衢。明会幼失怙，事母益孝。甲寅耿逆寇衢，奉母避居山谷。母见难妇群窜无依，分居居之。明会曲承母意，竭资赈恤，全活多人。都督马麟创建育婴堂，偕同邑周雯等十人力赞成之。举乡饮者宾。圣洛、圣泽，皆其后也。

冯兆贤（周召《受书堂稿》）康熙间，邑有因贫鬻妻者，兆贤力止之，代偿所负。阅八年，贤以勤俭积四百金，携赴龙邱生息。道经沙湾，有二人蹶其后。日晡，不少离。贤方惶惧无措，有安仁汛兵疾趋而前，殷勤止宿，贤且喜且疑，入其铺。兵急呼妻子，告曰：“大恩人至矣！”贤愕然，莫测所以，询之，乃知即向所代偿其负者。贤既入堡，盗遂亡去。翌日，伴送至龙，得无恙。说者谓有天佑焉。贤字志楷，其先乌程沈家湾人。

吴兆奎（詹文焕撰《传》）字文伯，世居郡城上街。康熙甲寅闽变，苦兵，徙室云川。即云溪。父希贤素饶于资，兵燹后，流离播迁，弗克自振。群季皆幼稚，从事章句，惧以支费，重父虑，慨然曰：“生子贵克家耳。奚必曳朱轮、居华屋为哉？”遂弃举子业而业贾。奎故长者，然赴事机则精敏果决，细务必勤，劳瘁弗恤，金息币殖，生计日裕，居无何，良田每每数千亩，遂与郡中高费者埒。至性过

人，事亲以色养，凡丧葬俱独任之。将卜宅，兆有为，青乌家言者甚德奎，乘间请曰：“公遇我厚，诘朝之事，我必阴厚公。”奎谢曰：“某与诸弟俱先人遗体。某之厚，弟之薄也，奈何以某故薄诸弟？”言者惭而止。平居，慎言动，与物无竞，课督子若孙，则以劳为爱，偶拂意，谯让无少贷，故后人咸谨饬，以提其躬有隽称。卒雍正乙卯，寿八十三。

王宏晟 《钱瑞徵撰《传》》字仲明，号澹庵。邑诸生。性孝友，业布为生，好施予，贫者不较值。尝曰：“尔少半文余米不成升矣。”至今遗老犹传诵之。一日，有购红绿尺布者，泪荧荧然。晟疑焉，诘之。答云：“因欠官逋，父被敲扑濒死，鬻妻偿之，故购此耳。”晟曰：“止！我为尔偿，勿须泣也。”旁一人怒曰：“若尔是，使我不得柯金耶？”晟婉言慰之，即为清官项，并送柯金以去，亦不询其居址。晟歿，突有乡佣率家人泣拜柩前，王氏子弟无一识其面者。奠毕，自述前事。

叶兴晋 （倪鸿撰《传》）字元臣。幼失怙。遭闽变，奉孀母避兵，负祖父木主走窜山林，不能粒食，以藜藿充饥。乱平旋里，采樵力作，以奉晨昏。具美食，遇佳果，辄怀以献。毛君显知其孝，妻以女，亦勤女红，家道遂兴。尝以“亲疏戚，守礼义，积仁德”为训，语人曰：“好事惟随力为之，若待富而后行，恐无日矣！”其语备载《仁德叶氏谱》中。

叶玮 （嘉庆《县志》）字仙琦，号慎斋。邑庠生。幼即知孝。家贫，见父樵采，辄先时往，父止之，曰：“儿自乐此也。”及长，力学通经，资馆谷奉甘旨，从游日众。寻以弟璿歿，不忍离父母，遂绝意仕进。亲疾，侍汤药，衣不解带者累月，吁天乞代。居丧，哀毁蔬食三年。既葬，悬像祀之，朝夕馈食如生时。务以实行勉人。著有《仁孝编》。

叶庆熊（《中河叶氏谱》）素性孝友，为人敦厚谨，有陈太邱、王彦方之风。母疾，吁天求代，割股救之。尤笃爱两弟，弟歿，抚其遗孤有如己出，以己产公之两侄，轮收值祀。当道迭旌其门。

按：《叶谱》同时尚有叶之澜、叶之圣、叶龙文三人，事亲均以孝行闻。

叶应榛（《三桥叶氏谱》）秉性孝友。父病，日夜侍药，衣不解带历二年。病益剧，祷天愿代，割股进饵，卒不效。上事孀母，下抚幼弟读书成立，具奩嫁二妹，艰苦备尝。徐昂为立《叶孝子传》。

程云（《中河程氏谱》）字霞章。郡增生。康熙甲寅，耿军薄城，因父病不能避锋镝，出门延医，为贼所获。告以故，贼义而释之。每夜告天愿以身代，语极恳挚，父病遂瘳。与弟霏极相友爱，时号二难。

程霏（《中河程氏谱》）素性狷介，重然诺，好施与。营卒杨某者，因贫不能存活，鬻妻偿债。霏赠三十金，令仍完聚。温人范某来衢，年老病于逆旅，求归不得。霏赠银十两，得还乡。时以义士称。与兄云，克尽孝道，互相友爱，没齿不衰。

程恒泰（《中河程氏谱》）云长子，字亦升。由邑庠入太学。性至孝，母病，割股以进获痊。为人气宇轩昂，高谈惊座。惜早卒，未展所长。

按：《程谱》尚有程国光，亦以割股瘳父病，附志于此。

孔尚楫（嘉庆《县志》）邑庠生。以孝友闻乡里，学师朱大龄、徐奕美重其品，称为能扶植人伦，详请旌其闾。

孔兴道（嘉庆《县志》）字正寰，号淡宁，第六十六代圣裔也。刚正嗜学。见人过，每动容相规，人亦无怨之者。为文词，必自出新意。补博士弟子员，学使雷赏其文，欲令肄业敷文书院，以亲老辞。明年，父歿，以未遂显扬为恨，不复志科第，闭户著书。常戒子

弟曰：“吾家世业经畚，勿堕先绪。”其妻余氏亦能勤俭相夫、事翁姑以孝闻。

姜扬周（康熙《府志》）字渭先，西安学生。有异禀，为文落想奇辟，常熟孙沂水先生独赞赏之，期以大成。为人和易谦谨。家极贫，年六十余，犹奔走场屋，竟以困急得疾卒，闻者竞为扼腕。

姜义俊（嘉庆《县志》）字伟人。少孤，性倜傥。时，李文襄公率师驻衢，义俊承赋役，著才能。里中大小坝壩倾圯，义俊捐贖独修，水利复兴。族党有缓急，恒为周恤。子忠鹏，亦能继志。

李一鲸（嘉庆《县志》）字饮川。孝友仗义，学问淹通。曾祖文恺，万历间郡廪生。师事方孟旋，所学力追先正，孟旋极叹赏之，以其文为直接王守溪。《孟旋文集》，多所参订。著有《四书解》。一鲸克绳祖武，论者谓其渊源有自也。

李淑湛（嘉庆《县志》）字澄洪，号一斋。幼敏慧，长沉默。甘贫嗜学。师事从祖一鲸，极器重之。工文词，字学力追钟、王。食饩后，文宗赏其醇谨博洽，以优行咨部。晚益喜恬退，不求仕进，日以诗文自娱。

吴一隼（嘉庆《县志》）字汝超，号拙庵。性率真，无缘饰。所与交，皆一时名士。家贫不能置书，每借人经史子集抄读之。一荐乡试不售，遂绝意科名，终身疏食布衣，常有以自得者。年八十五，卒。

徐士楫（《王若庵集》）字秉功，号舫斋，邑之西山人。敦孝友。由郡庠入成均，随父翻莅任新淦。惟耽经史，不与外事。居家恬淡，足迹不入城市。康熙五十四年冬极寒，施棉衣二百余领，五十八年饥，出米三百石，设厂施粥，赖以全活者甚众。晚取积券悉焚之，曰：“无留为后日讼端也。”时以比之范纯仁云。

徐士敷（《两浙輶轩续录》）字息庐，西安人。（《怀旧录》）

字膚功，号息庐。诸生。新淦令翻之后人也。世业青箱，家贵颇裕。凡遇寒窗灯火不给之士，辄慨助之。生平酷嗜吟咏，著有《息庐诗草》。其后有徐逢春者，为刊行之，绍乃祖风，亦以诗名。

徐耀（《若庵文集》）字如日，号远光，翻之孙也。邑庠生。好施予，遇亲故急难，倾囊周恤。佃户有贫者，给以贖，不责偿。耕作之期，踵门告者，趾相属也。

徐至冬（康熙《府志》）性纯孝，父病、祖病，两次割股救痊。又祖姑远嫁毛姓，无子，迎归，膳养终身；丧葬，竭诚尽敬。士民公请表扬。

徐可政（康熙《县志》）厚重端方，事继母孝敬，同于所生。尤有师范，乡党子弟，经其指授者，文行皆有可观。年八十卒。

徐泌（谢赐履撰《传》）字继思，号鹤汀。以廩生入监，有文名。任全州知州。时，师旅云集，供亿浩繁，泌从容无扰，处之裕如。又力请大师返所掠子女。岁大旱，告虔于神，霖雨立沛。政有不利于民者，皆罢去之。公余闭户著书，不以簿书废铅槧。好吟咏，与诸名流登临赋诗，澹如也。

徐灏（王基《送徐灏序》）泌之弟，字楚涵。由吏材与其兄并官湖湘，政绩甚著，改官扬州经历。事孀母至孝，与兄泌友爱无间言。善属文，名士多与之游。后卒于官。

李鸣时（康熙《县志》）持躬涉世，醇谨恪恭。年逾七旬，足迹不履公庭，闾里从无间言，人以为端洁有守之品。

留应（康熙《府志》）素行醇谨，施药救人。有病涉者，造舟以济，乡民德之。

胡宏文（嘉庆《县志》）字焕章。善属文，屡荐不售，遂绝意进取，专以诗古文词自娱。家多藏书名画，终日爱玩，时人服其高致。

胡崇陆（康熙《府志》）有还金隐德，范家有方。年九十三。

朱雯（康熙《府志》）西安县学庠生。为人端方纯厚，谦恭好学，里人敬之。府学有匾旌奖德行二字。

王廷实（康熙《府志》）字信之。孝友有声。处乡塾，质直无私。寿九十八。子：永德，字长民，郡庠生，亦好善乐施，年八十五。

柴大材（康熙《府志》）好善扶危，谦和处里，人多称之。

詹士贵（康熙《府志》）性慈善，尝于西门外捐地置义冢，筑西门埠以防水患，其他施济颇多，人咸称德。子希圣，乡饮大宾。

詹文炳（嘉庆《县志》）字豹若，文焕之兄也。文焕未生时，兄弟七人已析产。文焕生，未冠，父歿。文炳抚幼弟，教育备至，以兄代父，俾之成名。文焕亦事兄甚谨，人以难兄难弟目之。

詹文焕（嘉庆《县志》）字维韬，号石潭。雍正壬子举人。工词翰，性尤廉洁。乾隆丁巳，补内阁撰文中书，养亲告归。服阙，补内阁掌印典籍厅，屡督通州各仓务，裁漕规，绝馈送，清节达于宸聪。京察一等，授山东东昌府司马。引见，奉旨留部，改名文启，授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丁亥，以疾告归，卒于家。著有《酌雅斋四书》行海内。

翁复（嘉庆《县志》）字克夫。与詹文焕友善，好读书，敦善行。文焕辑《酌雅斋四书》无力梓行，复倾貲寿之梨枣，迄今士林传诵。

按：此即所谓高头讲章也。原刻系以翁复署名，而文焕参订。今辗转翻印，更不知其出于谁氏矣。

吴士纪（《上街吴氏谱》）字慎予，号砚堂。康熙间，岁贡生。雍正甲辰，补癸卯正科举人。（杭世骏撰《传略》）砚堂同年，为人友让仁恕，尚义疏财。郡守杨公延主修文书院。而天性尤至孝，垂白侍亲无间孺慕。年六十六，以母殡痛哭而卒。子五，长赞元，与余同应督府李公徵修会志，才思极博。（《怀旧录》）砚堂，家世武

科。伯父学斌，号澹园，康熙乙卯武举。父学澜，甲子武举。有文名，著《庄子补注》、《蓬园偶集》、《畏筑新词》行世。弟士绎，亦丁酉武举。独砚堂登文榜。长子赞元，淹贯群书，才尤迈众，著《敦诗书屋文集》。

徐焕新（王荣统撰《传》）字奎章，号悔庵。幼聪颖，家贫不能就傅，尝于村塾听读，闻讲辄悟。九岁，补弟子员，试辄冠军。旋食饩，从学日众，一时英俊咸出其门。雍正甲辰，领乡荐。观察李公景其学行，延主正谊讲席。所为文，云间李岱云称为旷世逸才，司铎金汝成称为力追先正，录其藏稿，为多士式。

徐锜（嘉庆《县志》）字颖功，号信庵。邑廪生。其先世代有显宦，俱载郡志。父之凯，由桂阳县应鸿博，有诗古文词五集。锜克承家学，置五宜草堂，为校录地，著述饶有父风。晚年，与耆举为真率会，诗酒是娱。杭堇浦太史赠以诗云：仁里乡风多寿者，太平时节有完人。卒年八十四。都谏申笏山为立传。

徐澜（嘉庆《县志》）字风成，号竹坪。增贡生。征君之凯孙也。有至性，读书能过人。父信庵应督学姜公聘，游幕闽中。澜总理家政，与弟澄、汧互相砥砺，名噪士林。父倦游归，两弟相继登贤书。澜独屡荐不售，援例将应京兆试，因父年迈中止，孝养终身。年八十三，以无疾终。

徐澄（龚大钦撰《传》）字汪波，号秋岳，之凯之孙。少颖悟，经、史、子、集咸熟究之。尤有《左》癖，以为开秦汉大家之风力者此也。作文不尚时蹊。雍正乙卯，领乡荐，将选邑令，因亲老不忍就，闭门以翰墨自娱。骈语杂体而外，尤工于诗。隶书楷法，亦饶有晋风。

徐沐（王荣统撰《传》）字霖沧，号霁园，之凯孙。笃行能文。雍正乙卯，领乡荐。性恬退，家居教授，及门多掇巍科。与人言，淳

淳皆关名教。生平无疾言厉色，亦不阿世苟容，一时推为有道之士。

徐汧（嘉庆《县志》）字晋蕃，号柯亭。笃学有守。登乾隆辛酉孝廉。三赴礼闈，相国徐文穆公与大父之凯素有世谊，延为西席，则以亲老固辞。观察罗公举为龙邑山长。尝夜归省父，所得脩金，悉归父橐，畀所欲与，人有养志之称。父歿，逾再期，犹恋恋灵几哀毁不释。同人以公车北上，邀就大挑，泣云：“窀穸有日矣！”遂勿复劝，直迨部檄催选县尹，仍甘老林下，呈请内职，钦赐翰林院典籍，为儒林所重。

徐常纯（《王慕庭集》）字时熙，号质斋。乾隆丙辰，领乡荐。素性仁厚，嗜学不倦。为文，根柢经史，异采斑斓，一时俊彦多从之游。及秉铎余英，武康。耿介自持，惟以培育人材为务。卒于官，贫无以殓，学者泣悼焉。

徐常昇（嘉庆《县志》）字日升。郡庠生。笃志好学，博通经史。观察吕公观风，拔置冠军，以国士目之。邑有惠济仓，众输田租，为豪蠹侵夺。常昇首具讼牒，方得清业，其租息，分拨府、县两学。又浚府学泮池，皆其力也。

徐常易（范崇楷撰《传》）字绍羲。邑增生。幼颖悟，好读书，不问户外事。精研经史百家，尤工诗赋。惜年未五十，即卒。著述甚富，家窘不能梓行。

徐常恂（嘉庆《县志》）字思诚，号朴园。邑庠生。孝友性成，父敦喃疾，奉事药饵，衣不解带百有余日。歿时，哀毁几不欲生。友爱诸弟，终身怡怡。年八十三卒。

徐常懃（嘉庆《县志》）字思聪，号淡园。邑庠生。孝友肫挚，门庭蒿然。亲疾，与兄恂，昼夜侍汤药，焚疏乞代。性正直，好施与，解囊周急，不令人知。有仓在沐尘村，每岁杪，察村中贫者，以

米济之。卒年七十八。子崇奎，以孝廉令粤东，有德政。

徐常崧（王荣统撰《传》）字祝轩。有至性，重然诺。视从兄弟如同怀。其有志功名及无力营生者，必为提携。饥施食，寒施棉，有见必为，毫无德色。治家严整，有乃祖日励遗风。

徐浩（嘉庆《县志》）字养正。邑庠生。兄弟四人，浩居长，绍承先绪，诱掖群季，俾克成立。居家勤俭，扩充祖业，毫末不以自私一堂，因是和睦焉。

徐常谦（范崇楷撰《传》）字德光。太学生。兄浩歿，常谦承兄志，建祠宇，置祀田，因其业而光大之。兄无子，遗一女。常谦初仅一子，即以继之，并为兄女择嘉耦。四弟早世，抚侄辈如所生。乾隆十六年岁饥，出赀运米，减价平粜。后岁又饥，亦如之。

徐钟郎（《王慕庭集》）字尔良，号南村。拔贡生。学邃名噪，教人循循善诱，英俊多从之游。著有《诗韵诀》、《孟子论文》行世。

朱遵（《洋口朱氏谱》）字可式，号可亭。雍正二年，举孝廉方正。历仕有声。未详其地。寻称疾辞归。有《可可亭诗集》，长白傅鼐赠序，其警句有“丹诏蒲轮三征不起，芝房药里多病为辞，使者闻鸾啸之音，处士洁鸿飞之操，一竿钩雪尤坚濮水之盟，千里乘舟偶动剡溪之兴”云云。

程世章（林明伦撰《传》）字翼浩。好读书，立节概。时，邑有限年埠头之累，商民苦之。世章陈于邑宰，除其弊。有老友某病且死，托以后事，为谋其葬，抚其孤。西安司训许公歿，家赤贫，为斂金以殡。学使举优行，以贫且老辞。

程世泰（费士桂撰《传》）字际亨，号诚庵。候选州判。性孝友，幼即先意承志，得父母欢。生平轻财好施，凡地方善举，动以千金勿吝也。居家，笃刑于敦义方，遇事知义敢任，亲党恒倚赖之。

刘彭年（费士桂撰《传》）字周祚，号存斋。岁贡生。兆元孙。

刚方尚义，有祖风。其接理乐丰仓、浮石航诸务，征发不足，辄益以己贖。尤豪于诗文，精书法。郡伯张公濬延主正谊讲席，从游接踵。寻补建德司训。著有《知非集》、《冷署偶存》。

刘炎（汪元望撰《传》）字赤因，号花谷。幼侍父侧，闻父所欲行善事，默识之。及长，每举一善行，必悬父像，书颠末告之。乾隆辛未，兄汝霖以散賑致疾，尚无嗣。俟愈，力劝置妾，生一子。未几，兄歿，抚如己子。生平捐置义冢，代族人赎祀田，倡修拱辰桥、石室渡。或请勒石，答曰：“吾以父贖成父志，非沽名也。”刘氏多孝义士，自希闵以下，历士俊、彭年，至炎已八叶，其继述未艾云。

刘云蒸（嘉庆《县志》）字霖若，号雨亭，彭年族人。弱冠游庠。失怙恃，以弟妹幼，综理家政，兼习贾。弟复蚤逝，抚孤成立，并为弟媳请旌。性乐善，拱辰桥圯，工费不贖，协力重建，行旅赖之。

徐栋（嘉庆《县志》）字联云，号敬亭。增贡生。少岐嶷，有文名。郡学费丹林、同里郑竹坪，咸相器重。数蹇屡蹶场屋。性孝友，推祖居让弟，而已卜邻隘巷中，径草窗尘，怡然自适。父母俱高寿，颐养愉愉，出入必躬扶持之。妹适郑，贫，疾笃，出贖疗治数年始愈。年八十二，夫妇齐眉。一旦，言笑自若，整襟坐逝。

徐秉奎（叶闻性《汇伏潭记》）鸡鸣山下有潭曰汇伏，适当东迹合流，水势螺旋。舟行过此，少不慎，即沉溺。秉奎悯之，募善泅者视其浅深广狭，捐千金为精卫之填，三阅月始藏事，行人安济无恙。又尝造鸡鸣渡船，并出租谷，以资工食焉。秉奎，字斗初。东乡人。

徐树槐（费淳撰《墓志》）字植三，号石锦。贡生。西峰人。天性惇笃，友爱二弟，怡怡无间言。弟歿，公衿辛如失左右手，教育诸侄过于其子。所有手扩新业，毫末不敢私。群季成立，而后分财

产，择其尤善者畀之。为人慷慨好施。乾隆十六年，岁大侵，山谷穷民采白芝泥以食，每得奇疾。公出粟赈饥，全活无算。亲见七代五世同堂，奉旨赐建七叶衍祥坊。

陈明俊（嘉庆《县志》）字越千。幼失怙恃，事继母如所生。闽变后，祠宇邱墟，明俊振兴之。又尝鬻己产以勸公举，邑侯任之俊旌之曰太邱遗范。

王应秩（叶闻性撰《传》）字西成，号叙斋。幼孤苦，好读书，不知理家人产。弱冠游庠。或延为塾师，辞曰：“六经尚未淹贯，敢误人子弟耶？”终日面壁精研，绝不为境累。下笔必自辟涂径，非经史语不道，士林以师范称之。

王敬（柯煜撰《传》）字子肃。性爽直，刻志读书。时，入学仅四名，子肃与焉。甘贫自守，以砚耕为业。从游有窘迫者，不受脩脯，且周恤以成其学。年六十余，始食饩。八十，应明经。后数年疾作，集亲朋谈笑而逝。

郑炎（嘉庆《县志》）字师臣，号燮庵。议叙州判。生平乐施好礼，见义勇为。邑中有兴作，急公恐后。协镇马璘器重之，每事相与咨画。一切善政，多所赞助。初，炎父自闽来衢，未携谱牒。后随父往闽，觅旧本谨录以归。又于金钟巷倡建宗祠，以祀先灵。尤笃信阴鹭格言，奉行袁了凡先生功过格，终身不衰。

按：公父士登公辑有《感应经图录》，见姚《志·艺文》。

郑光琮（杭世骏《道古堂集》）父文忠炎兄。不显君，字载黄。天性孤迥。为文，煦鲜荣而侈冷汰，探幽抉微，动中理解。江夏汪公视浙学，高其文，列名于黉序。时，方相诱为科举之学，君独治经史、爱玩古文辞，无间寝食。体素羸，病中骨髓，而志益厉。位不克扬，年不克寿，何憾哉！子万年，举进士。

郑光瑛（《王慕庭集》）字赤玉。号汝白，炎从子。幼孤好学，聪

颖绝伦，学以经史为本。而制艺，则以理胜，不尚才华。与杭堇浦遇于矮屋，剧谈终日常义，滔滔不绝，出闾，遂相订交。雍正丙午、丁卯，两中副车，士林悼其数奇。晚年秉铎景宁。（杭世骏《墓志铭》）高密家风，起追旷代。昆弟传经，俪名夏戴。博浪有椎，误击一再。宣铎雅峰，遗音尚在。

郑光璠（《两浙輶轩续录》）字绅玉，号兰波。光璠胞弟。西安岁贡。著《慎修堂诗稿》。（嘉庆《县志》）敦厚严正，以道自重，而尤笃于伦理。嗜古学，穷渺讨幽，时出奇见。晚宗汉儒，尝辑《五经逸注》十余卷，未脱稿而卒。孙烺、灏，俱孝廉。

郑光瑗（《两浙輶轩录》）字遽若，号磊岩。副贡生。乾隆甲子。著有《磊岩诗稿》。（《家传》）掌教太平府丽江书院，粤西名士多从之游。郡守查树亭尊礼之，时目为郭林宗。

按：公曾两娶于扬之江都，甘泉传有分支在扬。

郑万年（《两浙輶轩录》）字胜崧，号竹坪，西安人。乾隆己未进士。官左州知州。著《竹坪诗稿》。（申甫撰《行状》）君授修仁知县。始至，新学宫，广设义塾，聚生徒，躬自督课。贫者，给膏火，俾终其业。邑有桥通往来，久圯，君捐俸倡修，行旅便之。制府吴公达善以诗赠之云：良吏有心怜苦叶，小民胥口诵甘棠。调临桂。俗沿火葬，君反覆痛谕，犯者以盗冢论。开陡河地，故石穴，水势箭注。前令凿数年，功不就。君制水车，引水入沟渎使涸，石骨毕露，以火炙之，沃以醋，石皆绽裂，刊落若腐，人颂为神。逾月工竣，灌溉民田数千顷。民德之，立祠祀焉。迁左州知州。寻调黔西，以病告归。（《家传》）公历任修仁、博白、临桂诸县，又署永安、恭城两县，升左州知州。乾隆庚午、壬申、癸酉三科，广西乡试同考官。调贵州黔西州知州，兼署绥阳、桐梓两县。居官四十余年，所在有循声。解组归，依然寒素，孜孜讲学，以励后进。

郑万育（《两浙辘轳续录》）字时熙，号二酉。西安岁贡。著《霞外集》三卷。（嘉庆《县志》）才气超迈，好古文，下笔不拘绳墨，如高云下苍鹤。英俊时露，同学皆敛手避之。喜读秦汉书，闻有异本，躬访借钞，胝手瘃足，迄无宁夕。得意时，击桌狂赏，灯坠花穴帽不知也。晚年绝意仕进，以诗自误。子灏，辛酉举于乡。

王志雍（齐召南撰《传》）字正献，号敬山。孝友无间，举止端方，寡言笑，接人必以礼。为诸生，不屑作时艺。博通经史，研精性理诸书。居敬穷理，知行并进，孜孜弗懈。著《象数蒙求》，以启后学。作《廓如集》，以辟异端。居父丧，哀毁尽礼，学者比之刘因焉。侍郎李凤翥铭其墓曰：惇行三物，羽翼六经，盖笃行君子也。子荣统，举人。

王志和（陈大受撰《传》）字师洛，号潜溪。至性过人。年十八，父歿，哀毁如礼。事母尽孝，抚侄持家，培植根本。于宗祠、祖墓，尤加意焉。邻里有缓急，拯济之，无吝容。贫不能偿者，还其券。子荣绶，举人。

王志皋（申甫撰《传》）字次禹，号兰峰。邑庠生。待人敦厚，喜愠不形于色。日坐小斋，严课子侄。性好善，每遇耕种，时以谷贷农。秋成，听其自偿。行之数十年，乡人德之。

王荣统（《两浙辘轳续录》）字贯卿，号寅庵。乾隆丙辰举人。官鄞县教谕。（费淳撰《传略》）以孝廉借补嵊县训导，部推直隶肃宁令，调江西星子令，辞不就，改授鄞县教谕。性刚正，人不敢干以私。惟以甄拔真才、申黜学校为先务。训导某不守官箴，耻与同列，即解组归。多士祖帐邑门外，有泣下者。少孤，事孀母，先意承志，每夜必起问安。姊氏蚤寡，敬之若母。汲引后进，津津不倦。郡守甘士瑞题其室曰望重儒林。著有《四书集解》、《周易题旨》、《左传纂要》、《古文选》。

王荣绶（《两浙輶轩续录》）字紫卿，号若庵。乾隆戊午举人。著《若庵文集》。（嘉庆《县志》）幼颖异，博涉经史，下笔辄如泉注。乾隆戊午，登乡荐。后以父老不就选，侍奉之暇，益肆力于古文，士林多就正焉。

王荣紘（嘉庆《县志》）字度青，号慎庵。乾隆辛未岁贡，补国子监教习，授诸暨司训。性耿介，不受馈遗。暨邑大水，岁饥，奉檄勘灾，申详无隐，屡干驳斥。钦差四公达廉知其情，专委赈济，阖邑腾欢，歌诗纪德。及告归，破书之外无他物，人莫不颂其廉。

王荣缙（桑经邦撰《传》）字子绅，号玉林。邑庠生。侍母疾，不就寝者数月。居父丧，朝夕痛泣，目几瞽。生平嗜读，老而忘倦。性端重，接人以礼，独处无惰容。卒年九十四。

王登贤（《两浙輶轩续录》）字其秀，号慕庭，西安岁贡。（陈万青撰《传》）博学能文，尤工韵语。随父荣统宦游，督课诸弟，友爱备至。父病，五阅月衣不解带，吁天请代。及歿，哀毁，居庐三年，茹素。会遭疾，亲知引《礼经》“五十不致毁，有疾则饮酒食肉”为劝，泣不从。终禫而后复初，遇讳日必泣奠如初丧，因号慕庭。远祖墓圯，弃产独修。族有急难，力为扶持。他如惜字施绵、舍棺掩骼，敦行不怠。著有《慕庭文集》、《阴鹭文彝训》。

王登贄（史致光撰《传》）字汝襄，号雁汀，一号福庭，登贤弟。乾隆丁酉拔贡，留京，充四库馆校书。七年，议叙授江西布政司理问，借补安仁县丞。历署广丰、新淦、临川、余干、泰和、安仁县令，勤劳纪绩。推升滇南新兴知州，抚蛮獠，绥士民，慈爱宽和，人以佛爷称之。费筠浦、章桐门两公，皆布衣交。致仕家居，从不干谒。寿七十有六。歿之日，家无余积。

王登履（《两浙輶轩续录》）字步青，西安人。（《家传》）一字素占，号竹人，荣绶子。四龄失怙，发愤读书，由邑庠贡成均。为

人慷慨好施。下坦庄有田租二千斛，独置新斛小二升，岁歉贷谷与人，有困穷者不索其偿，有祖父风。家虽中落，勿恤也。

徐崇熙（《两浙轺轩续录》）字敬侯，西安人。乾隆丙辰进士。官直隶丰润知县。著《琴余闲咏》。（嘉庆《县志》）幼倜傥，鄙章句。旋为同里生激之，下帷一年即首选入泮。所为诗、古文词，握管立就。副都御史江都申公、大中丞桐城方公，咸器重之。雍正己酉，拔贡，补教习。乙卯，试京兆获隽。乾隆丙辰，联捷。历任直隶正定、丰润知县，所在皆有廉声。

徐崇奎（《两浙轺轩录补遗》）字吉光，号晴江，一号晴川。乾隆戊子举人。官广东揭阳知县。陈传经曰：“晴江官粤东，抚字之余，不废吟咏。著有《梦化书屋诗钞》，今从其婿龚春帆孝廉访得之。”（许祖京撰《传》）初知广东始兴县，事有循声，上官器重之。调揭阳，素称繁剧，综理裕如，遇命盗案，虚心研鞫，不事刑求，卒能廉得其状。榕江书院绌于经费，为捐廉千六百缗，膏火从优，士林称惠，立有碑记。他如均徭役，建桥渡，除虎患，善绩难更仆数。封君迎养在署，公暇凡可以博亲欢者，靡弗周至。性挥霍，有余尽推以周亲，故在粤十年，以卓异候升。寻卒，归装萧瑟。年仅四十余。封翁尚在，未几，亦以痛子亡。

徐崇燭（《两浙轺轩续录》）字西河，西安人。乾隆辛卯举人。官江苏甘泉知县。著《莲湖诗草》。（朱文藻《跋》）西河秉铎丽水，擢宰阜宁，调摄东台、甘泉、泰州，士民爱戴，所至皆以文学饰吏治。（顾仙根《序》）先生吟咏自娱，不事雕琢。尝蓄一鹤，之任必以随。每当视事公庭，胥吏错立，鹤亦参差其中。逸韵高风，抑可想见。

徐崇浩（《两浙轺轩续录》）字充宇，号养庵，西安恩贡生。（叶日葵撰《传》）性严重，好宋儒学，精性理诸书。尤笃于孝，侍父

母疾，寝食俱废。居丧，哀毁尽礼。为弟妹婚嫁，务从其厚，以承父志。抚孤侄如己子，戚党咸矜式之。（冯世科《树根园笔记》）养庵诗不假斧斤，自然削合，而气如阳春展布，时复一新。

徐崇印（戴敦元撰《传》）字国章，性聪颖，好读书，尤喜行善事。人有极贫未能举炊者告即慨赠之。惜蚤卒，未博一衿，人多悼其数奇云。

徐正仁（《王慕庭集》）字健行，号右斋。以明经补乐清司训，修学宫，教乐舞，礼乐一时称盛。王梅溪墓圯，后人贫无能修，正仁慨然出资为营修之。并筑郭外大堤七里，民颂其德。训诸生以孝悌，乐之人士多薰其德而善良者。子明昶，辛卯副贡。自幼通经。

徐明极（《两浙辘轳录补遗》）字静符，西安监生。生平刻苦自励，博涉经史，见异书必手自录，尤工韵语。当湖陆太史奎勋序其集。（《树根园笔记》）明极子一燿，字匠文。邑廪生。嗜学能文，惜早赍志卒。陈圣泽曰：善鼓琴。

徐明昶（《两浙辘轳续录》）字采朝，西安人。乾隆辛卯副贡。著《蓉菊园诗稿》。（陈圣泽《诗序》）采朝淹贯经史，工诗文，有八叉风。所著《诗经析义》外，又有《蓉菊园诗稿》若干卷，率以道性情。

郑国栋（嘉庆《县志》）字亦青，号湘潭。雍正癸卯拔贡。授嵯县教谕。清介自守，不妄交游。耽研经籍，与及门口讲指画，娓娓忘倦。诗文千言立就，自出机杼。子鸿达、鹏飞，皆有父风，鹏尤克承诗学。

郑泰瞻（嘉庆《县志》）字岱青，号春山。邑庠生。世居谷口。负卓犖才，好读书，入成均后，遂志在高隐，不复入城市。课子督耕，著述自乐。与同邑詹文焕友善。文焕尝称其修道守默，有谷口郑子真之风。

詹宏声（吴元会撰《传》）字思行。性孝友，工书法。三岁失怙。稍长，事毫祖孀母，备得欢心。从父文焕，由中书擢工部主事，历著廉介，年老致仕。宏声知其莫为归计，遂往苏，护其三丧以归。至周恤亲族，更为绪余。子瑞龙，廕封修职郎；次瑞凤，庚午举人；孙日耀，议叙训导。

按：瑞凤，姚《志·选举》载：十五年寿榜钦赐举人。

詹瑞龙（《中河詹氏谱》）宏声子。出己货购弟瑞凤居宅，鼎建宗祠，并置田五亩，供祭享。季弟瑞鳌不善治生，析产后，家中落，衣履薪米随所取给弗吝。以太学生膺廕封。寿八十五。

詹瑞修（嘉庆《县志》）字景欧。束发颖悟，贫不能就外傅，听读于堂塾。家无书史，昼夜借录研磨。弱冠，举茂才，旋食飨，名噪一时。父病，侍汤药，勤苦两阅月。父疾瘳，而身自劳不起，论者悲之。

陈圣洛（《两浙辘轳续录》）字二川。晚号且翁。西安诸生。著《桐炭集》、《候虫集》。（费淳撰《传》）人品高洁。与季弟圣泽、宗陈一夔，同负诗名，君尤秀出，皆有著作。君独鉴子云少作之悔，不轻付剞劂，盖其慎也。所居菱湖草堂，一邱一壑，俱手自措置，不减云林画意。与游皆当世名士。家藏图史甚富，终日坐拥百城，赋物怀人，不问户外事。月白风清时，或抚焦桐以适志。善投壶，尝出新意为天壶，剝椽竹为筒，加髹漆焉，高一身，有咫矢仰投而入，余韵铿然，亦一时雅制也。手定诗文稿若干卷，率清丽芊绵，渊雅可诵。

陈圣泽（《两浙辘轳录》）字云罟，别号橘洲。西安人。著《橘洲近稿》四卷。（龚渭撰《传》）橘洲幼孤服贾。年二十四，复折节读书，精研经传，抉奥钩元，诗学韩、杜，而出以柔脆之笔，面目一新，为一时吟坛指南，名动公卿，户外多长者车辙。橘洲啸歌山满

楼上，惟以著书自乐，有《读易记》、《诗经集说》、《读杜解》及诗稿。

陈一夔（《两浙辘轳录》）字赏侯，别号二石。西安人。著《二石近稿》二卷。（郑烺《序》）先生弱冠游庠食饩，天姿豪迈，读书肆力于古。善骑射，工击剑。自谓纡青拖紫如拾芥耳，乃屡困场屋。于是，徜徉山水，寄托琴樽。以其磊落抑塞之奇气、浩荡凌轹之奇才，发而为诗。费淳为先生《传》谓：掌教山西猗氏书院数年，歿于临晋县。

陈朴（费淳《二陈诗序》）庚午夏，西邑重修志乘，云崕仲子继华与焉。因同人征序于予，并以二陈诗稿嘱为点定。余挑灯额诵，数十年心藏心写之故人，宛然得之覩面。（王藩撰《传略》）字顺则，圣泽次子。年十三失怙，兄早世，奉嫡母、生母以孝闻。事寡嫂、抚孤侄无间言。能读父书，精医理，肆力于经史古文，不应试。嘉庆庚午，襄修邑志。郡东至圣家庙栋宇倾圮，心焉伤之，因采史鉴及各家文集百余种，辑为《家庙志》二卷。又搜采群书，辑《赵清献、徐忠壮二公祠墓录》二卷。各当道见之称赏，因为之倡捐修建。后又辑《思孟年谱》一卷，考证精核。其医理，根本《素问》、《难经》及陶弘景、张仲景、李士材、朱丹溪诸家，按脉切理，洞见脏腑，治活多人，并不望报，四方多德之。道光丙午卒，年八十一。

冯世魁（《两浙辘轳续录》）字冠五，西安人。著《听莺亭集》。（郑万育撰《行述》）冯子冠五，不羁才也。性落落，利无所动。乐菱湖风景，移家就之，构亭于别圃，颜曰听莺。每当白云初晴时，二三知己嘯咏其间，水色山光，爽人眉宇，未尝不徘徊久之也。

冯世科（嘉庆《县志》）字一登，号鹿岩。乾隆甲寅恩贡。文行与兄魁、弟甲齐名。庚寅举优行，丁内艰不获竟试，乃课徒授业，得郑烺、宋藩辈，皆由选俊登贤书。家近菱湖，邱园半亩，手栽奇树百十盆。书画余闲，辄采树根制文玩，各镌以铭，四座轮囷满目，人

因呼树根先生。著有《树根园笔记》四卷。（杨幹《蓉泉漫录》）三衢冯鹿岩工棒书及楷法，兼善写兰。与人交，有真意。尝作《自鉴图》，其题后略云：言笑休强，为灵明须静守。吁嗟，镜中人面目勿含垢。观此足以知其人矣。

文正（《两浙輶轩续录》）字圣维。西安诸生。著《圣维诗稿》二卷。（潘衍桐《缉雅堂诗话》）圣维为文山先生后裔，好诗歌，苦思不少辍赏，语人曰：“吾将呕出心肝不悔也。”殆昌谷之流亚欤？

章典（《两浙輶轩续录》）字天叙。号石渠，又号玉亭。西安廪生。著《玉亭诗草》。（嘉庆《县志》）天叙学醇品粹。自幼得咯血疾，下阘增剧，未乡荐，遽赍志以歿。费筠圃相国尝师事之。（徐明昶《序》）菱湖所结同社诸友，才称敏捷，响答诗筒者，还让天叙。惜不永年，遗诗数十首，略为编次，以存其人。（龚士范《跋》）天叙性好释典，每至名山古刹，方外谈禅，辄低回不忍去，多留诗以资纪念云。

盛永亨（嘉庆《县志》）字遂贞，《菱社稿》遂作遵。号葛湖。岁贡生。为人豪迈，无脂韦之态。训诫子弟且读且耕，不少假以辞色。设科授徒，户外之屦恒满。立法以道德为先，文艺为后。及门率皆恂恂儒雅，不问而知为安定弟子也。

程遥（嘉庆《县志》）玫子，字阳初，号补斋。博学能文。乾隆戊午，举于乡。壬戌，会试，拔取明通。初任天台教谕，与少宗伯齐息园称莫逆交。继任分水司训，掌教兰溪书院，名士多出其门，学者奉以为式。

王绍羲（陈圣泽撰《传》）字轩如，号墨庄。家贫力学，寒暑无间。性孝友，不与宴会，曰：“甘旨未备，而身自燕，乐不忍也。”母嗜糟鱼。母歿，见糟鱼必血下。居丧三年，未尝见齿。由选拔乾隆癸酉。登贤书。乙酉。其文多脍炙人口。

张涟（《两浙辘轳续录》）字维清，号筠庄，西安人。乾隆庚子进士。官陕西保安知县。著《筠庄诗草》。（《西安怀旧录》）筠庄先授陕西武功知县，以亲老告归。服阙后，改授保安。在任数年，以儒术饰吏治，刚直有为，胥吏惮之。

按：姚《志》载：涟推升直隶宣化府保安州知州，未赴任而卒。考之家乘，初任武功知县，调保安知县，署西安府五郎同知，又调安康知县，署耀州知州，与《志》不同，必有一误。

叶闻性（《两浙辘轳录补遗》）字逢原，一字竹巢，西安人。乾隆辛酉科拔贡生。著有《自娱集》。华日南曰：竹巢性敦厚，好施与。少从钱塘费丹林先生游，后膺选拔入都，以母老归养。所著《自娱集》，费筠圃制府为之作序。

叶日葵（《两浙辘轳续录》）字鹤仙，一作鹤轩。西安人。乾隆乙酉拔贡。著《焚余集》。（徐崇炯《序》）鹤仙家贫嗜学，以实行课徒，贫者不受脩脯。乾隆乙酉，膺选拔。己丑，文庙会释奠献诗，于大司成陆首以葵卷进。晚年归里，主讲鹿鸣书院，多士依之。著述遭回录，掇诗得数十篇，名曰《焚余集》。

叶元勋（《王慕庭集》）字圣功，号灏江。附贡生。任泰州宁乡司巡检，创义塾以化民，捐义冢以掩骼。乾隆三十一年，泰州旱，大吏乘舟亲勘禾不成灾，勋泣陈河内遍地皆赤土，力请登舆实验给赈，民赖以苏。每遇冰冻，贫民艰于生计，勋济以棉米，俾获安全。在任十八载，囊无长物，卒于任。民颂其德，有云：居官不改酸寒味，依旧三餐咬菜根。

龚墟（嘉庆《县志》）字秀钟，号拙翁。乾隆壬申恩贡。学术淹通。性情肫挚，好施予，常周亲族之急。其贫不能嫁娶者，尤乐与赞成之。家贲本腴，以仗义疏财，不治生产，遂中落，然慷慨自若。病剧时，遗嘱曰：“吾贫窶无怨，惟愿子孙存心忠厚、读书成名

而已。”嗣后，科第不绝，人以为积德之报。

龚岭（《两浙辘轩续录》）字衢皋，号峙庵，西安人。（嘉庆《县志》）性孝友。读书不屑章句，工真草书，得钟、王笔意。生平温恭朴厚，善气迎人，见者如饮醇醪，怡然相悦，谊尤笃桑梓。如中埠渡船、闹桥石梁，皆独捐巨金。其他浚河、修学，见义首倡，未尝有吝容。子大鳌，善继家声；孙元礼，由拔贡、举人入仕。

龚大锐（《两浙辘轩录补遗》）字君怀，一字鹿苹。西安贡生。官嘉兴训导。（戴殿泗撰《传》）少擅才华，司文枋者每以国士目之，顾数奇于一第。性情潇洒拔俗，爱武林多佳山水，因僦居焉。日与名流衔杯赋诗，犹见前贤风度。晚年，司铎嘉禾，课士有方，人文蔚然日盛。著有《倚云楼稿》。

龚大钦（《两浙辘轩录补遗》）字惟昊，西安人。乾隆癸酉拔贡生。戊子，副榜。（费淳撰《传》）号诚斋。胸罗积轴，兴酣落笔，光采陆离。与兄大锐、弟大钺，时有三珠之目。癸酉，膺选拔。戊子，闱卷已获隽，旋置副车，士林惜焉。教育生徒，皆成令器，龚进士渭、范孝廉崇楷，其尤著也。著《诚斋诗稿》。

龚大钺（《两浙辘轩续录》）字品先，号兰契，西安人。乾隆乙酉拔贡。著《兰契集》。（陈传经撰《传》）幼娴庭训，笃于孺慕。友爱同怀，有姜肱大被风。庚午，应秋试，闻母病剧，星夜归棹，沿江祷吁。比至，已盖棺，擗踊号恸，绝而复苏者数四。终丧茹素，毁瘠至骨。每岁时祭奠，泪涔涔下。其行五戚，党称五孝子。性嗜学，经史校讎，寒暑不辍。窈东皋先生《都门赠行》诗有云：千顷叔度波，累席戴凭学。蓼莪咸废吟，至性挽颓薄。盖纪实也。仲子藻，长孙士范，相继登贤书，瓣香之留贻远矣。此《传》、《墓谱》作国子监祭酒蒋祥墀题。

龚大鳌（嘉庆《县志》）字学坡，号警堂。邑庠生。居心谨厚，

敦善行，重师儒。暇则博观经史，尤有义方。冢嗣渭，乾隆辛卯、壬辰联捷成进士，受诰封。

龚大录（嘉庆《县志》）字隼业，号麓岩。乾隆壬辰恩贡。苦志励学，卓有文名。六荐未售，遂赍志歿，人共惜之。

龚大整亦作整。（《龚氏家传》）字巨山。少年绩学，工诗文。以兄早卒、父年高，不就仕，援例以州司马候铨。家素封，俭于自奉，而勇于为义，有祖父风。凡邑中圣庙、学宫诸举，无不首倡。嘉庆修志，尤慨捐巨贖。长子元礼，选拔，中京兆，试历部曹，外任汉黄德道，迎养之任。元礼之所措施，悉皆秉义方之训行之。

余思濂（《两浙辘轳续录》）字毅堂，西安人。（文宁撰《传》）素性方严，居无惰容，出必衣冠峻整，虽盛暑不废。顾处众以和，同室有操戈者弗与校，以旁无昆弟弱龄，即持门户。父元镇见前。好施与，家渐蹙。公节俭自守，思所以立身报亲者惟学，于书无所不读，为文握管立就，辄如宿构。子三：长之枻，次之楫，三之枢，皆得其传。

余之枻（《两浙辘轳录补遗》）字继南，号敬斋。西安岁贡生。官温州府学训导。陈传经曰：“敬斋先生博学工文。”司铎东瓯，半载乞归，闭户著书，手不释卷。尤喜吟咏，惜稿尽散佚。子朗山铨部，亦有诗名。（阮元撰《传》）幼颖悟，善读书。为文，即有条理。弱冠，蜚声庠序。授徒奉甘旨，愉愉色养。两弟早世，抚侄如子。公煦人以和，人亦不忍欺。义之所在，独毅然为之。家有旧祠卑隘，父思濂公尝欲新之，公承遗志，积劳苦十二年以成之。家事一任之弟，复委之侄。公唯耽经史，行文清和纯粹，望而知为有道之士。年八十四，卒。

余之枢（《两浙辘轳续录》）字建南，号懋斋。西安廪生。（徐汧撰《传》）建南笃志嗜学，不少懈。虽漏沉灯炮，诵咏自若。为

人谦退自处，存心恺悌，亲疏远近翕然称之。（嘉庆《县志》）生有异质，淹贯五经，手录评注成尺许，藏篋中，见者辄叹其说理沉邃。年四十五，得羸疾终。

余本基（徐崇炯撰《传》）字肇周，秉躬端恇，大节克敦，训诸子以义方，里人莫不敬之重之。乾隆间，公举乡饮宾。

余本忱（费淳撰《传》）字信芳，号朴园。先大父丹林公之高足弟子也。司训安吉，时苜蓿之斋久废，先生至，蹙然曰：“官无署，非制也。”遂捐清俸，手葺数楹。数年引疾归，以诗为事，并嗜类书，借阅无虚日。

余本敦（《两浙辘轳续录》）字上民，号立亭，一号朗山，西安人。嘉庆己未进士。官至内阁侍读学士。著《朗山诗集》。（姚文田撰《传》）原名为本焯，殿试榜更名敦。少英慧，七龄能属文。年十一，出试即冠军。旋食饷，声名藉藉，益自奋，闭户数年，著有《礼记直解》、《周官详节》、《图书纂要》、《观史摘编》等稿。丙午，举于乡。己未，成进士。既授职，陈情乞养家居，馆谷佐甘旨。从游之士，一经讲画，蔚然改观。（戴敦元《续传》）先生分部铨曹，即乞终养。母卒后，赴部，矢公矢慎，充会典总纂官，悉心探讨。既成，升监察御史，历福建、京畿道，奏乡会试外帘滋弊、除衙蠹积弊、参监督玩视仓廩、问官擅用非刑等折。戊寅，典试湖北，精心衡拔。嗣因全漕告成，积劳成疾。升内阁侍读学士。假归数载，歿没家。

余本然（《两浙辘轳续录》）字维质，号古愚，西安人。著《古愚杂咏》。（王世英撰《传》）古愚早失怙恃，事诸兄唯谨。为诸生，学问渊博，尤嗜古，著诗赋有齐梁风。尝采古今忠义、孝悌、贞烈所作诗草，手录成帙，惜未及编次而终。

余本煦（《西安怀旧录》）字公和，号春台。本敦从弟，极相友爱，尝师事之。本敦以文名，本煦以字名。杨世英曰：“嘉庆己巳，

监修文庙，本学廩生余本煦书宫墙数仞四字，远近见者多钩勒而去。”孔毓芝曰：“嘉庆辛未修志，网罗散佚，春台之力居多。”（《花月庐笔记》）春台书法绝类董香光，名重一时，断简零纨亦竞宝贵。

余时霖（郑清彦撰《传》）字景说，号沛然。少好读书，蜚声庠序。终岁谈经不真，下笔千言，时人目为才子。然不似俗儒之有文而无行也。奉双亲，敬养兼至，后事孀母尤谨，昆弟怡怡，得堂上欢。

余时霖（蒋师燊撰《传》）字天润，号玉田。笃于天伦，孝养不懈。同怀四，玉田居季，而俱有文名，时称上余四隼云。弱冠，受知督学李公。旋即食饩。乾隆己亥，登贤书。主司初拟元，因与予同经，屈第九，予甚赧焉。当秋闱报捷，举家称快。玉田独悲喜交集，以尊翁未获亲见为歉。此其孝之最著者。庚子，同北上，予忝馆选，送玉田南旋，含涕而别。次年，余掌教正谊书院，樽酒论文，重联旧好。方谓良晤正复不少，不意是秋即捐馆舍。斯才也，斯命也，天道杳难知哉！

余时中（《西安怀旧录》）字可权，号印川。乾隆丙午举人，拣选知县。吴城曰：“外祖可权公经术湛深，和蔼有春气。予束发时，犹获亲炙之，受益不少。”

余凤喈（《两浙轺轩续录》）字鸣鹓，一字伯吹，号梧冈，西安人。嘉庆甲戌进士。官户部员外郎。著《梧冈剩草》。（何凌汉撰《传》）伯吹，原名时堦，后改今名，为朗山阁学长子。嘉庆甲子，中式北闈，时年甫弱冠。甲戌，成进士。总裁章桐门相国赏其文，以为得方孟旋衣钵。揭晓，果西安人。以庶吉士选习清书，充武英殿纂修官，改户部主事，擢员外郎。阁学卒，闻讣奔丧，哀毁不起，人咸惜之。

范大绅（齐召南撰《传》）字公垂。邑庠生。素性恬淡，慕古

自淑。尝读书于白云山房，不求仕进。遇里中贫乏者，量力以济，岁时施榘舍药，月旦高之，举乡饮宾。

范珽（《两浙輶轩续录》）字亦萧，号石潭。西安诸生。（费淳撰《传》）石潭少有文名，事亲孝，友爱季弟，析财有许武之风。淡于仕进，暇则寄情吟咏，以抒写性灵，风格与晚唐相近。著有《石潭集》。

范瑛（梁同书撰《传》）字英玉。性敦笃，与物无忤。潜心经史，门无杂宾。遇岁歉，出粟平粜，以贍闾里。贡成均，因亲老归省，以嘉言懿行称于乡。

范钟铨（姚鼐撰《传》）字君选，号石林。邑庠生。性仁慈，喜汲引后进，周亲族，恤孤寡，施絮舍棺，掩骼埋骹，终身行之无倦容。举乡饮介宾。著有《修省编》、《渡世津梁》行世。

范钟选（戴敦元撰《传》）字士昇。家素封，慷慨仗义，亲串有急难，厚施而不望其报。尤尊礼邑中名士。其贫者，饥则食之，寒则衣之，婚死殡葬助之。岁饥，倡捐运米平粜，赖以全活者甚众。

范钟霞（王杰撰《传》）字若云，号晓亭。太学生。立身行己，动以礼法相绳，尤敬爱读书。遇贤士大夫，必倾心结纳之。居恒待寡嫂有义，抚孤侄以恩。人有急难，虽力不能济，必不虚其所请，乡党称惠焉。孙崇楷，历仕有政绩。

范德元（陈传经撰《传》）字砥升，号雨麓。邑庠生。凡事敬承先志，友爱诸弟，抚孤侄如子。见贫苦亲邻，时多温恤。尝训其子曰：“能于利字上看破一分，损己无几，而人受惠多矣。”郡守明禄以继武麦舟匾旌之。子崇纯。

范德宗（王登赞撰《传》）字孟传。孝友性成，父母相继患疾，宗昼夜扶持，克尽子职。兄耄年多疾，宗亦五十余，终夜侍药，疾愈乃已。待亲族，悉从仁厚，有范氏家风。

范德仁（钱楷撰《传》）字静涵，号铭田。太学生。植躬醇谨，崇实黜华。尝捐金葺宗祠，又捐己田以益祀产。玉成诸子，厚币聘名师教读焉。子崇楷。

范崇楷（《两浙辘轳续录》）字式之，号退樵，西安人。乾隆癸卯举人。官福建宁德知县。著《锄药集》四卷。（《西安怀旧录》）崇楷别号锄药山人。历任长乐、漳平、安溪、宁德知县，俱有政绩。晚年解组，督课子弟，殷殷不倦。嘉庆修志，多出其手。（余本敦《序》）退樵才气隽爽，视天下无难事，其于诗也亦然。生平唱酬，兴到笔随，取适性情而止。宦游后，风格一变，为砰宏，为沉拔，为峭刻，为雄深，为谲宕奇伟，要皆自在流出，不假樵刻，而忧民勤政之意，无不吐露行间。

范崇模（《两浙辘轳续录》）字法周，号琢堂。西安廩生。（廖金城撰《传》）琢堂性孝友，师事伯兄崇楷，祇敬之若严父，为人恂恂儒雅。无他嗜好，惟沉潜文史以自娱。阮芸台学使校士衢郡，奇其文，疑为老宿。及覆试，乃弱冠少年，益器之，以优行咨部，由是文誉日隆。著有《琢堂诗集》二卷、《日记》二卷。

范崇治（《两浙辘轳续录》）字崧平，西安诸生。（《西安怀旧录》）崧平，一字廷均，号敬斋。与弟崇沛、崇泮齐名。昆季七人，治最居长，有友于之风。

范崇凯（《西安怀旧录》）原名崇泮，字思乐，号西岩，崇治弟。怡怡一室，联灯共墨，互相切磋。西岩，其最少也，受训于诸兄。甲辰南巡召试，西岩与焉。时年才二十。文名书法，并重一时。后以辛酉拔贡分陕，候补直隶州判，以官为家，子孙不复归乡里。

汪联琬（陶士横撰《传》）字若蘧，号少华。候选州同。居乡多厚德，尝售叶姓宅，改造日有藏金二百瘞柱下，盖其先人用以镇宅者，公召原主还之。其他善行，不可枚举。年九十二，无疾而卒。

汪致高（《两浙轺轩续录》）字泰峰，号亦园，亦，一作逸。西安人。考授州同。著《亦园诗稿》。（申甫撰《行述》）孝友性成，姿极聪颖，尤工诗。有《亦园稿》行世。生平不佞佛，易箴时，戒子彭彬弗用浮屠法，士论高之。

汪彭彬（嘉庆《县志》）字维存，号慎轩。太学生。性孝友，父歿，哀毁骨立。时，祖联琬年八十有七，朝朝奉事不少懈。抚恤诸弟独任，公用银千有余两，以致家道日落，终无悔言。

毛大经（嘉庆《县志》）乾隆丙子武举，辛巳进士。以侍卫授云南游击。三十一年正月，率兵堵杀莽匪于整控江口。八月，讨缅甸，调守虎踞关。十一月，赴援铁壁关。三十二年正月，进军孟卯江。缅甸结阵以待，天经驰入奋呼，手歼渠魁，斩首千余级，大军乘胜追击，贼沿河脱逃。正窘迫间，军中炮炸，震若轰雷，士卒出不意，惊溃。贼聚众反攻，大经横当贼锋不少却。突围出，误陷泥泞，贼畏其勇，遥射不敢近，飞矢雨集，马蹶身仆，贼以标枪刺之中肋，犹跃起格杀数人，肠裂而死，年三十四。事闻，恩予祭葬，子家信荫卫千总，后嗣恩骑尉世袭罔替。

吉兆（嘉庆《县志》）衢州镇标左营外委。乾隆五十二年，因剿台匪阵亡，恩予祭葬，入昭忠祠。子元志世袭云骑尉。又同时调台征兵。余声闻、张景先、王洪桥、徐大发、赵金魁、李国龙、江云德、余桂林、范民安、汪荣高、冯得龙、邵庆云、朱得高等皆阵亡，一体从祀。

严中恩（范崇楷撰《传》）字克湛，号紫溪。邑庠生。持家整肃，生平言笑不苟，虽独居，必正襟危坐，无间寒暑。村中有行窃者，为人所获，哀告曰：“宁受官法笞杖，不可使严克湛知。”真有古人王彦方之风。

张青选（嘉庆《县志》）字万中。郡廩生。好学工文，试辄褒

然冠首。事亲孝，父远出山左，久不返，岁资馆谷往省之。奉母膳，非甘旨不敢进，行止必亲自扶持。为人诚笃谦和，见者心折。

王贞吉（嘉庆《县志》）字鸣谦。邑庠生。性耿介，笔耕为业，此外一无所取。后以母迈，不出就馆，晨昏侍奉，略无惰容。母歿，哀毁过甚。终丧，一疾不起，里人多悲悼之。

余一成（嘉庆《县志》）字则明，号介庵。邑庠生。居恒训子弟严肃，常以讼则终凶为戒，人皆感化。

朱兴诗（嘉庆《县志》）字正思。邑庠生。事继母尽孝。性正直，人不敢干以私。而于睦姻任恤，罔不周至。家范极肃，八十余口同爨，内外无间言。

杨隆春（程光潜撰《传》）字占吉。邑廩生。工诗文。乾隆辛酉入闈，房师徐极赏其文，以元呈荐主司，列之魁。徐必欲置元，力争转失。自是绝意进取，益力于古文，键户著书，汲引后学。

郑常椿（嘉庆《县志》）字轶千。岁贡生。善属文，试辄冠军。久为宗工赏识，每一艺出，人争传诵之，纸贵一时。游其门者，胥成令器。虽屡蹶科场，士林犹视为矜式。

叶炳崧（嘉庆《县志》）字辉岳，号愚山。岁贡生。笃守庭训，学有本源。从事柯石庵，工诗学。著有《一愚诗草》，申南台为之评定。

叶师亮（费双元撰《传》）字鉅明，号河千。颖悟力学，九经注释无不默识，才尤干练。亲申中有疑难事，一经请质，即援古证今，立予剖释。从游者多掇巍科。书法亦得颜、柳遗意。

汤殿巍（嘉庆《县志》）字岑峰。邑廩生。嗜学工文。性恬静，不与外事。居常，自与其徒讲画外，终日搜讨经史奥义以自娱。后生师之，争托门下。

胡其慧（嘉庆《县志》）字德先，号立庵。为人朴诚宽厚，喜施

予。康熙辛丑、乾隆辛未及壬申，三遇岁饥，均设厂煮粥以济，乡人全活无算。复倡议捐谷存社仓，以备水旱。乾隆间，恩赐八品顶带。观察使陈树蕃原误著。给青霞世德匾旌之。子尚祺，授职县丞，廕封修职郎。

胡奎烜（嘉庆《县志》）字景文，号惺甫。初业儒，以亲老弟幼，弃举子业。课农桑，家日起。好扶危济困。同里翁姓者，除夕将鬻妻偿债。闻之惻然，即代偿以完其夫妇。本村大功桥、三清祠圯，皆捐贖重筑无吝容。

胡时万（嘉庆《县志》）字鹏九。性正直，安贫好义。乾隆十七年，有富室仆妾盗贖财首饰真之河干，将宵遁。时，万晏归拾得，不知何主。诘旦，富室以失贖鸣官，方质讯间，时万闻知，亟归抱篋诣案。邑令高容开篋检单，不遗一物，约值千金。乃前席起敬曰：“贫而介，真笃行君子也。”命富室酬以金，不受。因书廉化贪风匾旌之。子起龙，由武举任福建泉州都司；曾孙梦极，又中庚午经魁。

李尚忠（嘉庆《县志》）字伟人。国学生。少清贫，好读书。持家勤俭。稍贍足，即择师讲学，严课子侄。凡遇公事，如倡修桥亭、堰坝，皆不辞劳瘁。年五十，病笃。有何某者，以鬻妻之金偿其夙负。尚忠还其金，而焚其券。因取凡所负之券悉焚之，病以愈。晚益好施，置义冢，施槽舍药。每岁暮，必周视亲邻。有不足，辄周之，无吝色焉。

方洵（嘉庆《县志》）字右泉，号巨峰。未冠游庠，旋食饩。房荐未售，遂恬淡杜门，以诗书为乐。品极严正，不滥交。见善必亲，视恶若浼。晚益勤学，课子授徒，多所造就。

方正（嘉庆《县志》）字启周，号佑斋。少失怙，事母以孝闻。性颖敏，苦读。弱冠，游庠食饩，恂恂儒雅。立品端严，言笑不苟。

尤好扶危济困，见义必为，有名实相副之称。子琇，字莹光，克承父志，敦行古处，足迹不履公庭，乡党称为长者。

沈光烈（嘉庆《县志》）字景武，号镐堂。幼丧母，父性严毅，督责不少假，卒能得其欢心。侍父疾，弥岁不解带，汤药必亲尝而后进。父歿，哀毁骨立。终身，值节辰、忌日，必奉二亲遗像涕泣，依然孺慕。家故贫，所得馆谷，分诸姊妹、亲族之急者，自甘茹苦，晏如也。

蒋亨瑛（《王慕庭集》）字仁玉。幼孤，事母尽孝。非有巨务，不忍稍离。入城，未尝信宿。母有疾痛，躬自扶持，从不假手子媳。母年九十八卒，瑛亦七十余，不改孺慕之忱。

徐天元（嘉庆《县志》）号柳池。邑庠生。年十四，始发愤嗜学。事母孝。家贫，采樵以奉甘旨。每事，必禀命而行。母歿，奉遗命不用僧道，三年不入内寝。复于祖先祠墓加意修整，族党称之。

徐上（嘉庆《县志》）字云峰，天元子也。谨言行。上事继母，下抚诸弟，极尽孝友。终身不与讼事。居恒授徒课子，谆谆以孝悌为务。著有《云峰拟草》。

崔尚志（嘉庆《县志》）字惟能。郡贡生。工诗文，见赏于杨绳武太史，赠以诗，引为知己。乾隆十六年饥，捐谷以赈，郡守张给惠及桑梓，邑令高给持盈保泰匾旌之。

崔显祖（范崇楷撰《传》）字崇先，号守愚。议叙州同。秉性敦厚，乐善不倦。尝构园亭，日与诸名士觴咏其间。朱石君先生试临衢郡，假馆于显祖，赠以额曰观我园。当道景其行，咸与往还，显祖绝口不言公事。

龚渭（《两浙轺轩续录》）字望滨，号竹谿，西安人。乾隆壬辰进士。官江西萍乡知县。著《竹谿吟稿》。（陈传经撰《传》）性孝

友。绩学工词翰。尤精书法，名噪艺林。乾隆辛卯，领乡荐。壬辰，连捷进士。庚子，南巡召试，取二等，赐缎一作绢。二匹，选四川盐亭知县。以亲老改近，授江西萍乡知县。未抵任，旋赴玉楼，闻者悲悼。

龚藻（蒋立镛撰《传》）字洁之，号雪龄。幼失怙恃，安贫力学。嘉庆戊午，举于乡。甲戌，几捷南宫，以额溢，取补景山官学教习。己卯，成进士。授山西宁武县。甫下车，以兴书院、育人才为首务。宁武，晋下邑，久无登乡榜者。至是，吕应枢、刘焜、崔产曜、马鹞等相继掇巍科，皆所培植士也。治狱，必虚衷研鞫无冤抑。每岁捐廉设粥厂济贫。复立保甲、巡缉诸法。循声卓著。调补凤台，夙称繁剧。公神明于治法，迎刃以解。道光壬午、乙酉，两充乡试同考官。以秉性刚直，为忌者蜚语隐中，改补五寨，部改石楼。自以景迫桑榆，飘然引归。清风两袖，处之泰如。

龚崐（费履升撰《传》）字玉峰，号毓亭，解元龚墀子。自幼英敏。四龄失怙，嫡母早亡。生母蒋苦志抚育，延师课读。弱冠，举茂才。旋由廪贡入成均，以训导用，历建德、桐庐、慈溪、景宁等学，春风化雨，沾被诸生。在建德修葺黉序，桐庐勘办水灾，劳绩尤著。

龚元礼（吴其潜撰《传》）字学周，号鲤庭。幼不好弄，以义方教严，益自奋励。未冠，补弟子员。辛酉选拔。庚午举北闱。由兵部职方司郎中任湖北汉黄德道，审察民俗、吏治，尤乐作育人才。己卯殿撰陈沆，蕲水籍，即公所识拔士。先是，汉阳属之汉川、沔阳，毗连天门三州县，被水冲没田地九十余万亩，空额赔粮，久为民累。公至，亲往履勘，丈出七十余万亩，招佃承垦，余皆豁免，欢声雷动。沿途视察各堤垸，严饬所属修筑，务使坚实。汉、黄二府，俱濒大江，时有宵小出没舟次，因设巡船，会营巡缉，江面肃清。戊寅，湖北乡试，充文闱提调，以劳勩卒于官，部民莫不哀感。

龚元一（《龚氏谱》）字复卿，号寒汀。幼失怙，受母训。兄弟五，荆庭式好，廉隅自饬，不预外事。乾隆戊申，举于乡。以慈亲年迈，一试南宫不第，即绝意北上，奉养左右，承欢之暇，惟读书授徒。环堵萧然，宴如也。母歿，哀感终事。奉部截取知县，仍遂初志，不就铨。

龚士范（王宝华撰《传》）字式方，号春帆。弱冠，领袖黉宫。既登贤书，充国吏馆誊录，以知县用分发江西。初任永丰县，下车之始，周察民间疾苦。公暇，即赴恩江书院讲解，捐俸以资膏火。复设四隅义塾，以广教育。旋调万载，正值荒歉，筹设粥厂及平糶，寒黎赖以存活。凡遇讼狱，鞠讯必公。道光辛卯、壬辰，两充乡试同考官。乞假归，依然寒素。掌教正谊、鹿鸣两书院，多士奉为楷模。弟子筠、士笏，均受其薰育，有文名于时。

郑焯（张德容撰《传》）字巽章，一作巽书。号春台，又号芸阁。乾隆己酉拔贡，嘉庆戊午举人。夙承家学，好古文，援笔立就。洋洋千言，浑灏流转，得气之雄。诗亦风韵盎然。秉铎昌化、萧山、东阳。凡历三郡，多士宗之。远近有著述者，咸往就正，以得其品题为贵。子桂东，有父风。

郑清彦（《两浙輶轩续录》）原名灏，字秋史，一字晨清，号硕士。西安人。嘉庆辛酉举人。官安徽宁国知县。（洪昌燕撰《传》）硕士少有才名，受知于阮文达师。岁辛酉，师欲以选拔登于廷，以家贫亲老不赴试。及秋闱，获经魁。师自以为知人之明也。己巳，充国史馆誊录，得授知县，远任黔省。未一载，丁艰归。服阙，谒选得宁国。七年之间，一以慈惠及民，政声卓著。（《西安怀旧录》）曾叔祖讳灏，富经史，为文无苦涩，誉遍乡里。就职知县，历任贵州永从、安徽宁国等县，民甚爱戴。解任归，颜其居曰廉让，左右一对云：知止善留余地步；退居赢得半生闲。仍事诗书，不失儒生本色。

寿至八十。

郑世燭（郑清彦《识略》）堂兄耀珍长于余十岁，而精神矍铄尤胜之。早岁蜚英庠序，树帜文坛。顾蹶于矮屋中，荐而不得售者凡四五科。登癸卯寿榜，年八十三矣，然是科仍堂备卷也；芎林侄亦是科获隼。兄乃喟然曰：“登寿榜，非吾志也。誓上春闱决一战。”老年风烛，安保朝夕。余与子侄再三劝沮之，不可。闻次年举行乙巳恩科会试，于先一年秋后北上，果以朔漠风霜中寒疾，终礼闱首场而出，比二三场不敢再试矣。

郑桂金（《两浙辘轳续录》）字月波，号秋浦，西安人。嘉庆癸酉拔贡。著《七松阁遗稿》。（《西安怀旧录》）伯祖膺选拔，后廷试一等，用知县，辞不受。归里著书，稿本甚夥，惜未编次。歿后，随亦星散，惟遗书积万卷，皆经披阅，多所是正。

郑桂堂（叶如圭《识略》）琴浦公，讳桂堂，字绍宋，外祖秋浦公之胞弟也。兄弟间怡怡友爱，轼辙连镳，坝篋竞爽，大负时誉。以同列郡庠，故癸酉选拔贡仅获其一。有弟不能先兄之道，痛兄早卒，优游泉石，惟以诗酒陶情。阅三十年，始以积饷贡成均。又历十二年乃卒，寿七十有七。

郑桂东（《两浙辘轳续录》）字湘舲，一字芎林，西安人。道光癸卯举人。著《得月楼诗》一卷、《百花咏》一卷。（《西安怀旧录》）叔祖讳桂东，春台公之冢子也。父子并登贤书，拣选后，以知县分苏，厌俗吏之所为，以诗酒自娱，居数月，拂袖归。贫不能自给，教学闾里。当道聘为正谊、鹿鸣两院掌教，后进多所造就。子宝绶，亦能文，三荐不售。

王召（嘉庆《县志》）字克久，原名徵。岁贡生。立品端方，一介不苟。遇有关名教事，即义形于色，不可屈挠，乡党敬惮。邑侯任以望高太末廛旌之。

祝朝颺 陈孟怀 朱应禄 柴起瑞（嘉庆《县志》）此四人，均以乾隆十六年大饥，出谷平粜，列入义行。

颜光宗（王登履撰《传》）字耀祖，号廷扬。事兄如父，后子姓繁衍，家无间言。凡桥梁道路便于人者，必竭力赞兄整治。兄光祚，亲见七代五世同堂；光宗，亦下见玄孙，寿登大耋。郡守闻于朝，两坊并建。

何兆鹏（嘉庆《县志》）字万程，号翼云。郡廩生。甘贫嗜学。邑令重其品，延主义塾，实心讲画，劝勉诸生。二十余年，多所成就。平居日记功过，有了凡先生之风。庭训极严，故其子孙皆克承家学。

何文彬（嘉庆《县志》）字华章。郡廩生。家贫绩学，敦行孝悌。为文，力追先辈窦东皋，督学甚器之。课徒以严，言行并励。游其门者，多造就焉。卒以数奇不偶，郁疾而终。

何绮（《两浙辘轳续录》）字高斋，西安人。嘉庆戊寅举人。（《西安怀旧录》）高斋早达，十六登贤书。为人渊微朴茂，不为苟容，时有“才高、德高，名亦高”之语。书法并重一时。

倪景崧（嘉庆《县志》）字潜若。邑增生。事继母，尽子道，得其欢心；课诸弟，教养备至，为乡党所称。

蔡荣（嘉庆《县志》）周村人。家贫，尽孝于母。母歿，哀毁。及葬，值大雷雨，冒雨筑坟，坐卧墓旁，朝夕哭泣，水浆不入口者三日，誓不归家。其兄为结草庐居之，粗粝绝荤，苦块垢面。年余，卒于墓庐。

郑济崇（嘉庆《县志》）字德光。候选州同。事亲孝，兄弟相爱，一庭有太和之气。岁歉，必减价平粜，群称善门。

郑久通（余本敦撰《传》）字通洲，号筠亭，秀俱人。生平谨慎呐言，黜浮崇实。弱冠业儒，因父年耄，改务农。居家尚勤俭。亲

族加温恤，岁终有积欠未偿者，为焚其券，并明语之。或问其故，则曰：“留此无益，且使子孙勿藉以滋事。”晚年，专理岐黄，以济人为心。

桂邦晁（余本敦撰《传》）字玉成。性孝友，母病不能起，呼天哀乞，病果愈。居平重交游，恤孤寡，尤崇师道。邑侯曾以望高月旦旌之。子游庠，有父风。

祝逢春（嘉庆《县志》）字廷望，号首斋。五龄失怙，母蔡氏誓冰操，抚育教训。游邑庠。事孀母极孝，务得欢心。伯仲叔兄相继歿，为立嗣承祧，待诸侄女胜于己出。宗族无力婚葬者，饮之。岁饥，辄倾困平糶，乡里赖以全活。

吴庆泰（《西安怀旧录》）初名卯金，字辛峰。嘉庆癸酉举人。居城南之紫薇里。家风俭约，崇尚读书。与兄式金，并擅文誉。癸酉，乡荐获魁选，秉铎桐庐数载，量移仁和，诱掖后进，教化大行，故乡子亦多有受其培植者。

吴城（张德容《识略》）字炳文，号石崖，一号古愚，辛峰先生之兄子。嘉庆己卯优贡。少年受家庭教育，钻研经史，下笔有奇气。所为文，风力迥上逼近古大家，试辄前茅。弱冠，贡成均。时，吾衢尚未有登优榜者，自古愚倡之。余尝受学于辛峰先生，与古愚讨论古学，深得见解，惜天不假其年耳。

刘熊（郑邦型撰《传》）字西侯，谱茶号也。幼受庭训，自经传史汉暨唐宋元明诸大家文，靡不沿波讨源，名噪一邑。癸酉，学政莲塘周公赏先生文，欲取选拔，旋为范学诗所得，先生奋激下帷，是科遂领乡荐。明年春官不上，因父老不敢久羁京师，束装南旋。仍设帐授徒，以供菽水。游其门者，如经雨化，怡然涣然。

叶宗淳（《西安怀旧录》）字朴园，号秋江，更号秋涛。嘉庆癸酉举人。与吴辛峰卯金、刘西侯熊三人，同榜齐名。吴长于文，刘

长于诗，而秋涛尤长于书法，时人目为三杰。

吴文翰（嘉庆《县志》）性谨厚和平，喜济亲邻之急。嘉庆七年旱，米昂数倍。村中贫者，计口给米，凡七十余日，里党赖以存活。卒年八十九。子元俊，亦敦孝友；孙翔凤，戊辰武魁。

郑安邦（嘉庆《县志》）字子洲。邑庠生，候选卫守备。克尽孝友，效张公忍字之风。家多雍睦，性乐善。凡邑有建筑事，毅然任之。柏灵街福星桥、同时，有崔元音亦以捐修此桥，列名义行。后溪街寿星桥，费以万计，多赖其力以成。复助千金修城垣。嘉庆七年大旱，平粟赈饥。自省宪以至地方长官，皆有旌奖。

郑霖（嘉庆《县志》）字岁成，号晓山。太学生。富而好礼，正直不阿。无嗣。将卒，遗嘱捐田二百亩助人正谊书院，以佐膏火。后以覬觐者众，犹拨入数十亩，以成其志。

张义隆（《王慕庭集》）字德盛。存心长厚，力扶亲族急难。岁歉，出谷平粟，人多德之。今子孙林立，犹有先人之遗范焉。

徐睿昌（嘉庆《县志》）字仲其，锦桥人。宋观察使徐时彦后裔。孝友端慤，好施予。嘉庆七年大旱，出粟赈饥。子四，皆教以义方。年七十八卒。

徐廷显（嘉庆《县志》）字德臣，川坑人。孝友慈良，屡全人婚嫁。邑有义举，踊跃首输。子克辖，亦肖其父。

祝洪盟（嘉庆《县志》）字明玉，号桂亭。例贡生。持躬谦谨，接物宽宏。乡党中有急难，必力为周恤。尝以“宁损于己，无剥于人”为志。

蓝应梓 姚误作祥。（嘉庆《县志》）字琴斯，号鹤汀。邑庠生。喜施予。族中无力婚葬者，悉赖其周恤焉。子孙多列名黄序。

王荣钊（嘉庆《县志》）字天成，号望斋。孝友谦抑，以济困扶危为己任，笃于亲朋。岁饥，出谷平粟。郡守明以评操月旦旌其

门。邑庙门垣尚存题名。

程光谦（朱邕撰《行述》）字厚安，号仁山。质直醇谨，以父歿弃举子业。性严肃，言笑不苟。虽独居无事，必正襟危坐。邻里有除夕急需持券向贷者，还其券，立予之。他如石室堰、张公祠，皆尝捐贖输助。岁饥，平糶，里中称惠焉。

许世全（嘉庆《县志》）字华三。勤俭教子，医药济人，四方感慕之。

傅盛兰（嘉庆《县志》）字在芳，号香谷。立品端严。幼贫，以贸易起家。尊师课子，好善乐施，足迹不履公庭。年七十九，无疾而终。

陈周礼（嘉庆《县志》）字鲁臣，号愚山。性颖异，敦行不怠。见贫苦亲邻，时加温恤。寿至八十有六。

王世亮（王鼎撰《墓志》）字鹤衫，号西泉。嘉庆己卯，予典试浙闈所得士也。总角，与学士余朗山联课，时称瑜、亮。乃困于棘闈，屡荐不售。因援例入监，应京兆试。又房荐堂备，仍归家教读。连应浙中乡试，至己卯始登贤书。明年成进士，年已五十有八矣。予垂帘校阅，得生卷，见其文秉经酌史，知为宿儒。春闈果捷，不得谓诗书误白头也。然数奇，殿甲后归班铨选，又以迈母在堂不获，就改教授。乙酉秋，予复奉命典试浙江，取中得衢州程生德贤。丙戌，进都来谒，问及西泉，始知客秋溘逝。予哭之恸，抚膺而叹曰：“天乎命耶？”其同年许君挽之云：一十七次棘闈幸得慰心绫荐饼，六十三年苦境不堪回音釜生尘。

王世珍（何绮撰《传》）字华继，号聘堂。褪躬接物，一如乃祖荣统。乃父慕庭。公长枕大被，比老不衰。既归道山，克承父志。季父官豫章，夙号廉吏。寻擢滇南，□行苦无贖，为粥田产以助之。又倡议修建孔氏家庙及赵、徐二公专祠，不克落成，出己券押贷百

金以竣前功。年七十，自述四章为卫武之戒。

王世英（《西安怀旧录》）后更名炳晖，字颀云，号诚斋。道光己丑岁贡。著有《颀云诗稿》，附刊徐达春《巽岩诗草》后。郑灏曰：“颀云为文有大家风骨，蜚声上庠。西邑葺修志乘，余与共事，益知其淹贯群书。乃戊午秋闱，得而复弃。戊辰、庚午诸科，连荐不售。晚以明经终老。惜哉！”

王清（《楼峰王氏谱》）字继芳。生而颖异，好读古文。弱冠，受知于督学周公，拔置冠军。为文，纤徐淡宕，饶有逸致，绝不染尘嚣气。居常念父母早背，事继母如所生，爱抚幼弟，教养兼至，遂以成名。

郑邦型（刘荫章《太岳仪亭公传》）字君典，号仪亭。少年刻苦读书，焚膏继晷，寒暑不辍。未冠，入邑庠。事其亲以孝，底所学于成。嘉庆己卯，年三十，举于乡。以会试考取教习。期满，授新昌教谕。在任十余年，敦崇士习，振兴文教，至今犹啧啧人口。以老乞归，居于乡。俭以励己，宽以待人。同祖以下，俱同住共爨，一家二十余丁，莫不率从。惟谨作文，不尚时墨，尤工韵语，有《听蕉雨轩诗词》，毁于兵，不传。

郑邦立（□鋈撰《传》）字千仞，号振冈，晚作春冈。居信安之秀俱村。家世耕读。昆弟六，居次。幼颖悟过人，遇有食以饼饵者，辄归奉母，扇枕温席，有古黄香风。六岁入塾，人谓其必游黄宫，颀然不悦，所志不仅是也。过目成诵，了于讲解。十三应童子试，以默《十三经》冠军，大为宗工激赏。旋食饩。举乙酉选拔，继登辛卯贤书。丁太翁艰，家居教学，四方负笈来者踵相接。辛丑，成进士，分发四川知县。中途折归，自呈改教，选授宁波府学。抵任后，惟以厘文体、端士习为己任。论文，专重理法，文风因是日振。解组日，凡脩脯馈遗悉勿受。至家，惟行李一肩，图书数帙而

已。林下十载，无一刺入公门。丹黄一卷，白首如初。

程德贤（《两浙輶轩续录》）字培英，西安人。道光乙酉举人。

（《西安怀旧录》）培英早掇巍科，礼闱数上不得志。选授归安教谕，数载退归，掌教书院，以开来学，皋比坐讲，比老不休。

徐泰庚（郑文琅撰《传略》）初名泰，后更名泰庚，字文鸣，一字芎岩。励志力学好读，未见书购得，即手录，蝇头细字，积满巾箱。刻苦数十年，困踈场屋。年逾七旬，仍应乡试。因官堂忠壮祠久毁，呈请改建于城，并募捐成之。（《西安怀旧录》）芎岩居东武，因以为号。有诗名，著《东武诗草》，见沈漾《月田剩草》，板毁无存。

朱联芳（《西安怀旧录》）原名金榜，号南崧，晚更号拙翁。著《南崧诗草》。（王所《跋》）南崧，晦翁裔也。居城北之文林村。欲绍祖绪，究心理学。学有成，试不售，遂徜徉山水间。或携酒，或携琴，兴之所至，亦不自知也。为蹇于命，终身不问世事，以布衣老。

江文炳（《西安怀旧录》）字虎臣。道光壬辰举人。郑桂东曰：“江廉叔有季父，尝幕游于外，壬辰归赋秋试，即领魁选。予初未识其人，既读其文，心窃倾之。其乡墨评云：出入经史，发为伟论，焰烛天庭，声震海浦。非虚语也。”

江占梅（《两浙輶轩续录》）字遇春，号廉叔。西安廩生。（《西安怀旧录》）廉叔有隼才，究心理学，性刚直。咸丰戊午，洪逆窜衢，被执，大骂不屈，遂遇害。

徐文炽（《西安怀旧录》）字霭堂。道光丁酉拔贡，己亥顺天副榜。耆旧言：霭堂书法精工，文品亦雅洁落拓。都邸十余年，无所得其志。子孙寥落，后亦不知所终。其故居在陆家巷，今虽易主，有徐家大门尚存。

崔世霖（《西安怀旧录》）字雨亭，号石渠，又号柘溪。少年文笔豪放任性，所至不为绳墨拘。道光丁酉，选拔廷试后，读书监中。复充觉罗八旗官学教习。庚子恩科，试京兆获隽。以亲老就教职，选松阳教谕。丁内艰。服阙，补泰顺。数年，迁升处州教授。所至皆以课士谈文为务。晚好吟诗，有《铎奚遗稿》，亲自缮写，楷法颇整。

王廷汉（郑桂东撰《传》）字作人，号竹溪，世居豸屏。邑诸生，兼事耕种，长于理财。性好善，重建宗祠，倡修族谱。又独力营置腴产，永为祭田。北乡山多田少，土亦瘠薄。岁稍歉，辄告荒，廷汉酌量轻重，减价平糶，远近多利赖之。道光甲午、乙未间，旱魃为灾，合邑赤地。有司设赈，廷汉指困发粟，计口授粮，自夏徂秋，不惜倾廩。孤贫之家，莫不感德。年七十三卒。子从学于桂东，亦获隽。

王显渐（《王氏记事》）字云浦。道光时，任绿营书记。性仁慈，有长者之誉。会岁暮，索逋西邻。出郭未数武，见道遗战兵餉券八份、守兵餉券四份，值七十金。俯拾之，坐待道左，未见觅者，私念苟落他人手，岂不洋洋而去，失者宁能辞罪？且年关待用，士兵妻孥曷以卒岁，影响所及，祸不堪言。乃候至日晡，仍不见觅者来，遂携归家。人谓可取为已有者，显渐不可。翌日，书遗券招领表于西门。日午，果有一营目汗喘趋至，乞哀求还。询以数目相符，慨然付之，营目感泣拜谢而去。

程凤冈（《西安怀旧录》）字梧喈，号岐园。道光庚子副榜。余寿祺曰：“先生家住城南百里外柘木村。闭户潜修，履迹罕至城市。”庚子秋闱获荐，误中副车。

孔传曾（《两浙轺轩续录》）字鲁人，号省斋，西安圣裔。道光己酉优贡。据其族人云：是壬午优贡。癸未，恩赐临雍观礼贡生。相距二

十八年，恐误。（《浙江忠义录》）传曾，圣裔也。笃学有文。家湖南村，教授闾里，奉母不出。咸丰八年三月，贼至其乡。妻、妾、子妇、女孙俱投水完节。传曾以母在，未死。未几，贼再至，缚之去。迟明，逸归，见母已自缢。敛尸藁葬毕，告门人曰：“母死，吾何恋，且为贼缚，岂可再辱？”沐浴具衣冠，亦自经焉。《绅士表》载：优贡孔传曾妻周氏、妾王氏、子妇徐氏、女孙凤兰，咸丰八年六月初六日殉难。又《绅妇表》有廩生孔毓芝之妻陈氏，即其母也。

按：传曾有二弟：一传颜，字铸回；一传孟，字浩然，俱有文名，先传曾逝，而颜尤短折。

孔广升（郑桂东撰《殉难记》）同年孔君广升，字允升，号旭楼。十五游庠，逾年食饩。未三十，即得恩贡明经。为文，磅礴有奇气。癸卯，与予并登乡荐。平生具忠义之概。洪杨事起，海宇鼎沸。旭楼留心防务，历任象山、兰溪司训，日与当道讲求未雨之绸缪。旋授武义教谕。山县迫隘，请援不至，寇遽陷城。旭楼朝服朝冠，北面再拜，自缢于先师大成殿侧。事闻，□褒恤典，世袭云骑尉。妻冯氏，同殉难。翰林院侍讲学士夏同善奏恤。

郑文琅（《两浙輶轩续录》）字玉良，号崑林。西安诸生。著《率性吟》。（沈方箴《序》）崑林，三衢知名士也。近体迢逸，古风或几于道，是能得性情之正者。（《西安怀旧录》）与孔省斋交最笃，时相酬和。

郑沅（《西安怀旧录》）原名重，字千里，更今名，又字二泉，文琅子。咸丰间岁贡。叶如圭曰：“二泉潇洒文翰，名与父埒，拥皋比者数十寒暑，剩馥残膏，均足沾益后学。”

王会解（《西安怀旧录》）字廷颺，号槐亭。道光辛卯副榜，甲辰举人。方骥曰：“槐亭，居城北之昼锦里下叶村，为故明叶敬君先生旧居，得敬君先生遗著读之，所学益臻精粹。皓首穷经，孜孜不

倦。兰溪唐根石副宪重其名，延之课读。

按：会解之父王所，字锦超，老名士也。故其学也有家传。

留庆荣（傅商霖撰《传》）号涤庵。弱冠游庠，工举子业。既食饩，连试三科皆第一。性纯孝，事亲无疾言遽色。待人，恂恂循谨，胸无城府。闭户自精，手不释卷，于书无不窥，尤长于经解，手自著录，绳头小楷，高盈数尺，寝馈于名大家文，丹黄满幅。为文挥翰如飞，浑灏流转，经灵敏妙，兼有其长。商霖尝师事之。惜赍志以歿。有三子，均能绍其家传。

应德聚（《西安怀旧录》）字荀庐。道光间廪生。孔传曾曰：“荀庐笃学能文，与弟雪山齐名，时有瑜瑜之目。”

应德颢（《西安怀旧录》）字雪山。道光间廪生。崔世霖曰：“雪山生有隼才，信口成诵无不工。昆季五人，雪山最少，而实为白眉之良。”

方驥（《两浙輶轩续录》）字镜湖，西安人。咸丰癸丑进士。官工部郎中。（《西安怀旧录》）镜湖^①生平渊穆有识，笃厚亲旧。道光癸卯，领解，年甫十九。好游山水，文日益粹。阅十年，成进士。授主事，迁工部营缮司郎中，记名御史，在都二十余年。（唐壬森撰《传》）镜湖学问淹博，风度端凝。时值军书旁午，独处之夷然，人以台辅之器目之，惜未展所志。

方驥（《西安怀旧录》^②）字轶群，又字舫湖，驥从弟。附贡生。候选训导。庚辛乱后，尝入都省兄，住半载归。驥有诗送之云：历年烽火各西东，欢聚无多别绪浓。兄弟头颅俱似雪，此生能得几回逢。干戈满地惊相见，风雨中宵送子行。苦忆逍遥诗句好，

① 湖，底本作潮，疑误。本标点本改作湖。

② 录，底本作志，当误。本标点本改作录。

未应惆怅话来生。（《竹隐庐随笔》）方舫湖，广文镜湖水部弟也。少年豪宕，意气不下人。所作诗，如天马行空，不受尘勒。惜随得随弃，片稿无储。兵燹后，率子侄自都邸归里，不免城郭如故、人民非矣，因作《点绛唇四阙，雨后述怀，寄镜湖》云：满腹牢骚，郎当矮屋欹斜坐。风狂雨过，乱落闲花朵。万事纷来，烦恼真难躲。谁知我，双眉紧锁，何日浮云破。闷倚危阑，胸中块垒难消遣。凄凉满眼，野草凭谁翦。蝶闹蜂狂，灼灼花迎面。羞相见，泪珠穿线，春色容留恋。海角天涯，相思两地愁千斛。弟南兄北，相见何时卜。跺脚捶胸，大放悲声哭。伤心独，同胞骨肉，只我支一木。雨意云情，重重绾住冬天恨。愁添千万，揉碎柔肠寸。自解愁烦，勉强加餐饭。回头看，痴儿小阮，玉树森森半。镜湖见之，泪涔涔下，曰：“昔白乐天读元微之暗风吹雨之句云：‘此诗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哉！’客中睹此能无黯然？”

张世凤（《黄坛张氏家传略》）性孝友，端方节俭。与人交，分毫不苟。嗜山水，工词翰，著有《丛桂山人集》。昆弟五，行四。父歿时，尚幼。长兄世钧已早逝，侍母叶氏，朝夕饮食必躬亲。母疾，亲奉汤药，衣不解带者常数十日。会咸丰兵燹，夙奉母居深山。因念长孙德容在京供职，恒抱隐忧，恹恹成病，夙多方劝慰。迨同治壬戌，寇警益深，母病日笃。夙以劳顿经年，亦撻疾。母歿，擗踊哀号，遂同日卒，时年四十八。

张德容（《两浙轺轩续录》）字松坪，一字少薇，西安人。咸丰癸丑进士。官湖南岳州知府。著《二铭草堂遗稿》。（《西安怀旧录》）先师由选拔试京兆联捷春闱。少年，入词馆，为名翰林。后肆力金石。出守安陆、荆州、岳州。公余之暇，辄搜罗六朝以上及周秦文字，成《金石聚》十六卷、《海东金石苑》二卷，皆手自钩勒，考订精核。尝欲钩勒唐、宋及南诏大理诸碑，各为一集，惜未成书。晚

年，以母老乞养归，宦橐萧然如初仕时。

余寿祺（《西安怀旧录》）字松南。道光己酉拔贡。张德容曰：“同年余松南，状貌魁梧，学问沉博，而书法尤有杰悍廉隼之气。与余并受知于昆明大司马赵蓉舫师。膺选，拔廷试，得知县，分发四川，道梗不得往。”《余氏谱》云：分发山东。恐有误。

余炳（《西安怀旧录》）字绍元，号星斋。邑廪生。七试冠军，司文枋者屡刊其文入试牍，同学皆敬佩之。家住城南，匪至，被掠遇害。

陈垞（《通志》访稿）字声伯。邑庠生。好学能文，读书得间，天文、地理、算术、医道均有心得。乡闾屡荐不售，就衍圣公奎章阁典籍职。著有《〈西安县志〉正误》三卷、《忠孝录》一卷、《西安真父母记》一卷、《医学四诀》一卷、《平夷管见》一卷、《启蒙七略》一卷。

蒋明志（郑恭让、璩其锐撰《传》，合纂）字士成，蒋家滩人。世业农，颇习堪舆、医卜诸伎。生平乐善好施，尝独力建双港口、荷花塘底二处石桥。道光十三年，岁饥，出谷平粜。十四年虫灾，施食。十五年旱，复捐赈。入城经胜源埠即龔家埠，有水出胜堂源，即寺桥源也。渡，屡见招舟者争渡失足沉溺，援救莫及，心悯之，乃捐货造舟为义渡。其少子兴焕仰体父心，捐置义渡田产，为持久计。训子孙：他日即不幸家落，此举有兴无废，违者以不孝论。兴焕长子彦璠复置田以益之，至今世循勿替。

范安澜（《范氏家传》）字百川，号秋槎，又号莲波。道光间恩贡生。周规折矩，言笑不苟。性狷介，辞受必以礼。居平肆力经史，尤喜诸子及唐宋大家，故为文极有根柢。顾淡于荣利，不附炎势。刘元圃观察深器之。有著作不肯付梓。洪杨兵至，围城之中，处之泰然，书声犹达户外。

范国华（《范氏家传》）字契贤。少聪慧，好读书，楷法尤精，

手摹褚河南《乐毅论》，友人丐以镌诸石，见者争购之。父疽发背年余，亲理汤药，日夜不怠。性慷慨好义，丁洪杨之扰，家道浸落，犹以施济为心。语言不苟，跬步必谨，不愧束身名教云。

范兆垣（《两浙忠义录》）字吉星，西安人。诸生。性谨信，以文行著乡里。贼起，郡县糜烂，兆垣曰：“官当守民，民当守官。苟活何为？”贼既至，或劝兆垣走，答曰：“弃室庐妻子，吾不忍。完室庐妻子，吾不能。逃又未必免，不如已。”咸丰八年三月二十日夜，忽城中自惊贼至，兆垣先驱其幼女、幼子、妻王氏投屋后井中，身继之，阖门均死。

韩大中（《两浙忠义录》）西安人。诸生。孝友，有文行。父升煌，年八十，有足疾。同治元年，贼围衢州，大中不顾妻子，负升煌避山椒二月。贼入山，父子伏草中。俄，升煌为贼曳出，欲兵之。大中自丛莽跃出，且泣且以身蔽父，请代死，贼竟以矛刺大中死，升煌得脱走。其后，升煌仍被难，见《民人表》。

徐勇（《两浙忠义录》）字米山，西安县人。有勇略，深明大义。道光癸卯科武举人。官严州协把总。随军出征，有战功，赏蓝翎，授宁波城守营守备。咸丰六年，带兵在徽州婺源县，与贼接仗阵亡，婺源绅士捐建专祠，大帅奏请赐恤，加都司衔。八年，贼围衢州，守陴官兵往往见勇统众来城上，传以为神。解围后，衢州士绅复专建祠宇祀于西城。勇弟裕晃，武举人，湖州协把总；勇从子继忠，六品武生，均在湖州阵亡。衢州之战，勇从子殿甲衢州守备，阵亡。殿甲弟殿鸾，宁海营千总，同治元年阵亡。绍兴徐氏男妇先后死难者，有殿甲长子循厚；勇妻陈氏、妾周氏；勇嫂、处州中营把总裕琅妻姜氏、妾林氏，其子继堡、继昌，女彩凤、姣凤；裕晃妻董氏，其子发云，女翠凤、秀英；继忠妻卢氏，其子循美。同治九年，衢人以勇一门忠节，请裕晃以下附祀勇祠。

郭成贵（《通志》访稿）字君锡。生时，母梦一人浴血策马入门，翌日生。少颖悟能文。年十五，应小试列前茅，以患痘阻院试。相者谓骨格当以武略显，遂投效营伍。奉差在杭，闻母病归，能一昼夜驰至家。咸丰二年，奉调带兵赴江西堵剿，战连捷，克复多城，积功至参将加总兵衔。五年，奉调回衢防堵，行至弋阳县许家湾，敌诡为乡村农夫诣舟乞师，成贵登岸遇伏，遂被害。弟之子荫汾，字元栋，襁褓失怙恃，成贵抚之成立，年十九，随伯父统兵援赣，积功至把总。成贵回衢，同殉弋阳之难。事闻，并赠恤如例。成贵，幼时好读《左传》，至三大战，掩卷叹曰：“男儿当效命疆场，安能于笔砚讨生活也。”遂泛览兵家者言，著有《五子连环炮演讲》、《盘马弯弓术》又名《穿鬃箭术》、《平原设伏不厌诈》诸书。曾经送呈抚帅。歿后，稿亦无存。

徐飞熊（《通志》访稿）授处州镇中营守备，调补温州平阳协右营都司署中军游击，护理处州总兵。咸丰十年，带队进剿湖州。二月，在梅溪地方与发军接仗，力战阵亡，赏给世袭云骑尉。

叶充^①扶（《昼锦叶氏谱》）严州守备。咸丰十一年，殉难龙游。

叶锡圭（《昼锦叶氏谱》）邑庠生。办团保卫地方，深资得力。咸丰八年，被难。

江文藻（《江氏家传》）又名庆泰，字瑞之。镇署稿书。咸丰十年，洪杨兵陷於潜、昌化两县，文藻随营奋攻，克之。回军，复攻淳安，大小十余战，互有胜负。一日，文藻率三十余兵，与敌战于淳安梅溪，败绩被执，骂不绝口，遂遇害，弃尸战场，屡觅不得，歿年仅二十九，闻者悯之。

^① 充，底本卷二十三目录作允，不知孰是。标点者注。

江金声（《江氏家传》）少习儒，因贫辍学。父为镇署稿书，年老退职，家无余蓄。昆季四，伯早卒，金声居三，时为某店伙，俸入无几，见仲与季力且不能自给，独任养父。妻余氏，富家女也，时出奩货佐菽水。店距家约三里，金声夜分店务毕，必归省，父寝而返，若是者十余年。妻病卒，金声恐再娶不能如前贤致忤父意，誓不再娶，而归省尤勤。父嗜酒，某夜携一壶奉父，俟饮毕就寝，欣然往店，而讷音踵至，奔归痛不欲生，投缳三次，皆遇救。店主以其孝，委之掌理帐务。后伯、仲、季三房皆绝，独金声后嗣繁昌，人以为孝友之报。子启莲，敦厚有父风。

周世泰（《西安怀旧录》）字杏源，世滋长兄。自幼隽敏，才思过人。道光乙未，登贤书。年甫弱冠，壬寅腊月即归道山，享年不永，无著作表见。遗一女，字程大廉，乙亥举人。

周世滋（《两浙辖轩续录》）字润卿。西安岁贡。官永康训导。著《淡永山窗诗集》十一卷。（《西安怀旧录》）润卿性落落寡合。同治间，由永康训导解任归，闭户著书，有《玉屑编》等稿，未刊。（《家传》）天性孝友。父歿，悬像于庭，奉侍如生。既葬，筑舍于墓傍，曰慕庐，以示孺慕之意。母病，亲视汤药，不假手于婢仆，终身依依膝下，未尝离也。之永康任，以母老不得迎养，每一两月辄归省一次。因兄嫂歿，请告终养，隐居不仕。自署有集宋句一联云：文章自古无凭据，乔木于今似画图。

王常桂（《东山王氏谱》）住城南之东山。字月中。邑廩生。迭试冠军，文誉大著。设帐于乡里，四方学子多负笈从之。后歿于匪。

傅商霖（《西安怀旧录》）字雨三，号象卿。咸丰己未恩科举人。官平湖教谕。叶如圭曰：“象卿少读书多荒嬉，同里生激之，奋下董帷。”游庠后，旋食饩。己未，登贤书。连荐春闱，于文日益懋。

秉铎夷洳，七载之间，人师望重。

朱有全（《南区访稿》）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石达开兵寇境，有全招集义勇，御于严剥岭，卒以众寡不敌，力竭阵亡。

按：《忠义录》载《团练义民表》：咸丰八年三月，朱姓死难者有七十余人，未见有全名。未知别有异名否？姑志于此。

詹日济（《西区访稿》）附生。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忠义录》作四月二十日。遇发兵于西乡下村，不屈被戕，时年五十。其后汇案题奏，旌表建坊。

邵嗣焕（《东区访稿》）东乡棠陵邵人。西安学生员，为地方所信仰。咸丰十一年，办理民团。九月五日，在本村遇发匪至被害。同治五年，浙抚奏恤，例加盐运司知事衔，准入忠义祠，并荫子嗣入国子监读书。

祝忠迪《忠义录》作中典。（《北区访稿》）邑庠生。咸丰十一年，发军至衢。时，迪母年七十余，迪不忍弃而远避，遂为所执，大骂不屈，遇害。母幸无恙。邑绅程大廉为之请旌。

按：上二人，《忠义录》并作同治元年闰八月殉难。

徐丙祥（余绍宋撰《徐芳神道碑》）父丙祥，在总兵饶廷选幕府。敌之窥浙也，道出赣之玉山。玉与衢接壤，饶轻之，率轻骑迎击。丙祥从，芳牵裾泣谏止之。父曰：“吾非不知。特饶公知我深，安忍负之而以利害为进退？”拂衣竟行。会天雨未霁，敌乘之，师败，饶骑蹶，几为所擒。丙祥以己骑乘饶，徒步与敌战，力竭死之。事闻，命入昭忠祠，并以云骑尉世袭。

徐芳（余绍宋撰《神道碑》）字馨山。少读书，绝颖悟。未弱冠，入邑庠，兼娴武事。时，洪杨犯浙，慨然有投笔志。湘阴左文襄督师于衢，遂罗致军中，畀以前敌，披坚执锐，大小数十战，未尝挫折。父丙祥，以玉山之战阵亡。芳闻耗，哭陈于左公，愿往援并复

仇，左许之，遂率师行疾，走一昼夜，与敌力战，身被数创，围解并以父骸归，时人壮之。大府上其事。浙平，积功至参将，任衢镇游击，旋护理衢严总兵。时，民虐于兵，疫厉乘之，流亡载道。芳与地方长吏谋所以抚绥安辑者，无微不至。寻调绍兴都司，再调嘉兴。在官凡四十年，抚士卒、接僚属如家人。父子所至，萑苻不惊，吏民翕服。年七十，告归。八十六卒。

徐森（吴善述撰《传》）字树林，号宝书。邑庠生。有至性。年十三岁，母程病，亲调汤药，日夜不离。母歿，孑身苦块者年余。事父益周，委曲承顺。后事继母童，一如所生。以乡试不售，欲援例入成均，赴北闱，以父衰多病中止。父歿，丧葬尽诚。有两弟俱幼，善抚养之，有过则挞其子以为教，两弟因之肃然。补刊祖遗《谈荟》版，募葺西圣楼，重修文昌阁，赎回赵清猷祀田。咸丰匪乱后大饥，与里人筹设同善局，赈粥、给棉、施药、掩骼。

王炳（《家传》）字蔚侪。咸丰庚辛间，洪杨军扰衢数次，炳办理团防，保守城池，迭著劳绩。左文襄保荐，以训导用委署玉环。时当兵事初定，炳为筹办文明社及西山义渡。并与地方当事会商，抚集流亡、瘞埋遗尸诸善后事宜，士民诵德。

叶鸿政（《两浙轺轩续录》）字平卿，又字次香。西安廩贡。官金华县学训导。（《西安怀旧录》）次香有书名，诗不多作，作必发于至性至情。司训婺庠十余载，迁调湖北利川县丞，以年老不赴，归里。有六子，俱贤能。

叶如圭（《西安怀旧录》）字梧生，一字蓉峰，号榕圃，又作蓉浦，鸿政兄子。生五龄而孤，从宿儒郑二泉先生学，砥砺攻苦，博习经史。为文，气息醇厚，尤长于骈俪。丁卯，补行甲子科，张香涛太史典试浙闱，阅其二场经艺卷，击节称赏者再，顾谓同考诸君曰：“此生熟精文选理，骈体必佳。”遂列魁选。甲戌，捷南宫，亦获高

名。分刑曹贵州司行走，帮办秋审处，矢公矢慎。外擢知府，签分江西，顾拘于绳尺，飭守官箴，同寮敬惮。榷税河口，年余引疾归，歿于家。著有《存素堂集》、《瘦灯吟屋诗稿》、《古艳诗存》、《洪都吟草》诸作，未刊。

叶希迪（《西安怀旧录》）字吉士，号惠卿。与蓉浦为从堂兄弟。恂恂儒雅，与人无忤言。咸丰辛酉，以拔萃选入成均，留都数载。同治丁卯，试京兆获隽，授仁和教谕。提倡后学，一如当日吴辛峰在任时。秉铎十余年，以足疾去官。

姚礼达（《玉泉轶事记》）衢之玳堰人。父名义起，生子三，礼达最幼。咸丰末年，洪杨军至，举村逃逸。礼达家稍后，贼掩至，掳其父去。闻其家颇丰，日夜鞭楚，以巨石压其腹，曰：“尔多财，能输巨资，致骏马，或可赎。否则，无生望。”义起不得已，愿照办，泣求竟日，约以亲子为质。讯至，一家惶惑。义起妻池氏权事之轻重，拟令长子往。礼达时年十一，趋进曰：“兄年壮，甘旨所赖。不如儿往，倘有差池，容可后图。”临行，向母叩头有声，呼曰：“阿母别矣，勿以儿为念。”礼达至，父释回，又密嘱父曰：“贼辈欲壑难填，此去勿再来。生死儿自任之。”卒以贖马不给，毙贼中。从容赴难，免父完家，出于十一龄孺子，亦奇已。

刘廷栋（《玉泉轶事记》）宋康国公刘正夫之后。性仁孝，自奉俭约，乐于济人。咸丰末，龙、兰等邑遭兵燹，襁扶避难其村者数百人，日久贖罄，冻饥不堪。廷栋悯之，按人助以钱米，如是者数；阅月归，复资其行。他若济饷、捐租、造桥、修路，无不出重贖以襄助之。其子恭诰、恭诏承其教，亦有父风。程德钟有《传》。

舒凤翔（《怀旧后录》）字立庭，号梧冈。为文，清刚隽上，精采生动。当咸丰末，浙省为兵事假扰，未及举行考试。同治初补行。辛酉选拔，自以为操券可得，旋为人攫取，乃决志下闈。迨丁

卯补行甲子秋闱，榜发，仅中副车，意不自适。旋选授黄岩教谕，在任年余，仍归里居，闭户潜修，不预外事，惟谆谆文字以训后进。光绪己丑恩科，年六十余，犹下闱一次，荐而不售。乃优游泉石以终老，卒年七十二。无子，积产悉公诸侄。

范应祥（《西安怀旧录》）字凤来，号洛楼。天性颖悟，资禀过人。少慕方孟旋先生之为人，因名焉。年舞勺即游庠，旋食饩，文名藉藉。七荐乡闱，未掇一第。自咸丰末，从事行间十余年，历江、浙、闽、皖、赣五省，帷幄运筹，智谋多中，大帅屡欲举以职，辞之不获已，始就国子监典籍。仍归应试，乃又三荐而不上。至是绝意进取，学者咸以为歉。

范登保（《怀旧后录》）字申甫，号侣梅，应祥从子。咸丰辛酉拔贡。品端学粹，规行矩步，肫于孝思。某科临场，闻母病急回，自是心悸，遂终身不入闱。家居杜门不出，贫无以爨，课徒为生。从其游者，亦皆守正不阿之士。

范登倬（《怀旧后录》）字倬人，号萃侪，登保仲弟。少年表表美丰姿，屡试高第。乙酉，当选拔，宗师瞿阁学故抑之，且语之曰：“留尔当争胜秋闱，不在区区一贡也。”倬意挫甚，自是游幕于外，悒恨终身，竟以廩生老。季弟登伟，亦有文名，友于甚笃。晚岁，贡明经。

程光裕（《西安怀旧录》）字佑人，号岱岳。邑廩生。衢地当庚辛兵燹之后，继以大饥大疫。岱岳创设善后局，生者施粥，病者赠药，亡则掩埋。一切义举，靡不实心为之。子大廉，乙亥登贤书，人以为报。

程大廉（《怀旧后录》）字引忠，号让泉。光绪乙亥恩科举人。授杭州府学训导。数年，丁内艰归。服阙，署松阳教谕、绍兴府学教授。生平承乃父训，广行善事，扶危济困，乡党称盛德焉。寿至

八十。

詹嗣曾（《詹氏家传》）字鲁济，号癯仙。生有异禀，甫免乳，母姚氏教之读，过目辄弗忘。自幼于诗有独好，泛览六朝唐宋，尤神明于少陵格律。弱冠，入庠。旋食饩。同治癸酉选拔。有《扫云仙馆古今诗钞》四卷行世。咸、同间，洪杨扰浙，左文襄督师驻衢，聘襄戎幕。时，杨石泉制军、许雪门廉访，皆以知县为左文案相交最契，往往酒酣倚马草檄，顷刻万言。重九日，文襄赋诗，和句有云“严公偏许杜陵狂”，人以为慢。文襄见而笑曰：“詹君，奇士也。”未几，以母病告归。后游嘉禾，适许雪门守郡，聘修郡志及《南巡盛典》，又代辑《鸳湖诗钞》。生平重气节，手版不入公门。杨石泉抚浙，屡邀不就，士论高之。卒年六十二。

詹乃谦（《詹氏行述》）字吉夫，号芥舟。岁贡生。早失恃，事继母以孝闻。继母以爱怜少子，故弗善也，而事之益恭，先意承志。时从学者众，束脩尽以奉母，敝衣蔬食，不以介意。弟恃爱屡有违言，置弗较，且待之甚周，卒能相感而善，一门雍穆。平居呐呐如不出口，至大义所在，则侃侃无所屈挠。出入衙署，而人不可干以私。中年习医，凡所诊视，辄应手效，从不计医费。詹氏前未有谱，自嗣曾父子始纂成之，谦为垫资付刊。家居，日手一编，比老不倦。子煦、孙澄，亦以青箱世其业。

詹垲（《詹氏家传》）字稚癯，号子爽。年十二，即通全经，旁及《史》、《汉》、《庄》、《骚》，均有心得。顾幼而善病，至文思壅涌，若不知有心疾也。十六，应童子试，三试冠军。父嗣曾携之苏，病忽发，复归。值乙酉选拔期，宗师瞿阁学得垲卷，奇赏之，以为得□曾有。明年，朝考报罢，郁郁家居。逮甲午中日战事发生，乃游沪上，为《商务报》主笔。说论时事，皆有至理。其所撰《洋场大观赋》一篇，隐寓箴规，洋洋数千言，海内传诵。旋见世道日非，隐其名为幸

楼主人。所著诗文集，一以幸楼名之。年四十九，歿于申江旅次。

孔昭峻（《怀旧后录》）字寅谷，号小山。少贫嗜学，博通经史。未冠，游庠食饩。同治庚午，举优行贡，明经京兆试，因病报罢归。以祖母春秋过高、母亦年老，乏人侍养，不忍远离，愿就教职候铨。在家，以娱亲课子授徒为乐。每岁科两试，及门获隽者常八九人。瞿宗师案临衢郡时，尝谒访之，有“品学两优，不愧为圣人后裔”之誉。著有《小山课子文》、《五经详注》、《史鉴详批》等稿，未刊。子三，均食饩。幼子宪洛，入民国，考取知事分闽。（《家传》）家庙颓废，承学使徐树铭命，清厘祠产而修葺之。又以其余，与前博士庆仪，创立孔氏小学。年六十四卒。

孔昭燮（《怀旧后录》）字晓东。其《四十自述》有云：少孤，尝为人牧牛。有胡翁者，悯而抚之，使归就学。善读书，遂妻以女。以致游庠食饩，贡明经，管理家庙事。初，庆仪承袭世职，齿尚稚。以鬻系亲支，一切例应公文，悉出其手。葺修祠宇，整理祀田，创兴族学。又规定族中婚丧章程，同宗辑睦，翕然称服。后以积劳病卒。

张世忠（《怀旧后录》）字慕韩。同治初，左文襄率师来衢，慨然投效，克复龙、兰等邑，积有战功，洊升至处州右营游击加副将衔，在任十余年。好与文士交游，延师课子。为人温文尔雅，有轻裘缓带之风。年五十，卒于任。子景衡，豪于文，由廪贡考取巡检分苏。入民国，试知事合格，留原省任用，署沭阳。

陈玉麒（《怀旧后录》）通仙门外雉鸡园人。年十八，从军于外。随左文襄转战东南数行省，复至甘肃、新疆，积功至记名提督，赏穿黄马褂，并加西林阿鄂巴图鲁特，授汀州总镇。故乡亲友有往省之者，谓其豪侠尚义、气概不凡。惜十余年来，国而忘家，婚娶愆期，艰于子嗣。数年后，闻歿于任所，身无余蓄，丧亦未归。

濮阳勛（《采访事实册》）咸丰十年，粤军围城。慨助军饷银一千五百两、谷五百石，并帮同办理军务。左文襄奏保布政司理问，赏加五品衔。平生事亲至孝，母沈有疾，刺血吁天，而竟不起。逾年，父云桥又病，刲股进药，亦终无济。双亲并殒，庐墓三年。当道以其孝行可嘉，呈报孝子。光绪十三年，巡抚卫具题礼部仪制司案呈，奉旨依议。

范广城（《两浙轺轩续录》）字希皋。西安廩生。著《啸云山房诗课》。（《西安怀旧录》）希皋髫髻刻苦好读秦汉书，尤工诗。惜年未及冠，咯血而歿，论者以李长吉比之。

范锡祺（《范氏家传》）字少蕓。父廷藻，曾任永嘉及杭府训导，课子甚严。锡祺早岁入邑庠，援例分鄂，补巴东典史。丁内艰。服阙，补江陵典史。光绪二十三年，以军功保升知县，改入川。值余匪肇事，辨理行营文案，代理江油知县。川省民情强悍，土匪抢掠，时有所闻。在任时，奉藩司委，会同泸州府并二营管带，督队痛剿。当获匪十六名，立毙十名。以异常劳绩，特授永宁知县。光绪二十九年，病歿于省垣。

傅绍鳌（《玉泉轶事记》）字惟谦。邑廩生。性爽直，有肝胆，遇事敢为。光绪初，以甲费陋规重为民累，与东乡方百里等具请裁革，勒石城门，舆论德之。嗣以水灾事发，饥民哄集公堂，衙役藉端报复，方百里及缪震雷两绅歿死狱中，绍鳌以奉母家居得免于难。后以岁贡成均。

汪张敦（王绰撰《墓表》）公甫生，而母刘恭人以疾逝。稍长思母，字曰念慈，盖以为终身之恻也。少颖悟，善属文。补博士弟子员，贡成均，历摄龙泉、嵯县教谕，新城、安吉训导。丁父艰。服阙，铨补金华府学训导，推升嘉兴县学教谕。所莅之处，训迪以躬行为先，俸满保荐知县。初选山东蒲台，以告近改选福建长汀。道

出衢城，适继母吴恭人寝疾。公事母极孝，依依不忍去，亲侍医药月余。母歿，读礼家居。时值改建中学堂，郡守世譖因延聘为总理，主其事者二年。起复谒选补山西河津县兼摄稷山，嗣调署沁源，皆有循声。一以所学者措之于政，非惟造福于一方也。年七十，寿终于沁源县署。子二：长黼，附贡，先卒；次黼，丁酉拔贡，户部主事。

郑铎（王绰撰《墓志》）号莲舫。少负隽才，天性特异。虽遭多故，志不稍挫。初为左文襄公所知，襄戎幕，办理善后事宜。洊擢至直隶州判，不就。旋应小试，补郡博士弟子员。家贫，教学闾里，从游者多成名。岁壬辰，贡成均，谒选得复设教谕职。无几，值朝命变法，罢科举，先生监督郡中学，意在培植后起。选师范，增学科，兴体育，大有文明进步之象。道远而负笈至者踵接，益募巨款，经营广厦，力任其艰，始终两载，积劳致疾，未竟所志，惜哉！年七十卒。子二：永禧、永祚。

刘宗汉（《怀旧后录》）字襄廷。郡廪生。为文根柢渊茂，学师陆宗翰甚器重之。萍乡黄敬熙宰是邑，延聘为西宾，以课其子。作事有肝胆。地方义举，靡不先之。惜中年而歿，闻者嗟悼。遗子其桐尚幼，后亦以郡学生考取得职。

叶廷垣（《城区访稿》）号南屏。幼颖悟，贫而好学。补增广生。课徒有法，务崇实学。著有《十三经经解》一册。事母尤孝，母患足疾，不良于行，朝夕扶持，历久不懈。兄贤钰，亦庠生，友爱相得。善数理，著《灵棋易数》二册。

何绍晏（沈钧业撰《墓志》）字淦生。岁贡生。性孝友。昆弟四，行三。伯兄早世，事寡嫂敬礼有加，为侄完娶，给贖经商。母年八十，病瘫在床，朝夕侍奉左右，不假手于家人妇子。有妹适胡氏，歿，遗瘖女一，育之及笄而嫁，如其女。办理育婴及堰务，悉以实心

任之。卒年八十八。

吴嘉祥（《南区访稿》）字志成。性好施舍，乐善不倦。尝改筑吾平堰，创设保婴局，建麻坝桥，修德平坝，办诚意两等小学校，劝募积谷，无不尽力图之。尤精于医，善治眼科。远道求诊者踵至，不取药资，藉以济世。邹道仁溥旌以乐善家风，徐邑尊懋简旌以一乡善士。卒年八十。子五，长瑞，岁贡生，举孝廉方正；次璋，庠生，皆有父风。

吴祖太（孔宪洛《识略》）字肇基。郡廪生。立品端方，操行清洁。为廪保时，俱以成全上进为职志，从无片言攻讦。乡居，历办团练保甲及宣讲事宜，为地方官所褒奖。性尤仁孝。事后母，委曲承顺；抚育异母弟，胜于同胞。家庭和睦，内言不出。人亦罕有知之者，人谓为有隐德云。子守澄，与洛同学，克承父志，乡里称之。

程仁忠（《东乡访稿》）樟潭人。疏财仗义，排难解纷，为乡里所欽。光绪间，东迹渡头筑长堤十余丈，费千五百金，皆仁忠之力也。

叶秀林（《玉泉轶事记》）字文友，下叶人。设肆于峡口。平生乐善好施，啧啧人口。八十庄有石梯背，为衢、严要道，芝溪源出货，必由斯达埠。山岭如梯，而级才容咫，上凌峭壁，下际深渊。稍或雨泞，颠蹶堕涧者，不知凡几，往来视为畏途。秀林不惜巨费，独力经营，凿崖砌级，卫以石阑，行人便之。又捐多金修建下金桥及沿溪大坝。寿至七十余。长子如璋，亦慷爽能行其志，为人排难解纷，乡里信服。两任县议员。

黄来福（余绍宋撰《行传》）先生名来福，无字，世居北乡之东湖。以农为业。生数岁，值大饥，率日不得一饱。稍长，为人牧牛数年，以父盲辞归，采樵事之，曲得其欢。洪杨难作，略地至衢。先

生为所掠，年余亡归，则父已歿。先生号痛，至于失音。既赤贫，又丧乱，乃躬冒万险，移父尸于祖茔旁，负土成坟。无何母亦卒，哭泣之哀，闻者陨涕。后数年，始婚娶，年几三十矣。先是，有族子某患难相随，先生抚如己子，并为之授室。当是时，大乱初定，先生善治生，又苦身戮力，更十余年，积赀累巨万。至是，族子惑于人言，求分居。先生劝之，卒不悟，乃以家财之半与之。先生幼岁失学，而矜名立节，至老不衰。虽由勤俭起家，而热心尚义，勇于为仁。一乡之间莫不慨慕，以为古之君子复见于今也。年七十七卒。子五，长灵雨，庠生，被选众议院议员。

王友望（《楼峰王氏家传》）字渭滨。邑庠生。性慷爽。虽日事诗书，而善治家人产，农田力作，皆亲自督之。学校初立，自以旧学无济于时，命子入学，为一乡之表率。晚年，多行善事，优游泉石，以终老其身。

王丕承（《大邱王氏家传》）先世自道光初徙大邱，经营纸业，立大黄笺为全浙冠，家日以饶。居邻寺桥，往往溪涨道绝，行旅甚苦。丕承相度形势，择溪流平缓处，募建石桥，计费钱一千五百余缗。款不足，丕承举债五百余以竣之。时，柘溪灵川桥、承寺桥，源之下流，久圯。歙商汪效庄经营数载，以其工巨，邀丕承襄理之，劳费正等。丕承为人勤俭谨朴，而济人则无所惜。卒年七十九。子孙率其教，有长者风。

郑邦彦（《家传》）字国辅。诸生。时，衢士未有讲数学者，自邦彦始以算术应试。遨游武汉间，研究舆图之学数年。归，测绘衢城方里为图若干幅。原刻《浙省水陆道里记·衢州舆图》及重修《开化县志·县方里图》悉出其手。居室雅洁，手蒔花木。晚年，堂弟永禧适篆施州，亲往一游。览巫山之胜，涉瞿塘之险，间关数千里，兴复不浅。孙怀兰，卒业师范，颇有家风。

罗道源（郑永禧撰《墓志》）字逢甫，号蓬圃，建威公大春三子，占籍西安。十七游庠，以恩荫观政刑曹，会朝廷起用宿将，建威公出镇建宁，歿于任。服阙，请就外职，以便养母。因以知府分苏，历办厘务，为朱竹石廉访所倚重。两丁母艰，卒不得署一缺。当丙申岁，廷令求直言，君应诏上万言书，由都察院巡抚代奏，批交“可用”二字。其大旨，如废科举、禁鸦片、复海军、练新军等，皆能烛见于几先。丁未，在淞沪差次，铁钦使南下，盘查各库，意在搜括。君奉册进，应答如流，卒莫能难。上峰嘉之，欲擢大用。适生母胥太夫人病笃，遂奉之回籍，卒；不逾月，张夫人又卒，郁郁不乐，时有忧疾。清帝逊位，家居恒若佯狂，对客坐谈，动辄痛哭流涕，盖其胸中国事、家事交迫而出此也，效信陵醇酒妇人，咯血，逾年卒，年四十八。

周楠（《家传行状》）字文易。生六月而失怙，母守节抚养。幼聪慧，十七入郡庠，逾年食饩。丁酉选拔。廷试，用知县分陕。初到省，即为上峰所器，延入幕府，迭署沔县、城固、扶风、蒲城、泾阳。题补定边县，政绩卓著，保升知府。其在沔时，创设育济，公质，集费一万圆，提息充作学费，并改设蒙小学堂。又为巡警设学，分班练习。在城固时，革除陋规，以充学费。县有五门堰，水溉全县，收费甚丰。向例新旧交替，应送新任规费银三千圆。有以此进者，随请董事商议，化私为公，移作学费，众大欣悦，垂为成例。卸任时，立生祠，勒德政碑。其在他县，因革事宜，无不热心毕举。天不永年，甫四十余，遽歿于秦。其子尚幼。

汪庆祚（《家传行状》）字锡侯，号雪龠。宣统己酉选拔。幼聪颖善悟，四岁能背诵《孝经》、《尔雅》，七岁能诗文。于经义、说文，均有心得，尤精汉隶八分。十八入邑庠，颇为徐文宗所赏。晚清制科既废，研究新学，与高协华先生创办群谊小学，复襄办皖江

小学暨纸商私立小学。选拔后，丁内艰，不预廷试。终丧，值政变，被选为县议会议长。时当共和肇建，凡属地方公益，靡不毅力图之。积劳疾，卒年仅三十有七。

孔庆仪（郑永禧撰《墓志》）字寿钱，号肖铿。幼孤露，生母毕太夫人苦节抚育之。先是，伯考宪字行翰博坤公歿无嗣，同族金以南宗主鬯未可虚悬，议所后。君生甫数月，于昭穆当次。时，左文襄以抚军驻衢，亲诣庙稽谱牒，遂以君名入奏，得袭世职。君性蚤慧，气象英伟。虽在髫髻，躬承祀典，趋跲有度。宗老见之，翕然叹服。少长，善读书，小试辄冠其曹。前后督学案临，均以大器目之。聿新家祠，更建公署，经营祀产，百废具举。晚清政变，君慨旧学之不足以图存也，力与维新，倡立孔氏中学校，培植族内寒峻。复县长立高小校，灌输地方文明。乃推绪余，创商会，以平市政；督堰工，以兴水利；董率巡察，编查船舶；整理公租，厉行烟禁；谘议局开始筹办初选事宜，凡诸种种，莫不得风气之先。功成身退，绝不自居。迨民国肇造，衢人鉴于崇守原隶旗籍，恐酿种族之祸变，群推君为民事长，以维秩序。君猝膺艰巨，处理井然，闾里藉之安堵。旋奉省委，襄办江山清乡，多所保全。事竣，洊署太平知事篆，几有刑措之风。君自以生圣人后，不愿为俗吏之所为，洁然而去。会政府明令变更官制，改博士为奉祀官，君欲维持祀产，先往谒鲁陵，次复诉之内部。值衍圣公薨于都，君仗义扶椽归曲阜，参与继承问题。事定，南旋。君以频年奔走，精力就衰，慨国事之日非，思家居而戢影。为振兴实业，首从电灯发展，甫如君志，天靳其年，遽以斯止，惜哉！癸亥十二月，归自杭，中途得疾，至家不起，卒年六十。

王敬烈（《行状》节略）字耀周。廪贡生。昆季四，居长。性孝友。少承庭训，共习举子业，独讲求汉儒训诂之学。与余君延秋比邻居，交至好，鸡窗风雨，互相校讎，故延秋命其子越园从游于门

下。晚清罢科举，乃自费私立小学校，造就青年。校经谈文，悉纳之于正轨。民国改造，被选为县议员。未几，更委为自治委员。勤恳耐劳，实事求是，尤好行慈善务，期有益于地方。每有收入余款，识其年月、项目，原封存储，十余年不改其度。及县议会再选，移交参事会，辄识宛然，人以此知其清操可风。年逾六旬，忽得咯血症，自知不起。易箴时，父母俱八旬在堂，遗命子孙勿讣告，恐重贻老人戚也。

陈祚璿（《信安陈氏谱》）字舜齐。邑诸生。诚孝有至性。光绪己亥冬，父晋武患伤寒，医药罔效，日就危殆。祚璿沐浴袖刃，开窗拜祷，潜割臂肉。地有血迹，恐为人知，泼灯油于地，覆以灰，称举灯失手。母至，遂不疑。复对母言：“药之鲜效，以火候未当。今夕，儿自任之。”劝母、弟各归寝。乃投入药煎而进之，父服后，即鼾睡。晨寤，胸膈顿爽，便思饮食，渐就痊愈，寿至七十八。祚璿子从镒，侍其母范氏疾，亦割臂以疗，母竟不起。父子割臂，人所罕见。祚璿，民国十四年卒。

周润芝（《行状》节略）字莲祥，号清如。邑廪生。好学能文，尤擅书法。晚清政变，肆力教育，任县公署教育科科长及县小学校校长，多所规画。此次预修志乘，摹绘《方里图》，加以考证。未获见全书之成，忽以无疾逝，甚可痛也。

《衢县志》卷二十四

人物志四 别目三

流寓

殷浩	陆贄	刘彦琛	王仁裕	郑夔	钱羔羊	钱颢
陈师锡	崇义公	柴氏	赵令衿	赵子昼	曾琳	曾开
程俱	陈与义	韩驹	韩公裔	张翥	张信	朱敦儒
华仁祖	任古	王珉	李元老	马希言	何若	邵知柔
朱熹	吕祖谦	吕著	吕大勋	周望	傅选	穆修沂
张耆	李迪	张方年	耿南仲	岳飞	邢居实	袁楠
李大正	折彦质	邵侃	康执权	胡廷直	郭昌时	刘光世
张扩	卢宜之	楼璩	谭惟寅	胡安世	叶义问	汪应辰
杜元感	王安	郑子高	尹起莘	朱照	徐逢吉	李大明
程端礼	尹廷高	叶文胜	左宗海	潘必卿	叶思	黄奭
余伯深	徐演	朱忠文	魏忠	汤斌	汪应晋	王虎
陈士元	朱大龄	车德辅	申甫	费士桂	费雄飞	费绍忠
费辰	费淳	费双元	华日融	胡森	胡缙	陈传经
周凯	王宝华	程鑑	曾大观	刘成万	丰应龄	羊宗道
羊晋祺	羊鼎禧	罗大春	余思鍊	余福溥	余庆椿	翟国栋

王庆耀 叶道生 叶华生 高振声 朱组绶 汪乃恕

方技

沈延年 沈承务 刘枢幹 余听声 祝不疑 张鬼灵 毛敏仲

叶茂实 黄元功 詹从之 诸葛武目 周达先 樊宗亮

蔡瑀 胡处士 江参 沈裕 刘光大 郑礼之 祝宗元

徐珙 李昶 朱昌顺 黄日禊 刘垞 张罗英 邹兆麟

徐森 徐养士 朱缙 瞿之坚 徐廉臣 李嶽 吴发云

孙坦 周广松 项又斯 冯其骧 王登涟 黄圣科 江沛

雷丰 江诚 邵嗣兴 章公辅 金镕 余源

仙释

王质 道义 大彻禅师 道恂 藏廪 慧闻

神力禅师 通济大师 刘铁磨 郑道人 徐景立

开明禅师 南禅遇缘禅师 道潜禅师 舒久视

慧通大师 卢、杜二禅师 繆道者 瞿良

冲妙李先生 惟简 广教 佛慧 孙希龄 陈应祥

正光 道行 守仁 咸杰 晁华 密庵 光远

慧远 崇岳 法如 法宁 水盛 周德清 大证

杰峰禅师 无碍 兰谷 旨堂 张柏亭

无涯和尚 方景辉 自然 传灯 大德 形山

顿闻 乾敏和尚 枯木 月闲 法昌 简堂

呆和尚 印柯 道域 祖江 开藏禅师 徐普仙

人物志四

流 寓

《诗》言“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敦乡谊也；“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美高迁也。孔子自谓“东西南北之人”，随在安居，并未闻加以寓公之目。汉人重土著，序其人民而著之于土，以示维系之意。有唐编户，乃有土、客之分，由是彼疆此界，遂成异视。制科定后，各由原籍应试乡举贡进士，始得通籍于朝，迄于有清皆然。民国肇兴，本大领土之义，同居中华国土，同是中华国民，皆胞与也。但考旧志，既备载寓公，势难删削，不得不酌而存之，以仍其旧。后有继者，凡居兹土而归试原籍者并系焉。

晋

殷浩（《晋阳秋》）初，浩以中军将军镇寿阳，羌姚襄上书归降。后有罪，浩阴图诛之。会关中有变，苻健死，浩伪率军而行，云修复山陵。襄前驱，恐，遂反。军至山桑，闻襄将至，弃輜重，驰保谯。襄至，据山桑，焚其舟实。至寿阳，略流民而还。浩士卒多叛，

征西温桓温为征西将军。乃上表黜浩，抚军大将军奏免浩，除名为民。浩驰还谢罪，既而迁于东阳信安县。（《世说新语》）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晋书》本传）浩虽被黜放，口无怨言，夷神委命，谈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感。但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韩康伯，浩素赏爱之，随至徙所。经岁还都，浩送至渚侧，咏曹颜远诗云：“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因而泣下。后温将以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缪误，开闭者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永和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亦为温害。后浩将改葬，其故吏顾悦之上疏讼浩，追复原官。

按：姚《志》此传略，去山桑覆败本末，末于咸安下脱子涓被害事，误与顾悦之讼冤连缀成文。兹加考正。

唐

陆贄（嘉靖《府志》）宣公，贞元间往江南，见衢山水之胜，欲居其地，买田千亩，择城西为宅。后贬忠州别驾，乃以前田给祥符寺以饭僧。今尚存。至十二世孙陆宁。叶《志》作字。杨、陈、姚诸《志》并同。为宋宣教郎，监衢州西安银场税，因家于衢之东隅菱塘，以承宣公之志。宣公，今举祀乡贤祠。

五代

刘彦琛姚引《府志》作深。（《王临川集·刘牧墓志》）其先杭州临安县人。曾大父彦琛为吴越王将有功，刺衢州，葬西安，遂为西安人。

王仁裕《楼峰王氏谱·王孝迪撰〈王仁裕传〉》）字德攀。其先世居天水，后为大名莘人，仕晋。初，高祖定雅乐，宴群臣于永福

殿，奏黄钟。公闻之，曰：“音不纯和，当有争者起也。”已而，两军较斗于升龙门，内外震恐，时以为异。尝喜作诗。一夕，梦出其肠胃，以西江水涤之，见江中皆籀文，自是文思益进，乃集所作诗文为《西江集》。乾祐间，为翰林学士，迁尚书，知贡举。至周，为左仆射。历官至太子少保。其子厚，为参谋大将军。门人王溥、和凝、范质皆入相。公每与饮，挂诗版于坐次，云：“二百一十四百门生，春风初长羽毛成。”后因陈桥之变，举家避世，来信安之穆临居焉，因寓以穆临居士之号。所居之地，去九仙寺仅十余里，公得其吉占，为茔圻于山之阳，遂舍其山田一顷于其寺云。

按：姚引《府志》：德辇，汴人。宋兴，弃官来信安，隐居穆陵，号穆陵居士。九世孙体崇迁楼山。大致差同。陵、临，音似。疑即今之楼山后地方，故楼山后俗亦称为临山后也。但考《五代史》，仁裕卒于周显德三年，并未及见陈桥事，疑其子厚奉公柩卜葬于此，后人追溯前型而弃诸《谱》首，《府志》因亦附会其说耳。

宋

郑夔（郑若《鹤屿文集》）字宗韶，姚误作绍。徐州人。皇祐间进士，官两浙转运副使。居官，抚循良，击豪猾，除妖妄，境上肃然。然自操冰蘖，而绳人过严，僚属颇生怨隙。童、蔡用事，天下多故，乃引疾丐祠。会夏人寇徐，因弟爱监衢州酒务，遂寓于衢之峥嵘岭西。初，夔在妊时，母上官永宁侯安世女，有贤德，梦石潭有龙飞入其室，既而奋于大江之滨，鼓鬣振鳞，将潜归石潭，若有鬼物挟剑潭中，龙忌剑，游于通衢，觉而生夔。以梦告父贞，贞异焉，召卜者讯之，谓是妊当得奇子，必贵显于名邦，但以兵戈之变，将择便图安，不复荣归故里之兆也。夔既生，有鹄衔一蚌置其洗儿盆中，噪跃而去。家人怪之，贞曰：“瑞也。其以我为老蚌生珠乎？”剖之，果得一

珠，故夔幼名龙珠。夔寓衢，忆妊梦于母曰“忌剑通衢”之说，其征矣，吾盖得止所矣！遂与爱即衢居焉。元丰五年，起复原官，辞不就。因谓地当镇冲，非所以谢却人事。足吾乐者，其山林桑梓之间乎？乃择地坦源而居之。子晃、孙廷宪，俱显。

钱羔羊（嘉靖《府志》）国子博士致仕。熙宁三年，坐祖无择知杭州日，任浩等贷官钱事，羔羊迫入官，贬衢州。

钱颢（嘉靖《府志》）常之无锡人。熙宁初，为御史里行。时王安石参政，专肆胸臆，轻易宪度。颢与知杂刘述、侍御史刘琦上疏论奏，俱贬。颢以金部员外郎监衢之税。《东都事略》，颢与刘琦合传。安石怒，贬琦为监处州盐税，颢监衢州盐税。将出台，以侍御史孙昌龄专附安石求美官，大骂之，拂衣上马去。而司马光言颢等责太重，吕海、范纯仁亦为辨，皆不报。昌龄，寻贬为蕲悴。颢在衢数年，好游泉石，多记咏。后徙秀。家贫，母老，丐亲旧以自给。《宋史》本传）后自衢徙秀州，家贫母老，至丐贷亲旧以给朝晡，而怡然无谪官之色。苏轼遗以诗，有“乌府先生铁作肝”之句，世因目为铁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按：姚引《宋史》前段，为原书所无。其所谓监衢州盐务者，实采自《东都事略》，并附注于下，以备参考。

陈师锡（嘉靖《府志》）字伯修，建宁人。史作建阳。建中靖国初，与陈瓘等同在言路，时号七谏。与瓘齐名，亦称二陈。自殿中侍御史言事，谪衢州旧志均有府字，误衍。监酒，因注《阴符经》。逾年，安置柳州，后葬丹徒。绍兴初，赠谏议大夫。后段与史传不符。

按：《东都事略》言师锡以元祐党籍谪监衡州酒税。《宋史》亦言坐党论监衡州酒。《弘简录》同。均不云衢州。衢与衡形似，不知孰是。然衢城古迹中，固犹有陈殿院故宅在也。

崇义公柴氏依赵《志》，书氏不书名。（嘉靖《府志》）家西京。

宋嘉祐四年，诏柴氏最长一人封公奉祀。政和八年，诏云：“我艺祖受禅于周，而恪封之礼未尽。择柴氏最长见存者为周恭帝后，袭封崇义公，监周陵庙，以示继绝之仁。”绍兴五年，袭封。叔夏请于朝云：“周六庙在河南府，嵩、懿、庆三陵在郑州。臣今收掌二帝位版，权就衢州景福院奉安。”从之。岁以春、秋仲月望祭牲牢。遇郊，遵景祐诏旨，官其子一人。叔夏卒，国器嗣。次天麟。叔夏金陈《志》作迁。衢幕时，余寇起芝溪，夜至城下，守王公曦陈作岩，误。委之捍御，故寇不得冲突衢。既置庙院，乃命莘监建之。大有、安宅、国宝、国实、国光、春卿，皆迭主祠事。安宅，字居仁，能诗，有《小艇集》。国宝，字唯贤，亦能诗，人传其《严陵十咏》。元后，其家浸微，有孙一人。

按：姚《志》引《府志》：单传柴叔夏，误脱绍兴五年字，失袭封、来衢年次。叔夏以下，尚有多人。故赵《志》统称柴氏。

赵令衿旧作矜，误。（《明一统志》）宋太祖五世孙。靖康初，论事被谪。高宗时，召见。令衿奏乞留张浚，召赵鼎。以言不合，罢，寓居三衢，后袭封安定郡王。子子觉，号雪斋居士，有文名。（嘉靖《府志》）字表之。大观三年，《宋史·燕王德昭传》作二年，当从之。赐上舍出身。靖康间，抗疏论用事者轻开边衅，谪临江监酒。《燕王传》：为军器少监，以言事夺官。与此异。高宗中兴，胡安国论令衿冤，除都官郎。令衿因上章留张浚，罢，居三衢。起知泉州。未几，诬以谤讪。《燕王传》：令衿由泉州归，寓三衢。尝会宾客，观秦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之句。通守汪召锡，桧兄婿也，颇疑令衿，讽教官莫汲诉令衿论日月无光，谤讪朝政。赖郑仲熊不阿秦桧意，止拘管泉州。守希肯幽于靖贞观，欲俟赵汾鼎之子。狱具，并杀之。适桧死，乃免。寻复官。二十六年，袭封安定郡王。寻奉燕王祠归于衢，孝宗亲洒宸翰以宠其行。二十八年薨。号超然居士。子子觉，

终严倅。令衿贬泉南时，子觉徒步省问。工行草，能诗歌，得墨法于异人。有《雪斋集》。子伯禽，亦有祖父风，善墨竹，终安庆守；伯麟终常守，与伯鲤俱登第；伯凤、伯熊，以前监司守臣奉祀。

赵子昼（嘉靖《府志》）字叔问，太祖六世孙，亦燕王后。警敏嗜学。大观元年，宗子进士第一。宣和初，编修《九域志》，稍迁刑部副郎。南渡，来居信安山中。车驾驻越，迁太常少卿。时礼籍散亡，子昼既淹贯，讨论无遗者，进贰春官，承密旨。升龙图阁学士，守秀州。原作秀、润，但子昼知润州，未见史传。后奉祀家居者七年。慕司马徽之为人，筑崇兰圃《古迹志》作馆。于城南，与程俱诸人酬唱其间，俱称其“刚而不亢，通而不流”。文敏以粹篆、隶、楷，皆力追古人。有《崇兰集》。见墓志。孙师蒲、希澹皆登第。（《南宋书》）建炎四年，迁尚书左司员外郎兼榷货务，岁收茶盐香钱六百九万余缗。

按：赵王墓在城西寺桥源。近年发见墓志，程俱撰，曾楸篆额，曾开书。尚完好。原文别录《碑碣志》。

曾楸 曾开（弘治《府志》）楸，字叔夏，其先赣人。《宋史·曾几传》云徙河南。元符进士。宣和七年，知兴化府。金人陷燕山，诏帅守各募敢死士入援，楸率先诸郡。以显谟阁学士致仕。祖平尝为衢之判官，因家焉。有《内外制文集》、《东宫日记》。弟开，字天游，登进士第，权直学士院，出知婺州。罗汝楫谓“开尝阻和议，遂落职寓衢，十三年端居简出，类山林枯槁之士”。

按：赵王墓碑题衔：曾楸，显谟阁学士；曾开，宝文阁待制，并左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官。盖皆致仕后书也。

程俱（《直斋书录解题》）《北山小集》四十卷，中书舍人、信安程俱致道撰。俱，父祖世科，而俱乃以外祖邹润甫荫入仕。宣和中，赐上舍出身，为南官舍人。绍兴初，入西掖，徐俯为谏议大夫，封还词头罢去。后以次对修史，病不能赴而卒。（《罗湖野录》）

程待制致道、曾侍郎天游寓三衢，与乌巨行禅师为方外友。

按：马端临《文献通考》及费充《梁溪漫志》均称信安程俱。俱与状元程宿为同族。赵《志·科举表》，宿亦列西安下。疑当时两人皆常住郡中，故云。然但考其原籍，实是开化，仍当从姚《志》入《流寓传》。

陈与义（《南宋书》）字去非，号简斋，著有《简斋诗集》及《外集》。洛阳人。上舍甲科。历太学博士。高宗南迁，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峽。绍兴中，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至参知政事，予祠卒。容状俨恪，不妄言笑。荐士于朝，退未尝以语人。长于诗，体物寓兴清邃纤余，上下陶、谢、韦、柳间。自号简斋居士，有《无住词》一卷。

（夏文彦《图绘宝鉴》）赵叔问居三衢，治园筑馆，与陈简斋、程致道从容其中。

按：杨《志·世科表》皂木巷陈族下，载有陈与义名，宋徽宗时进士，知政事。是与义亦信安侯弘后也。然考之正史，并非衢人。虽《陈氏族谱》载有其人，实分枝他籍，不能遽列于此。姚《志》列为寓贤，即据《图绘宝鉴》而言。今合《南宋书》互证之，与义既避地至岭峽，又尝受高宗之召，由岭峽赴临安行在，道必经衢，或尝于此流连也。夏氏，元人，距南宋不远，必有所见而为此说，故与致道并列《流寓传》。

韩驹（《南宋书》）字子苍，仙井人。政和初，坐为苏氏学谪官。宣和六年，迁中书舍人。高宗即位，知江州。（韩驹《梅花诗》）江南岁晚雪漫漫，涧谷梅花巧耐寒。幸有幽香当供给，不辞三载住西安。

按：孔传《后六帖》有韩驹《序》，毛开《优古堂诗话》有《论韩子苍送友诗》，二人皆当在衢时文字交游之友也。

韩公裔（《宋史》本传）字子扈，开封人。初充康王府内知客。

（弘治《府志》）子宸积功迁岳阳军节度使。先是，史馆修日历，凡藩府旧事与霸府建置本末，人无知者，公裔省忆成书。秦桧遣史官杨愿质之，所记皆实。桧欲赏公裔，会除保康军承宣使。姚引脱宣字。查宋官制补正。桧疑其舍己而自求于上，使言者论公裔与愿往来，坐废。后奉祠家于衢，卒赠太尉，谥恭荣。洪迈志其墓。

张颺（弘治《府志》）字仲思，南京人。登进士第。建炎初，守昭武。金遣使约降，颺怒，亟斩之。先是，颺子申陷北，和议成，申欲取其父，时颺居衢，朝廷疑当作令。下衢趣遣行。颺与秦桧书，谓“以子召父，不孝背德，犯顺不忠，誓不与逆子俱生”，以故乡郡不为给禄者十五年。桧死，归奉祠。卒，韩元吉志其墓。

张信（康熙《府志》）本汴人，为国医院使。高宗时，扈驾南迁，以劳进秩三品大夫，赐第西安。

按：信以医术世其家，俗称张大夫家。至明清之际，尚有传其名者。

朱敦儒（《南宋书》）字希真，河南人。志行高洁，虽布衣而有朝野之望。素工诗及乐府，婉丽清畅。《宋史》入《文苑传》。（嘉靖《府志》）作朱敦如，疑音误。号洛阳遗民。绍兴间，以姻家赵子昼居超化，陈《志》作信安，姚引作西安。故来就之，凡数年。

华仁祖今本杨《志》误作京祖。（《通志》引《府志》）延陵人。父姚《志》引同。杨《志》原作举贤良，无父字。为黄门侍郎，以沮和议，忤秦桧落职，知饶州，卒于官。仁祖扶柩至衢，隐居城西黄茶。今有上华、下华二村。后子孙迁居常山。重刊本有脱简，误将徐云翔为西安令迁居常山联缀于下。

任古（弘治《府志》）字信儒，世居济宁。建炎初登第。绍兴间宰瓯宁，以母忧归，过衢，因卜葬焉，庐墓。终丧，除监察御史。有《拙斋遗稿》三卷。

王珉（叶秉敬《寅阳笔记》）字中玉，汴人。懿敏公曾孙。政和间，赐上舍出身。历升御史中丞。扈跸南渡，建炎初兼侍讲，使金还，直言忤时宰，即引退。绍兴中，丐祠，居信安之孟渚坂，作梦山堂，黄次山为记。赵《志》作王次山，豫章人。

李元老（嘉靖《府志》）字景芳，怀之河内人，邦彦后也。守清湘，移邵州，以最闻。召见，陈便宜，称上意，目送之曰“称监司材也”，除福建提举。子耆明，字子诚。性刚廉。为建安簿，平反延平狱，法当改秩。耆明曰：“吾岂以赏故，使前鞫者坐罪也。”号冰壶居士，有文集。

马希言从孙演。（嘉靖《府志》）濮州鄆城人。《明统志》马仲下作东平人。唐马周之后七世登科。高祖给事应图，与从父谏议仲，皆以节义著。南渡后，希言为少卿，寓龙丘。兄之孙演来，居郡城，终随守。

按：《庶斋老学丛谈》言有“龙游马方山天骥行供衢庠，得箭射石榴之兆，御试第二人”，盖亦希言之族于衢为一家，故《宋史·马天骥传》但称衢州人，而不云龙游。今此族已式微矣。

何若（嘉靖《府志》）字任叟，陈《志》作在叟。建康人。弱冠登第，为汜州推官，与将王进谋，擒斩叛卒。召擢御史，除签书枢密院事。后以疾奉祠，家于衢。详见《国史》。有《凤山集》、《通志》引弘治《府志》作《凤山集》，疑误。《尚书春秋讲义》、《汉唐史评》。子伟，以父任至化州守，会妖贼犯州，守御获全。

邵知柔（《福建通志》）字民望，政和人。进士。赵《志》、陈《志》均作浦城人。（《两浙名贤录》）绍兴间，历官国子祭酒，以直龙图阁奉祠，寓西安城东之菱塘。舍侧有古木轮囷离奇卧塘上，知柔因系小舟，扁曰野航，日夕吟咏其中。题其诗曰《野航集》。

朱熹 吕祖谦（胡翰怡《颜斋铭序》）衢之超化寺，昔朱子、吕子尝寓焉，故有云山阁、怡颜亭。朱子所书亭匾、石刻，尚存。

按：朱子书有《柯山战龙松碑》，见谢肇淛《五杂俎》。其在衢，上赈荒三疏，亦载《文集》。《留氏谱》云：绍兴间，晦庵朱子尝与东莱讲道于此。

吕著 吕大勋 陈作勋，姚作坝。（嘉靖《府志》）兄弟来居西安，而大勋以流寓荐登第。

周望 傅选（嘉靖《府志》）二人绍兴间皆尝谪于此。

穆修沂（嘉靖《府志》）寓华藏。终参政官。

张耆 李迪 张方年 耿南仲 黄门。 **岳飞 邢居实 袁楠** 寺丞。 **李大正** 提刑。

以上八人，均见赵《志·侨寓》列传西安下。未详其来此之由。惟耿南仲在政和间曾知衢州，岳武穆有乌石山留题，余不可考。

折彦质（嘉靖《府志》）枢密孙允兹，字舜俞，宰建安诸司，以最闻。终信阳守。

邵侃（嘉靖《府志》）司直，终隆兴倅。

康执权（嘉靖《府志》）内翰子忱为西安丞，其后居此。此亦见陈《志》。

胡廷直（嘉靖《府志》）寺丞。字彦温，终广东曹。

郭昌时（嘉靖《府志》）通州守。字逢叔，亳城人。自穆修沂下，皆有后于此。其自他郡来者，则翁中丞彦国。

刘光世（嘉靖《府志》）刘鄜王光世解兵柄，奉祠，客于三桥吴耆龄家，亦三年。附注朱敦如下。

按：北乡《上庄刘氏谱》：光世之族刘崧，乾道初，为江山尉。秩满不获归，见信安土沃民淳，因创业三十二都，筑室而居。子仁，登乾道武进士第。亦作进士，亦曰武闾。授延安都统。时，金人叛，出师剿之。上嘉其功，赐粟二千石。以寿终，敕葬本里东

华山永光寺后。有墓志碑记。忠烈之气，犹能为民兴福御灾，乡人立庙祀之。庙，即今祠。祠内藏有郈王画像。详《杂志中》。

张扩 陈列其子恭之。（嘉靖《府志》）中书。字彦质。终待制。号东窗先生。有集。子恭之，始家此，终福建参议。

卢宜之（嘉靖《府志》）别驾。尝为西安尉。有诗名。

楼璩（嘉靖《府志》）作楼师垣。璩之字。四明人。绍兴间，监征于衢，遂家于城南。子钥，字大防。登进士第。持论坚正，忤韩侂胄，同朱熹、吕祖俭辈五十九人籍伪学党，奉祠。迨侂胄诛，钥复用，历官至参知政事。卒，谥宣猷。陈《志》并载南门楼族科目，姚《志》删去。

谭惟寅（《尚友录》）字子钦，高要人。绍兴中，登进士第。官至浙西宪府。读书一览不忘。尝寓衢州祥符寺，借烛阅碑不得，遂以手摸之。既归毕录，黎明对碑，不遗一字。

胡安世（康熙《府志》）汴梁人。安定公后裔。南渡时，因访赵清献公裔孙，遂家于衢之官庄。原作东湖官庄。姚《志》删。

叶叶问（康熙《县志》）字审言，严州寿昌人。建炎进士，历官至枢密院，封信安郡侯，《宋史》作新安郡侯。姚引《严陵志》亦作信安。谥忠简。初任，即疏时相奸邪。分教上饶，护郡印，辄发常平米赈饥。时主和议，公为侍御，奏急务六事，请预备兵。金主亮窥江，上命视师江淮，御书“义问到处，如朕亲行”八字于旗以赐之，遂有采石之捷。公登政府，所得俸禄尽周故人贤士，无资治第。晚以奉祠寓衢，卒于南庵。长子端衡，仕至九江守，多善政。

汪应辰（《宋史》本传）字圣锡，信州玉山人。绍兴五年，进士第一人。丞相赵鼎死，扶丧过郡，应辰为文祭之。其子借三兵以归，道出衢州。章杰为守，希桧意，指应辰为阿附，为死党。《南宋书》作私党。符移讯鞫，遍搜行囊，求祭文不可得。时，胡寅遗桧书，谓“此事不足竟”，事乃寢。应辰好贤乐善，出于天性。尤笃友爱，

尝以先畴逊其兄，衢虽无屋可居，不顾也。子达继，登进士第，仕至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明一统志》）宋汪应辰及子逵，逵与达，系两人。逵，字季路，见周益公题跋。寓衢。郡守张嶠筑室居之，后人即此建祠。咸淳中，赵孟奎重建，匾曰明正书院。（周密《癸辛杂识》）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高宗愍之，有西北士大夫许占寺宇之命。时汪玉山居衢之超化寺。

按：姚《志》引《癸辛》语，未知即汪应辰，而以玉山为名，是失考也。若《黄金华集·徐沂之墓志》，次女适汪应辰。则时代不同，别有同姓名之一人，非此汪玉山矣。

杜元感（康熙《府志》）唐仆射杜如晦尝憩于龙游之北，志名杜山。历宋监察御史杜莘老之子名充今刊本误作老。者为盈川令。按：宋宣和三年，改龙游县为盈川，南宋初复旧，此当在其时。但查《龙游志·职官》并无杜姓。姑存阙疑。善堪舆，其子元感尤好焉。屡择胜地，卜于芝溪之辉屏源后。以铜峰龙脉迢递，溪山秀丽，田地饶多，遂迁居于此。

按：龙游新志《古迹》载有唐杜如晦隐处，在县北三十里，旧作四十五里。其山即名杜山，今有杜山前、杜山后等村，在石佛区，接近西安。有白马岭、鼓角楼、下马坝、洗马池。又《氏族考》：杜泽分支在龙游者，北乡三十七都有杜墅。元至正时，迁东乡。七都有杜家，十二都有溪底杜，并明成化时迁。其族皆不及杜泽之盛。

王安（嘉靖《府志》）号石城，建康路石城乡人。仕宋，持金虎符镇守衢婺等处招讨使。宝祐间，遂家于衢。隐居翠微山，置田数亩，至今寺僧祀之。至孙惟德，洪武间，由才干拜湖广监察御史，升江西按察使。嘉靖丙辰，郡守洪恩、同知杨朗赐以镇衢名宦匾额。知县锡、主簿璩，皆其苗裔。

按：明王璩墓碑称其始祖安，至元间开府于衢。并有“子添祺、孙仁泽，袭封明威将军万户侯”语，与此稍异。详《碑碣志》。

郑子高（康熙《府志》）浦汭人。为信安尉，有善政，家于协里。浦汭、协里，今无可考。

尹起莘（康熙《县志》）字耕道，号尧庵，姚作克庵。和靖先生六世孙。先生随高宗南渡，徙姑苏，有子曰道，为遂昌令，子孙遂家焉。西安东乡之查川与遂昌为邻界。相传，耕道先生曾亲历其处，乐其山川风物之美。及元末红巾寇起，后人遂卜居其地，至今鼎盛，子孙至五百余人，有宋时诰敕、图像尚存，因立祠庙祀。前邑侯李公表其门曰先贤懿范，例给祠生一人衣顶奉祀，比之清献祠焉。著有《通鉴纲目发明》，书板现存本祠。

按：尹氏在衢支族不盛。查川故地，近龙游，有移居于龙者。书板仍归遂昌尹氏祠内保存。衢有祠生，今亦不闻。

朱照（嘉庆《县志》）字旭旦。杨《志》无字。号万石，晦庵裔。杨《志》作十一世孙，殊误。宋末，为衢州路统领。娶学士徐霖女，过其门，杨《志》作家。见山水秀丽，遂迁于衢。后子孙繁衍，为园林巨族。

按：此条出杨《志》，原引《朱氏谱》，语多失实。今考《园林朱氏谱·照公传》云：文公六世孙居闽建安。弱冠，其父楫公判衢州，随侍至任。从径坂徐霖学士受业，遂以女妻之。后其父调任处州。秩满，复归老于衢，终焉。咸淳二年，卜居园林。距径坂仅二三里。宋末，霖家遭难，照与族人议立嗣收恤之。并无为统领事，杨《志》误载，宜加订正。

元

徐逢吉（叶秉敬《寅阳笔记》）祖籍洛阳，河南节度使徐幸隆之后也。幸隆三子，长大兴，为衢州守。性廉谨，有父风。建炎元年，金人长驱入淮，幸隆率河阳兵拒死，大兴即解政，与季弟忠兴检父遗骸葬于常邑护国山，遂庐墓以居焉。至元三年。《常山志》作宋

时，疑在至元十三年元主入中国之始。俟考。大兴六世孙逢吉，以才干举为宝钞局大使，乃迁于信安之西河。以忠孝起家，子孙繁衍，代有闻人，为三衢望族。

李大明（《云溪李氏谱》）字汝光，宋李纲裔，祖籍维扬。赐进士出身，以军功擢金吾卫上将军。至元十八年，出镇衢州路。二十一年，以万户府达鲁花赤致仕，遂家于衢，卜宅西安之云溪市。（嘉靖《府志·官守纪》）元，李大明，金吾卫上将军。按旧志：亲剿金寇，有功。

程端礼（《元史·儒学传》）附《韩性传》。字敬叔，幼颖悟纯笃。十五岁，能记诵《六经》，晓晰大义。庆元元庆元路，即今鄞县，非处州之庆元。自宋季皆尊尚陆九渊氏之学，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以传朱子明体适用之指，学者及门甚众。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仕为衢州路儒学教授。卒年七十五。

（徐日久《子卿随笔》）宋司农主事程祚，端礼父也。因元代不仕，改名玺，端礼迎养至衢，遂卜居于郡城中河之小龟峰。

尹廷高（《元诗选·传》）字仲明，遂昌人。所著有《玉井樵唱正续稿》，内有一律《庚辰，故里再毁于火，流落信安僧舍，风雨凄凉感赋》云：羁愁野寺泪凄然，又是西风落叶天。疏雨半檐浇客恨，白云一榻对僧眠。孤吟天地知何益，只影江湖只自怜。唤醒十年乡国梦，空山古木乱鸣蝉。

叶文胜（刘允撰《传》）字虞冈。延祐三年为衢州路推官，遂家于西安县东。

左宗海（康熙《府志》）字百会，东莱人。至正间孝廉。教谕西安。育才造士，诸门下依依不忍舍，遂家于衢。子孙十数世，皆敦诗书，好施予。明季，有都御史忠义节烈名懋第者，即其族也。《明史》：左懋第，莱阳人。

潘必卿（康熙《县志》）字国相，号南江，豫章之武宁南皋人。至正间，以明经任衢州路教授。尝师事吴澄，得程、朱要旨，悉以所传牖迪后学，衢士挽留久寓，以终教育焉。性至孝，迎父文江公就养。以衢俗淳厚，遂治第孝义里，因占籍云。

叶思姚《志·选举》思作恩。（《三桥叶氏谱》）开化人。少习举业，涉猎经史，州邑屡举贤良，不就。元至正十一年，诏举人才，授罗源尉，亲戚劝之行。未几，元季大乱，思见几明决，弃官徙居衢城北三桥街，构田庄于嘉庆乡之龙回，遂隐居于此。自号云樵散人，寿八十一。明洪武间，邑丞柴伯安赠以诗云：观光自负气凌虹，小试花封效匪躬。枳棘岂堪栖彩凤，云霄终见奋飞鸿。知几解组危邦内，避乱迁居闹市中。谁似先生明且哲，放情林壑播高风。

明

黄奭（嘉靖《府志》）湖广黄冈人。陈《志》补县。洪武二年，以人才征辟，授衢州府知府，卒于任，葬嘉庆乡独木桥边，去城三里，子孙遂家于衢。今无考。其清节，与余伯深相方。洪熙间，贰守吴琛核实表以清节匾。参观名宦、祠庙、古迹。

余伯深（嘉靖《府志》）字惟渊，湖广常宁人。洪武二年，授本府同知，卒于任。居官清介，剿除强暴，安抚流离，囊橐空乏。子永忠以旅棹难旋，因家焉。洪熙间，贰守吴琛揭以清节匾。黄、余二公同一祠祀。嘉靖丙辰，郡守洪恩、贰守杨朗表其里曰大夫坊。

徐演（嘉靖《府志》）字仲永，福建人。以父宏明经举任衢州府学教授，道经浦城，出江山凤林乡，乐风俗之雅，命演占籍焉。后，演领洪武丙子乡荐，试礼部亚榜，授平乐府教授，后改桂林府学。秩满，升国子监助教。后，翰林试楮先生传进呈第一名，特恩超拜右春坊右赞善兼领司经局事，以疾告归，自江山迁衢，遂占籍

西安。绍芳、继芳乃其裔也。

朱仲文（《治岭朱氏谱》）婺源人。文公族。建文中，为严郡都督副使。靖难师起，遂挂冠隐于西安北乡之治岭。治本作竖。

魏忠（嘉靖《府志》）湖广人。正统间，领乡选，授衢州府推官。正统十二年到任，卒。尝树立五县界石，至今存焉。墓在清献书院后，子孙遂家于衢。陈《志》云附祀清节祠中。

清

汤斌（李元度《先正事略》）文正公讳斌，字孔伯，一字荆岷，号潜庵，河南睢州人。父祖契，州学生，母赵氏。明末，流寇陷州城，骂贼死。被旌建专祠。公少避兵，流寓衢州。顺治九年，成进士，授国史院检讨。

按：梁节庵廉访《送周崧甫太守之衢任》有“寻汤文正公读书处”之语本此，今人多不知。

汪应晋（康熙《府志》）字康叔，号石林，新安唐越国公华之后。俭朴厚重，好学善文，屡奇不遇，以贡授会稽参军，清慎自守。迁本州别驾，人益颂德。顺治初，贝勒平定两浙，知其廉能，擢知金华府，不就，隐居西安之廿六都山石航。

王虎（康熙《府志》）字在山，山东文登县人。随父寿明至衢。顺治初，入衢协标，骁勇善骑射。康熙十三年，讨耿逆，屡著战功。制府李拔授衢左营千总，委运军粮。又调集乡勇，练卒伍，直逼贼垒，昼夜攻守甚力。耿逆平，制府上其功，候升补而卒，赠守备。虎处衢五十年，虽起自戎行，能以礼法范家，庭户肃然。子有仁，任杭州卫守备。

陈士元（康熙《府志》）字雍庵，绍兴籍，寓京师。由将材于康熙辛未岁任衢协中营守备。好义乐善，施糶济贫，不惜重资。修合

膏药，广施五邑，受益者甚多。喜衢俗淳朴，买田数十亩，即家于西安。子二：贡球、贡琳，皆大兴县庠生，因迁衢，遂弃儒就武。

朱大龄（嘉庆《县志》）字播九，号行岩，海盐人。康熙己卯举人，授西安教谕。淳淳课士，廉洁自矢。卒于官，贫无以殓，遗侧室金氏及二子应椿、荣增无所归。绅士徐焕新、余帝宠、徐元植、王志和捐赀殡之，并为制田屋，以贍孤寡，遂家于衢。其平时居家肃然有法，故金氏耳熟大义，能苦节三十六年，训二子皆成立。

车德辅（《西安怀旧录》）案：《府志·学官表》：康熙四十六年，车德辅为西安教谕。德清县举人。由内阁中书改授。又《学宫》下载：康熙四十七年重修，车德辅有记。据《县志》，德辅在任十八年，其后遂家于此。子四：景铨、景銮、景醇、景铤，皆能诗，见康熙《县志》。今城中尚有车姓者，但式微耳。

申甫（《两浙轶轩续录》）字及甫，号笏山，别作拂珊。西安人。乾隆丙辰举博学鸿词。辛酉举人。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笏山诗钞》。（《词科掌录》）江都申甫布衣侨寓西安。《词科举目》直作浙江西安人。大学士、浙江总督嵇公所荐。诗章秀拔，律调尤妍。（嘉庆《县志·拂珊行状》）父承德公为衢州西安驿丞，因家焉，而籍仍扬州。幼颖异，复自刻苦。乾隆丁巳，大学士嵇公曾筠举应鸿博科试，不第，因留京。辛酉，试京兆获隽。壬戌，考取中书舍人，洊历九卿。子四。（《蒲褐山房诗话》）笏山直军机，掌内制十余年，指事类情，九重时嘉赏之。为诗抒写性情，羌无故实，白乐天、杨诚斋、查初白其兔园册子也。歿后，毕中丞为选择而梓之。

按：郑板桥有《怀申甫》诗云：男儿须斗百千期，眼底微名岂足奇？料得水枯青石烂，天涯满诵笏山诗。序以笏山为关中人，是误以此西安为陕之西安也。然兴化、江都同属扬州，而板桥不知，可见笏山入仕后未尝一归故里矣。

费士桂（嘉庆《县志》）字官裁，号丹林，籍慈溪而居会城。康熙癸巳副榜。雍正壬子亚魁。乾隆丁巳进士。与何韦江、金小树辈齐名。性恬淡，不耐簿书，改就三衢教授。在任十二年，惟以崇实黜浮为务，都人士薰德而善良者甚众。乞休后，爱姑蔑民风朴茂，遂家于衢。时，岭南林穆庵太史来守吾郡，夙相器重，甫下车，即延主正谊书院，尝语人曰：“昔韩文公刺潮州，举郡人赵德为师，人文至今称盛。今予德不逮韩公，而先生学优赵氏。”当时服其藻鉴，以长孙淳贵封赠。

费雄飞（嘉庆《县志》）字于九，号丰山，教授子。弱冠，举茂才第一。为诗力追唐音，尤精字学，行、楷皆入能品，丐书者无虚日。随侍三衢学署，舌耕以供甘旨。虽苜蓿寒斋，滫瀡脂膏不丰腆不敢进。为人中无城府，而崖岸自高，笑嘖不苟，有古君子风。一门之内，三世同居，肃雝之范懋焉。熟于史事，教子弟，凡前贤德业闻望，必援引以为程式。沈云椒大司马为铭云：勤于学，学乃殖。行修于家，风可式。非荣其身，章有德。志其实也。以子淳官大学士，封赠如例。生平著作等身，今所见者惟《养素堂稿》，盖天厨一啻云尔。

费绍忠（嘉庆《县志》）字进思，号补堂，教授犹子。少负时名，善接引来学。乾隆庚子举于乡，考觉罗官学教习，选授山西定襄知县。居官勤抚字，薄征徭，曲体民隐。有富人某为人首讦，纳千金将以鬻狱，拒不受，而输其金于书院，为生徒膏火，士林颂德。在任二年，以勤黜卒于官。

费辰（嘉庆《县志》）字斗瞻，一作占。号榆村。杭州府学生。卓犖不羁，长于词赋。少随伯父游学三衢，与信安诸名士章天叙、盛葛湖、陈二川橘洲昆季觞咏倡酬，声名藉甚，刊有《穀江游草》、《榆村近稿》问世。内多陈橘洲及叶竹巢诗掺入，想是未及检之故。晚年，举孝廉。乙丑会试，钦赐翰林院检讨。

费淳（《两浙辘轳续录》）字筠浦，钱塘人。乾隆癸未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恪，祀名宦、乡贤。（《杭州府志》）淳由刑部主事升郎中，大学士刘统勋荐充军机章京，补江苏常州知府，丁父忧。服除，补山西太原知府。有争水利者，讼久不决。令遵故道开渠，以资分溉。渠成，民建桥其上，曰费公桥。迁冀宁道。累擢安徽巡抚。寻调江苏，严米石出洋之禁。此举令人注意，深谋远虑，大可为后世法。《辘轳续录》删去，可惜。兼署江督、河督，会丰工漫口，赈灾民，蠲逋赋，挑浚刘河九千五百十二丈有奇。嘉庆二年，调闽。未几，复抚苏。三年夏、秋亢旱，率属步祷，长跽赤日中三日，天大雨，郡人士绘图赋诗以颂之。淮徐水患，请以徐属征存漕米就近散赈，公私交便。四年，擢两江总督。漕政积弊久，疏请整饬，条举四事：曰加惠疲丁，曰严禁浮收，曰痛惩绅棍，曰停止巡漕。得旨议行。与河督吴璥区画河务，复混江龙、铁篦船之制，先后兴修高家堰石工，抢护贾家楼大堤。工竣，加太子太保。据姚《志》，署衔系太子少保。八年，迁兵部尚书。会河南衡家楼黄水溢，碍漕运，命往山东查勘，疏请于张秋两岸培堤筑坝、挑南旺河各斗门及牛头河身，泄汶归河，以济重运。又于兖、沂、泰、济各郡，浚名泉四百八十四，挑挖袁口闸及运河漫口对岸滩面，由是漕船挽运无失事者。十一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明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年七十，御书赞纶锡赉以赐。明年，以失察三库事，革职留任，寻降补兵部侍郎。十五年，补工部尚书。十六年辛未二月卒，年七十三，赏还大学士，谥文恪。

按：嘉庆庚午，吾邑修志，公年已七十二，时为工部尚书、国史馆总裁，首序一篇，中有“余冲龄随侍先大父丹林公宦衢，于姑蔑雅有夙缘”之语。又序叶竹巢《自娱集》云：先生平日与先祖最称莫逆，时场屋初用试帖，先祖命余以近作就正。案头适有五字

《擢英才》排律一章。余自惭谫陋，瑟缩不敢出手。先生独大加欣赏，目为清时沈、宋。文字之知，实始于此。又序《二陈诗集》云：庚午辛未间，余侍先大父读书三衢学舍。癸未后，余通籍京华。服官之日多，居乡之日少。是公固以衢为家乡也。其时仅十有三二龄耳。

费双元（《西安怀旧录》）字兼三，号云槎，文恪公淳弟。乾隆间廩贡，选用州判。生长于衢，格于例，不能应试，因寄籍钱塘。文恪服官在外，双元设馆在家，从游者多英俊子弟。时衢地凡遇大工及义举，率以费氏为倡，双元无不踊跃先之，具载嘉庆《县志》中。文恪无嗣，以其子履升为之后，由荫任刑部郎中，官江西广饶九南兵备道，赐封中宪大夫。其后改籍西安。

华日融（《两浙轺轩录补遗》）字煦亭，一字春圃，遂昌人。乾隆己酉拔贡，候选教谕。著《蕉石山堂诗钞》。陈传经曰：“春圃于戊申夏为朱石君先生招集省试，从场屋中订交。庚戌，廷试归，历主须江、开阳讲席，多所造就。以庐墓，居衢郡西乡。读书之余，雅好施与。壬戌大饥，倾困赈恤，全活无算。其诗皆粹然儒者之作。癸亥夏，遭疾以歿。余有诗哭之云：孝悌兼慈和，为善曷有极。乡人无智愚，咸颂君之德。盖纪实也。其弟复堂，亦渊雅能秉兄教云。”

按：范退樵《锄药集》有《和华煦堂》诗，即煦亭也。其弟复堂名日南。

胡森（《三衢杂志》）字香海，江右进士。曾官福建罗源县知县，升同知，乞休寓衢。嘉庆庚午，预修《西安县志》。又尝掌教龙游岑峰书院。时，余鲸文拔贡铿年甫弱冠，最为所赏。鲸文赋七言长古一篇寄胡香海，中有“信安岁暮寒凌兢，敝裘冲寒雪可乘。叩门却许末座接，抵掌倍觉气象增”语。江山刘眉士孝廉佳亦有《寄怀胡香海司马》诗云：头白携家作寓公，西江诗派几人同。溪山许

被名流占，坛坫谁争老将雄。六代文章供祭獭，一官踪迹托冥鸿。曾为北海尊前客，裙屐招邀兴未穷。足见其时全眷在衢，所交游者亦广也。

胡缙（《两浙輶轩续录》）字骏卿，号湘帆，乌程人。嘉庆甲子举人。（《湖州府志》）缙少负才名，阮元督学浙江，课诸生《十台怀古》诗，缙居最。尤精研经学。以贫故，客游三衢以卒。无子。诗文散佚。（宋咸熙《耐冷谭》）湘帆年十六七，从予游，诗文俱卓然有成，尤喜研经。嘉庆甲子举于乡，年及春华，品如秋水，人咸以大器目之。乃礼闱报罢，郁郁而归，客三衢间，得疾而歿。无子。诗文散失殆尽。录其一二篇，盖从周郑堂所寄。抚此吉光，弥增悼怛矣。

陈传经（《两浙輶轩续录》）字晴岩，海宁人。嘉庆戊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吴衡照曰：“晴岩幼聪颖。甫成童，补博士弟子员，为诸生。三十年，赴试北闱中隼，预馆选。未几卒，年四十有七。”

（羊鼎禧《识略》）陈于羊氏为旧姻。羊氏寓衢，晴岩未第进士前，设帐其家，多士从之游。曾摄衢郡庠篆。朱鬯《盈川小草》，有诗赠答。朱赠晴岩有“北堂新妇偕奉觞”句，疑曾娶于衢。

周凯（《两浙輶轩续录》）字仲礼，号芸皋，富阳人。嘉庆辛未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著《内自讼斋文钞》。《家传》略云：芸皋学问渊雅，居词苑者十年。师事董文恭公，习山水，与李晓桐、袁少迂讨论，深得画家三昧。出守襄阳，浚复高阳池以溉民畴，设各属义塾以维风俗，劝民种桑饲蚕。以诗为教，尤关治化。迁汉黄德道，著《疏浚汉水内外二河故道及黄州应疏河道二议》，勘督工役，实事求是。调闽南，辑厦门、金门二志。擢中州廉访以终。又辑《雅堂诗话》云。余览《内自讼斋文钞》所载《明监国鲁王墓考》，墓在金门城鼓冈湖之西。道光壬辰，始访得之，为镌王手书汉影云根四字，并从亡诸臣题咏，树碑作记，以永其事。此文之有关掌故者。

《芸皋诗集》未见，兹从《高阳池修禊图》得诗一首录之。

按：周氏依费氏来衢，置有住房，在钟楼东侧。凯初登第，大整门庭。一生游宦在外，寓衢事不少概见。惟闻在汉黄德道任，丁内艰，回衢守制数年。服阕，授福建兴泉永道，迁台湾道，有政绩。升河南臬使，未赴任卒。咸、同乱后，家口萧条。近年，仅遗曾孙媳一人，居后轩翼室中，年老且贫，不能自给，遂将全屋出售他姓，而翰林第匾具存，犹可考也。

王宝华（《行传事状》）字古园，钱塘人。世业嵯。父沅以少年甲榜，官内阁中书。不愿依附和珅，拂袖归。古园弱冠工文，警辟灵妙。中嘉庆丙子亚魁，联捷成进士，入翰林。及散馆，授四川名山县知县。著有《天女散花词》、《百丈竹枝词》。散花者，喻散馆也。名山，在唐时为百丈县，故以名其词。诗皆叠韵，各数十首。又有《秋菊吟》及《秋兴杂咏》，四种合刊为《蒙山仙馆诗钞》，自为骈体序，不署名。调署合江、雅安两县，并著政声。年六十一，解组归，筑室西安龟峰之麓，终年闭户校书，蒔花养性，犹以文诗启迪后进，孜孜不倦，学者称古园先生。卒年七十二。子庆诒，字穀生，亦有文誉；女庆棣，字詹嗣曾。明经熙、朗、垲，皆庆棣出也。

按：此得之其婿詹嗣曾。又闻其曾孙汝钱云：沅，字雁街，著有《思萼堂文稿》，刊于衢，版今佚。早世。李生子二人，其一家于粤，沅娶龙游劳氏。沅卒，宝华复赘于龙游余氏，奉母寓龙。及庆诒，又赘于费履升九江道任所，后遂转徙来衢。

程鑑（《西安怀旧录》）字明心，号芝田，歙县诸生，名医程正通之后。游学来衢，尝亲炙余朗山、春台两先生。能文工书，医本家传，因贫行道。著《医法心传》一书，余凤喈为序，授其徒雷逸仙，逸仙子少逸为刊行之。刘国光《序》略曰：先生博学能文，有声庠序，字法米南宫，又善指墨画。尤精于医，著手奏效，衢人有绘《杏

林春色图》赠之者。又著有《写忧诗草》及《家训诗》，未梓。

曾大观（《曾氏家传》）字静斋，湖北黄陂人。武榜眼。道光七年，授衢严总镇。在任几二十年。后署提督，仍家于衢。继室严陵詹瑞芝，有《苕香阁诗钞》。（吕子班《苕香阁诗钞》序）黄陂曾静斋总镇由武科及第，宿卫禁廷，洊陟专阃，敦诗说礼，雅歌投壶，夙为文武僚属所钦仰。内助詹夫人，能而有才，工诗，能绘事。于归后，溯江汉，历吴越，远父母兄弟，时时寄托吟咏，以写其缠绵抑郁之思。（《西安怀旧录》）曾纪沂，字仲蔚，衢镇曾大观之孙，钱塘商籍，附生。其父鑑衡，字平湖，曾官粤东盐场，宦囊颇丰。仲蔚昆弟十人，多不能治家人产，荡然殆尽。至仲蔚，流落江湖，卖字为活，终于吴兴岳家。有妹，亦字吴兴许文泳。

刘成万（《西安怀旧录》）字元圃，安徽泾县人。咸丰初，任金衢严道。解组后，构宅于城南，有亭池花木之胜，并营别墅于秀俱，置田数百亩，子孙分半而居。其后有循信者，字敦甫，工诗嗜酒，著有《雹碎楼诗稿》。苦学一生，不得志。再娶无嗣，悒郁以歿。他房尚有人仕者。

丰应龄（《三衢杂志》）字与堂，歙人。营布业，家衢数世。咸、同匪乱时，尝为地方尽力。左文襄督师莅此，延致幕中。原有官职，洊保至道员，命代理衢州府事，办理善后。熟悉情形，多所裨益。数月，以年老辞归，遂不仕。子孙多有占衢籍者。

羊宗道（《两浙轺轩续录》）字小岷，海宁增生。（《杭郡诗三辑》）小岷善画山水，辄自题诗于上，人两珍之。（《西安怀旧录》）海昌羊氏，以贸布来衢数世矣。宗道，原名成材，一字小岩。尝设帐于衢，崔石渠、应荀庐、雪山等皆从之。歿于衢。无子，以侄复礼嗣。

羊晋祺（《西安怀旧录》）字绍甫，一字少黼。庚辛之间，粤寇

临城，军书控德，绍甫筹设衢防局，讲求团练防务。继以大疫，又设义赈局，施粥、施药、施槽及掩埋，均日夜不辞劳瘁。肃清以后，又监造三衢试院，募建大周王庙，甚有功于衢。当道迭以劳绩上闻，赏蓝翎换花翎，议叙县丞，洊升同知，加运同衔。绍甫虽未应试，而诗古文词俱工，尤精行楷书。弟复礼，字心梅，亦作辛楣，同治丁卯补甲子举人，官广西镇安知府。

羊鼎禧（《通志》访稿）字古心，号问梅，晋祺季弟。书画并有家传，商于衢。急公好义，一如乃兄。北乡距城二十五里有赤山桥，源出杜泽双桥，达章戴埠，入大溪。中通竹筏，前仅略约十余板，山水略涨，即飘荡而去，行者苦之。光绪二十八年，鼎禧独捐墨银二千圆，并募八九千圆，建石梁六虹，以利行人，远近称便。

罗大春（《家传行状》）字景山，贵州施秉县人。由行伍起家，年二十四，洊升至总兵，加冲勇巴图鲁。同治初，随左文襄克复杭州、湖州各属县城池。时文襄督师驻衢，遂就近寄籍西安，置田庐焉。四年，入闽，左文襄奏署漳州镇总兵。五年，奏署福建陆路提督。未几，补福宁镇总兵，署福建水师提督，又授陆路提督。十三年，渡台会办防务，并开山抚番事宜。光绪元年，因病请假内渡，旋丁外艰。服阕，补授湖南提督，疏请练兵。罍吏议，回衢籍。十年，奉旨起用，随文襄入闽，统率营勇，查办兴、泉、漳各属土匪。十一年，血疾，假归。十六年，简放建宁镇总兵，卒于任。生平身经百战，屡濒于危，其事备载自编《思痛录》中。虽莅戎行，而好矜恤寒峻。尝于岁晚访查贫士，赠给度岁之资。又择省城贡院之东文龙巷口，购地二亩余，建造试馆一所，栖息西、龙两邑乡试之士子，费银三千余圆。尤喜刊刻书籍，如《左文襄奏稿》、《史纬》、《吾学录》、《批点四书》、《小四书》、《活人方》等，皆梓行于世。在福建陆路提督任内，以德宗登极，覃恩荫一子道源，考授刑部主事，改官江苏候

补知府。

余恩鏊（《龙游新志》）字镜波，原名鏊，字听韶。道光癸卯优贡，甲辰顺天举人。咸丰癸丑大挑一等，以知县铨发广东。会洪秀全倡乱广西，西宁县与连界，大府檄恩鏊往。抵任后，筑堡设防，匪不得逞，大著能声。调署海阳，兼署饶平。两县皆潮属，在任年余，有犯必惩，不畏强御，潮人为立长生禄位于韩文公庙。又历署东莞、德庆、南雄各州县绥猺理事。旋补文昌，甫到任，调南海，保升授连州直隶州。在任四年，两次大计卓异，免补知府升道员，督办广东善后局。尝言：“古人七十致仕，有知足知止之义。”遂于光绪庚辰，请假回籍。归田后，卜居郡城，布衣蔬食，一如诸生时。即于郡城建家祠，名乐寿堂。集士子为文会于其中，号曰萃文社，讲求实学。又辑所为诗文四卷，名曰《励志书屋续稿》。前在粤辑有《励志书屋课艺》四卷。康熙旧县志板毁于兵，乃出资重刊之。丁亥，年八十，重游泮水。又六年，卒。自撰挽联云：泉壤茫茫更抑郁，而谁与语？胸怀耿耿惟濯磨，以待来生。卒之日，一郡人士知与不知咸为太息。在粤时，省垣有金衢会馆久圯，恩鏊倡议重建，捐贖最多，遂以复旧。故乡有亲戚来奔者，无不偿其欲而厚其赈以归之。尝言：“官有富名，祸也。贵而能贫，福也。”宦有余资，悉以购置名人书画金石，又精于考订，撰有《藏拙轩珍赏》六卷。善画，多作米家云山，然不喜为人作。又喜钞书，即在官时，未明即起，秉烛钞数叶，然后治事，无间寒暑，垂老不辍，所钞书逾四百卷，尚藏于家。子福溥。

余福溥（《龙游新志》）字滋泉。幼岐嶷，七岁时，《仪礼》已成诵，师大奇之。稍长，状貌魁硕，声如洪钟。咸丰十年，洪杨之乱，福溥奉母叶避居衢州，年仅十五。衢州坚固可守，各处难民麇集，而门禁甚严，无保不得入。龙游亲友，经其作保入城者，百数十人，人钦其义侠。明年冬，乱稍定，而游勇土匪滋扰，道路多梗。仲兄

美玉卒于衢，福溥冒险扶柩归葬。时恩鑠官广东，葬事毕，即奉母由闽转赣入粤，途中历尽艰险始得达，人尤服其孝友过人也。既抵粤中，不便返浙就试，遂援例得选上海县主簿，旋改两广盐经历，继入广东抚署办折奏，为上游倚重，奏保同知、晋知府，分发江西。回衢后，以父母年迈，不欲远离，遂奉养家居，不愿仕进，承欢膝下垂二十年，依依如孺子。父病歿，哀毁逾恒，竟至咯血。明年卒，年四十九。福溥豪于饮，善画山水，尤喜画牛云。子十人，次庆椿、四庆龄有传。

余庆椿（《龙游新志》）字延秋。优廩生。幼从祖训，治《说文》、《尔雅》，经籍、掌故之学悉致精粹，所为词赋及古近体诗别有风格。二十四岁后，游学四方，五年始归，学益进。掌教龙邑凤梧书院，从学者颇众。会丁父丧，哀毁致疾，五阅月而卒。临卒，自为挽额云：从先大夫于九京。又为联云：天之命令，其何能违，祇恨父骨未寒，先灵莫慰；我这清狂，也堪不朽，奚必等身著作，盖世功名。年仅三十，时人咸为叹息。著有《读书随笔》、《延秋轩偶存稿》。弟庆龄，字与九。岁贡。光绪末，援例以知县，改分江苏。未几，清逊位，遂不复仕。年五十三卒。著有《龙华楼诗存》。

翟国栋（《西安怀旧录》）字辅廷，安徽泾县人。同治间来衢。官台州同知。著《蓬莱仙馆诗稿》及《聊园酬唱集》。（胡晋牲《序》）辅廷幼喜读书，受先大父立方公教，诗主性灵。尝自言其道光三十年梦避乱桃花潭上燕儿洞，得一生食禄皆出于九溪之兆，因慨然有四方志，投笔从戎，由少尹洵保二千石，历双溪、柏溪、清溪、西溪、苕溪、三条溪，数适与梦符。所至有声。公余不废吟咏。晚年，辟聊园于城北菱湖之滨。园只半亩，而亭台花木皆手自布置，别饶幽致。暇时，辄邀二三知友，觞咏流连。于是，又有聊园酬唱之作，琳琅珠玉，灿然具陈，与园中五光十色相掩映，老子于此兴复

不浅已。

王庆耀（《怀旧后录》）字筱愚，歙人。父冕，执营业于衢，故家遭乱丧失，继娶衢之陈氏女，生二子，庆耀居长。自幼善读，回籍应试。年弱冠，中光绪壬午科江南乡试举人。时，其父春秋渐高，庆耀侍奉极孝，日常左右，揣父之所欲，曲意以承其欢。父歿服闋，戊戌始赴部，大挑一等，得知县分苏。性恬静，以簿书钱谷不愿效俗吏之所为，借补太仓州州判，在浏河，莅事年余，病卒。

叶道生（《家状略》）字本立。先是，其父光衍公自徽来贾于衢。值兵燹后，设肆南乡之前河，招集流亡，贷给息本，俾安耕作。道生随其父复助之施，贫乏者得以维生计。前河地当入闽孔道，蹂躏特甚，凡往来桥梁涂径以及田间堰坝沟渠，无不输贖，一一修复如旧，一乡称善。父晚年退老，道生复推广营业，家境亦渐裕。光绪戊戌，米价奇涨，道生首认办米二千石接济，米价遂平。又捐巨贖重修城北赤山桥及城南七里亭官道，甃以石版。工竣，不允署名。父年九十，道生亦七十，婉谢亲友致祝，移寿筵作賑。迨年八十，复谓子孙曰：“吾少多疾病，父母恐吾不寿，吾亦自以为忧。顾好行方便，求补吾过，敢望报乎？今若此，愿亦足矣！勿谓冥漠中无主宰也。汝曹勉之。”当道重其为人，迭加旌奖。有子五，皆善承先志，见义勇为。今城内东、中、西三河石阑有刊叶敬德堂者，悉其诸子承命而建设者也。

叶华生（程大廉《识略》）道生弟。与兄共事老父，经营商业，友爱甚挚。尝为衢之商会长，联络商情，平一市价，商界翕服。见时局将变，各贖命长孙元龙赴美留学。衢士之留学西洋者，自元龙始。

高振声（郑永禧撰《传》）字文明，号协华。光绪己丑举人，庚寅联捷进士。以知县即用分苏，补授沭阳县。海宁籍，其先世家衢。事父母以孝，著于乡党。本孪生，其同胞弟先歿，抚侄如己子。

少从程让泉先生受业，明体达用，得宋儒性理之旨。其治沐政绩大致在农田水利，而尤以课士为重。终日拥书，人比之袁简斋云。晚清政变，惕于时局，请改教归。衢人士信仰素深，公推监督郡中校。束身为范，学风一振，不支己薪，以增益学科，乃大进化。嗣被选为商会长。当改革之初，人心惶惶，竭力维持市面，地方得安靖无虞。后以沪上开全国商联合会，赴沪会议，忽染风疾。归，调治数年，终不愈，卒年六十八。著有《遂园遗稿》。

朱组绶（《家传行状》）字若卿，江山长台人。少婿于衢城叶氏，遂家焉。光绪丙子，由岁贡考取八旗教习，期满用知县分陕。历署西乡、沔县、朝邑、安康，真除怀远，量移洋县。作宰一十八载，所至有循声。方庚子銮舆出狩，西幸至秦，公以朝邑令兼摄潼关厅，首先入覲两宫。垂询民间疾苦，奏对称旨，赏加直牧，为樊樊山方伯所器重，保升知府。叶恭人歿，心志遂灰。察知世界潮流，国体将变，亟解政柄，作长安寓公者五年。改革后，携眷返衢。故乡学子，争相推重，尊为孔教会长。每朔望，赴明伦堂讲经，以阐扬正学。又思衢地当以农为本，提倡农业，公选为农会长。三年，偶撻疟疾，辗转成痺。年余始卒，年八十三。侄存理，以拔贡知无为州。退归后，亦同居此。

汪乃恕（《怀旧后录》）字行可，江山大陈人。大陈汪族富于产，原有萃文会在郡城，所以资给赴郡试之士子者也。故汪氏之住衢者，有十余家。庚子之变，行可率全眷徙家于此，若聚族而居焉。行可好义尚侠，有求罔弗应。每岁输贖若干，亦弗计。辛亥，光复军兴，奔走于军政府，慷慨论事地方为公，筹集军需，深资其力，遽以积劳成疾，赴沪医治，卒。子四，长昭，省议员；次展，众议院议员。

方 技

艺术，小道也。而孔子曰：“游于艺。”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乌可以小道视之哉？秦于医药、卜筮之书，独不禁。其后益以青乌风角之术，均得挟一技之长，以鸣于世。而错出于其途者，九流之属，各自成家。《后汉书》列方术为一传，《晋》、《隋》皆曰艺术。《唐书》更之曰方技，后世遂沿为例。兹本斯意综合诸家，积其绪余，以广流传。其裨益于民生者，不既多乎？

宋

沈延年（洪迈《夷坚·丙集》）吴兴周权巽伯，乾道五年知西安县。招郡士沈延年为馆客，邀至紫姑神。每谈未来事，未尝不验。尝闻窗下鹊噪甚急，周试叩之，即书一绝句，末联云：“窗前接接缘何事，万里看君上豹关。”周笑曰：“权乃区区邑长，大仙一何相奉过情耶？”是日，周一小吏执箕，箕忽跃而起，奋笔涂字。俄又昂首举笔向周移时，若凝视状，人皆悚然。徐就案，书数十字，大略云：平时见大尹神气未清，面多滞色。今日一觐犀顛，日月角明，天庭莹澈，三七日内必有召命之喜。当切记之。时十月下旬也。至十一月十三日，大程官自临安来报召命。越二日，省帖下。以周捕获伪造楮券，迁一官，仍越都察审察，距前所说十有八日云。

沈承务（洪迈《夷坚·壬集》）衢人沈生紫姑之术。其法，从占者各自书心疏，仍自緘封，用印蜡亦可，沈漫不知。既至当门，焚楮镪而祷。沈居武雄营门，无厅事，只直头屋一间，逼窄狭小，室仅容膝，供神九位，标曰侍御玉虚真人、太乙真人、南华真人之类。先焚疏毕，乃入室中，磨墨濡毫，展幅纸于案。来者又增拈白纸成卷

而实緘之，多至四十幅。沈接置于砚旁而出，虽垂疏帘，不加糊，了然可睹。沈同客坐伺于外，少则闻放笔声，共入视，才有类字，只是报真人名称为何神。又坐食顷，复放笔，然后取其书，上有讫字皆满，墨迹未干，凡所谒，无不报。但每问勿许过三事，钱止三百五十文。可谓怪怪奇奇矣！陈亮同父，以杀人坐狱，鞫于衢。其家惧甚，敬扣神，大书曰：“无忧，当登第。然须经狱始明。”子奔诉阙下，得移大理，讫以无罪释放。后二年，廷对，魁天下。

按：紫姑神，即今之扶箕，字亦作乩。所记两沈，皆以此技显，不知是一人否？

刘枢幹（洪迈《夷坚·壬集》）衢州刘枢幹，本一书生。少年游京师，曾处沈元用给事馆第。遇异僧，过而相之，识其功名无成，而眸子碧色，堪入鬼道，欣然授以卦影妙术，勉而受之。又一客为传天心正法，亦姑受之。离乱南旋，穷悴日甚，始售卦于衢人。所言日验，踵门渐多，远近耸传。邦人何如听按：杨《志》有何汝听，龙游人。习书义，居上庠，刘为筮之。其诗曰：中兴天子大如日，诏书速下搜群贤。重重稽古复稽古，总在唐虞第一篇。时，绍兴壬午春月也。及秋荐，宋孝宗已即位，御名与第一句大如日符合。因用其兆，拟作首篇义题若稽古帝尧若稽古帝舜，果登科。自此，门庭如市。郡人郑元礼以三十年，占平生内一年云：忽见池塘春草青，不轩甸处也轩甸。一重喜了一重喜，此际功名定有成。郑居城门下，门前一池，方广二丈许，施板为阁道数尺，然后可出入。积水所滞，极为污秽，盛春臭不可闻。一岁，忽清泚彻底。其中藻荇葱葱然，染家至就以涤浴缣帛，皆古未之有。是年秋，长子梦得与乡荐；次子昉试上庠，用《春秋》首冠。明年，南省，复为经魁卫泾榜第四，早擢第。池再浊如初，其渊妙如是。黄齐贤与郑父子至交，得闻其说。绍熙四年，刘下世，寿至九十。今子若孙，尚袭其名，然不及远矣。

余听声（洪迈《夷坚·庚集》）三衢余山人。善相气色，又工听器物声。尝至婺源，邑士李熙仲家试其术，使立户外，而自登廊上，鼓梯执两椎敲击数四，乃呼人问之，即曰：“鼓有双声，当应两子弟喜庆事。击者亦非碌碌人也。”是岁，淳熙十三年。及秋试，二子偕姚引作皆。荐名。

祝不疑（何蘧《春渚纪闻》）近世士大夫棋，无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绍圣初，不疑以计偕赴礼部试。至都，为里人拉至寺庭，观国手棋，仲甫在焉。众请不疑与仲甫就局，祝请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复能至此。对手且当争先。”不得已，受先。逮至终局，而不疑败三路。不疑曰：“此可受子矣。”仲甫曰：“吾观官人之棋，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尽著耳。若如前局，虽五子可饶，况先手乎？”不疑俛笑，因与分先。始下三姚引作二。十余子，仲甫拱手曰：“敢率请官人姓氏与乡里否？”众以信州李子明对，刘仲甫曰：“仲甫贱艺，备乏翰林，虽不出国门，而天下名棋，无不知其名氏者。数年来，独闻衢州祝不疑先辈，名品高著。人传今秋被州荐来试南省。若审其人，则仲甫今日适有客集，不获终局，当俟朝夕，亲诣行馆，尽艺祇应也。”众以实对，仲甫再三叹服曰：“名下无虚士也。”后虽数相访，竟不复以棋为言，盖知不敌，恐贻国手之羞也。

（《谈荟》）宋兴，棋品高者，江右刘仲甫，三衢祝不疑高仲甫一道。

张鬼灵（何蘧《春渚纪闻》）三衢人。其父使从里人学相墓术，忽自有悟见，因以鬼灵为名。建中靖国初，至钱塘，请者踵至。钱塘尉为余言：“周君者，栝苍人。亦留心地理者。具饭延款，谓鬼灵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指示杨《志》引《宋稗》作止视。图画，可言克应否？’鬼灵曰：‘方位山势不差，合葬时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间一图问之。鬼灵熟视久之，曰：‘据此图，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马坠此潭，几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发祥

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灵曰：‘是年此坠马人必被荐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觉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乌子、郭景纯何如人也，今子殆其伦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马从之。马至潭仄，忽大惊跃，衔勒不制，即与某俱坠渊底。逮出，气息而已。是秋，发荐。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升岭。其兄宏延鬼灵，至墓下视之，谓宏曰：‘此墓当出贵人，然必待君家麦瓮中飞出鹳鹤，为可贺也。’宏曰：‘前日，某家卧房米瓮忽有此异。方有野鸟入室之忧。’鬼灵曰：‘此为克应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荐者，即是贵人也。’是秋，安世果为国学魁选。”鬼灵常语人曰：“我亦患数促，非久居世者。但恨无人可授吾术耳。”后二岁，果歿，时年二十五。

毛敏仲（袁桷《清容集》）钱塘杨司农以雅琴名于时，有客三衢毛敏仲在门下，朝夕损益琴理，删润别为一谱。

叶茂实（周密《癸辛杂识》）三衢叶茂实造软帐烟法，以木作暖阁高足其上，以纸罩地为帐，高七八尺，于阁下用碗数十，贮油炷灯，闭之密室。油气透顶，其轻且远，与他煤绝异，胶法甚奇。中用紫矿、当归、秦艽、脑麝、画燕支、没石子之类，盖取其活胶而不涩也。故经久而色光不少渝。（陆友《墨史》）叶茂实，太末人。善制墨，周公谨密字。言其先君明叔佐郡时，尝为衢倅。尝令造软帐烟，尤轻远，胶法甚奇。（张畴斋《墨谱》）叶茂实墨，虽经久或色黯淡，而无胶滞之患。

按：陶宗仪《辍耕录》称制墨，三衢叶茂实名与潘谷等。又明洪武时，苏州沈继孙撰《墨法集要》，自言初受教于三衢墨师古法，惟用松烧烟。近代始用桐油、麻子油，衢人用柏青油云云。则衢墨自宋迄元，固甚有名。不知其法，何时失传，今不闻矣。

黄元功 詹从之 诸葛武目 周达先 樊宗亮（陆友《墨史》）五人并居太末，传赵彦先墨法，颇异常品。

蔡瑀（东坡《仇池笔记》）王晋卿造墨，用黄金、丹砂。墨成，与金等。三衢蔡瑀自烟煤胶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剂有法，甚黑而光，殆不减晋卿。姚引《春渚纪闻》，谓出众工之下，疑非。

胡处士名闾。（宋张炜《芝田小草·柯山制墨胡处士隶字诗》）有客落魄游京都，形服差类山泽臞。袖携一纸故友书，来求古隶铭墨模。我方临池且自娱，触拨雅兴生江湖。坐叩墨法果不诬，出示数饼泥金濡。质模温润凝龙酥，麝气酷烈清透肤。浣濯研沼尘滓无，磨动淳漆生金壶。吴笺半幅翻雪映，碧云掩冉生兔须。豪家有钱贮金珠，谁肯淡好如吾徒。自怜我为贫所拘，倾囊易尽全无余。临行束担付獠奴，就索诗句荣归途。天下具眼不可污，芳名岂借人言沽。

按：姚《志》引晁季一《墨经》：古用松烟墨，衢州柯山多产松之所。处士亦当时善制墨者，惜亡其名。炜，字子明，钱塘人。

江参（刘克庄《后村题跋》）故参政庄敏龚公家有江贯道《山水》一巨轴，用元绢作。其布置疏密、点缀浓淡，与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轴之后，有叶石林、陈简斋诗跋。龚画今在其外孙方君采处。贯道，名参，衢人。其画因石林得名。南渡，召至杭，未见，一夕卒。

（夏元良《图绘宝鉴》）江参居雷川，深得湖天之景，平远旷荡，尽在方寸。山水学董源，而豪放过之。赵叔问居三衢，治园筑馆，取楚词之言，名曰崇兰。尝与陈简斋、程致道从容其中，贯道为之图，命画史各绘象其上，乃赋诗焉。曾被召至临安，有旨馆于府治。

按：各书记载江贯道画者甚多，不胜援引。夏元良《图绘宝鉴》，因参居雷川，以为吴兴人。姚《志》谓以少蕴荐于宇文，故寄此，非吴兴人也。又邓公寿《画继》称江南人。姚云亦混贯道为宋代名画大家，或常行之四方，随在留迹。以《后村题跋》及作崇兰馆图考之，均为衢人。即非衢人，亦尝流寓在衢者也。

元

沈裕（杨维桢《送沈裕序》）三衢沈生裕，自其大父东皋子代为墨，以绝艺继古闻人之称，故裕所传若有心法之秘者，非人之所能识也。

刘光大（嘉庆《县志》引旧志）字宏甫，号适庵。先世名钟者，鄱阳人。以经理河道有功，授都统制。扈从南渡，因家于衢。光大精理学，旁及岐黄。至元间，以召对称旨，授衢州路医学教授。创神农殿讲堂、泰显庙并惠民药局，桑梓甚德之。著有《适庵文集》。

（康熙《县志》）至元二十三年，任衢州路医学提领，后升本学教授。创三王庙，绘塑圣像，置四斋。左曰调神全生，右曰精微虚静。子咸，字泽山。建济民药局，设太子神祠，即泰显庙。以驱疫。孙全备、曾孙仕聪，世传医术。

按：《千顷堂书目》有《注解病机赋》，刘全修著；《方脉全书》，刘仕聪著，并西安人。全修，即全备也。杨《志》以《药性病机赋》为刘光大著，似误。姚依陈《志》作刘光山，尤非。又按：太子神祠，即泰显庙。父子同建，而异其名，不知何也？今所祀者，乃唐、葛、周三人。周召有《记》，详《坛庙》及《碑碣》下。

郑礼之（戴良《沧洲翁传》）三衢郑礼之，医中毛遂也。见翁醇谨无他，颇心爱翁，因呼翁，语曰：“我有古先禁方及色脉药论诸书，知人生死，定可否，治甚精。我年老，欲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尽得其书。受读可一年所，辄试之有验，然尚未精也。郑复令翁日记诊藉，考方药验否，悉为参订，不使毫厘失理。又若干年所积，为人治诊病，效无不神。

明

祝宗元（康熙《府志》）西安厚川人。从赵缘督先生游，精象

纬遁甲诸书。元季，兵至，聚乡勇自保。寇来，辄迷所向，皆遁去。行省以闻，授衢州路同知，不受。后以刘基、宋濂荐，召为司天监灵台郎，非其志也，乞归，赐五品服。年九十三卒。

徐珙（康熙《县志》）精于地理，与卜金陵，授钦天监博士。寻升监正。

李昶（徐沁《明画录》）字光远，号柯耕，衢州西安人。工楷书，官礼部司务。墨竹，宗张绪一派，兼能写松。

朱昌顺（康熙《府志》）字端芝，西安人。性聪颖，善书画，尤精于诗，所著有《绘事微言》十卷。

按：明唐志契撰有《绘事微言》，姜绍书《无声诗史》谓其颇得六法之旨。此十卷，姚《志》疑别有一书。

黄日禔（康熙《府志》）字汝龄，西安人。工绘事，格高意远，传神在渲染畦径之外。好远游，或数岁不入城市。识者谓其画法祖述晴川，仿佛黄子久，故自号又痴。

按：杨《志》并载黄子久为衢人。考：杨瑀《山居新话》：子久，自号大痴，吴人。《尚友录》又谓富阳人。岂以此而传误耶？

刘垞（康熙《县志》）精通方脉，施药济民。寿九十五。

张罗英（康熙《府志》）字人千，张大夫裔。即张信，见前。明季时，文名藉甚，士林奉为楷模。寻弃所学，以青囊术济世，触手皆春。歿后五十余年，故老犹盛称之。弟友英、子于汤，皆世其业。

清

邹兆麟（康熙《县志》）精岐黄术，素行醇谨，性好施予。康熙十年，民病疫；甲寅之乱，饥民疫疠，兆麟皆捐施赠药，全活甚众，督院李以心存济世额褒之。

徐森（康熙《县志》）字绍南。善丹青，传神入妙。子燧，字敬

南；孙起龙，字云从；次孙起峻，字腾甫，世守其业。曾孙文鑛，字在谿，尤为一时名手。康熙甲寅闽变，献《平寇地图》，督院李题按图制胜四字奖之。

徐养士（《王慕庭集》）字士谔。家贫，性孝，以父久抱病，潜究长沙脉法三年而业精。里中小儿病亟，六脉俱绝，群医束手，士谔切之曰：“脉虽绝而藏真未败，可一药而愈。”果如所言。姻家某艰于嗣，令为其妇诊宜男否，对以终身只产一女，后竟验。有壮夫异其术，疑为倖中，故以疾诳之。士谔曰：“据脉，交第三日子时当气绝。”期至忽卒。以是名噪一郡，延请者踵相接。著有《伤寒分汇》十二卷，大学士王杰、温州郡守邵齐然为之序。子正仁，乐清司训。

朱缙（嘉庆《县志》）字印潭，号寿堂。精书法，体势遒劲，逼近颜鲁公。画工葡萄，藤叶蔓衍，结实累累，望之饶有生趣。由校录任凤阳县主簿。《朱氏谱》云：乾隆初，选授江南华亭县丞，署理凤阳知县。

瞿之坚（嘉庆《县志》）字若谷。画山水人物，冠绝一时。于花卉、翎毛、草虫之属，尤见精妙。衢有剔墨灯，以墨染纱，其制极巧，烛之若玻璃。相传，为之坚创始。

徐廉臣（嘉庆《县志》）工画。或花鸟鲜妍，或烟云变灭，俱极擅胜。更善写真，有添毫神似之妙。弈亦罕有匹敌，时称其艺为双绝。

李嶽（嘉庆《县志》）字仲维。善画山水、人物，脱稿辄人藏弃。

吴发云（陈坝《县志正误》）字起潜，号石室山樵。年九十，神清貌雅。其笔意实出文、沈、唐、仇窠臼，卓然成家。墨山水尤臻神境，题咏诗字，亦苍劲不俗，学米襄阳。偶一画，出购者或百金或数十金不惜。西安之画，前后皆无其妙也。（余绍宋《读画随笔》）在郑渭川丈处，见乾隆间石室山樵所作《关山行》、《旅大幛》。山樵，名发云，西安人。画名在衢颇著，外间鲜知之者。用笔劲拔，盖学马远、夏珪一派。虽未尽脱纵横之习，而功力甚深，足当能品。

乾隆时，画风俱尚南宗，发云独于北宗致力，亦可谓矫矫之士矣。

孙坦（《西安怀旧录》）字履安，一字麓亭。善画山水、人物，无不精妙。书法亦佳，尤好作小诗，自题所作山水。嘉庆《县志·图》，悉出其手。寿登大耋。

周广松（《耆旧述闻》）善画山水，与孙坦齐名。

项又斯（《西安怀旧录》）字维善，号笛舟。嘉庆间岁贡。工草书，尤善画墨汁葡萄，多所题咏，至今传为墨宝。朱鬯《盈川小草》有《项笛舟画梅见贻题句志谢》诗，又有《乞笛舟作山水画幅》诗，则亦不徒以葡萄擅长也。其子达辰，字柯樵，继之亦以葡萄名。

冯其驥（《耆旧述闻》）邑增生。善画松，长幅愈佳。

王登涟（《城区访稿》）字亭川，号云门。道光间岁贡。学问渊博，书法超妙。七十五岁时，作小楷尚极工秀。精拳术，得少林真传。曾与山东镖客角艺，名著京都。江湖过客，必投刺焉。相传，有一客欲害之，往访登涟，伪为仆，取竹捻碎煮茶；又一跃登钟楼顶，取瓦数片下，仍耸上置原处，客遂骇沮。平生淡功利，好施济。年八十，犹强健无疾病。著有《云门拳法》一书，言：“拳者，权也。随心应变，莫能捉摸。”又云：“拳以护身，非以炫身。”兵燹后，书已散失，书法尚有存者。寿几九十，除夕，倚桌假寐而终。

按：云门而后，继此而以拳术名者，惟住持忠烈庙僧云开。闻其少年得云门衣钵，西门大溪能一跃至中流登舟上。江湖镖客闻而却步。今失其传。

黄圣科（《通志》访稿）字仁安，南乡缸窑村人。生而岐嶷，有异人状。时，洪杨之乱，衢城大兵云集。圣科得某军医秘传，善治枪炮伤及骨折、腹裂濒死诸危症。经其著手，无不起死回生。有窃其方者，乃知其配合金创药中，必用活土鳖虫，如拇指大者，雄雌一对，方著神效。此虫活者，殊不易得。圣科素蓄此虫，临时取用。

且练习既久，手法纯熟，故能以刀圭擅誉于一时，人疑为华陀再世。子淦，郡庠生。尝继其志，而好以医济世。至今子孙犹传其术云。

江沛（《通志》访稿）字雨田。本徽之世医，住衢。有就诊者，不问病人，但切脉而自知其症之所由起，无不著手成春。年八十余卒。子次山、孙仁溥，皆得其传。

雷丰（《西安怀旧录》）字松存，号侣菊，又号少逸。其父逸仙，自闽浦来衢，即悬壶于市。丰幼承父训，天资聪颖，诗、书、画皆擅长，时有三绝之誉。以医道盛行于时，研究医理益精，有《时病论》及《医家四要》之作，盖所以教其及门江、程二生也。

江诚（《家传事略》）字抱一。以孀母多病，弃儒习医，从游雷氏之门。性沉静，寡言笑。于医理剖析入微，凡他医所束手者，诚治之，每获生。而志气高傲，贫者或不取费，富者非敦请再三不往，于宦家尤甚。著有《医粹》一书。

邵嗣兴（《棠陵邵氏谱》）字禹畴，号憩庐。弱冠游庠，未几贡成均。性慈善，精眼科，施药济世三十余年，不收医金。后遭发军之乱，家致赤贫，度日唯艰，不得已乃仅取富者资，贫者虽与亦不受。年七十五卒。

章公辅（《耆旧述闻》）亦世医，得名师之传，女科尤精。子云阶继之。

金镛（《西安怀旧录》）字冶田，亦作也甜。工八分，善画山水、人物，皆有幽致。长子浦源，字孟复，亦善画，尤精六壬遁甲，以天、地、人三才占神数颇验。次子丽源，字仲白，诸生，篆刻八分，皆极精妙。二子云游淞沪间，流落不偶，赍恨而歿。

余源（《家传略》）字友生，号听泉，又号香谷，阁学公长子，凤喈之孙。幼聪慧，以贫辍学习画，精美异常，见者多以厚值购取之。好交游，善鼓琴，常客西湖，与名流往还无虚日。后以府经历赴都

谒选，死于庚子之难。

按：阁学公三子，惟长房在衢，余分支于外，陕西、云南均有其后。

仙 释

仙佛一道，荒邈无稽，为圣贤所弗道。然泛览方志，莫不有一二以点缀其间，非凭虚，即附会，大都等于齐谐志怪之谈，则亦何取焉？衢有王质，自昔啧啧人口；大彻、定光，俱有千年之遗蜕，在事非尽属无根也。举而录之，并择有道行之高僧附焉，庶几为谈玄之一助欤。

晋

王质弟王贵。（嘉靖《府志》）晋时人。入山采樵，见二童子对弈，质坐于斧而观。童子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饥。局终，童子指示之曰：“汝斧柯烂矣。”质归乡里，已及百岁，无复时人矣。复入此山，莫知所终，遂名其山曰烂柯。或云其弟贵亦仙，今靖安乡有王贵峰。（瞿溥《烂柯山志》）质随云出山，迷失归路，沿溪累日至旧居，见乡闾半为丘陇，与弟贵复入此山，不知所终，或谓其弟兄咸得道云。

唐

道义（《高僧传》）衢州人。开元中，主清凉寺，粥院居止，典座普请运柴，义将竹鞋一鞞转贸人荷担，因披三事衲衣，东北而行可五里，于楞伽山下，逢一老僧引一童子前行，乃相随入寺，见大阁二层，上下九间，总如金色闪烁其目。老僧令义早还。辞出寺，行

及百步回顾，惟是山林，乃知化寺也。义后不知其终。

大彻禅师（《景佑传灯录》）惟宽，衢州信安人，姓祝氏。年十三，见杀生者，恻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习毗尼修止观，后见大寂，乃得心要。唐贞元六年，行化于吴越间。元和四年，宪宗召至阙下。白居易尝诣师，问曰：“既曰禅师，何故说法？”师曰：“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者三，其致一也。”十年二月，升二堂说法讫，就化，敕谥大彻禅师。（《明一统志》）大彻，信安人。唐贞元中，行化越、闽。西安明果院，其道场也。宪宗尝召见问法。今明果寺有大彻禅师殿，毛维瞻《记》。

按：白太傅《传法堂碑》云：师年六十三，终兴善寺，葬灊陵西原，诏谥大彻禅师。元和正真之塔。然明果寺西亦名灊陵西原，见陈鹏年《顿闻塔铭》。《赵清献集》有《明果寺证真塔颂》。则师实归葬西安也。今寺中碑已无存，塔亦未见。而相传师之漆布真身，亦渺不知其所在。疑皆附会其说也。惟闻师为宝山祝氏，每岁旱祷雨，其族人率先至此。又寺前有草鞋岭，俗称师为草鞋仙云。

道怱（毛维瞻《大彻禅师殿记》）乾宁二年冬腊，永嘉布衲道怱重来开山。姚《志》引此。原碑无存，文亦未见。

藏廩《高僧传》作臧廩。（《两浙名贤外录》）衢州信安人。《高僧传》云姓程氏。少诣长沙岳麓寺，礼灵智禅师。出家后，于武陵姚作武林。开元受戒。因听律部，语同学曰：“教门繁广，宜叩总持。”遂谒龙牙畅禅师，参请法要。龙牙曰：“蕴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当复何名，而从谁得。”廩一言领悟，回柯山，避会昌沙汰。后于龙兴广扬道化，寻以无疾示灭。世寿八十有一，法腊五十有六。《高僧传》云乾符六年终。

慧闻（《高僧传》）信安人。多劝勉檀那以福业为最，尝于灊

江铸丈八金身像。有清溪县夫妇二人，将奁鉴来舍，闻为呪之曰：“此鉴鼓铸，若当佛心前，乃是夫妻发心之至。”迨脱模露像，果然鉴当佛心。又尝往豫章劝化，获黄金数镒，俄遇贼劫，闻投金水中曰：“虑损君子福田，请自捞撷。”贼泳水求之不得。及闻到州，金已在其院中。山路，虎豹或逢之，将杖叩其脑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明日，虎衔野猪投闻前，弭尾而去。

神力禅师（瞿汝稷《指月录》）衢州子湖岩有利踪禅师。初，子湖山下有陶家，无子，夫妇日夕焚祷。师一日过而问曰：“尔何所祈？”陶告之故，师曰：“汝施我竹，我施汝子。”陶遂施竹，其夕感异梦，随举一男，众因号师神力禅师。广明中，无疾归寂，塔于本山。

（嘉靖《府志》）利踪，姓周，澶之顿邱人。入南泉室，后抵衢之马蹊山，结茅而居。唐开成二年，邑人翁氏施子湖山创院，今有塔存焉。旧有三取堂，今不复见。

按：《赵清献集》有《赠禅僧》诗云：澗水曹溪一滴通，烂柯元是妙高峰。子湖有犬无人会，我欲凭诗寄老踪。公自注：利踪，即子湖禅僧也。岂其时尚在耶？

通济大师（嘉靖《府志》）姓江，忘其名，建安人。诛茅于西安陈脱安宇。之乌石，遂为福应院以居焉。自唐龙纪至雍熙，累有褒表。咸平二年坐化。

刘铁磨（嘉靖《府志》）比邱尼也。参子湖师曰：“汝莫是刘铁磨否乎？”尼曰：“不敢。”师曰：“左转右转。”尼问和尚莫颠倒，师便打后倒化。

按：此语亦见曹石仓《名胜志》，但称宋比邱，以子湖师考之，盖在唐也。

郑道人（僧贯休《禅月集》）《赠信安郑道人》云：貌古似苍鹤，心清如鼎湖。仍闻得新义，便欲注阴符。点化金常有，闲行影渐

无。杳兮中便是，应不食菖蒲。

徐景立（黄滔《王审知福州造像碑》）梁时，王霸于怡山上升。山在府城之西五里。光启丁未岁，衢之烂柯山道士徐景立于仙坛东北隅取土，掘得瓷瓶七口，各可容一升水。其中悉是炭，上总盖一青砖，刻文字云：树枯不用伐，坛坏不须结。未满一千岁，自有系孙列。后来是三皇，潮水荡祸殃。岩逢二年间，未免有消亡。子孙依吾道，代代封闽疆。

五代

开明禅师（《指月录》）衢州乌巨山仪晏开明禅师，赵《志》：字不空。吴兴许氏子。于唐乾符三年生。诞之夕，异香满室，红光如昼。光启中，随父镇信安，强为娶，师不愿，遂游历诸方，机契镜清。归省父母，乃于郭南创别舍，以遂师志。舍旁陈司徒庙，有凛禅师像，师往瞻礼，失师所之。后郡守展祀祠下，见师入定于庙后丛竹间，蚁蠹其衣，败叶没胫。赵《志》作鹤巢其顶，败叶没膝。或者云：“是许镇将之子也。”自此，三昧忽出忽入。子湖讷禅师未知师所造浅深，问曰：“子所住定，盖小乘定耳。”时方啜茶，师呈起囊曰：“是大是小。”讷骇然。寻谒栝苍唐山德严禅师，严问：“汝何姓？”曰：“姓许。”严曰：“谁许汝？”曰：“不别。”严默识之，遂与薙染。尝令摘桃，浹旬不归。往寻，见师攀桃倚石泊然在定，严鸣指出之。开运中，游江郎岩，睹石龕，谓弟子慧兴曰：“予入定此中。汝当垒石塞门，勿以吾为念。”兴如所戒。明年，兴意师长往，启龕视，师素发被肩，胸臆尚暖，徐自定起，《清统志》引此段作自立起。了无异容。复回乌巨。侍郎慎公镇信安，馥师之道，命义学僧守荣诘其定相，师不与之辨，荣意轻之。时，信安人竞图师像而尊事，皆获舍利。荣因愧服，礼像谢愆，亦获舍利，叹曰：“此后不敢以浅解测度矣。”钱忠懿

王感师见梦，遣使图像至，适王患目疾，展像作礼，如梦所见，随雨舍利，目疾顿瘳，因锡号开明。宋太宗闻师定力，加礼延师。师不赴，特以肩舆迎至便殿咨对，太宗深契。寻即丐归。淳化元年示寂。寿一百十五，腊五十七。阁维白光烛天，舍利五色。

南禅遇缘禅师（嘉靖《府志》）吴季时人。疑当作五季。不知姓名，号铁脚。（《五灯会元》）衢州南禅遇缘禅师，有俗士号铁脚者，忽骑马至。僧问师：“既是铁脚，为甚麽骑马？”师曰：“腰带不因遮腹痛，幞头岂是御天寒？”又问师：“和尚恁麽后生，为甚麽却为尊宿师？”曰：“千岁只言朱顶鹤，朝生便是凤凰儿。”上堂，有僧问：“众手淘金，谁是得者？”师曰：“溪畔披沙徒自困，家中有宝速须还。”曰：“恁麽即始终，不从人得去。”师曰：“饶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头有担胛。”

道潜禅师（《西湖游览志》）净慈寺，衢州道潜禅师居之，作罗汉堂。（《西湖高僧事略》）河中武氏初谒清凉法眼，一见异之，许入室问答，言下开悟。法眼曰：“子向后有毘徒五百人，为王侯所重。”寻辞往三衢古寺，阅藏经。

舒久视（嘉靖《府志》）晋时人。天福间，修真冲举，因建清源观，即太虚宫。旧有碑载其详，兵火不存。

宋

慧通大师（嘉靖《府志》）俗姓徐氏，法名志蒙，婺人也。好衣锦绣，往来闾閻间，丐钱市猪首充饌，或伺所遗骨骼，终不能睹，因名猪头和尚。凡言灾福皆验。景德三年秋，忽往三衢，郡人遮道留之，不可。抵衢之吉祥院，浹旬须汤澡浣，自述偈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头千个不把片尝。陶其真性，吾是定光。”端坐而逝。越七日，异香满室。后寺罹火，殿宇煨烬，真体岿然独存。赵清猷有赞。《光孝禅院真身定光如来赞》：散圣初来似狂走，盘餐一日一彘首。逆行

坐脱世始知，古佛定光化希有。教言能伏灾风火，大士同慈喧众口。为霖救旱享克诚，响应未尝渝所守。衢人知恩思报恩，广殿深堂宜不朽。（方勺《泊宅编》）婺州有僧嗜猪头，一噉数枚，俗号猪头和尚。莫测其人。祥符寺转轮藏成，僧俗设斋以落之。一僧丐斋，众见其蓝缕，不加礼，拂袖而去。或曰：“此猪头和尚也。”使人邀请。僧怒指大藏曰：“我不转，此藏亦不转。”众闻其语异，相率共追之。僧曰：“要我转，更三十年。”竟不顾而去。之三衢，衢守饌猪头召师食。自窗牖窥之，见一鬼从旁食，师无预焉。守以告之，师寻坐亡。衢人奉香火良谨，有祷辄应。一日，见梦于人曰：“吾将还乡矣。”盖自师之出，至是恰三十年，寂无施金转藏者。故老忆师言，相与备礼迎师真身，归置藏院。郡人辐辏，日获数千，此寺斋供，遂为长堂阅师辞世颂，知是定光佛也。

按：如方氏转藏之说，则佛已归骨于婺。然天宁寺中之肉身，至同治初始遭火化，故老犹及见之。岂尔时婺人之迎佛骨者亦只虚有其表乎？此与明果大彻禅师事同一辙。数百年之辗转相传，迷惑不解，亦姑存其旧云尔。又南市某肆，有古佛遗竹箱一具，内有度牒袈裟，人不敢启视，今尚保存。其他如转轮、玉泉等庵古佛灵迹尚多，见《寺观》。

卢、杜二禅师（嘉靖《府志》）皆永嘉人。咸平初，至西安之玉泉乡。土人李昂姚《志》叶蓬山作李昂。曰：“吾家西北有叶蓬山，二师能留否？”许之，且曰：“得双镇足矣。”昂日使人资其粮，问所欲，五年陈《志·山川》下作三年。不懈。一日，惊曰：“失问二师已三日矣。”往视，则瞑目踞钮，相对坐逝矣。有古碑载之。今亡矣。

繆道者（嘉靖《府志》）西安之原口，山多猛兽阻险，往来者沿崖攀木、侧足以行。春夏水溢，则病涉。道者来居甘泉寺，凿山开道。遇虎狼，则手抚之使去。熙宁间，以火自化其处。今名塔山，

号金川圣者。

晷良（《两浙名贤外录》）饶州吴氏子。嗣法于圆熙宗本禅师，住衢州灵曜寺。在龙游。赵清献请开法于衢之超化，法音大振。僧问：“三变禅林，四面出世，于和尚分上成得什么？”良曰：“钵。孟口向天。”曰：“三十年来关捩子，而今流得五湖传。”良曰：“那个是山僧关捩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坠古人风。”良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时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头土面。且与麽过山僧。每遇月朔，特地抑扬问答，虽然如此，因风撒土，借水献花，有个葛藤露布，与诸人共相解摘看。”蓦拈拄杖击香台，曰：“参堂去。”

冲妙李先生（嘉靖《府志》）未详其迹，独有赵公抃赠诗可见其梗概。诗曰：老君作经五千言，勤行大笑亡与存。先生有诗八百首，诏书三度来天门。年登八十齿发壮，骨轻步或如云奔。一琴一樽一炉药，人间日月从朝昏。

惟简（《赵清献集》）《赠衢僧惟简》诗云：南禅众所称，简老是真僧。法器闻虽古，清风见未曾。洪炉中点雪，大海里孤灯。七十休官近，归与我得朋。

广教（《赵清献集》）《送禅师广教赴衢南禅》诗云：到日参徒耳目新，桃花一笑已中春。吾今告老还家近，亦作柯峰自在人。

佛慧（释惠洪《冷斋夜话》）赵阅道休官三衢，作高斋而居之，禅诵庄严，与钟山佛慧师为方外友。（叶梦得《避暑录话》）清献自钱唐告老归，惟居高斋，不复与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时至。以二净人、一老兵为役。早不茹荤，以一净人治膳于外。功德院号余庆，时以佛慧师法泉主之。泉聪明高胜，禅林言泉万卷者，是也。日轮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过之。（彭际清《居士传》）赵阅道，年四十余，屏去声色，居常疏食，容心宗教。初在衢，与慧来禅师游，慧来不容措一词。及在青州时，时冥坐，忽闻雷震，大悟，作偈曰：

“默坐公堂虚隐几，心源不动湛如水。一声霹雳顶门开，唤起从前自家底。”慧来闻而笑曰：“赵阅道撞彩耳。”元丰初，以太子太保致仕，作高斋居之，禅诵精严，日延一僧与之对饭。尝作偈曰：“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时人要识高斋者，只是柯村赵四郎。”

孙希龄（沈括《梦溪笔谈》）供奉官陈允任衢州酒务日，允已老，发秃齿脱。有客候之，称孙希龄，衣服甚褴褛，赠允药一刀圭，令揩齿，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齿，数揩良久。归家，家人见之，笑曰：“何为以墨染须？”允取鉴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视，童首之发已长数寸，脱齿亦隐然有生者。余见允时，年七十余，上须及发尽黑，而下须如雪。

陈应祥（嘉靖《府志》）字知明。政和间，试修文辅教科，授道圣元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尝诏为高丽国教师，尚书毛友以诗送之。应祥能诗，手抄为二十卷。陈作一一卷。人传其《西兴晚望》一律云：暮色催吟思，西风掠断霞。乱乌投岸木，幽鹭集溪沙。月出海门近，人归渡口哗。会须操舴舨，随处是天涯。题于太虚观侧卓庵。程俱名以常清静，且铭之，赵子昼为书，郑仲熊跋。

正光（费袞《梁溪漫志》）吴元中丞相之弟，名叙，字元常，能诗，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弃官为僧，法名正光。历住万年、国清诸刹。晚主衢之乌巨寺。

道行（《五灯会元》）衢州乌巨禅师，处州叶氏子。依普照英禅师得度，去参佛眼。一日，闻举玄沙筑著脚指话，遂大悟。（《罗湖野录》）程待制致道、曾侍郎天游寓三衢，与乌巨行禅师为方外友。曾尝于坐间举东坡《宿东林偈》“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问行曰：“此老见处如何？”行曰：“可惜双脚踏在烂泥里。”曾曰：“能料理否？”行曰：“溪声广长舌，山色清净身。八万四千偈，明明举似人。”二公相顾叹服。

（《指月录》）师示疾，教授汪乔年至省候，师以后事委之，示以偈曰：“识则识自本心，见则见自本性。识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门大病。”注曰：“烂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跏趺而逝。

守仁（《两浙名贤外录》）上虞人。初依雪堂道行方丈。于乌巨，闻普说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习射。先安其足，后习其法。后虽无心，以久习，故箭发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发也，看看。”仁不觉侧身作避箭势，忽大悟。后住长芦且庵。

咸杰（《两浙名贤外录》）福州人。姓郑氏，母梦庐山老僧人舍而生。自幼颖悟，出家为僧，不惮游行，遍参知识。后谒应庵于衢之明果。孤硬难入，屡遭呵责。一日，庵问：“如何是正法眼？”杰遽答曰：“破砂盆。”庵领之，赠以偈曰：“大彻投机句，当阳廓顶门。却把正法眼，唤作破砂盆。”出世衢之乌巨。上堂举金峰和尚示众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后无老婆心。”时有僧问：“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问凡答凡，问圣答圣。”曰：“如何是二十年后无老婆心？”峰曰：“问凡不答凡，问圣不答圣。”杰曰：“乌巨当时若见，但冷笑两声。这老汉忽若瞥地自然不堕圣凡窠臼。”寻奉诏住径山。晚迁灵隐。后示寂，塔于中峰。

晁华 密庵 光远（嘉庆《县志》）以上三释，宋人。见祝汝玉《明果禅寺重兴记》。此记，今未见。

慧远（《两浙名贤外录》）眉山彭氏子。参圆悟心契，为首座。圆悟示寂后，始下峡抵淮南，住龙蟠寺八年，迁琅琊，又移婺之鲁济、衢之定业。

按《山川志》：鼃鼃洞，相传有彭大佛事，亦宋僧。或云即其人也。

崇岳（《两浙名贤外录》）处州龙泉人，姓吴氏。弃家，衣扫塔服，受五戒于大明，首造灵石妙公，见大慧果于径山，参应庵于蒋

山。得度后入闽，见乾元木庵永公。逾年，见密庵于衢之西山。随问即答，密庵微笑而已。岳切于究毕，至忘寝食。

法如（《两浙名贤外录》）衢州人，姓徐氏。初参云盖守智禅师，悟汾阳十智同真话，寻常提唱多说十智同真，故丛林号为如十，同水庵圆极皆依之。圆极尝赞之曰：“生铁面皮难凑泊，等闲举步动乾坤。戏拈十智同真话，不负高龙嫡骨孙。上堂知见有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无漏真净，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释迦老子和身放倒，后代儿孙如何接续，要会麼通元，不是人间世，满目青山何处寻。”

法宁（《两浙名贤外录》）姓杜氏，衢州人。得法于宝宁英禅师，住明州雪窦上堂。百川异流，以海为极。森罗万象，以空为极。四圣六凡，以佛为极。明眼衲僧，以拄杖子为极。且道拄杖子以何为极，有人道得山僧两手分付，倘或未然，不如闲倚禅林畔，留与儿孙指路头。

水盛（《两浙名贤外录》）不知其所自来，挂锡妙果。在西安城北，赵清献请额。遇孤舟济，力参求悟，如敌万人，如上逆滩，至如透水，月华波摇，不散而济。印之始居南巢，五龙让宅，生有祥辉，逝日练光，纵横分合，弥亘山谷。

元

周德清（弘治《府志》）女冠也。元初人。少于振塘洞石溪遇异人，啖以萝卜，遂不食烟火，夜不假寝，垂七十后尸解。至正间，赐号靖应散人。

大证（《两浙名贤外录》）番阳人。姓史氏。初从昌国寺智节学出世法，薙落受具，亲煅炼于思庵睿，依云外岫于天童，情同鱼水，命典藏教。已而谒中峰本于天目山，本雅相器重。至治间，应

诏北上，以金书藏经受织金屈昫衣之赐。泰定初，还，主衢之南禅说法，为云外之嗣。

杰峰禅师（嘉靖《府志》）西安人。余姓，讳世愚，别号杰峰。母毛氏，妊梦观世音送青衣童子，觉而生。师幼好礼佛建塔，长入兰溪显教寺，从孤岳嵩公供洒扫。既而削发为僧，遍历名山，锐志禅奥，刺血书典，人咸器重之。其行实载于宋景濂《慈云塔碑铭》。

（《两浙名贤外录》）师天资超悟，闻法便了，日据禅床而坐，兀如枯株。当其研味，寝食不觉。偶闻《证道歌》，豁然大悟，遂嗣止岩息影大慈山者十六年，轮下常满，赐号弘辨大师，有《二会语录》。

无碍 兰谷 旨堂（嘉庆《县志》）以上三释，元人。见《明果禅寺重兴记》。

明

张柏亭（嘉靖《府志》）洪武季人。玄妙观都纪。永乐间，奉敕建武当山宫观，柏亭应诏住玄天玉虚宫。《两浙名贤外录》作玉清宫。时遇异人，授以葫芦、拄杖各一，常施药。授五雷秘法，救济祈祷辄验。后还衢，日跨青牛出入，自号葫芦道人。临终，语徒众曰：“我当某日某时归山。”果如言，人皆以为仙云。

无涯和尚（嘉靖《府志》）俗姓吴。礼杰峰为师，明禅教，博通阴阳地理之书。永乐五年，召赴京师，授僧录司右阐教，赐金襴袈裟。

方景辉（《沐尘方氏谱》）字宗显。好道术。父童，任福建盐运判。景辉往省之，过江西，受法于龙虎山，尽得其秘。会大旱，邑令礼请祈祷，景辉筑坛行法，须臾大雨，术甚神。姚《志》载此。《方谱》尚有为常山令语，不可考。

自然（嘉庆《县志》）方姓，沐尘方孟旋先生之族人也。母方怀孕，茹荤便呕。既产，头无发，不食荤乳。稍长，喜诵经拜佛，遂

出家于下坦寺。里中以其生而成僧也，相呼为自然僧。孟旋先生甚奇之，助以基址，俾造水口经堂。右偏，僧与先生立有神位。

传灯（钱希言《猗园释异》）有门法师，名传灯，一号无尽，太末人也。出家天台之高明寺。少精炼戒行，学识高出道流。尝撰《天台山志》，甚有禅藻。著书甚多，不能尽录，列入《艺文》。

按《通志》注：此书，万历辛丑太末释无尽传灯辑。杨《志》作叶无尽。姚《志》引《府志》：无尽，本姓叶，西安人。西安亦古太末，地名偶从古也。无尽，实为衢之北乡人，敬君先生同族，名棣，有谱可稽然。考：龙游康熙《志》亦载之，并有余际熙《幽溪灯尊者传》。方外之人，原无定居，各存其旧可也。

大德（陈垞《县志正误》）天宁万寿禅寺，旧《祠祀志》载：崇祯间，蜀僧大德来主是寺，建千手眼佛阁。其天王殿弥勒像，亦大德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制之婺州，舁之西安者。此像极大，自婺舁来，亦一奇事。大德墓，在城西鹿鸣山后麓普同塔。刘长公为作《塔院志》。

清

形山（周渔《重修云门寺雪峤信大师塔院碑记》）渔仰读世祖章皇帝谕弘觉国师札，有云：“朕每念法门，辄景先哲，知雪峤大师藏塔卓立云门，后学诸方应共瞻仰。比闻山界虽分，基址渐圯，恐年深人远，凌毁堪虞，今特捐五百金为修治。虽未必足宰波之费，然经朕一为整葺，人必改观起敬，自不欲复行侵侮矣。”大师没于丁亥之秋，越十有四年，始有是命。中多阙字。煌煌谕札，以为万世金汤焉可也。是札也，渔从三衢天宁晤形山禅师，而始得见之。形山禅师者，曾受雪峤大师密印，东塔说法，时以西堂之任畀焉。章皇帝诏求大师真迹，形山方避迹云门，而以所藏轴转属以进。此碑尚在天宁寺，残蚀过半，已不能读。此段从姚《志》采补之。（嘉庆《县志》）形山，安陆人，陈

姓，法名海淖。得法雪峽大师。康熙己酉，卓锡天宁寺，后之明果。于甲寅年二月初四日，说偈辞众坐逝。参议梁万禩记铭。今未见。

顿闻（嘉庆《县志》）湖广辰溪县人，姓万氏。为儿童时，性至孝，耽恬淡，绝尘缘，茹蔬断荤。贸易江浙，遇南岳二僧，讯问：“皈投觉路，可能离尘否？”僧曰：“先须了却恩爱，自能洗脚上船。”遂祝发明果寺，得法于形山禅师。康熙甲寅年，于邺园李督宪处，领缘重建祥符禅寺。至戊寅二月二十四日，说偈坐脱，全身藏塔于明果之西源。以上见陈鹏年《塔铭》。塔在明果霸陵之西源。邑令陈鹏年为之铭。著有《语录》及诗章。郡守张公潜有《祥符寺顿闻和尚龕地疏》，又《忆顿闻和尚》诗云：千年重建祥符寺，身外悬知别有身。试问于今何所在，尘缘了却是闲人。（《两浙輶轩续录》）顿闻，一名本修，西安明果寺僧。有重建祥符寺功。竣，复归明果。诗云：尘世何堪问是非，夜来悟得一禅机。不如撒手归山去，闲看白云野鹤飞。

按：周召《双桥随笔》言：三皇冈，距谷口十里，巅有庵，久废。僧顿闻募资重建，規制雅靓，修篁万竿拥其后，老树翼之。庵之面除，地最平而广，众山远景，尽入几案。昔人所称踞高拥邃境渺人区者，所不逮问。又言：冈称三皇甚无谓，有易以天台山者。乃顿闻经营之后，亦未觅一二字以题其额。此在顿闻未往明果以前，备志之，以明其原始。

乾敏和尚（徐之凯《莲华住持证公塔铭》）济证，字乾敏，别号幻来，云间人，俗姓王氏。性耽虚寂。年十七，自灵隐来，祝发于郡城北禅寺。前后说法，凡四道场。其开戒结制在祥符者再，莲华者一，而栖真习静，则惟莲华最久。尝一夜风雨中，寒甚，闻堕水呼声，矍然惊起，设大誓愿，以桥工自任，栉沐勤劬，期年即落成。其后下武林，扫塔灵隐，历访江淮禅契。又明年，折简定阳，招王子宛虹留连昕夕，作蝉蜕机语。越三日，晨起，搭衣礼佛，趺坐而逝。世

寿六十有三，僧腊四十有六。依姚《志》，有删节。

枯木（《西安怀旧录》）龙源寺僧，盖周公右召之方外吟友也。《集》中备载唱和诸作。相传，有一联云：梅子熟乎，参面壁；木犀香否，悟心源。犹为枯木遗制。

月闲（《两浙輶轩续录》）西安光严寺僧。其《闲居》诗云：软红尘十丈，一任去纷纷。老衲眠残月，芒屨曳碎云。禅心初入定，俗籁了无闻。炷得灵香在，庭堂自篆纹。

按：《陈橘洲诗稿》有《光严精舍与月闲上人即席联句》，又叶竹巢亦有《赠月闲》诗，似亦当时一诗僧也。

法昌（嘉庆《县志》）号仪禅，莲华寺乾敏和尚第六代住持。自幼披薙，长诣云林受戒。灵心有悟，俗念无侵。乾隆庚戌，开堂说法，四方来参乘者五百余僧，禅规肃静。塔院在寺后。邑人徐逢春为之志铭。

简堂（《海宁州志》）姓孔氏，初名趋庭，号竹书，西安诸生。弃家来修川，居西林。性简傲，见客辄避去，独嗜吟咏。阅数年，卒，葬正觉寺后。

呆和尚（《城区访稿》）失其名，西乡柘溪人。道光初，为龙王庙僧。生平寡言笑，人以呆呼之。从幼剃度，从不出外为人诵经。每年七月作盂兰盆会，设坛施食，即预知近村将病若干人、死若干人。年至五旬外，言天下将乱，积薪自焚，免全村于难。

印柯（《城区访稿》）天宁寺僧。有道行，当道赐镜录禅宗匾额。后居柯山。年近八旬，手持铁杖，重三十余斤。入城扶杖徐行，出郊挟杖如飞。寇至，围柯山。柯持铁杖击之，毙十余人，卒以众寡不敌，罹于难。

道域一作悦。（《城区访稿》）挂锡西乡窑头山，印柯徒也。两手坚硬如铁，两足立定如山。光绪初，知县欧阳烜奉宪令缉刷盗浑

号小狮子，捕役莫敢前，延道域，乃就获。

祖江（《两浙輶轩续录》）字东林，号苇波，西安弥陀寺僧。

（《西安怀旧录》）东林上人。工书画，尤好吟诗。尝寓西湖之云林。

（《城区访稿》）俗姓张，本衢人。七岁薙度。性恬淡，聪慧绝伦，博通经史、内典，能诗善画。书法二怀，尤冠一时，常闭关游戏笔墨。壮年游杭，当道各大宪皆乐与交，留住灵隐数年。厌其繁华，仍回衢。记其《春暮有感》云：夜雨溪头涨绿波，满庭风送落花多。年来鸟也知离乱，春尽才闻百舌歌。《重阳感怀》云：满天烽火逼重阳，入夜悲秋倍感伤。懒问古今成败事，任留明月照沧桑。《烂柯怀古》云：石室天生说烂柯，棋枰赢得绿苔多。山中樵子今何在，洞口斜阳空自过。山下青山岩下岩，天开一线隔尘凡。空亭剩有迟迟日，龙战孤松云半衔。诸诗寄托深远，略见一斑。光绪初尚在。

开藏禅师（《北区访稿》）法名心境，江右人。其始不知所自。光绪中叶来衢，居北乡大岭背，结茅为庵。誓发宏愿，建造万善寺及万善亭。苦志修行，不茹荤酒，持钵向化，但饮清水，而以茶施人。历二十年，功行圆满，示寂去，肉躯不腐，里人髹漆而供养之，颇著灵异，香火遂盛。

徐普仙（芝溪士民启事）俗名金海，芝溪上辉坪人。平生乐善好施，正己化人，诵经礼佛，四十余载。曾朝南海普陀山，遇异人，即仁光大法师，传授皈戒妙法，参悟玄机。民国七年，访得距家五里有景秀山可以修真，遂抛弃尘凡，倾资构造禅室数间，名其山曰普仙，装塑佛像，苦志清修。猛兽、毒蛇皆帖然受化，引而他去。夜尝露坐于山顶，风雨不侵其身，历寒暑六周，足迹不至山下。民国十三年圆寂。盘缸置山门外三载，示梦启视，竟成金刚不坏之体，扣之铮铮然作金石声。由是里人将真身髹漆昇升神座，遐迩闻其灵异，争舍香资，以经营新宇云。

《衢县志》卷二十五

列女志 六目

戚畹计五人。

寿母计三十一人。

贤媛计二十四人。

贞烈计四十一人。

贞孝计二十二人。

节孝计六百七十人。

《衢县志》卷二十五

县人郑永禧纂

列女志

刘向传列女，贤否并列，其寓劝惩之意深矣。妇人之所重在节，建坊立表足为巾幗增辉。前人修志善善从长于此，一门大端，惟节之是尚，他鲜及焉。兹宗刘传，独以母仪先之，重胎教也。而冠以戚畹者，盖犹《周南》之风化，托始于后妃云尔。

戚 畹

宋

信安赵夫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德寿宫有信安赵夫人。姚《志》引此于《杂记》下。

按：德寿宫，在临安府。高宗退政后之所居。此夫人疑系燕懿王后、安定郡王令衿之眷属入宫祇奉者。令衿尝以公族为侍从，而于孝宗又属亲支，故夫人亦得蒙宠召也。

明

王皇后（康熙《府志》）王仁裕九世孙体崇迁楼山，为始祖。明天顺间，二十世孙孟文《谱》：名渭。有女《谱》云：女年十四。选入东宫。成化元年，天顺八年正月，宪宗即位，诏明年改成化元年。姚《志》作四年，实误。立为后，赐箬帽滩、灰山各产，除其税。至万历元年，始入科册。《明史·后妃传》：孝贞皇后王氏，宪宗在东宫，英宗为择配，得十二人，选后及吴氏、柏氏留宫中。吴氏既立而废，遂册为皇后，天顺八年十月也。时，宪宗即位未逾年，故仍旧号。万贵妃宠冠后宫，后处之淡如。孝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武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十二月，上尊号曰慈圣康寿。十三年二月，崩，上尊谥曰孝贞庄懿恭靖仁慈钦天辅圣纯皇后，合葬茂陵，祔太庙。

按：《明史》以后为上元人，盖由南京选秀北上，故其籍不明。或云：王姓有家南京者，洪武初，以尺籍隶锦衣卫。成化进士、兵部尚书王敞实为衢之西安人也，与后同族，故亦称上元人。今楼山王氏祠中，尚存有銮驾一具云。

刘妃 南乡四都刘人。俗称刘娘娘。祠中尚有龙柱，今存。《谱》云：明广居公次女，名韩娘，年十七，成化七年选入宫，敕赐龙凤灯二盏、天皇国威匾额一方。又一联云：金枝承两汉，玉叶茂三衢。

按：刘妃与王后同时，或云本中表姊妹，由王后召入宫，充嫔妃之列。

选侍李贵人（《峡口区访稿》）李泽人。宋相李宗勉同族。贵人入宫时代不可考，《谱》亦失载。但传其地产石榴，昔贵人曾以手指捻印所方，至今尚起圭棱，仿佛方种。疑亦附会不经。考：李泽左近后山，《谢氏谱》载有谢蟬儿，为宋孝宗宫人。惟其时谢族住闽，尚未迁衢。

俗传李贵人，或以此致误。

吴天锡女（《静岩吴氏谱》）天锡为江右南昌石城王府引礼，有女适石城王府明高皇孙东园王次子多爵号敬葵者。

按：《明史》诸王表：石城王，为恭靖王奠堵惠庶四子。景泰二年，以镇国将军加封，传三世。东园王，未见，不知为石城王何人也。

寿 母

明

王母留氏（《王慕庭集》）嘉靖间，王冕妻留氏，年百有一岁。

清

吴母祝氏（康熙《县志》）明医学正吴良心之媳。夫国珍，吏部省祭，登仕佐郎。清初鼎革，时大兵入城，邻妇百数潜避于氏深阁中数日，饥甚，氏夜炊粥糜分济之。事翁姑以孝。姑歿后，哭泣丧明，数年始复。日持斋诵经戒杀，见卖鱼虾者，倍价收之，命幼子置之溪流。世业医，贫不贍者，赠其药资，全活甚众。生子七、女二。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初八日，寿正百岁，耳聪目明，饮食康健如常。郡邑为请旌表。（康熙《府志》）诏旌为贞寿之母。后阅五年乃卒。

叶母邵氏（康熙《县志》）叶朝麒之妻、叶先春之母。母教既隆，妇德尤著。相夫训子，振起家声。年九十，尚聪明强健如五六十。时至九十九卒，人惜其不少进一龄以跻百岁也。孙嘉琛，邑庠生。

江母钮氏（《江氏谱》）江起蛟之妻。颇娴妇德，教子有方，三子皆蜚声庠序，为名诸生。康熙四十七年，八旬寿辰，有溧阳探花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黄梦麟题赠笄帙令范四字。寿跻九旬。

孔母洪氏（《浙江通志》）雍正八年，西安县民孔正淑妻洪氏百岁，给银建坊，曰贞寿之门。

陈母江氏（嘉庆《县志》）陈孟恂之妻。秉性柔顺。于归后，事舅姑，相夫子，克尽妇道。抚子教养备至，且终年操作，有敬姜风。寿臻百岁，族党称为仅见云。

张母郑氏（嘉庆《县志》）张修和之妻。嘉庆九年，寿百有一岁。见《祥异》。

杜母吴氏（嘉庆《县志》）杜公贤之妻。年三十，夫亡守节。抚子及孙，茹苦安贞，有断机之风。现年九十九岁。时嘉庆十五年，人尚健在。

叶母杜氏（嘉庆《县志》）叶万歧之妻。二十七岁，守节。家贫，女工度日，抚孤成立，家业日增，寿至九十三而终，亲见孙曾列庠序者六七人。

姚母徐氏（《峡口姚氏谱》）姚良章之妻。年二十二，守节。上事孀姑，下抚孤子成家立业，子孙繁昌。道光二十六年，旌表建坊。寿至九十八。

程母叶氏（《中河程氏谱》）程良武（一名绍武）之妻。道光三年，百岁，亲见五代。知府谭瑞东详请建坊。

郑母徐氏（《石塘郑氏谱》）石溪塘人郑洪效妻。生嘉庆戊辰，终光绪丙午，寿九十九。

孔传龙妻黄氏（《采访册》）三十二岁，丧夫。抚孤继寿成立。寿至九十六。

孔昭熙妻王氏（《采访册》）生嘉庆四年，终光绪二十三年。寿至九十九。

孔继镛妻徐氏（《家传》）徐文明之女。寿九十四岁。

孔广烈妻郑氏（《家传》）郑世纲之孙女。年四十而寡。性慈和，子昭峻设帐授徒，远道从游者甚众，浣衣授餐，爱若家人子弟。年九十一岁卒。

徐宝书妻程氏（《采访册》）少聪慧，有至性。七岁丧母，十二岁丧父，皆哀毁尽礼。从舅氏读，见女史节烈事，辄手不释卷。归宝书后，事舅姑以孝闻。咸丰八年兵灾，农人失业，田生萑稗，氏劝夫收之。兵退后，磨萑稗粉，煮浆以食饥者，全活多人。村外多弃尸，氏与夫亲为掩埋。夫因触秽病歿，氏抚诸子，均读书有成。年九十四寿终。

陈正之妻王氏（《采访册》）生有至性，事舅姑尽孝。姑病，割股入药。病稍瘥，再割，姑病遂愈。子孙亦多贤俊，一庭和乐。寿至九十六。

王万春妻蒋氏（《家状略》）笄岁来归。万春贫不自给，后由行伍补城守营外委。好行善，以劳力代赀财。氏为人涤衣缝纫，黽勉有无，尤能赞助。嘉、道间，岁大饥，继以疫疠。万春偶出郊，见有尸骸暴露者五，归谋诸氏，典簪珥葬之。嗣即连举五子，次飞熊由武生任江山汛千总，氏受安人之封。光绪四年正月元旦卒，寿九十六。

世袭五经博士孔庆仪本生祖母王氏（《采访册》）光绪二十九年，寿百岁。督学题奏，御赐贞寿之门。又三年，寿终。

王世淮妻宋氏（《采访册》）南乡王千秋人。世淮早卒，氏年二十九。遗一子，抚之成立，入邑庠，旋卒，遗孙三人，又抚之成立。长孙圣时，亦入邑庠。家道昌顺。寿九十一。

江贤三妻方氏（《采访册》）西乡两头塘人。生嘉庆癸酉，终光绪甲辰。寿九十二。

叶全球妻潘氏（《采访册》）青年守节，纺绩课儿。寿九十一。

孔毓儒妻郑氏（《采访册》）西乡慈姑垄人。寿至九十六。

胡慈松妻徐氏（《采访册》）北乡考坑人。亲见五代。光绪间，邑侯胡寿海曾以五叶同堂匾褒之。民国二年，寿九十七，无疾而终。

黄松开妻龚氏（《采访册》）于归后，簞食瓢饮，贫不堪忧。而氏相夫养姑，曲尽妇道。年三十八，夫故。直至赤贫如洗，检牛马矢曝干作薪。勤植蔬圃，藉资饘粥。遗腹一子，乳名长根，小心抚育，茹苦含辛，绝无怨色。复童养一媳，去聘钱一串，为黄氏绵宗祀，爱如己女，从俭完姻。厥后，亲见三孙成立，食指日繁，而家仍不丰。民国三年卒，寿一百岁。苦无资，未请旌。

郑洪擢妻李氏（《采访册》）石溪塘人。与郑洪效妻，并称二老。道光八年生，民国八年终，寿九十四。

王招狗妻张氏（《采访册》）篁墩人。民国十年，寿一百有一岁，夏正五月终。

程德印妻陈氏（《中河程氏谱》）即程母叶氏曾孙媳。齐眉八秩，亲见五代。生一子长晋，邑诸生，年近七旬，事母不倦。民国六年，氏寿九十。知事桂铸西书赠莱彩承欢四字匾额。至十年，终，寿九十四。

范广福妻江氏（《采访册》）万田人。性节俭，食贫耐苦。三十五岁，丧夫。日坐破屋中操作，户外无足迹。抚子育孙，以耕给养。民国八年，寿九十。

华克垞妻方氏（杨文洵《方孺人寿序》）年十八归，华家赤贫，安之若素。越七年，洪杨变起，夫妇负一弱子避难山中，备尝艰苦。

克塆因染疾不起，氏痛不欲生，誓以身殉，亲戚劝念华氏一脉始已。时，大兵之后，继以凶年，零丁孤苦，告贷无门。氏藉针黹度活，夜燃松脂工作，课儿以读，并训以为人之道。孤稍长，出所蓄置田园，俾习农事，家日益起，孙曾繁衍，五代同堂。年八十，犹操作不懈。今晋九十，尚存。

贤媛

元

赠中大夫、太平路总管、轻车都尉、荜阳郡侯郑俊妻方氏（《崇德郑氏家传》）讳道静。其父方敬之为宋监税，育夫人，幼有志操，略涉书史，善于记忆。及笄，嫁赠侯，克慎妇道，不废女工。而能以俭约和理于内。凡有所行，必夫妇爰度可否而后禀命于姑，俟姑可而后行焉，是以内外咸称其孝顺。然赠侯以先世累代受宋爵，身当宋元之交，为散骑尉，常郁郁以不能报宋为恨。及脱离兵镞，隐闷成疾。夫人潜察知之，时以言语为解曰：“国之兴亡殆天也。臣子有欲尽之心，而每有莫能尽之力，其如天何？妾观史籍，多有倏于数穷力极不至，臣事二姓而逍遥逸以终其身，未见后世有非之者。彼诚见于死，无益于国；不若生，或可以见志耳。”赠侯默然不言。比疾革，谓夫人曰：“予死，幸墓无志封可也。”夫人曰：“君此心于忠得矣。而老母在堂，其如孝何？”赠侯亦不言而绝。时，长子用和，六岁；次子用文，才免乳。夫人年仅三十四，尽哀以经理其丧。姑哭而恸，则多方慰释。而晨昏持侍益恭，养体养志，无或少懈。姑常谓之曰：“尔今养吾，不可如吾儿在时也，适可而止，何以过为？”夫人曰：“妾与夫君永诀之际，妾以姑老在堂为问，夫不言而逝

者，其心以有妾也。妾今奉姑不如礼，则非惟夫之心无所托，且辜其一生忠孝之志。异日，妾何颜以见夫于地下，且抑何以为吾累世宦门之妇？”姑因泣曰：“汝心如此，吾愧无以报汝恩。顾二孙尚幼，愿他日得妇以事汝，如汝今日之事吾可也。”夫人曰：“子妇一职，妇之事姑，如子之事母。夫既不幸，职属其妻。今妾惟恐于职分有亏耳，何得为过？”因益承敬。而成家立业，虽纤毫不以累姑之心。至抚鞠二孤，动有成法，尤不欲为侈靡之习。二子虽幼，亦能蹈率规矩，无敢逾越。其《孝经》、《论语》，则亲为句读，而时授以大意。及就外傅，必访名师为之训资。而课所肄，或不率教，必严呵责。且曰：“尔家奕世为先朝宦族，而汝父独赍忠义以歿。其忠诚可哀。今土宇易君，汝曹诚不能高飞远走，不处斯世，果能乘时有为，以道匡世，使郑之宗祀簠簋不由此而坠，则汝父不失为忠臣，汝曹不失为孝子。”因遣长子用和充国子监员，选入翰林，学蒙古文字，授宣徽院蒙古必阁赤。用和佩服慈训，奋励清修，寻升翰林应奉。用文亦登黄甲，为侍仪舍人。而夫人饬戒愈至，由是用和屡膺保举，转擢翰林待制，赠考官爵。而夫人拜西安县君之命，亦略无喜色。循常度愈谦抑，教诸孙男、孙女，各务其习，勿使骄惰。至诸孙登仕版，而夫人春秋虽高，动必以持满履盈为戒。服饰器用，惟喜简朴。其待下人，尤加以恩恤。至其大者，则祭享必欲其精诚，待客必欲其美洁。而家给必欲其量入以为出。此皆贤淑夙成，故能大振家声，克成夫志。否则，侯封炫赫，而花冠翟服，累加诰命如夫人者，岂易膺哉？信乎，其有所以致之者在也。

浦江校官祝应昇母叶氏（宋濂《祝母邬门阡表》）应昇之言曰：“先母，讳了心，姓叶氏。世为衢人。年二十二，来居君之少房。其事正室汪夫人，寅畏谨饬，有过无弗及焉。自先君歿，与汪夫人同帷帐者垂三十龄，情意款洽，无乖忤之色。每子妇进饮食，或一

味之珍，必叩之曰：“汪夫人已食乎？”子妇应曰：“然。”始敢下筯。其加励于应异者，曰：“尔祖南剑教授君，与徐公友善。徐卒，为二子析田，以亩二千为寿，尔祖力却之。尔当效尔祖之介。尔父由儒补郡吏，从衢调婺、台二州，迁建平县典史。遇刑狱之有疑者，必傅经典。其无辜坐系者，必察其状，理而出之。尔当效尔父之仁。尔祖若父，其善行盖不止是。吾耄矣，不能详也。则其所不言者，宜以意逆之先。”母颇涉猎传记，每见书记在地，必掇拾付之水火，虽入粪溷中，亦固取之。人问其故，则曰：“仓颉造书时，鬼尚夜哭。可贱而蹂之耶？”性尤巧慧，凡纫制缕结之事，极其工致，诸女多师之。经其指授者，皆合绳尺。然鬓毛种种，未尝少自暇逸。所御衣衾，或当漱浣，必躬亲作之。子妇女隶求执其事，不从也。寿七十二。葬西安县靖安乡大邬门山之原。男一，孙三。

明

程文兴妻龚氏（《中河程氏谱》）夫服贾在外十余年，事奉舅姑，备尽其道。有疾，汤药必先尝之然后进。姑尝谓曰：“愿尔世世子孙如江东陈氏。”

清

郡增生程云妻余氏（《中河程氏谱》）聪惠贤淑，事公姑至孝。每进盘匱必亲捧之。助夫教子成名，虽幼冲必示以诚信，里中以孟母称之。歿三十余年，犹啧啧人口。

郡增生程霏妻周氏（《中河程氏谱》）凤县知县周召女。幼受庭训，知书史，贞静贤淑。事公姑至孝，奩资千金，悉进公姑，无德色。馭下极宽，虽浣濯不劳婢仆。教子有文母之风，里中咸诵法焉。年七十，犹强健自如。

郡增生程旭生妻郑氏（《中河程氏谱》）适程后，即遭闽变。流离颠沛中，孝姑敬夫无歉妇道。厥后，夫馆于外邑，竟年不归。氏亲操井臼，终夜纺绩，养姑课子成名，闾里称其贤孝无间言。

陈邦彦妻蒋氏（《信安陈氏谱》）性贞静，甘淡泊。事舅姑极尽孝道。父母所赐，辄献于姑，从无私储。鼎革后，遇多坎坷，艰辛备历，出奁具佐夫读书，自甘荼苦，劝勿忧贫。季子大猷，文行兼优，试辄冠军。观察使王照重其家教，尝给匾以旌其德。

詹希圣妻祝氏（康熙《府志》）奉舅姑极孝敬。姑病甚，氏愿以身代，割股肉救之，姑病得愈。氏年六十五卒。子五：文奎、文煌，皆郡庠生。

叶淑欧妻方氏（康熙《府志》）年十八于归。淑欧好读书。家日落。氏蚤夜操作，出钗钏以供甘旨。姑寝疾三年，随夫竭力奉侍，毫无倦容。及疾剧，见夫吁天不应，氏即割股以进。寻翁染重疾，氏复割右股以疗。二子相继夭，忍痛不敢出声，恐伤堂上心。后氏劳伤致疾，因夫携子将乡试，隐忍不言。闹事未竣，而氏卒。敛时，孝疮犹绽裂也。族党悲之。

郑文惠妻周氏（周孙著《郑孺人传》）吾妹幼好读书。先大父所辑《易学疏》能贯通讲说。归于郑，郑疾笃，割臂以救，不能愈。时年三十三。二子俱在襁褓，苦节抚孤。稍长，亲自教读，如严师。长光瑛，两中副车；次光璐，庚辰岁贡。古人断发之节、画荻之风，盖兼有焉。《课儿》诗：抛弃红颜早断恩，未亡人尚复何言。当年不敢随泉下，为尔兰芽点点根。满望诗书慰九原，挑灯相对伴黄昏。须知不是丹铅笔，尽是儿娘血泪痕。

举人王荣统妻吴氏（金启昆《王孺人传》）性孝慈。年十九于归，事孀姑克尽妇道。姑近年撙疾，久未获瘳。孺人见夫子昼夜扶持，焦思莫措，潜自割股以进，子女无知者。母来省疾，始询知之，

相持痛哭。宗族咸称其孝。长子登贤，岁贡；幼子登贄，拔贡，并有文誉。有《传》。

傅盛梅妻黎氏（嘉庆《县志》）氏年三十，盛梅遽歿。遗子尚幼，艰苦守节，抚孤成立。次子邦道，承颜谕志，孝养惟谨，欲为请旌。氏曰：“守节是吾分耳。尔若克襄王事，得邀荣封，吾愿足矣！”后邦道由州同请封安人，加二级，晋封宜人。年八十而卒。

方锡鸿妻吴氏（嘉庆《县志》）中年夫故，遗子四人，皆未冠。氏勤俭持家，抚字教育，一身兼之。及四子长，怡怡力作。家业振兴，俱入成均。氏乐善好施，乡邻贫乏者，不时周恤之。遇岁歉，命子减价平糶，四子均乐从。迄今三世同居，恪守慈教。

留昭祖妻张氏（嘉庆《县志》）幼娴《内则》，长习《女箴》，有丸熊画荻之风，里党奉为壶范。县令伍公名斌。以德并三迁匾褒之。卒年七十三。

童行瑚妻留氏（嘉庆《县志》）贤淑恭俭，尤能好义。夫歿后，抚子忠泮成立，娶媳吴氏，不幸忠泮夭亡。氏感伤致疾，临终，嘱吴氏曰：“遗产颇丰，可为建清溪桥。”吴氏承其志，捐费千金。及桥工告竣，邑侯姚公宝燧。因书女宗令范额表之。

汪彬彬妻吴氏（徐崇奎《汪孺人传》）孺人，归安人。父任河南令，早卒。随外祖许弘健司训西安，因归于衢。上事瞽姑，备尽孝道。相夫子训子孙，动中礼法。幼喜读书，通文翰。著有《宜兰诗草》。卒年七十有八。（《两浙轺轩续录》）汪云溪，西安人。

生员詹祉继妻江氏（《詹氏家传》）生而敏慧，娴闺训。归詹，侍翁姑，能先事承志；奉两妯，氏尤谨冀。夫成名，琐事皆身任之，弗使知，恐其扰文思也。嘉庆辛酉，祉归自乡闾，疾作，氏昼夜扶持，茶汤药饵，备极劳瘁，犹不敢露于词色。祉歿，氏年三十六，痛绝泣血，回顾长子甫六岁、幼子未免怀，茹苦含辛，以抚以育。家无

储积，二迈在堂，以女红佐家计。中宵篝镫缝纫，督两子读，如是十数年。长子游庠；次子恐重累母，改习吏。孙乃谦，七岁失恃，携之同卧起，后以廩贡成均。曾孙煦、玄孙澄，均能世绍书香，秉氏遗训。氏寿八十三卒。

陈大津妻王氏（《耆旧述闻》）大津天性孝友，氏尤能善事其姑。嘉庆十七年，姑病剧，服药罔效，氏夜起祷天，割股和药以进，氏病愈。越八年，姑复病，氏割股如前，姑病亦旋起。氏两次割股，身皆怀孕无损，亦异事也。

程汝霖母陈氏（《耆旧述闻》）程陈氏贤而多智，明于大义。夫亡子少，家资饶裕。除养膳及子读脩脯外，多散给之为地方义举。道光四年秋，独力捐资挑浚内外城河，郡守谭瑞东为立碑记。在乌桥头。又捐田若干亩助给科举宾兴，每士子下闱送路费银三钱，父老犹能道之。今此项，已移充地方教育经费，而程陈氏户名尚未概没云。

陈源焘妻祝氏（《信安陈氏谱》）家甚窘，昼夜纺织，备极艰辛。助夫内政，奉祭祀必诚，膳翁姑必敬。生子三：肇镐、肇泮、肇歧，均课其勤读成名。孙晋韩、晋卿，联翩竞秀，悉亲见之。小门人如鲁继志、程庆龄等，不下数十人，多名下士，咸沐母教。寿登八秩。

岳州知府张德容母毛氏（《家传行略》）氏初适张，食指浩繁，内持家政，井井有条。连举六子二女。夫文诗，以读书攻苦，遭疾卒。洪杨乱起，举家奔窜山谷中，风餐露宿，备尝险阻艰难。姑叶年高，有夙疾，不良于行，氏出入扶持，侍之甚谨。长子德容，由翰苑出守湖北安陆，调荆州。氏犹奉亲在家。及丁承重艰。服阕，继任岳州，始行就养。在署时，督率子妇操作，一汰官场骄矜之习。遇臧获辈以慈和，有小过，善言告之，不加诃责。衣食俭朴，仍守寒

素家风。德容治事，禀承母教，惠及及民，岳人无不感戴。莅任十载，乞归终养，退老故乡，优游数载，寿八十八终。六子均庞眉皓首，衰经扶丧，见者叹为全福。

拔贡詹嗣曾妻王氏（《家传行略》）名庆棣，号秣仙，为钱塘王古园太史女。太史宰名山，赋《蒙山采茶吟》。时年十岁，即能咏和。十五岁，赋《留别名山宦署》诗，称颂一时。及笄，适嗣曾，伉俪之间唱随甚得。同时有《织云楼诗草》之刊。吟咏而外，尤潜心历史，于古今得失之林、成败兴亡之迹，皆独具识解，远驾须眉。每睹一朝兴废，辄击节痛恨妇竖之误国。又谓“定律，夫死妻三年服，妻死则否。此最不公。以古今法律，皆由男子所定，殊未得法律之平。”古今诗体之外，于南北词及试帖，尤擅专长。晚年，以迫于家境，多穷愁抑郁之作。卒年七十五。子三：熙、朗、垲，皆有名。

孝子濮阳勋妻陈氏（《采访册》）生平乐善好施。勋以孝子旌，氏亦孝事舅姑。光绪十一年，衢城浚内河，氏慨捐巨费独修河勘，郡守刘国光详请巡抚刘树棠给奖情殷利济四字。又甲午之役，捐助军饷银一千两。邑令黄大华呈请题奏旌表建坊，给予急公好义匾额。子增，顺承慈意，有善举辄踊跃先之。

优贡孔昭峻妻余氏（《家传》）余焕亭女。性勤俭，治家严肃。子宪洛，任福建古田县知事。常寄家资，命助小学经费。由福建省长给以奖章。每勸其子清廉供职，毋以官俸佐家需。时，古田、屏南两县，民苦吏扰，迫而为匪，聚众千余人，陷两县城，杀警吏。宪洛奉母命绥辑，革除苛捐积弊，半载匪平，其首领率部输诚。民感宁息之德，为立孔氏纪念祠于古田县城。氏年七十二岁卒。

贞烈

宋

韦氏女（韦居安《梅涧诗话》）余丙子岁即至元十三年。是时，宋尚未亡。司纠三衢。四月二十三日，西安县管下诸都草寇攻城甚急，余挈累往城北菱角塘孔宰家避难。午后城破，贼沿门剽掠。余孀女被掳，贼欲乱之，极口诟骂曰：“尔辈贼也，我是任官女，何得无礼？”遂毙毒手。寓翁留忠斋闻之，亦高其节。后捕得行凶者，郡守董瓚置之极典，一郡称快。余尝有诗悼之曰：视死如归不受污，今无形管为伊书。仓皇父子终天诀，菱角塘边孔氏居。

元

教授程端礼妻张氏（《中河程氏谱·禳灾会记》）端礼为衢州路教授，入赘院判张公女，遂比邻居焉。至正己亥，明取衢州路，张矢志不降。洪武初，密约元兵，启城东门延之，以图恢复。太祖恶其助元也，抄割之。程门义不受辱，男女一十八人同时自缢、赴井死，时九月十八日也。子邦让，以故在铜山庄，得免。事平，归家，重振家业，置彭溪祀田，创中河祠宇，遂世为西安人。

按：《明鉴》言常遇春攻衢，院判张斌遣使约降，夜出小南门，迎大军入。与此事适相反。《元史·程端礼附传》，亦不言被难。此段记载，容有疑义。但出之家传，必得其真。姑采补之，以备异闻。

郑元哲妻韩氏（林有年《韩烈妇传》）元哲任鄱阳主簿，适当徐寿辉倡乱。元哲率僚属设法捍御，子同寿欲护母归，再往侍父。

氏叱之曰：“汝何出此言。此正效死之时，吾何得独生？尔当侍卫尔父，毋庸顾我。”及城陷，元哲与子奋置不屈，俱遇害。氏乃沐浴更衣，自经于署之冰玉轩。互见郑元哲下。

郑庸妻王氏（林有年《王烈妇传》）元季丙午之乱，大军压境，室无完庐，妇无完节。氏叹曰：“与其避难而失身，不若守死而全节。”将子寄养于母家，遂溺井而死。

明

黄玉莹（《两浙名贤录》）许配周天宠，未嫁而天宠病瘵。黄知必不起，坚求侍疾。父母不能强，命之往夫一睹，黄目遂瞑。黄时年十九，恸哭尽哀，敛夫绞衾之属，皆经手制。送葬，途有高壑，将投之，赖侍婢夹持而免。自是每袖一绳，以誓必死。悉散衣饰于妯娌姊妹，惟图天宠像，朝夕哭奠如初丧。数年呕血死，年二十六。

生员孔闻勉妻徐氏（《清一统志》）夫疾，侍奉汤药，衣不解带者三年。事舅姑，亲操井臼，备极艰辛。夫亡，发引逾七日，密纫其衣，赴井死。（康熙《县志》）万历间，旌表，督府委官祭奠立石。

王招娘（康熙《府志》）明守备王英女。鼎革时，年方及笄，未字，惧为乱兵所污，赴余氏祠池中死。

郑道翼妻方氏（《受书堂稿》）明季，为乱兵所获，将犯之。给曰：“前前。”乘间，赴河而死。兵怒，以长矛刺之数十创，河水尽赤。见者伤焉。

生员叶应恺妻马氏（康熙《县志》）孝敬端恪，夙娴妇道。丙戌秋，城陷，卒拉妇女十余人将赴营，马氏与焉。途经茭池，氏度不得脱，大骂，跃入池中，水浅不没。卒怒，以戈刺之。被三创，乃死。夫收其尸，衣服表里皆连衽缝缀不留守隙，盖预知城不可守，以死自誓久矣。

按：姚《志》附程四妻马氏下云：又一妇，不知其姓氏，卒掳之入营，亦自投于水。水浅，顶不没，卒以矛刺之死。殆即其人，偶未之察。而于此下则云：从楼上赴池而死。亦无其地，恐失实。

程国骏妻刘氏（康熙《县志》）贡生刘一诚女。于归未久，适鼎革，城破。兵士入其家，氏恐被辱，急取簪珥散掷之，兵竞攫。氏得间，跃入井中死。

程四妻马氏（《茹庵文集》）丙戌八月，氏知城将破，预密缝其衣裾。后为卒所掠，将携去，不从，投井而死。

李国本妻徐氏（胡蔚文《李烈妇传》）明季，马士英溃军南奔，沿途大肆劫掠。氏为所掳，诟骂不屈。一子方十龄，哭泣随母后，贼先杀之，氏愈肆骂。贼忿甚，裂其尸而去。厥后，夫感其义，终身不娶，祀遂斩焉。

顾氏女（康熙《府志》）江南长洲人。父故宦家。丙戌，携女将入闽，寓西安三桥王姓。八月，城破，女密自缝其衣裾，至赵清献祠投井死。父去数日，里人出其尸殡葬之。

清

绿蛾（《咄咄谭》）康熙甲寅，耿贼犯衢州。妇女窜匿山谷间，悉被搜获。有村女绿蛾者，失其姓，仪容秀曼，为贼将曾养性所掠，逼辱备至，女抵死不从。贼怒，褫其衣，幽禁室中。女愤恚不食死。贼舁尸至郊外，委之而去。邑有好义者，敛费营葬。见女貌如生，腰佩紫荷囊，露纸半角。检视之，有诗云：轰雷炮击阵云开，闻道天兵杀贼回。妾分自甘拚一死，捷书犹逐梦魂来。姚《志》载入《杂记》。

翁氏女（《双桥随笔》）八月某日，盗劫大侯岭。岭在万山中，居民朴野。而翁姓有一女，姿容端丽，年十四，为贼所得，系其臂驱之。女啼呼攀楯。楯折，加以箠焉。遂大骂曰：“贼狗，吾宁从汝者

耶？亟斫头去，何以箠为？”挥刀拟之，则延颈受。贼怒其戇也，乃断其喉而死。

生员郑荣组妻徐氏（康熙《县志》）荣组于康熙二十六年，被父仇郑邦璧等殴死。氏矢志报仇，未得，遂触死县阶。邑人为之罢市。至丁丑，三十六年。陈公鹏年莅事，询知氏冤未伸、暴棺未葬，特为考案牍，正爰书，详请立基建祠，督院郭世隆特制孝烈可风匾额。备载《孝烈祠》下。诗词甚多。

徐学诗妻余氏（康熙《县志》）学诗，南乡前河人。家最贫，与氏依苦茅咽糠粃度日。康熙乙亥，岁歉，迫于逋负，值岁暮，惶急，自经死。氏抚尸一恸，为薄置殡具。藁葬讫，即阖门自缢于夫死处。距夫死恰一日，年三十余。叶嘉琛《记》。

徐琴姑（嘉庆《县志》）庠生徐望辉女，许字江氏子起鹄，未婚而卒。父秘弗与闻，女廉知之，倚母灵悲泣三昼夜。前一日，谓同居孀婶曰：“来日母小祥，早起设奠，将即问安于舅姑。”次晨，婶往女寝室，已服斩衰自缢死，时乾隆十六年三月十九日也。邑侯高详请建坊于墓表其节。陈一夔哀词：香草萎，气愈烈。明珠沉，光不灭。烈女死，精诚揭。忆昔红丝牵绣幔，江郎娇娇鸡群鹤。腰间白羽凌风翔，一箭笑穿金孔雀。堂上列箫鼓，堂下罗酒浆。轮蹄何络绎？吴缙蜀锦纷输将。赠我玉镜台，报之双鸳鸯。泰山抵一诺，此志永不忘。何期一夜西风怒，严霜压折连枝树。去年今日帐终天，今年又报江郎讣。再拜辞严君，儿死宜从夫。人生亏节义，马牛而襟裾。古来多少未亡人，靦颜愧此千金躯。儿命如桃花，儿心如井水。桃花不耐风雨摧，井水誓无波澜起。何用提防周复周，各行其志而已矣。朝哭母，暮哭夫。哭母肝肠裂，哭夫血泪枯。可怜拥颈三尺组，吞声潜向黄泉徂。金之坚刚，日之光芒。烈女之节，炳炳琅琅。呜呼！烈女之节，炳炳琅琅。陈圣泽挽诗：生不同衾死践盟，柔肠寸断月三更。非关命似桃花薄，未肯身如柳絮轻。皎日祇今酬夙志，黄泉犹自昧平生。一坏鸳冢留千古，珍重人间伉俪情。叶闻性挽诗：西风无赖折花枝，弱质依依名教持。志

决不辞悬白练，盟深肯负系红丝。悲啼鹃泪珠千点，痛别萱帏酒一卮。已分倡随从地下，刚肠自足胜须眉。

杜邦庆妻郑氏 《《杜氏谱》》乾隆三十年旌。事实未详。

侯德义妻江氏 《《题旌册》》德义酿酒为业。邻子郑某往市酒，值德义他出，见氏独居，戏拉氏手以调之。氏极口喊骂，始逸去。德义归，泣诉受侮状，忿不欲生，次晨即自缢死。《清统志》载：乾隆间旌表，未著事实。

陈清娘 《《清一统志》》乾隆年间旌表烈女。

罗门二节 《《题旌册》》福建连城贡生罗胜章在西邑贸易，娶妻林氏，与弟罗海文妻陈氏，妯娌同处店楼。日暮，陈往楼檐收曝衣，林持灯随后。比邻某拾瓦片，于黑暗中掷楼上。二氏固不知其为何何也。有无赖子谢某见之，斥某调戏，并出秽语污二氏。二氏闻之，不胜忿，俱自经以明志。

张秀英 《《题旌册》》张有荣女，幼丧母，依祖母潘氏居。年十六，许字王姓，婚有期矣。前一月，邻子祝某晚见女于门，出亵语戏之。女忿甚，哭告于祖母。乘祖母往诉祝母，遂自缢死。

刘冬娘 《《题旌册》》周有娜童养妻，未及婚。有娜他出佣工，冬娘与夫弟某先后出采薪。傍晚，途中，夫弟调戏之。冬娘喊骂抓伤其颊，夫弟忿怒，用刀砍之，冬娘愈肆骂，遂连砍其尸而死。

徐长泰妻倪氏 《《公举事实》》结缡后，产男、女各一。夫病废，昼夜勤织纴，以佐医药。家窶甚，翁姑欲嫁之。氏曰：“从一而终，妇人之义。夫死，犹不可背。夫病而生离，狗彘将不食吾余。”翁姑卒与人有成议，氏知不能违，遂携幼女溺池而死，时年二十。

杜邦梓妻毛氏 《《公举事实》》年二十五，夫病笃，祈以身代，誓不独生。及歿，绝食数日不死，乃服卤而卒。以上已载姚《志》。

魏盛熙妻叶氏 **叶五生妻魏氏** （吴善述撰《贞烈传》）西安

人。叶氏，有三女无子。长女适叶五生，生一女，方归宁。咸丰八年四月，贼石达开犯衢州。盛熙挈妻女走避三塘顶，下临杨柳塘。越二日，贼至，掠盛熙去。叶氏望见，大恸，顾诸女曰：“汝父此去无生理，汝等自为计。吾从汝父死矣。”耸身跃水中，诸女皆望塘呼号。长女曰：“父掳母死，吾岂能偷生受辱乎？”急抱其女踊入水中，女谓其妹曰：“汝年幼，可无虑，尚勿从我死。”直趋水滨，少女急牵衣号泣，随之曰：“吾安用独生。”俱赴水死。时同避难者，莫不望之惊诧。已而，盛熙乘间得脱奔视，人告以死状，恸哭觅尸。塘阔水深，偕女夫叶五生，沿塘呼号。比日午，见柳阴下露衣衾，急曳之，果叶也，而讶其重。与五生并力出之，则三女牵连而上。盖女持母衣，妹持姊衣云。因并葬于塘之侧。叶氏年五十；长女青妹年二十四，其所生女三岁。中女庭妹年十八，少女天妹年十一。

按：《忠义录表》，魏盛熙作熙盛，三女作青姑、庭姑、添姑。

同治十三年始行奏恤。其他见表者尚多，兹不再录。

叶敦金妻张氏（《城区访稿》）结褵七载，即赋柏舟。咸丰八年，发军围城，恐受辱，自尽，年三十四。

王四美（《东区访稿》）楼山王敦原次女。有姿色，能诗赋。年十六，待字深闺。发军至，举家奔窜。女以纤弱难行，胞兄孝纪负之而逃。至罗樟源，女忽病。发军四出搜山，黑夜仓皇，兄妹相失，女恐为所污，乃投崖而死。

徐康泰妻张氏（《东区访稿》）年十九，随翁夫避难途中，被发军追及，惧为所污，手抱幼女，投塘殉难。

朱崇材妻郑氏（《南区访稿》）湘思岁贡郑受书女。咸丰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发军罗天安率众至洋口，氏拒辱被戕。家贫，未请旌。

郑姑三纪（《西区访稿》）鲁地村人。平生不苟言笑，自幼只

眼缺明，终身矢志不嫁，侍母疯疾十余年。洪杨之役，举家逃避，女独一人居守。忽闻寇至，恐受辱，投村口塘溺死，时年六十七。

余玉麟妻陈氏（《信安陈氏谱》）咸丰八年，避乱乌龙坑，遇匪殉节。

方士增妻杨氏（《沐尘方氏谱》）夫亡家贫，力懦不能自给，舅姑命他适，氏遂自尽，时年仅十八。未请旌。

毛启知妻江氏（《西区访稿》）年二十五，子与夫相继歿，仅遗一女，不能绍毛氏之脉，氏遂不欲生，抑郁成狂疾，不一月而卒。

侑生吕丹书未婚妻吴氏（《申详事略》）氏为龙泉头郡廩生吴祖太女，名文如，从幼字吕。光绪二十二年，丹书病故，文如年十八，誓志守节，恸哭而亡。郡学魏、谢二师闻其事，申详徐督学题给冰玉完贞四字匾额。

王观周继妻陈氏（《通志》访稿）年二十一归观周。结褵八月，观周病故，氏誓以身殉，哀恸不能自节，戚党百方劝慰勿听，且曰：“夫已有子，年且长矣。吾身固赘疣也。”后夫四日，仰药而卒。戚党上其事，与姑徐氏同奉旌建坊。

余门双烈（《褒扬事实》）岁贡余时登长子盛德妻徐氏，父鋈亦廩贡。于归后，勤修妇职，沉默寡言。期年，举一子。盛德年甫冠，以幼学致瘵，淹绵床蓐。氏昼夜侍汤药，岁余不懈。及卒，氏誓死殉，顾怀中子而叹曰：“吾欲从汝父于地下，其如汝呱呱何也？”翌年，其子殇，氏饮泣不食，数月而歿，时年二十三，事在光绪二十九年。盛德弟盛会，聘常山生员吴陶镕女。行聘未几，盛会忽罹疾卒，时年十三。女年十一，泣诉诸父，誓归余门，遂屏首饰铅华勿御，示不更字。逾年，有欲为女媒者言于其父，女密知之，遽服药自尽。戚里咸嗟异不已，请仍归木主于余成礼，事在光绪三十年，去盛德妻歿仅一年也。民国九年，并请大总统给予褒扬，同颁摩笄心

苦四字匾额。

贞 孝

明

周贞姑（康熙《府志》）周贤女。幼聪慧，晓书算。年十余岁，时有星士谈命者云：“此女当再醮。”女知之，遂终身不嫁，抚兄子玘成立，后玘中成化辛卯举人。女年八十余卒。乡人称为孝义贞姑。

黄金娘（康熙《县志》）父黄良，许配王子智，未嫁而亡。金娘闻讣，恳告父母过门吊祭。父母难之，辄欲自尽。父母知其不可夺也，听其往。往而痛哭，将绝复苏，告其夫灵，誓死不渝。及服满后，有富民胡二欲聘为子妇，托母劝谕，金娘固拒不从。孝姑孀。立继嗣，不窥牖、不履闾者五十余年。

生员叶孔禄未婚妻陈氏（郑朝辅《纯斋全福图序》）于归将及期，禄先即世，陈往抱牌成婚，励志守节，誓不归宁。母氏念其年青无出，欲其改适，陈以死自许，竟不能夺。虽仆妾之多，勤劳以事舅姑，抚育众侄犹己出。至六十余岁尚健。郡邑屡旌匾额。前志未载，今补。

清

周一萼未婚妻方氏（《题旌册》）方志宽女，许字周一萼，未婚而一萼亡。氏誓不他适。诣周守节，孝事翁姑，抚教继子元仕。家素贫，养生送死事，皆氏日夕勤纺绩营之。未几，元仕又歿。氏复抚其孙增福。艰苦备尝，历四十余年如一日。

陈翰瑶女（《题旌册》）生员陈翰瑶有女曾许字叶氏子名向皓

者。将婚，叶子歿。女流涕谓母曰：“女之字叶，父命也。以父命为正，誓不他适。”母老病，动止需人，女侍疾十余年无少怠。居常，虽至戚，罕得见其面。

朱環姑（《公举事实》）茶庄朱祖光女。性聪慧。年十三，遭母丧，哀痛几绝。抚三妹一弟，每提携不忍暂释。祖光失偶后，不复娶，家事无大小，悉委姑理之，多井井。及笄，父将择婿，姑以父老弟幼，矢志不嫁。既而弟娶缪，亦贤淑，相与奉甘旨，以娱高年。父歿，与弟同执三年丧。年六十余，犹助缪操作不少倦，时以比之北宫婴儿。

陈焕材未婚妻严氏（《公举事实》）生员严万钦女，幼失怙恃，胞叔鳞抚养如己女。及笄，许字陈焕材，未婚而焕材卒。讣闻，女誓与夫同穴。或讽以轻尘弱草之说，辄痛哭不欲生。叔知不可夺，送往陈门。女乃服衰守丧，惟孝事迈姑，足不逾闾者垂二十年。范崇楷为序。

郑氏童养媳杨女（《公举事实》）郑氏童养媳，夫明芳年十三殇，亲族劝其他适，誓死绝之。姑病痲，尽心抚养，勤针黹，佐饔飧，如是数十年，姑得以天年终。抚夫侄为嗣，教养有方。年六十，无疾而逝。天台齐召南宗伯书完贞纯孝额褒之。

朱氏女（《公举事实》）父母许字郑瑶，年十九，将亲迎，夫暴亡。泣誓守贞，终身勿字。勤纺绩，以奉高堂。自茹荼苦五十余年，足不逾闾，口无怨尤，洵为幽贞令范。以上已载姚《志》。

郑新英（《采访册》）双塘岭人。生三岁而生母姜氏亡，二兄礼吉、礼立俱幼，皆鞠于祖母。稍长，痛母早逝，遂守贞不字，事继母翁氏如己母。厥后，侄辈相与成家。道光十七年，族内修谱，女捐己纺纤所积钱二十六缗，合族钦服。卒年七十六。

徐起元未婚妻翁氏（《联豸徐氏谱》）女墩头翁氏，既聘未归，

夫咯血早夭。讣闻，哀悼不食，欲奔丧。父母止之。既而饮粉吞环，解救得免，此嘉庆廿五年事也。间有邻媪来慰藉，女哭曰：“吾为徐氏鬼矣。”言者叹息而去。及道光七年，徐翁讣至，为位哭之尽哀。初，徐翁丧子，议欲迎妇，不果。起元弟作舟承父志，至是諏吉告灵，迺以彩舆，如新妇礼。既入门，吉服谒姑嫜。次易凶服，奠翁、夫，擗踊哀号，闻者陨涕。孀姑近年多病，起居扶持、尝药和饮、雪垢擗秽，纤悉必周。姑屡抚床叹曰：“吾重累贞女，至矣，极矣！”姑歿后，登楼几三十年，虽至亲近族不得面。其持家勤苦，抚嗣子，和妯娌，曲尽妇道。道光二十九年卒，年五十岁。咸丰间旌表。

生员徐一鹤胞姊明寿（《采访册》）咸丰八年，年十七，父被洪军所虏，焚香祷天，终身茹素，并誓不嫁，以祈父归乡里。阅数年，果归，合家团聚，人云孝感所致。有求婚者，辄谢之曰：“吾已信誓于天矣！”光绪二十年旌表。贞姑年六十，无疾而终。

姜有（《采访册》）姜道烜女。因父母单生一身，无兄弟，矢志不嫁，孝事父母。年七十余卒。

毛德本未婚妻郑氏（《采访册》）塘头村廪生郑文炳次女，字毛家村，未娶而德本故。闻讣，奔丧守节。然以父老，常往来两家。父尝疾笃，女刲股疗之，霍然愈。幼聪颖，识书习算，善持家，不啻丈夫也。毛氏有姑，奉事唯谨。姑目失明，氏每早晚以舌舐之。一日，姑忽谓氏曰：“今年鸡雏，何白者之多也？”试之他物，亦然。盖目已复明，人咸谓孝妇之诚心所感云。抚一子载承。未旌。

柳荣铭女（《采访册》）女早失怙，母常多病，因立志不字，在家奉侍。母歿后，抚侄成立。享年七十有六。光绪十二年，详请旌表。

孔桂香（《采访册》）附贡生孔继绅女。因胞兄广益早亡，父亦以疾卒；母患痲疾，起居不便；嫂氏有子幼，宗祧所赖。既无伯

叔、兄弟，愿伴嫂、奉母、抚侄，誓不字人。年六十九。宣统三年，曾公举具详学使奉给“贞闺潜德”四字额。

徐荷娜（《采访册》）迴龙庵人。孝友性成，以亲老弟幼，守闺不字。父母为笄嫁计，女竟不从。事父母终年，佐弟理家政。寿至九十。

陈彩珠（《采访册》）南乡双井村陈进先女。同治初，女年未笄，父病，为父求寿，刲股进药，父恙旋愈。及母病垂危，有二弟年仅五六岁，女对母自誓：终身不嫁，携带二弟至于成立。司理家政，平素俭约，而恤老济贫，遇有遗婴，辄出钱布以给养之。年七十六终。

吴橘英（《采访册》）珊塘人。温柔贞静，不事铅华。年将及笄，自白于父母：以无亲兄弟，愿终身侍养。父母不忍拂其志，遂不字。卒年七十八。

郑根凤（《采访册》）石梁人。性节俭，淡泊自安。及笄，不字。因父亡弟弱，愿诵经礼佛，孝事老母。现年六十一。

崔遗珠（《采访册》）崔氏世家女。祖世霖，拔贡，举人；父守本，恩贡生。女甫堕地，而母氏歿。父爱怜之，名曰遗珠，寄乳哺养。稍长，痛母氏之以媿难亡，蓄意不字。父欲为择配，泣请曰：“吾父春秋日高，女又无弟，不忍远离。”及父三娶，年六十余，始获一子，抚之成童。而父歿，女亦垂垂老矣！遂撒环终身。现年六十有八。

郑冰如（《采访册》）南乡严家山人郑恩林女。生而颖异，聪慧过人。知书算，孝父母。年四十余，诵经养性，茹素葆真。现年五十三。

节 孝

元

沈忠显妻孙氏（弘治《府志》）居衢城北隅。夫为百户，大德间从征云南阵亡。氏尽礼追远。家贫，子女俱幼。纺绩贸粟，训子读书。既长，袭职受封恭人。始终一节。有司以闻，旌表。

祝门二节（《厚川祝氏谱》）祝寄生妻陈氏。元末，红巾贼乱，氏孀居，年二十四，被掠，不屈辱，贼割其两乳。殒绝时，仿佛闻人语曰：“嚼菖蒲、饮涧水可愈。”如言，果获安。年七十三而歿。媳吴氏，年二十八，守志。寿九十二岁，卒。两世完节。墓见《古迹》。

明

阆州守妻宋氏（嘉靖《府志》）金华宋濂学士族、阆州守之妻，守失其名，衢州人。洪武初，为府推累死。宋以夫罪连坐，遣戍云南金齿卫，奉姑偕行，题长歌于邮亭壁间。观风使者采以上闻，怜而释之，仍赐夫之禄，养姑终身。歌曰：邮亭咫尺堪投宿，手挟亲姑憩茅屋。抱薪度地暂铺摊，支颐相向吞声哭。傍人问我是何方，俯首哀哀诉衷曲。妾家祖居金华府，海道曾为上千户。奉艘运粟大都回，金牌敕赐双飞虎。兄弟晦迹隐山林，甘学崇文不崇武。方金玉堂宋学士，亦与妾家同一谱。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学明诗经。离骚子史遍搜览，意欲出仕苏苍生。前年郡邑忽交辟，辞亲笑傲趋神京。万言长策献闾阖，泥金捷报来掀腾。承恩荣除阆州守，飘然画舫西南行。到官搜贤访遗老，要把奸顽尽除扫。日则升堂剖公务，夜则挑灯理文稿。守廉不使纤尘污，执法应教僚佐怒。府

推获罪苦相扳，察院来提谁与诉。临行囊橐无锱铢，惟有旧日将去书。牵衣父老泣相送，遮留赤子争号呼。彼时征赃动盈万，妾夫自料无从办。竟晨拷打不成招，暗嘱家人莫送饭。无何饿死囹圄中，旗军原籍来抄封。当时只望耀门户，岂期一旦翻成空。亲邻怜妾贫如洗，敛钞殷勤馈行李。零丁三口到京师，奉旨边方戍金齿。阿弟远饯龙江边，临歧抱头哭向天。姊南弟北两相恻，别来再会知何年。开船未几子病倒，求医问卜皆难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谁怜葬青草。眼前有子相亲傍，身安且不忧家荡。如今子死姑年高，纵到云南有何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装登程戒行色。空林日暮鹧鸪啼，声声叫道行不得。上山险如登天梯，百户发放来取齐。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来走向营中宿，情思昏昏倦无力。五更睡重起身迟，饭锅未熟旗头逼。翻思昔日闺门内，远行不出中堂邃。融融日影上阑干，花落庭前鸟声碎。宝髻斜簪金凤翘，翠云蝉鬓蛾眉娇。绣床新刺双蝴蝶，坐久尚觉春风饶。谁云今日夫亡后，万里遐荒要亲走。半途日午姑云饥，欲丐奉姑羞举口。同来一妇天台人，情怀薄若秋空云。丧夫未经数十日，画眉重嫁盐商君。血色红裙绣罗袄，骑驴远涉长安道。稳步不知行路难，扬鞭笑指青山小。古来节义难重陈，抉目截鼻肝胆真。嗟哉风俗日颓败，纲常废尽趋黄金。妾心汪汪澹如水，宁受饥寒不受耻。几回欲葬江鱼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孝思须体夫存念，当学慈乌终养膳。姑亡妾亦随姑亡，地下何惭见夫面。说到伤心泪如雨，咽咽低头不能语。道旁闻者总凄酸，隔岭哀猿叫何许。（嘉庆《县志》）今云南永昌城西有节孝碑，都御史王中题其阴，祠则阴汝兆所建也。

徐思诚妻郑氏（宋濂《徐贞妇传》）名妙静。夫思诚，忠壮七世孙。合卺礼成，妇已十九。时，舅姑春秋皆高，日夜事纺绩惟谨，羞服备给，上获舅姑心。舅歿，思诚出卜藏地，舟覆溺死上航溪。

妇哭恸，几欲无生。不憚劳勩，葬舅与夫先茔之侧，养姑高堂，退抚二子谦、贞，从醇儒学。虽寒灯凉幌，人不能堪，妇处之裕如。父母及诸姊悯其年少，欲使更醮。妇曰：“吾夫固亡，有二子在。脱若无子，姑老义亦不忍去也。”即引交股刀截髻以誓，闻者惧不敢撼。二子成立，谦以行义察举为部使者掾，以政事闻，擢泷水丞。洪武三年四月，旌表其门如令。

夏显七妻蒋氏（康熙《县志》）二十二岁，丧夫。子在襁褓，值元末兵乱，不以艰窘丧节。洪武中旌表。

陈彦文妻龚氏（嘉靖《府志》）年二十一，生子幾周岁，夫亡，恸哭二日不食。姑谕之曰：“死生有命，汝能善养吾，育吾孙，无愧妇道足矣。”龚即节哀，奉舅姑，素服澹如，誓不再适，始终无玷。

潘存智妻吴氏（康熙《府志》）存智以富户奉调实京师，遥途劳勩，早逝。氏抚孤子彦英、彦广，以冲龄仍应徭役。又奉县编轮，应河南管城驿课马，拮据两地，一孤复殒。氏饮痛叩阍陈情，获免丁役，南旋。抚次子彦广，重整旧业，延师课读，以郡博士员拔成均上舍。《表》失，无考。历世子孙繁衍，皆氏之贤节诒谋云。

杨智二妻陈氏（嘉靖《府志》）年逾二十，夫亡。父母欲强嫁之，陈以死自誓。孝奉舅姑，白首无玷。

按：杨《志》据《杨氏谱》改作智达，并云：守节数十年。洪武十二年旌表，赐华屋三楹，椅褥各一件。

海仕伦妻方氏（嘉靖《府志》）二十三，夫亡。誓不再适。孝养翁姑，抚幼子成人。孀居几四十年，终始不渝。

陈景山妻郑氏（嘉靖《府志》）年逾二十，夫亡。家贫甚，誓不与人，育子继成。

杨镛妻胡氏（嘉靖《府志》）归三载，夫客死于闽。上有孀姑吴氏，下有周岁孤儿。甘心守节，日惟纺绩，奉姑育子。邻母劝其

再醮，以刀截发，泣誓不二。嗣孙集奉养至八十五卒。巡按周公奏旌其门。

陈余旦妻孔氏（嘉靖《府志》）长泽人。年二十六而寡，无子。抚幼叔成人生子，始为继。守节五十余年，终始无异。寿七十有九终。

何克让妻徐氏（嘉靖《府志》）大洲人。年二十七，夫亡，一子尚幼。善事舅姑，克理家事。适姑李氏得危疾，吁天割股，和汤药以进，遂愈。人以孝称。年八十六终。

张廷济妻黄氏（嘉靖《府志》）沙川人。年二十八，夫亡。无子。墓旁被火，独守墓庐。寿至七十终。

生员叶嘉猷妻徐氏（康熙《府志》）进士徐璉孙女。端庄和静，事翁姑以孝闻。年二十七，孀居，趾不逾闾。无子，以伯子其敷为嗣。每祀先，必昧旦亲治烹饪，洁盘匱，敬慎如事生存。年七十终。姚《志》误列清代。

孔彦纁妻邹氏（嘉靖《府志》）年二十四，夫亡。抚三孤俱幼，恪守女诫，蓬垢不出户庭，事继姑委曲顺志，人称其孝。教子以义方，有父之严。季子承周，郡庠生。苦节四十余年，冰霜一致。年七十终。

徐愔妻程氏（嘉靖《府志》）年二十三，夫亡。遗孤五龄，甘心守志，孝养继姑，人无间言。年六十卒。

郑继妻徐氏（林有年《笔记》）年十八于归。二十二，夫亡。遗二孤，抚养教诲，茹苦荼蘼。年九十卒。

刘璉妻郑氏（嘉靖《府志》）年二十，夫亡。父母怜其年幼家贫，讽令他适。郑遂与父母绝。甘纺绩，以抚育遗腹孤子，守节至七十九岁，乡党贤之。

胡彦青陈《志》作清。妻王氏（嘉靖《府志》）年二十五，夫亡。

姑叶氏欲使他适，王以死誓。抚遗孤，善养其姑，以完节。年七十六卒。尝摘梅花二枝插夫灵前瓦瓶，逾月结实数颗，人谓节操所感。

徐旻妻王氏（嘉靖《府志》）年二十四，夫亡。遗孤方七阅月，甘贫，纺绩以养孀姑，冰节始终如一。年八十终。

徐孔晟妻余氏（嘉靖《府志》）年二十七而寡，无子，守节至六十一而终。嘉靖三十六年，县旌其门。

生员舒昌妻吴氏（嘉靖《府志》）年二十，夫亡。无子，遗腹一女。励志守节，事翁姑以孝，俟叔岳长成立，其次男舒球为嗣。年八十六终。且化其女辈四人，俱少寡苦节。前守林有年匾其门，教授吴兰作《继节堂传》。

朱正妻叶氏（嘉靖《府志》）夫有恶疾，甘心事之。年二十，夫亡。家贫，无嗣。守节五十余年。县匾其门。

方铨妻沈氏（嘉靖《府志》）年十七，夫亡。赤贫，无子。守节五十余年。

沈泱妻刘氏（嘉靖《府志》）年二十六，夫亡。事姑至孝，抚遗孤沈复奇补邑庠生。守节三十余年。屡邀旌奖。

王文光妻胡氏（嘉靖《府志》）年二十二，夫亡。矢志孝，事翁姑，抚孤成立。孀居三十余年。有司屡奖。

郑孔谟妻王氏（嘉靖《府志》）都御史王玘女。年十七，夫亡。无子。守节三十余年。每有励奖。

生员郑廷璘妻石氏（嘉靖《府志》）年二十二，夫亡，遗孤方二月。家贫，励节终养，年已五十。此赵《志·续节妇》中所记，时尚生存。姚误作弘治《府志》，且加卒字，殊非。

徐泰妻叶氏（嘉靖《府志》）年二十四，夫亡。辛苦守节三十余年。训子一鸶业儒。县匾其门。（康熙《县志》）万历中，旌表

建坊。

杜永恭妻徐氏（康熙《府志》）年二十五，守节。弘治中，旌表。

杜应驩妻徐氏（康熙《府志》）年十七，嫁未及期而夫亡。断发为誓，事孀姑四十六年。姑死，氏随卒。

杜廉谦妻叶氏（康熙《府志》）名金姑，以节著，郡县旌之。

杜瑀卿妻郑氏（康熙《府志》）年二十七而寡，守节七十年。年九十六卒。

吴门二节（《浙江通志》）吴铨妻桂氏，铨亡，矢志守贞。育子孟杰亦早卒，妻黄氏与姑共矢冰蘖，纺绩自给。

郑门二节（《浙江通志》）郑樟妻杜氏，夫亡守节。子炷，娶毛氏。炷歿，毛氏矢志与姑同守。（康熙《县志》）毛氏与姑同心，贫苦相依。杜年八十四，毛年五十九。

孙门二节（崇祯《府志》）孙正记妻郑氏，年二十二，正记亡。子枝美，娶叶氏，年二十七，枝美亡。妇姑俱以节著。（康熙《县志》）姑媳相依，清贞不改，食贫忘馁，尝苦如饴。

叶门二节（崇祯《府志》）叶十二妻张氏，十二死，氏年十八。遗腹生女，父母欲嫁之，不从。立从子良桂为嗣，娶郑氏。良桂亦亡，郑守节，与姑俱以寿终。叶族为二氏立祠，置祀田致祭。

廩生叶元会妻陈氏（崇祯《府志》）元会死，孝事舅姑。舅姑卒，氏缢而死。（康熙《县志》）郡守林公为立传云：陈氏持三尺缕，完千古心，且待尊章之归，尤得礼义之正。

徐和妻吴氏（崇祯《府志》）和亡，氏年十八，遗腹生子。家贫，或劝改嫁，不从。后抚孤成立。诏旌其门。

叶九功妻徐氏（康熙《县志》）年十八，嫁于叶。末期而夫病，躬事汤药，数载不倦。夫亡，哭几绝，誓以身殉。既而思嗣子未立，

恐夫之为若敖也。抱夫从子其蕃为嗣，方八岁，延师馆谷，以纺绩资之。其蕃成进士，赠嗣父如其官，母为太安人。其封敕有云：“义不遗夫，永矢柏舟之操；勤斯鞠子，聿驰兰省之声。”迎养至署，寿至耄耋云。

王家传妻杨氏（康熙《县志》）二十三岁，夫亡。苦守寡。姑衰老，遗子五龄，勤苦辟纊，奉姑育子。（康熙《府志》）诏建坊旌表，颜曰贞心天授。

王良材妻叶氏（康熙《县志》）二十七岁，夫亡。襁褓遗孤，姑年耄耋，孝养备至。子存忠、孙一麒，俱成名。

儒士余璧妻朱氏（康熙《县志》）二十二，守孀，无嗣。恪奉二毫，抚七龄幼叔，训二孤侄，系夫兄子。并补诸生。贞操四十三年。道府旌之。六十四卒。

童生杨仲熊姚《志》作然。**妻郑氏**（康熙《县志》）嫁半载，夫亡。无子。事翁姑克孝，抚叔子文征为嗣。孀居五十三年，七十三卒。

潘孔德妻刘氏（康熙《县志》）年二十八，夫亡。抚侄游庠。守节四十年，无间言。

徐门三节（康熙《县志》）徐良斌妻叶氏，年二十八，夫亡。抚孤，坚守五十五年卒。子应衢妻郑氏，年二十，夫亡，遗孤四岁。亲族逼嫁，居母家，依兄春阳，至七十二。孙大成妻，亦郑氏，年三十，夫亡。矢志孀居，课子孝姑。五十三卒。

生员胡可及妻徐氏（康熙《县志》）二十四，夫亡。存孤代养，事继姑尤谨，吁天减算以愈姑疾。邻火及庐，烈焰遽返，人谓贞节所感。七十一卒。建坊旌门。

胡可宗妻邹氏姚误郑氏。（康熙《县志》）年十九，夫亡。寿至七十二。屡经旌节。

翁义宝妻王氏（康熙《府志》）年十八，夫死。守节五十余年。七十余岁卒。知县花上苑旌之。

生员王自怡妻何氏（嘉庆《县志》）幼聪明，知书史。二十七岁，夫亡。苦志守节。遗孤允淑甫四龄，效画荻之风，教育成立，由岁贡官临海训导。

王翼妻徐氏 王淮妻沈氏 生员王松妻陈氏 王继元妻叶氏
郑叔琼妻叶氏 朱家瑞妻徐氏 郑鎔妻徐氏 徐敦熹妻叶氏
郑汜妻舒氏 徐应麟妻叶氏 郑天禄妻璩氏 生员王允慥妻徐氏

以上并见嘉庆《县志》，事实未详。

徐门三节（徐继芳《三节传》）徐文忠妻姜氏、徐文友妻祝氏，妯娌皆早寡。祝有二子：曰景渊、景隆。姜无出，养景隆为嗣。时，景隆在抱、景渊甫七岁，家无遗蓄。二氏协力女红，以资生事，形影相依。虽皆盛年，而举无二志，守节五十余年。景渊娶王氏，事姑尽孝，后亦以节终。弘治间事。

叶仲清继妻翁氏（《三桥叶氏谱》）生正统十三年。至天顺七年，夫亡，氏年十七岁。卒于弘治十六年，寿六十七。计守节五十年。未旌。

举人叶纂妻孔氏（《中河叶氏谱》）年二十四，夫亡。抚孤守节三十年。未旌。

程文宁妻杨氏、妾吴氏（《中河程氏谱》）杨氏生子宗张，方周岁而夫歿，与吴氏同志，守贞励节，抚孤成立。

程宗沐妻叶氏（《中河程氏谱》）年二十六，夫亡。抚七岁孤，教养成立，皓首完贞。

生员李继稷妻王氏（《石屏李氏谱》）笄岁于归。隆庆丁卯，夫故，氏年三十。抚孤汝涑、汝泳成立，涑贡成均，泳食廩饩。万历壬寅年，知县林详准旌表。庚申年卒，寿八十二。

吴应富妻陶氏（《吴氏家传》）笄岁嫔吴，敬恭淑慎。家贫窶，无怨愤。应富卒，氏年方二十，以身无出，抚侄国惠为嗣，盖志在树节也。万历二年十二月，国惠之父名唐者，素贪利，恃分尊派近，悍然主婚，迫氏改醮。氏曰：“吾守志有日矣。虽窘甚，抚若子，相与勤劬，亦可以延生。吾何苦颯颜事人，伤吴门旧风，贻良人以耻辱也。幸勿出诟言以相加。”唐急迫之，氏固不从。唐乃计其必成，以与娶者约。氏知之，曰：“吾有志而不遂，吾不难一死以见良人于九京也。”即自缢。妯娌觉而拯救之，有间始苏，即印手模，付族鸣公。郡侯韩邦宪嗟赏至再，嘉其节而奖励之，给帖示执唐：公不赦法，私不入祠。媒孽者消。氏赉志饮恨，历五十余年卒。

余一鹤妻陈氏（《余氏谱》）夫早卒，居孀守志，力抚遗孤。金衢兵巡道金之镒颜其额曰柏舟矢志。徐门三节以下，前志均未载，今补于此。

清

生员孔尚朝妻叶氏（康熙《县志》）前教谕叶九叙之女、博士孔衍楨姚谟禔之母。年十六来归，克姻妇道。年十九，尚朝即世，时，尚未承袭。矢死以殉，不粒食数日。以楨在襁褓，支骨强起，辛苦劬劳，育成令嗣。顺治九年，承袭世职。母年五十六卒。

举人郑元霖继妻王氏（康熙《县志》）霖以孝廉再上公车，赉志以歿，氏年二十五，遗孤三，皆前室产也，抚如己出。家贫，纺绩教子。苦节六十余年。长男燕翼，由明经司铎吴兴，以母不乐之官，请归养。年八十六卒。

郑道贯妻鄞氏（康熙《县志》）鼎革时，道贯为游兵所刃，氏以死捍之不获。兵欲携之去，氏以头触柱，血喷面，佯死乃已。氏寻夫尸，以床褥裹之，哭守于旁，三日乃得殓。以有遗孤，忍死字之，

卒得成立。家贫，事舅姑无缺。守节五十余年，毁容灭饰，足不逾阊。康熙二十四年，建坊旌表。

叶某妻邹氏（康熙《府志》）明末鼎革，丙戌八月，城破，夫为兵掠杀。伶仃无依，守节五十余年卒。

余光杰妻吴氏（康熙《县志》）年十五，字余。二十三，夫亡。生三子。方鼎革时，携子奉姑，匿蔽楼复屋上，以糗糒哺姑与儿，氏饿已三日。适为掠卒窥见，举槊将刺之，惧辱，遽堕楼下死。卒去久之，乃复苏，竟折一臂。戊子、庚寅间，衢郡洊饥，辛苦拮据，仅给姑子饘粥，而已常竟日不粒食。晚年，三子成立，训以义方，常和泪教诫，闻者感动。年五十一卒。

程国鼎妻徐氏（《中河程氏谱》）夫以鼎革遇难，氏年二十一。守节抚孤，孀居三十载，贞静之德，合郡咸钦。

方良相妻余氏（《沐尘方氏谱》）年十八于归，越年而夫故，时顺治八年也。矢志柏舟，裙布荆钗，萧然四堵。每辨色篝灯，躬组纆以给饗飧。遗腹生子，抚教成立。暮年尤好施予，乡邻告贷，必使满愿而归。或贷不能偿，即焚券不较。郡侯王文锦旌以贞节孤芳匾额。卒年六十七。掌教冯应铨为之传。

方世臣妻郑氏（《沐尘方氏谱》）年二十九年，夫亡守节。邑侯李呈楨给柏操获教匾额。

江门二节（《石梁江氏谱》）江继涑妻王氏，康熙时，夫渡河溺死，氏年二十四。柏舟矢志，纺绩抚孤。年四十八卒。又生员江继瀚妻郑氏，生一子而夫亡，以头触柱，欲以身殉。既念两代孀姑，零丁一脉，无所依倚，乃矢志守节，事姑抚子，慈孝兼全。八十六岁始卒。此四条，今补。

周良俊妻李氏（康熙《县志》）二十，夫亡。叔欲夺其志，遂断一指以示无他。家贫甚，以纺绩糊口。已食糠核，而勉致甘旨以奉

姑。督二子读书。次子召召有兄愷，姚遗其一。筮仕凤县，氏得受封。年七十二终。李文襄题母仪垂范于门。

左秀方妻龚氏（康熙《县志》）年二十二，秀方客死嘉兴，氏扶柩归葬。孤在襁褓中，抚之成立，左氏一线，赖以不坠。孀居数十年，始终一节。孙士章，入邑庠。

拔贡徐应班妻王氏（康熙《县志》）应班弱冠有文名，以选拔入成均。未几，罹于厄。氏以守节自誓，一子甫在襁褓，抚育多方，有和丸断杼之风。

生员郑维藩妻梁氏（康熙《县志》）二十，夫亡。却纨縠不御，椎布操作。抚继子如己出，教以义方，未几，遂掇芹。

生员张于翼妻刘氏（康熙《县志》）于翼好学能文，手不辍卷。氏佐以翦尺。及病故，痛哭几不欲生，毁容改服，素帷青灯，抚嗣子澜不啻所生。年七十余卒。

徐应科妻张氏（康熙《县志》）徐灏母。年十五，嫔于徐。二十七，夫亡。翁姑年迈，藐孤在褓，勤家守节。抚子成立，有名于时。（康熙《府志》）守节三十余年。江南陈定九为之传。

吴国祥妻叶氏（康熙《县志》）性淑慎，执妇道维谨。侍继姑疾，躬尝汤药，吁天愿代。二十六，夫亡。截发断指，以死自誓。孀居五十余年。抚孤成立，孙学斌登乙卯贤书。武科。卒之日，年八十一。

吴应先妻叶氏（康熙《县志》）十九，丧夫。饮食不进者旬日，凭棺号泣者数年。无嫡嗣，立继子学澜，教之，卒成令器。康熙甲子，武举人。寿六十三。

吴门二节（康熙《县志》）吴一尊妻余氏，年二十六，夫歿。奉姑孝，抚孤慈。孤既成立，又早逝。偕媳陈氏，抚遗腹孙。名宪。年八十余卒。杨《志》作七十二。

生员郑鸿翼妻叶氏（康熙《县志》）年二十二，夫亡。无子。矢志守贞，长斋诵佛，苦节五十年。

生员邹兆鹏妻郑氏（康熙《县志》）十八归邹，事翁姑以孝。逾年，夫得疾，氏侍汤药，衣不解带者年余。夫歿，誓与同死，翁姑慰解再四乃已。无子，以次侄为子。伶仃孤苦，未尝一逾闺闼。至六十六而卒。孙之瑛，邑廪生。

余应震妻吴氏（康熙《县志》）二十，夫亡。无子。励志守贞。母余氏亦孀居，遂往依焉。足迹不出户庭，纺绩自给。年八十三始卒。苦节初终无间，母女俱以贞操称。

徐可敬妻程氏（康熙《府志》）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六十二年。八十八卒。有司旌之。（康熙《县志》）传阙。孙国琛，岁贡生。

徐应金妻郑氏（康熙《县志》）夫亡，年二十二。翁亦早逝，与姑两世孀居，事姑至孝。及卒，旦暮哀号，闻者皆为感泣。尤善理家政，宗党皆共遵之。

余尚谔妻郑氏（康熙《县志》）夫亡，年十九。遗孤三龄，断发自矢。事姑抚幼，辛勤备至。临歿，戒其子：必与夫合葬，以完同穴之志。不得举佛事，废丧礼。尤闺壺所难。

郑文显妻徐氏（康熙《县志》）夫亡，年十九。家无期功之亲，以只身事祖姑及姑，三世孀居一堂，奉养尽瘁。训子严整有方。年八十二而歿。

孔贞澄妻叶氏（康熙《县志》）夫亡，年二十。翁姑已垂白，生子弥月。百计支持，养老抚孤。既而子尚樵成立。甲寅变起，窜身草莽林栖穴处，以草芽木甲充食。事定归里，结茅以蔽风雨，惊恐之余，罹疾以卒。年六十七。

生员范维鼎妻徐氏（康熙《县志》）徐从正女。夫亡，年十九。

坚贞自守，旦暮哭泣，数十年未尝见齿。事姑，曲尽妇道，以义方训子成立，族党称之。年六十卒。

叶九馥妻徐氏（康熙《县志》）夫亡，年二十七。矢志守节。事曾祖翁及两世孀姑，必诚必敬。及相继歿，殡葬祭奠，于礼无阙。又以义方训其子，克振家业。年八十七卒。

方应璫妻徐氏（康熙《县志》）夫亡，年二十七。二子俱幼，家贫无以为资，纺绩度日。洎子长，择配既成礼，曰：“今可报亡者于地下矣！”一恸遂绝。

杨在镐妻郑氏（康熙《县志》）夫亡，年二十。茕茕孤帷，奉姑育子，家愈贫守愈坚，事姑愈孝，训二子成立。二十余年，未尝一日暇，邻里怜而敬之。

叶文豹妻黄氏（康熙《县志》）夫亡，年逾二旬。生二子。家无隔宿需，翁姑屡劝其嫁，氏饮泣不敢形于词色，惟委婉谢绝，翁姑亦感泣敬礼之。上膳二老，下抚二雏，艰苦备尝。每痛夫不得孝养其亲，时含饴负孙，绕二人膝下，以供色笑。久之，铢积寸累，稍足自资，为二子婚娶。又为翁姑举丧葬。苦节五十年，举无废事，而家道益昌。年七十卒。

孙天锡妻孔氏（康熙《县志》）圣裔女。夫亡，年二十二。遗孤方幼，抚育劬劳，姑老奉侍不懈，数十年端恪自守，虽比邻罕得见面。（康熙《府志》）三子镛、铨、镰，二孙栻、栢，俱庠生。

王大厦妻蔡氏（康熙《县志》）夫亡，年二十五。时，翁姑年逾周甲，奉养甘旨，调护起居，皆以纺绩缝纫之资佐之。及翁姑歿，哭泣尽礼。抚二孤成立，课诸孙力学有声。孀居六十二载，卒年八十七。

徐元造妻张氏（康熙《县志》）夫亡，年二十二。时舅姑已老，三子尚幼，昼夜勤劬织纴以奉之。翁姑相继歿，鬻衣以殡，训孤成

立，课以勤俭。年八十三卒。

邹邦镇妻陆氏（康熙《县志》）夫亡，年二十余。守节。奉舅姑，抚遗孤二皆成立。学宪张希良以皓首完贞旌其门。年八十尚在堂。

儒童徐敦一妻王氏（康熙《县志》）故庠生王禧女。年十九，夫亡于父名钟溥。任玉田公署，氏闻讣痛绝。居恒若槁木死灰。遗孤周岁而殇，待继夫弟敦三子又夭。家益贫，齑盐不自给。年六十尚在堂，以敦五子常贞承祧。

叶时璠妻郑氏（康熙《县志》）夫亡，年十九。遗子日雯未周岁，身膺养亲立孤子之任，艰苦备尝。翁病剧，刲股以疗。创重断筋，血涌如注，几不救，至今一臂不能伸。亲歿，经营窀穸，皆合古礼，人以为节孝并著。

郑钟璟妻陈氏（康熙《县志》）夫亡，年二十四。贞静自守，声不及外。拮据奉姑，久而益虔。抚孤成立。守节四十余年。

生员杜斌妻徐氏（康熙《府志》）年二十余，夫疾，割股者再。夫死，孝事舅姑。舅姑歿，氏哭泣丧明而卒。

余和中妻郑氏（康熙《府志》）事姑尽孝。夫亡，年二十四。守节七十年。年九十四卒。

余兆贤妻徐氏（康熙《府志》）年二十五，夫亡。守节数十年卒。

留弘道妻徐氏（康熙《府志》）年十七，归于弘道。九阅月而夫亡，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后守节五十余年。道府县屡旌其门。

廩生徐钟樵妻李氏（康熙《府志》）耿逆之变，钟樵遇贼，不屈殒身。氏年二十七，抚二稚孤，拮据寒俭，冰操凜然。守节数十年。

吴学仪妻郑氏（康熙《府志》）年二十二，夫亡。家贫，孝事舅姑。舅姑歿，遗腹子亦夭。苦守数十年卒。

吾某上一字希，下一字缺，西安棠荫村人。妻余氏（康熙《府志》）年二十九，夫亡。遗腹生子可瑞。伯叔屡逼嫁之，氏赴井投河者数次。守节五十余年。年八十六卒。

陈尚珽妻梁氏（康熙《府志》）年二十四，夫亡。家贫。闽变时，人劝其改嫁，不从。守节四十年。年六十四，学院王掞、守道董弘毅皆旌之。

叶钟颖妻黄氏（康熙《府志》）年二十，夫亡。遗腹生一子。家贫。守节六十有八年卒。

叶景富妻郑氏（康熙《府志》）年十七，夫亡。守节数十年卒。

叶上乔妻吴氏（康熙《府志》）年十八，夫亡。无子。家贫。守节数十年，以寿终。

王国甸妻洪氏（康熙《府志》）年二十而嫁。逾年，夫疾，氏割股以进。夫亡，哀毁几死。守节数十年。年八十余卒。

叶时增妻黄氏（康熙《府志》）十六岁而嫁。逾年，夫死，遗腹生子。事舅姑孝，教子有成。守节五十余年卒。孙舞，县学生。

程国定妻王氏（康熙《府志》）年二十八，夫亡。家贫无室，依父族以居。矢志守节，年五十余卒。子旭生，孙惠泰，俱郡庠生。

生员郑升亨妻方氏（康熙《府志》）沐尘人。年十六而嫁。夫亡，氏年二十三，生子龙光甫逾周岁。舅姑相继歿，家贫，或劝之改适，氏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守节数十年。七十余卒。

郑新鼎妻魏氏（康熙《府志》）石塘人。年十八，夫亡。无子。抚夫兄元鼎之子有鑿为嗣，郡县屡次旌之。年七十八卒。

邵尚仁妻黄氏（康熙《府志》）年二十二，夫亡。继侄耀文为嗣。舅姑歿，哀痛甚，未几亦卒，年六十二。

尹永八妻倪氏（康熙《府志》）年十九，夫亡。遗腹生子，矢志抚孤，年八十二卒。

范维暹妻郑氏（康熙《府志》）年十八，归范。二十，夫亡。抚孤成立。守节四十余年卒。

胡国采妻祝氏（康熙《府志》）年二十七，夫亡。有谕以家贫难完节者，即引刀欲刎，以示无他。抚二孤皆成立。甲寅，奔乱，道遇孤女流离中，收抚存恤。后访知其母，还之。丙寅，大水，氏与邻妇登小楼，无何水愈涨，氏顶香祝天，得不没，人谓天祐其节孝云。二子及媳，俱早亡。遗孙金瓚，为邑诸生。年至古稀而卒。

胡永锡妻黄氏（康熙《府志》）年十九，夫亡。无子。父劝改适，截发誓神明无异志。姑病，割股肉以救之。

胡永忠妻王氏（康熙《府志》）年十八，夫亡。守节抚孤成立。至八旬而卒。

余兆登妻徐氏（康熙《府志》）可求次女。年二十五，夫亡。家贫，坐卧一小楼，毁容匿影，虽至戚无有见者。苦节三十年。六十余岁卒。

张义峻妻徐氏（康熙《府志》）世居沙川。年十八，夫亡。瘁十指养姑；子翎生四月，抚之成立婚娶，勉之业儒。人钦其苦节。

郑中銓妻徐氏（康熙《府志》）女父徐日敞为士林名宿，幼承庭训，即娴女史。年二十四，夫亡。茹荼集蓼，奉翁姑，以妇代子；抚三孤，以母兼父。苦节四十年。六十二岁卒。

吴天贵妻严氏（康熙《府志》）年二十四，夫亡。苦志守贞，教子成立。年九十而终。

潘瑯妻陈氏（康熙《府志》）年十六，结褵半载，夫亡。冰霜著节，历三十六年，乡里钦之。

生员江应麟妻郑氏（康熙《府志》）年二十一，夫亡。遗孤周岁，苦志守贞。事翁姑孝，教子以义方。（《清一统志》）乾隆年间旌表。

宋元隆妻吴氏（康熙《府志》）年十六于归。未一载，即为未亡人。氏痛不欲生，族人念氏怀孕七月，再三苦劝，乃止。后生一子，名仁魁，教育兼至，家道日丰。群盗艳其财，突入劫掠，母子俱受伤，艰苦备尝，重整旧业。七十九岁卒。

吴门二节（康熙《府志》）吴学广妻李氏，年十九，夫亡。矢志守节四十年。学政妻郑氏，年十七，夫亡。守贞不变，事父母、舅姑，皆以孝闻，曾割股救姑。寿五十余。妯娌相依而处，人以为一门双节云。

余亨泰妻郑氏（康熙《府志》）年二十一，夫亡。孤苦无依，纺绩度日，抚二稚子成立，诸孙岐嶷。年八十。府县奖其门。

胡崇德妻杜氏（康熙《府志》）年二十，夫亡。家贫，纺绩糊口，抚孤成立。年七十八卒。

叶之永妻郑氏（《中河叶氏谱》）康熙三十四年，夫亡，年三十。守节抚孤。未旌。今补。

叶昭生妻陈氏（嘉庆《县志》）康熙四十七年题旌。

柴应陞妻（《清统志》作继妻。毛氏（嘉庆《县志》）康熙五十二年，《清统志》；乾隆年间。题旌。

刘一钟妻吕氏（《浙江通志》）夫亡，事孀姑孝。姑年九十，双目瞽，氏朝夕以舌舐之，目复明。抚孤，家贫不能从师，口授诗书，俾得成立。雍正三年题旌。

骆玉狮妻祝氏（《浙江通志》）年二十四而寡。有不谅其志者，遂号泣曰：“吾上不得尽妇道，下不得尽母慈，不若一死以谢亡人。”仆地破额，以求自尽，人言顿息。于是，孝养舅姑，丧葬尽礼；抚育遗孤，克成家业。守节四十三年。雍正十一年，题旌。

方世辛妻叶氏（《沐尘方氏谱》）年三十，夫亡。矢志不嫁。未请旌。侄孙恭愈雍正拔贡。为之传。

方世稻妻毛氏（《沐尘方氏谱》）年二十七作未亡人，方士选为《传》。亦未请旌。

程运恺妻叶氏（《中河程氏谱》）运恺经商，卒于京邸。氏矢志守节四十余年。未及旌表。拔贡叶日葵，其次婿也。

廪生程斌继妻徐氏（《中河程氏谱》）斌能文，屡蹶棘闱，忧愤疾卒，氏年二十八。苦志守节，抚子成立。

生员叶世菁妻孔氏（《三桥叶氏谱》）雍正二年，夫亡，年二十五，无子。守节二十一年。四十六岁卒。未旌。

杨守初妻陈氏（《六都杨氏谱》）年二十一，夫亡。守节六十年。寿八十卒。雍正六年旌。

杨长书妻叶氏（《六都杨氏谱》）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四十年。雍正六年旌。

王门二节（《楼山王氏谱》）王世珍妻杜氏，年二十七，夫故。遗孤四岁，柏舟自矢，勤纺绩，以教养其子。子既冠，娶媳汪氏，年余，子又染时疫亡，遗腹一子。姑媳相依，抚雏成立，家业复振。雍正时人。

郑达森妻陈氏（《郑氏谱》）年三十，夫亡。室如悬磬，甘贫守节，以针黹给养子女，俱为婚配。年七十五卒。雍正七年，同知邵光赠以志励冰霜额。

吴云从妻方氏（郑万年《方节妇传》）表嫂系出沐尘，年十七，归吴。家计不饶，躬操井臼。越七年，而夫逝，遗二子一女，翁姑俱迈。嫂仰事俯畜，恪尽其心。学师稔其贤德，为请旌典。此十条，今补。

陈门二节（汪杞《双节传》）为文学陈考裔妻祝氏暨媳杨氏作也。考裔二十而娶，二十六而遭凶。孤翰注甫卯，仲子溢犹襁褓也。祝号呼擗踊，以头触柱，晕绝复苏。公姑责以大义，始起视事。

无何溢殇，抚注成立，娶琴湖杨氏。二载，生一子，名墨校。祝方喜见孙，足以慰夫于地下。不意汤饼未寒，生刍已至，注又赴玉楼召矣。杨将以身殉，姑媳相持大恸。既而祝慰其媳曰：“妇人以死殉夫，义也。然此一块肉将安置？我所以偷生者，以尔夫故，尔奈何独为其易者乎？未亡人行且耄矣，岂堪独任劳苦？”乃含泪受命，一志抚孤。祝五十九岁终，杨携子校至于成名。乾隆四年，学师并请题旌。采《陈谱》改编。

徐国缙妻李氏（嘉庆《县志》）年十九归徐，生子甫三月，而夫亡。家贫，以针指佐甘旨，事孀姑，备得欢心；抚孤成立。守节垂五十余年。（《徐氏谱》）生子二旬，而舅氏先故，遗幼叔三龄，氏并抚之成立。年七十九卒。乾隆初旌表。

叶起松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结褵。越六载，夫遽溘逝。迈姑在堂，遗孤在抱，仰事俯育，苦志守贞。年七十八卒。

詹文蔚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孝事舅姑，艰苦备尝。训子宏毅，为邑增生，蚤卒。又抚孤瑞瑚成立。

生员徐镗妻黄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二，夫因翁丧得疾身逝，遗孤仅四龄。殓时，以头触柩，誓不欲生。姑以殉夫与存孤轻重谕之，乃止，毁容守节。事姑克孝，教子成立。年五十八卒。

生员杜邦材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于归。夫病笃，倾奁疗治，卒不起。时氏年二十五。抚育孤子，孝事舅姑，饮蘖茹苦，始终无间。

程国熙妻周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六，夫亡。苦志守节，抚孤成立，足不逾闾者，垂数十年。

郑其斌妻徐氏（嘉庆《县志》）在家以孝著。归郑，事姑相夫，事俱合礼。夫亡，号泣数日，欲以身殉。念子幼，矢志守节，抚孤成立。居常寡言笑，闺壶中未尝见齿。历数十年如一日。乾隆三年

旌。

詹宏基妻杨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守节。事太翁及翁姑尽孝，抚遗孤瑞玉、瑞琼成立，为邑庠生。

詹文英妻邵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夫亡。遗孤宏声，甫三岁。善事耄翁，义方训子，俾克成立，艰苦备尝。

胡思益妻陈氏（嘉庆《县志》）二十于归，二十六而寡。誓志守贞，抚侄为嗣。卒年七十有五。

杜邦怪妻傅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绝食三日，誓不欲生。家人谕以重伤二老心，乃毁容截发，矢志抚孤。茹苦垂数十年卒。

生员郑嘉喆妻王氏（嘉庆《县志》）夫亡，守志。遗孤世宁在抱，抚育教训，慈严并至，俾克树立，贡入成均。

陈圣濂妻徐氏（嘉庆《县志》）年十八于归。五阅月，夫亡。水浆不入口者七日，誓以身殉。翁姑泣慰再四，始进汤水。遗腹生子士槐，矢志抚孤。终身缟素，谨事翁姑，身先妯娌。姑年迈，与同寝处，病则吁天乞代。守节五十六年，虽至戚未尝见其面。

郑光观妻王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七，夫亡。家贫守节，纺绩佐食。翁姑相继逝，独力维持，殡葬如礼。抚教二孤成立，长宗煌，次宗耀，俱有声庠序。

王鳌妻钱氏（嘉庆《县志》）夫亡，年二十五。家徒壁立，矢志守节，垂六十年。年八十五卒。

生员王志雍妻陈氏（嘉庆《县志》）年十八于归。夫因父丧哀毁致疾，氏奉汤药，祈以身代。及卒，遗孤荣统方五龄。氏上事迈姑，下抚稚子，艰苦备尝。荣统举孝廉出仕，贻赠安人。

周文瑞妻余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夫亡。抚孤成立。守节三十六年。五十九卒。

程国度妻李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六十一年。八十六卒。

胡其桢妻留氏（嘉庆《县志》）二十八岁，夫亡。家徒四壁，经针度日，苦节弥贞。八十五卒。

方盛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二，夫亡。遗腹生子源。抚养成立，娶妇陈，生子杰，源随卒。氏与媳同育孙杰。杰有孝行，子履坦亦克承父志，皆氏苦节所诒。（《方氏谱》）乾隆十九年旌。

生员汪彭杞妻金氏（嘉庆《县志》）夫亡，氏年十八。亲党劝令再醮，誓死不移。辛勤纺绩，以佐舅姑甘旨，抚养孤子成立，艰苦备尝。

王学圣妻周氏（嘉庆《县志》）夫亡，姑迈，子廷襁抱。苦志事姑，抚教遗孤，有画荻风。

周获妻吴氏（嘉庆《县志》）年十九归周。逾年，夫亡。翁姑年俱周甲，夫长次二兄相继逝，生养死葬，皆氏任之。抚侄祖邠为嗣，游庠，先亡，遗两孙，复恩勤教养，后并见曾孙采芹食饩。年八十八卒。

杨应春妻郑氏（嘉庆《县志》）结褵甫一载，夫病疽，昼夜侍汤药，吁天愿代。及病革，夫目不瞑，氏曰：“夫以吾志未决耶？”取几上刀，割臂肉血淋漓，置夫前。环立者，皆惨泣不忍视。遗孤甫二龄，抚养成童。未及婚，又歿，遂抚侄为嗣。孝事翁姑弥笃。至七旬卒。

生员陈源倬妻王氏（嘉庆《县志》）年十九归陈。未一年而夫亡，号哭顿绝，誓欲同穴。以夫嗣不可斩，抚侄肇勋为嗣，教养爱如己出。孀居数十年，虽亲族罕得见其面。

方环妻江氏（嘉庆《县志》）夫亡守节。事迈姑克孝，抚侄洙为嗣，娶妇张，洙随歿，氏与张抚洙兄子煜为承。重孙煜，列邑庠；

复继侄洵，恩贡生。

崔翰妻吴氏（嘉庆《县志》）结褵二载而夫亡。母怜其少，微风改适，氏婉言谢绝，矢志不移。迈姑目瞽，舌舐至百余日，双目忽明，人以为孝感。遗孤身弱多疾，百计调护。稍长，训以义方，俾克有成。乾隆三十二年题旌，有节孝坊在下营。

生员徐彪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归徐。孝事舅姑，得其欢心。越五载，夫亡。遗孤甫三龄，辛勤教养，以至成立。守节三十余年卒。

生员叶璿妻郑氏（嘉庆《县志》）二十三岁，夫亡，遗孤钟序甫四龄，次鏊序方弥月。氏上孝舅姑，下抚幼子，苦节六十年。名流若彭元瑞、汪如洋、万承风、陈万青辈，咸有题咏；浙江学政王杰为之序，并题彤管幽光额；云南巡抚刘秉恬亦以茂节延龄褒之。年八十三卒。

胡经正妻王氏（嘉庆《县志》）二十八岁，夫亡。矢志守节。割股疗姑，抚孤本林成立，间党称贤。年七十九卒。

刘宏沼妻郑氏（嘉庆《县志》）二十岁于归，二十六而夫亡。守节五十载。卒年七十五。

生员江圣溶妻郑氏（嘉庆《县志》）夫亡，氏年二十一。或劝其改适，翦发毁容以谢绝之。饮冰茹苦，足不逾闾者历数十年。

邵增祚妻徐氏（嘉庆《县志》）二十四岁而寡。舅姑性严急，事之唯谨。凡生养死葬，独力维持，尤能尽礼。抚继子钦尊，有和丸画荻风。

徐崇印妻祝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于归。越四载，夫亡。上有迈翁，氏以妇兼子职，孝养备至。遗孤在襁抱，抚养成立。守节四十七年，七十一卒。

郑万峻妻吴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六而寡。遗孤甫四龄，

身弱多疾，百计扶持。尝泣曰：“吾所以不从夫死者，以有孤在。教养成立，庶慰夫于泉下耳。”翁姑在堂，身代子职，备尽孝养。翁易箠时，叹曰：“吾观汝苦节数十年，更能尽孝，汝子必能成立，吾目亦瞑矣。”言毕而歿，氏哀毁不已。事姑又十余年，后经营合葬，竭诚尽礼。暮年，督课二孙，桂金，拔贡；桂堂，恩贡。犹篝灯纺绩以伴读。年七十九，无疾而终。

吴盛楷妻王氏（嘉庆《县志》）年十九，于归半载，夫亡，誓以身殉，太姑李慰止之。继从子隆泮为嗣，以养以教，弱冠游庠。适家遭回禄，时太姑已歿，氏迎本生姑于家，以安之。苦节四十六年。邑绅郑万年等为赋诗纪事，杭世骏亦有题赞。

生员吴之庄妻杜氏（嘉庆《县志》）姑汪氏忽遭疔疫，病延祖翁及翁与夫，同月病亡，氏亦危剧。力举三丧，孝养孀姑，抚育孤子。后姑汪以天年终，子念祖有声黉序。守节六十年，八十五卒。

吴兆观妻范氏（嘉庆《县志》）年十九于归。夫病，服事汤药，日不暇食，夜不解衣。未几，夫亡。誓以身殉，念堂上迈翁乏人奉养，矢志守节，足迹不出户庭者垂数十年。

刘云霞妻胡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七，夫亡。茹茶饮糜，困苦备尝，抚孤成立。守志五十年卒。

龚濂妻叶氏（嘉庆《县志》）年十八结褵，尽脱簪珥，以资夫膏火，有古鸡鸣戒旦风。越七载，夫歿。抚棺痛哭，誓不欲生，亲党泣慰再四乃止。日夜勤事女工，孝养舅姑。遗孤三岁，以养以教，俾至成立。

余本淳妻郑氏（嘉庆《县志》）夫亡，一子甫离母腹。零丁孤苦，矢志守义。孀姑患风疾，卧床褥者数载，药必亲尝，抑搔扶持之道备至。训子义方，俾至成立。孙亦补诸生。卒年六十九。

生员孔继元妻胡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夫亡。姑方病

笃，不敢以哭声伤病姑心。昼夜饮泣，婉奉汤药。逾月，姑歿。氏抚二棺，痛绝者再。为宗祊计，浼亲族劝翁娶继姑，生子继京。继京生子广泰，抚养为嗣，爱如己出，夫祀赖以不坠。

刘汝龄妾金氏（嘉庆《县志》）年十八归刘，生子宏衍甫周而夫亡，氏年二十五，痛不欲生，以遗孤在抱，堂有迈姑，矢志守节，孝慈并至，茹苦阅三十年卒。

缪上准妻徐氏（嘉庆《县志》）夫亡，遗孤元长甫三龄，又遗腹生子元兴。翁姑年迈，生养死葬，氏独任之。井臼亲操，不辞劳瘁。训子以义方，俾皆成立。

陈献懃妻缪氏（嘉庆《县志》）笄而于归。未几，夫病，氏翦爪发投火，诉天祈以身代，而献懃竟死。氏绝粒数日，誓欲身殉。戚党再三劝慰之，始勉进饮食。防身如律，笑言不闻于邻者垂数十年。

杜邦溥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无子，抚侄文炳为嗣，教养成立，弱冠游庠。守节四十一年，六十六岁卒。

陈钟奇妻毛氏（嘉庆《县志》）二十九岁，夫亡。上事舅姑，以妇兼子；下抚遗孤，以母兼父。守节三十四年卒。

缪利昇妻朱氏（嘉庆《县志》）夫亡，年二十二。戚党意其家贫年少，殆将改适，或有风劝之者，氏卒婉言谢之。守节三十八年，六十岁，请旌。

生员吴德键妻周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夫亡。无子，抚侄为嗣。守节四十一年，六十四岁，请旌。

生员方铎妻刘氏（嘉庆《县志》）夫亡，遗孤学游甫五龄，苦志守节，夜绩课读，俾至成立，为府庠生。事继姑，尤以孝闻。方驩曾祖母也。通《孝经》、《内则》。嘉庆间旌。卒年八十二。

方洙妻张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夫亡。无子。与孀姑江

氏同矢冰操，孝养历二十年。抚侄煜为嗣，慈爱曲至，训以义方。子煜及孙，俱为庠生。

举人王荣绶继妻何氏（嘉庆《县志》）居家以孝闻。年二十七于归。甫十月，夫亡。氏绝粒数日，誓不欲生。母与庶姑再四劝慰，以妾子四龄，当念夫祀为重，乃进食。遂截发毁容，与妾李氏同抚遗孤，辛勤教育。相率谨事迈翁，没则丧葬中礼。越二十年，李氏先亡。氏缟素五十余年，言不逾闾，动合《女箴》，族党咸重之。子登履贡成均。

刘门二节（嘉庆《县志》）刘杰妻戴氏，年二十八，夫亡。遗孤缙坊作正缙。在襁抱，抚育成立，娶妇张氏，缙又随歿，张年二十九。姑媳相依，同抚孤孙，俾至成立。戴年七十一而终。嘉庆十四年，张年五十五岁，尚存。有坊在西门文昌阁，系道光十七年建。

郑美樞妻余氏（嘉庆《县志》）年二十结褵，一年而夫亡。姑因痛子目疾困甚，继又患疯。氏抚摩痛痒，亲调药石，历数十年无怠容。继侄为嗣，慈严备至，夫祧藉以不坠。

范崇文妻吾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四于归。夫病笃，吁天愿代。及歿，誓不独生，翁姑再四劝慰之乃止。居恒布衣蔬食，足不逾闾。继侄锡畴，抚养成立，即用盐场大使。

郑耀泰妻毛氏（嘉庆《县志》）夫亡，遗孤兆荣甫二龄。翁随逝，仅存六旬瞽姑。氏独力操持，孝养姑以终余年。兆荣受学，篝灯督课，纺绩以供束脩。弱冠，为郡庠生。

蓝门二节（嘉庆《县志》）蓝继春妻朱氏，年二十五，夫亡，无子。弟继夏妻汪氏二十八，夫亡。遗孤二，守贞抚育。长善承，为伯继春嗣，游郡庠；次善庆，游邑庠。妯娌和谐，同甘共苦，人无间言。

方邦燧妻祝氏（嘉庆《县志》）于归两载而夫亡，年二十五。

茹苦守贞，动有礼法。

陈训妻江氏（嘉庆《县志》）于归一载而夫亡，年二十一。矢志守节。事翁抚子，孝慈兼至。不施膏沐者数十年。

徐溶春妻王氏（嘉庆《县志》）举人王荣绶次女。年二十六，夫亡。无子。誓不欲生，翁姑慰勉再四，乃毁容守节。抚侄发榜为嗣，教育婚娶，俾肄业国学，以承夫祀。其后五世同堂，妯娌共爨，闺门雍肃，里党传为壶范焉。

毅正盛妻郑氏（嘉庆《县志》）子在襁抱，夫已就木。姑年迈，而卒赖以终天年。荼苦如飴，安贞靡忒，人以为节孝两全。

新安卫千总龚墀妾蒋氏（嘉庆《县志》）年十八，母染疫亡，贫无以殓，泣稟父，愿自鬻以殡母，因归龚。越六载，龚歿任所，遗孤崑甫四龄，独力维持，扶椁归厝，足不逾阈。昼夜纺绩，以养孤。及成童就傅，篝灯课读，慈训綦严。崑弱冠游庠，由廩贡仕训导。（《龚氏谱》）守节四十九年，寿七十二。

徐金伟妻叶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夫亡。抚未周遗孤成立，祀翁姑必诚必敬。

江应麟妻郑氏有《传》。常驺疑失姓。妻**郑氏** **柴应陞**继妻**毛氏**有《传》。 **陈国顿**妻**留氏** **王学岳**妻**李氏** **江继瀚**妻**郑氏**有《传》。 **凌宏楫**妻**汪氏** **余文光**妻**张氏** **方滨**妻**祝氏**

以上见《清一统志》。乾隆年间，先后旌表。事实未详。

王显武妻**方氏**乾隆元年旌。 **叶枝荣**妻**徐氏** **吴成德**妻**郑氏**并乾隆三年旌。 **杨长禧**妻**叶氏** **王学恭**妻**方氏**并乾隆四年旌。
江毓秀《清统志》作**琇**。妻**郑氏** **蒋元肇**妻**杨氏** **郑一鼎**妻**陈氏**并乾隆五年旌。 **叶应梅**妻**郑氏**乾隆六年旌。 **生员舒启瑞**妻**杜氏**乾隆七年旌。 **刘云蛟**妻**赵氏**清统志作**杜氏**乾隆八年旌。 **方其昇**《清统志》作**升**。妻**陈氏** **王良弼**妻**杜氏**并乾隆九年旌。 **舒其**《清统志》作

齐。佳妻方氏乾隆十五年旌。余时章妻张氏二十六，丧夫，守贞。卒年七十。张元钊妻胡氏并乾隆二十一年旌。徐兆诗妻吕氏郑光庶妻夏氏并乾隆二十八年旌。张荣镇妻夏氏乾隆三十四年旌。王正华妻陈氏乾隆三十八年旌。澄江通判徐敦蕃妾雷氏乾隆四十五年旌。江起翰妻王氏乾隆五十七年旌。叶应旦妻蒋氏彭亨政妻季氏许长才妻洪氏梁崇瓚妻毛氏并乾隆五十九年旌。郑昌绪妻毛氏嘉庆九年旌。姜忠鸿妻柴氏三十，夫亡。抚孤成立。亦嘉庆九年旌，十五年建坊。姜忠鹄忠鸿弟。妻全氏考：系继妻，善抚前妻之子。叶镛序妻祝氏并嘉庆十年旌。陈翰旦妻周氏嘉庆十二年旌。陈从吉妻楼氏《正误》误作刘氏。其坊在东门外七里街，可证。陈慧光妻钱氏姑媳相依，抚一孤孙成立。并嘉庆十三年旌，十七年建坊。朱通纯妻周氏嘉庆十五年旌。

以上并载嘉庆《县志》。事实未详。

吴启魁妻李氏（《上街吴氏谱》）云溪李日圣女，归吴。敬事舅姑。生子四龄而夫病歿，氏年二十五。欲以身殉，舅年八十一，苦谕再三乃已。抚孤光祖成立。守节五十一年。年七十六卒。未旌。郑铨撰《传》。

余明通妻章氏（《上街余氏谱》）夫疾，刲股进药罔效。夫歿，年二十三，无子。邻妇有劝改适者，变色拒之。抚伯氏次子为嗣，课读成名。守节四十二年。年六十五卒。遗命勿许请旌。

余本信妻姚氏（《上街余氏谱》）二十七，夫亡。遗孤半周，旋殤于痘。抚长房本中次子为嗣，恩勤如己出。延师课读，择聘授室。守节五十一年。未旌。

余思从妻程氏（《上街余氏谱》）敬舅姑，睦妯娌。夫亡，年未三十。遗孤二，抚之成立。亲见孙曾，家费殷阜。年七十七卒。不受旌。

余时彰妻徐氏（《上街余氏谱》）孝事舅姑，勤于妇职。夫病，吁天请代，竟不起，时年二十四。抚孤成立，娶媳生孙。年八十余卒。未旌。

王世槐妻叶氏（《楼山王氏谱》）于归五载，举一子，方在襁褓，忽丧所天。抚育貌孤，竟日惟闭户纺绩，足不逾阊，乡邻罕得见面。年六十七卒。乾隆时人。

儒学引赞生王世院妻龚氏（《楼山王氏谱》）年二十五而寡，遗孤八岁，无强近亲。氏矢志柏舟，抚子成立，乡里贤之。乾隆时人。

江贤隼妻徐氏（《石梁江氏谱》）乾隆时人。生一女而夫亡，茕茕孑立，哀毁几不欲生，以腹怀遗孕，忍死须臾。逾月生男，茹冰饮雪，教养成立。年七十二卒。

叶方青妻黄氏（《昼锦叶氏谱》）乾隆五十七年，氏年二十一，丧夫。织履度活。七十六岁卒。计守节五十六年。因家贫，未请旌表。

叶万枝妻胡氏（《昼锦叶氏谱》）年二十九，夫亡。守节至七十二岁卒。嘉庆间，请旌。

贡生陈钧妻缪氏（《陈氏谱》）年十六于归，十八而寡。矢志守节，孝事翁姑，为姑、叔完婚嫁，抚夫弟之子圣域为后。嘉庆十一年旌。

举人余时霖妻毛氏（《万松余氏谱》）年二十九，夫亡。孀居守志，孝事翁姑，慈抚孤子。苦节四十余年，志坚金石，终始不渝。至嘉庆末年，寿逾古稀，犹凛凛自惧云。

监生冯大荣妻余氏（《采访册》）嘉庆戊寅孟冬，建坊于乌桥头园中。今尚在。上十三条，均今补。

生员徐鸣起妻王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家贫，无

子，继侄睿昌为嗣。翁姑衰老，氏上尽孝养，下教义方，艰苦备尝。守节六十余年。年八十四卒。

方士键妻孔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六十三年。年八十五卒。

生员范鸿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三十，夫亡。守节二十九年。年五十九卒。

生员邵贞幹妻杜氏（嘉庆《县志》）贞幹为邑庠生，学宫坍塌，欲修举之，而未逮及，病笃。氏誓以身殉，贞幹止之曰：“汝慎毋死，以成吾志。”氏遵遗命，卒捐千金修建。督学钱维城为之《记》，勒石于明伦堂右，旌以巾幗士夫额，时乾隆二十七年也。后家计日落，苦守垂数十年而卒。

杜邦嵩妻汪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夫亡。孤苦无依，辛勤针指，孝事舅姑。年逾五十而卒。

范福章妻叶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遗孤甫四龄，抚育成立。守节四十六年。年七十三卒。

郑日宣妻陆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四十六年。年六十九卒。

留大涟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夫亡。无子。抚侄一霖为嗣，敬奉翁姑。卒年七十有六。

徐克辅妻吴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矢志柏舟，辛苦备尝。纺织积资，捐造乌溪桥，人尤德之。守节三十六年。年六十一卒。

杜公焯妻舒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而寡，矢志守节。抚孤绍康成立，为邑增生。年六十岁卒。

郑延文妻叶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五十二年。年八十一卒。

朱国义妻吕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夫亡。守节五十年。年七十卒。

王应瑞妻陈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六，夫亡。守节四十四年。年七十卒。

郑思龄妻方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五十五年。年七十九卒。

徐明枚妻柴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夫亡。守节三十二年。年五十二卒。

郑亨儒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夫亡。苦志守节，历四十余年而卒。

朱国遂妻余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五十九年，越八十五而卒。

朱亨瑞妻王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夫亡。守节五十三年。年七十三卒。

汪彭本妻凌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夫亡。无子，抚侄为嗣。苦志守节。年六十二卒。

徐崇洛妻陈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于归。阅四月，夫亡。抚侄为嗣。守节三十三年。年五十六卒。

杜发嶸妻徐氏（嘉庆《县志》）年十九适杜，生二子俱殇。逮年二十四而夫亡。抚侄泰波为嗣，教养成立，入郡庠。守节四十六年。年七十卒。

杜泰潜妻陈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于归。二十九，夫亡。遗腹生子，抚养成立。家故贫，辛勤纺绩，后渐饶裕，犹操作不辍，有敬姜遗风。年六十六卒。

郑桂林妻龚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归郑。逾年，夫亡。无子。抚侄为嗣，孝事翁姑。守节三十二年。年五十三卒。

吾维起妻吴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无子。抚侄为嗣，纺绩佐食。守节三十六年。年六十卒。

邵世煌妻李氏（嘉庆《县志》）廩生李淑湛女。幼贤慧。及笄于归，孝事舅姑。年二十五，夫亡，痛哭几绝，父慰再四，方食糜粥，毁容淡服。抚继子承梓，每夜绩，篝灯课读，弱冠游庠，俭积娶媳。凡有义举，竭力捐输，及一切赈恤，乡邻皆感其德。年五十八卒。

生员孔衍升妻崔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七，夫亡。遗孤甫数龄。家酷贫，日夜女红，仰事俯育，艰苦备尝。守节五十六年。年八十三卒。

郑光畅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一年。年六十五卒。

朱应福妻吴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四年。年六十而卒。

生员叶炳岷妻徐氏（嘉庆《县志》）年十九于归，二十一而夫亡。矢志守节，随翁姑赴直隶遵化任。叶枝扶任遵化州同。绣大士像，朝夕礼拜，祈翁姑寿。教育孤子封唐，早游邑庠。饮冰茹蘖，历数十年而卒。

范公全妻陈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夫亡。无子，抚侄为嗣。守节三十九年。年六十一卒。

叶封翎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无子，抚侄为嗣。苦节历十八年而卒。

生员徐崇熿妻范氏（嘉庆《县志》）二十九岁而寡。守节三十年。年五十九卒。

陈肇嶠妻洪氏（嘉庆《县志》）年十九归陈，甫三月而夫疾笃，吁天祈代。及夫歿，毁容守节，奉舅姑尽孝，继侄为嗣，抚养成立。年五十五卒。

邵美圣妻李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七，夫亡。家贫，抚孤守节垂二十余年而卒。

程元淮妻余氏（嘉庆《县志》）年十七适程，事孀姑以孝称。未几，姑与夫相继歿，时年二十四。遗孤万聚甫五龄，经营丧葬，备极拮据，纺绩自给。年六十八卒。媳贾氏、次孙媳郑氏，并矢志冰霜，克守遗范云。

吴门二节（嘉庆《县志》）吴中稷妻姜氏，年二十六，夫亡。遗腹生子一珺。辛勤织纴，抚养成立，娶媳徐。一珺又歿，徐年二十七，矢志守节。姑媳相依，孀居茹苦。姜年八十二卒，徐年八十卒。

吴仁略妻郑氏（嘉庆《县志》）二十八岁，夫亡。守节五十二年。年八十卒。

徐士仪妻陈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夫亡。遗腹生子翰，抚养成立，为邑庠生。守节六十二年卒。

徐启成妻江氏（嘉庆《县志》）二十二岁守节。与祖姑陈氏，矢志同操。年六十九卒。

何应陞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七，夫亡。遗孤三龄，家贫守节。寿至九十六卒。

李应珏妻吴氏（嘉庆《县志》）年十九，夫亡。舅姑怜其少，欲嫁之，氏誓死不从。家赤贫，事老抚幼，艰苦备尝。守节五十三年。年七十一卒。（《李氏谱》）中年子又夭，媳悍不安，竟自改嫁，遗二孙，氏更抚之成人，各授室。

李应璫妻龚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遗孤三龄，家贫，依母家中守节，岁时归供祀事，苦志坚贞。年八十卒。

冯门二节（嘉庆《县志》）廩生冯世魁妻周氏，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九年卒。增生冯世甲妻盛氏，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三十一年卒。妯娌同志，筠操双清，乡党钦之。

徐思让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归徐。生子甫周，夫亡，氏年二十二。又遗腹三月生男，苦志守贞，抚养二孤成立。年五十二岁卒。

潘光秀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夫亡。矢志守节，孝事翁姑，抚养继子世龄成立。卒年五十岁。

江海山妻符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家徒壁立，苦志守节五十七年。年八十五卒。

柴智鼎妻叶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六守节。孝事翁姑。遗孤三，抚养成立，长烜恩贡生，次焯与灼名列胶庠，皆氏画荻之教。年八十一卒。

叶承露妻徐氏（嘉庆《县志》）结褵甫周而夫亡，氏年二十一。矢志守节。年五十一卒。

徐一炆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夫亡。家贫，无子。抚侄承祧，孝事舅姑。守节三十四年卒。

陈墨檉妻崔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孤苦无依，守节四十七年卒。

生员徐世煥妻张氏（嘉庆《县志》）世煥，弱冠擅文名。二十三，秋赋致疾归，遂歿。氏哀痛绝粒，翁姑慰谕再四，始进粥糜，抚侄为嗣，时年二十四。守节十七年卒。

生员吴仕浩妻陈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七，夫亡。抚孤守节垂数十年卒。

璩新祥妻郑氏（嘉庆《县志》）二十六岁，夫亡。无子。守节四十八年而卒。

童敏贇妻余氏（嘉庆《县志》）夫亡，氏年十七。戚党怜其少，又无出，风令再醮。氏誓死不移，主持家政，内外井井。抚侄承祧，教养成立。守节二十七年而卒。

汤之麟妻朱氏（嘉庆《县志》）夫客歿于闽，氏年二十八。零丁孤苦，挈三孤依母家守节。抚养成立，遣往闽，匍匐扶父榇归葬。氏年七十六卒。

刘汝魁继妻吴氏（嘉庆《县志》）年三十，夫亡。七十七卒。守节四十八年。

陈嘉朋妻孔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夫亡。孝养迈翁，抚育遗孤，秃十指纺绩以佐之。幼子耀，郡廪生。守节三十年。年五十九卒。

陈肇鳌妻徐氏（嘉庆《县志》）二十四岁而寡，誓死不二，严以律身，俭以持家，乡党奉为女仪。年五十卒。

庐世儻妻叶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守节。遗孤甫离襁抱，教养成立。年七十五卒。

余本圣妻孔氏（嘉庆《县志》）及笄于归，事翁姑尽孝。年二十五，夫亡。遗孤三，二早夭，长又失明。家徒四壁，矢志守贞，勤十指以自给。年六十四卒。

郑敏妻徐氏（嘉庆《县志》）夫亡，氏年二十六。孝事迈姑，抚育幼子，矢志不渝。年七十一卒。

余时泰妻洪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二，夫亡。与妯郑同矢柏舟，勤纺绩针指以佐饔飧，抚孤成立。年七十六卒。

余时行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六守节。事舅姑以孝，处妯娌以和。日事针指，教子义方。互见前条。

贡生汪致周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四而寡。和谐妯娌，孝事迈姑。抚遗孤彭松、彭柏，俱游庠。年八十三卒。

郑大猷妻魏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年。年七十三卒。

毛大彩妻胡氏（嘉庆《县志》）夫亡，氏年二十四。茹苦守节。

年六十九而卒。

杨本妻吴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守节。备尝艰苦。年四十九卒。

张文苞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三十六年。年五十九卒。

姜仁惠妻吴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四而寡。舅姑衰迈，备尽孝养。遗孤义俊在抱，抚育成立。守节垂四十年卒。

李应珮妻方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四，夫亡。誓以死殉，翁姑泣抱遗孤劝止之，乃翦发明无它志。仰事俯育，历尽艰辛。年八十九卒。

祝国迪妻余氏（嘉庆《县志》）年三十，夫亡。冰霜自凛，抚继子朝旌、朝杰，以养以教，困苦备尝，二子俱游庠。守节二十余年卒。

余时淑妻吕氏（嘉庆《县志》）年十六于归。夙娴《内则》，克尽妇道。二十六岁，夫亡。誓不欲生，愿从夫于地下。翁姑力为劝慰，乃进饮食。遗孤方数龄，以养以教，艰苦备尝。子廷玉，肄业国学。氏守节二十八年卒。

郑家镐妻邵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毁容茹苦，矢志坚贞。至七十五岁卒。

陈耀妻王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冰霜自励，操作维勤。苦节三十一年卒。

留大瑚妻陈氏（嘉庆《县志》）年十八，夫亡。安贞守节，纺绩以奉高堂。勤俭持家，抚孤成立。又一条云：抚侄一震为嗣。年八十九卒。

生员留兆奎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于归。未一载，夫亡。家苦贫，氏痛不欲生，翁姑再四慰止之。氏早夜操作，以佐

甘旨。守志五十八年而卒。

解元刘方佐妻郑氏（嘉庆《县志》）方佐病歿于浦城守备任所，氏年二十九，遗孤二。囊橐萧然，竭力扶柩归葬。昼夜纺绩，抚养子女。七十七岁卒。次子淳，庠生。以上姚《志》待旌节孝，皆已故者。

王门二节（嘉庆《县志》）王文懋妻毛氏，年二十九，夫亡，子幼。毁容守节，事孀姑二十余年，孝养备至。抚遗孤成立，持家整肃，内外无间言。长子恒福亦早卒，媳金氏与姑并矢柏舟，一门双节。

周门三节（嘉庆《县志》）周大长妻吴氏，年二十四，夫亡。翁姑年迈，家故贫，氏独力维持。抚子崇焕、崇鳌成立。未几，相继歿。长媳陈氏，年二十六；次媳金氏，年二十八，与姑矢志守贞，共抚孙曾，闾里钦之。

周门二节（嘉庆《县志》）周传楷妻彭氏，年二十八，夫亡。抚遗孤世菜成立，弱冠游庠，为娶妇吴氏。不幸世菜又歿，吴能继姑志，或有以无出，劝令再醮者，每痛哭而谢绝之。人称一门双节云。

陈门二节（嘉庆《县志》）陈懋讷妻楼氏、懋德妻吴氏。讷与德相继歿，时楼年二十八、吴年二十九，妯娌和谐，矢志守节。家贫，辛勤纺绩，孝养孀姑。尝和面奉姑，而自食其麸。姑见之，泣曰：“甚苦汝辈。”二氏安之若素也。各抚未周遗孤，俾得成立，戚里钦之。

叶门三节（嘉庆《县志》）叶藁妻吴氏，年二十九，居孀守节。子贞红，娶妇王氏。年二十一，夫亡。誓继姑志，遗孤启旺甫周岁，抚养成立。娶李氏。年二十九亦寡，因自誓曰：“守节，妇女常事。况叶氏世德有自乎？”一门三节，里党钦之。

徐门三节（嘉庆《县志》）徐治妻程氏，年二十九，遗孤二，抚

养成立。长娶妇林氏，次郑氏。无何兄弟相继又歿，林年三十，无出；郑年二十四，生子二。姑媳同守，各数十年。两世遗孤，俱藉女红抚养，得以不绝。程卒八十八；林卒六十五；郑今尚在，年六十四。以上姚《志》待旌节孝，并一门数节者。

徐治继妻黄氏（嘉庆《县志》）年十九，夫亡。公姑衰老。遗孤二尚幼稚，皆前室子，抚如己子。操持家务，力举二丧，里党共钦之。守节三十年。

右二皆云徐治妻及继妻陈氏，《正误》疑系一人。虽有前室、二孤语，数适相合，然以理度之，仍恐未允当也。今考：此徐治，实宝山人。守节六十九年。道光间旌，有清标彤管匾额。

生员姚世彰妻胡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家徒四壁，勤纺绩，以奉翁姑，抚遗孤炳卓成立，为邑增生。守节四十余年。

袁声赞妻胡氏（嘉庆《县志》）夫歿于姑苏，时氏年二十五。闻讣，哀痛几绝，矢志守节。事姑尽孝，抚子成立。三十余年，里党无间言。

吴昶妻余氏（嘉庆《县志》）年三十，夫亡。抚孤成立。守节三十二年。

姚世显妻马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六，夫亡。苦志守节，足不逾闾者数十年。

孔继铎妻余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二，夫亡。遗孤方五月，家甚窶，苦守四十载，乡党宗族无间言。

生员朱应乾妻陈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夫亡。苦志守节，历二十七年。

刘宏沾妻王氏（嘉庆《县志》）二十七岁，夫亡。矢志守节。事孀姑，克尽孝道。遗孤甫弥月，辛勤抚养成立。氏今年近九旬，

柏操松心，历数十年无间言。

刘日瑶妻徐氏（嘉庆《县志》）二十五岁守节。事翁姑尽孝，抚二孤成立。尝居一密室中，虽至戚罕得见其面，如是者历五十年。

杜邦荣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夫亡。苦志守贞，勤十指自给，历数十年。

严一澍妻叶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夫亡。家贫，或劝其再醮，氏誓死靡它。女工自给，抚孤成立。苦节垂二十余年。

严一治妻毛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而寡。家徒壁立，键户织纴，以易米薪，无间寒暑。抚孤娶媳，荼苦三十余年。

陈墨椒妻郑氏（嘉庆《县志》）年十九于归。二十，夫亡。无子。守节垂五十七年。

黄绍信妻高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辛勤针指，以奉舅姑。抚侄之焕为嗣，俾克成立。

徐聪章妻吴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守节。敬翁姑，和妯娌，抚二龄遗孤成立。

徐天峻妻吴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孝事舅姑，教子成立。

徐天仕妻缪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垂数十年，内外讫无间言。

徐汝澄妻胡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四，夫亡。志靡它，守节垂三十五年。

徐九成妻黄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四，夫亡。家贫茹苦，守节垂五十六年。

张亨嘉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四，夫亡。食贫，抚孤，守节垂五十九年。

杨保光妻沈氏（嘉庆《县志》）及笄于归。姑已先逝，主持内政，妇道克娴。年二十九，夫歿。不食者数日，誓以身殉。因翁迈子幼，勉进米饮。事翁孝养备至，抚二稚子成立。茹苦垂二十余年。

余承贤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而寡。无子，继侄以承夫祧。布衣蔬食，昼夜纺绩，不逾闾、不窥户者二十余年。

范崇皋妻吕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二，结褵月余，夫病，躬侍汤药，衣不解带者累月。夫歿，誓不独生。舅姑劝慰之，始稍稍进饮食。毁容守节，非大故不至母家，外人罕觐其面。抚侄学诗为嗣，邑廩生。嘉庆癸酉拔贡。

陈晋焯妻杜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夫亡。家贫，无子。或劝更适，氏誓曰：“身可死，嫁不可再也。”翦发矢志，抚继子祚盛成立。嘉庆十五年，督学周以节孝两全匾额旌之。以上姚《志》待旌节孝，并未著其存歿者。

龚元辅妻王氏（嘉庆《县志》）二十九岁，夫亡。遗孤二，抚育成立，不幸相继歿。又抚孤孙，辛苦备尝。现年六十七岁。《龚氏谱》云：七十三卒。

龚元派妻余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夫亡。矢志柏舟，敬奉翁姑，抚侄士椁为嗣。守节二十七年。现年五十五岁。《龚氏谱》云：八十二卒。

进士龚渭妾郑氏（嘉庆《县志》）年十七归。龚嫡妻早丧，事夫唯谨。越十载，夫亡。矢志守节，饮冰茹蘖，足不逾闾。抚继嗣，曲尽慈道，如自己出。现年五十岁。《龚氏谱》云：七十二卒。

周正宪妻陈氏（嘉庆《县志》）年十九，结褵。越三月，夫亡。遗腹生子。或劝之改适，氏誓曰：“无子尚宜矢志靡它，况有此呱呱者乎？”守节五十一年。现年七十五岁。

生员汪彭植继妻叶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家徒壁立，子又早夭。惟依侄家仁度日。守节四十四年。现年七十三岁。《汪氏谱》云：八十一年。

姚大炳妻许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六，夫亡。孝事翁姑，抚育遗孤，苦志守节。现六十六岁。

生员杜泰竣妻陈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夫亡。无子。敬事舅姑，饮冰茹蘖。现年七十五岁。

生员杜鸿飞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而寡。抚孤子林成立，为邑庠生。守节四十七年。现年七十二岁。

周长发妻王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夫亡。上事老姑，下抚幼子。居常洒扫一室，朝夕焚香，礼拜大士。守节四十六年。现年六十九岁。

徐燊妻柴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夫亡。无子。事孀姑邵氏，克尽孝。守节五十四年。现年七十七岁。

生员方璫妻桂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夫亡。遗孤龙甫二龄，矢志守节，有和丸断杼风。子邑庠生；孙灏，郡庠生。氏现年七十九岁。

吴锦忻妻叶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矢志守节，事舅姑尽孝。家贫，纺绩度日，讫无怨言。现年七十六岁。

郑一俯妻璩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六，夫亡。守节四十六年。现年七十二岁。

童元霏妻叶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七守节。现年七十三岁。

徐公度妻余氏（嘉庆《县志》）年十八于归。二十五岁，夫亡。守节四十五年。现年七十岁。

陈澱裔妾张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遗孤翰森亦

早卒。氏守苦节，遇夫主忌日，哭泣陈奠。比时具物，必躬必亲，至老不怠。现年七十二岁。

汪彭樞妻江氏（嘉庆《县志》）夫亡，氏年二十五。生子家升，甫三龄。誓不欲生，痛绝复苏者数四。戚党劝抚遗孤绵嗣续，乃饮泣茹荼，辟纊易米，课子弱冠游庠。现年七十五岁。《汪氏谱》云：卒年八十五。

吴士潮妻徐氏（嘉庆《县志》）二十四岁而寡。茹苦安贞，足不逾闕。守节五十一年。现年七十五岁。

郑光遥妻范氏（嘉庆《县志》）年三十守节，抚三孤成立，备尝困苦。现年六十八岁。

徐华春妻王氏（嘉庆《县志》）年三十，夫亡。誓志守节，抚养继子发苞成立。现年六十四岁。

徐明锷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六守节。现年六十六岁。

胡美城妻何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夫亡。无子。抚侄炯为嗣，教养成立，弱冠游庠。守节四十一年。现年六十四岁。

生员叶步云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遗孤甫三龄，矢志守节。事迈姑，尤能得其欢心，歿后殡葬合礼。善理家政，足不逾闕。现年六十二岁。

张圣琅妻余氏（嘉庆《县志》）年十七于归，二十五而夫亡。遗孤贤俊在襁褓，教养成立。守节三十七年。现年六十二岁。

方绍圣妻周氏（嘉庆《县志》）三十岁，夫亡。守节三十九年。现年六十八岁。

生员宣绍镐妻龚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七，夫亡。抚孤成立。守节四十年。现年六十七岁。

生员吴致远妻朱氏（嘉庆《县志》）二十九岁，夫亡。誓以身

殉，族人慰劝乃止。无子。抚侄卯金为嗣，纺绩伴读，俾游庠食饩，有名诸生间。嘉庆癸酉，乡荐。守节三十三年。现年六十二岁。

徐震春妻郑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悲痛几绝，誓不独生。翁姑勉以抚子延祀，乃矢志守节。不幸子又早夭，与媳郑氏，抚养侄孙为嗣。现年六十三岁。

柴圣池妻许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遗孤亦殇。痛不欲生，舅姑再三劝止之。继侄铎为嗣，事老抚幼，艰苦备尝。现年六十一岁。

留贤技妻孙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夫亡。家贫，守节，抚孤成立。现年六十一岁。

祝华岳妻陈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七，夫亡。抚孤成立，苦志守节。现年六十一岁。

舒圣祈妻徐氏（嘉庆《县志》）夫亡，氏年二十五。家贫，守节，辛苦备尝，抚孤广昇成立。现年六十三岁。

叶浩波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三十，夫亡。矢志守节。现年六十一岁。

郑世德妻叶氏（嘉庆《县志》）二十九岁而寡。守节三十年。现年五十九岁。

生员余炳妻方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四守节。抚孤成立。现年五十八岁。

胡世宏妻祝氏（嘉庆《县志》）十八岁于归。二十三岁，夫亡。遗孤廷銮，抚养成立。现年五十八岁。

邱自忻妻舒氏（嘉庆《县志》）年十五适邱。十六，夫亡。遗腹生子，矢志守节，孝谨事姑。现年五十六岁。

郑瑞洛妻柴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六，夫亡。遗二孤，均幼。事舅姑，抚弱子，备极孝慈。二十九年，长子鼎游庠。现年五

十六岁。《《郑氏谱》》瑞洛，侑生。氏于道光二十年旌表，有节孝坊在五庄下叶村。

詹日乾妻沈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七，夫亡。翁姑年迈，孝事能得其欢心。遗孤世庆甫四龄，辛勤抚育，教以义方，为郡庠生。守节二十八年。现年五十五岁。

徐世炳妻翁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二，夫亡。生子德逵未周月，矢志守节。事翁姑敬而孝，抚孤子慈而严。现年五十五岁。

徐世勋妻刘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矢志抚孤，教养有方。长子德焜，邑庠生。守节二十七年。现年五十五岁。

生员杜邦浩继妻童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遗孤周岁，抚养成立。现年五十五岁。

萧茂林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八，夫亡。家贫，守节。现年五十二岁。

徐世娘妻严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于归。越三载，夫亡。遗孤德邶在襁褓，苦志守节，孝翁姑，和妯娌，内外整肃。现年五十二岁。

徐崇燧妻吴氏（嘉庆《县志》）结褵后，翁姑与夫兄相继逝。年二十五，而夫亦随歿。遗孤世楷甫二龄，家徒壁立，氏与伯氏方，妯娌和谐，辛勤操作，同抚遗孤，以延一线。守节二十七年。现年五十二岁。

杜发奎妻翁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二，夫亡。遗孤甫二龄，家贫守节，敬事舅姑。现年五十一岁。

姚纲妻柴氏（嘉庆《县志》）年三十，夫亡。茹茶饮糜，孝事迈姑。守节二十一年。现年五十一岁。

邵恭鑑妻胡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孝事翁姑，遗孤濂洛在襁褓，教养成立，为国学生。守节二十五年。现年五十

岁。

姚贤椿妻舒氏（嘉庆《县志》）年二十四，夫亡。孝养舅姑，抚孤成立。守节二十七年。现年五十一岁。（《姚氏谱》）年七十九卒。道光十八年，请旌。

生员刘烱妻徐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七而寡。守节二十五年。现年五十二岁。

徐世络妻冯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夫亡。遗孤幼稚，家日落，依母家守节。现年五十二岁。

范民安妻毛氏（《嘉庆县志》）乾隆五十一年，民安以营书从征台匪阵亡，氏年二十六。讣闻，吁天哀痛，誓不欲生。子锦龙甫三龄，亲族谕以夫嗣谁托，乃毁容守节，辛勤纺绩，以抚遗孤。现年五十一岁。民安从祀昭忠祠。

余时昇妻郑氏（嘉庆《县志》）双溪郑大烈之女。年逾二十，夫亡。遗孤在襁抱，抚养成立。勤俭积费。村有水口庙，供文、武二帝像，洪水倾圮，氏独捐千金重建一新。又助田以奉祀事，乡里德之。现年五十一岁。

陈希琮妻孔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二十九年。现年五十二岁。

陈润妻范氏（嘉庆《县志》）年三十，夫亡。守节二十年。现年五十一岁。

叶廷贵妻夏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夫亡。抚孤明灿成立。现年五十一岁。

吴鸣鹤妻叶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二十三年。现年五十二岁。

向景章妻吉氏（嘉庆《县志》），夫亡。氏年二十八。茹苦守节。现年五十一岁。

郑首信妻叶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一于归。二十六，夫亡。仅遗一女，茹茶饮糜。上事病姑克孝，下抚幼侄以慈。守志二十六载。现年五十一岁。

陈联元妻龚氏（嘉庆《县志》）年十九于归。二十六，夫亡。矢志守节，孝事迈姑，抚五龄遗孤成立。守志二十五年。现年五十一岁。

生员孔继圣妾刘氏（嘉庆《县志》）年二十五守节。孝事迈翁，抚孤成立。现年五十一岁。

叶大镛妻郭氏（嘉庆《县志》）大镛以武举效力豫省。未几，卒于任，时氏年二十五。家徒壁立，遗孤甫二龄，矢志守节，日夜女工自给。现年五十一岁。

王显耀妻严氏（嘉庆《县志》）二十五岁，夫亡。守节二十六年。现年五十岁。

舒林妻周氏（嘉庆《县志》）二十二岁守节。孝事翁姑，抚孤允燹成立。茹苦垂二十九年。现年五十岁。

徐康兆《徐氏谱》作兆康。**妻张氏**（嘉庆《县志》）二十二岁守节。抚遗腹子宁春成立。茹糜垂二十九年。现年五十岁。

余时域妻胡氏（嘉庆《县志》）夫亡，氏年二十九。茹苦守贞，膏沐不施，而动止严肃，教养遗孤成立。现年五十岁。（《余氏谱》）卒年五十五。以上姚《志》待旌节孝，时尚生存者，今多不可考。

按：姚《志》所列待旌诸氏，已于咸丰辛亥、壬子合省汇报案内，由陈肇泮册报加旌，见《信安侯陈氏谱》吴善述撰《陈肇泮传》。

徐康馨妻黄氏（《润峰徐氏谱·家状》）笄岁归徐，事舅姑，勤于妇职。岁丁亥，康馨病歿，氏年二十四。长子七岁，次子三岁。氏茕茕在疚，勤家计俭，日用、祭祀、婚娶，秩然有条，家道日丰，后

昆绕膝。嘉庆二十年卒，寿逾七十。以下续补。

吴贤衢妻余氏（《吴氏家传》）年二十，初怀孕，夫遽亡。大恸，毁不胜，以胎脉在，躬思托以延似续，心念祷之。至期，得男，曰：“吾即不男，喜亦必明吾志，为吴门一老妇。况天锡吾以胤嗣乎？”自是屏纷绝艳，名孤曰应龙。及长，果庸玉于成，明人子之道，子姓蕃昌，家声大振。氏年六十卒。

廪生叶淑琳继妻余氏（吴梦麟《双节孝传》）时璠孙媳，年二十七，夫卒。泣血水浆不入口者数日，因遗孤光昌甫三岁，誓节苦守。家贫，早夜纺织，抚子成立。与祖姑郑，先后数十年间，俱节孝双完。未旌。

叶继清妻陈氏（罗鹏《陈孺人传》）年十六归叶。言德容工，肃然无间。奉翁姑以敬，相夫子以顺。继清昆仲三，行最幼。家贫，早经析衅，食用之资，半出氏缝纫之手。举一子甫三月而夫亡，氏年二十一，时道光元年也。欲以身殉，恸绝复苏。亲旧多方劝慰，谓：“呱呱者谁托？”氏始强起。此后，早晚操作，或漏下至夜分，犹闻机杼刀尺声。卒以勤劳太过，得虚弱症，三十二岁卒。孤子述奎习商。

杨长正妻余氏（《六都杨氏谱》）年三十，夫亡。长子五龄，次子周岁，抚孤成立。六十寿辰，邑侯刘公题志洁冰壶额以旌之。

范光雄妻杨氏（《范氏谱》）夫亡，年二十五。遗孤子女甫三四龄。氏守苦节，事亲则以妇代子职，课子则以母作严师。后嗣蕃昌，皆氏之教也。

盛先忠妻徐氏（郑清彦《传略》）西河徐氏女，适盛后，事翁姑以孝闻。生一子业景甫三龄而夫病，躬事汤药，昼夜不倦。夫亡，氏年二十八。痛绝复苏，备尝艰苦，抚孤成立。数十年，言不逾闾，动合《女箴》，乡里咸重之。寿七十一。

周兆铤妻王氏 《《周氏家传》》年十八于归。未及一载，即失所天。氏哀毁骨立，痛不欲生。既而顺舅姑之劝，勉强延残喘，弃簪珥悉还之舅姑。舅姑悯其志，另为储蓄生息。积二十年，氏卒。嗣子之楨为请旌，建坊于府署东。

潘章登妻余氏 潘章丰妻叶氏 《《采访册》》外黄人。均道光八年建坊。

卢显彬妻陈氏 《《采访册》》二十四岁，夫亡。坚贞守节，孝事翁姑。年七十六终。道光四年旌。破石区。

方宪章妻汪氏 《《采访册》》宪章聘贺辂头汪氏女。道光十年，病笃，迎女冲喜。越二日，卒。氏遂守节终身，以侄开第承继。

周荣泰妻邱氏 《《采访册》》氏为邱华琳女。于归七载，荣泰歿。氏守节终身。卒年七十八。道光十六年，教谕蒋泰潮采录，旌表建坊。并樟潭区。

徐开泰妻吕氏 《《采访册》》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五十年。道光十一年旌。大洲区。

孔毓麒妾姜氏 《《采访册》》年十七，侍毓麒。嫡早丧，事夫唯谨。越一载，夫亡。矢志守节六十五年。卒年八十三。

杜泰森妻黄氏 《《采访册》》笄年归杜。夫亡，才二十五岁。遗孤二，长时亮三龄，次时需未两月。昼夜啜泣，誓不再醮。子年稍长，从师受业，而课读綦严。咸丰三年请旌。事迹载入省城节孝总坊。年四十九卒。并城区。

姚贤廷妻徐氏 《《采访册》》年二十二，夫亡。遗腹生一女，无子。矢志守节。孝事翁姑，抚孤女及笄，摒挡出嫁。翁姑相继逝，旋遭寇乱，艰苦备尝。卒年五十九。咸丰间请旌。

王廷淳妻杜氏 《《采访册》》年二十二，夫亡。子在襁褓。翁姑年迈，赖以终其天年。教子义方，有画荻风。道光间崇祀节孝

祠。

王世德妻童氏（《采访册》）年二十二，夫亡。子幼。毁容守节，事孀姑二十余年，孝养备至。持家整肃，子亦成名。并峡口区。

郑敬祥妻吴氏（《采访册》）年三十，夫亡。道光二十一年卒。年五十八。毓秀区。

郑昌霖妻江氏（《采访册》）里前坞人年二十四，夫亡。道光二十年旌。

蒋世倬妻叶氏（《采访册》）蒋家滩人。道光二十九年旌。并石梁区。

汉黄德道龚元礼继妻劳氏（《龚氏谱》）年二十四于归。随夫之汉黄德道任所。纳侧室二：曰谢，曰周。氏惠能逮下，勤事女红，寒暑不辍，署内外几忘其为命妇。夫卒任所，扶柩回籍。事翁姑益谨，抚周出子士杰如己出。士杰先卒，抚孙应燿、应荣如抚士杰。守节四十二年。寿七十一岁。光绪五年，孙应荣始请于当道，具题旌表。谢氏，守节三十七年。六十三卒。周氏，守节三十三年。五十六卒。

布政司理问龚士杰继妻董氏（《龚氏谱》）年十九于归。生子一，越四年，夫歿。哀痛，几灭性。时堂上有三孀姑，嫡劳，庶谢、周。周则夫之本生母也。氏尽孝事之，抚前室子如己出。咸丰戊午，发逆扰境，尝以利刃自随，曰：“吾虽女子，万一遇贼，即以此殉国难。”光绪五年卒，年五十有三。计守节三十二年。是岁，子应荣随同祖母并请旌表。

国子监典籍龚应燿妻瞿氏（《龚氏谱》）府学训导仁和瞿纶女，年十六归龚。夫亡，时年二十二。矢志守节，越九载而卒，年三十岁。光绪五年，随同旌表。

陈伯滋妻方氏（《陈氏谱》）淑慎性成，克娴女训。生二子：长

支昊，次支旻，俱未成立。氏年二十八年，夫亡。苦节自守，训子成人，艰辛备尝，迄无变志。卒年六十三。

余时芬妻温氏（《上街余氏谱》）年二十八，夫亡，时嘉庆十二年也。无子。守节。道光十一年旌。咸丰八年卒，年七十九。守节五十一年。

余凤仪妻程氏（《上街余氏谱》）本煦次媳。嘉庆二十四年，夫亡，年二十四。抚二子一女成立，各为婚娶。道光十一年旌。十九年卒，年七十二。守节四十八年。

举人周世泰妻施氏（《周氏家传》）年二十二于归。生一子殇，夫亡，氏年二十九。恸绝者四，誓以身殉，家人环伺之得免。从此淡妆素服，长斋绣佛，朝夕奉大士像，持经不辍。遵翁姑命，抚夫弟一岁儿德征为嗣，恩如己出，教养成立。翁歿时，身代夫职，竭诚尽敬。姑寿高多病，氏左右侍奉，劳必躬亲，不委婢妾，足迹不履户庭者二十余年。同治二年请旌。

增生周世霖妻陈氏（《周氏家传》）年二十一于归。生子女各一。子六岁殇，夫遂病，氏衣不解带，剖股和药以救。夫亡，痛不欲生，晕绝而苏。翁姑、父母迭为劝告，始进饮食。女又旋夭。夫弟生子，出资雇乳媪，抚同己出，才四岁，赍志以歿。

周世淦妻余氏（《周氏谱》）年二十四，夫亡。抚子成立。守节五十三年。年七十七卒。

生员周文镐妻徐氏（《周氏谱》）年二十八，夫亡。遗一子，伶仃孤苦，母子相依。守节四十九年。年七十七卒。

监生留学诗妻李氏（《留氏谱》）年二十七，夫亡。守节，抚孤成立。咸丰四年旌。

孔继楷妻方氏（《采访册》）年二十三，夫亡。守节，遗孤四龄。越一年，洪杨之乱，抱孤避难山陬，以草芽、山薯果腹，历尽艰

辛。事平归里，勤操针黹，教子就学。守志五十五载。卒年七十七。

附贡生孔继善妻黄氏（《采访册》）年二十四，夫亡。遗一子五龄。氏孝事迈翁，奉养继姑，三十年不出户庭，邻族无间言。惟日夜女工，以维家计。守节四十八年。卒年七十二。

孔继彬妻王氏（《采访册》）于归未二年而夫亡，戚党怜其无出，劝再醮，誓死不移，抚侄承绍。侄广序亦早卒，媳郑氏体继姑志，永不再醮。姑媳相依，孀居茹苦。郑年六十五卒，王氏寿至八十五。

江文藻妻盛氏（《采访册》）年二十七，闻夫阵亡凶耗，悲痛号泣，誓欲殉夫。经戚友劝谕，迈姑在堂、夫弟外出、子甫六龄，宜养姑抚子，以慰先灵。由是勤苦持家，孝慈两尽。子名诚，精医理。氏年七十余，无疾而终。曾请旌表。并城区。

邵世楷妻程氏（《采访册》）年二十四，夫为发军所掳，殉难异地。闻耗，誓不欲生，姑力止之。曲尽孝养，继侄为嗣，抚育成立。守节五十三年。年七十七卒。高家区。

叶方华妻朱氏（《采访册》）年二十四，丧夫。寿八十五卒。同治五年请旌。峡口区。

徐裕坊妻郑氏（《联豸徐氏谱》）年十九于归。家贫，翁姑老病，与夫灌园食力，夜织纴以助不给。越三年，翁病歿。夫以痛亲得疾，逾年亦卒。遗孤五岁，姑复瞶耄。氏笠帽草履灌园，以资事畜，绝无怨言。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卒延夫嗣，至见曾孙，然后卒。同治五年旌。

徐稼妻孙氏（《联豸徐氏谱》）自少贞静，笃于天伦，能得父母欢。及笄，字稼。有谓徐贫而多病者，氏曰：“命也。”孝舅姑，敬夫子。越三载，夫果病歿。勉力奉亲养子。未几，翁病废，姑又盲。

咸丰五年、八年，两次奉舅姑避乱山中得全。其后，子孙皆克成家。同治十年旌。

徐守泮妻蒋氏 《《西河徐氏谱》》年二十五，夫亡。抚孤成立。

余思诚妻叶氏 《《上街余氏谱》》年十九，夫亡。无子。养侄为嗣。守节四十八年。年六十七卒。同治十年旌。

余汝成妻徐氏 《《上街余氏谱》》年二十八，夫亡。无子。养侄为嗣。守节六十年。年八十八卒。同治十年旌。

周鸿举妻王氏 《《采访册》》同治年间，题旌。

周兆鈔继妻杨氏 周垠妻刘氏 《《采访册》》并光绪初年旌。并城区。

吴国溥妻陈氏 《《采访册》》年二十二，生一子甫三日而夫亡。孝事舅姑，抚孤成立。寿至七十七。光绪元年旌。

吴大宗妻吕氏 《《采访册》》年三十，孀居。家贫，子幼，矢志抚孤。守节四十余年。

吴维盛妻王氏 《《采访册》》年二十八而寡。一子周岁，矢志靡它，尽心抚养，蚕绩营生。至子婚配后三日卒。并上宇区。

郑敬楠妻徐氏 《《采访册》》年十八，夫亡。无子。事翁姑极孝尽敬。同治六年卒。年三十七。

郑敬椿妻邵氏 《《采访册》》年二十四，夫亡。同治九年卒。年五十三。

郑龙翔妻陈氏 《《采访册》》年二十四，夫亡。氏七十五岁卒。光绪五年请旌。并毓秀区。

生员江本智妻璩氏 《《采访册》》年二十九，夫亡。遗孤三，躬操井臼，侍奉孀姑。值洪杨之乱，保全老弱，艰苦备尝。四十五岁卒。石梁区。

周荣桂妻潘氏 叶竹有妻陈氏 从九品衔周冕妻陈氏有《传》。

皆已故。周希仲妻毛氏现存。同治十一年旌。

周兆铃妻汤氏 贡生叶桂森妻陈氏 郑礼悦妻陈氏皆已故。
光绪元年旌。

孙祥璠妻徐氏 严协左营外委胡鹏飞妻宣氏皆已故。王观
辉妻吴氏 徐裕昇妻龚氏 蒋树棠妻邵氏年二十三，夫亡。抚侄为
嗣。光绪二十八年卒。监生蒋彦英妻邵氏年二十五，夫亡。抚孤成立。
光绪二十三年卒。奉旌。皆现存。光绪三年旌。

佾生王永培妻余氏已故。从九品衔童学灏妻陈氏现存。有
坊。光绪四年旌。

刘齐礼妻陈氏现存。光绪五年旌。

佾生舒积成妾郑氏已故。魏式彬妻金氏现存。光绪七年
旌。

生员凌彝国妻张氏 佾生刘其泰妻张氏皆已故。光绪十年
旌。

郑宏玉继妻叶氏现存，另有《传》。光绪十一年旌。

监生吴训谱妻王氏现存。查同案尚有五人未录，补于下。郑传
镛妻吴氏另有《传》。濮阳坦妻周氏 王树清妻宋氏 曹衍庭妻杨
氏 程发源妻王氏 并光绪十二年旌。

叶秉金妻张氏已故。陈克纶妻吴氏现存。光绪十三年旌。

詹德溥妻郑氏 詹日乾妻沈氏事实见前。詹日济妻郑氏皆
已故。光绪十四年旌。

龚应灼妻王氏现存。光绪十五年旌。

生员杨凤书妻吴氏 吴良珩妻俞氏皆现存。光绪十六年旌。

佾生周际熙妻郑氏现存。光绪十八年旌。

以上并见光绪十九年浙抚嵩骏汇刊《全省节孝录》，事实未
详。

郑宏玉继妻叶氏（《采访册》）于归十四日而夫亡，氏以头触床。前妻有二子，力慰之，因立志守节。亲操井臼，抚二子成立。光绪十一年旌。

郑传镛妻吴氏（《采访册》）年二十二，夫亡。事姑至孝。遗腹一子。咸丰匪扰，携子避山中，适患麻疹，善为调护，辛苦备尝。厥后，延师课读成名，家业一新。卒年七十二。光绪十二年旌。石梁区。

郑祚魁妻程氏（《采访册》）年二十九而寡。家贫，无嗣。人劝之嫁，不可。养鹅度日，藜藿充饥，颠连困苦，人不之堪，而氏不易其志。年五十二卒。高家区。

监生留尚芬妻项氏（《采访册》）粤匪之乱，尚芬一家十六口多遭兵难，惟项氏与一幼侄忠贯幸存。氏年二十八，矢志抚侄成立，前后三十三年如一日。曾经旌表。

生员留学诗妻张氏（《采访册》）三十岁丧夫。守节五十年。八十岁卒。曾经旌表。并大洲区。

生员吕廷鹤妻孙氏（《采访册》）淤背人。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三年。至光绪十八年卒，寿七十一。曾经请旌。上宇区。

龚冕妻陈氏（《采访册》）年二十四归龚。越三载，夫歿。遗孤沛泉，年未及周，抚养成立，入邑庠。光绪十三年请旌。卒年六十八。

龚士楠妻孔氏（《采访册》）年十八于归，甫三载而夫歿。遗一女，无子。凭棺悲恸，屡欲殉节。旋以弱女哀啼，隐忍偷生。以夫从堂弟之子承嗣，抚孤育女，教养兼至。每春秋祀节及夫忌日，设奠号泣不止，闻者酸鼻。冰心霜节，历五十六年。寿七十七卒。光绪二十二年旌表。

佾生龚士枋妻周氏（《采访册》）年二十于归。二十五，夫病

歿。抚孤成人。年四十八卒。

监生濮阳垵妻龚氏 《《家状》》汉黄德道龚元礼侄女，年十七于归，雍容有大家风。二十六，夫亡。守节，孝敬翁姑，抚养继嗣，教以成名。光绪十四年，题旌。

程德忻妻范氏 《《采访册》》年二十八，夫亡。矢志守贞，冰清玉洁。曾请旌表。

程德龄妻童氏 《《采访册》》年二十二，夫亡。柏舟矢志，寿逾七旬。曾请旌表。并城区。

萧世扬妻朱氏 《《采访册》》同治元年，夫故，年二十八。遗一子尚幼，上无舅姑，下无伯叔，矢志冰霜，教子成立。年逾七十卒。洋口区。

吴恒林妻翁氏 《《采访册》》生一子而夫亡。翁昆季同居，善事翁姑及伯翁姑，和睦妯娌。抚养遗孤，母而兼父。子士玉入学成名，家道渐裕，氏尚亲织蒲履。年七十余卒。曾请旌表。

李彩银雪郑氏 《《采访册》》年二十五，夫亡。遗一子一女，矢志守节，抚养遗孤，躬操井臼，勤俭治家。年五十六卒。并石梁区。

方肇基妻陈氏 《《采访册》》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三十年。年五十三卒。

何绍俊妻陈氏 《《采访册》》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四十年。孝事衰姑，抚三龄孤子成立生孙。日常茹素奉佛。年六十四卒。

周万清妻方氏 《《采访册》》年二十归周。生三子二女。越八年，夫故。长子六岁，次子三岁，幼子甫六月。上无翁姑伯叔，家道式微，苦节抚孤成立。长履鸿，就武职；次潮，亦从事戎行；三楠，拔贡，官陕西知县，并秉承氏教。卒年八十一。

从九品衔周冕妻陈氏 《《采访册》》年二十九，夫亡。誓志守贞，抚孤成立，自创门楣。守节六十年。八十九岁寿终。同治十一

年旌表。

杜氏二节 《家传》杜廷选妻姜氏，年二十九岁，夫亡。守节。昕夕作苦，抚育儿女，亲见长孙宝田游庠。八十二岁卒。次子宗耀，娶妻王氏，年二十二，夫亡。遗孤亦夭，侍姑守志，至五十三岁而卒。均于清光绪十七年受旌。

吴信福妻郑氏 《采访册》柘溪人。年二十五，夫亡。遗孤三岁，氏茹苦抚养，俾克成家。氏年九十终，子年六十八，已见曾孙。

吴信安妻宣氏 《采访册》柘溪人。咸丰末，信安御发军身亡，氏年二十三。守节。抚孤成立。长子祥恭，江西典史；次子祥泰，刑部司狱，任上海县丞；三祥秦，监生。光绪二十四年，具题请旌。年七十二卒。

吴祥恭妻王氏 《采访册》二十九岁，夫亡。遗孤复夭。以夫弟祥泰之子荣锴嗣。光绪二十四年，与姑宣氏同旌。现年七十四。并城区。

叶瑜妻黄氏 《采访册》年二十三，丧夫。家寒，无子，孝事舅姑。年七十九卒。

叶大正继妻徐氏 《采访册》年二十，丧夫。只遗一女，家寒苦，织履、洗衣度日。年七十三卒。

叶文魁妻姚氏 《采访册》年二十八，丧夫。孝事舅姑，抚育孤子。平居足不逾闾，虽亲族罕见其面。宣统元年，详准汇案，旌奖贞志义方额。年七十六卒。并峡口区。

邵美德妻徐氏 《采访册》夫歿，氏年二十余。二孤方幼，贫乏不能自存，集蓼茹荼，晓音脩尾，数十年不改初志，抚二子至于成立，族里以为难能。

涂显卿妻陈氏 《采访册》年二十六而寡。家贫无嗣，养于

母家，从嫂缪氏整理家务。嫂亦孀居，互相爱敬。年八十一卒。互见下条。

陈从玉妻缪氏（《采访册》）于归十阅月而寡，年二十三。无嗣，家有姑叔均幼，氏善抚之，为完婚嫁。不数年，而姑亦寡。见上。兵燹后，贫无倚赖，乃与姑同居操作。其叔年逾五旬犹艰子嗣，氏代谋置妾，生子女各一，与姑均抚之若己出，以致成立。守节三十六年。年八十六卒。光绪二十五年，与姑同时请旌。并高家区。

叶明洪妻毛氏（《采访册》）年近三十，夫亡。遗二子均幼，心诚鞠育，志励冰霜。寿至八十。

洪亨健妻郑氏（《采访册》）年二十四，夫亡。无子。守节五十年。寿七十三卒。并上宇区。

陈美绍妻楼氏（《采访册》）年二十二，夫亡。遗孤未及周岁，苦志守贞数十年。年六十二卒。将军殿区。

卢祖球妻汪氏（《采访册》）二十二岁，夫亡。遗孤旋殇。孝事翁姑，邻里称美。守节四十六年。年六十八卒。光绪十八年请旌。破石区。

王敬炽妻杜氏（《采访册》）年二十八，夫亡。无子。守节至七十二岁卒。道光元年旌。

王敬焜妻汪氏（《采访册》）年二十九，夫亡。子亦随歿。守节至六十九岁卒。

王廷溶继妻郑氏（《采访册》）年二十四，夫亡。无出。前妻有二子，仅数龄，抚育成人。守节垂五十年。年七十二卒。

王受惠妻马氏（《采访册》）年二十六，夫亡。无子。励志守节。六十九岁卒。光绪二十年旌。并峡口区。

周凤彪妻吴氏（《采访册》）年二十七，夫亡。家贫，守节，抚

子成名。四十九岁卒。

严协左营威坪汛把总周凤高妻徐氏（《采访册》）年十八于归。二十六，夫卒于威坪任所。遗子三龄，矢志励节，抚子授室。至六十岁卒。

兰溪汛外委程发潮妻郑氏（《采访册》）发潮将履任而歿，氏苦志守节，善事迈姑，近二十年，抚孤成立，老年犹著缟素。卒年七十一。

严协右营千总祝日胜妻何氏（《采访册》）年十九归祝。同治甲戌，日胜卒于任，氏年二十八。遗女七岁、子方期月。守节抚孤，既娶媳徐氏，而子积寿旋歿。两世孀居，零丁孤苦。年六十八卒。

范世祺妻叶氏（《采访册》）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二十年。年四十五卒。

范学照妻陈氏（《采访册》）年二十六，夫亡。子必旺甫三龄，抚养成立。光绪七年请旌。守节四十二年卒。

生员孔广勋继妻王氏（《采访册》）夫应试棘闱，病歿杭州，氏年二十八。遗腹生一子，名昭朗。家故贫，女工度日，抚孤成名。七十七岁寿终。并城区。

徐月起妻方氏（《采访册》）咸丰辛酉九月初二日，发匪猝至，氏避地帝王滩。会从堂伯姑胡氏卒，赤贫，无子。月起冒险往殓之，不及避，既盖棺，为匪所逐，至江滨，入水，不能泅，被掳。氏隔岸见之，痛不欲生，赴水将死之。姑吴氏力挽之起，曰：“如呱呱者何？”时有子诗照，生甫九阅月，氏啜泣抚孤。月起遂无音耗。大难之后，家贫甚，以针黹为事畜。计苦节四十八年。年七十七卒。浮石区。

毛贞进妻饶氏（《采访册》）年十五归毛，二十六丧夫。迈姑周氏，年近七旬。孤子纪猷，时方九岁。家贫，守节。孝敬奉姑，卒

致成家立业，子孙有誉于学界。享寿八十有二。光绪二十四年题旌建坊。破石区。

洪门二节 《《采访册》》洪利显妻杨氏，年二十五，夫亡。遗一子贞柯，娶媳徐氏。年二十一年，生一子，而贞柯又歿。姑媳相依，抚孤守节。年皆七十余岁卒。上宇区。

吴良弼妻尹氏 《《采访册》》年方十六，夫亡。苦守，遗腹一子。矢志不变，孝敬舅姑，遇姒娣若姊妹。子有进，率氏之教，堪称克家。县给贞节匾额旌奖之。

儒童张鸿寿妻王氏 《《采访册》》年二十四于归。逾年，生一女，遗腹生一子即殇。时连年兵燹，继以大疫。同治元年，翁姑均染疫卒，夫兄弟亦相继歿。不数月，夫亦歿，氏年二十九。与姒氏经营丧葬，无不尽礼。抚夫幼弟，以迄成立。厥后，侄辈食指益多，氏脱畝田以贍，仍虞不给，至炊断无怨。卒年七十四。抚夫季弟之子为嗣。民国九年，大总统题褒志洁行芳匾额。

周龙章妻叶氏 《《采访册》》庠生叶淮女。咸丰八年于归，值粤匪扰衢，举家避乱江山黄家埠。十年七月，匪又过境，老姑惊逝，夫兄被虏。事平旋里，翁又继亡。氏夫悲痛成疾不起，时氏年二十九，遗孤四岁、女甫二旬。质畝成殍，与姒余氏并葬翁姑。余氏寻以疫亡，乃迎孀母同居，恃针指以养后，为夫弟娶妻，又婚男嫁女，艰苦备尝。卒年六十六。光绪三十四年旌表。

江西知县张新继妻卢氏 《《采访册》》年十八于归。随翁在岳州任所。越岁，生一子，氏二十四岁。时夫以入都引见，病歿于沪上，太姑闻耗卒。次年，翁亦以忧卒。氏秉家政，恒苦拮据，抚孤源骥成立入仕。曾就养金陵，以疾归，卒于家，年五十二。民国九年，与叔姑王氏，同时并请褒扬。并黄坛区。

傅受光妻叶氏 《《采访册》》年十八于归，生子女各一。同治

十三年，夫歿，氏年二十六。家自此中落，饘粥不继，晏如也。上事舅姑，下育子女，取给于十指间。年七十余卒。

吴国森妻吕氏（《采访册》）夫亡，年二十八。翁姑俱老，逾数年，即相继谢世，氏丧葬尽礼。坚贞苦守，教子有方。后其子元福成立，孙曾繁衍。

王鼎堃继妻徐氏（《采访册》）同治二年，夫歿。遗孤仅八阅月，氏矢志靡他，人未之信。逮抚子成人，皆称其贞节。光绪十九年，子又歿。抚一孤孙，备尝艰苦。光绪二十三年，族人为之请旌。民国六年，寿逾古稀，无疾而终。媳陈氏见《贞烈》下。

王名榜妻范氏（《采访册》）于归未逾月而夫亡。家世贫苦，孝敬翁姑，誓志守节，越四十余年。卒以无子，未得请旌。

孔广益妻徐氏（《采访册》）年二十九，夫亡。姑患痲疾，子幼，伯叔俱无，备极孤苦。奉姑终年历十余载，克尽孝道。教子入学。宣统三年请旌。

生员陈晋青妻周氏（《采访册》）二十四岁，夫歿。生一女，无子。茹苦守节，一切养生送死、教女持家，皆身任之。卒年五十六。女嫁余玉麟，见《贞烈》下。

陈晋和妻郑氏（《采访册》）性幽闲，克循妇道。生二女，年未三十丧夫。守节，人无间言。族人为请旌奖。并城区。

余嘉科妻王氏（《采访册》）夫早亡，守节不渝。督学吴钟骏旌以志坚金石匾额。车塘区。

生员郑芳妻刘氏（《采访册》）里前坞人。年二十六，夫亡。节俭持家，延师课子，三子书补增广生。卒年六十七。

陈光遥继妻余氏（《采访册》）姜家山人。年二十七，夫亡。遗腹生一子，悲喜交集，矢志抚孤。前妻有三子，视如所出。卒年七十二。

徐和祥妻程氏（《采访册》）地藏寺人。二十九岁，夫亡。矢志无异志，和睦妯娌，阍外之言不入。卒年六十四。

徐和保妻酆氏（《采访册》）年二十归徐，未二月而夫歿。守节三十五年。并石梁区。

生员邹焯继妻汪张氏（《采访册》）年二十三归邹，事舅姑以孝闻。焯体弱多病，氏扶持侍疾，昼夜不懈。未几，即歿。氏痛哭呕血，几濒于殆。遗孤鑑方免乳，氏力疾治丧葬，教子义方，遂以成名。守节四十三年。年六十六卒。民国八年，呈请大总统褒扬，得赐志洁行芳匾额。

崔玉堂妻程氏（《采访册》）年二十七，夫歿。家无担石，上有翁姑，遗孤在襁褓，恃纺绩缝纫为生，不数年，二老相继逝，竭力营丧葬。孤子秉中成立，再娶均不育，秉中抑郁成疾，三载亦卒。氏死而复苏者再，亲友悯之，集资给养。民国七年，寿七十二卒。十二年，乡党代请奉大总统题褒“贞顺兼赅”四字额。并城区。

周华萼妻吕氏（《采访册》）吕尔高女，二十岁守节。卒年七十五。樟潭区。

陈阿咸妻杨氏（《采访册》）长泽街人。年二十九，夫亡。誓志守寡，人无间言。

陈典博妻张氏（《采访册》）长泽街人。年二十三，夫死。不嫁，抚孤守节。现年五十九岁。并航埠区。

吕孝积妻刘氏（《采访册》）年三十，夫亡。遗子女各一。子名传鸿，甫三岁，抚之成立。冰清玉洁，始终不渝。守节四十余年，寿七十五。

生员吕兆熊妻华氏（《采访册》）年二十七，夫亡。无子。抚侄为嗣。现年六十八岁。

生员吴步瀛妻华氏（《采访册》）步瀛读书攻苦，以咯血亡，氏

年二十八。遗孤未周，上有翁姑。氏奉养克孝，抚子成家。现年六十三岁。

吴耀彩妻叶氏（《采访册》）年二十八，夫亡。无嗣。抚侄为后。现年五十三岁。并将军殿区。

傅兆祥妻叶氏（《采访册》）年二十六，夫亡。子幼，姑老。侍姑孝顺，抚子成立。平居不出户外，不苟言笑。现年七十四岁。

生员叶绍唐妻方氏（《采访册》）年二十五，夫亡。无子。抚侄为嗣。毁容矢志，孝养舅姑，纺绩佐食。守节四十年。现年六十五岁。并樟潭区。

陈寿林继妻叶氏（《采访册》）性仁孝，侍父母疾，昼夜不解带。归坝下陈氏，孝迈翁，和妯娌，人无间言。年二十九而寡，立志抚孤，与夫弟同居。夫弟不咸，谋嫁氏而占其产。氏觉之，遂析居。妇人不习田事，子未成童，以恩礼结佣工及邻里，人皆感之。现年五十六岁。上宇区。

孙吉潮继妻陈氏（《家传》）年十六归孙，时孙年已望八。数年后，生一子甫弥月，而孙以寿终。氏抚遗孤成立，娶媳生孙，复娶孙媳。守节六十余年。寿八十卒。

生员郑保龄妻陈氏（《家传》）性聪慧，精刺绣。年二十七，夫以秋闱抱疾归，氏侍汤药数月不懈。及卒，遗腹一子。上有翁姑俱迈，奉养惟谨。守节三十余年。嫁二女，抚孤授室。年六十卒。并城区。

王世英妻郑氏（《采访册》）年十九归王，生一女二男。夫亡，年二十四。事翁姑孝。及歿，丧葬以礼。饮藜茹荼，抚孤成立。守节三十余年。石梁区。

吴门二节（《采访册》）生员吴鸿钧妻徐氏，年二十二，夫亡。守贫，抚三孤，皆成立娶媳。幼子根发先卒，媳徐氏敬承姑志，守节

不二。姑现年八十一，媳四十一。将军殿区。

傅维葵妻吴氏（《采访册》）麻蓬人。三十岁，夫亡。无子，仅遗一女。抚女出嫁后，计算家产，除一身养生丧死外，余皆作慈善用，侄辈亦乐从，以成其志。卒年七十七。石梁区。

毛国楷妻叶氏（《采访册》）毛村人。年二十七，夫亡。守节，誓无异志，卒能抚子成名。晚年，目盲，犹勤操作。卒年七十二。航埠区。

陈发桂妻包氏（《采访册》）二十五岁，夫亡。继一子樟林，抚养成立。年八十四卒。

儒童蒋立达妻何氏（《采访册》）立达读书刻苦，得咯血疾。氏于归年余，生一子炽昌未及周而夫歿。辛勤抚养，完成家室。年七十一卒。并毓秀区。

缪敬仪妻徐氏（《采访册》）年二十八，夫亡。家贫，苦守，抚子成立。光绪二十三年，请旌。巡抚廖给以冰清玉洁四字匾额。

叶克恭妻傅氏（《采访册》）年二十七，丧夫。抚孤，矢志守节五十四年。寿八十一卒。宣统间，族人为请旌表，以国变未复。

叶思泮妻郑氏（《采访册》）年三十，丧夫。抚孤，守节四十余年。

叶克老妻徐氏（《采访册》）年三十，夫亡。家徒壁立，纺绩自食。守节五十余年。现年八十九岁。并航埠区。

生员徐一鹤妻胡氏（《采访册》）年三十，夫亡。遗一子，矢志守节，终身茹素，抚子成立。宣统二年，里绅程孺等曾为请旌。现年七十二岁。

武生邵辅云妻李氏（《采访册》）年十九归邵。三十，夫亡。遗孤三，长者十岁，幼者四岁。家贫，其弟李恭玉济以百金，得治丧葬。氏节衣啬食，抚孤成立，农商并进，家业日兴。有孙七人，又抱

曾孙，人以为苦节之报。现存，年七十一岁。并高家区。

郑维殷妻吴氏（《采访册》）年及笄归郑，生二女一子。子生甫三十六日，夫即亡，氏年二十三。守节抚孤，养豕营生。现年六十七。待旌。城区。

陈维坚妻王氏（《采访册》）年二十六，夫亡。守节，教子耕读。寿至八十二。

童圣瑞妻姜氏（《采访册》）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余年。现年七十岁。并将军殿区。

范登沅继妻汪氏（《采访册》）年二十三归范。夫夙有咯血症，氏奉侍惟勤。前妻无所出，氏生一子云辉，仅三月而夫卒，抚孤成立。民国八年，呈请褒扬，给节励松筠匾额。城区。

陈秋林妻叶氏（《采访册》）视陈人。年十七于归。二十七，夫亡。遗一女六龄。家贫，矢志抚女，长成嫁之。继一子，并为婚娶。现年五十八岁。

陈有根姜郑氏（《采访册》）生员郑保龄女，字视陈。笄年于归。未几，生一子尚幼，夫亡，氏年二十七年。矢志事姑，抚子成立娶媳。后子亦夭亡，艰苦持家。现年五十三岁。

郑哲凤妻魏氏（《采访册》）年二十九，夫亡。抚孤德源成立。源卒，又抚二孙成立。守节四十五年，艰苦备尝。现年七十三岁。

郑哲娘妻方氏（《采访册》）夫亡守节，孝事衰翁，抚三子成立，矢志靡他。守节四十余年。现年七十六岁。

姜维魁妻范氏（《采访册》）年三十，夫亡。抚孤成立。守节二十七年。现年五十七岁。并毓秀区。

缪元富妻徐氏（《采访册》）年二十八，夫亡。无子。食贫，耐苦，矢志靡他。现年六十二岁。沟溪区。

儒童唐训通妻郑氏（《采访册》）八角窑人。二十八岁，夫亡。

二子俱幼，悲痛不已。守节持家，抚子成人。现年六十五岁。石梁区。

王登渭妻余氏 《《采访册》》笄岁于归。未及三载，夫亡。辛苦守节，几三十年。杜门不出，亲邻不闻其言笑，人以是重之。

王德贤继妻郑氏 《《采访册》》年二十七，失所天。急欲殉夫，念身有妊娠，希得一子，以延似续。遗腹果生一子观来，卒业法校。氏现年五十六岁。

戴文照妻胡氏 《《采访册》》氏大家女，入门后，孝敬翁姑，和睦妯娌。夫文照夙多疾，氏朝夕谨事汤药，不敢疏懈。育男甫十月而夫歿，氏年二十七。立志守贞，抚孤成立。节俭持家，乡间引以为范。现年六十二。有一子四孙。民国十二年，曾请褒扬，奉大总统给予贞顺兼赅匾额。

候选中书濮阳镗妻蔡氏 《《采访册》》江山人。杭协水师统领蔡福谦长女。年十九于归。二十四，夫亡。矢志养亲，抚侄为嗣，孝慈兼至，戚党称贤。现年五十四。民国十二年，曾请褒扬，奉大总统给予竹孝松贞匾额。

刘凤池妻傅氏 《《采访册》》年十八归刘。三载，连产二子不育，而夫亡。矢志守节，抚侄为嗣。数十年，不轻出户庭。现存，年五十五。待旌。

王喜生妻周氏 《《采访册》》笄年于归，夫即瘵疾，逾岁而亡。遗腹一男。氏上事迈姑，年至九秩。为孤儿授室育孙，男女多人。荆钗裙布，勤俭操作，率先子妇，内外无间言。现年六十。并城区。

附：

衢标千总郭荣妻韩氏 《《采访册》》年十九归荣。未三月，荣赴闽投考军政，歿于福州旅邸。讣闻，氏痛哭不欲生，绝而复苏者

数次。亲族告以“翁姑在堂，而夫死，汝之责任尤重。未可以一死塞责”，氏念于理，固不得死，乃勉强哀衷，强承欢笑，而背地啜泣悲苦尤甚，双目渐次失明。翁姑欲以继嗣慰其心，令于四侄中任择其一。氏乃暗中摸索，得长侄成贵骨相独异，曰：“此其为吾子乎？”自成贵入继后，氏严加教训，不稍假以词色。曰：“吾冀此儿成名，得以继先夫志耳。”及翁姑相继卒，氏丧葬如礼。成贵出身行伍，积功洊升至处州参将加总兵衔，氏封夫人。年八十三，无疾而终。人以为节孝之报。韩氏婢发香，少氏二岁，年十七媵于郭。闻主人歿，主母欲以身殉，慰之曰：“主母勿过悲。妇人欲以一死殉夫，是固难能而可贵。若能代夫职、继夫志，则尤为难之难者。主母能守节，婢亦当终身守义，以事夫人。其可乎？”韩氏闻言，悲痛略释。发香指天誓曰：“至老不嫁。”自是操作勤苦，终韩氏之世无怨言。及韩氏歿，执丧如子妇。年九旬，一笑而逝。

叶本荫妻王氏（《采访册》）本荫，歙人。王氏，苏人，笄岁归叶。未逾年，洪杨兵起，偕母避乱来衢。本荫为韩永兴店伙，得病，医药无效。王氏夜间焚香祷天，剖股臂以疗不能救。时氏年十九，恸绝复苏。以母子皆无子，相依为命，强起治丧。家无恒产，恃针黹度日。早作晏寝以为常。氏好洁，邻里往来有礼。母年七十余卒，敛殡无缺。氏年五十九卒。守节四十年。未旌。

府司狱孟元杰妻陈氏（《采访册》）同治初，年三十归孟。逾年，生一女，夫遽歿于任所。氏欲殉夫，逡守之得不死，乃以翦刺喉，血渍衣襟，幸未伤气管。医愈，奉姑择继，就衢为家。终身茹素念佛，不外出。视其颈项，翦痕宛然。歿年七十。敛时，犹奕奕有生气，人以为节烈之气不散云。

《衢县志》卷二十六

杂志 赵清献公轶事

杂 志

杂志者，志之余也。前既备述山川之胜，人情风土之宜，与夫此邦文献之盛，分别部居，亦各以类相从矣。乃掇其余零纨碎锦纂合一组，所谓以不类类也。姚《志》于《杂记》下附赵清献轶事于末，心窃未安。以为赵公一代伟人，乡里遗范，清风亮节，至今传诵弗衰，宜列于前，用资景仰。其他记载，或有关于衢事者，拾遗补缺，汇集于后，都归一类，成《杂志》一卷，合前诸志共一十有七，复次附列诗文内、外两编，而全书竣焉。

会稽山为东南巨镇，周回六十里。北出数垄，葬者纷纷。得正垄者，赵、陆二祖坟而已。二坟下瞰鉴湖。湖外有山，横抱如几案。案之外尖峰，名梅里尖，地理家谓之文笔案。陆氏葬后六十年，生孙佃，为尚书左丞。赵氏葬后八十年，生曾孙博案：曾字，据别本增。扞，为太子太师。陆公赠太保，赵公赠少保。二垄同一山，而有曾孙追贲于九泉，盛哉！宋方勺《泊宅编》。姚引小异。

按：清献撰《龙游舍利塔碑记》，自称会稽赵扞，以此。

赵清献公祖墓，与陶山陆右丞相祖墓相近。绍兴间，陆氏墓地为攒陵，清献旁近墓地亦皆归朝廷而不绝其祀祭。先朝陵寝遭贼

髡谓杨璉真伽。之酷，痛通于天，而赵氏祖墓复归。元陆友《砚北杂志》。

赵抃有祖墓，在金华县北五里。碑文尚存。《明一统志》。

清献之祖名湘，字叔灵，工诗。如《春夕偶作》云：酒醒风傍池边起，坐久月从花上来。《赠张处士》云：江客斗棋曾赌鹤，野僧分屐借登山。《方广寺石桥》云：多年无客过，落日有云归。《秋夜李式西斋》云：雨余逢月色，风静得琴声。皆佳句也。姚引《全浙诗话》。

赵清献公尝挂父母画像于卧床中以自监，见《座右编》。姚引《琴窗小录》，亦见刘宗周《人谱类记》。

赵清献未第时，乡之户家陈氏延之教子，其母岁与新履。公乡荐，陈厚赆其行，随以家贫用而告乏，复赆之亦然。陈乃遣人赍行囊送入京，一举及第，仕浸显。陈之子后因人命系狱，或曰尔家昔作馆赵秀才今显宦于朝，可以为援。陈乃谋诸妇，妇曰：“翁当亲行，我仍制履送之。”翁至汴，闾人不为通。翁俟朝回揖于马前，公命之人，即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久乃濯足穿以出，叩其来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留书院。”经旬余不答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余告归，公曰：“且宽心。”两阅月，公以翁家问示之，其子已贷命矣。公但使亲仆至衢，日送饭狱中，主者闻之，得从未减。衢士至今言之。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

清献公读书沙湾，尝步月东岩，闻二鬼语曰：“诘旦来者执其鹜，其人可致也。”黎明，公早至渡头，见一人肩壶榼，舟子方横船，二鹜忽飞去。其人将涉水，公固止之。是夕风雨中遥闻鬼哭声，意为岩下二厉也。后数日卒有溺死者。姚引《卉庵摭言》。

赵清献初入京赴试，每经场务，同行者皆欲隐税过，清献独不可，以为为士人已欺官，况他日在仕路乎？竟税之。姚引《北窗炙轶》。

赵抃知崇安县，为政简易，邑人爱之。《明一统志》福建建宁名宦。

康定初，以著作郎知崇安县，为政本于孝悌，不严而肃，民莫敢犯。尝见南郊土旷废耕，询其故。曰：“无水利也。”抃相地作渠，浚陈湾阪，引西郊水。又筑堤道星洋，溉田数千亩。《清一统志》。

赵抃，庆历中通判宜州，今宜山县。有卒误杀人，法当死。方系狱，病疽未溃。抃使医疗之，得不死。寻会赦免。抃爱人之周，类如此。《明一统志》广西庆远名宦。

赵抃知海陵县，宋县，元省，属泰州。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明一统志》扬州名宦。

按：姚引《如皋县志》载，抃，仁宗时令如皋。黄震言其为政，恺悌不严而肃，有郑子产风。考《宋史》本传及《神道碑》，未尝为如皋令，实即海陵也。

赵抃通判泗州，州守昏不事事，监司欲罢之。抃左右其政，守得以善罢。又尝摄知濠州。《明一统志》凤阳名宦。

赵清献为御史，力攻陈恭公、名执中，弹章十余上。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谏院，独救之。清献遂并劾蜀公党宰相，怀其私恩。蜀公复论御史以阴事诬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请下诏斩之，以示天下。熙宁初，蜀公与时论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谪之。清献不从。或曰：“彼不尝欲斩公者耶？”清献曰：“吾方论国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辨恭公时，世固不以为过。至清献之言闻者，尤叹服云。姚引《石林燕语》。

《赵清献集》有劾陈恭公执中嬖妾杀婢二奏，反覆不遗余力。予窃不谓然。一日，读范蜀公疏言：今阴阳不和，财匮民困，盗贼滋炽，狱犴充斥，执中当任其咎，台省舍大责细，暴扬燕私，若因此为进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级、辨堂陛也。不觉叹服。如蜀公者，真可以为宰相矣。元祐之初，独高卧不起，其风概又出元

祐诸贤之上。清王士正《渔洋书跋》。

赵抃上言陈相不学无术，温成葬多过制度，翰林学士顿置七员。措置颠倒，刘湜自江宁移广州，不改待制，向传式自南京移江南，迁龙直，吴充、鞠真卿按举礼生代置，事礼生赎铜充、真卿出知军。向传式，《赵清献集》传作傅。代置事，按：《集》云吴充、鞠真卿摘发礼院，礼生代署文字等事，置当作署。用邪佞，崔泽非次除给事中，泽治执中狱，依远以酬私恩，寄壁人于周豫之家，举豫为馆职。酬私隙，邵必知常州，议决徒刑。既自觉，举又更赦宥，迁官去。官执中以宿嫌，自开封府推官降充邵武军监，当汀州石民英勘入使臣赃罪，决配广南牢城，本家诉雪悉是虚枉，只降民英差遣。排斥善良，吕景初、马遵、吴中复弹奏，梁适既得罪冯京，言吴充、鞠真卿无罪。充等寻押出门，京亦然。钞本梁适下叠适字，得罪下多景初，亦有将及我之言九字，冯京言下多初约二字。很愎任情，迎儿方年十二，用嬖人张氏之言，累行笞撻，穷冬脾傅绝其饭食，挛囚至死。海棠为张氏所捶，遍身疮痕，自缢而死。又一女仆髡发自缢而死，一月之内三事继发，前后所发亦闻不少。钞本所发作所杀亦闻不少，下多“既已兴狱寻自罪之”八字。家声狼藉，帷薄浑淆，信任胥吏，贵族宗姻不免饥寒。招延卜祝，执中之门未尝礼一贤才，所与语者苗达、刘抃、义叟之徒，所预坐者普元、李贤宁、程惟象之辈，处台鼎之重，测候灾变意将奚为。卜祝，原本误作十秘，钞本误作十祝，据《赵清献集》改。又义叟，《集》作刘希叟，李贤宁，《集》作李宁。等八事。宋司马光《涑水记闻》。

赵抃，嘉祐中知睦州，即严州。州岁为杭州市羊，抃移文却之。又有茶税而无茶地，奏蠲之，民怀其德。《明一统志》严州名宦。

又嘉祐间知虔州，即赣州。召戒诸县令，使人自为治。令皆喜争尽力，狱屡空。改修盐法，疏凿赣石，民赖其利。造舟百艘，以给二广诸郡仕宦歿而不能归者。此段与姚引《广舆记》略同。章贡台，在府治西北，宋郡守赵抃建。据章、贡二水之会，凭高眺远，城北水光山色尽出乎几席履舄之间，形胜与郁孤对峙，而甲乙称雄。赵公《郁

孤台诗》：群峰郁然起，惟此山独孤。筑台山之麓，郁孤名以呼。《明一统志》载此，尚有东坡诗。苏轼诗：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霭寒。倦客登临无限意，孤云落日是长安。《公集》有《登章贡台诗》：章贡东西派，并流作赣川。奔湍出城曲，离合向台前。把酒来凭槛，鸣声见放船。滔滔归底处，沧海路三千。又有清猷堂，在府治内，洪武初建。宋赵清猷公扑尝守虔州，故取以名。《明一统志》赣州名宦。

赵公阅道，号称好贤人。有恶茂叔者，赵公以使者临之甚威，茂叔处之超然。其后乃寤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荐之于朝，论之于士大夫终其身。姚引黄庭坚撰《濂溪集序》。

敦颐通判虔州，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莠螯。守赵扑熟视其所为，执其手曰：“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明一统志》。

赵阅道为人清素，好养生。知成都，独与一道人及大龟偕行；后知成都并二侍者无矣，蜀人云。《涑水纪闻》。

按：《公集》有《新定获龟继得梓漕携之赴官》诗。新定，即严州也。

赵清猷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蓄雷氏琴一张，鹤与白龟各一，所向与之俱。始除帅成都，蜀风素侈，公单车就道，以琴、鹤、龟自随。蜀人安其政，治声藉甚。元丰间，既罢政事，守越。再移蜀，公将老矣。过泗州渡淮前已放鹤，至是复以龟投淮中。既入见，先帝问：“闻卿前以匹马入蜀，所携独琴、鹤、廉者固如是乎？”公顿首谢。故其诗有言“马寻旧路知归去，龟放长淮不再来”。姚引《石林诗话》。

亦见胡仔《渔隐丛话》引此，《茶香室丛钞》云。

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出则行部，内惟一琴一龟，坐则看龟鼓琴。姚引《墨客挥犀》。

按：淮南本《东都事略·赵公传》及眉山苏祠《文忠集·赵公

神道碑》俱云“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龟自随”，并不及鹤。

清献先生所宝琴，据石林说是雷氏琴，其峨眉雾中无为三山所斲乎？将以入蜀，似有前定。顾后日龟、鹤已放，此琴不知仍随公再入蜀否？想致仕归高斋，是物定在濯缨亭畔。月白风清，抚弦一弄，鱣鱼尽出听也。姚引《山寿斋麈谈》。

按：《坚瓠集》记赵双砚事，有“昔清献持一砚归”之语。赵公一砚，他书未见，姑附志于此。

赵抃，英宗时益州路转运使，穷城小邑，行部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后再知成都府，以宽为治，民大悦，转相告，莫敢为恶。会胜亭，在简州城西北隅。宋赵抃为蜀漕时按部至此赋诗，后十五年再入蜀为帅，复和前韵，人因绘像于壁。《明一统志》成都府。

治平初，龙图阁直学士赵公抃镇成都，有张山人者，不知所居，数至李道士舍。一日，语李曰：“白龙图公，促治装，行当入覲，且参大政矣。”赵闻而异之，喻李令与俱来。及再至，李邀欲同见公。张固辞曰：“与公相见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来白，当屏去导从，潜往见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遽求还，留之不可，曰：“龙图且来矣。”公方命驾，闻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几，果膺召命，乃参政柄，及出镇青社。熙宁五年，张遗书云：“当来相见。”公大喜，语宾佐曰：“张山人且来矣。”久之，无耗。至秋，公奉诏再领成都，方悟曰：“山人言来，乃吾当往也。”故将行，先寄张诗，有“不同参政初时入，谓吕余庆。也学尚书两度来。谓张乖崖。到日先生应笑我，白头犹自走尘埃”之句。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姚《志》有删节。

按：张山人，亦见何蘧《春渚纪闻》。

昔赵抃帅蜀时，有妓戴杏花花色甚丽。公偶戏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即应曰：“枝头梅子岂无媒。”至晚，公使一老兵呼妓，迟迟

不至。公忽厉声自呼曰：“赵抃不得无礼！”急令人召回老兵。老兵乃自幕后出，曰：“某实未往。某事相公最久，相公邪径分毫不染。如今日之事，不过一时此念便息耳。”清许缙曾《感应篇图说》，亦见《人谱类记》。

容斋洪氏《随笔》曰：世传孔毅甫《野史》一卷，载赵清献为清城宰，挈乐妓以归，为邑尉追还，大恚且怒，因与妻忿争云云。决非毅甫所作。盖魏泰碧云馥之流耳。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姚引《琢堂日记》较略。

按：二说相似而相反，或讹传而失实耳。清城亦即青城，宋县，属成都府，《公集》虽有“解蜀归吴十月行，出门无计别青城”语，然未尝为宰也。

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同参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荆公默然。姚引《闻见后录》。

横渠先生张载，字子厚。弟戡，字天祺，与程伯淳同为监察御史。时介甫行新法，伯淳自条例官司为御史，与台谏共论其不便，俱罢。上犹主伯淳，介甫亦不深怒之。除京西北路提点，伯淳力辞，乞与同列俱贬改澶州签判。天祺尤不屈，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答，以扇障面而笑。天祺怒曰：“参政笑某，不知天下人笑参政也。”赵清献公同参大政，从旁解之。姚引《闻见前录》。

至和中，范景仁为谏官，赵阅道为御史，以论陈恭公事有隙。熙宁中，介甫执政，恨景仁数讦之于上。且曰：“陛下问赵抃，即知其为人。”他日，上以问阅道。对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称其忠？”对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镇首请立皇嗣以安社稷，岂非忠乎？”既退，介甫谓阅道曰：“公不与景仁有隙乎？”阅道曰：“不敢以私害公。”范景仁云。《涑水纪闻》。

按：此亦见刘宗周《人谱类记》，可与前《石林燕语》条参看。

赵阅道扑，熙宁中，以资政殿大学士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饿死者十五六。诸州皆榜衢路立赏，禁人增米价。阅道独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于是，诸州米商辐辏，米价更贱，民无饿死者。阅道治民，所至有声。在成都、杭、越尤著。张济云。同上。亦见郑瑄《昨非庵日纂》，姚引《言行录》较略。

赵扑知越州，吴越大饥疫，扑救荒有方，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清思堂，在绍兴府治内。宋赵扑有诗刻。《明一统志》绍兴府。

熙宁间，扑知杭州。岁旱民病，朝廷议欲筑城。扑曰：“民未可劳。”罢之。杭故多盗，闻扑性宽，盗益甚。扑取其情重者配他州，余遂散去，境内以清。同上杭州府。

熙宁三年四月己卯，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扑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杭故多盗，闻扑性宽，细民益聚为盗。扑取其情重者配他州，盗遂散去，境内以清。十二月庚申，徙知青州。十年五月癸亥，以知越州。资政殿学士、右谏议大夫赵扑知杭州。十月戊子，扑言：“吴越国王钱氏有坟在钱塘临安县，栋宇颓圯，林木荒秽，欲令两县选僧道主管，岁度其徒各一人。”从之。朝旨欲修杭州城，扑度出于人者数千万，独奏杭人新罹旱灾，未可兴工，乃罢役。扑告老，元丰二年，以旧职加太子太保致仕。自号知非子，谥清献。乾道《临安志》。

按：此与前条《明一统志》所载先后互异。

扑年四十九，即不御内，自号知非子，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胜，与山僧野老游，不复有贵势矣。宋王偁《东都事略》。

东坡初为赵清献公作《表忠观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读之，沉吟曰：“此何语耶？”时客有在旁者，遽指摘而诋訾之，公不答。读

至再三，又携之而起，行且读，忽叹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谓奇矣。”客大惭。姚引《却扫编》。

宋元丰己未，赵清献公扑再帅钱塘，抗章告老。岁甲子八月，忽来游山，谓道士沈日益曰：“近梦入真境，宫阙巍峨，有数道士相逐。询之曰：‘此洞霄宫。’既觉，思之两典是郡，未尝至此，故冒暑来。今观泉石楼观，与梦中所见无异，岂仙圣有缘耶？”留诗曰：龙穴藏身稳，泉源抚掌清。红尘人离绝，白日世长生。我分谙冲寂，谁能顾利名。梦中休指笑，又作洞霄行。姚引《洞霄图志》。

法雨寺，旧名水心，又改云龙。有赵清献题名。姚引《武林旧事》。题名见咸淳《临安志》。

石笋，普圆寺方丈，左右金漆板扉，有赵清献留题，岁久暗淡，犹隐隐可见。姚引同上。

一片云，在篁岭卷阿堂西。青润玲珑亭，亭丈许，或言赵扑施供于此，张雨诗“尚余所施物，片石椭而寒”，可证也。清翟灏《湖山便览》，姚引无末二句。

闲堂，旧在方圆庵东。赵阅道致政过访，元净寓此，称二闲人，因以名堂。姚引无下一段，即接杨杰诗。后即堂奉二人及东坡像，改名三贤堂。周必大《游记》云：壬午三日，入寿圣寺，拜赵清献、苏翰林、僧辨才遗像。杨杰诗：赵公归休年，访师翠微间。始知浮世上，白日两人闲。 同上。

元净，字无象，年二十五，赐紫衣及辨才号，居天竺十七年，有夺之者。逾年，夺者败，复以畀师。赵扑赞之云：师去天竺空，山鬼哭天竺。师归，道场光辉。姚引《武林梵志》。

建炎初，始建锦庵坞。绍兴二十一年，额治平寺。有阁三间，匾曰烟云四壁。旧画古贤有赵清献像。姚引咸淳《临安志》。

管归真，钱塘人。祥符初，诏赴阙，行符水法。凡病在膏肓者，

悉为平治。后以京师大旱，召作法，云龙飞跃，膏雨大霑。天圣四年十月，偃然而化。熙宁中，赵抃守杭，记其行事。姚引同上。

超山，在县东北永和乡。颇高，周二十里。其山超出皋亭黄鹤之上，故名。有石鱼、石笋及水陆二龙洞，因以为镇，建黑龙王祠。宋赵清献公刺杭，时旱，祷雨辄应，遂题其石崖曰海云洞。盖清献墨迹，石刻如新。记以诗曰：缥缈齐云阁，遥闻摸石池。物华春色满，《集》作已蹙。人事乐无涯。罗绮一山遍，旌旗十里随。花翎《集》作棚。夹归道，飞驿《集》作骁骑。看星驰。继有赵忠献，久遗其名，相传为劝农使，亦往往祷雨，民亦诵之。后西轩丁方伯养浩以云南谢政家居，时往此游览，爰和赵诗曰：凿石开深洞，分泉斲小池。月华来海湿，云影落天涯。散果猿争食，看花鹤自随。前溪通驿道，冠盖日相驰。公仰二赵高风，伤坛祠就圯，又仍故址重创黑龙王祠，复建清献忠献祠，以时祀之，所以彰名宦能感人也。已而，嗣子之乔以厥考生今世，而神交二公于古，遂易匾曰三先生祠，庶可合祀。龙洞侧有青霞洞天，以清献所居之乡取名。亦之乔所命。嘉靖《仁和志》。

赵清献公自钱唐告老归，钱唐州宅之东消暑堂之后，旧据城闾，横为屋五间，下瞰虚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园圃之中，故为州者多居之，谓之高斋。既治第衢州，临大溪。其旁不远数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别馆，其上亦名高斋。既归，唯居此馆，不复与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时至，以二净人一老兵为役。早不茹荤，以一净人治膳于外。功德院，号余庆，时以佛慧师法泉主之。泉聪明，高胜禅林言泉万卷者是也。日轮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过之，晚乃略取鲈脯于家，盖不能终日食素。老兵供扫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净人执事其旁，暮以一风炉置大铁汤瓶，可贮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寝。鸡鸣，净人治佛室香

火，三击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颧面，趋佛室。暮年，尚能礼佛，百拜诵经至晨。时，余年二十一，尝登高斋，尚髻髯其处，后见公客周竦道其详，欣然慕之。宋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姚引有删节。

按：朱施谔淳祐《临安志》，唐郡守严维《九日登高》诗有“迟客高斋瞰浙江”之句，始知唐时郡斋有此名，下按叶梦得《录话》云云，亦不知起于唐也。

赵阅道宽厚长者，与物无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侄有欲悦公意者，以厚值易邻翁居以广公第，公闻不乐，曰：“吾与此翁三世为邻矣，忍弃之乎？”命亟还而不追其值。姚引《遁斋闲览》，亦见《人谱类记》。

赵清献每夜静焚香于庭，具言自晨兴至夕，凡与人言及所奏事与其所为事，谆谆以告诸天。或问之，则曰：“苟欺其心则觐于语言，其敢告诸上帝乎？乃所以自警察也。”姚引《甲申杂记》，亦见《人谱类记》。

赵清献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辄数月香不灭。衣未尝置于笼，为一大焙，方五六尺，设薰炉其下，常不绝烟，每解衣投其间。夫人神气四体，诚不可不使洁清。孟子言：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此非独为喻者设也。佛氏言：众香国而养生炼形亦必以香为主。故燔柴以事天，炳萧以供祭祀，达神明而通幽隐，亦一道耳。石林《避暑录话》，姚引无后一段。

赵清献既致政归，其清修益至，每浣中衣，不敢悬之空室，曰：“恐秽触神灵。”乃挂于床使阴干。推此，其有欺暗室事乎？姚引《北窗炙輠》。

清献公平时类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对宾客，骰核皆丰。姚引同上。

赵清献公座右铭：依本分，莫妄想争先。径路机关恶退后，语言滋味长爽口。物多须作病，快心事过必为殃。得便宜处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盛喜中勿许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良田万顷日食二升，广厦千间夜卧八尺。说得一尺行得一寸。姚引《宋稗》。

吾明年六十岁。今春治西坞隙地，作堂其间，取蓬伯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赵清献年五十九，闻雷而得道，自号知非子，此真为伯玉者也。今吾无清献之闻，而遽以名其堂，诸本作居。姑志其年耶？抑将求为伯玉耶？夫伯玉亦何可求为？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几也。”古之人于一隐几之间，犹有所辨，尚何论六十年，岂不知其有与物俱迁而独存者乎！苟知存者之为是，则迁者无物而不非也。自是观之，则吾亦可以少税驾于是堂矣。石林《避暑录话》。

按：《东都事略·赵抃传》及乾道《临安志》均云“抃年四十九即不御内，自号知非子”，此云五十九，与伯玉异，岂有误耶？

赵清献公名抃，字阅道，衢州西安人。气宇清逸，喜愠不形于色，官至太子太保。年四十余屏去声色，居常蔬食，究心宗教，与慧来禅师游。在青州，时时冥坐。忽闻雷，大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虚隐几，心源不动湛如水。一声霹雳顶门开，唤起从前自家的。年七十七，先期遍辞亲友，趺坐而化。宋释普济《五灯会元》。

《饶益寺藏春坞记》：阜昌癸丑此癸丑，系高宗绍兴三年。阜昌，刘豫僭号。时关中已属金人，故用阜昌。碑疑后刻。九月立，赵抃撰文，正书，在朝邑。姚引《关中金石志》。

赵抃、皮公弼等题名，熙宁七年仲冬刻。吴中复隶书，在慈恩寺。姚引同上。

赵清献《勤洁帖》：行书四行。节之户曹，暑极安否，日来秋赋如

何？恐十一月初归，长沙提举懿州城寨必恐沾恩，兹可喜尔。光景如箭，千万勤洁自重至禱。七月十二日，扑白。右熙宁参政、太子少师赵清献公，字阅道，《勤洁帖》真迹一卷。公有惠于蜀，西州人多宝遗墨。先君漕潼川，得此帖于小溪文氏，不记岁时。赞曰：为御史而称以铁面，宜笔力之健；尹成都而琴鹤以行，宜字体之清。书法何出？心即其物，可以比魏公之笏。姚引《宝真斋法书赞》。

绝句括尽题意方佳。清献赵公《八咏楼》诗云：隐侯诗价满东吴，八咏篇章意思殊。闻说当时清瘦甚，不知还为苦吟无。又《绣川湖》诗云：东南山水闻之久，未省人曾说义乌。万顷波涛惊客眼，始知中有绣川湖。二诗括尽题意得绝句体。姚引《梅涧诗话》。

《石刻铺叙》载，《凤墅续帖》二十卷，有东都名贤赵清献杂帖。姚引《琴窗小录》。

周石林《天水冰山录》载，分宜严氏籍没册有赵清献公《告天图》一轴。姚引同上。

御书碑额，其始见之宋次道《退朝录》，次道所纪碑名之后赵清献曰爱直。姚引《挥麈后录》。

苏东坡《和子由送赵屺归觐钱塘遂赴永嘉》诗注：屺，清献公之仲子也。清献守杭，屺将倅温，先归觐而后之官，过南都，子由作诗送之。时，先生在徐次其韵。《东坡集》，次公注。次公，即赵彦才。姚引不全。

宋赵屺倅温州时，其父清献公致仕家居。屺迎以就养，作堂名戏彩。公题诗堂中云：我憩堂中乐可知，优游逾月竟忘归。老来不及吾儿少，且著朱衣胜彩衣。姚引《蓉塘诗话》。

赵屺，扑之子，笃行君子也。元丰中为温倅，迎清献来，遂名其堂曰戏彩。东坡送以诗云：风流半刺史，清绝校书郎。姚引《万姓统谱》。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初习进士声律，后绝意仕进，躬耕养母。郡丞赵帆与邑令朱著同谒其母，或偕石游山林间，所至唱和，有《三游集》。姚引万历《温州府志》。

《东瓯纪事》：清献公家当作寓。居温州，太守石牧之以诗招游雁荡，公为诗答之，遂往。吟赏不倦，及归，回望常云峰，口占一绝而还。石景立迎赵清献游雁宕山诗：雁宕天台路险艰，多应特地隔尘寰。不辞登陟来千里，为是东南第一山。争望台星从海上，方知蓬岛在人间。武林二老图中见，重惜官师远莫攀。赵公答诗：自谙趋拜力维艰，《集》作难。柯岭归来《集》作休。远帝寰。抱瓮不能师老圃，驱车犹足访名山。鱼书入手殷勤后，雁字排空杳霭间。多谢《集》作荷。主人期我意，谢公遗迹愿追《集》作迹。攀。又游雁荡将抵温州，寄太守石牧之诗：霜风双鬓雪鬢鬢，物外寻真顿离去声。凡。子舍若非叨别乘，我车安得到灵岩。碧窥秋瀑心同洗，红嚼山杷口似馋。多谢贤侯见招意，数贻嘉咏与珍函。并《广雁荡山志》。

《出雁荡回望常云峰》诗：游遍名山未肯休，征车已发尚回眸。高峰亦是多情思，百里依然一探去声。头。《赵清献公集》。

大观元年闰十月丙戌，都水使者赵霆清献孙。行河，得两首龟，以为瑞。蔡京信之，曰：“此齐小白所谓象罔，见之而霸者也。”郑居中曰：“首岂容有二，而京主之意殆不可测。”帝命弃龟金明池。姚引《文献通考》。

《书史》云：赵霆能篆书。姚引《皇宋书录》。

傅察，字公晦，孟州济源人。尧俞从孙，年十八登进士第。蔡京在相位，遣子儵往见，将妻以女，拒弗答。后娶赵清献女。宣和七年，接待金国贺正旦使，不屈死，年三十七，赐谥忠肃。察死，其妻携三幼至泉州抚养。《泉州傅氏族谱》。

按：《宋史》但云察拒蔡女婚，不云更娶谁氏。《四库提要》叙《忠肃集》乃云“娶赵挺之女，以外家恩例为青州司法参军”，此语颇有疑点。宣和距清献时百余年，决非其女。考挺之，字正夫，谥清宪，二谥相似易误，犹之李易安故事尔。

杨妹子，不知其名，写《赵清献公琴鹤图》，不特琴声入耳，而鹤舞之态，得传清献公之孤高，真在九皋上也。或曰是清献之妹，或曰公之女也，或又曰清献公媳也。总不可考，以俟博者。姚引《图绘宝鉴》。

“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云云，此东坡《题李伯时画赵景仁琴鹤图》诗也。后杨妹子即以是诗《题刘松年琴鹤图》，见张丑《名迹日录》。姚引《琴窗小录》。

《闲中今古录》论李易安晚节，改适云翁，则清献为时名臣。又引瞿佑《诗话》“清献名家，厄运乖羞，将晚景对非才”云云，以挺之为扑，谬矣。盖以阅道谥清献，而挺之谥清宪，故致此舛讹耳。姚引《香祖笔记》。亦见刘坚《说部精华》。

按：《晁氏读书志·李易安集》下云：李格非之女，幼有才藻名，先嫁赵诚之，名明诚，避洪州之乱，曾挈妻李清照载书来衢，见《金石录后序》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曰：炙手可热心可寒。然无检操，后适张汝舟，不终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

甲申嘉靖十七年。七月，谒赵清献公祠。祠滨河，去县二十里。滨河者，惟浮石渡，无二十里，此或误记。午过衢州。姚引田汝成《桂林行记》。

彭惠安韶在刑部司，旧有五显庙，公命碎其像，易以赵清献公神主。姚引《西园闻见录》

葵翁徐可求。之言曰：清献公，吾乡先正也。归老之暇，作高斋于治北，有濯缨、逸老、水月三亭。吾园岂即其地耶？吾浚湖而得

印章、瓦、钵于土，完固不坏，岂五百年前故物耶？姚引应泉《葵园记》。

《赵清献公集》十卷，衢州旧刻本，有景定陈仁玉、至治蒙古僧家奴鈞二《序》。门人太仓进士曹延懿言：相国邺园李公昔为制府镇三衢，军旅之暇，访清献之裔，只一农家子，呼见之，为补奉祠生员，居公屋侧，以奉烝尝，另有《公举》一篇。公尝有《退居》十咏，如高斋、竹轩诸遗迹，皆不可识。惟濯缨亭为后人重建。今尚存族子文锦为衢守予以修葺清献祠堂及修补集版属之。姚引《带经堂诗话》

赵公岩，在县东北二十五里。石皆青黑色，嵌嵌巉削，游者皆侧足而登。至巔，忽然平旷，突起一峰，高可数十丈。前启石室，高阔轩敞，可容数百人。中多悬石，如冰柱下垂，数盘结顶，宛然螺髻，亦天成异境也。宋清献公扞读书其中，因以名岩。《常山县志》

按：岩间有宋宣和二年王涤摩崖题名，《常山志》失载。

告天台，在兰溪城内天福山赵清献公祠后，亦名望衢亭。邑侯李得阳为记。略云：兰溪赵氏者，先宋天水氏裔也。自清献受封南阳郡公，始别为南阳氏。六传而生祜，祜生景文，登宋进士，任兰溪簿。祜府君随养，终葬于兰，因家焉。历宋逾元，子孙日繁盛。至于后，其族大著，而登科及第，代不乏人，且族尚循礼，彬彬未艾，而兰之称巨族者，赵氏为最。今修立家庙，以景文公为始祖，盖别子为祖之意，其义为精，而祜府君与清献公未及也。兹复立台于县南天福山之巔，以祀清献，而配以祜府君。是台也，裔孙郡丞佑卿主之，而请予为之记。《兰溪县志》

以上赵清献公轶事。

晋时，信安郑微少见一老翁，以囊与云：“此是命，慎勿零落。若有破碎，即为凶兆。”言讫失所在。密开看是一挺炭，意甚秘之，虽家人不知也。后遭卢龙寇乱，恒保录之。至宋永初三年，微年八十三，疾笃。语弟云：“吾齿尽矣，可试启囊。”见炭悉碎折，遂卒。

姚引《太平广记》

广汉王瑗之为信安令，在县，忽有一鬼，自称姓蔡名伯喈，俄复谈议诗，揆知古今，靡所不谙，问：“是昔日蔡邕否？”答云：“非也，与之同姓字耳。”问：“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作仙人，甚是受福，其快乐非复畴昔也。”姚引同上。

梁世祖元帝大宝元年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阳王大成、宜都王大封姚《志》误作信。自信安间道来奔。姚引《梁书》本纪。

王质，字子贞，梁武帝甥，封甲口亭侯。元帝以为右长史，寻出为持节都督吴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吴州刺史，领鄱阳内史。荆州陷，侯瑱镇湓城，与不协，遣偏将羊亮代质，质率所部度信安岭依留异。文帝镇会稽，以兵助质，令镇信安县。姚引《陈书·王质传》。

王固，字子坚，以梁武帝甥封莫口亭侯。荆州陷，之鄱阳，随兄质度东岭，居信安县。姚引同上《王固传》。

衢州烂柯桥断碑诗不全，中有句云“薄烟羃远郊，遥峰没归翼”，可谓奇绝。盖六朝人语，唐人罕及也。明杨慎《丹铅总录》

按：此二语系出唐信安王祹《题石桥》诗，原刻。《全唐诗》下句作“遥峰敛归翼”，姚《志》亦同作敛。杨氏疑是六朝人手笔，《艺林伐山》引此又谓传为古仙句，盖心赏之至矣。

令狐峘，德棻五世孙，宜州华原人。天宝末，及进士第。贞元中，贬衢州别驾。刺史田敦，峘门生也。与峘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半以贖给之，在衢十年。《唐书·令狐峘传》

唐开元二十五年，郑虔为广文博士。有郑相如者，年五十余，自陇右来应明经，以从子谒虔，虔待之无异礼。他日复谒，亦如之。相如因谓虔曰：“叔父颇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几于此，若在孔门，未敢邻于颜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无所让。”虔大异之，因诘所验，其应如响。虔乃杜门累

日与之言，因谓之曰：“若然君何不早为进取而迟暮如是。”相如曰：“某来岁方合成名，所以不预来者，时未至耳。”虔曰：“君当为何官？”曰：“后七年，选授衢州信安县尉，秩满当卒。”虔曰：“吾之后事，可得闻乎？”曰：“自此五年，国家当改年号。又十五年，大盗起幽蓟，叔父此时当被玷污。如能赤诚向国，即可以免迁谪，不尔，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经及第。后七年，调授衢州信安县尉。将之官，告以永诀，涕泣为别。后三年，有考使来，虔问相如存否？曰：“替后数月暴终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乱，东都遣伪署西京留守张通儒至长安，驱朝官就东洛。虔至东都，伪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风疾，求摄市令以自污，而亦潜拜章上肃宗。肃宗即位灵武，其年东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贼，贬台州司户而卒。唐钟辂《前定录》姚引《白六帖》较略。

豆卢署，本名辅真。贞元六年，举进士下第，将游信安，以文谒，郡守郑式瞻甚礼之。馆给数日，稍狎，因谓署曰：“子复姓，不宜两字为名，将为改之何如？”署因起谢，且求其所改，式瞻书数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虑子宗中有同者，故书数字，子当自择之。”其夕宿于馆，梦一老人谓曰：“闻使君与子更名，子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后二十年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台。”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为梦无征，知者或诮之。后二年，果登第。盖自更名后四举也。太和九年，署自秘书少监，为衢州刺史。既至，周览郡内，得梦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征梦亭。同上 事详《古迹志》。

京兆尹庞严为衢州刺史，到郡数日，忽梦二僧入寝门。严不信释氏，梦中诃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来相告耳。”严喜闻之，乃问曰：“余为相乎？”曰：“无。”“有节制乎？”曰：“无。”曰：“然

则当为何官？”曰：“类廉察而无兵权，有土地而不出畿内。过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寿几何？”曰：“惜哉！所乏者寿。向使有寿，则何求不可。”曰：“当何日去此？”曰：“来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状请于廉使，元稹素与严善，必谓得请，行有日矣。其月晦。客得元公复书云：“请候交割。”严发书曰：“吾固未可以去。”具言其梦中事于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发，后为京兆尹而卒。同上。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赋，家贫无以备殮，只有哺鸡一只，拟烹之。里胥恍惚间，见著黄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闲，不忍儿子未见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征，即无追捕杀伤者。”其女泣而逃。里胥惊恻，回至屋头，见一鸡哺数子，其家将缚之，次意疑之，不许杀，遂去。后一旦再来，其鸡已抱出群子，见里胥，向前踊跃，有似相感之状。舍而遂行，数百步遇一虎，跳踉渐近，忽一鸡飞去，扑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驰得免。至暮，从别路回其家，已不见鸡。问之，云：“朝来西飞去，杳无踪。”里胥怪之，具说见虎之事，遂往寻之，其鸡已毙于草间，羽毛零落。自后，一村少有食鸡子者。于述《灵应录》。

元和三年十月，翱既受岭南尚书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于漕。乙未，去东都。韩退之、石潜川假舟送予。中略。二月戊子，至杭州。癸巳，驾江涛逆波至富春。丙申，上七里滩至睦州。庚子，上姚误作止。杨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开元佛寺临江亭。后三月丁未朔，翱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与侯高宿石桥。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岭至玉山。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惊滩，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陆道，谓之玉山岭。唐李翱《来南录》。姚引癸巳起至去衢州止。

洛城建春门外有信安卢尚书庄，竹树亭台，芰荷洲岛，实为胜境。乾符乙未岁，有乡荐之士相与避暑，坦率于西亭，钩罢弈棋之际，阴云暴兴，雷霆击空。食顷，大雨，未可整归，骑第临轩，观霖霖之势。忽有一物堕于檐下，臄犴其状而崇角奢足，随陨偃于弈榻之前，如伤困者。众咸惊异，相与环观，危轩跨池，少顷则泅转于水中矣。柔毛雨渍，印于碧砌，积久不灭。相与逼视，余腥薄人，命仆搜池，竟不复得。姚引《唐阙史》。

《诗话总龟》载，钱惟演《赠章衢州》有句云：平槛晓波吴榜远，绕城春树越禽飞。清历鹑《宋诗纪事》。

按：惟演，钱俶子章，衢州前志失载，不知何名。

董钺，字毅夫，德兴人。治平进士，任衢州转运使，以刚介不合，赋《归去来辞》，遂致仕。过黄州，苏东坡和之，有“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之句。钺自奉清约，家无担石，所储惟图书满篋而已。姚引《西江诗话》。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纹成衍字，如以浓墨书染者，体作颜平原书。会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后衍登进士第，官至龙图阁而终。宋何蘧《春渚记闻》。

按：毛氏多由衢发族。衍，杨《志》作江山人，实与友一家也。

三衢徐氏所宝龙尾溪石，近贮水处，有圆晕几寸许，正如一月状。其色明暗，随月亏盈，是亦异矣。余母舅祝君予，与之姻家，数见之，今不知所在。同上。姚引不全。

刘正夫未冠入太学，有声，与范致虚、吴材、江屿，号四俊。元丰八年，南省，奏名优选，以犯高鲁王讳当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讳，不可以律贤。”命置末级。姚引《弘简录》。

文臣刘正夫，字德初，三衢人也。少有文行，乡里畏服。及居太学，俊名藉甚。后登进士第，知名四方。既被召擢立朝，謦謦有

大臣节。时方绍述，熙丰正左右辅佐，一德之初，而正夫以精忠相与图至治，其所以持盈守戒，而熙丰之盛德美意，灿然一新，正夫其有力焉。阅岁，以疾不起。方在登庸，不期月间得疾卒。不即用，天下士皆为之嗟惜。讣闻，帝震悼，为之辍朝。正夫平日喜书学，多作行法，好与人论字，尝谓：“字美观则不古，初见之，则使人甚爱；次见之，则得其不到处；三见之，则遍旁点画不合古者，历历在眼矣。字不美观者必古，初见之，则不甚爱；再见之，则得其到古人处；三见之，则偏旁点画，亦历历在眼矣。故观今之字，如观文绣；观古人字，如观钟鼎。学古人字，期于必到。若至妙处，如会于道，则无愧于古矣。”人以为知言。然平生不泥于此，亦不求人知所书字，间有被旨承命为碑刻者，以是传于世者绝少。晚年间，作逸字，独藏于家。官至少宰，赠太师，谥文献。今御府所藏行书二：一《宣召记》，一《泛舟题名》。姚引《宣和书谱》。

儒贤亨会之阁，在万松岭东青平门。青平乃故相刘正夫旧里，时人因以名之。政和三年，敕建御书阁赐名。姚引《涧泉日记》。

《跋秘阁续法帖后》：崇宁丙戌岁夏，调官上都，寓城南昭化坊李表伯舍，旅舍无事，因假信安刘丈赐本自摹，凡十卷，用桐纸六十枚，凡再浹月乃竟。姚引《东观余论》。

蔡元长尝论荐毛友龙。召对，上问曰：“龙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龙不能对，遂不称旨。退，语元长，元长曰：“是不难对。何不曰：‘尧舜在上，臣愿与夔龙为友。’”他日，再荐之。复召对，上问大晟乐，友龙曰：“讹上不喻其何谓也。”已而，元长入见，上以问，答语之对曰：“江南人唤和为讹，友龙谓大晟乐主和尔。”上颌之，友龙乃得美除。姚引《独醒杂志》

毛达可谢人惠酒启：食穷三载，曾无白水之真人；出钱百壶，安得青州之从事。姚引《潘子真诗话》。

冷泉亭在水中，规制甚小。宋政和时，郡守张阁廓水面三倍，命僧惠云又于前作小亭。后守毛友嫌其翳蔽水光，譬诸明镜中加绘画，拆去之。姚引《湖山便览》。

谨本慎姓，南宋避讳改。东美秋夜待潮于钱塘江，沙上露坐，设罇俎对月独酌，意气傲逸，吟啸自若。时，顾临适至，亦怀一杯，就其尊对酌。东美不问，临亦不与交语，酒尽方各散去。此若染于晋人之遗风，书此以为狂侮者戒。嘉靖《仁和志》。

《陆軫日记》：天圣中，陆同判衢州。一旦早起，觉印堂痒，以手揣之，司空部上有肉突起，如指面大。两日，渐坚实。又两月，天庭上亦然。又一月，天中辅角二部亦然。又两日，左右龙角骨起，映得印堂甚低。当月，印堂连山根起，与二龙角相映，相次左右眉棱连额角起。每以相书考验，此诸部骨起皆主封侯公相之贵。然公官不过吏部郎中，直昭文馆，典数郡而已。其后孙佃入政府，赠公官至司空，以此知赠官亦不虚也。《泊宅编》。

按：杨《志·府官表》误作陆佃为通判。

徐忠壮公，邑之官塘人。其家临塘，塘可十亩，深丈许。公于大观中，以武勇绝伦科及第。志称为李釜榜进士者，误也。自宋时，其一家官金紫者十余人，称极盛。故老相传，公长九尺余，膂力绝人。与金兵角敌时，单骑，被追急，公走入石亭，以一手揽石梁，两足掣所乘马腹，举之离地三尺许，如是者三，金兵惊退，得免，世称之为擎梁三跨马云。又相传，其家尚存一靴，乃公所曾服，明季时犹有人见之，可受谷二斗许，其雄伟可知。陈《志·人物传》按语。

徐忠壮公画像，清乾隆间犹存。郑光瑛题诗云：有身不惜填荒墟，有志不为伪吏污。卓哉伟立真丈夫，天生英俊世所无。胸中抛却万卷书，戎韬出试研阴符。乃者贼人侵边隅，频年扰攘无宁原避讳作甯。都。我公申令戒师徒，扬旌超乘亲援桴。士卒奋勇争前

驱，擎梁跨马登山岨。霹雳飞落空中呼，尘黑云惨天模糊。一复三州敌势孤，再取岚石献贼俘。三州岚石皆通途，豺虎潜踪尚负嵎。意欲屯田积粟刍，招集义勇并力图。奏言世袭计见疏，粮竭士困艰军储。荒鼠尽窜号饥乌，裹创转战九死余。孤城坚守力已痛，蜡书乞救徒嗟吁。告兄尽瘁死国辜，勉事圣君无负吾。飞书阴约启外郭，忽闻驰报灾切肤。焚薪一炬捐妻孥，髑髅累累碧血枯。仰天拔刺金仆姑，双眦怒裂风生须。既死浩气归太虚，僵立不仆犹生初。我读史传常追慕，今见画像心为徂。公之忠如属国苏，公之壮如吴子胥。长髯若戟九尺躯，锦袍阔带形魁梧。呜呼！童聂李石真群狐，大节如公洵不渝。郑永禧《西安怀旧录》。

邑徐忠壮公遗像，前辈题者殆遍。兵燹后，仅余断幅。徐氏子孙复缀葺成帙，命余补题，谨赋一律：大节垂青史，何容赞一词。不忘瞻画像，长愿识英姿。遗墨抚往昔，残缣兴我思。可怜天水碧，独让故臣祠。清叶如圭《家藏诗稿》。

按：此像向存石室祠内。长只尺许，别有高宗题“徐徽言报国死封疆，临难不屈，忠贯日月，过于颜真卿、段秀实远矣”语一幅，上盖御宝，字甚拙劣，不类宋时故物也。又有名人题咏，另辐装裱，道光间，移置城祠。民国三年，祠生不戒于火，毁焉。兹从他处采得二诗，并录于此。

宗元钞作中。人赵舜辅希元，自负诗文，每以东坡为标准，居处斋室皆取其言以为名。尝种芍药于亭下，以苏诗有“亭下殿余春”之句，遂榜曰殿春亭，作横牌书之。同列有恶之者，乃谓其家有亭春殿，由是出为衢州兵官。时，赵令衿表之寓居西安，亦好吟咏，每相讥评。后表之除浙西宪，舜辅疏其短，引嫌乞避，遂移严州，而宪亦罢焉。宋庄季裕《鸡肋编》。

赵令衿，燕懿王玄孙，寓居三衢。尝会宾客，观秦桧《家庙记》，

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教官莫汲诉其谤讪，御史董德劾之下狱。按验无状，桧必欲杀之，因赵鼎子汾过衢，令衿厚赈之，捕汾下大理狱，俾汾自诬谋逆，令衿预焉。狱上，桧病不能省，乃免。姚引《南宋书》。

赵令衿，字表之，宋宗室，封安定郡王子，子觉嗣。子觉字彦先，幼俊敏有文，世受墨法，自制铭曰：雪斋为世所贵，得之者价比金玉。彦先有子十四人，仕皆通显，惟伯鹿传其胶法最精。铭曰：超然清芬，如在超然。表之自称也。姚引《墨史》。

赵子昼，字叔问，燕王五世孙。少警敏强记，工书翰，充详定《九城图志》编修官，试太常少卿，集太常因革礼八十篇为二十七卷，上言复春分祀高禘礼，迁徽猷阁待制枢密都承旨，以公族为待从，及都承旨用文臣自子昼始。衢、严、信、饶之民生子多不举，子昼请禁绝之。奉祠，卒。钱士升《南宋书》。

赵叔问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厌宾客，常挂歇息牌于门首，呼为三觉侍郎，谓朝回、饭后、归第也。姚引《鸡肋编》。

赵子瀟，字清卿，家贫力学，登宣和进士，调真州刑曹掾，与守争狱事，解官去。改衢州推官，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属时多故，子瀟佐唐老缮完城具，苗刘兵至城下不能攻。累官户部郎中，总领江淮军马钱粮。《南宋书》。

绍兴中，东阳县令留观德，西安人。于邑西北隅建阁，前植丛桂，曰面香阁。戴逸卿作诗云：邑事日填委，汨汨劳其生。揽衣登兹楼，便觉神思清。茂林郁松桂，好山列檐楹。景物自洒潇，有酒谁共倾。故园隔苍岭，行当脱尘纓。姚引《金华诗录》。

郑仲熊除提举在外宫观，随便居住，职名仍旧，放谢辞：右高宗皇帝御批郑仲熊奏劄真迹一卷。建康有市贾卒顾某者，故为秦氏门隶，目不别书。偶臣卧疾市药，辄以废纸裹药材至，即此劄也。

臣见而惊之，亟介而求之，如他所得诸帖多其所致。呜呼！神毫云藻轶于弃掷，臣不得而见者，可胜诧哉！赞曰：奎文在天，河洛之祥，彼稔恶者，乃不能谨其臧。如大臣之奏章，市卒得以持药石而代顷筐，蠢彼膏粱，固不当责之以敬王也。姚引《宝真斋法书赞》。

郑时中，字复亨，三衢人。在上庠日，多游朝绅间，好大言，尝语同舍曰：“前举漕荐乃术者曹谷先许，今复来矣。”有好事闻之，曰：“此必谷又许之。”乃与偕走其肆，则郑实未尝先往。曹沈吟久之，频自摇首，推演再三，乃曰：“吾十年前曾许此命，来春必高选，今所见乃不然，虽来春定得官，但非登科耳。今秋得举，却不必问。”郑乃曰：“吾家无延赏，来年不郊，非科举何由得官？”谷曰：“某见得如此耳。”既而程泰之大昌与郑同荐，程第而郑不利。时余松茂老，为秦桧之客，第三人及第，秦与谋代余因荐郑。秦亦悦其辩，设醴毛本张本作礼。有加，郑无以颂之。原本无颂字，毛作空缺，从张本补。尝闻其季父行可名仲熊者言，旧在太学，目击靖康金人欲立张邦昌，秦为中司，特议立赵氏，金酋召赴军前，秦遂遣妻王氏南归。已登舟，王闻变，亟步以往，秦时犹未入北军，因同人肆买齏面，人已盈坐，主人横一卓沟上使坐。王忧惧，不能举箸，秦兼尽之，略无惧色。已乃同至军前，被执。郑因于坐间举此事，谓亲得之行可，秦意正欲暴白此事而人无知者，闻其言大喜。时，行可犹仕州县，即召用之，二年同为执政。是岁，复亨亦得官，其神验如此。宋周密《齐东野语》，姚引删节不全。

永裕姚作祐。之权殡也，宰相秦桧之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隆祐太后兄子。枢密使为之。姚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成都府布衣杨汇藏书万签，古今石刻本过六一堂中《集古录》所有者。予校中秘书间，为信安郡王孟仁仲忠厚字。言之。姚引《闻见后录》。

信安孟王仁仲酷嗜法书名画，且能别真贋。帅建康日，知先人素从后湖苏养直征君游，托移书求仇池故砚，苏答云：“抄掠之余，所存百骸九窍耳。平生长物岂复一毫，况仇池之尤物乎？公殆索我于昔之隐几者也。”孟见之，笑曰：“只是不肯见畀尔。”后数年，黄山谷甥洪仲本托先人以一画致于孟，乃枯栝上一鹰，实山房李公择尚书故物。补破处，龙眠笔题作钟隐。米元章《画史》云：李后主，号钟山隐居。疑后主笔也。而《名画录》自有钟隐，南唐人，未知孰是。或谓古画必有对，后闻并归于孟氏。钟隐，天台人，隐于钟山，遂为姓名。李方叔为赵德麟品德隅斋画，备书其艺之妙。宋周焯《清波杂志》，姚引有删节。

焯顷随侍赴官上饶，舟行至钓台，敬谒祠下。诗版留题，莫知其数。刘武僖自柯山赴召，亦记岁月于仰高亭上，末云：侍儿意真代书。后有人题云：一入侯门海样深，漫留名字恼行人。夜来髣髴高唐梦，犹恐行云意未真。”姚引同上。

按：《龙游志》：乌石寺有刘光世《题名记》。刘不能书，命侍儿代书，故宋人有“几点胭脂湿绿苔”之句，疑即此事，而后人附会之也。

宋刘光世画像半身，约八寸许，冠通天冠，左插鸟羽，手持象笏，有像赞“惟孝惟忠，至人如玉”八字两行。鄱阳洪迈题“忠良世裔，将相流芳”八字四行。岳飞拜赠题刘氏像跋：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然则以像传者必先人勋业著于当时，道德鸣于斯世，乃能以谱与像而并传。如仪容虽存而不久者，皆以无谱之故也。刘氏谱像灿然可睹，历千百年而不朽，厥后子孙观先人之像，读先人之谱，而不兴仰止之思者未之有也。大学士文天祥各有印章，模糊不可辨识。后有敕书一道，皇帝制曰：朕统御寰区，敷求治理，咨询哲彦，夙夜冰兢。顾钦亮天工，惟勤休休之度；宏敷风化，实须谔谔之

诚尔。丞相刘光世，博大有为，深沉能断。历介绍而与言不辱，雅负专对之能；晋参知而恩怨不歉，聿昭汲引之美。有犯无隐，虽冒险而不回；宁异无同，即投闲而不顾。硕德已孚于朕意，行己尤协于輿情。允矣！卓识宏猷，居然清操直道。兹特锡尔诰命，崇尔阶资。於戏！黄发询猷，方切老成之系；素丝崇俭，庶回淳古之风。勉殫初诚，益抒夙养。毋以宦成而少懈，毋以年至而倦勤。钦哉！建炎三年正月某日下牒到奉行。又宋皇帝徽加刘都将：人生斯世所难兼者，文章、功业而已。一疑本二字。者不备，无为完人，倘一或歉，无乃天数□□□素负大志，独抱□□□授文科，继登武第，挺大节于天朝，矢精忠于王室，气塞乾坤，忠贯日月，虽孤城之不守，实臣节之无亏。兹特追疑脱封字。尔为刘都相公，复谥为忠烈公，刘谥武僖。此云忠烈何也？令生气不磨于宇宙，忠魂不殁于幽冥，用彰风化以鼓后人。大宋绍兴三十年十月某日。下均有御印，合装一横轴，其纸无帘纹，暗晦破碎，确为宋时故物。上庄刘氏收藏真迹。

魏掞之，字子实，三字依原本增。建阳人。师胡宪，与朱熹游，尝客衢守章杰所。赵鼎以谪死，其子汾将丧过衢。杰雅爱掞之，又希秦桧意，遣姚引有西安二字，今依原本削去。尉翁蒙之宋史作何县尉。《明统志》作常山。领卒掩取。鼎平时与故旧来往简牘，蒙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无所得。杰怒，治蒙之，拘汾于兵家。掞之以书责杰，长揖竟归。《南宋书》。

按：此见《南宋书》尹焞、范冲等附传。尉字上本无西安字。又考是书《独行传》，翁蒙之为常山尉，未尝任西安。姚《志》误增西安字，兹依原书正之。

乾道以来及淳熙文词，赵彦端、毛开。姚引《涧泉日记》。

毛开平仲原本次毛友后，开讹为坚。《题吊子陵钓台》云：先生高隐事如何，岂为功名不足多。知道故人能办事，一等赢得钓清波。

或云，古今题钓台者固多，脍炙人口，此独得先生之心。姚引《梅涧诗话》

《遁斋闲览》称，毛开为郡，因陈牒妇人立雨中，作《清平调》云：醉红宿翠，髻蟠乌云坠管，是夜来不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风满搦腰支，阶前小立多时，恰恨一番春雨，相应湿透鞋儿。按：毛开任宛陵、东阳二州倅，未尝为郡，且事亦牒褻。今考毛晋《樵隐词》刊本不载此词，知好事者之伪托耳。姚引《秋史词录》。

胡纮尝谒考亭先生于武夷精舍，退道出衢，从太守觅舟客次，与叶水心先生遇。时犹未第，纮意气凌人，姚脱人字。忽厉声问曰：“高姓仙里？”先生应之曰：“永嘉叶适。”又诘之曰：“足下何干至此？”对曰：“亲病求医。”纮笑以手自摇紫窄带，叹曰：“此所谓亲病在床，入山采药。”先生恍然，莫知其所以见讶者。会太守素稔先生，遂命典谒，语胡小俟，先请叶学士，胡尤不平。姚引《四朝闻见录》。

予得双雁于衢人郑伯膺，纯白色，极驯扰可玩，置之云壑，不远飞翔。姚引《容斋随笔》。

予甫十岁时，过衢州白沙波，见岸上酒店败壁间有题诗两绝，后一篇油污衣。殊有理致。其词云：一点青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饶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姚作年。不污时。是时甚爱其语，今六十余年尚历历不忘，漫志于此。姚引《容斋三笔》。

衢州倡女李柔，以慧黠善歌舞，为士大夫往来者所称赏。年才二十余，遇疾而死。郡驛卒王先，与之同里居，时被命诣钱塘，回至寿昌县，相值于道，讶其独行，询之曰：“今欲何往？”曰：“欲到临安看郊礼。”卒曰：“何以不携婢仆，又不乘轿，但一妇女单子远涂，岂得为便？”柔笑而不答。既分手，柔曰：“君到吾家，为寄声父母，言我在路平安。”卒许之。及还，首访李氏，知所见者鬼也。宋洪迈《夷

坚志》甲集。

衢州人李五七，居城中，本巨室子弟，后生计沦落，但为人家管当门户。绍兴戊辰岁三月夜，天气清润，微云遮月，独卧小轩，若有扞其面者。惊而起，以为天且明，适欲诣郡陈牒，即具衣冠，疾步抵谯楼下，听更鼓才三通，觉神宇不宁，彷徨无所届往，来于班春堂前，蓦闻奇香袭鼻，俯仰窥觐，见堂内隐隐有灯火光，益怪之，谓夜半间安得有此？登阶就望，乃一少妇，约年十八九，自携小笼灯倚柱独立，姿态绝艳，含笑迎揖，曰：“郎君万福。”李逊谢应喏。妇问曰：“今日使府放词状否？”李曰：“然。不审娘子为谁家人，何为而至？”曰：“我即城东邱秘校妻也。嫁才数月，不幸夫亡，居室一区，遭邻里凌暴，欺我孀妇不能诉，故不免告官，倘非冒夜以来，必将为所邀阻，于势当尔。”李正悦其貌，又言语楚楚可倾听，四顾无他人，情不能遏，试出微词挑之，欣然相就，携手入室，缱倦少焉。东方已白，郡既领讼牒矣，两人俟判毕别去，妇约今夕再用此时来。及期复遇，遂荏苒逾三旬。李生家讶李连日宵行，疑必有淫泆之过，以告亡赖辈俾捕之，得于班春堂后，恰与妇寝，呼噪共前，皆就擒。妇掣臂呦呦作声，化为青狐，奔而去。众骇，追之，茫无所睹矣。同上乙集。

丽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贩货于衢、婺间。绍熙四年，至衢州，诣市狙赵十三家所。赍直三百千，赵尽侵用之。王久留索偿不可得，时时忿骂，赵但巽词迁延。一夕，醉以酒，与妻扼其喉，杀之，纳尸于箬内。王当日奉事僧伽大圣甚谨，虽出行亦以画像自随，旦暮香火瞻敬。赵恐遗物招累，卷像轴并净瓶、香炉并置箬内，俟半夜人定，欲投诸深渊。将出户，有僧数人继踵来，惧其见也，为之少止。良久再出，则遇僧如初。凡五六返，天且明，不暇顾径，早至江滨。邻居屠者姜一讶其荒扰，执赵手欲就视，不能隐，乃告以实，赂

以五褚券。姜不听，曰：“我当诉尔于官。”赵夫妇哀祈，复增十券，姜喜乃舍去。是日，不买猪，即归，而持券易钱。其妻疑之，曰：“汝无事早归，不做经纪，何缘得有钱，定是做贼。”姜语之故。妻曰：“事干人命，万一败露，打一场官司不小。汝若入狱，我一家如何存活？合经官告首。”姜迟迴未应，妻厉声叫呼，于是往报津逻，撻王尸于水中，其像卷傍题字曰：处州丽水县奉佛弟子王某舍钱画。西安县遣牒质会得实，赵伏辜。始验诸僧示现，皆僧伽灵变所格，然不若救其死也。同上丁集。

衢州郑某，幼旷达能文，娶会稽陆氏女，姿色明媚，伉俪绸缪。郑尝于枕席间语陆曰：“吾二人相欢至矣，脱我不幸死，汝无复嫁。汝死，我亦如之。”对曰：“正期百年偕老，何出此言？”凡十年，生二男，而郑生疾，对父母复申前约，陆但挽首悲泣。郑死未数月，而媒妁来，陆氏相与周旋。舅姑责之，不听，才释服，尽携其赀装，适苏州曾工曹。成婚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试他郡。行信宿，陆氏晚步厅前，有急足拜于庭，称郑官人有书，命妇取之，外题示陆氏三字，笔劄宛然前夫手迹也。急足忽不见，启缄读之。辞云：十年结发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连暮以同欢，资有余而共聚。忽大幻以长往，慕他人而轻许，遗弃我之田畴，移积蓄于别户，不念我之双亲，不恤我之二子，义不足为人妇，慈不足为人母。吾已诉诸上苍，行理对于冥府。陆氏叹恨三日而亡。同上戊集。

衢人胡彦才有女及笄，容色殊美，择婿未谐。尝戏堂上，忽见三钱堕梁间，漫拾之归，将纳于厨。方启扉，乃得红笺、同心结数百。自是敞罔不常，或唧唧私与人语，或似与人笑。父母忧骇，坐卧其侧不能戢也。郡士徐具瞻，习行大洞法，招使治之，爇一符于灶，置一符于口，而坐室内伺视。女望一美丈夫来，入青衣房，为青衣人斥去，云：“正要捉汝。”女迷惑眷恋，随而观之，见甲士数十八

粹拽以出，而余无所睹。女犹话其事也而豁然矣。同上庚集。

衢人李五郎，虽为闾巷编氓，而好贤乐善，事亲孝谨。祖母病笃，刲股肉以疗。家贫稍腴，尤喜济道涂困乏。闽士张师中赴省试，过衢经其门，盛寒欲雪，伫立少时。李适望见之，邀入附火，问其乡里，张以告之，且言仆负担不能相追随，故候之于此。及仆至，日已西，李因留宿，具酒撰。明旦，雪大作，又留一夕，仍遣壮奴送至严陵。张感德无已，春闱下第，乡人荐往大理吴宜之少卿，招致学馆。方两月，衢州逮送凶盗二十辈来对狱，李生乃在焉。密使询其故，云：“为盗有求不愜，诬为窝停主人，诉于郡，不见察，故陷党中。”至暮，吴卿诣书院，张郎白之曰：“顷客三衢，日闻邦人多谈其贤，且家自丰足，何由作不义之事？愿少卿有以分明之。”吴瞿然，躬到狱户阅实，知其非恶徒，立释遣李。未及理归棹，得疾甚危，并随行一子亦然，张为召医拯救，皆获愈。李遂归，妻梦人谓曰：“李郎有大难。缘有孝行活祖母一节，上穹录其诚心，特令张吉甫秀才来做一段果报。苟不如是，当死于大理狱矣。”人益证李生为长者云。同上癸集，姚引有删节。

刘三杰，衢人也。与韩氏有故，用为太守。朝辞宁皇，刘有疣疾，伛偻扶陛槛以下。上目之震怒，手自批云：“刘三杰无君，可议远窜。”韩为上前救解，竟免所居郡斥三秩云。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马方山天骥，龙游人。家贫好学，行供衢庠，宿斋课业，学邻郡之射圃。一日，有箭射于斋中石榴树上。马曰：“吾甲子石榴木，今秋必发荐。”众哂之。是年绍定二年。果预计偕，一举及第，御试第二名，仕至宰执。司造化者示其兆矣。《庶斋老学丛谈》。

按：马氏系出唐马周之后。宋至南渡，少卿马希言与从孙随守演同迁衢，希言寓龙而演居郡城，故天骥得于郡庠受学。《宋史》称衢州人，而不系龙游，盖以此也。

吕祖俭忤时相韩侂胄，谪韶州，舟次信安，资斧断绝。有张垓者，在建康幕，闻祖俭谪解，装贸钱帛，间行追之。及信安，悉以遗之。姚引《东南纪闻》。

刘澹然，字安道，松阳人。举嘉泰壬戌进士，历官秘书省著作郎。初为举子，游三衢，试士以风云龙虎之赋，魁于众作。姚引《两浙名贤录》。

《兰亭集刻》乙集十三刻，有三衢板刻。姚引《輟耕录》。

朱竹垞跋足本《摭言》：是编一十五卷，获之京师慈仁寺，集乃足本也。卷尾有柯山郑昉《跋》，称嘉定辛未刊于宜春郡。姚引《曝书亭集》。

《南宋六十家小集》，钱塘陈思汇集，尾书刊于临安府棚北大街陈氏书籍铺。有柯山毛羽《吾竹小稿》一卷。姚引《琢堂日记》。

《集古录》，旧千卷，皆先以名帖而系以题跋，缝用名印，内有二十二跋。在三衢汪书逸家，比褚幹赵嶽分司于此，汪之懿亲也。为予言，汪之子卒于官所，其妇挈之婺，女父家玉山，两世所蓄嘉画名帖，无片幅存者。姚引《石刻铺叙》。

《陆士衡文集》十卷一册，江南图书馆藏，明正德刊本，晋陆机撰，每叶廿行，行十八字，目连正文。宋庆元间，徐民瞻尝与陆士龙文同刻于华亭，题《晋二俊文集》。《四库书录》。

李宗勉，衢之石屏人。父隶役，征商遭法，流广南。时，母生宗勉，始能言，度不能偕往，遂以再适富春施氏。施氏教育无异己子，宗勉亦能刻苦学问，乃冒施姓，登进士第。开禧二年，毛自知榜，试礼部第二，见《杭州府志》选举及名臣传。《石屏李氏谱》作第一，非是。他日，奉母官广南，有老兵给事内外，母见，告曰：“此似汝父。”宗勉征其始末，母具以告，且曰：“汝父左股一黑痣，上有白毫数茎。”宗勉欲验之而难之，会讌集，密啖官奴投银杯于池中，令老兵裸衣取杯，因

迫视，股上果有痣毫。及询诸老兵，言不母异，乃归告母，沐浴具衣冠，延升中堂，行家人礼，以事闻于朝，因得请复归李姓。《李氏谱》传附志，引曹士宏《遗芳集》。

按：宗勉父名田龙，以子贵封左丞相兼枢密院使，妻徐氏封越国义教夫人，均奉敕葬桐山明果寺。今丰碑高矗，岁时有后人祭扫。宗勉生二子，长世彦，直内阁学士，卒葬富阳；次世文，任帅参，卒葬西安杨源山桐木坞，盖分两支云。

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状元留梦炎，皆三衢人，一时士林歆羨，以为希阔之事。时，外舅杨彦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书状元坊，以表其闾，既以为未足，则又揭双元坊以夸大之，乡曲以为至荣。二公不欲雄张本^{张本}作其。成，各以书为谢，且辞焉。彦瞻答之，略云：尝闻前辈之言，曰：吾乡昔有及第奉常而归，旗者、鼓者、饷者、迓者、往来而观者，阡陌如堵墙。既而闺门贺焉，宗族贺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贺焉。至于仇者，亦茹耻羞愧而贺且谢焉。独邻居一室，扁镬远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问之，愀然曰：“所贵乎衣锦之荣者，谓其得时行道也，将有以庇吾乡里也。今也或窃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贵之想，名愈高官愈穷，而用心愈缪，武断者有之，兼并者有之，五字原本、毛本无，据张本补。庇奸慝持州县者有之，是一身之荣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广，邻居日以蹙。吾将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贺为？”吾闻而异其言，因默识而谨书之。凡交游间，必道此语相训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执事于不肖可谓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独异于寻常者，盖仆之望于执事者亦异焉。人于此时，每以谀献，仆乃独以忠告，非求异于人也，所冀进执事之德、成执事之器也。执事不以仆之言为然，则已若以为然，则是扁两扁字，姚《志》均引作篇。之揭可以无愧矣。前之不贺者，必将先众人而贺矣。今冠南宫者，执事友

也，幸亦以是语之。二公得书，为之悚然。其后徐以道学名，留以功业显，或者此书有以启发之乎？《齐东野语》。姚只引首段，答书载《艺文》。

徐霖，西安人。年十三，研精六经之奥，探迹先儒心传。淳祐初，试礼部第一，知贡举官，入见。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奖再三。史嵩之颛国，霖疏其奸，言：今日士大夫皆为嵩之收摄，非章章使为小人，尝择其质柔气弱易夺者亲任一二人，稍有异己则潜弃而摈远之，以风其余。名节之尊不足以易妻妾，宫室之愿则亦从之而已。丞相范钟进所召试馆职二人，上思霖名，亲去其一，以霖易之。及试，则曰：“人主无自强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擢秘书省正字。大旱，霖言请易谏议大夫、京兆尹则雨。兼崇政殿说书，言叶大有阴柔奸黠为群儉冠，不宜久长台谏，乞斥去。上不悦，出知抚州。霖闲居，衢守游钧筑精舍，聘霖为学者讲道，听者尝千余人。《南宋书》。

徐霖，字景说，号径畷，三衢人。为南省第一人，首伏阙，诋史嵩之，不报。嵩之谓人曰：“朝廷大比，所费不知其几，合天下士仅得一省元，乃是狂生，可以为世道叹。”于是虚名顿增。未几，有徐元杰之狱，上书攻郑案不明此冤，径去国。案上疏留之。于是，传旨俾宰执留之，又令左司尹焕面留，又令姚希得传旨勉谕，毅然不从而去。往往沽激太过，人亦薄之。其居衢也，于所居画诸葛武侯像，终日与之对坐，论天下事。诸阉畏其吻，竞致金帛，皆受之。其回字，有云：“承惠兼金束帛，足见尊贤崇道之意。”赵汝腾时为从官，上疏力荐，至比之为范文正公。屡有召命，皆不就。及除著作郎，则翻然而来。举止颠怪，妄自尊大。凡士子之来受教皆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发一语，瞑目坐，移时豁然而起。《癸辛杂识·别录》。

徐径畷，衢州人。以科第道学负重名。初立朝，便有气节，学者起敬。其甘澹泊、事亲孝，诚足以法，但僻而好异，似乎素隐行怪。归柯山，创书院，讲太极，立说颇异。齐德胜著《太极辨》，不远数百里访而投之。近年，李起宗作书与刘胥溪论其学术文字之失，不知为士者好辨耶？抑豪杰之士，眼空四海，立言之际，有不暇细思，适足以召之耶？亦为学者各有所主耶？然齐、李二书中极有好议论。《庶斋老学丛谈》。

金陵帅阉赵以夫过衢州，访秘书徐霖，相见后覩面大恸，左右见者骇然，不知所哭何事。元来哭世道艰险，小人在朝，君子在野，生民不见太平之治，以夫与霖俱怀嫠纬之忧也。姚引《三朝野史》。

三衢留中斋，中，一作忠，梦炎字。甲辰大魁。文山宋瑞，后更名天祥。丙辰大魁。中斋作相，身享富贵三十年，仕北为尚书。文山才登第，丁父忧，仕途亦坎壈。乙亥，纠义兵勤王，终以罔功，患难中倚之为重。中斋虽名为相，黄扉之贵、万钟之奉，无有也。江西罗秋壹诗云：啮雪苏郎受苦辛，庾公作老北朝臣。当年龙首黄扉客，犹是衡门一样人。蒋正子《山房随笔》。

衢学耆宿言：留中斋所生，粗获也。其父暮坐于庭，其获过于前，两目灿然如金光采射。人问为谁？左右以获对。后生中斋，状元及第，官至宰相，归附后为尚书，岂偶然哉！或者谓乃螭蟆精，身颇觉肥，中斋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记，杨戩乃虾蟆精，亦非常人。《庶斋老学丛谈》。

何探花梦桂，留中斋知举日及第。留归，赠以诗云：昆明灰劫化尘缁，梦觉功名黍一炊。钟子未甘南操改，庾公空作北朝悲。归来眼底吴山在，别后心期浙水知。白发门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裹遗尸。同上。

赵暨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兴建佑圣观，敛民财甚夥。未几，

詹寇作，以信致寇抵罪而死。然民之诣祠如故，特太守不复往。赵孟奎春谷始至，以典祀，亦往致敬。已而得堂帖，从前守陈蒙所申，命加毁拆。民投牒求免，而主祀祠黄冠遇大蛇于道，谓神所凭，率民以祷，曰：“果神也。”盍诣郡，遂以蛇至倅厅以白郡。赵曰：“此妖也。”以黄冠为惑众，械系于狱，继取蛇贮以大缶加封焉。三日狱成，黄冠坐编置而戮蛇于市，人咸壮之。姚引《癸辛杂识》。

丁未岁，先君为柯山倅，厅后屏星堂前有井。夏月雨后，虹见于井中，五色俱备，如一匹彩，轻明绚烂，经一时乃消，后亦无他。姚引同上。

菊涧高九万赋思陵御制墨本云：淡黄越纸打残碑，尽是先皇御赐诗。白发内人和泪读，为曾亲见写诗时。余申戌岁咸淳十年。薄宦三衢，尝陪同僚游烂柯山集仙观，有即事十绝句，内一首《观宁宗御书画扇》云：篋中宝扇久珍储，上有宁皇御笔书。因记小臣生圣世，为观奎画重欷歔。效此体也。姚引《梅涧诗话》。

曾秀峰居香城，初任衢教日，秀峰名夙，咸淳四年任衢教，见莲花祠碑。永新欧阳楚方自其邑买见屋除拆浮江而来。姚引《文文山集》。

金仁山，祖籍三衢桐山峡口，徙兰溪桐山下，自号桐阳叔子。姚引《金华诗录》。

石余亨，姚《志》误作享。字成己，以文行，见称于时。登咸淳进士，仕衡。弃官归沃洲，即新昌县。自号休休翁。避丙子之乱，奔走万山中，更号遁翁。平生善为诗文，孙璞检拾遗稿欲侵梓，勿许。曰：“聊以适吾意尔，未必名家。”已而慨然曰：“吾家更八九世，皆不失素业，至余身益穷。今老矣，然不辱于盗贼，不死于道路，得奉遗体下从先君子于九原，亦云幸矣。”因预为之铭。铭曰：胶胶乎，申申乎，将久存以瘁余形乎？宁亟归以全余贞乎？悲夫！《新昌县志》。姚引万历《绍兴府志》，较略。

《风俗通义》十卷二册，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藏元刊本，汉应劭撰，序首二行题：大德新刊校正《风俗通义》，汉太山太守应劭。大德丁未，三衢毛希圣与《白虎通》刊于无锡学宫行款悉同，有李果、谢居仁刻书《序》。卷后嘉定庚子丁黻《跋》，盖从宋本出也。近南陵徐氏仿刻本于模糊处皆改作墨钉，今影印本悉仍其旧，庐山真面尚可辨认也。《四库书录》。

按：毛希圣，府县旧志均不载，不知始末。据此，当为无锡学官也。

都穆《跋吾子行别仇山村诗后》云：元杭州吾子行先生，博学好古，精篆籀之学。晚年，为妾家所累，有司逮之。子行素高抗，不能忍辱，即作诗投其所知仇远潜，赴水死。诗云：刘伶一锺事徒然，蝴蝶飞来别有天。欲语太玄何处问，西泠西畔断桥边。后僧宗泐作诗吊之云：吹箫人去竹房空，海内犹传学术一作翰墨。工。最是西泠桥畔路，淡烟疏雨夕阳中。子行，别号竹房，善吹洞箫，故泐诗首句及之。《竹素山房集·附录》

钱良佑《吾子行挽诗并序》云：余自至元、元贞间客杭，得交子行父，虽齿在余先，甚款密也。余往来于杭有年，间归吴门，每承以诗或书尺见寄，今犹有存者。其《过山村翁诀别》之诗，按胡汲仲先生冢铭，乃至大四年，越三十一年为至正改元，始见其手迹于卢山甫家，感悼之余，作七言一首以附于后，亦挽之之意云。时余六十又四。其诗云：无家人拟地行仙，自号青霞小洞天。爱竹每留缘郭寺，吹箫时泛过湖船。诗魂渺渺波摇月，篆脚垂垂雨在川。老我犹能见遗墨，可堪回首断桥边。同上。

顾梅山《赠吾世衍》诗云：士友多交接，惟君有敬心。少年精古篆，诸老喜新吟。箫品神仙曲，琴弹山水音。无人知此乐，只在竹房深。世衍下附注：名有庆，号竹房。有庆之名，他书所未见。同

上。

乡先达监察御史王公余庆，字叔善，仕元至正，赫赫有声。持节广州，卒且葬之矣。后为乱兵所发，适三衢徐焕自韶移守是州，而东阳赵侃方知印广东行中书，于是合谋改葬城东悟胜寺之原，实洪武庚戌三月三日也。予因从侃请，大篆书爵位姓字，刻之墓门，复为诗哀之，哀之所以叹乡学之凋谢而斯文之无系也。焕，字炳文；侃，字希贡，皆义士云。诗曰：剪纸难招御史魂，蛮烟瘴雨但空坟。纵然有石题新篆，谁守扬雄死后文。明宋濂《芝园续集》。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迁翰林待制，出佥浙东道廉访使，发奸擿伏，聪察若神。州县闻阙至，贪墨吏多解印绶去。衢士无养，以没入田分隶学官，郡长燕只吉台肆毒残衢民，民重足立，阙鞠治之。狱上行御史台，台臣与其有连，反以事劾阙，阙归青阳山。明宋濂《余阙传》

闻人梦吉，字应之，金华人。父洗老，游王鲁斋之门。梦吉受学家庭，七经传疏皆手钞成集。义礼所在，必深究而密察之。用荐者起历西安教谕。一云训导。生平信道甚笃，持己应物一本于诚。姚引《金华先民传》。

杨曷，崇阳人。永乐进士。宣德四年，分按浙西。贼据百丈山芦弄洞，频出衢剽掠。曷夜梦神人赠诗云：影入菱花秋月里，人如枯草夕阳边。乃识于心，曰：“贼在吾目中矣。”诘朝亟捕之，围山得贼首，余皆解散，衢民以安。姚引《湖广通志》。

万松岭，在凤山门外。南宋时密迹大内。岭口有门匾曰万松关，而松无几存。元时，西岭上建报恩寺。皇明弘治十一年，浙江右参政周公本废寺，因旧址旧材改为万松书院，迎先圣衢州派五十八代孙生员孔公衢、公绩主之。嘉靖《仁和志》。

万松岭，在凤凰山北，旧夹道栽松。明永乐时，金台王玘书万

松坊三大字，建坊岭口。弘治时，建书院，以山地五顷给衢州圣裔奉先圣祠祀，因亦称孔家山。《湖山便览》，姚引有删节。

敷文书院，在万松岭。明弘治十一年，浙江右参政周本以废报恩寺改奉先圣像，名万松书院，征圣裔孔衢、孔绩来供祠事。中有仰圣门、大成殿、明道堂、毓秀阁、飞跃轩，右有居仁斋、颜乐亭，左有由义斋、曾唯亭，自院拾级而上，有芙蓉岩、石匣泉、可汲亭，其西有如圭峰、依云亭、振衣亭、留月台，东有掬湖台，院前有万松门、万松书院石坊，东西路又各有石坊。嘉靖三十三年重建，新建伯王守仁撰记。附关键诗：飘飘风雨自何年，刍牧伤心落日边。靡俗装金崇甲观，竖儒抱器走烽烟。斯文未坠东方启，圣泽无疆浙水躔。寄语西安鲁苗裔，好陪长吏肃明禋。同上。姚引节中有仰圣门一段。

万松岭敷文书院奉先圣像，像昔在宋太学中，有明祀于郡学，嗣因张孚敬议易像为主，遂移奉岭头，故万松岭亦称孔家山。嘉靖三十三年重修后，万历八年议毁各书院，惟此以巡按御史谢师启、提学金事乔因阜之请得不毁。崇祯申酉间，毁。清顺治间，有司重建祠，刻圣像于石。康熙十年，范承模重修，改为太和书院。五十五年，圣祖南巡，御书浙水敷文匾额。徐元梦又修，更名敷文书院，增构存诚阁。书院既废，改驻标营。宣统辛亥以后，收为官产，拆毁无余矣。胡祥翰《西湖新志》。

按：今此山尚存孔氏祖墓数莹，先圣像碑由自治会保存，近复议于此改建杭州大学，尚未鸠工云。

弘治中，衢州邹德明月夜泊舟太湖椒山下，吟诗二绝云：一湖烟水绿如罗，蘋藻凉风起白波。何处扁舟归去急，满篷残雨夕阳多。浦口风回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归舟疑是洪都晚，孤雁低飞带落霞。俄闻溪上笑语声，见二美女，德明趋岸揖而问之，女曰：“妾生长于斯，今当良夕，偶尔游行。”德明曰：“舟中无客，肯过访否？”女即

携手同行，对酌篷窗下。女以浪花为题，请联一律。德明曰：“不欲天边带露栽，只凭风信几番催。”女曰：“一枝才见透迤动，万朵俄惊顷刻开。”德明曰：“盆浦秋容和雨乱，镜湖春色逐人来。”女曰：“分明一幅西川锦，安得良工子细裁。”诗成，鼓掌大笑，已而就寝。比明，女忽披襟投水中，视之，一金鲤，悠然而逝。褚人获《坚瓠集》。

石塘梁观池，宋壶中君汶之后裔也。汶与赵清献交厚，以医术名。其曾孙弁，仕至龙图阁学士。明永乐间，移家河东，世以医济人，传至观池益精，其居乡之潜德甚多。观池先娶郑氏，不幸早故。继娶翁氏，每夜分于庭恍见一孝妇往来如鬼状，意郑为祟，以告观池，不信。忽一夕微月坐对窗下，果见一妇从西投北而行，秉烛寻之，见一妇伏地，有谷与肉在旁，乃知非鬼也，盗其谷与肉之人也。公勿叱，遂遣之去，但诫以后勿可作鬼惑人，不究何氏。郑秀夫记梁氏轶事

韩邦奇，朝邑人。正德进士，分巡杭、严二府。宸濠令仪宾托进贡，假道衢州，邦奇诘之曰：“入贡当沿江下，奚自假道归，语尔王，韩金事不可诳也。”姚引《名臣言行录》。

嘉则、沈明臣。文长徐渭。同在胡少保宗宪幕府，并受少保知遇。督府周防严密，文长恒戴敝乌巾，衣白布浣衣，非时闯入，或出昵饮，夜深犹开戟户以待。嘉则岳岳不阿，少保遥望，见必起立。尝谏将士于烂柯山，酒酣乐作，嘉则于席上赋凯歌十章，吟至“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少保起，捋其须曰：“何物沈郎，雄快乃尔。”命刻石置山上。及少保死请室中，嘉则走哭墓下，持所为谏遍为讼冤，比于文长惧祸发狂者相越矣。《静志居诗话》，姚引节去后数语。

应臬，字仲鹄，为诸生，后弃去。泛舟江汉间，发为楚声。已而上蓟门，历长安，落落无所合。归而卜筑于东皋之竹苍岬，与二三隐人往来酬唱。信安方应姚误作孟。祥、徐日久延至烂柯山，以诗

文师事。姚引《鄞县志》。

相传徐可求七岁不能言，亦不能行。是年，其家迁居衢州，负至西安县界十里官山，在城北。遂能言，并欲自行云。龙游新志。

顺治初，浙闽新设总督，辽阳陈公锦赴任，拟驻衢州府。无署，有司改旧署为之。旁有庙树，并毁以拓其基。既而总督莅任，方小操，观射而厅倒。又明年，有祟忽然而撤其堂柱，抽其梁，移其石磔，俄而又如故。总督陈公二字姚脱。惊怖，遂移署。姚引《梅窗小史》。

按：陈《志》载：陈公又殇一女，今尚有古冢存云。

张元璘，辽阳进士。顺治十年，任金衢观察。衢为八闽孔道，海氛未靖，檄在衢养马。前驱已至，元璘单骑诣军前，陈地方艰苦状，得移养省城，衢民安堵。姚引《浙江通志》。

李率泰，辽东人。顺治十一年，总督浙闽，驻节衢州。有方略，善用兵。士卒营垒未成，不先就舍，甘苦与同。余寇闻率泰智勇，皆敛矛戟投冶铸中，或铸为搏耜，父老咸庆太平。姚引《杭州府志》。

康熙时，耿逆作乱，新选闽中邑令王公掣眷之任，中途遭寇掠，夫人为为贼将所得，将犯之，泣曰：“妾固世家女，若备礼后荐则可，不然请就刀俎。”贼从之，夫人固善饮，著意劝酬，贼已醉，侍者出，亟就贼间抽佩刀刺之，立毙。遂隐身门后，伺侍者入，斩之。扃其扉，由寨后潜逃。天既晓，以垢涂面，乞食于野，至西安，乃啮指血题绝命词于壁。将投井死，村人救免，以告邑宰。宰嘉其节，姑留署内，为女公子师。未几，王忽投刺谒宰，语及其妻，流涕不止。宰亦为惨恻，然不以夫人告也。既请以妹妻之。王曰：“亡荆不知存亡，高谊所不忍闻。”强之不可，宰乃别设馆舍，治奁具，戒婢仆，蒙夫人以巾，扶令交拜。王转身面壁，绝不一顾。其夫人固闻其谋，至是则泣而语曰：“王郎，王郎，乃犹念糟糠乎？”王惊顾，乃其妻也，

遂相持而哭，各述流离状。夫人愿拜宰为父，宰逊谢不敢，入闽后，馈问不绝，若兄妹然。王寻擢御史。《寰球名人德育嘉话》。

张握仲从戎衢州，云：“衢州夜静时，人莫敢独行。钟楼上有鬼，头上一角，象貌狞恶。闻人行，声即下。人骇奔，鬼亦遂去。而见之辄病，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匹，如匹练，横地上。过者拾之，即卷入水。又有鸭鬼，夜既定，塘边寂无一物，若闻鸣声即病。”《聊斋志异》。

按：衢俗信鬼神，鸭鬼，或即俗所谓呼鸡鬼。张握仲，疑康熙耿乱时从李文襄来者。惜仅见此，战绩无考。

亦山之东，平原千亩，古菱湖址也。相传为元之金紫里。明师入衢，此地首当其锋，遂尽屠灭。今掘地及丈，刀剑矢镞之类，往往在焉。丁丑之岁，康熙二十四年。经秋无雨，地气晓蒸。离地尺许，飘飘如滚絮，野蔬蔓草，皆成银花。郁而未腾者，食有顷，渐次而升，上平云树，又如奔涛急濑，势欲撼天。及日出，城隅大赤如火，遂复借日之光，绚为五色。凡车马、楼台、山水、飞走之属，无不具有。此盖不山而岚非海而蜃，亦一异也。姚引《足园集》。

民国壬戌夏秋之间，城东公众运动场止马湾城守营都司旧署。内有古木数章，皆数百年物。每晚辄冒烟出其颠，旋转入空中，散作奇丽云采，远近皆见之。不知者骇以为神，其实即此类也。足园之说不为无因，附志于此。

壬子中秋，徐文匠重理足园，招余辈小饮。亦山下秋容澹冶，月到云间。坐中多老友，对景谈心，畅饮之余，无不沾醉。蒋子汝秩即席赋排律三十八韵以记其胜，而文匠、郑玉杓、徐木天、叶柯玉、晁采椒生暨余、余子鸿，皆次韵和之。虽曰兰亭、金谷盛事难追，而和墨削方，刻烛而就，葫芦掷下，文采葩流，一时兴味，亦有足观者。汝秩方拟一人有序，梓而传之。不意其倏捐尘世，而亦山一

片地复有高台曲池之感。此时干戈满眼，故旧凋零，鸡坛雅集，继起者属之何人，见之当于何日耶？悲夫！清周召《双桥随笔》

谷口产茶，三皇冈为胜。方孟旋先生云：“倚云之水与茶，其佳异常。水比惠山味稍让，其甘而清过之；茶比虎阜色稍让，其白而香过之，以其绝溜于尘膩而饱气于风露者深也。昨游三皇冈，适当采制之候，知客谳事，汲新泉瀹以相饷，余为尝且啜者久之，其清芬远韵盖甚异焉。三皇去倚云不远，其水与茶，视孟旋先生所评大约相埒，但茶可购而得，而非有置递之力不能沾其水。安得如先生读书青峒故事，眠云跂石，沁彼甘香，以当纯灰十斛哉！同上。

陈恪勤公之生也，母罗太夫人梦入彩云吞月华，有大鸟负青衣童子来，故命名曰鹏。年九岁，著《晴蜓赋》，即惊其老宿。康熙三十年进士，知浙江西安县。公性强直，初入官，以清白自励。西安当耿逆乱后，民多流亡，豪强争占田自殖，公履亩案验，有主者悉还之。烈妇徐氏，含冤十载，公案诛首恶，建祠表墓，浙人为演《铁塔传奇》。禁俗溺女，杜开矿，邑大治。清李元度《先正事略》

永嘉瓯海海关监督公署内壁间石勒墨池二字，乃乾隆五十年三衢黄大谋修整斯池时所补书者。《时事新报·墨池考》

按：《通志》引万历《温州府志》，在城内墨池坊，王右军临池作书于此。米芾书墨池二大字，历久磨灭，故补书之。惟三衢黄大谋，其人无考。

申笏山，早岁久客浙江衢州西安县。余读其稿有《题明衢州瞿太守赵姬墓》诗，因命人访其地，在城西三里许鹿鸣山麓。破碑半蚀，尚有广陵赵氏字。太守，蜀人。姬，广陵人。妙解音律，尤精琵琶，随守之任，见江水清见底，命侍儿挹于槃以自照，年十八而亡。守哀之，葬于此。国朝清初。武林赵吉士天羽。有诗吊其墓。赵之门人鹿祐，于康熙庚午年宰西安，和其诗，并刻石置山麓东岳庙屋

侧壁门，继而和者十人。笏山，其一也。笏山诗有“难留塞北花，易尽江南雪。我本广陵人，飘零正愁绝”之句。余于嘉庆二年阅武二字姚脱。出衢州西门，曾过其地，欲为表之，徒以古人亡姬，非贞烈可比，恐士庶传言，未可为法而止，然其事则甚韵也，故记之。姚引《定香亭笔谈》。又见《广陵诗事》。

汪致高《梅花墓吊赵姬》云：环珮难招倩女魂，欲寻香躅已无痕。可怜剩得残碑在，读罢秋风冷寺门。自注：鹿鸣山赵姬埋香处也。绕墓植梅，遂名梅花墓。姬为郡守瞿公侧室，善琵琶，能诗，蚤逝。余与张槎亭、申补亭过其墓，以诗吊之。槎亭夜梦姬吟和余韵一绝，醒但记其首句“风咽琵琶何处魂”七字。余感其灵异，复演连珠三绝云：风咽琵琶何处魂，碧山空见夕阳痕。不知青冢多年里，曾有谁来扫墓门。冷泉汨汨过云门，风咽琵琶何处魂。今日追思十八拍，止留残碣绣苔痕。空有芙蓉带醉痕，已无桃脸笑朱门。年年夜月秋声里，风咽琵琶何处魂。《亦园诗稿》。

嘉庆己未闈墨，元反较魁为逊，第二名余朗山本敦。文，脉理清真，笔情醇茂，尤堪涵盖一切。次题为曾子曰慎终追远一节。是科适当大丧之余，朗山后二比隐切时事，中间侧闻一段，居然是颂扬体裁，原评谓“惊风雨而泣鬼神，写尧思而抒舜慕”，虽创格，实至文也。清梁章钜《制艺丛话》。

道光癸卯浙闈，未入场时，有某生宿梦于忠肃公庙，祈示闈题，中夜恍惚，灯烛辉煌，登堂，见于公大书题在白云红叶间七字，觉而告诸同人，均不解。比首题出，则系子曰加我数年两章也。乃喻神所命者浮云为上章歇语，而以圈隔之下章叶公之叶又须加以朱圈，天然巧合，匪夷所思。是科，吾乡方镜湖驛领解，而孔旭楼广升、郑湘龄桂东皆入彀。郑永祜《竹隐庐随笔》。

初冬，偶游南村，入深山数十里，重峦叠嶂，老木参天。磐石上

坐一道人，戴竹笠，衣古蓝衫，蹑高屐，状貌清癯，不类凡俗。就与语，不答，惟高吟太白《梦游天姥》诗，拂衣径去。数武外，阴翳迷目，遂不可睹。岂世外羽流不与人酬对者欤？归途因感而赋诗曰：幽岩南向气多佳，仙袂相逢俗眼揩。行迹看迷黄叶路，诗声响落白云崖。望从天外鸿飞杳，归到山中鹤梦偕。悔不相随闲采药，怆然日暮半扉柴。清叶如圭《烬余录》。

汪致尧，字唐卿，钱塘人。道光中，随侍父同恠西安教谕任，因寓衢。诗才俊逸，著有《听秋吟馆诗存》。祖润之，嘉庆辛酉进士，视学滇闽，官至少詹。祖妣潘虚白以孝闻，亦能诗。五子俱以科目著。同恠居长，与弟怀、炳、恩同登道光乙酉贤书。怀联捷，丙戌进士，著《红蕉山馆诗存》。载《两浙輶轩续录》。唐卿遭兵燹后，家室荡然，落拓不得志，佣于僧舍钞经，歿后贫不能殓，寺僧收葬之。生平与周润卿、詹鲁侗两明经为莫逆交，故周赠有句云：那堪天宝烟尘日，重话开元花月辰。詹赠有句云：田文未必容弹铗，南阮何妨效持禪。二语可为知己者道。《西安怀旧录》。

金冶田谿，衢之北乡金村源人。布衣能诗，精工书画。侨居龙邱。辛酉，洪杨军至，城陷被虏。阅数月，窃逸归。将至乡，复掠去，随转温郡。明年夏，众共投诚，冶田亦与其中，以缮写，隶統領秦，秦因引重之。是秋，获保举。旋奉闽垣命。于路得家书，言兄已物故，即复回温，泣涕乞归里，时同治癸亥之正月也。其间三岁，几死而未死者九，为作《九劫逢生记》，有诗十绝纪其事。次子仲白为述之，其辞云：城郭人民尽付灰，重论往事惹心哀。此身莫作寻常看，人鬼关头九劫来。烽烟蓦地逼龙邱，半殉干戈半别投。顿使农功荒四月，麦青浪带血殷流。我亦凶罹水火中，长征南望怅哀鸿。思来脱纲身无翼，背地焚香祝上穹。小阳春暖得生回，意向家园净扫苔。出险岂期重入险，从今又上望乡台。征衫碧血几时干，

何幸事中得遇韩。败去跋山还涉水，险遭心胆倍添寒。降幡一片下东瓯，快挹清风景象幽。从洗妖氛沾帝露，男儿应好博封侯。西风雁阵动乡心，忽得家书抵万金。情慰自思犹志壮，荔支香里去行吟。雁行惊折泪潜潜，魂梦依稀早度关。富贵不如归去好，半肩行李带春还。入门人是景全非，暗记当年愿未违。悲喜顿教难自主，老妻诉别子牵衣。菜羹滋味满腔春，涤净肝肠三载尘。喜得头衔胜万户，再生人作太平民。遂自号曰再生道人。《竹隐庐随笔》。

同治己巳，校士馆落成，适徐寿衡侍郎督学案临。先是，侍郎使闽过衢，比复留试文士。至是，见馆宇新恢，规模阔敞，喜甚。又值李伯荃大阅戾止，遂留觞饮，各题篆刻一联。李云：采芑试师干四十日航海梯云看汤闸波恬侯峰浪静莆岩槃巩谢屿晖清便恬岭摩空枫营镇远控弦组甲俛星罗棋布焕东维国朝兵制贯韬铃况增饷裕军恺旅勋寮昭拱卫，停桡问姑蔑五百里征文考献是赵庐行笊叶鼓功勤范寺才高徐堂誉著更房谋课史孔礼研经推毂扶轮有岳望雷名悬北极当代儒贤重山斗喜攀帷适馆烛窗夜雨话心期。徐云：十年几度到三衢喜城郭依然弥望是故家乔木更闳基洊廓夏屋崇蹇父老经营莫枉费长官要约子来成不日看云廊荫远霞构腾虚北面莅清庭念若何仰答朝荣俯熙群冀，千古闻人高八行溯典型未沐流徽余澗曲山隈况小鲁曾称大宗见在衣冠踰济俛饶将文物昌明贤聚好惟星庶麟史擅经鹏抃奋翼南车偕至道都顾幸迹绵婺绪遐绍尼风。同上。

李日曦，字鹤杉，桐乡人。道光丁未举人，官衢州教授，著《竹素山房集》。日曦有异姿，能强记，虽至暮年，犹能背诵经书。光绪丁丑，与同邑沈生德溥重游泮水，时年已八十，尚在衢任，赋诗云：地转风轮不暂停，子衿重与赋青青。鸾旂焕彩年周甲，鼙鼓传声岁遇丁。空有丹心思报国，漫夸皓首解穷经。观光二老婆婆甚，落落

余晖曙后星。”《两浙輶轩续录》。

徐生德和，年未冠，受知于何文安公凌汉。入邑庠，沉滞偃蹇六十余年。比晚，瞿宗师鸿襪案临，特赏识之，两置优等，并于卷面手书一诗赠之，云：八十春秋又二龄，岿然重见老明经。劭公弟子头先白，鲁国诸生领尚青。矍铄据鞍真健将，从容发刃若新硎。疑年适已符梁灏，会送龙头拜大廷。《西河家乘》

达县吴季清先生德瀟作令西安，庚子义和之变，为乱民所戕，阖门及难。识与不识，莫不痛心，天之报施善人，真其诬哉！先生至德纯孝，而学识魄力迥绝流俗，尤邃佛理，自号双遣居士。有子三人，长曰铁樵，名樵；次曰仲弢，名以桀；季曰子发，名以东，皆有过人之才。余与谭浏阳及铁樵约为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间，同客京师，吾三人者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也。丙申五月，铁樵以暴病卒于汉口。浏阳时在沪，哭之恸，尝为作一传，见《时务报》中。未几，季清先生之官山阴，浏阳赠一诗云：此生当补他方佛，何意微尘补一官。忘却一句。延陵魂气北邙寒。下忘。盖吊之也。以东当乙未，年仅十一，随侍入都，风采英发，遍交一时名士，浏阳戏号之曰舍利弗，以其早慧也。丙申，受学于余者一年，日读书尽十余卷，属文能二三千言，兼学英、法文字。而仲弢亦来居沪上，综核善治事。浏阳语余曰：“三吴，蜀之三龙也，吾国有此等人才，岂是亡国气象？”而不意铁樵无端以死，而两弟亦随季清先生毙于毒刃也。庚子夏，余在夏威夷岛，得仲弢一书曰：“舍利弗每言及公，即涕泣不可止。”余重感之，重悲之，乃书未及答，而凶耗已闻。天之丧斯，夫复何言。在报中见黄公度有《庚子三哀》诗，其一即季清先生也。记其数联云：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幻如泡沫。佛力尚有尽，何况身生灭。将头临刃时，定知不惊怛。”读此，亦可以略窥先生之学矣。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吴季清先生一家之死难，实我生朋友中最痛怛之事。而戊戌北京、庚子汉口诸烈以外，一大悲惨之纪念也。久欲为一诗纪哀，至今未成，引为疚焉。前曾见黄公度所作《三哀诗》中数语，今复得其全编，我心中所欲言殆尽于是，我其亦可以无作矣。亟录入诗话：世界随转轮，成坏各有劫。适值倾覆时，万法不必说。以君循吏才，三年官于越。无端桴鼓鸣，伏莽寇窃发。山县斗大城，城头黑云压。纷纷彼狼心，跃跃欲猪突。君昔理常平，手曾治大猾。鸱音不能革，生性成桎杻。到此播流言，官实通贼谍。作贼兼作官，满城耳喧聒。城中西教徒，积恶鬼罗刹。闪闪苍鹰眼，磨刀咸欲杀。公知事不可，大声作瞋喝。反激蚩蚩怒，一霎尽灭裂。非无防御使，蠢蠢怯如鳖。噤不发一言，坐视民创夺。此客甫断头，彼奴复流血。乱刃白雨点，混杀到手滑。獠犬狂号跳，奔马肆蹄啮。但是县衙人，一见辄摧碎。郎当子若孙，衣破脚不袜。同寮不肯留，望门走托钵。指名遍搜牢，牵发互瓣结。驱羊入屠肆，执箠尚鞭撻。天堂变地狱，肉花碎片割。同时遭荼毒，彼此造何业。原注：君一家受戮后，并尸于天主堂。英教士被害者共六人，少妇幼儿皆尸于此。君当就缚时，自知当永诀。上念我佛恩，如何得解脱。下伤戚母慈，如何保生活。可怜八十母，萧条几黄发。追忆六年前，春酒寿筵设。君披官锦袍，手执先朝笏。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我歌寿人曲，登堂来拜谒。孙曾六七枝，一一芝兰茁。最小耳银珰，醜面白胜雪。谁料彩衣舞，回旋仅一瞥。覆巢无完卵，雏鸟鸣亦绝。闻今既半年，未悉子存歿。家人畏惊倒，相戒咸结舌。入则围红裙，出乃易墨经。母尚依间望，朝夕拜菩萨。念子归何迟，此别太契阔。原注：家人诡以大府调往剿贼告其母。岂知望子台，早已堆白骨。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露如泡沫。佛力犹有尽，何况身生灭。将头临刃时，定知不惊怛。独怪耶稣教，瓣香未

曾蕪。如何偕教徒，一例受磨折。观君遭万变，已足空一切。只有黄鸟歌，哀吟代呜咽。原诗后有补注，叙述吴公死事，事实颇详，并录之，以备后之作史者参考焉。君名德瀟，字季清，达县人。部选西安县知县，光绪二十五年到任。庚子六月，拳团乱作，衢州土寇四起，江山、常山被陷。廿五日晨，君方集众议团练，闻锣声，问：“何为？”则以毁教堂对。君出呵禁之，反徒麇集，遽倒戈相向，取官裸而反接，之送金衢严道署，诬以通贼。道员鲍祖龄懦而愚，不能弹压，贼复由道署缚出，至堂檐下，乱刃斩之。又哄入县署，幕宾丁役，凡杀二十九人，子以启、以发（二子前后名字不同，未知孰是。）被缚，乱民请鲍处分，鲍言：“听汝辈惩治，吾不敢庇护罪人。”廿六日，亦受骈戮。长孙恕昌，仓猝出逃，匿于城隍庙之悬匾中，搜出，亦戮死。所剩幼儿二，赖乳者抱出得逸。太夫人年八十，牵出，将加刃，为人喝阻，乃抢掳簪钗而去。是役也，各官署俱获免，镇道府各员乃议以通贼之罪坐县令，而为乱民解免，派纪纲之仆二三人来搜检一切文书。夫人冉氏，君之继配也。已密遣人以絮被裹葬君父子尸。闻搜索之令，坚持不可，具牒请于道，必派委员二人监视，乃许行。各官不得已，从之。诡计不得逞，乃以模棱之词达大府。夫人复控诉之，卒得旨昭雪，复优恤焉。辛丑六月补记。同上。

民国纪元之年壬子六月，衢城东七里街旧教场平地发见古冢一穴，空洞黝黑，内藏古砖无数，砖面有文，略可辨识。其式不一，均长尺许，广半之，厚或一二寸不等，正面作麻布纹，侧面作 𠃉 鳳二字，长篆形者居多，有两头 𠃉 字而中间一鳳字者，亦有两头鳳字而中间一 𠃉 字者，其 𠃉 字或为古钱文，作 𠃉 鳳，或为 𠃉 ，似古朋字。朋与凤。古实一字，风之篆文作 𠃉 。又有边厚边薄若斧口者，两头单作古钱文，而中若大康字者。又有画像作八凤齐飞形，砖面略如折扇式者，左侧有重 𠃉 字，右侧有 𠃉 立字。又一砖有元康元年八月，字迹明显，下有 𠃉 三字。又一砖有元康四年七月廿七日，字迹明显，下有 𠃉 姓 𠃉 三字。综计元康砖虽少数，均有年月，五凤砖虽多数，并无年月，理不可解。此外，尚有古钱四枚，皆汉代货泉。今考

元康、五凤，同是汉宣帝年号。元康四年，中间神爵四年，再改五凤四年。何以杂出大康一砖？大或是太，晋武改元太康。此下无年月，恐非年号也。复查旧县志，县城隍神吕应徵为西汉五凤三年封，见明太仆卿郑大经《记》，其语敕系后人伪撰。但此砖既有姓徐字样，徐即徐，《集韵》九鱼徐，州名，亦姓。下有徐字。𠄎乃汉之册符式，定为册封徐姓者，似与城隍吕公无涉。徐，本衢之巨族，春秋时偃王子孙即散处兹土，韩昌黎庙碑彰彰可考也。此冢当是汉代中徐姓之显者。姑志之，以俟博古家之解释云。罗道源《蓬圃笔录》。

民国十一年，县北浮石乡过山方村方子固智城。家佣工于村前里许平冈山上栽植松秧，锄地发见古砖，色青白如常砖，上有梁天监十三年甲午造，字作正楷书。又一面有造此壑富贵吉羊字。壑字古文未见，不知是塔是墓。其无字者，作虫鱼花草纹，周围纵横约丈余，有砖数十百方，惜多断裂，纹完善者无几，方亦世家好古之士，究不知此地前代有何建筑也。周润芝《莲祥笔录》。

徽人王国卿元城。少丧母，父永焘商于衢，会洪杨变起，道梗耗绝。既平，闻客言衢状甚惨。国卿，方九岁，号泣欲赴衢寻父。祖母怜其少，不果。行年十五，偕邮使来衢，遍访不可得，因留南货号肄业。既又改业山货木植，交人益多，知其志者，各思有以相报。岁庚申，有髹匠自大洲来，谓当地傅姓老姬言狮子山有徽人王某墓，国卿惊喜，星夜往，询姬，果得之。盖姬之翁所瘞，墓前并植黄檀为识，今树已婆婆老矣。其戚吴国祥为作《寻亲得墓图》，余杭章炳麟题云：丁兰刻木戡良零丁。戡，古国名。戴姓本此。零丁，寻人文字。后汉戴良有失父。零丁，见《辞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俗乱然后知孝行之为经。乌乎！尺幅尚有典型。醴陵傅钝根题云：矢志寻亲竟得亲，从知孝道不终沦。婆婆墓木黄檀老，留待人间未死人。《寻亲记并题咏》。

《衢县志》卷二十七

诗文内编上

文

- | | | | |
|--------------------------------|---|---|----|
| 授信安郡王祎太子太师制 | 唐 | 孙 | 逖 |
| 皇兄故武定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允宁可赠太尉
追封信安郡王制 | 宋 | 宋 | 庠 |
| 贺衢州进铜器状 | 唐 | 张 | 九龄 |
| 奏状乞浙郡 | 宋 | 赵 | 抃 |
| 奏状乞将合转官资回赠兄 | | 赵 | 抃 |
| 成都新尹赵龙图先状 | | 文 | 同 |
| 乞将衢州义仓米赈济状 | | 朱 | 熹 |
| 奏衢州守臣李峯不留意荒政状 | | 朱 | 熹 |
| 奏张大声、孙孜检放旱伤不实状 | | 朱 | 熹 |
|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义仓米状 | | 朱 | 熹 |
|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义仓米状 | | 朱 | 熹 |
| 晚秋陪卢侍御游石桥序 | 唐 | 于 | 邵 |
| 《南阳赵氏世谱》序 | 宋 | 文 | 彦博 |

- | | |
|----------------------------------|--------|
| 《南阳集》序 | 宋 祁 |
| 《南阳集》跋 | 欧阳修 |
| 又 | 吴 俦 |
| 又 | 蔡 戡 |
| 又 | 文 同 |
| 又 | 赵大忠 |
| 《赵清献公集》序 | 阙 名 |
| 《赵清献公文集》序 | 陈仁玉 |
| 又 | 元 僧家奴钧 |
| 重编《赵清献公文集》序 | 明 阎 铎 |
| 全闲老人卷后序 | 商 辂 |
| 弘治《衢州府志》序 | 吴 宽 |
| 嘉靖《衢州府志》序 | 赵 鏜 |
| 清《续衢州府志》序康熙甲子,周召等续修,
代郡守姜承基作。 | 清 王观文 |
| 康熙重修府志序 | 金玉衡 |
| 《三衢余述》自序 | 刘履芬 |
| 桔槔序 | 明 林 云 |
| 《太末先生集》序 | 郑应昌 |
| 《读史百咏》原序 | 清 李际期 |
| 蠲荒录序 | 余 恂 |
| 赠邑侯遂庵李公序 | 周 召 |
| 青霞书院诗序 | 王观文 |
| 题徐柏龄文学存心铭序 | 陈鹏年 |
| 《读易记》序 | 费 淳 |
| 《二陈诗选》序 | 郑 烺 |

重刊《樗茧谱》序	吴德瀟
跋慎伯筠书	宋 李之仪
题秧马歌后四首之一。	苏 轼
题赵屺屏风文与可竹	苏 轼
跋东坡与林子中帖	朱 熹
再跋	朱 熹
题赵清献事实后	朱 熹
跋赵清献公家问	朱 熹
跋赵清献公遗帖	朱 熹
跋赵清献公家书	朱 熹
跋赵清献公与小金紫四帖	刘克庄
跋赵清献公赠子中画卷	刘克庄
跋赵清献公三帖	周必大
跋赵清献公家问	周必大
题苏子美帖临本	周必大
跋徐夫人所书《华严经》、《梁武忏》	周必大
跋徐夫人手写佛经	陈傅良
跋孔元龙《洙泗言学》	真德秀
孔氏谱系后题	明 宋 濂
题朱文公自书虞帝庙乐歌辞后	宋 濂
乌石教寺跋	刘 鈇
书白衢州	宋 濂
书栾惠卷	王守仁
书武林相国费文恪公留别诗幅后	清 叶如圭
高大令重浚衢州内河碑	叶如圭
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	唐 柳 冕

与毛维瞻书	宋	苏 轼
贺赵少保启		苏 辙
与任安抚古小简		王十朋
与徐提刑度启		王十朋
答衢州陈守尺牋		张孝祥
上制府请减南折银复旧书	清	徐之凯
上制府请题免积逋书		徐之凯
与董明府言清粮第一书		徐之凯
与董明府言清粮第三书		徐之凯
祈雨文		陈鹏年
上李制台为赵清献公裔孙公举		刘兆元
赵清献公像赞	宋	苏 轼
桥南书院记		陆 游
奉萱堂记	明	李 庠
青霞 ^① 洞天游记		胡 翰
烂柯山记		留文溟
游烂柯山记	清	戴名世
延月楼画卷记	明	朱 卓
前题		胡 玄
《三衢文会》记	清	汪 琬
烂柯山赋		余 钰
烂柯山 ^② 弈赋		刘兆元
婺女楼赋		叶如圭

① 霞，底本误作震，本标点本据底本卷二十七正文改。

② 山，底本卷二十七正文作仙。标点者注。

诗文内编上

《大明一统志》：曹石仓《名胜志》于山水、古迹下，并载名人之题咏，所以助阅者之兴趣也。后之修志者，多沿此例，兹亦踵而行之，特惜限于篇幅，乃复搜求碑版之文为《碑碣志》，著作之林，灿然大备已。然犹有所未尽者，通常之游览歌吟，与夫传记序录无类可归，汇为一编，以完斯帙。题以诗文，而所述先文后诗者亦通例也。分内、外两编。内编所载其人其事，悉足为地方掌故之资，非是则列之于外编。

文

授信安郡王祹太子太师制

唐孙 逖

门下辅导元子，师长庶僚必在正人，无非旧德。太子太师上柱国、信安郡王祹，家室良翰，朝廷硕老，践公忠而立节，体明肃而成用。顷膺大任，频总中权。掌夏司春，是为六官之长。戢兵禁暴，何止万人之敌。睦亲尚齿，念旧录功，宜优天秩之荣，俾极宫臣之

位，可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师，勋封如故。

皇兄故武定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允宁可赠太尉追封信安郡王制

宋宋 庠

敕姬典之盟，异姓为后，汉策之誓，非刘不王。矧我文明之友，方隆帝室之表，奄忽遭疹，追旌可怀。皇兄具官某，姿局端华，理识明劭。幼陶惇叙之训，勤服纠纆之箴。辅成天资，穆我邦族。而复地在尊戚，位跻中权。奉斋钺以弥恭，戒朝釜而有恪。夙夜之志，造次勿渝。固将分宝展亲，秉德陪朕。合是多福，登乎永年。时惟不侖，寿则中夺。永惟痛悼，震于予衷。今以三公之上司二等之高爵，昭列殊荣，申贲令猷。噫！魂而有灵，尚其嘉我之徽命也可。俱姚《志》。

贺衢州进铜器状

唐张九龄

右伏见衢州所进瑞鱼等，神物瓌奇，形制纯古。鱼为龙象，既章受命之元；铭作龟文，更表锡年之永。河图旧事，焉以加之。臣升赞休明，屡承福应，恭惟拜庆，倍百恒情。伏望宣付史馆，传之不朽，无任喜跃之至。姚引《文苑英华》原本。

奏状乞浙郡

宋赵 抃

臣本以疏愚，误蒙甄采。耳目之任，图力报于主恩；肝胆尽披，赬死输于臣节。不敢避权豪之盛，不敢逃刑祸之来。每念忠言之深，曷虞狂态之发。然而葑菲之下不足取，刍蕘之贱不足收，于宪署之风无所增，于朝廷之政无所益。且钳口结舌，岂臣一日之忍为？而尸禄素餐，在臣终身之可愧。不慕君子之易退，实妨贤者之后来。伏惟陛下天符至仁，日不私照，恕臣不职之罪，察臣无他之

心，假之一麾，俾去二浙，以适山野之性，以便松楸之私。下塞人言，上荷君惠。干冒旒冕，臣无任祈天望圣，激切待罪，屏营之至。

奏状乞将合转官资回赠兄

赵 抃

臣昨任屯田员外郎，通判泗州，日合该磨勘转官。臣为有故兄振，于臣教育之恩素厚，臣其时更不投下磨勘文字，两次具状恩奏，乞将合转官资回赠故兄振一命名目，未蒙俞允。间寻奉恩除授臣台官，后来更不敢再三烦渎朝廷。近睹救命，今后京朝官磨勘，更不令本官投下文字，宜令审官院举行，本院一例告示，供称家状去讫，窃恐审官院不久申奏，与臣转官。载念臣幼失怙恃，生于孤寒，若兄之视臣，如父之视子，欲报之德义均罔极，况故兄本房并无子孙存在。臣今再欲乞将合转官资回赠故兄振一文资名目恩泽。伏望圣慈哀矜，俯从人欲，特赐指挥施行。臣无任恳迫激切，屏营之至。并《赵清献文集》。

按：神道碑云赠大理评事，即此一状之所由来也。

成都新尹赵龙图先状

文 同与可。吴兴人

伏审某官进登延阁之华，出守右川之重，蒙休者众，窃幸焉。深恭惟某官性禀道冲，体兹坤直，端方劲洁，博裕宽宏，究学渊淳，成文雅健。事亲以孝而行耸群俗，纳己于道而名高当时。优游仕荣，增衍贤美，向自亨衢，振采禁路。升华奉白简以绳愆，朝伦以肃。伏青蒲而纳海，帝念其嘉。以至总金币，佐会省之繁；调白糗，瞻朔陲之给，皆凝茂绩，实稔休声。蜀为远邦，邑曰巨镇。其政系于国体所寄，继于上心。地望素隆，事权特重。将委任于守土，实艰难于择人。付畀或差，经营且力。会此及瓜之代，久烦玩印之求。作牧以行，非公其可是用？褒升迹职，慰宠遐民。已闻高牙渐

出危栈，木牛旧地，重识孔明；竹马前人，再迎郭伋。某倾依有素，汨没无庸，忝佐偏州，幸当洪荫，欢欣踊跃，倍万于他。云云。《丹渊集》。

乞将衢州义仓米糶济状

朱 熹 晦庵 新安人

照对衢州管下属县，去岁早伤，细民阙食，本州申朝廷，乞从条于有管常平义仓米，取拨五万石出糶。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割下本司，照条施行。今据本州申，淳熙七年早伤，检放苗米四千余石，遂取拨义仓米及劝谕上户出助，并措置和籴，计五十余万石，赈济赈糶，幸无流徙。后为去年秋旱，放苗米九千余石，比之七年一倍以上，兼以邻郡严、婺、徽、饶，类皆旱歉，本州地居其中，大略相似，以此愈见艰得米谷，细民阙食。虽已劝谕，及申尚书省，乞先拨义仓米五万石，仍一面开场，每升量减作二十文，足赈糶。去后但缘连遭荒旱，民情嗷嗷，艰得钱物。深山穷谷，僻远小民，委是无钱籴米，乞行下于所申取拨义仓米五万石内，支拨二万石，应副赈济，免有流移饿殍之患。熹寻躬亲巡历，到衢州点检，见得本州逐县委是灾伤，多有饥民饿损，羸困阙食，合行救助赈济。及检准条令，义仓米专充赈给，不得它用，自合拨充赈济。熹除已逐急一面下本州于申请取拨出糶常平义仓米五万石数内取拨一万石委官措置，收拾赈济，其余四万石仍旧出糶外，欲望朝廷特赐札下衢州施行。已具申尚书省，乞指挥施行。《朱文公文集》。

奏衢州守臣李峯不留意荒政状

朱 熹

臣昨蒙赐对，辄论州县检放灾伤不实之弊，伏蒙圣慈开纳，姚《志》误约。即降睿旨，令臣询访不实姚误日。最多去处，按劾施行。臣恭稟圣训，伏自到任，即行询访。大抵本路被灾诸郡，检放分数

多不尽实，而衢州尤甚。盖自去岁大水之后，知州事朝散郎李峰，专务掩蔽，不以实闻。及转运司访闻，差官验问，既得其实，反为李峰执称无水，而其亲戚方在政路，曲为主张，遂再下提刑司体究，欲以遂其奸诈。幸所差官不肯曲从，方欲具以实闻，又为李峰生事把持，至今未竟。及既遭旱，峰又妄申诸司，称民不阙食，未至流移。后来姚误未。甚不得已，然后差官检视，所差之官受其风旨，早田之旱例不为检，晚田又不尽实。如常山一县，被灾最甚，通计无虑姚误虚。七八分，而峰乃只作一分六厘减放。至开化县被灾不减常山，而其所放则又仅及一厘一毫而已。从今视两县之境，水痕尚存，高岸民居皆至半壁，山谷之人采取蕨根以充饥肠，羸瘦萎黄，非复人貌。岁前雨寒，死亡已多，而李峰恬然略不加恤，对臣依旧隐讳，坚执旧说。其于荒政全不留意，但知一味差人下县督责财赋，急如星火。所蒙圣恩拨赐米斛共六万石，不为不多，而至今日久，并不科拨下县，亦不晓谕民间。诸县官吏尚有初不闻者，况于穷民，何缘得知圣主天地涵育之恩。加以病昏不能视姚作自。履，百度废弛，不成州郡，不但检放不实、荒政不修而已也。臣既奉圣训询访，见得上件事理，不敢缄默，以负委寄。敢昧万死按劾姚误剑。以闻，伏惟圣慈早赐处分。

奏张大声、孙孜检放旱伤不实状

朱熹

臣昨蒙赐对奏，论州县检放不实，令臣询访最多处按劾。臣询访得本路州县检放类多不实，而衢州为甚。衢州检放既多不实，而开化一县又为尤甚。已节次奏闻外，今取会到本州元差监户部贍军军庠成忠郎张大声前去检视，及差龙游原作遊。县丞从政郎孙孜核实，逐官自当从实检视减放，却乃观望。本州守臣意指不以恤民为念，不曾逐一亲诣田头检视，辄敢欺罔灭裂，将七八分以上灾伤

作一厘一毫八丝六忽检放，是致彼灾人户困于输纳追呼、监系决罚之苦，流移四出，而贫下之民无从得食，岁前寒雨死亡甚众，有伤圣朝子育黎元救恤灾患之意。逐人委是难以存留在任，欲望圣慈特降睿旨，张大声、孙孜并行重赐黜责，姚《志》误衍陟字。以为日后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义仓米状

朱 熹

照对臣昨据衢州知州朝奉大夫沈密一申：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适当荒歉之后，财计匮乏，别无可以措置，已申明朝廷，乞于丰储仓内更给助米二万石，以济支遣。本州四月合散官兵米四千余石，未有指拟，遂急于常平义仓米内权行借兑。合有擅支之罪，除已具奏乞赐处分施行外，申本司照会。本司契勘衢州见管常平义仓米数不多。其灾伤之余，尚虑新陈未接之际，细民阙食，准拟接续济糶。设欲借兑，自合申闻朝廷，听候回降，又不闻本司知觉，辄行擅借四千余石支散官兵，有违条法。遂申尚书省，乞札下根究，监勒本州擅支借官吏，照数补還元旧窠名椿管去后。又据衢州申，再行借兑义仓米支散五月分官兵粮米。本司契勘，衢州设有欠阙，即合措置于别色米斛应副。今来本路州军见管常平，米数不多，本司尚且申奏朝廷，乞给降钱会收糶。若或容令州县违法侵拨，万一不测，有误指拟。再具申尚书省，乞赐敷奏，依法施行。如是本州军粮委实欠阙，即乞别行应副去后，未蒙札下。近睹已降指挥衢州守臣，已行放罪。臣伏缘在法，义仓谷唯充赈给，不得他用，即擅支借移用，以违制论。臣窃惟常平之法，所以准备灾伤，广行赈给，民命所系，利害非轻。所以祖宗以来，立法之严，至于如此，而议者不以为过。以为久长缓急之计，非苟徇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今衢州当职官，不能计度军储应副支遣，而坐指常平储蓄

之备，以为一时之用。虽原其情，实未必有他情弊，而隳废法度，耗散储蓄，渐不可长，故臣昨来不欲便具奏劾，只具状申尚书省，乞与敷奏，依法施行，意谓朝廷必须薄行责罚，以戒后来。今乃一无所问，亦不略行戒约，即在本司何以约束诸郡？况今来旱势已成，衢州尤甚。昨日有转运出差官员自彼回来，说城中米价已是七十文足一升。兼本州水路浅涩，卒难般运，他处米斛将来赍济，全仰见管常平义仓米斛，尤宜爱惜，不可违法，妄有侵耗，欲望将本州当职官吏，略加责罚，或念其委实欠阙军粮，即乞朝廷别行应副，严行约束，今后不得辄将常平官物妄有侵支，实为久远之利。伏候敕旨。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义仓米状姚引间有数字不同。

朱熹

具位臣朱熹，臣照对本路诸州，今岁旱伤，比之他郡，衢州尤甚。将来细民必至艰食，全藉本州所管常平义仓米斛，赈济赈粜，以救民命。臣近点检衢州沈窰一违法擅行借兑过常平义仓米八千石充四月、五月官兵俸料，臣已一面行下衢州督催补還元旧窰名，及具录奏闻，乞将本州当职官略行责罚，以戒后来。未得回降。今来再据衢州沈窰一申，又于常平米内借支三千五百石充六月分军粮。三个月共擅借过一万一千五百石，并本州申先借支过常平米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一石五斗六升四合，亦系充官兵俸料，未曾拨还，及称目下盘量，折欠米一万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五斗一升三合三勺，三项共计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七石七升七合三勺，更有衢州济巢未尽米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一斗九升，本州所申不曾声说，此项米著落必是亦有互用。臣照对在法，义仓谷唯充赈给，不得他用，擅支用者以违制论。况本路诸州所管常平义仓米斛，唯衢州为数稍多，辄皆擅行支用，目今见管止有三千一百六十五石三斗八升，

委是大失指准，而本州略无忌惮，甚非朝廷置立常平之意，窃虑必有情弊。臣除已一面牒邻近州追衢州合千人，收索赤历千照，逐一根勘，从法施行外，欲望圣慈先将衢州违法擅支常平义仓米当职官吏，特行责罚，以警诸郡，为擅用常平义仓米者之戒，须至奏闻者。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并同上。

晚秋陪卢侍御游石桥序

唐别驾于 邵相门 京兆人

邵以公责，左迁于兹，迨一周星矣。首疾心痍，继日经怀，实由南冠尚簪，忧所未忘。是以幽求人境之外，将荡涤烦虑。得请石桥久之，岂无他人不如我志愿言卒获者亦久之。殿中侍御史范阳卢子至，监理下国，未浹辰而居简乘暇，行鑣载勒，致为客数。公方驾宾从如林，煌煌乎奔走乎墟落，延属乎禪官疑禪宫二字之误。矣。三登弥高，累息以进，而后偕集于桥下。徒观乎挂长虹以飞来，陵半霄而势去。下空如豁，纤罗不生。上顶为原缺。佳木藂秀。不可得而总载也。以为本于融结，庸可自然资于造化，力役不及明矣。东极太末，北走长安，罗郭雉堞，如示诸掌。大田多稼，宜乎有秋。群山积翠，以回合好。鸟追飞而上下。有是胜赏，以是开怀。盍赋新诗，以纪一时之事也。侍御以尝忝鹓沼，润色鸿业。以文司录，俾序良游，敢复毕辞，多惭朽败。《文苑英华》原本。

《南阳赵氏世谱》序

宋文彦博

余尝读史，病其繁而难理，散而难收。宗谱之说，亦犹如是。况赵氏家世之来也远，宗祀之流也长。木本水源之溯，不撮其要而叙其实，不几繁散乎？且子子孙孙欲究其所自来耶？今试以公之世代为谱，而次第其说。公讳扑，字阅道。其先祖讳植者，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为岭南节度使，植孙隐为中书侍郎。隐生光逢、光

裔、光引，并掌内外制，皆为唐闻人。因五代不宁，徙家于越，公乃植之十一世孙也。曾祖讳县，深州司户参军。祖讳湘，庐江尉、集贤院学士，始家于衢，遂为西安人。考亚才，广州南海主簿。至公，特出于世，居官耿介，卒谥清献。世谱之作，悉自兹始。而其后裔之出，必有杰作。如数公者，姑叙之于此，以待后世之续谱者为张本云。

元祐五年夏六月甲子，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上柱国、潞国公、食邑二万七千一百户、食实封一万一千四百户文彦博撰。《赵谱》原刻。

《南阳集》序

宋 祁

曩予以布衣偕计来京师，凡当世有名士，必求得其文章，尽疏之牋，凡数十百家。其间，南阳赵叔灵诗，才十余解，清整有法度，浑焉所得，不琢而美，无丹雘而采，然恨未见其多，啜醴亟酬，闻雅音不竟姚《志》误作禁。曲，其赚于姚《志》作於，下同。愿也。后四十年，予为益州，于是叔灵之孙扑，以殿中侍御史领益路转运使，姚《志》有始字。尽得叔灵所集，疾启而玩，快然，乃大偿所素，疑脱愿字。则诗之外又有文焉。其文恢动沉蔚，不减于诗。然叔灵以诗自名，信其好也。叔灵名湘，淳化中贡进姚《志》无进字。士，未试而春官已题其警句于都堂之壁，俄中第，调庐江尉，阅期卒于官。生平所蕴，未及设张，论著不盈，志名虽在四方，而不彻天子，赍恨大宵与化而螳姚《志》作蝉。报亨姚《志》作享。之昧昧，使仁鄙一归于数，可胜叹哉！殿中曰：“君既知吾祖，请遂冠篇以信于传。”予曰：“诺。”大抵近世之诗，多师祖前人，不巧奇博于少陵，萧散于摩诘，则肖貌乐天，祖长江而摹许昌也，故陈言旧辞，未读而先厌。若叔灵不傍古、不缘今，独行太虚，探姚《志》误作采。出新意，其无籍姚

《志》误作谢。一家者欤？惜寿夺其壮，不克广取而究述，宁天于诗有所蓄乎？殿中蹈庆趾姚《志》作址。复有名于时，为天子才臣，则叔灵弗大于身而大于后者，身虽歿，其言立。姚《志》无立字。意所谓不朽者，叔灵尚无憾云。雍丘宋祁撰。

《南阳集》跋

欧阳修

士之从宦，困于当时，而文章显于后世者多矣。其能不戚戚于穷厄，而泰然自以为乐者，既知有命，又知屈于当时者，近而伸于后世者远也。余读太傅赵公文，至于抑扬驰骋，辩博宏远，可谓壮矣。岂止其诗清淑粹美之可喜也！公之盛德有后矣，然方其屈于一时，其所以自乐而忘忧者诗也，可以想见其人焉。庐陵欧阳修题。

又

吴 俦

余守淮阳，从事赵君以其曾大父司徒公文集见示，且曰愿求一言为不朽之托。余首读其诗，清澄鬻洁，淡雅夷旷，名章秀句，前人之所罕道。病而未能者，往往屡呈而间发。钩而探之，殆可以喻陶、谢、嵇、阮之藩，而径跻其堂。直而循之，规绳矩范，不失乎沈、宋、李、杜。撰述之要，其悠扬之趣，从容乐易之风神，昭然在人目前，竟无毫发近于模拟而非自得者。盖其诗尽阅前人之作而深知其意，然后辞之浅者，不在区区袭蹈，已自建立，克成一家。次及其文，拔邪扶正，蔚有鲠议。方士大夫率于对偶声病之习，独能斩绝而弗承，远追韩、柳之徒，以为宗王默契其旨，而脱略其辞，故亦无片语只字，稍涉前人之踪，横骛别驰，要之有所诣而后已。此与夫守陈迹而不迁，徇博杂而无统纪者，固相万也。集之可传也审矣，岂必待予言乎？然自欧、宋而下，言足信于后世者，尝为之题序矣。以余之鄙陋，乃复挂名于其间，则所以攀联依附，为不朽之说疑

托之讹。者，非特传公之集，余亦自为计也。于是乎言。元符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桐庐吴俦题。

又

蔡 戡

予祥符辛亥岁为举子，日闻叔灵诗名籍场屋中。洎嘉祐庚子出守延安郡，越三年，会令孙秘授扬宰于属邑，邑曰临真，接之从容，且袖一轴为贶，然已熟其爵里，次索其家藏《南阳集》，及览之不能释手者累日，固与前闻不虚矣。又宰君风雅之体，善继祖德，知清芬为之不坠其绪。叔灵文集则有宋子京冠篇，具载其美，诚为不泯。惜其早世，位不充才，余庆当在诸孙子，予尝作诗追纪别幅。子厚有云：凡我从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因笔之卷后。治平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延安官舍，蔡戡题。

又

文 同

同自学诗，尝患唐人风格，历五代遂浅弱无意绪，不入人省览。前此十五年，龙图阁直学士赵公，以太常博士为蜀之江源宰，同时在临邛幕，屡往来公之治下，见公歌诗者为多矣。其言温厚有法，与前辈俛仰，殊不为彼此之异同。每谓人曰：“是等语洁而不拘，丽而不淫，孤飞绝驰，盖二百年前有此耳。”向非得之于天，岂得制度于其家也。公今为益州路运使，同复以职事属部。公召至左右，间以语文字之学，因出其大父家集，若诗与文者凡两大秩，使同得尽窥之。同退屏诸虑，伏读累日，悦疑悦字之讹。若己之身侍大帝，祠太室，灿如华衮之在目，而锵如雅音之入耳也。繁文哆韵，悉远观听，信夫灵气游于太空，虽云器氛久隔不下，亦有人焉自得之矣。乃知公之所为，祖风在也。他日持归于公，且谓公曰：“公向为此转运使时，大尹尚书宋公已为公序此集，有云：宜从镂刻以广传闻焉，

此字疑因下为字而衍。为后世规矐。同今敢愿从尚书之言，诚学者之幸矣。”公曰：“余志也。子其为我纪岁月之实。”同乃执笔题其后，因道其所以云。治平二年十一月一日，文同撰。

又

赵大忠清献裔

安国训古书以贻后代福，时编中说以传素业，是知经子得不泯绝者，盖有赖于后人也。大忠先世太傅南阳公，当国初文章方兴未盛之际，以诗声为一时宗，其他著述远迈古作，备见于宋景文公之序，及欧阳文忠公诸大贤之跋。中更兵火，家藏散失。先伯父古随通守，复得之丞相吕公家。先君致政朝散，手加钞录，每恨未能侵板。侥倖试送，遂割微俸以成初志，亦庶几古人贻传之意云。宝庆元年季秋九月，六世孙、朝散郎、知庆元府昌国县主管劝农公事、赐绯鱼袋赵大忠跋。并叶渭清家藏本。

右赵湘《南阳集》序一首，跋五首。湘著作散佚，清乾隆中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类分为六卷，凡有赋三首，雅八首，颂二首，卷一。五言律诗六十八首，卷二。七言律诗三十二首，五言排律二首，七言绝句五首，卷三。箴铭六首，论二首，辩四首，卷四。说四首，解一首，序六首，卷五。杂著六首卷六。云。戊辰四月庚午，兰溪叶渭清记。

《赵清献公集》序

阙名

岁戊子九月，余从川闾彻棘归，成都守詹君牧甫送于江浒，劳苦问状。牧甫曰：“不佞自树殖则无状，独征献程猷意脉脉不忘，昨从簿书填委中，得检前守《赵清献公集》刻之。兹且问叙。”余曰：“唯唯。”念已阅岁矣，因忆而为之言。始余入锦城，下岷川，顾瞻全蜀，盖未尝不徘徊而有慨当从姚《志》作慨。于中。云：昔者巨浸滔

天，鳖灵内禅，华阳灌莽，犹然暗牖之区。文景以来，魑结鸟徙，笮马燹僮，贾贩所负，窃亦未知教化为何物。乃今志蜀者，动称沃野，称天府，称礼义之邦。遵胡德至是耶？非秦李冰、汉守文翁之烈然与！冰从灌口凿离堆，导岷支行，溉田千万顷，至今飞渠荡浚，远不能咫尺，遗迹依然。文翁遣蜀，生受学博士，明经饬行，归以为右职；次亦使孝悌力田，蜀人自是知学二子之功，当与蜀天壤俱敝也。阅道先生在庆历西人无事，先生不为骇俗可喜之功，昼日鸣琴引鹤在堂皇，夜焚香密祷所善败，已尔乃貌之者遍天下，而蜀人至与冰、文翁功烈祠为三，谓清德之度越非耶？二子以功，先生以德，故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余未睹先生集，其立言传世，余所不知，要之先生不朽者自在。先生能使蜀人尸祝之，如二子不在乎言之文不文也。牧甫且以先生只语，无所不司世教，用梓以传。仰余又闻之，先生，太未人也。与牧甫同样里。牧甫以宦辙视先生，则蜀旧守也；以里居视先生，则乡先进也。牧甫恬静，遂志与道合，真学先生于乡稔矣。一行镇蜀，期月政成，矧也牧甫才而文也。他日成都集出，蜀人世习而诵之，有异乎牧甫之传先生哉！祠堂本卷首。

按：《清献集》序，以此篇冠首，后无年月，亦不署作者姓名，似是明刻时已缺失。玩其文义，当出宋人之手。所称成都守詹君牧甫与清献同样里，府县旧志均不载，今亦无考，姑依姚《志》，以阙名书之。

《赵清献公文集》序

宋郡守陈仁玉

开庆己未冬，湖广蛮兴，仁玉自讲厦受遣，驰至太末。未至城里许，见有表曰孝悌里者，知为清献赵公故所居也。题颜漫漶，门堦欹倾，惕然不自安。顾虽倥偬，亟遣葺之，而以苏长公所书匾刻

之石，此字姚脱。心乃少安。及边遽既息，颇取公之遗文逸事，而故府无传焉。嘻！公为本朝第一流人，此郡自生民以来，亦未有如公之盛也。一言一行，后来者当尊奉以为标的，而可阙弗著乎！既乃访得章贡所刊集本，旁搜散轶，以补足之。刊成，盍序所以刊之意。仁玉窃惟天地之大曰诚而已，诚则纯，纯则久，久则神，金石可开也，豚鱼可孚也。极而至于际天蟠地。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甚通而顺，甚捷而疾。人见其妙用无方，不可以限量计，即而察之则无以异于人也，曰诚而已。若公者，其知诚之所为乎！凡所行之质于天者此也，凡所言之质于君者此也。人称其孝于亲，忠于君，清于身，其美不可胜赞，合而言之，此诚也。或曰：公之学多出于佛，及得濂溪为僚而有闻焉，宜于是焉变矣而卒不变。仁玉谓公之坚清超卓可以离尘绝欲者，偶与佛氏合，至其发言制事，立朝治郡之迹，皆中度合则，守常达变，非蔽于佛者之为也。尝试考濂溪措诸用者，观之有以异乎！盖自濂洛教法，未大彰明以前，诸公往往以其性之所近，而有得于佛者固多矣，不当以是议公也，因并著之。景定元年八月，郡守天台陈仁玉谨序。《赵集》原刻。

《赵清献公文集》序

元僧家奴钧

尝闻山岳钟秀，天产英彦，作名臣为巨公，维持世教，辅毗王化，矧邦家之光，乃天下之福也。惟贤人君子，德符凤麟，非一朝一夕易为之有，良由百千年一二人焉。予忝台檄，循察省治，核实宪迹，由浙历闽海道，輶过太末郡，郡乃清献公之里也。公宋朝名臣，屹立台端，说言正操，确乎其不可拔，挺然其不可夺。谏必纳，劾必黜，泰彰臣道，日新君德。虽宪秩移牧，宽猛济事。予宿仰休风，咨访公文，得诸郡庠。手阅简集奏状等篇。如雪冤正法折大臣陈执中之抗狱，精论明辩。斥宣徽王拱辰之辱命，释紫妇以安外寇，纳

欧阳以充内辅，披裂忠肝，张扬义气。他如抨弹权幸，诛锄强悍，撻奸烛幽，发政施令，皎如星月，厉若雷霆。宜哉！公以道自任，当时名流推服，海内同声，亦以斯道与公。宜哉！公在熙丰间，正色立朝，匡君利世，虽斯文之召，观公之子岷请隧碑铭于朝，哲宗嘉叹骨鲠敢言之气，以爱直名其碑。伟哉！功烈俾千载之下，端人正士起敬起慕。夫死生予夺固人主之柄，安危利病实台察之系。吁！后之司言秩者，闻铁面之名，挹莲峰之青，不觉凜然。呜呼！山岳精英，凤麟禎瑞，不知何年钟秀乎凝而复出斯人也邪！时至治首元仲冬二十又六日，蒙古晋人僧家奴钩元卿拜跋。同上。

重编《赵清献公文集》序

明 知府 阎 铎

余自幼侍先君子宦游两京，闻先正三衢清献赵公之名与韩、范、富、欧齐驱并驾，而其廉分一节，尤为世所称道。窃怀景仰之私。及承乏兹郡，公署后适有公文集旧刻在焉。阅其印本，篇无诠次，传写既讹，而字画又复黠昧，读之不无齟齬聱牙。乃惕然于怀，召诸生编次而厘合之，搜寻旧本以质其讹谬。旋得逸稿数编，补而入之，亲为提撕磨对。书成，与别驾昌黎魏君安通、守洛阳卫君兰、赵《志》作澜，贵州平坝人。节推古濠沈君瑛赵《志》作英，五河人，今安徽县。各捐己俸，命工重刻，以永其传。呜呼！古今人以文传于世者多矣，而公之文独为人宝，重若夜光连城，家藏什袭而不少弃者，良由其人之可贵也。公之事业满朝廷，德行动天下，自宋以迄于今，赫赫如华星秋月，岂直为三衢之人望也哉！公之诗触口而成，不劳构思，工拙随意，而清壮之气出于肺肝，文则奏疏之外，殆无闻焉。盖其雄材直节，施之于政事之间，义有所激，无不尽言，如五谷之必可以疗饥，药石之必可以伐病，岂暇为应酬无益之言为人之观美哉！公之集，固不待序而传，特以其板之既刻稍新旧观，使读者益

增其爱慕之心，而起羹墙山斗之志，皆同寅诸君作兴之力也，于是乎书。时成化七年岁次辛卯孟冬下浣，赐进士、知衢州府事、前通议大夫、顺天府尹马嵬阁铎序。祠堂本。

全闲老人卷后序

商 辂弘载 淳安人

浙右衢州王公存道翁，高世之士也。读书穷理，不为物所拘系，泄泄然以退闲为尚，啸傲乎烟霞木石之间，潇洒乎乾坤日月之表。自幼至老，不求闻达于人，遂以全闲老人自号。庐陵臧縉氏先生记之为甚详，士大夫播诸诗歌以颂美之。而知衢郡府事太守傅公，其姻家甥也，囑余序之于后。夫序者，序其从来之意也。上古巢、许辈初无序文，古史亦未尝表之。三代以下，士习披靡，长奔竞之风，乖廉耻之义，民欲丕坏，莫底其正，于是作史者推本圣人不以处者为非之意，始进隐遁以励风教。逸民之传，范晔大书于《汉史》。继《汉》而作者，不独传隐逸，凡孝义、独行之辈，盛见于史，何其详哉！伊欲使后世士君子明出处之义，兼致本末，扶植斯世，其所系不既大矣乎！今存道当四海混一之时，无为之日，虽欲出而不闲，安得而不闲也乎。是宜慕巢、许等辈之风，继两《汉》诸公之志，以旌我朝士风之美，又安知日后观风君子不采而为之立全闲老人之传也乎！况存道翁与严相去密迩，其于先生之风，讲之有素，其所为号，岂虚语哉！故为之序，而复为之歌。曰：

吾爱全闲老，长啸歌全闲。庞眉鹤发如童颜，生平寄迹樵渔间。心闲身懒柴门。日午和云关，敲火煮香茗，松涛翠涨秋满山。家声远继三槐裔，文献相承经几世。白石清泉乐素心，芝兰玉树罗庭砌。图书列壁抵万金，银涛墨务供清吟。雨凉一枕雪生梦，丝桐几操冰入琴。桑麻禾黍生涯足，散发逍遥自扪腹。酒熟能留隐者台，诗成惯与比邻读。锦箬裁为冠，芰荷制成衣。青松落户

牖，白雪堆岩扉。采茹钓鲜何所希，振衣长谢淡忘归。嗟彼商山翁，不免一出成汉功。何似鹿门公，终日不厌为老农。是非宠辱了不计，种豆山下歌秋风。全闲老谁所及，仰戴尧天治舜日。日出而作日入息，公等岂知蒙帝力。陈《志》。

弘治《衢州府志》序

吴 宽 匏翁 长洲人

衢州府旧有志，自元以来屡修之矣。今太守姑苏沈侯复修之者何？盖历岁既久，虽山川如故而疆域或分，况田畴日辟而户口或衍，与夫人物之盛衰，公署之兴废，赋税之厚薄，物产之多寡，古今有不同者，其能已于复修乎？且举志府与县分载，其事若无统属，侯复以为不可，于是致仕教谕开化吾君昇始承侯之意，检阅故籍，搜访近事以修之，而教谕西安吴君夔复助之而成此编，得若干卷。侯以考绩至京来告之，故凡衢之人之游于斯者数辈，皆以序文请。夫衢入国朝隶浙江为南境，土沃民勤，号称善地。若名臣贤士之出尤盛，固不暇论。惟宣圣正宗，越自鲁地，从宋南迁，赐居郡城，巍然庙祀。故衢虽列为一郡，实与阙里南北相望，天下言故家旧族者莫能先之，其地增重，非特所谓善而已。侯少与其仲连登甲科，并通朝籍，及出守于兹，严于持身，而勤事爱民，治行甚著。顾郡事繁冗，而路冲要，狱讼驿使，纷然盈前，鞅掌之余，方为此志，其高于俗吏数等矣。而彼之为俗吏者，自以簿书为能，心訾以为不急之务，抑孰知其所以为急哉！孔子以夏殷之礼能言之，而叹杞宋之不足征者，以文献之不足，盖文献之所系如此。然则今日衢之文献足矣，后世其有所征哉！《通志》。

嘉靖《衢州府志》序

赵 镗

曩岁丁未，镗滥读中秘书，见天下古今图志之掌于内史者，无

虑万余卷。时竭精披阅，而窃识我朝列郡诸邑之志，咸有关于三才之道焉，厥系诚匪轻也。衢有府志旧矣。自弘治十六年迄今六十载，文献、故实未及嗣续。前郡伯安吾杨公，惧其久而散失也，责诸校官搜辑成编，适镗以制归遣，使来征序，镗恳以不文辞。比甲子春，新郡伯南溟郑公继之，复以序来属，辞又不获，乃即其所新者而详阅之，遂有感于昭代之人文、故土之风教，而为之言曰：我浙为天下之首藩，而我衢又为浙之上游。先朝经画宇内，已有《一统志》纪之于列郡之次矣。顾分疆之广斥，必得司专城之寄者而后能核之真，世务之变通必待有宜民之德者而后能酌之当。镗尝披我衢之旧志，而考诸其新，则见其始舆地，次山川，次建置，次礼制，次官守，次人物，次食货，次灾异，次外纪，条贯精析，施为不紊，信知我安吾公之因俗顺民，民用丕式，随时设法，法用不拘，官常著于三衢，德闻訖于全越。今我南溟公之必欲成安吾公之美，而淳切恳至，下询拳拳，是此心即安吾公因其俗随其时之盛心，而安吾公之遗泽得留于我衢者，征于此也。政以同心而继美，志以善政而相成，则是志也新之于今日，二公之官常也，传之于永世，三衢之信史也。以此志而赞保厘之治，藩臬将用赖焉。以此志而阐激扬之典，台院将用赖焉。以此志而仰承圣天子之休德，庙堂将用赖焉。以今而观衢志者，志一衢耳。然衢为牛、女之分，而上之足以经天。衢为太末之墟，而下之足以纬地。衢为敦厚之俗而中之足以理人。一志而三才备，虽以措之全越可也，达之天下亦可也，而奚限于我衢哉！纂志之新倡始者安吾公，继成者南溟公，而我少郡伯文台薛公寔后先协济之，始葺于西安学训导汪子旦，重校于衢州府学教授金子汝砺，又重校于西安学教谕徐子守。而总其成者则镗，以乡故僭次于末焉。夫固不敢违二公之命而非有意于史也。志既成，谨序诸首，以俟通方。嘉靖四十三年二月望日，赐进士出身、中顺大

夫、大理寺少卿、前翰林院庶吉士、河南道监察御史、奉敕提督南畿学政、江山赵镗叙。原刻。

清《续衢州府志》序 康熙甲子，周召等续修，代郡守姜承基作。

清王覲文邑人 副贡

史之有志名也，自《周官》外史始也。史之以志传也，自班固《汉书》舆地志始也。此皆囊括八紘，包举六合，非郡邑之自为纪载者。考之《文献通考》，宋时郡人冯时中等作《会稽志》，教授卫玠作《信安志》，叶汝明作《续信安志》，是即郡乘之所自昉乎？譬诸水然，统志则溟渤也，省志则江河也，郡邑志则涧溪川泽也，合涧溪川泽之水共汇江河，而归墟溟渤积微成巨观。于澜，可曰此细流也，而忽视乎哉？三衢控两浙之上游，扼七闽之喉舌，襟带数省，水绕山环，形胜甲于百粤。溯厥权舆，秦属会稽，晋属东阳，至唐始有衢州之名，领县四。宋、元、明因之，领县五。星分牛、女，地接仙都，人留圣裔，真东南一奥区也。有明旧志，历吴、赵、叶诸君子之手，五易剗刷，距今阙逢一周矣。其间名公巨卿，文人端士、孝子贞妇之继起挺生者，指不胜数。但兵燹频经，典籍沦散，宁忍其姓氏湮没不传，与蚩氓同臭腐耶？予昔下车露冕行部，见其河山风土雅有续貂之志，奈蝟陵劳人而未遑也。我国家敷天同文，薄海一轨，声教渐被，比德唐虞，圣天子稽古隆儒，崇尚经术，近诏礼臣纂修会典、统志诸书，定一代之章程，垂万世之法守，甚盛举也。凡郡邑微员，殫夏虫井蛙之见，仰佐万一。予虽莛陋，当宪檄初颁，即偕二三僚属暨荐绅名儒等，相与纲罗旧闻，捃摭轶事，踵一郡之遗志而增订之，取五邑之新志而哀辑之，删繁就简，传信阙疑，校讹悉正乎鲁鱼，搜秘不遗乎汲冢，匝月而经营粗定。于是，学广文乡绅士咸向予请曰：“前此书成，二千石之牧此都者例作文弁其首，公盍惠数语

以序之。”予曰：古者建国，今者建官，其职均也。朝廷以数百里之并疆黎庶而畀之守臣，为守臣者必思四境何以奠安，兆民何以怀保，庶政何以修举，赋役何以均平，而后无忝乎其职。且衢地顷罹寇氛，士女流离，皆鸟兽散，良畴尽成榛莽，城内旧庐阒然可罗雀也。幸各宪招集噉鸿，鞠谋抚字，登颠连之赤子于衽席，牧守处雕敝之余，蒿目呕心艰辛十倍于他郡，苟徒键阁卧治，藉口清净，如境内土宇版章生齿埴垆之数尚未周知稔习，遽欲布诸张弛，是犹医家不审病者之肥瘠虚实而即投以药饵也，吾知其必无济已。兹者肃奉简书，躬在纂修之列，得以殚精肆力于其中，昕夕论稽，属词比事。志舆地则知疆域之宜巩，志职官则知表帅之宜端，志兵戎则知容畜之宜筹，志礼典则知经曲之宜饬，建置国计有志而鸠工与重农交资，人物艺文有志而秋实与春华并采，以至翼教亦吾道之支流，而政事皆因革之要务也。振裘挈领，纲举目张。凡淋漓于楮墨之间，纵横于几案之上，皆渺躬之所负荷，拮据而不容旁贷且须臾缓者。按牒披图，日陈座右，真觉百里蒿来动经目睹，万家愁叹时入耳闻，千年之人材臧否，灿若设衡；数城之地势险彝，洞如观火，将益凛凛焉。慎官箴，勤民隐，以求不负紫宸简任之重，诚于郡志有厚赖焉。若夫生逢盛世，鼓吹休隆，在彼绝域共球，尚登王会遐荒，陬滋犹隶职方，况三衢固扬州之旧壤，而东南之奥区也，敢不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谘諏故实，润色新猷，上赞乎一轨同文之盛治，自此达诸方岳，载乎辘轩，储秘阁兰台之采择，犹之合涧溪川泽之水共汇江河而归墟溟漭也。不揣蠹测之愚，敬抒朝宗之悃，以是编为百谷王之一勺云。陈《志》。

康熙重修府志序

署府金玉衡敬庵 廨蓝旗

自来疆索之远无过今日，圣天子神圣慈仁，不待考图数贡，而

睿思广阔，常周浹于寰宇之内，即今职方所掌，一统有志，皇輿有考。又敕史氏哀采天下水陆道里袤延，将汇为成书，以钩核其实。伏惟九重宵旰之勤，其加意于輿经地牒者若是乎其重且详也。衢之为郡，居全浙上游，所襟带，所控引，势常及于千里而远。其间，山川之秀，产殖之饶，文献之所留遗，真灵之所窟宅，夙号为东南名胜之壤，而顾或载纪不存，编纂失次，吏斯土者，其何以周知险易、疾苦，而仰称圣朝同文同轨之盛治乎？衢此字旁写，刘刻改作逵。服官三十年，所至必征其旁近郡邑之志，篋而藏之，以备览索。既迁东浙，问志于衢。掾胥以旧志进，则几漶漫不可卒读。盖自季明迄今，皆因循故册，以作羔雁之具文，莫有能起而整辑之者。以故近时之政事因革、人物盛衰，皆阙然莫考。又其文不雅驯，每条以数骈语缀其前，而于义无取，志体又不宜尔。余为慨然兴叹者久之。己丑岁腊，余奉檄摄守来衢，适前守武进杨君已有重修《府志》之役，将次竣功，而属余以未竟之绪。余得而阅之，其排次条目，援据旧闻，决择颇能简核。而鼎建以来，中间更历寇乱，渐次荡除，复生息休养，数十年之事迹，亦约略可观。虽于古史材之文笔，持论未知何如？第较之故册所云，则已赫然改观矣。余正嘉杨君之能勤是役，而又自幸得襄成事以列名其间，爰为校勘数过，鸠赀趣工，俾速断手，而衢于是乎有完志云。余又窃惟衢虽望郡，民俗如今日不可谓不庶且饶，然于上下之间多有难为焉。子不云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今衢之生徒，另列户版，而兴讼、逋粮之习，时出其中。民之犷而黠者，亦辄相倚依以扞文网，其隶胥类不土著，率骹骹如一，不中使令，彼视长吏如置弈棋，然休戚不一关其虑。欲海而化之，盖綦难也。又曩时荒逋之后，按亩加额，土缩而税浮，良户不胜其累。而积荒弥望，有力者恣意占垦，动成阡陌，曾无毫毛之人，以佐正供。此积困之在民者，而常山、开化为甚。

山源深窅，林箐险密，有靛、麻、纸、铁之利，为江、闽流户篷罗踞者，在在而满，或蜂飞而集，或兽骇而散，丛奸府患，不可爬梳。此隐忧之在上者，而西安、龙游为急。是皆关志体之至大，而势不可以须臾。苟读志而弗留意于是，弗有以区画之，则志完无庸也。余摄事日浅，无能为衢郡计久远之利害，然蒿目铍心，不敢遽默尔以去。故因序郡志，而附陈之于简末，以俟后之领是邦者。康熙岁在庚寅闰七月上浣，诰授奉政大夫、台州府清军驿传海防总捕同知、加三级、署衢州府事金玉衡撰。原刻。

按：此序原刻楷书大字，刘翻刻本改作三韩马遹名。原本未见，几不知有金玉衡，兹考《台州府志》正之。篇中叙衢事，较杨序为详。后幅痛论地方利病，尤为修志者所宜取裁，使后之人读此，亦知有所儆惕也。

《三衢余述》自序

刘履芬彦清 江山人

沅沅积巖有伤横水，萋萋纤草不荡遗尘。辨乡表之音容，绝怜泉菽；燃夜窗之鐙火，畴解鸡谈。士衡有入洛之愿，肩吾无还会之歌。白云在天，青江可望。仆生侨泽国，家隶山区，越鳥悲歌，吴绫寄讯。故巢可恋，欲效哑哑之鸣；寒畦永供，不嫌嗷嗷之咎。此则孝侯风土纪蛟潭之异迹，汝南人物传牛医而鲜惭。我果肠回，官宁耳学，网罗绵蕞，庶无邮焉。若夫枫岭百里，灏水十驿，一篙争滩，三品政石。珍赆姊妹之国，箐篁太末之壕。镇东浙，西江之锁钥；掣八闽，百粤之喉吭。天堑斯雄，地纽常谧。云眠千树，天窥一线。姜稜恣其演迤，橘社耀其华簇。此又振奇之士，谈而神往；忧馁之农，对而独笑。宜前苕后珮，携龙丘之胜；引画札图，侨挹伯珍之雅。感瓜心劬学，鱼腹藏忠。琴囊入蜀，尚救于越之灾；竹索来杭，不遗碧落之字。土著百弓，风流千载。至如峰没禽翼，嗣江目为俊

游；牖隐石床，忠简资以纪宦。视彼回舟赧故，被废咄空，求则得之，异乎恹矣。且夫南音语熟，小海唱迟。擘车之志，仿虚元竹枝之体；兼琐碎则，十道伏栏之神。五行破炭之命，缙童逾尺之眉，乌斑带箭之膺。香辑成文，低徊亲染。今日者，风月俱寒，川涂系趣，有登征梦之亭，陟悬室之坂，杂采可观，灵踪宛在。言旋言复，遥认姑蔑之旗；一觞一咏，或规盈川之集。其目我为桑梓之佞子、云霞之导师乎？往彼无时，极之于梦。《古红梅阁骈文》。

桔槔序

明知县林 云澹玄 福清人

岁丁酉冬，余以例入计。越明年夏，还任，苦旱虐。斋心步祷，虽颇得应，而杯水不能救车薪，四郊尽赤，草木皆枯，贫而不举火，与力足措办而莫得余者，道相丐也。余亟请于道府，量出廩谷，减直以市之。又捐俸金，悬奖格，激劝厚积之家，得谷一千三百五十石，银五十两零，亲自散赈。坊里之极贫者，而庶几少甦旦夕之命。迨己亥春，青黄未接，米价腾踊，枵腹待哺者无虑万余人。余行施粥之法，即以谷银，并助银货米，多设粥场，择各附近殷实良民董掌若事，而间出不意，尽撤车从，一躬核焉。如是者两月。旋麦丰登，所入较寻常三倍，粥施乃止。计存活若干名，则非余所敢知也。顾余之救荒凡二，秋赈以谷，春赈以粥。谷则有遍有不遍，而冒领重支之弊生；粥则无及无不及，而济饥周急之恩普。赈谷非策也，无已则粥乎？要之雨暘时行，家给人足，下不至告荒，上无烦议赈，海内熙熙然若春台，是所愿也。兹刻也，如桔槔之备而不用可也。陈《志》。

《太末先生集》序

郑应昌全甫 邑人

今之名阀世其家者，类亦拄手版袭朝来爽气以为雍雅，更则取

金印斗大悬肘尔，虽辍涂殊轨，终鲜占艺圃一席者。非以此不贵也，盖天之祚人家世，眦其延促，始莫不有庞固单厚之气，数世而后兴，不特先代有德善功烈勋劳，子孙能兴旧嗜欲，乃必蔚为文采，高伟绝丽，复欲蕴崇之迟之，又久而弥昌焉。此亦未可取而代也，岂即如视荫者之朝不及夕乎？往余结发时，从荐绅子弟之末，私心向慕邑方伯公之季，今称太末先生云。方伯德业文章垂之乘志，歿而祀诸黉宫，男子四，两隼贤书，两籍明经。曰：予季尚慎旃，世毋滋大，而天故秘吝之也。独难一第，视篆青溪，所谓广文，官独冷者。甫下檄为令，居无何而逝矣。嗟乎！今其诗卷古文词留人间，其意以为小技，与制艺，俱不欲传。嗣人式如辑之遗笥者，廋尔。近古昉汉策士，雒阳少年，江都大儒，緼緼数千言。词赋如司马长卿，不自致也。唐李杜，号宗工，而皆由荐辟。其它名流应举之章，不少概见。逮经艺兴，而古诗文益为外臣外篇矣，其以帖括进取者何多也。先生得天之优于书卷，笃于嗜古，为古今文辞皆超箸，尝以崑经麟宝一书行世。援弄柔翰未足，虽形家、音律、字学、方书，无不研悦。奉亲之暇，宴坐斋居，犹忆曩偕吴郡林若抚饮于凌虹馆，倡予为柯山四韵。今十数年矣，散帙之富何如，而序记铭赞诗赋如干首，故曰廋也。盖其壮怀自分为金门之彦，起草承明之庐，得一挹其天藻而今乃止是耶！若其嗣公之才，则人人目摄之矣。间为古篇，扶质立干，垂条结繁，余复得寓目焉。是称鸾停鹄举，不长在碧梧翠竹间也。昔人云：长松之下必有清音。呜呼！此其为丰水之芑乎哉？崇禎八年十月一日，友弟郑应昌题。明钞本《太末先生集》。

《读史百咏》原序

清提学李际期庚生 孟津人

柯城下车之一月，所拔诸明经旅进谒堂下，有出文数帙为羔雁

者，则周子公右也。余受而阅之，其所立言皆才与学相配以出，窃异菰芦中乃有是人已。竟其《读史百咏》，尤称创获，则又掩卷而叹曰：“是何作之雄且贍也。”自尔雅不伸，诗坛鞠草。穿袖入瓮，非不代连牙頰，而牢骚盆吻挝鼓同罍俎豆同贺，则诞杂牛蛇。他若击钵驰翰，村巫谑浪，而玉台香奁，率雕妖艳。药兹类者，溪落寒瘦，高冠峨屐，又睫厌肥痴，是安得有美制遗音存乎世教者？周子是编，历稽群辟，义崇龟鉴，上自腐史迄于赵宋。其间，雄心善气，怪腹柔肠，偃甲开边，嗜仙佞佛，新台蒲殿，骨肉丛兵，三马五龙，冠裳迭恨，以至忠臣剗刃，外阃金牌，狎客浮觞，后庭玉树，诸如此类，罔弗星陈。搜隐擅义山之长，诗史增少陵之句。盖字仅数千，至简也，而古来亡王兴国，善败臧否，诸形如在襟带。披斯篇者，前车堪睹，来轸须停，匪仅算博士点鬼簿，池草燕泥等之尘饭为粮，土龙乞雨而已。余以是益多周子。周子家壁立。有母，年二十哺孤，迄今奉以食贫，甑尘弗啣。余间授餐衙斋，知其牛衣失偶。会得同年亶鞠毛公季女，更出俸金笥帛，俾周子成礼，以偕厥配。盖余自辖兵衢婺，矢躋民熙台。自秋及夏，凡厘弊剔蠹、劝学惠氓、钤兵靖寇诸务，幸堪愜愿，而于周子事，更窃自喜，为能就人一段奇缘。要之，使周子数帙不出，夫又安知周子者，则是编久秘而忽以餉余，不可谓不奇也。昔李清臣谒韩魏公，公以其才，妻以兄女。余于毛公异姓壻篋，谊亦相等，而周子砥砺名节，嶮然自立，其比于清臣当又霄壤矣。《受书堂稿》原刻。

蠲荒录序

余 恂岫云 龙游人

甚矣，吾衢之民之困也。衢之民无他生殖，仰田亩以食，田又率多硗确，地气凉薄，无一钟之收。若其年岁顺成，犹可计口并日。万一旱潦非时，则拱手而坐槁耳。而惟正之上供，以及大徭大役之

旁见而侧出者，又严峻促数而不可已，则于是鸟骇兽散，轻去其乡。而劝之乐土，是岂民之得已哉？势不容以居也。呜乎！夫以兵革初定之后，人民鲜少，户口未蕃，方且有土满之虑。又重之流亡移徙，以滋草窃也。田安得不益芜，赋安得不益拙。为吏者非不知之而惕息瞻顾、逡巡嗫嚅，守令不敢以告于抚辖，抚辖不敢以告于朝廷，盖蔽政之相沿也，二十年于今矣。成都雷公绥山守吾衢，廉知其故，怒然忧之，悉属五邑令长亲行阡陌，稽察荒芜，俾各以实自占，毋隐毋冒，绘图画地，以告于大参胡公、大中丞朱公。二公皆贤者也，闻公之言，亦惻然怜之，覆按得实，即为请命于朝。未几，有诏报可，悉蠲荒田赋，入如所请之数，猗欤盛哉！公之明德远也，而予于是窃有感者：朝廷轸念民依，其颠连困顿之状，特苦未能知耳。苟其知之，则凡可左右吾民者，初未尝有所靳惜。而今之有司，多规私便，不为远谋，反藉口令甲，以为弛担谢过之地。今观于公，何得请若是之易也，使人人如公，疾苦宁有不上闻，膏泽宁有不下沛者。然推公之意，岂徒以得请为功也哉！古之君子，其于民也，思其始必虑其终，居其名必既其实。建白之难，公既已独任于前矣；奉行之善，公尤欲与贤令长共成之。夫有请而不行，犹之勿请也；有行而不实，犹之勿行也。贤令长体公之心，成公之志，其忍以故事具文应己乎！敢因公之命序而究言之，盖亦即公所以命序之意也。陈《志》。

按：龙游旧志载有恂《赠朱中丞蠲荒序》一篇，事出同时，但彼据龙游一邑而言，此赅全属而言，为不同耳。

赠邑侯遂庵李公序

周 召公右 邑人

自古外吏之难，未有甚于守令者也，而令为甚。令之难，未有甚于地之瘠而又冲者也，而时值多事为甚。乃多事之苦，亦有重

轻，则以地方残破，用兵最剧为甚。言及此，而后知未有甚于今之西安者矣，则亦未有甚于今之西安之为令者矣。西安居浙东偏，地饶民瘁，又界闽、豫孔道，号称难治久矣。迩来凋敝弥极，令兹土者，方露肘攒眉，以速去为幸，而不意三山告变，践为戎马场也。则今之视昔，其艰易相判，又当何如者？嗟乎！人有疾者，未尝不呼天也，未尝不呼父母也。民之所谓天与父母者，非令乎？然有呼之而不应者，有呼之欲应而不能者。有呼不能应，而必图所以应之者，则某于邑侯李公，闻其语、见其人焉。侯英年伟抱，新硎初发，气可笼霄，一旦屈以墨绶铜章，人方扼腕，而挥弦之地又系残疆，真所谓以鸾凤栖枳棘者。而侯固未尝不屑也，叱馭而来，正当巨寇鸱张、重兵云集之际。此地方何等时耶？青磷遍野，白骨成邱，瓦砾塞于荒庭，狺狸号于白昼，即有刃下遗黎，亦若晨星之入眼，无非惊鳞避网，伤鸟离弓，东匿西奔，厝身无地。侯一睹焉而不禁泪承于睫，凄然浩叹。曰：“嗟乎！民之颠沛流离，抑至于此乎！余忝为人牧，而不能少纾其痛苦，何以自安？”于是甫谒上台，即以缓征收，商赈恤，招流亡，甦夫役为请。一时绅衿父老闻侯此语，及接侯眉宇，则慈祥恺悌之色，蕴若春温，无不以手加额，谓侯真吾天，真吾父母也。乃侯于此际则甚苦矣。利民之事欲为之兴者无限，而阻于力之不能为；厉民之事欲为之除者甚多，而迫于势之不容已。盖一时大纛高牙，旗鼓并建，满汉官校如林，数万灶貔貅鳞次栉比，凡所居之舍，所役之工，所需之材，与所用之器，无不取给于县官，稍不如意，虽旗斲走卒，戟手而哗，难以情谕。至于征旆迭来，舟舆辄应，大兵一发，跂踵毕行。当是时也，坊长因民困罢编，而常夫以役繁屡控鸩形鹄面之群，救死扶伤惟恐不赡，调停拮据更出万难。今夫令之不可为而犹可为者，以有人民尚堪驱使，钱谷得以通融耳。两者交乏，而以无米之炊责之巧妇，既少点金煮石之能，又乏纸马豆

人之术，虽使尹铎、西门豹复生，不复能措手矣。而侯则呕心区画于澜翻鼎沸之中，必求上无误于军需，而下少苏夫民困而后已。读其先后详请诸文，一字一珠，又一字一泪，而今春再乞免征二稿，淋漓婉转，痛切尤深。元次山道州之诗、郑介夫监门之绘所不能尽，真千古至论，千古至文也。然则侯之仁心惠政，不待行事而后见，绎其文章议论，而此时之擘画与异日之经纶，已陈大概矣。展其逸足，使骋康庄，岂仅与卓鲁召杜号称循吏者比长絜短哉！不意四年苦吏，乃以未始开征之赋，忽罹抨章，此一邑之众所为废书罢市，奔控各上台，争先恐后者也。所幸督抚二宪久悉衢地苦情，允为题留，借恂可望抚字心劳之绩。寻申御屏，螭坳珥笔，乌府乘骢，皆转瞬间事，而西安固其始基也。宜侯之不以为不屑也。侯之徽政不可枚举，述其所最苦者，以志西邑歌父母戴二天之意。然则彼得善地以为幸，而碌碌无可称道者，以侯之视其贤不贤，相去何如也。余虽身羁宦邸，然太末之口碑闻之甚悉，而父老重趼而至，又以帐词请，故不禁泚笔而书，且得藉手以志长河共戴之感焉。《受书堂稿》。

按：李侯，名呈祯，奉天铁岭荫生。此文一出，而侯竟得复任，亦足见公道自在人心也。

青霞书院诗序

王观文

三衢号东南之剧郡，扼闽、豫之要冲。昔年蠢尔逆藩，狡焉犯境，室家琐尾，城邑空虚。大司马督宪李公，仗东郊之宝钺，率众徂征；秉南国之牙璋，恭行天罚。罢虎陈师，列元戎于鼉阵；舡下濂，杂组练于犀渠。左攻左，右攻右，尽歼塞外鲸鲵；宅尔宅，田尔田，立返泽中鸿雁。卖剑卖刀，植四郊之禾黍；载橐载戢，息千里之烽烟。绘图蠲赋，由己溺而由己饥；发粟赈荒，补不足而补不给。

兴礼乐于兵戈之后，建堂斋于烟水之湄。庭罗衿佩，重开元礼。旧龙门架积缥緜，广贮长源；新锦轴传经，一如马帐讲道克继鹅湖。武功合文德而诞敷，士气偕民风以丕变。嗣是移旌节于六桥，苍黎拥轍；卜鼎瓿于三殿，绣袞还朝。壶浆载道，愁借寇之无由；祖帐盈阡，怅挽刘之莫遂。感忆从前，岂但立祠桐邑；思深去后，宁徒配社浚仪已哉！昨者清商应律，白帝司辰。金风珠露，良辰刚半乎九秋；瑶镜冰轮，圆月才过夫三夕。纤云敛翳，灏气澄空。瞰龙宫而登鹭岭，正浙江潮起之时；升日观而跻天门，适沧海筹增之会。麟吐玉以来，阶楨符阙里；凤衔珠而入梦，祥发岱宗崧高。既庆乎生申棠芾，益怀于憩召，则有我方翁并夫子者，沉澹钟清，夙本紫皇香吏；藐姑絜秀，生来碧落侍郎。直凤池而珥笔，曾宣薇省丝纶；驰熊轼以剖符，复壮柯阳锁钥。登堂诵德，久深景仰之棕；姚作忱。介寿称觞，爰应绅儒之请。张隼旂于道左，鸣驺驯于田间。衣冠霞蔚，碧油齐驾香车；剑舄云稠，紫燕同骖宝勒。少长咸集，小大皆从。酌兕觥之酒依然，跻彼公堂；听鸾哢之声共乐，言观侯旆。遥望泰阶，朗台星于北极；近瞻石室，起颂祝于南山。黄童绕砌，笑舞彩衣，素发当筵，醉吟燕喜。四序烝尝，长忆裘带歌壶之致；万年俎豆，即在诗书弦诵之坛。落树色于吟囊，收川光于几案。积水映长空共碧，余霞将斜日俱红。牙樯锦缆，下帆影于长洲；牧笛渔舸，沸歌声于归路。浅沚湿蒹葭之露，远村寒橘柚之烟。赏心既浹于登临，逸兴还飞于酬唱。旷代宗工，调高白雪；轶群髦士，韵叶黄钟。侍芳樽于梁苑，士有邹枚；追羽盖于邺中，客皆粲干。墨池杂染夫龙宾，藻披颜绣；珊管分挥其兔颖，采吐江花。词囿之琳琅炳耀，宛游群玉，山头文城之珞珞陆离，恍入蕊珠宫里。江渚栋帘，风景固同乎滕阁；茂林觞咏，赋诗何减于兰亭？爰辑篇章，寿之梨枣。自此太史采入轺轩，直拟康衢耕凿；亦且乐工播诸金石，制犹蜀郡中

和。遥传盛事于鸡林，妄附芜词于骥尾云尔。陈《志》。

题徐柏龄文学存心铭序

知县陈鹏年沧洲 湘潭人

士君子读书谈道，呶唔抱膝，而不知地方利弊、民生休戚，即讲究存心养性之说，于经济略无裨益，世所称章句儒是已。下此则更有枉己徇人，假公济私，狗苟蝇营，罔知自爱，亦往往为乡党所不齿，当事所见辱。彼不知有礼义廉耻，又乌有所谓济人利物者哉！徐君柏龄，为三衢有道之士，清心穷理，盱衡世务，其于致君泽民、补偏救敝之术，筹之烂熟，顾数寄未遇，潦倒诸生中。尝慷慨论天下事，了如指掌。顷遭闽寇蹂躏，继以凶荒，民不堪命。徐子触目伤心，条陈利害，娓娓千万言，若董子天人、贾生治安诸策，陆宣公诸奏疏，恺切详明，不避嫌怨。当事者无不改容起敬，信从其言。如蠲荒报灾，免解南米，建造营房，以及戢兵安民诸大政，洞悉时弊，晓畅机宜，实可坐言起行，非徒矜文章之丽、才辩之雄也。是以故武定相国诸公，当兵荒交瘁之余，独以儒生末议，辄见施行。其造福于苍生，补益于地方，良非浅鲜。三衢之人咸相推重，有太邱彦方之风。惜哉！其以诸生老也。他日朝廷征辟耆英，徐子出其胸中抱负，指陈方略，以弘匡济之猷，则徐子之存心，詎独在一乡一邑已耶！予簿书之暇，爰书数言以为赠。

《读易记》序

费 淳筠浦杭人寓衢

橘洲陈先生于余为执友，数日不见辄思慕之。先生好谈《诗》，亶亶不倦，兼善撰著。尝见其分二象两卦，拗归奇运，指灵妙意，甚爱之，然但知其优于《诗》，不知其深于《易》也。余通籍后，留燕台者七年，守兰陵者二载，西至雁门紫塞，南历金马碧鸡，与故人契阔良久，而先生齿益高，学益邃，观象玩占之余，得诸心者，往往笔之

于书，余初未之见也。丁巳秋，余奉命抚闽，驱马出三衢，而先生已修文地下。其次君朴抱一册来谒，曰：“是先人遗墨也，愿丐一言为重。”始睹所谓《读〈易〉记》者。度之行笈，瘴海事繁，亦未暇卒业，旋又移节三吴。明年，遂有两江之命，王事靡盬，久无以报知己。爰于移驻河壖之暇，悉心披阅，见其采择精当，不蔓不支，而又时出新意，真能接四圣人之薪传，补千百年之未备者。始叹曩时之谈《诗》而不及《易》，殆所谓善《易》者不言《易》欤？抑假年以学，而诣益加进欤？回忆当年老成雕谢过半，幸是编之存，如接先生警欬焉。亟序而归之，以志典型之景企也可。并姚《志》。

《二陈诗选》序

郑 烺 春台 邑人

橘洲先生，孝乌诗礼世家也，居衢之讲舍里。生而颖异，始就塾，问师曰：“读书在求道，岂徒干名耶？”师甚奇之。少长，遵父命，综理家政。盖先生雁行三，伯氏早卒，仲即且翁先生，文弱善病。惟先生才略过人，遂弃儒就贾，然非所好也。阅数年，犹子稍谙持筹，亟举授之，仍归理旧业。友或叩之曰：“将捧高头讲章作老冬烘乎？抑将撻免园册子习新花样以逢时乎？”曰：“非仆志也。”“然则欲抽罗百代，上下千古，论世尚友乎？”曰：“仆之志也，而未能焉。”乃担囊负笈，避嚣于九仙寺，下帷者三年，不复问城市事，枕经薛史，泛滥于汉唐以下诸大家，尤笃嗜杜工部、韩昌黎全集，口诵如流，首尾不遗一字。寺僧一日请曰：“子面壁功深，梅子熟矣，曷归乎？”曰：“诺。”时人以先生长而学，学而成，比之苏老泉云。尝慕沈启南居有竹庄、奉母之乐，筑室曰山满楼，与仲兄菱湖草堂相望。图书彝鼎，充牣错列，布衣藜杖，潇洒出尘。兴至则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壘篴竞爽，虽何大山、小山无以过之。生平与费丹林、翟晴江二广文契最深，唱和殆无虚日，风流文翰，照映一时。太守林公穆

庵、大令段公金沙，皆先后折节造庐，沦茗清谭，浑忘形迹。江都郑公板桥、申公笏山，俱邮书索稿，问难不置。其为远近名公器重如此。晚年白首一编，尤邃于《易》，著有《读〈易〉记》及《诗经集说》、《读杜解》，皆时出新意，不蹈袭前人。其《橘洲近稿》中《晚吟》，阮中丞辑《辘轩录》已采入矣。辛未岁，喆嗣继华襄辑邑乘，因出遗稿，以备采录。同事者劝其付梓行世，属予拣精金而遴瑜玉，与伯父且翁诗编为《二陈合选》。嗟乎！先生不仅以《诗》鸣也，而于诗亦可见一斑。余景仰先生如李渤星凤，又慕先生志之高而能成其志，不求名而名自归。孙登有言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若先生者，志高而道尊，道尊而名显，斯诚善用其才者欤？备述巅末，附书卷尾，冀以志古人典刑之未坠尔。辛未孟夏上浣，后学郑烺谨撰。《山满楼》原刻。

重刊《樗茧谱》序

清知县吴德瀟筱邨 达县人

西安之山，势衍而气清，秀郭层陵，云回霞举，林壑绵濛环四境。阳叶阴条，是养百卉。民朴而愿，生计艰，惮于趋事，种植畜牧之利，曹焉未讲。山中灌莽丛杂，深僻之地草可隐人，间艺竹木，仅十之一。造纸者开槽其间，民居寥落，所佣多客民，时不靖。戊戌春，德瀟来受事，急欲为谋本富，早夜以思，未得要领。会勘堰至南乡，就树阴决事，竟抚其树，类吾蜀青桐。青桐者，可蚕可炭，可生木耳，刷有用，山石萃确中，种之最蕃茂。寻草际，得其子果，橡实也。询父老，知多此树，间作薪，拾子作腐，不他用。归检遵义郑子尹先生《樗茧谱》，属郑渭川孝廉，张厚庵、叶耀庭两茂才，校刊流布，期明春求蚕子来课民遍种之。忆咸丰戊午，先仲兄守遵义，德瀟侍行，读书郡斋，见遵民食樗茧之利，富庶甲全黔。浙中蚕丝之

美冠五洲，近益讲肄。樗虽野茧，果兴之，当远胜遵人，与桑蚕并行。且西安之山，不第宜樗也。其高者危峰切云，则宜茶，茶之色香不减龙井，惜种者少。其委折盘回者，则宜竹，宜冬青。冬青产腊，易种，煎之工省而利厚。其近溪者，宜樟、宜棉、宜麻、宜百果。他所宜犹多，不可殫悉。其平畴，受诸溪之水，蓄堰作塘，以时宣泄，向号多稻，其最腴者宜桑，诚沃土也。山泽之利，郁盘蕴积，隐而未发，可任其荒芜阨塞，使椎埋带刀者出没以害吾良民乎？管子曰：“积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方今圣上劬农，叠下明诏，大府承流宣化，以劝课为先。观察郡伯，周咨博访，思所以惠养元元，斯诚相土揆日、广辟地利之时也。况西安日废待举，苦无资，丁口几三十万，既庶谋富，时哉！时哉！德瀟不敏，愿与缙绅先生、父老子弟，勤力行之，毋苦其难，毋厌其烦，度高下视肥瘠，垦蒿莱，务尽地力，期以十年，必成富国，物力丰贍，隐赈奥博，百废具举，里巷涂欢，风俗益厚，敦礼崇让，狱讼衰息，文馆盈绅，戎亭息警，蕃祉老寿，兰蕙争翘，皆可操券致也。请以《樗茧谱》为权舆矣。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西安县知县、达县吴德瀟序。原刻。

跋慎伯筠书

宋李之仪赵州人

治平中，钱唐元积中子发守山阳，乐土善谈笑。山阳介东南舟车之冲，以至客至，殆不容馆谷。伯筠尝岸幅巾，著芒鞋见。子发于清晨盛服，听览之际，子发为之倒屣，即谢他客，辍所事，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语谆谆劳苦，钦拥之不已。伯筠直视取醕，了不与酹对，酒尽翻然引去。州人灌传曰：“吾使君有是客，可以往敬邪？”户之屢至无少间。伯筠多作字，出庾词为谢，而口未尝启也。予为儿童时亦往见之，辄谓予曰：“家何在？将奉报。”明日既至，索

酒满巵姚作甃。而去。方是时，子发募州人作新桥甫成矣，请伯筠记之。适据一大几，随题诸几上。州人亟模之石，相与率百金为谢。伯筠怒目叱去。清晨拿小舟径归。子发走十余辈，挽之不回。呜呼！世岂复有斯人哉！《姑溪居士集》。

题秧马歌后四首之一。

苏 轼子瞻 眉山人

惠州博罗县令林君扑，勤民恤农，仆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制作阅试，以谓背虽当如覆瓦，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今浙中稻米几半天下，独未知为此，而仆又有薄田在阳羨，意欲以教之。适会衢州进士梁君瑄过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详。归见张秉道可备，言范式尺寸，及乘馭之状，仍制一枚传之吴人，因以教阳羨儿子，尤幸也。本欲作秉道书，又懒，此间诸事可问梁君具姚误其。详也。试更以示西湖智果妙总禅师参寥子，以发万里一笑，尤佳也。绍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轼书。

题赵帆屏风文与可竹

苏 轼

与可所至，诗在口、竹在手。来京师不及岁，请郡还乡，而诗与竹皆西矣。一日不见，使人思之。其面目严冷，可使静险躁厚鄙薄。今相去数千里，其诗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静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见竹而叹也。并《苏文忠公集》

跋东坡与林子中帖子中，名希，福州人。《宋史》有传。

朱 熹

淳熙辛丑八年。中冬乙酉，观此于衢州浮石舟中。时，浙东饥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复其言，尤深感叹，当樵刻诸石以视当世之君子。新安朱熹书。

再跋

朱熹

淳熙辛丑，浙东水旱，民饥，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过三衢，得观此帖于玉山汪氏。以为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广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斋。新安朱熹书。

按：玉山汪氏应辰，流寓在衢，多蓄嘉画名帖，见《石刻铺叙》。

题赵清献事实后

朱熹

国家自熙丰、元祐以来，人才政事分为两涂，是此者非彼，向左者背右，既不可得而同矣。而于其同之中，又有异焉，则若元祐之朔党、洛党、姚《志》脱此二字。川党，而熙丰之曾文肃、赵清献、张丞相又与章、蔡自姚无自字。不同也。熹少时从赵公之孙惠州使君游，得观赵公手记，所与蔡京异论本末，盖尝三复而叹公之不幸。今复从惠州之子某得此书而读之，则又深惟其故，而重叹国家之大不幸也。夫以赵公之自言，下不欲结怨于百姓，则必不肯肆行烦苛争夺之横政；中不欲得罪于士大夫，则必不肯唱为禁锢忠良之邪说；外不欲失信于夷狄，则必不肯妄起开拓燕蓟之狂谋。姚《志》节去此二句。而考其生平，质厚清约，有过人者，则又知其必不肯为蔡京之淫侈导谀以蛊上心，而纳于有过之地也。是则虽曰同出于熙丰而其邪正得失之间岂可同年而语哉！且《春秋》明王法而不废五伯姚作霸之功。元城刘忠定公伤政宣之乱，而曰莫若且宗神考，然则后之君子之于此书，岂不犹有取焉？呜呼！其亦可悲也哉，其亦可悲也哉！姚少一句。绍熙甲寅五年。元日姚误六月。癸亥，鸿庆外史朱熹书。

跋赵清猷公家问

朱 熹

赵清猷公晚知濂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公者亦甚悉，见于章贡送行之篇者可考也。而公于佛学盖没身焉，何邪？因览此卷为之叹息云。绍熙甲寅七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谨记。

跋赵清猷公遗帖

朱 熹

赵清猷公清忠之节，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赞叹姚作美。之所可及。今年，自长沙趋朝，屡得见其遗墨，皆家问也。此卷藏其族孙遵家，尤见慈祥雍睦之意。独恨三亭芜没，谓濯纓、逸老、水月三亭，皆朱子书匾。不得追寻晚步遗迹，不胜高山仰止之叹。遵温谨好学，能业其家，其必有以复之。姚《志》无其字，复字作永。绍熙甲寅中冬八日，新安朱熹题于祥符方丈云。

跋赵清猷公家书

朱 熹

赵清猷公之为人，公忠孝慈，表里洞彻，姚作激。固所谓无间然者。然其晚岁学浮屠法，自谓有得，故于兄弟族姻之间，无不以是勉之，前后见其家问手帖多矣。如此卷称其弟心已明莹，见性复元；教其侄以不失正念，要使纯一不杂，又教以公私谨畏，践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三业清净，即佛出世之语，以为此亦直截为人处。则与今之学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颠倒不堪著眼者，盖有间矣。呜呼！圣学不传，其失而求诸野者，若此尚为有可观也。予是以表而出之。庆元丁巳三年。十月十一日庚辰，朱熹记。以上并《朱文公集》。

跋赵清献公与小金紫四帖

刘克庄后村

清献公，世号铁面。观其与小金紫姚《志》误倒。四帖，情辞缜密如此，与青云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异矣。然金紫公所以为清献所敬，岂专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废榷酤一节，宜清献之心服也。时，清献守虔，故有贵部犹尔，赣州可知之，叹后二百年赣宿重兵，州计颞仰于酤，目榷至数倍旧额，未知有清献、金紫辈人稍弛张弓之执同势，姚误作执。否，览卷慨然。

跋赵清献公赠子中画卷

刘克庄

龙眠马于今未易得，况幹马乎？以画家记载考之，幹仕至太府寺丞。此题云：韩将军笔。韩画马师曹霸。霸仕至左武卫将军，然则称将军者霸也，疑子中误记。按：子中，元丰间为礼官，当使高丽，辞行，谪监杭州之楼店务。清献饷画，当在此时。或曰：“清献亦厚子中耶？”余曰：“子中在绍圣以前，其议论未尝不是涑水而非荆舒，厚坡公而薄亶定，未出元祐老奸毛刻本作姦，与《通鉴》合。之语也，未掷笔而发名节扫地之叹也。清献安能逆料其晚节乎？因子中父子题识，反为名画之累。并《刘后村集》、《毛刻题跋四校》。

跋赵清献公三帖

周必大益公

右赵清献公三帖。第一，乃嘉祐八年春任度支副使所作。其云孙公勇退，谓蜀人文懿公也，名与公同，寻除东宫姚《志》误富。三少致仕。峘，公长子，是年登科。第二，则治平二年公知成都时。仁举不知谓谁，三年姚误之年。有都官郎中广济河姚误作为。催纲石，辍为梓州路运判，或斯人与？第三，云吕侍讲三请留司，盖正献公也。是年八月出知蔡州。庆元五年十月旦，平园老叟周某敬题。

跋赵清献公家问

周必大

儒书、释书虽异，而欲人求放心复本性则同，皆因其所所字，姚脱。固有，姚衍而行。淳淳然命之，非强以外铄也。赵清献公习与性成，庶几由仁义行，宜乎造次，必于是观其与弟侄家问可知矣。庆元庚申六年。腊日，平园老叟周某书而归之季路汪氏。

题苏子美帖临本

周必大

欧阳公铭姚《志》作谓。苏子美，谓姚移在上。喜行狎草书。今玉山汪季路名逵，应辰子，随父同寓衢。所藏，颇备此体。其间峡束岩排之诗，既用杜工部句，又录《漫兴》、《惜花》二绝，其爱杜至矣。俱字子美，得非司马相如慕蔺之意乎？衢本《沧浪集》改萧然作飘然，梁寺作萧寺，能驱作聊驱，向城市易松门路还自羞，姚同。毛刻作修，阁钞本作羞。考《苏学士集·秋宿虎邱寺》诗末联云：徘徊欲出向城市，引领烟罗还自羞。则作羞者是。易却自羞，盖加润色，比旧为胜，世以前辈真迹证别本，姚《志》有殆字。未必尽然也。阁钞本有也字。淳熙十五年三月六日，命小子纶毛刻作论，姚《志》从之，阁钞本作纶。考《宋史·周必大传》：子纶。不作论。临而藏之。

跋徐夫人所书《华严经》、《梁武忏》

周必大

郁林蔡侯子羽故母徐氏，姚作夫人。三衢人。宣和间，刑部侍郎讳敷言之女，潜心内典，学虞世南书，尝手写《华严经》、《梁武忏》，皆终部帙，所谓女姚同。毛刻作女，阁钞本作妇。人身得度者，其子将藏是书于名山，求予一言。予谓：“夫人为善如此，郗氏之业在所不论，二经果报，宁复唐捐《华严经》。云南方国有长者妻名曰善慧，见佛神力，心生觉悟法。此字姚脱。《华经》云：比邱尼憍昙毗得

佛授记后，名光相如来。予知夫人此念不断，尽未来世，当证二说四字姚脱。岂止资姚有其字。冥福而已。姚衍哉字。庆元丙辰二年六月丙寅。以上并《文忠集》，毛校。

跋徐夫人手写佛经

陈傅良君举 瑞安人

余苦不学书，自儿时及今，所谓书，未尝手抄一卷。往时从常州先生薛士龙学，每见姚重一字。抄书动十百卷，竟帙无一字行草，心叹服之，以为视司马文正何如耳，他人无及也。今见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写佛经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笔法，则又愧焉。字画亦细楷，此字原空。以余姚《志》作予，与首句异。之不能手抄一卷书至愧于徐夫人，而或者辄意轻天下士，余姚亦作予。不敢也。《止斋文集》。

跋孔元龙《洙泗言学》

真德秀西山

昔南轩先生尝辑《洙泗言仁》一篇，发挥其义，使学者知所以为仁。今衢缺。孔君又辑其言学者四十余章，章为之释，使学者知所以为学。君以先圣之裔而研精先圣之书，其所发明有补学者。虽然《鲁论》二十篇，言仁与学盖无几，玩而绎之，实无一语之非仁，亦无一语之非学也。姑以首篇言之，时习而说，朋来而乐，固学矣。孝悌以立本，巧令之鲜仁，非学乎？学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后为善读《论语》。《真西山集》。

孔氏谱系后题

明宋 濂景濂 浦江人

神明之胄莫盛于阙里，孔氏宜其文献有足征者。今窃观其二家谱牒则互有得失，姑举其一二辨之。一谱云顺，一名谦，生鲋、腾、树。鲋生随。腾，字子襄，生忠。忠生武、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福，福生房。房之从弟某生尚安国，生印，印生骧，骧

生立。立之从弟吉生何齐。树，一作祔，生聚。聚，一作彦，生臧，臧生琳，琳生黄、茂，茂生宣。一谱云谦生鲋、滕、树、祔。鲋生育，滕生彦、贞，彦生成。贞，一名忠，生武，武生安国、延年。延年生霸，霸之下不甚殊。安国生黄、印、茂。黄之曾孙尚生畴，畴生贤。印生骧吉，骧吉生立、何、齐。立生元，元生子建。茂生宣、树，三传至琳，其后不书。祔生最，最生让，让生员。据前谱言之，则安国与武为兄弟，黄、茂皆琳之子，而骧、吉为两人，尚乃霸之曾孙，树即是祔，聚一名彦，实树之子也。据后谱言之，则延年与安国为兄弟，黄、茂皆安国之子，而骧吉只一人，尚乃黄之曾孙，祔即非树，彦实滕之子也。濂窃考之，后谱谓武生延年、安国者，据《史记》；前谱谓忠生武、安国者，据《家语》及《前汉书》，固各有所依凭。第司马迁与安国同时，而班固乃出迁后，《家语》亦汉之诸儒所录，似当以《史记》为正也。《孔丛子》云：子国生子印，子印生仲，骧子国安，国字也。太史公云：安国生印，印生骧，皆不闻言骧、吉者。非特此也。《汉成纪》绥和元年二月，封吉为殷绍嘉侯，三月，进爵为公。《恩泽侯表》：绥和元年二月，孔何齐以殷后孔子世吉之嫡子封绍嘉侯。或者虽疑父子不应同封，而吉固自为一人明矣。汉刘琳府君碑，巨鹿太守孔尚撰。尚自言承曲阜伯之裔，自伯鱼至武十世，无封曲阜者，唯安国有之。尚为黄之曾孙，亦无疑者。若鲋，虽与祔同音。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古人尚质，未必若是拘拘有以二字同音而疑无此人，其亦过哉！孔氏五十五代孙克仁，以谱图未备，有志于纂修之事，间请濂撰序以冠篇端。濂恨读书不博，兼之老懒多病，旧学废忘，无以究知其详，因略疏所闻，缀之卷末。孔氏孙子以学行知名者，代有其人，而克仁亦以文章家自显，幸为起其疵缪焉。

濂既为孔君题《阙里谱系》一书，复谓之曰：孔氏传至四十二

代，光嗣遭孔末之难。事在五代后唐时。末一作未，疑误。末乃洒扫户，孔景之后，欲冒袭封。于是，尽杀诸孔氏。时，光嗣为泗水令，其妻张夫人生仁玉，始九月，夫人遂秘养之。及长，再袭封，卒赠兵部尚书。兵部生四子，曰宜、曰宪、曰冕、曰勳，今之南北裔，如曲阜之崇圣、苗孔二村所居。及若古，一名传，端友、端朝之迁衢，端植之迁鄂，瑄之迁抚，瓚之迁吴兴，皆其子孙，固不可以不谨其传，而于正外二支，尤所当明辨之也。颇闻前辈言，元贞二年二月，官中所定户版，阙里正支为户凡一十二，分为五位。所谓五位者，则太子中舍、国子博士、中散大夫、侍郎、袭封也。若外院孔氏，乃阙里子孙洒扫户，每岁输入祭祀钱者，其为户凡三十有一，分为五院。所谓五院者，则宅上洙泗三传文登宁陵也。子宜述其事，庶几他日有所于考而无泾渭混淆之患。孔君曰：此克仁之志。愿为我续书之辞，不获命，复为附丽，题识之左，以为后来纂修者之一助云。

题朱文公自书虞帝庙乐歌辞后

宋 濂

朱徽公提举浙东，尝行部至三衢。大虞吕氏适为衢府法曹，遂往见之。公为写虞帝庙送迎神乐歌辞以赠，盖公劾台守唐说斋，其疏凡六上，说斋方除江西提点刑狱，朝论遂掇其职畀公，公以言不行即日解印绶去。此辞之书，正在衢闻命之时，岂尧舜君民之志弗遂而有所遐思者欤？或曰，别自有见，亦未可知也。此帖出于立斋王刚中所藏。立斋初从刘拐堂游，而卒业于北山何氏。考其渊源之正，实有所自，故其宝爱尤为深至云。并《宋文宪集》。

乌石教寺跋《龙游志》载作招庆寺题词。

提学道刘 鈇安福人

宋魏公张浚，清河人，绍兴名相也。武穆王岳飞，汤阴人，绍兴

名将也。当高宗即位之初，宗社为金人所摧，郡县为群盗所挠，遑遑焉措身无地。及李纲防守粗立，尤此字依赵《志》补。为汪、黄所摈，乘輿播迁，间关吴越，危亦甚矣。惟魏公内总枢柄，武穆外握兵权，一时诸将用命，人心协从，赫然有中兴之望。未几，奸桧用事，颛心和议，《龙游志》作议和。致使其君忘君父大仇，屈己臣敌。疑本作虜。今乌石寺此字依赵《志》补。记魏公听颜师鼓琴而去，盖放连州过此，而武穆题木桌则取兵去江右日也。无几，武穆竟为桧害。魏公虽再起，势可有为，复为桧党汤思退诸人所沮，盖天不祚宋然也。识者不归咎于高宗，而切齿于群奸焉。此下一段，《龙游志》多有不同。窃尝论夫武穆忠孝出于天性，自结发从戎，历数百战，其用兵百战百胜。魏公始终则以正人心、雪仇耻为本，其主议晚而益坚。虽天嗇其功，使二公困于谗忌，厄于奸恶，不得以伸其冤就其志，然表著天心，扶持人纪，使天下晓然知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此二字陈《志》阙，依赵补。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此二字，陈《志》亦阙，姚《志》作外疆。虽百世之下不可诬也。此段《龙游志》但叙寺之原始，疑后人窜改。余读《宋史》，尝慕二公为人。成化丁亥春，提调学校过衢，获睹二公遗言，独能已于情耶？敬题其后，俾寺僧刻石焉。《龙游志》有僧文兴名。千载而下痛姚《志》误作序。建炎南渡故事，而慨仰于二公者，奚能无所感也耶？为之三叹流涕。《龙游志》少一耶字，并无末句。

按：此文载赵《志》及陈《志》，署名刘鈇。鈇为明提学道，安福人。见《通志》，不谬也。赵作安城，恐非。龙游旧志误鈇为盱，姚《志》又误为钰，后人遂无从辨索矣。因录此文，附考正于后。

书白衢州侯，名景亮，传详《名宦》。

宋 濂时尚在元

三衢沈君持正来为乌伤文学掾，予谒之，持正盛称其守白侯之贤。予问之曰：“侯定科繇如何？”曰：“衢为州虽据东浙上游，厥田惟下下，入赋以斛，计仅三万三千有余，豪有力者兼并且善避役，役多在贫人。侯察其奸，令民自实田，以田定赋，一州服其平。”“侯律己何如？”曰：“侯清约甚，饮衢水外，一物不烦衢民。每旦，徒行人府署，野夫不识，与争道，不问。庭有斗民，立为疏直枉，皆免冠叩头谢。长子自沔阳来，越旬即遣归。唯一童给侍朝夕，未几亦遣。”“侯驭吏若隶何如？”曰：“吏抱案立左右，唯侯言是裁，不敢以意出入之。隶人数不逾九，凡冒隶名巡聚落以病人者，悉罢去。去年春，藩府以善治闻，天子嘉之，遣使赐束帛。衢人咸为侯荣。”予问已，顾谓二三子曰：“此南阳白景亮明甫也。”明甫自征东行省译曹掾起家，四转而来为是州，甚有惠政。昔予闻兰溪吴德基言若此，今持正又盛称其贤，故予屡问之。持正言与德基同，则白侯之贤信已。使牧郡国者皆得如侯，则下民之瘼庶几其有瘳乎。《宋文宪集》。

书栾惠卷

王守仁伯安 余姚人

栾子仁访予于虔，舟遇于新淦。嗟乎！子仁久别之，怀兹亦不足为慰乎！顾兹簿领纷沓之地，虽固道无不在，然非所以从容下上其议时也。子仁归矣乞骸之疏已数上，行且得报。子仁其候我于桐江之浒，将与子盘桓于云门若耶间有日也。闻子仁之居乡，尝以乡约善其族党，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而后行。子仁其务立参前倚衡之诚乎，至诚而不动者

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聊以是为子仁别去之赠。《王文成集》。

书武林相国费文恪公留别诗幅后

清叶如圭榕圃 邑人

幼时及见相国令嗣观察公坦斋先生造，或迎门曾宠夫牛炙对常属坐惯亲乎鹤颜，盖其先侨居太末，固与余累世通家也。后读相国行状，始知丝纶掞采，手笔已自推燕。风雪行吟，诗思未尝减郑。惜其隐斑雾豹灭字霜蟬十联，只在御屏一集，不传官舍。今春检得文恪与余曾大父留别诗幅，是其手书，赋成宰相之梅，原开东阁；赠作故人之柳，早泛南船。印玉半瓢，沫吹红而欲脱；署云五朵，行间白而俱飞。藉彼觞情，珍兹墨宝。但教笼壁定邀浅碧之纱，恍使标题亦著瘦金之格。嗟嗟篋无藏笏，可怜朱户生尘；诰有遗绫，直当黄庭出世。纸装尾段，瓣爇心香。留公佳话于当时，诵我清芬于前代。

高大令重浚衢州内河碑

叶如圭

膏腴数百里，遍资郑国之渠；闾阖亿万民，交颂白公之井。涤湮流于鼃陬，里灶腾欢；挑于径于鹤河，舟楫导利。故能拓充旧制，辟葑土以成堤；沿溯来源，修芍陂而蓄水。灌夏畦之负郭，藏秋潦之盈潭。此凿泉有待于工兴，浚浚亦求其民便也。吾郡山高水驶，蓄泄宜详，城峻濠深，疏通亦易。内河外连，石室之堰。旁汇菱池之波，分脉南来，控以魁星之闸，合流西泻，承之捲雪之亭，贯十桥而回环，周九里而曲绕，藉以近供爨汲，远洒街尘。乃者岸址隳残，菱芦壅闭，潺湲既细，翕受难宏，遂使涂涂之冰，消涨之雪、溜檐之雨，开径之泥，无不槎枒于路中，揭厉于水际，则安能复循故道，回澜不至猖狂，更出重渊，恬浪无虞洋溢也乎。高公严飭邦修，勤求

民莫。酌流泉以励志，设盂水而明心。爰均力役之条，因创沟涂之利。公旬三日，群皆雀跃而来；泽国一方，人尽鬼趋而集。指挥易就，畚鍤频仍，匝月而告毕焉。由是新丰初筑，坚如捍海之塘；孟渎重开，深有榑河之石。闾阎实资其挹注，略约亦赖以通行。众口传碑，邑人志庆。将见斗升可活，无须扬东海之波；俾知膏泽常留，永足著南邦之颂。并叶氏家藏遗稿。

按：高令，名世清，同治二年署任。时值兵燹之后，疫疠流行，浚河尤亟。此役他无所征，仅见此文，以未勒石，故附录于此。

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

使君，名式瞻。

唐柳 冕敬叔 解人

专使至，辱书并归拙文，如见君子，所褒过当，无德以当之，幸甚。门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即圣人之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盖言教化发乎性情，系乎国风者谓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浅，故文有崇替；时有好尚，故俗有雅郑。雅之与郑，出乎心而成风。昔游夏之文，日月之丽也，然而列于四科之末艺，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则人无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渐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于淫丽怪诞之说，非文之罪也，为文者之过也。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真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彩并用，而气行于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腾光气也，日月之文丽而成章精也。精与气，天地感而变化生焉，圣人感而仁义行焉。不善为文者反此，故变风变雅作矣。六艺之不兴，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无穷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强而为文则蹶，强而为气则竭，强而为智则拙。故言之弥多，而去之弥远。远之便己，道则中废，又

君子所耻也，则不足见君子之道与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词不可逮，则不足当君子之褒。敬叔顿首。《唐文粹》。

与毛维瞻书

宋 苏 轼

岁行尽矣，姚引作岁云暮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于此间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享为愧，想当姚引无当字。一笑也。《东坡全集》

贺赵少保启

苏 辙子由 轼弟

右某伏审得谢明廷，荣归故里。参东宫之羽翼，增南国之光华。搢绅竦观，贪懦知愧。伏惟致政少保，德侔金玉，节贯冰霜。早入谏垣，凛乎蹇谔之足畏；晚陪国论，温然忠厚之可依。逮此分忧，所至称治。因俗为政，无宽猛之常；与民息肩，有清净之化。士夫倚以为重，邦家仰以为安。而止足之心，早已自许；再三之请，久而后从。退居水石之乡，自放簪裳之外。优游空寂，有以知万物之轻；呼吸清华，有以期百年之寿。激扬颓俗，师教后生，卓然先觉之风，坐致不言之益。某因缘未契，误辱见知，旧德不留。虽同海内之公怨，高节愈劭；私喜哲人之克终，欣慰之多，敷染难尽。《栟城集》。

与任安抚古小简

王十朋梅溪 永嘉人

某官全名：大节凛然超绝，昔人前辈之士。乃者持风宪，肃朝纲，忠言说论，屡批逆鳞，奸邪寝谋盗名器者为之胆落。议者谓虽汉汲黯、唐魏郑公、国朝王元之、唐子方诸公殆无以过。直道不容，一麾出守。有识之士，咸为清朝惜之。然圣主图治方锐，急于见

贤，端人正士决不可久外，宣室之念正深，诏书行落大江之西，公其为苍生起。某叨被误恩，校讎册府，静惟僥冒，实出先达大贤吹嘘奖拔之赐，宁不知感。第恨来晚，不获瞻拜令光，亲承博约，以慰平昔慕用之诚。然每见同舍郎称颂盛德，几不容口，柏台蓬山，至今有光。吾道甚幸，名教甚幸！

与徐提刑度启

王十朋

伏审光膺宸命，荣总宪纲。政已报于江东，台复移于浙左。快睹除目，庆溢部封。恭惟某官，天赋材猷，家传事业，蚤登群玉之府，上应列星之躔，辉棣萼于一门，结棠阴于两郡。方外台之寄为甚重，非识治之子其孰宜。刘晏理财，何止为管、萧之亚；有功治狱，当远过于张之贤。暂屈使轺，伫持从橐。某汉廷窃第，越幕备员，民事未知，有负圣天子明训；仕途初筮，尚期部使者之宽容。俱《梅溪文集》。

按：赵清献元配妻徐夫人之父，东头供奉官，名度，见神道碑。然与梅溪之时，相距百余年，且官阶不同，姚《志》载此，不知是否一人也。

答衢州陈守尺牋

张孝祥乌江人

某敢冒言之，公之属县吏喻其姓者，子才尚书郎之子。子才，名栲，建德人。有女妻孝祥。子才与家君孝祥父，名祁。游，相好也。某为郎时，子才为同舍，不以某不肖，忘年顾接，又好也。今其子以荐及格，当诣考功，诚恐吏持微文，濡滞其行，望贤史君哀怜之，俾以时受代。子才老矣，舐犊之念切。人谁无子，惟贤史君怜之。僭越恐惧。《于湖文集》。

上制府请减南折银复旧书

清徐之凯 若谷 邑人

窃惟经世之要，在折衷以宜民；救时之方，或矫枉而过正。赋必归于中正，故丰不与俭同科；制有赖于节宣，故上不与民争利。是惟酌盈虚消息之机，斯以成穷变通久之道。谨按西安现征有南折银两一项，起自明时额编，绍、金、衢三府每年共解运金陵粮米十二万四千九百石有奇，各县按里甲差米若干石，由多及少，立有定籍，名曰《钉头鼠尾册》。其米则每石承领官银七钱，采买赴京纳仓，领批销号，米非出之民间也，资其运脚而已。然米价之浮，船脚、斛面、板席棚、僦赁投批、守候点查之费，业已不费。至崇祯年间，解户赔累深重，始议改折，每石照米价征银七钱，以兆脚费，官自买米运米，民间称便，而此南折银则已汇入正项额数之内矣。及我朝底定浙东，军务抢攘，止照改折运费每七钱金米一石输纳，以济军糈，是明时止以官米责民之运，而我朝即以运费科民之米，固已与先年旧制迥不侔矣。乃其时米价涌贵，多者至六七两，少亦不下四五两，以七钱之数较之，每石不及十之一二，民力重困，输将不前。制府陈忠愍公始更具题折改征银每石增至一两五钱，免其输米，复又汇入正项额赋之内，刊载《全书》。虽较明时改折增倍，而准之向来米价，则已减半有余，不可谓非圣朝加意民生，大吏盱衡国事之盛心也。不意十二余年来，年岁弥歉，粒食弥艰，米价弥贱，至今日固有不可言者。夫既曰岁歉食艰，则谷宜贵而反贱者何也？曰生齿繁而物力拙也，赋税迫而民力穷也。逐末专利，民生日偷，习俗尚侈纷华为累，小民之无盖藏久矣。刈获未终，追呼已急，取直升斗，填溢市廛，争折减价速售，以免鞭笞。止冀目前省释，而忘妇子。故人愈困穷而米愈贱，凡此者皆时势驱抑使然，非尽天时之致谴，人谋之不臧也。常屈指频年米价，虽高下不齐，每石总不出

五六钱，间若加以水色赢羨，则三石之米尚不足完南折一石之银，而仍有现年之累虚粮之赔。正赋营米之纳，总皆取给于田间，一夫耕种，敛入有几，历年积逋不完，率由于此。前黄门查君继培，曾特疏请减由旧，适以滇、闽变乱，需饷甚殷，因格部议。今大难削平已十余载，兵饷不虞匮乏，而穷民输纳亦更十余载，元气又益凋伤矣。盖向者以一两五钱之银而抵四五两一石之米，在赋为增而在米实减，今也竭三石之米尚不足以输一两五钱之额，是官米犹仍旧日之名，而民赋已增三倍之溢也。揆之忠愍当日，亦岂意其及此。此而莫为之图，维补救，残黎宁有瘳日哉！然在绍、金二府，物阜民殷，尚可支持。而衢则血尽髓枯，实难为继。窃思米贵则宜酌增，小民既为国家输加额之银；米贱则宜酌减，朝廷岂与穷黎较锱铢之利？况现在《赋役全书》，于南米改折银两项下，另注有“日后年丰米贱，另加核夺”字样。民间苦无《全书》，不能备录成语，然大要是酌减复旧之意。是先时司农官属，虽以救时增价，而未尝无先见之明，以预为变通之地也。兹者恭逢阁下质直强干，恺悌精详，上膺圣眷，特简司徒，是邦赋九等，出入权衡之枢会也。当此明良交泰之时，易为兴利除弊之举，并乞查照敝邑米价较数岁丰歉之常，大率止可得七钱之数，适与旧额相符。伏祈俯赐具题，删增复旧，改折正纳，庶米价得以均平，逋赋得以报竣。此生民利害所关，国家根本之计，诚不可忽也，惟阁下留意焉。

上制府请题免积逋书

徐之凯

侧闻民气欲其静也，民心欲其一也，民事欲其舒也。古之治天下者，务以民为度而无取乎赢，亦准乎其度而无取乎歉。一岁止供一岁之输，一民止毕一民之力，则简而易辨，毋以此之不是耗彼之有余，毋以前之关积滋后之纠纷，则循而可久。夫然故小民无傲扰

之虞，无纷岐二三之虑，无狭隘迫促日不暇给之忧，而非然者，数端之盘错交困于一丛，数岁之支离并惩于一日。其于所求未必有济，而摧残耗敝，损伤实多，此所谓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者也。三衢，古浙之孱郡也；西安，辖附郡城。民浇役重，土瘠山多。地脉枯燥，稍晴即成旱灾；水性轻寒，稍雨更伤淫潦。自顺治年间，山寇焚掠遍地，乡井十损五六，民间正赋已有株连赔累之苦。幸康熙三年，奉文丈量，冀得除豁虚赔，清厘隐匿。而前任李知县狃于微利，惮于综理，止仍旧册旧图，誊画申报，并未真实举行，日累日深，小民重困。至十三年，闽藩构乱，钲旗遍野，逃荒益甚。二十五年，复遭洪水，田地室庐皆成沙砾。而频年岁歉不登，民无生计，谷贱伤农，钱力匱竭。且西安近年大弊，钱粮止比现年，故敲扑愈重，赔累愈苦，民欠愈多，延至今日，其迫急有不可胜言者矣。乃本年钦奉恩诏，蠲免地丁一切钱粮，万民手额。然自五月及今，亢旱无雨，九月严寒，繁霜早降，稻秫萎，青荳荞麦四郊无种，现今河水断流，农功尽废，稼穡不充，十室而九，当事以既奉恩免，不敢仍引报灾之例，而自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积欠尚一万三千余金。初则闻江南积逋之免，不无希冀之心，继则罹夏秋洊至之灾。实无输将之力，虽有司百计追呼，而比无可比，赔不胜赔，究竟报竣无日。试思压积既重，头绪自繁，差提接踵，拷掠盈庭，哭泣环于堂阶，案牍纷于胥吏，呶嘈遍于道路，民气何由而静乎？一日而追呼者数端，一人而征办者数条，此牵彼卸，左诎右支，如引瓜蔓，如理乱丝，如衣败絮，而行荆棘，民志何由而一乎？拥肿褰积，轳辘沉绵，痞塞于胸，骨梗于咽，晦昧结于户庭，叫呼日集其前，夏楚复绳其后，厌妇子之为累，憎岁月之滋长，民事何由而舒乎？况此项逋欠，或有人无田，或有户无人，大半皆虚粮荒税，绝户逃丁。压纳强赔之数，原非实在人户挂欠之粮也。就令今年果能报竣，而来岁所逋必且增多，逾

年以来更将加倍，是民之所出止此银，官之所入亦止此银，国家何乐此完逋之虚名，而不一为疏通其壅滞，湔涤其繁苛乎？夫息肩坐荫所以谋负担而致远也，澡浴弹冠所以释尘累而图新也。阁下不乘此蠲租之日，养民以暇豫之休，示民以简易之则，以为将来输纳之良图，而顾使之积重难返，日趋于摧残耗敝而不可收拾也。岂所称良德美意哉！且此一万三千余金，较之江南一郡逋赋，不及十分之一，当事计必无所靳惜，而阁下方当内召，眷顾正殷，说言易入，适掌财赋之大纲，郎官掾吏必无敢啗齧其间者，幸慨赐具题，备述民隐，恳蠲旧逋，则积困可甦，元气可复，西邑群黎自此当有起色矣。幸甚！幸甚！

与董明府言清粮第一书

徐之凯

伏见大中丞以西安复丈田地清粮事，檄下明府厘剔经理，此均平赋税、除偏累、清积逋盛意也。颇闻执事者犹有异议，何哉？夫赋税之有取于均也，岂情是畸重畸轻之故。不均则紊，紊则法纪不彰；不均则愆，愆则假托日甚；不均则争，争则讼狱滋起。富日益富，贫日益贫，怨讟烦嚣，灾沓洊至，非仅一乡一里一甲事也。汉兴至文景，繇轻赋薄敛，抑豪强兼并，然太史公曰：“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盖甚痛其不均也。况乎连阡陌而无赋，无立锥者而代供赋不贲也，非其尤甚者哉！衢郡环绕四山，络纬溪涧，田以山为郭，以水为濬，土浅水薄，固所称中下之赋也。明时物产赢羨，赋税画一，颇不闻咨嗟叹息之声。辛巳、壬午间，凯年未舞勺，闻诸父老言：“万历五年，丹徒李公一阳为西邑丈量，精勤明恪，纤毫不苟，民间被其乐利。”至今心窃志之。然而势积时流，萌蘖渐大，剥蚀滋深，民以不堪。至康熙三年，复有丈量之举，使更得丹徒公其人者为之，衡量整刷，解弦而更张之，则民困可及甦也。面适际安邑李

君实尹县政，方是时君积欠数载，惟以迁擢为念，恐丈多增赋，则怨怒难防；丈少减赋，则吏议可畏。又虑粮清之后，民间逋负得以诱卸为累，遂悉举城市都鄙丈算已成之籍，概屏斥之，而止取合成数，或虚捏姓名、伪造引步以塞责，或依傍旧册、誊画开列以补苴。又更出库藏百余年鳞册，毁裂而颠越之，以灭其迹，于是西邑之弊不可复除，更不可复问，而丹徒公之良法美意于斯尽矣。夫天下事未有积久而不敝，亦未有不变而能通者也。百年之内何事不有，则有若积日累年传写舛谬，胥役分洒，加轻减重而莫能辨者，则有若富家鬻质，挟制贫愚，占田多而收税少，奸民欺诈，挽合朋比，售田少而增税多者，则有若绝户所余，逃民所弃，豪右势要因利乘便，田则据为一己之私，税则遗为里甲之害者，则有若忿争之产，重售之业，献纳投庇，取快目前，止图去田以制人，甘心隐忍而留税者，则有若素封子弟、闾閻苗裔温饱荡逸，不事生产，任懿亲之瓜分，恣豪奴之蚕食，田去粮存而茫然不知者，则有若巨川荡溢，溪涧漂流，东成则为膏腴，西败则为砂砾。膏腴者为势要所吞，据砂砾者为贫户所供输，无田赔粮面莫知纪极者。诸如此类，或知而为之，或久而始觉，或欲究诘而无从，或欲申辨而无路。陷溺日甚，展转滋多，目今荒缺钱粮遂至七千有奇，其他户尚有人，人尚有地，虚实相参，荒熟兼半，稍可支持输纳而未之稽核者，又不知其凡几也。明府思制赋以地，地非有增，赋从何来？籍地以赋，赋既虚悬，地又安往？则知有无地之粮，必其有无粮之地，断可知矣。而卒莫能均其有无，厘剔而校正之者，何也？盖有无粮之地者，皆富豪有力者也；有无地之粮者，皆孱弱无能者也。富豪有力者，才力足以弥缝，党类足以纠结，声息足以流布，故其术弥工。孱弱无能者，贫不能以邀上人之听直，孤不能以齐同类之心志，弱不能以发奸猾之阴私，故其势易讫。而主其事者，目不睹闾閻之痛楚，耳不闻草野之呻吟，畏凶暴

之挟持，惕神奸之噬螫，虽明知其然，而不得不濡忍姑息以听之。以是绅富之魁，胥吏之杰，市贾之雄，各泰然自恣，肆无顾忌，而席丰积厚，以貽其子孙。至于尪瘠饥寒孤寡之家，则肢体既刳，庐墓既戕，妻子既鬻，然且极于僵仆道途、委顿沟壑而莫之救也。岂不痛哉！夫非毅然为清粮归户之举，奚以拯其阽危杀其骄汰乎？顾凯尝闻之道路，或曰，工深费巨，藏成实难，倘非侵匿，横受牵扰，得不偿失。或曰，弓缩而赋浮，则额必溢，荒且无赋；弓平而赋协，则额必亏，熟且增赋。赋增则重困，无赋又独赢，其不均尤甚。此皆富豪有力之言也。愚以古今利害，率相参半。古人谓择害莫若轻，计害少而利多，则忍其害以图其利。今有人脱膈受病沉痾，将悉心力以治之乎？抑惮其针砭之苦、药石之艰，而姑听之乎？此前说之谬也。清粮以甦赔累，而不能使成赋之蠲除，当今之必然也。故但清其有无，而不计其荒熟，则赋无减亦无增，而大势已均矣。彼自有地而招徠垦辟之无术，将使谁任其赋耶？今有人以子姓丰歉之殊致也，甘苦之悬绝也，思有以哀益而调剂之，此为不易之则；而又逆虑夫将来丰者之反过于歉，而苦者之反过于甘，有是理乎？此又后说之谬也。故必先知为此二说之心，而后不惑其说；必先不惑此二说，而后可以毅然而有为。前龙游康熙三年丈量，与西邑同被此创，厥后催征棘手，逋负稠叠，无可如何，得令尹卢公锐意为清粮归户之法，立科条，明疆界，核名实，抑浮议，甚至举国非之不顾，卒以告成，于是旧逋以次就绪，而新粮咄嗟毕办。是何术欤？均故也。均则法纪明，假托杜，争讼息。是以事简而法一，民乐而粮完也。故卢公治绩，几与西邑丹徒李公相为伯仲，至今传诵不衰。明府刚方敏给，精详不苟，詎不一卢公若，而逆畏其不成，得毋慎憚之过耶？所愿张饬纪纲，秉断然不易之志，祈于善终，而次第行之。慎毋为富强有力者所笑，而使孱弱无能之细民徒饮痛吞声，以及于子

孙世世也。

与董明府言清粮第三书

徐之凯

夙承盼睐之殷，愿时亲色笑。顾抱采薪为累，以疏覲候，罪甚。敝地人情僮薄，徇私忘公，尤好倡说不根，翕訾异已。即如虚粮赔累一节，每岁现年包赔至七八千金，贫民被徼，纒受鞭笞，不克输将，而司牧之罣误随之，可谓官民交瘁矣。然此钱粮，则现年包赔，而此田，则皆富豪胥徒之所隐占也。目击无辜之痛楚流离，止顾其尺寸之私，而不少动其惻怛哀矜之念，凯之痛心疾首于此，非一日矣。幸台下止以饥溺由己之仁，体吉凶同患之义，推广抚宪德意，清粮归户，与小民以更生。区画精详，条理明肃，使阻挠之辈伎无所逞。近见四乡远近，翕然举行，鼓舞歌颂，播于道路。目下告成者已十之一二，其余或旬余或二旬余陆续可完，计岁内不难竣事矣。乃忽闻有某等宽限一词上呈观察，转致案下，此诚各宪轸念民生粒食至意，然要不可不深思而熟计之也。查某等乃西乡相近村落之户名也，并非的名，亦无他处人户，其地称膏腴，有橘柚之利，其地之产植饶于他乡十倍，且连年水旱皆不受灾，特其俗黠而喜讼，犷悍斗狠，又多习樗蒲娼优之戏，故地多无赖子弟。有言康熙三年丈量日，其地弓口稍宽，今恐丈出增税，有言其地人稠地少，近年将近村一带浅山俱经垦耨种橘，今恐作熟地起科，以故不愿清丈。二者未有确据，然总之今日展限之意，即向日阻挠之意；今日具呈之人，即向日异议之人也。如此大事，所难全在创始，幸始已创矣，若又辍而复作，则人已散而复聚，费已集而重科，器用已具而更整，心既懈矣法亦难施，盖多一起手即多一重累，且将来严寒暑短雨雪连绵穷檐乏食之际，举事倍难。而此停搁数月之间，其中又且有改图换号、抽调删抹之事，以滋弊端，此其不可之甚者也。夫

古者使民必于冬日，所为农隙讲事者也。诸凡宫室、田猎、版筑、戎马，皆以冬日执功，从未有于冬日谓不宜举事者。若冬日不可，岂春、夏、秋三时非农隙者反可举事乎？如春、夏、秋三时更为不可，则此等方田税亩则壤成赋之事，自古有之，皆应在何时举行耶？且以清田而历田间、以利民而役民力，分内事耳。然且以为不可，则古先王所为田猎、宫室、版筑、戎马更当属之何人，举之何地乎？若言丈田损残粟麦，则又不止航埠一处有粟麦也。弓手既系本地之人，亦皆耕种之人，岂有不爱护其亲邻而体悉其甘苦者，即间有伤损，大要不多，从来举大事者固不能无小小得失，正当权其利害得失之大端，又安得人人适意、处处无纤毫之累而后行之耶？且既云展限，多且数月，少亦月余。计此数月、月余之内，在其地之民所为出息正复无多，而被刑之民不知肢体伤折者几何人？转徙之民不知流离异地者几何处？穷迫之民不知鬻妻弃子妇者几何家？于己非有大利，而徒增举邑之伤戕，抑独何心耶？况所为展限者，特诡词耳。倘一奉展限之后，此辈必又有变迁之说，期以冬季则曰隆冬岁暮矣，期以来春则曰耕种届期矣，此倡彼和，索瑕寻疵，必令此事寝格而后甘心，彼时即欲创始，不可得矣。垂成之功败于一旦，诚为可惜。惟台下垂念残民，力排异议，洞烛其情，弗为所惑，戒休董威，求成求可，则西邑大害可除，百凡与民更始，其俎豆明德首以之矣。凯于此事非有切己疾苦，与异议诸人亦非有片言嫌隙，特以地方兴废、生民死生、利害所关，不禁感慨。激切于中，不能自己，辄敢任其狂愚，幸执事察其所以然而谅之，不然徒令其逢怨怒、膺谤讪以负罪于势豪有力之徒，则将来吏兹土者，非特不能行其事，亦无由得闻其言也，更足悲矣。并姚《志》。

祈雨文

陈鹏年

某官某敢告于本县山川社稷风云雷雨之神曰：惟神奉上帝命以佑护斯土，亦唯有司奉天子命以抚绥斯民，是故明有礼乐，幽有鬼神。二者相须，用以广上帝之慈，以报天子临莅下民之意，亦唯是雨暘时若，时和年丰，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以裕军储匪颁日用之需，以资民人衣食、婚嫁、死丧之具用。是有司告无忝于厥听，尔百神春秋享兹庙食不替也。兹者入夏以来，膏泽不施，旱魃肆虐，值东郊播谷之时，父老子弟悬耒叹息，憔悴悸怛，恐不能以永兹朝夕也。某闭户思过，谓天心仁爱，不忍降此奇凶，以祸斯土。其惟凉德薄行，不称厥职，以貽伊戚也明矣。况衢郡小民鸠形鹄面，家无担石之储，人无蔽体之衣，死丧暴露，埋葬无费，又何堪此降割也。其大者，闽逆猖獗，人窜田荒，朝廷屡下蠲租之诏，有司因循未能豁除，豪强匿税不纳，贫民李代桃僵，致滋怨讟，以犯天和。其次，生离活拆，买奸煽淫。其次，好勇斗狠，夭折民命，未协平反。其次，作奸犯科，民茹荼毒。其次，孤儿怨女，婚嫁愆期。其次，溺女毙儿，似摧甲拆之芳草，覆日之阳春。其次，崇奉淫祠，污蔑杂遝。如次失政，擢发难言。凡此皆守土之讐，岂尽蚩蚩者之过乎？某矫枉有心，皋比未暖，倘若因循有罪，雷霆震殛，夫复何辞。然迹者清丈之役已有请矣，离拆之惨已具陈矣，溺女之禁已宣布矣。至于智有未周，力有未逮，法有未行，民有未淑，神其宽以岁月，俟其渐积以解也。如其不然，神其奉上帝命以谴责有司之身，亦留此蚩蚩者以待后起之良牧，又乌用此奇凶降割为也。或衢民诡僻，无与有司，其中奸良杂处，奸而富者足以自资□，而贫者惨不更烈乎！至若旱魃为祟，捍御之力，神实司之，又非守土有司之职也。用兹省躬自责，禁断屠沽，望甘霖之立沛，冀枯槁之来苏。神无吝此喉

舌，转乞天意，拯饥救焚，是所藉于今日也。云雨之望，三日为期。哀请勿遽，神其鉴诸。

上李制台为赵清献公裔孙公举

刘兆元率斋 邑人

窃见故宋太子少师、资政殿大学士清献赵公抃，世人标表，三衢先哲，事详《宋史》本传，并学士苏轼所撰《御赐爱直碑》，生等不敢具赘。独其坟墓、祠堂之在西安者，久立祀典，设奉祀祠生一名，以奉春秋祭祀。今皆芜秽不治，衣冠欠缺。旧有高斋故址，曾立书院五楹，有堂有寝，碑珉现存城北孝悌里中。立祠设像，郡县有司亲临主祭，至今五百余年无异。今其子孙，日以式微，生等及见所存不过一二人，一名赵士秀，一名赵士恒，穷乏不能存活。生等比邻，目击心伤，于顺治末年，巡按御史石采风至衢，举其子孙之名士秀者充举奉祀，移文学宪，准给衣顶，行学注册；又于康熙元年，见其穷苦愈甚，中年无配，一脉虽存，终难永久，又呈本县前任邑侯升任金华郡守李公为之婚配，更名世芳。不意数年，夫妇同亡，仅余士恒一人，守祠主祀。今士恒去年又已物故，遗妻茆寡，生子八岁，名赵述祖，孤子无倚，母复转适他人，其遗孤抚养邻人缪某之家。生等愧不能景行先哲，又复不能周给抚字，为永久之计。窃思清献赵公为历代名臣，人品事业，光炳天壤，今其传世不过二十，而赵氏一线之存不绝如发，今当断续之届。若此子幸得抚养成人，先贤之裔，从此纘其前绪，后或光其闾门，尚有兴者，亦未可知。若此子流落民间，饥寒疾病，在所不免，一有不测，谁为主祀？清献公五百余年之绪，存则竟存，灭则竟灭矣。此诚断续关头，存亡微脉，幸遇名教干城、望隆山斗、恺悌君子，寿考作人。乞敕下有司，其议所以抚遗孤之法，或岁给廩米，或著落地方看守，以称宪台所以待赵氏之意，随檄学宪，先给衣顶，暂补祠生，行学注册，假以名器，庶里巷无

知，知为先贤遗脉，不敢凌侮，待其成人，渐与婚配，则此子虽稚，庶不至沦于下贱，允为赵氏嫡孙矣。幸邀抚恤，逮至成人，异日或有购求名臣孙子之令，得以树立尺寸。此皆宪台挽既坠之绪于将来也。人心岂不幸甚，清献公在天之灵岂不欣甚！并陈《志》。

赵清献公像赞

宋苏轼

志在伯夷，其清维圣。顽懦闻风，百世增敬。若清献公，实嗣其正。处乎乡间，力学笃行。立乎朝端，面折廷诤。玉比其洁，冰拟其莹。饬乎圣经，本乎天性。自初登第，讫乎还政。毅然一节，始终惟令。我辱公爱，日相亲迩。世有公像，如月在水。表而出之，后学仰止。《苏集》。

桥南书院记

陆游务观 山阴人

吾友西安徐载叔，豪隽人也。博学善属文，所从皆知名士。方其少壮时，视功名富贵犹券内物，一第直洩我尔。然出游三十年，蹭蹬不偶，异时知己，零落且尽。家资本不薄，载叔常粪壤视之，权衡仰俯，算筹衡纵，一切不能知，惟日夜从事于尘编蠹简中，至食不足不问也。中年卜姚《志》作不。居城中，号桥南书院。地僻而境胜，屋庳而人杰，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乐者，不一而足。载叔高卧其中，裾不曳，刺不书。客之来者日益众，行者交踪，乘者结辙，呵殿者笼坊陌，虽公侯达官之门，不能过也。名不可妄得，客不可强致，载叔盖有以得此于人矣。乃者数移书于予，请记所谓桥南书院者。嗟乎！汉梁伯鸾入吴，赁舂于皋伯通庑下，至今吴有皋桥，姚《志》此下脱十八字。盖以伯鸾所寓得名。载叔之贤不减伯鸾，而桥南乃其居，则后世不蕪没决矣，尚何待记。然载叔之请不可终拒也，乃为之书。嘉定元年夏六月庚寅，山阴陆某务观记。《渭南文

集》。

奉萱堂记

明李 庠弘文 邑人

堂以奉萱名，所以著黄君世文名学。事亲之实也。世文早失所怙，由母叶安人教育有成，故凡读书问学，闻圣贤孝行之美，则其心欣然而师之。方其幼也，旦夕侍侧问安，出入定省，未尝有所违。及其长也，不以妻子少艾而有衰，不以家业鼎盛而有怠。婢仆虽众，必身亲之。至年逾知命，而益勤笃。安人起居无恙者，实由世文孝养之所致也。厥舅叶公守信启其实于鲁邸，请书奉萱之额以揭于堂，盖欲彰其已能而勉其益尽也。今年春，予过其堂，睹奎画之天成，龙光之烨煜，致叹而不已。席宾属为辞，俾后之人知堂名之有自而永锡其类焉。予谓天经地义莫尊乎亲，降衷秉彝莫先乎孝，此皆人之良知能也。但世之人因物有迁而不循其性，立心凡近而不师诸古，此其所以鲜尽孝耳。故五十而慕惟大舜为能，人无间言惟闵子为独，他人莫能及也。今世文之年亦逾五袞，尤且不迁于外物，不替其初志，则其性之醇，志之高，而师于大舜者可知。内焉母氏安其养，而族人称之；外焉舅氏称其孝，而乡人信之，则其孝之积于中，名之溢于外，而同乎闵子者又可见矣。世文之孝之实至于如此，宜乎有以来贤王睿输之赐也欤！矧世文初成之年，正当太宗永乐。临御之日，颁布孝顺事实教天下为孝之时。世文之孝虽由于所性之固有，抑亦由乎鼓舞作兴之多，而不失其所性之孝者，又皆赖乎上之所赐也，其可不知所自哉。於戏！共子职于一己，范子孙于将来，正所谓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世文其有之矣。《里峰黄氏谱》。

青霞洞天游记

姚作《游石桥记》。

教授胡 翰仲子 金华人

道家所谓青霞洞天者，世名烂柯山，即晋王质观弈棋处，在今

信安之兴贤里。余客信安颇久，非有吏事此二句，志无。恒愿游，以乏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志无月日。龙泉章公三益名溢，志误张姓。来按郡，此三字，志无。会诸生出城南，輿行十里至武坪，又数里渡沙步溪，又出入篁筱中，十余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宝岩，观曰仙集，志误倒。栋宇皆已剥陟。日午热甚，道士具茗，列坐久之，湫隘犹民家耳。此四句，志无。道士除道，遂循观右此字志缺。拾级而上，飞梁横亘，通趾顶，皆石蜷如蛭蝓。其下划然可居，得地如坻者，东西深百余尺，广半之，巨木蔽空，公与诸生皆集，此句志无。飘风泛木叶，虚徐漫衍，后先不绝，凉满襟袖，如坐碧云苍雪间。求昔人之此三字，志无。遗刻，得唐宋以来陆庶、钱颢、徐霖、游钧诸名辈，往往可识。其他漫漶，虽欲识之不可得。其他以下十一字，志无。然惟庶碑最古。侍者行酒，酒数行已，此二句，志无。余与客吴思道志无姓名。旁缘石磴，登山之脊，出志作书，疑误。所坐梁石上，四顾皆林阜，溪流蛇行野中。东南诸峰矗立，苍翠掩霭，则紫薇也。最后公亦挟一童登之，复坐纵谈。此二句，志无。问道士故梅岩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怅然有怀，质与余皆东阳人，书石曰：阙逢执徐之岁，有晋樵者之里人胡翰入山，与客六人志无人数。共饮未醉，辄去。志引至此止。翰记。《胡仲子文集》。

按：此记未署之岁，即甲辰，在洪武纪元前四年，而元至正之二十四年也。时衢已属明，但以太祖未建年号，暂用此记之。姚《志》有删改处，禧旧著《烂柯山志》未能订正，故复据仲子本集，勘其异同，签注于下。留记亦同。永禧附志。

烂柯山记

教谕留文溟邑人

烂柯山者，衢之胜地也。去城南二十里。其山不甚高大，而景极幽邃。往来好事者以为游观之所。按志书，在晋时有樵者入山，

见二童子弈，因以所持斧柯坐而观之，童子以一物如枣遗之，食而不饥。局未终，童子指示樵者曰：“汝斧柯已烂。”视之果然。乃下山。及归，而家人已易世矣。嗟夫！神仙事有无渺茫，而山川胜概自古有之。今即其地，则去城南下至此，姚《志》删。群山盘回，一径深入，丹崖翠壁，姚《志》作巘。辉映林麓，屹巨石而偃蹇，驾危桥以横空，俯而视之则清泉流淅，旁出岩窦，天造地设，诚有可观者。而药炉丹灶，陈列其中，石磴楸枰，遗迹犹在。曾不知安期、偃佺、王乔、赤松辈，果曾盘桓于此否乎？何其历历在人耳目为可征也。曾不知下至此，姚《志》删。岁月迁改，仙凡迥隔，碧桃已谢，瑶草不生，招黄鹤以无凭，问青鸟而音断，徒令人俯仰遗迹，想像叹赏而已。且夫天地之间，名山胜境，无处无之。其终南、太华、匡庐、武夷，诚天下之奇胜，而桃源、天台与人世相接，且不能必其有无，况蓬莱、瀛洲曰为仙灵窟宅，非人力可至，又孰得而造之耶？且夫下至此，姚《志》删。骚人墨客往往喜谈而乐道，且为之题咏赓酬，不过寓其兴于风赋云耳。此句，姚《志》删。于是感而为之记。此记依赵《志》录，姚《志》删节过半。

按：文溪为明代首创《西安县志》者，其书不传，仅见此记。

游烂柯山记

清戴名世南山 桐城人

岁辛巳二月十日，余至衢州。二十二日凌晨，出通仙门，俗号为小南门也。门外即渡一桥，居人甚少，仅篱落数区。是时，春已渐深，绿铺麦野，黄满菜畦，草木皆滋荣，时时有香气袭人。沿路听溪声活活，望见远村桃李盛开，点缀于平原茂树之间，远山矗立云表。行二十里，小舟渡一溪，即入山径，逶迤曲折。不一二里，道旁有古松二株，枝干盘屈为攫拿之势，有碑题曰战龙松，后署晦翁书，则此松在宋时，已数百年物矣。又曲折行里许，至柯山寺，即烂柯

山之麓也。寺门古樟四，中二株独奇，莛萝蔓引，苔藓斑剥，荫约数亩。入寺，坐佛殿。少顷，一僧导出寺门，取路寺左，数十步有墓，其碣曰：左都御史忠烈徐公墓道。又行百余步，望见山侧山巅有穴露出，穴外之天而树枝横斜，忽蔽忽见。缘石磴而上，盘旋纡曲，忽睹一穹然豁然者，弯环起伏，宛如梁状，即道中所望见之石穴，而王质遇仙之处，道家所称青霞洞天也。高千余寻，深千余寻，纵二十余寻，青峦翠岫，如髻，如环，如螺，或远，或近，攒簇于石梁前后。当梁之南面，一石负土特起，有樟生其上，披离甚古，傍石而亭曰日迟亭。原作迟日，当系误记。从亭侧攀萝缘磴而上，皆窄径，窘步至其巅，正与亭相对，其下即石梁也。又欹侧而行，路仅容足，俯而窥石缝中，则见天一线，盖石梁上又一石梁覆之，首尾无端倪，而此处偶露间隙。进复下至亭上，眺览良久不忍去。已而雨作，饭于寺，取故道还。秉烛作诗二首，拟他日饯诸石上。其诗曰：

采樵偶向洞天行，一局中间世已更。不看仙人贪看弈，模糊仍复觅前生。

诵向尘寰病未瘥，同班仙侣近如何。语君弈罢朝天去，为谢狂生罚已多。《南山集》。

按：《南山集》并载有《浙行日记》。先生自以再赴督学姜公之约，裹校来衢。辛巳二月初八日启行，历兰溪、龙游，初十日未至衢州，二十里宿樟树滩，潭下有滩。登岸观樟树，盖千余年物。十一日至衢州，二十二日游烂柯山，二十三日启行。今考，辛巳在清之康熙四十年，察其游记中所叙古松、古樟岿然尚在，历历不爽。迄今读之，犹若目前，而重付诸湮没也，不可惜欤？

延月楼画卷记

明朱 卓

叶衢之故家，自其祖上舍时，懋以诗礼，相传至子几，克绍其

业，作楼以居，名之曰延月。当时名公又从而歌咏之，后因元末兵乱，诗文之存者无几，君迪戴先生既为之序。子几有子曰士昂，犹记其一二，复俾良工绘为图以继述焉。一日，造西安邑庠，请为文以记之。余曰：人家世代相传，久而不衰者，由祖宗积善之所致也。作居第以遗子孙者，又祖宗创业之深意也。然子孙有贤、不肖之异，能守而不失者，岂不谓之贤乎？且夫叶氏之楼，历年既久，岿然独存。子几创于前，士昂守于后，而延月之名不改，可谓能继述者矣。当明月之夜，清光满于几席，爽气溢于帘栊，携子弟而登斯楼也，岂不念其先人乎？拉佳宾而登斯楼也，岂不语之以先人创业之难乎？至若鸣琴咏诗，举杯邀月，徘徊于其上者，又人生之至乐者也。祖宗积善之多，子孙世世皆贤，守其业而不失者，其乐岂有穷乎？士昂有子曰贞，淳笃好学，从余游既久，余知其能继述先业者矣。故因士昂之请，不辞芜陋，而为之记。壬午春正月五日，临川朱卓书。姚《志》。

前题

胡 玄亦作元 邑人

三衢衣冠之族，奕叶相传弗替者，独称叶氏。曰惟正者，尤足绍家学。蚤游庠序，与予为同门交。惟正一日过予而言曰：“我先祖尝创一楼题曰延月，于时士大夫交题之者，亦连篇累牍矣。祖既即世，吾父恐陨先业，乃重修其楼，既图其迹与录前人诗赋于其卷。今之缙绅先生又继之以咏歌其所志，吾子幸为我记之。”予曰：惟正亦知乃祖名楼之意乎？世之君子有因山川景物之胜而颜其居矣，然此特游观之末耳，是果足以为进德之具而垂裕于后乎？今惟正之祖，独以延月名楼，而其父又继述之，岂非欲有以造夫高明而为进德之具欤？惟欲高也，故为楼以崇大其居。欲明也，故延月以显敞其室。则夫斯楼之作，岂徒以登临之适为快意哉？将以开广吾

之胸襟，发舒吾之志气而已也。余想夫薄暮冥冥，天碧无云，少焉月出，清光万顷，于斯时也，惟正与二三良友于焉夷犹，或对酒雅歌，或读书赋诗，引玄兔于牖户，招素蛾于帘栊，清辉灏彩，交贯满室，于是知吾心之为礼，亦若明月之在斯楼也。夫然则名楼之意殆出于此，惟正其然之否乎？况子孙以高明之姿，承家世之懿，苟能以是自勗，则他日之所就者詎可量哉！予望之于青云之上，其勉之。洪武三十五年题。《叶氏谱》。

按：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实即建文四年也。因成祖削去建文年号，故仍书洪武云。惟正，贞字。

《三衢文会》记

清汪 琬茗文 长洲人

《三衢文会》，盖元时江浙士子私课之文也。其题为经疑二，《易》、《书》、《诗》、《礼》、《春秋》本经义各一，赋、策又各一，所得凡二百十二卷，所取自德兴余闾而下共六十六人，司纠者程国表等十三人，司盟者刘文瑞，而主评者郑县丞元善。是岁则延祐六年八月也。按《元史·仁宗本纪》，皇庆二年六月，以宋诸儒及中书左丞许衡从祀孔子庙廷。十月，诏天下，以三年八月兴其贤能充贡有司。次年，会试京师云云。其后改三年为延祐元年。又伍年，而斯编遂出。是时，方值尊崇儒术，向用科目之际，为有元极盛而江浙又文学渊藪也。故科举之诏既下，而南方士子莫不联袂交袂，相与刮摩淬厉，以俟有司之举。由是编考之，盖举浙西、建康、浙东、海右四道六路之人才皆汇焉，抑何彬彬也。郑氏所评具在，无澜词，无溢语，采瑜摘瑕，殆不失直谅之遗。而诸策所答，周正一说亦皆援据精核，敷陈详贍，庶可以见其所存矣。迨者，吴会之间，士子既耳剽目窃，而凡江湖侨客，借觚翰以求食者，又往往撰为浅陋里俗髀骹不根之文，盗取虚誉，以相牢笼，而后生不学者，亦复靡然噪而从

之，此震川先生所谓妄庸人者也。以视斯编作者之典贍如彼，而评者之直谅如此，能无赧额泚颡也哉。按《辍耕录》，元反宋、金余习，初试论赋，其后一以经义为本云云。及考《选举志》，春秋两试皆未尝用论，终元之世亦未尝废赋不用也。或有司拔拟本校字。阅稍重经疑经义则有之耳。先儒云：经非文，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经，又不足谓之文。顾后世乃有畔经而以文自命者，何也？姚《志》。

烂柯山赋

余 钰式如 国宾孙

惟青霞之古洞，为欲界之仙都。群峰南翔，遐陆北趋。上平行而旷邈，下萃岬而崎岖。坂坻截辘而成岫，溪壑缅属而盘纡。观夫巨石绵亘，欲坠复倚。划折为梁，榑侏撑柱。中璫谿窞，两崖推催。紺色遥空，霞文横竖。韶容春遍，火云夏起。峽峭夺目，呖盼激耳。其内也，穹窿圈联，湏洞嵌豁，若鹏垂翅，隔阂日月。其外也，嵌崟揭孽，踉蹠蛄蟾，如龙蜿蜒，委丽濩略。陟彼山阿，积石砢砢。鸟道险峻，崑靡崩隤。抗衡閻阨，参差相迫。缘崖扞葛，绝磴披苔。侧身窥牖，一线中开。岚光微透，松风沓来。漏疏林而分细影，逗幽隙而露纤埃。嵯峨兮岩岬，如削兮如斲。鲸驾兮尖矗，鳌踞兮空凿。下无地兮峥嵘，上无天兮嵒廓。耿长虹于青霄，转风烟而回薄。群山龕嵒，若拱若迎。氤熅绿润，霏霏青凝。曲径逶迤而诡状，峰峦侧背而易形。俯嵯峩而撒胶葛，浮滃云而散歆。烝蹶霞冈于天际，步云岵于遥岑。见芳草之罗生，眺榛林之翳荟，挺五枝之繁柯，郁双松之覆盖。状若战龙，随波掩暧，蜷蜷蜿蜿，蚴蟉四会。风篁交戛，声似竽籥。登高听远，使人心瘁。若夫岫云欲霁，林鸟将春，风泉相涣，涧谷俱清。掇芝草于危崖，餐玉版于修林。听风飈之瑟飏，漱泉石之清冷。既而朱明司令，溽暑炎蒸，暴巫焚炷，铄

石流金。悔祈年之不夙，乃仰乞乎仙灵。森壁弄蜺，奇峰欲云。俄随车而降澍，信泽物而为霖。及乎银河，披暄金颺送清。石含古色，泉落秋声。藻晚霞而纾绛，瞻飞镜而流明。度摩霄之唳鹤，恍猿岭之吹笙。若乃元律穷严，连氛积阴，云翳天远，岩空涧平。散千峰之缟素，独紫洞之遥扃。虽垂隙而连璐，亦承雷而结琼。维四时之代嬗，知羲馭之难停。访羽人于丹邱，寻蕊榜之福庭。羨门高豁，郁林上成。岩留故鼎，棋峙新枰。倘石梁之可渡，抑何殊于赤城。昔典午之中叶，有伐山之樵客，弛负担于采薪，睽留连而观弈。睹九道之纵横，迷争驰之黑白。既雁行之布阵，忽长蛇之要击。浑坐隐而忘机，终倦归而永夕。吸沆瀣于林杪，饱玄霜于枣核。局未覆而思归，柯已烂而难获。旋徒手而还家，抚子孙而莫识。何仙凡之异路，迥千载于一日。于是振衣冲举，世事都捐，兴悲岩电，朗咏逝川。投刃皆虚，目牛无全。旁观超悟，善弈通玄。繫仙木方华，忆山河之遂古。嗟纹楸之如在，纷玄黄而相拒。横拔势于予雄，争残劫于众煦。每意远而生疑，恒轮平而路阻。岂袁羌之谈易，异谢安之赌墅。劳形神而窘局，悼时俗之胶柱。秣余马兮山皋，息余心兮绀宇。惜两敌之相阂，怅胜负之谁主。定赤舄之终移，悟沆泡之易消。情勇与而将逸，思回旋而欲飘。求易旨于琅函，揖云友于松乔。遵三景以自度，浑万象而逍遥。守冥默于不言，栖大隐于市朝。逐清风而送奔月，酌桂醕而荐兰肴。体自然而合道，又何羨乎山樵。

烂柯仙弈赋

刘兆元

何大化之穹窿兮，杳云路而多迷。更樵牧之径断兮，为仙子之所栖。拟恒岱而较卑兮，亦华顶之所嗤。度石桥而更邈兮，天路窈而难知。夫何有王子者，等山径之崎岖，忽采樵而及之。苍烟迷其

归路，古道绝其征途。遇童子之弈棋，即志归而跛倚，置斧柯以箕踞，竟日月之移时。投枣核之二实，拟胡麻而飮之。其为物也甚微，其在人也可茹。寻丹砂于岫嵒，笑飞凫之多事。规灵草于天台，亦刘阮之迤邐。步不盈百，神仙宅窟。武陵嗟其路远，桃源恍其在目。奏灵异于尺景，忽脱胎而换骨。迨至日已晡，归路迫，烟水绝其渔歌，禽声断乎空谷。幸樵子之归来，访闾阎之旧族。更桑麻之忽易，闻鸡犬而髣髴。独芝田之未改，同华表之归宿。拟尘寰之顿绝，视仙人之一局。倘黑白之可分，泯胜负于埃俗。嗟换世之已久，傍归路而来复。青坪如昨邈不可即，虬松历落见之犹昔。曾日月之几何，而山川不可复识。微王子之先驱，谁逍遥而及兹。尔乃游人骚客，藉为景玩征鞍。上下呼朋杂伴，视洞天之迥绝。较尘区而加易，竞雅俗之来游。响笙歌而交沸，曾道心之焉属。见悠悠以玩世，飞黄已邈，掀髯难随，亦有佳客，留其德音。石梁横亘，旧迹弥新。贞珉弈畔，百世争称。陈《志》原有四篇，兹录其二。

婺女楼赋

叶如圭

菱湖之西、峥嵘山之北，岿然而峙者，为重楼百尺，凌霄千层，薄雾界貔貅之陂池，瞰槎枒之烟树齐云，陋夫规模，落星纷其指顾，虹桥互空，龟峰屹露，纵凭眺于绮窗，揽光辉之宝婺。惟我姑篾，女宿应形。左仙霞之岭，右捲雪之亭。乃兹楼之构造，复结想于杳冥。比景星之馆兮遥通霄汉，较覲星之山兮远作藩屏。恍疑夫扞参而历井者，靡不呼吸之通灵。于是名以婺女，高出层氛，窗延夕月，阁掩斜曛。结绮共翔云一色，列垣与飞栋平分。如帝子往来，楼倚洞庭之侧，如天孙下降，楼传乞巧之文。浩浩乎如百仞登临，胸罗星宿，飘飘乎如九天躡迹，身列仙群。及夫有唐崔耿者，复因而增葺焉。百雉红墙，千麟碧瓦，远控青山，迤连绿野，街市达乎九

龟，官廨纷其五马。高台傀儡之场，列殿粉榆之社，洵足增太末之壮观，发幽怀于作者。则有携木屐，脱尘巾，凌绝顶，玩清晨，擘笈召友，载酒留宾，文选之风怀古，武昌之月照人。杯影涵波而星落，剑光射斗而气新。危栏倚断，长笛催频，况乃客滞三年，春游千里，渺渺鸿泥，依依燕子，亦复豁远眸、褰幽履，招素娥而入坐，怅黄姑而延跂，莫不落花怨其摧残，曝衣增其徙倚。噫嘻乎悲哉！墨壁颓残仙衣渺矣，云楣剥落梵谱收矣。剑舄飘零华年逝矣，珠尘委弃艳骨投矣。而斯楼也，独能阅荆棘，饰雕□。客有临其地者，见夫丹楹翠桷，而知民力之所留；珠帘画栋，而知财役之所由。幸超然之高峻，乐邦人之优游。愿使星之莅止，永鉴照乎千秋。叶氏家藏遗稿。

《衢县志》卷二十八

诗文内编下

诗

- | | |
|------------------------------|-----|
| 姑蔑城 | 唐孟郊 |
| 衢州徐员外使君遗以缟纈兼竹书籍因成一篇
用答嘉贶 | 权德舆 |
| 宿大彻禅师故院 | 雍陶 |
| 赠兴善彻公上人 | 李洞 |
| 赠彻公 | 杨衡 |
| 衢州江上别李秀才 | 韦庄 |
| 孙员外赴阙重到三衢 | 罗隐 |
| 三衢哭孙员外 | 罗隐 |
| 重过三衢吊孙员外 | 罗隐 |
| 赠信安太守 | 张翥 |
| 奉和崔中丞使君论李侍御萼登烂柯山宿石桥寺
效小谢体 | 僧皎然 |
| 赠信安郑道人 | 僧贯休 |

和三兄得书喜授掌庾	宋赵 抃
监神泉监五弟附生日寄法醞为寿	赵 抃
送五弟得替赴阙	赵 抃
和六弟抗江上书怀	赵 抃
六弟司户生日	赵 抃
咏竹为六弟抗司户生日	赵 抃
六弟司户生日	赵 抃
送六弟随子之官毗陵	赵 抃
喜十二弟登第	赵 抃
送十二弟太博扬倅潭州	赵 抃
湖北运使学士十二弟扬生日	赵 抃
得守虔州过乡邦赠别衢州太守高赋同年	赵 抃
次韵衢守陈守言职方招游烂柯山	赵 抃
己未岁除言怀示诸弟侄子孙二首	赵 抃
男虬随侍还乡欲回温赠行	赵 抃
生日高斋晓起示诸弟妹子孙	赵 抃
衢州赵阅道少师濯缨亭	苏 辙
西安谒陆蒙老大夫观著述之富戏用蒙老新体作	程 俱
过毛达可友给事览壁间旧诗次韵二首	程 俱
丁巳九日携酒要叔问登通道门楼,而江彦文寄玉友 适至,因用己未岁吴下九日诗韵作	程 俱
戊午岁九日复与叔问登城楼,再用前韵作	程 俱
烂柯山	冯熙载
烂柯山	卢 襄
三衢道中	胡 宿
三衢道中马上口占	胡 宿

过三衢呈刘贡父	胡 铨
过安仁岸	杨万里
过安仁市得风挂帆	杨万里
游衢州仙岩过安仁渡	杨万里
过杨村	杨万里
晨炊泊杨村	杨万里
东迹滩	杨万里
三衢登舟午睡	杨万里
明发三衢	杨万里
衢州早行	陆 游
赠柯山老人	陆 游
寓舍晚兴	陆 游
城南渡	陆 游
衢州道中	陆 游
访毛平仲问疾，与子适同游柯山观王质烂柯遗迹	陆 游
三衢胡定愍祠	朱 翌
毛平仲挽词二首	韩元吉
读赵清献公瑞岩留题追次元韵	朱 熹
题毛平仲墓铭后	朱 熹
烂柯山	朱 熹
三衢道中集唐	李 龔
友人自杭回建寄别三首之一	谢 翱
石桥山留题	元鲜于枢
舟次三衢	柳 贯
三衢守马昂夫索题烂柯山石桥	萨都刺
次韵马昂夫总管饮仙桥诗	蒲室禅师

- | | |
|----------------------|------|
| 三衢道中三首 | 张 雨 |
| 自衢州至兰溪 | 明刘 基 |
| 登安仁驿 | 刘 基 |
| 青霞洞天偕章姚《志》误张。三益金事观石枰 | 胡 翰 |
| 自题拙省歌 | 杨 添 |
| 清献书院诗二首 | 邵 宝 |
| 仙人棋 | 张以宁 |
| 将从衢州陆行至常山 | 孙一元 |
| 菱湖 | 郑 瑄 |
| 题三衢山水图 | 丘 濬 |
| 龙游至衢州 | 田维祐 |
| 三衢道中 | 皇甫汴 |
| 太末道中 | 屠 隆 |
| 初入郡城口占 | 侯安国 |
| 衙斋题句 | 俞琬纶 |
| 柯峰四咏 | 唐汝询 |
| 柯山四咏 | 李正芳 |
| 前题 | 徐应雷 |
| 春日柯山独步 | 花上苑 |
| 烂柯山 | 陆应阳 |
| 衢游返棹 | 清李 渔 |
| 督师尚书李邕园靖逆凯歌二十首 | 李 渔 |
| 姑蔑行 | 余 恂 |
| 信安行 | 吴陈琰 |
| 过衢州战场示弟坦兼忆亡友 | 卓尔堪 |
| 衢州书事 | 沈爱宏 |

- | | |
|---------------------|-----|
| 衢州杂感 | 洪昇 |
| 夜过姑蔑战场,忆李邕园大司马 | 陈至言 |
| 太末见山花发春而林无宿叶 | 毛奇龄 |
| 冬日同鹿明府祐钱广文瑞徵游烂柯山二十韵 | 朱彝尊 |
| 烂柯山二首 | 陈棻 |
| 柯山仙人棋 | 徐国珩 |
| 罗芸皋副使、袁丹叔太守招游柯山 | 尤侗 |
| 衢州杂感八首 | 曹延懿 |
| 秋夜酌余云生偕叶含美、姚孟则偶谈往事 | |
| 不禁喟然 | 徐国章 |
| 过余云生留酌 | 徐国章 |
| 浮石即事 | 陈鹏年 |
| 姑蔑杂诗 | 陈鹏年 |
| 雨中即事 | 陈鹏年 |
| 自龙游趋衢州作 | 龚鼎孳 |
| 三衢道上 | 龚鼎孳 |
| 清明登郡城南楼时有驻马之役 | 徐之凯 |
| 晚过安仁渡 | 徐之凯 |
| 烂柯山 | 周召 |
| 游柯山石梁 | 叶淑衍 |
| 游柯山 | 潘世懋 |
| 柯山最高顶 | 王观文 |
| 三衢夜雨 | 陈韶 |
| 泊压潮 | 范大绅 |
| 峥嵘古松行 | 范珏 |
| 前题 | 费雄飞 |

谷口晚眺	王志雍
菱湖偶步	王志雍
前坞晚霁	周 雯
与客游青霞洞天,用唐贤刘迥韵	詹文焕
峥嵘山用唐孟郊原韵	王荣绶
重游仙岩望空中楼阁	陈圣洛
读柯山石刻得唐贞元元和二碑并录其文以归	陈圣洛
登石梁最高顶	陈圣洛
日迟亭坐酌望一线天	陈圣洛
赵清献公高斋故址用东坡韵	陈圣洛
仙源杂兴	陈圣泽
送郑磊岩掌教广西丽江书院因之侄左州任	陈圣泽
登石梁最高顶	陈圣泽
日迟亭坐酌望一线天	陈圣泽
赵清献高斋故址用东坡韵	陈圣泽
甌山	陈一夔
严剥道中	陈一夔
寻柯山石刻得唐贞元元和二碑	翟 灏
将有粤西之役留别诸友	郑光瑗
三衢城下访门人西安令高容不值,用谢康乐 赠郭桐庐韵却寄	杭世骏
莲溪别墅	叶闻性
殷浩宅前九曲河修楔分韵得宅字	叶日葵
解组回衢	郑万年
烂柯山纪游	龚大锐
思鲁阁读书	龚大钦

- | | |
|----------------------------|-------|
| 穀溪 | 龚大钦 |
| 石室遇雪次用胡焕章韵 | 余之枳 |
| 朝京埠送申补亭 | 汪致高 |
| 东湖道中 | 汪致高 |
| 西庄漫赋 | 汪致高 |
| 自盈川鼓棹至鸡鸣山舍舟登輿抵郭已暮 | 女士汪云溪 |
| 九月六日步崢嵘岭 | 汪云溪 |
| 三衢道中 | 女士方芳佩 |
| 次和陈橘洲陆舫落成二首 | 徐崇炯 |
| 衢州 | 林 枋 |
| 舟次苏木滩遇风 | 黄孙灿 |
| 太末城南散步 | 黄孙灿 |
| 衢州夜泊 | 龙载恬 |
| 次陆放翁游烂柯山原韵 | 范崇楷 |
| 云溪口占 | 范崇模 |
| 信安竹枝词 | 费履升 |
| 抵衢郡 | 朱 邈 |
| 三衢览古和徐芑岩文学 | 朱 邈 |
| 次韵春夜述怀寄坦斋 | 朱 邈 |
| 杨春圃世英广文《稗擷堂稿》、《集放翁句梅花百咏》题词 | 郑 焯 |
| 前题 | 郑清彦 |
| 前题集宋人张实斋梅花诗句 | 徐泰庚 |
| 春游牡丹台 | 余凤喈 |
| 信安归途 | 余 铿 |
| 秋日舟行望衢州道上 | 孙 熊 |

- 舟次衢州欲游烂柯山不果 孙 熊
- 张礼修司幕邀同姚丈星堂、杨丈春圃、叶石屏明经、
苍沛茂才重九前一日山斋小集，次日往烂柯山登高 沈 汉
- 梦游柯山 陈德调
- 江瀛洲郡伯招集乐丰亭观赏素兰僚属分赋 陈德调
- 千囊暇 陈德调
- 桔槔歌 陈德调
- 上水谣 姚梦石
- 西安竹枝词 郑桂东
- 乙丑春暮偕陈蓉裳龚琢亭登烂柯山 范锡畴
- 约友游日迟亭不至赋此遣兴 范锡畴
- 葵圃纳凉 吴嘉枚
- 秋登鹿鸣山 吴嘉枚
- 湖南八咏 郑文琅
- 前题 孔传曾
- 前题和孔省斋韵 郑 沅
- 莲华胜景四首 僧铁舟
- 烂柯山怀古 应德灏
- 将之信安夜泊浮石 余庆璠
- 衢州春游 潘鹤龄
- 重过烂柯山有感 田逢年
- 夜行潜灵道中南村地名。 叶如圭
- 游湖南诸山 叶如圭
- 过三仙阌在湖南村。 叶如圭
- 健儿行 叶如圭
- 闭市叹 叶如圭

制挺歌	叶如圭
故冢悲	叶如圭
戊午三月粤寇围衢州，予挈家平昌居山村	叶如圭
游龙塘	叶如圭
灏江棹歌	叶如圭
移营谣	叶如圭
登青峒峰	周世滋
与诸子登华严寺楼	周世滋
沽酒行	周世滋
与周六三元观探梅	詹嗣曾
游保安禅院	詹嗣曾
题王氏故园	詹嗣曾
题内子织云楼草	詹嗣曾
留别三衢	王荫棠
寄陈灼亭懋烈太守四首，录一。	徐葆龄
衢州竹枝词十二首，选八。	朱益
前题	郑柏
癸未解组归里，重至柯山有感	张德容
衢州府署石笋歌	刘国光
烂柯话别集《兰亭序》字	刘国光
和宾臣公祖游柯山作原韵集字	詹熙
前韵二首	郑锷
前题	程大廉
前题	孔昭暎
前题	张城
前题	范锡祺

前题	王 藻
前题并序	金丽源
过东京坞	范广城
鹿鸣山登高偶赋	詹乃谦
鹿鸣山访姜士林次韵	方 壶
送罗蓬圃内郎道源随尊甫景山军门入覲	余庆椿
送罗蓬圃赴内廷试荫	郑永禧
量移钱塘留别西安士民四首	伍桂生
留别西邑	徐懋简
甲午仲春服阙北上留别	罗道源
罗蓬圃比部北上原韵赆别	郑永禧
访梅至鹿鸣山寺题壁	丰政华
重游鹿鸣山寺	丰政华
西安竹枝词	韩 馥
宣统己酉被举孝廉方正,因亲老辞不就,试赋此见志	吴 瑞
秋日游烂柯山	民国沈致坚
庚申九日同人鹿鸣山登高	沈致坚
和前韵	郑永禧
乙卯五月大水得一十二韵	周润芝

诗文内编下

诗

姑蔑城

唐孟郊东野武康人

劲越既成土，强吴亦为墟。皇风一已被，兹邑信平居。抚俗观旧迹，行春布新书。兴亡意何止，绵叹空踌躇。《孟东野集》。

衢州徐员外使君遗以缟纈兼竹书箱因成一篇用答嘉贶

权德舆载之略阳人

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添婺女光。远放歌声分白纈，知传家学与青箱。水朝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遗爱，人将琪树比甘棠。《通志》作刘禹锡诗

宿大彻禅师故院

雍陶国钧成都人

竹房谁继生前事，松月空悬过去心。秋磬数声天欲晓，影堂斜

掩一灯深。

赠兴善彻公上人

李 洞 才江

师资怀剑外，徒步管街东。九里山横烧，三条木落风。古池曾看鹤，新塔未迎蛩。夜久龙髯冷，年多麈尾空。心宗本无碍，问学岂能同。

赠彻公

杨 衡 吴兴人

白首年空度，幽居俗岂知。败蕉依晓日，孤鹤立秋墀。久客何由造，禅门不可窥。会同尘外友，斋沐奉威仪。

衢州江上别李秀才

韦 庄 端己 杜陵人

千山红树万山云，把酒相看日又曛。一曲离歌两行泪，更知何地再逢君。 见《浣花集》。一作方干诗。

孙员外赴阙重到三衢

罗 隐 昭谏 钱塘人

远山高树思悠哉，重倚危楼尽一杯。谢守已随征诏入，鲁儒犹逐断蓬来。地寒漫忆移暄手，时急方须济世才。宣室夜阑如有问，可能全忘未燃灰。

三衢哭孙员外

罗 隐

燕恋雕梁马恋轩，此心从此更何言。直将尘外三生命，未敌君侯一日恩。红蜡有时还入梦，片帆何处独销魂。忍看明发衣襟上，珠泪痕中见酒痕。

重过三衢吊孙员外

罗 隐

烂柯山下忍重到，双桧楼前日欲残。华屋未移春照灼，故侯何在泪泛澜。不惟济物工夫大，长忆容才尺度宽。一恸旁人莫相笑，知音衰尽路行难。

赠信安太守

张 蠙 象文 清河人

三衢正对福星时，喜得君侯妙抚绥。甲士散教耕陇亩，书生闲许从旌旗。条章最是贫家喜，禾黍仍防别郡饥。昨日中官说天意，即飞丹诏立新碑。

奉和崔中丞使君论李侍御萼登烂柯山宿石桥寺效小谢体

僧皎然

常爱谢公郡，幽期愿相从。果回青骢臆，共蹑玄仙踪。灵境若髣髴，烂柯思再逢。飞梁丹霞接，古局苍苔封。往想冥昧理，谁亲冰雪容。蕙楼耸空界，莲宇开中峰。今为仙寺，晋是仙山，遗局、石桥、升仙之处见在。昔化冲虚鹤，今成护法龙。云窥香树杳，月见色天重。永夜寄岑寂，清言涤心胸。盛游千年后，书在岩中松。

赠信安郑道人

僧贯休

貌古似苍鹤，心清如鼎湖。仍闻得新义，便欲注阴符。点化金常有，闲行影渐无。杳兮中便是，应不食菖蒲。《禅月集》。以上并姚《志》。

和三兄得书喜授掌庾

宋赵 抃

区区宦况远南州，长得归鸿与寄愁。已胜折腰嗟五斗，岂辞衔

尾运千舟。冰含白玉期无累，路迫青云愧可求。家有伯埙流韵远，勉将文藻赞宸猷。

监神泉监五弟拊生日寄法醞为寿

赵 抃

岁首月三逢诞日，寿樽遥寄助童颜。黄庭内景非虚语，百二十年犹可还。

送五弟得替赴阙

赵 抃

三载神泉绩大成，交章使者荐能名。朝廷方且求人切，未可图闲学老兄。

和六弟抗江上书怀

赵 抃

一失已戚戚，诚哉勿尔为。因知贤者事，不与众人期。别浦客帆卸，隔江渔笛吹。同行兄弟乐，还免动乡思。

六弟司户生日

赵 抃

祖教双修日用间，芳醪不饮自朱颜。欲知难老真消息，曾饵融峰九转丹。

咏竹为六弟抗司户生日

赵 抃

万竿终日弄清风，溽暑消除尔有功。老去年来转潇洒，此翁真是竹林翁。竹林翁，乃六弟道号。

六弟司户生日

赵 抃

我竹林翁得所奇，心传佛要面仙姿。年年六月十二日，观取高斋祝寿诗

送六弟随子之官毗陵

赵 抃

雁序暂分飞，毗陵动所思。廉能真有子，清白素闻诗。船泛西州远，皆谓弟。山寻北荡奇。白云。明春复归会，还是隔年期。

喜十二弟登第

赵 抃

景祐初余唱第归，入门逢尔正儿禧。如何二十三年后，继得蟾宫桂一枝。

送十二弟太博扬倅潭州

赵 抃

我忆初筵湖外日，于今三十八年间。无缘再得游潭府，有梦还应到岳山。屈指春秋惊老大，满头霜雪欲归闲。之官莫惮长沙远，行业于人不愧颜。

湖北运使学士十二弟扬生日

赵 抃

原上分飞羨鹤鸪，今遥荆渚昔离青。诞辰一纪阻良会，庆席百杯祈一作新。永龄。对局每思樵客斧，蕪香长奉老人星。辛勤五福康宁术，见说时看内景经。

得守虔州过乡邦赠别衢州太守高赋同年

赵 抃

俞请分符入赣川，过家为幸获于天。桂宫旧有同年契，梓里今逢太守贤。醠酒殷勤供去帐，解囊分耀贮离篇。晓来颇觉思君梦，烟水沧茫隔画船。

次韵衢守陈守言职方招游烂柯山

赵 抃

贤侯九日去寻山，牵俗无由得附攀。守尝见约，是日以事弗克同

往。换世昔传仙局久，登高今喜使车还。平原丰稔农欢劝，犴狱空虚吏放闲。从此烂柯光价起，为留佳句落人寰。

己未岁除言怀示诸弟侄子孙二首

赵 扑

得请归田弛负担，满头霜雪鬓鬢鬢。高斋屈指呵呵笑，明日新春七十三。

三岁曾叨贰国钧，两经吴蜀拥车轮。成都、吴越，俱忝两任。为前政府归休日，八百科中止一人。景祐初榜，制云，今岁殿廷登科者逾八百。

男胤随侍还乡欲回温赠行

赵 扑

七旬寻胜远尘纷，身计优游荷国恩。往复汝勤人尽说，从来忠孝出吾门。

生日高斋晓起示诸弟妹子孙

赵 扑

荣途四纪历艰难，宦政天恩许赐还。晓起焚香清一室，夜来飞雪满群山。诗筒远到披邮置，寿罍交行醉席间。弟妹五人三百岁，喜吾霜鬓尚朱颜。以上《清献集》。

衢州赵阅道少师濯缨亭

苏 辙

挂冠纓上已无尘，犹爱溪光碧照人。点检旧游黄石在，扫除诸念白鸥亲。一樽父老囊金尽，三径松筠生事贫。它日南公数人物，丹青添入县图新。《栲城集》。

西安谒陆蒙老大夫观著述之富戏用蒙老新体作

程 俱致道 开化人

丈人意何长，纵目文史足。琅然五行落，洞视不再读。作书兼

远矣，姚误装。众妙探玄竺。公作《庄颂》、《般若颂》数百篇。时时歌四始，笑捧五经腹。高堂发新稿，重复罗签轴。观之类窥管，讽味得膏馥。蒙老，号为连韵，如云风捧讽馥。

白头书生黑头翁，长安时花幽涧松。远飞近啄虽异志，天命厚薄无雌雄。钩深采博噪姚误燥。喉吻，守此一亩蓬蒿宫。杜门不出交二仲，木阴涧曲遥相通。紫囊贝叶资艺苑，款关一见逾三冬。亭亭漫吏多所历，干死书萤心似漆。王门宾阁姚误闾。不留行，赭姚误赭。颜研足搜泉石。茅檐正欲结云根，竹叶榴花荐余沥。当从元亮赋言归，木茹麻衣永姚误允。投笔。蒙老，号为合离，药名如当归、木笔。

过毛达可友给事览壁间旧诗次韵二首

程 俱

堂姚《志》误当。前清颺发，树外赤日西。坐令天壤间，气候忽不齐。解带席嘉荫，长哦壁间题。故应有神护，尘土不得迷。前年款公门，鸚鵡亦已啼。今年复羁旅，庭莎欲鸣鸡。西游有底急，触热忘卑栖。似为饥所驱，不计辙与蹄。绋袍意弥厚，槃餐洗羹藜。磊块久不浇，醇醪代朝齏。襄阳乏新句，夜直难相携。

黄华非不佳，寒澹每见少。萧萧亦无言，怀抱不自晓。深嫌小桃夭，欲伴霜松矫。窥丛慰寂寞，时有南飞鸟。主人真赏奇，灌植勤便了。徘徊傍东篱，高兴在尘姚误城。表。坐有白头生，临风百忧绕。

丁巳九日携酒要叔问登通道门楼，而江彦文寄玉友适至，因用己未岁吴下九日诗韵作

程 俱

凉秋风物正清华，极目高楼不见花。老境固知无乐事，醉乡聊欲寄生涯。银钩远寄清桐滑，玉液亲题赤印斜。笑引壶觞成一醉，

歌筵遥想髻姚娉。堆鸦。闻彦文是日有盛集。

戊午岁九日复与叔问登城楼,再用前韵作

程 俱

兀坐空哦服九华,衰颜深觉负黄花。但令无事长相见,敢叹百年生有涯。雉堞晓登千嶂抱,縠波秋净一溪斜。归来更展新诗卷,醉墨淋漓似老鸦。卢同有“却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之句。

以上并《宋诗钞》、《北山小集》。

烂柯山

冯熙载彦为 邑人

昔游龙蟠之御室,碧落洞天分甲乙。飞泉万斛如镕银,直泻山腰逗岩溢。一泓百尺琉璃青,中有片石削砥平。地炎蒸石石生乳,石乳满岩悬佩瓔。仙风逼人有仙气,梦魂几年骑鹤行。今有烂柯之石桥,石桥雄傲昂碧霄。两山直立作桥足,天柱突兀撑天高。日晶下衬赤光起,屹然金背穹灵鳌。云埋雾锁雪色净,白虹贯天横玉腰。鲛力未能平洛水,浩浩襄陵曾到此。砮山洗尽石中泥,露出骨格骊龙峙。秦皇东欲游蓬莱,神人鞭起何崔嵬。不然巨灵奋高掌,擘破气母胚脾胎。上通人度鸟道峻,下视绝壁龙门关。天成地造势欲坠,险怪可逼神愕哈。陵谷已变旧渊实,无复异物掀风雷。南山诸峰高摩天,一削万仞芙蓉颠。东西乌巨最奇绝,上有楼阁排金仙。北山偃蹇雄插地,旁掩群山若拳砺。虬蟠虎踞不飞动,孤起一峰轩翠气。掀眉环视如指掌,堂堂直上天门敞。彤霞瑞云几段奇,皓月清风两明荡。泉石花草不足数,岂顾宫阙排银榜。宜乎羽人开弈枰,一子著破千年情。无絃琴上弹哑曲,岂以黑白分苑生。樵夫浪游亦到此,所以心醉忘其形。呜呼石桥吾家山,二十七年人世间。玉龙在手不称意,聊复尔耳猿鹤间。人生穷达贵自适,古书浊酒开朱颜。尻轮神马时一到,捶风十尺青琅玕。桥前老松作龙吼,

桥外古刹钟声寒。梦清俗耳揖仙气，息黥补劓完雕肝。收罗万象付毛颖，豪气一洗相如慳。何须穷荒访碧落，石桥石桥吾到难。

烂柯山

卢 襄赞元 邑人

巨灵抬手擘华山，山痕断处苍石顽。秦皇怒撼驱山铎，山色无由侵碧落。武夷剝腹初云奇，至今惨淡风云悲。争如此地烟霞窟，天半飞梁青翠岫。初疑地母从此漏泄元气胎，又恐倏忽当时凿破混沌骨。不然山中清气成苦寒，僵死玉虹长不没。神仙之说多好诬，烂柯之事端有无。何为秦皇汉帝徒区区，不及岩下担樵夫。胡不逐琴高兮骑鲤鱼，胡不携弄玉兮乘风雏。笑抚云和燕天姥，醉擘麟脯邀麻姑。奚为终日守棋局，而与樵者铛脚居。当时多有隐君子，往往此辈反不愚。晋人坠穴初不死，亦见围棋二仙子。坐来更获饮玉浆，因问张华始知此。固知此说真不虚，松桧插天青有余。不然安得秀气至，今在可与嵩少终南俱。予生本亦出仙胄，避秦博士元姓卢。恨身所乏灵气尔，也欲买山来结庐。移家都向烟云住，笑指岩前采樵路。有时岩下见樵夫，便欲从渠采樵去。樵夫土偶元非真，兀坐看棋春复春。棋中究竟识不识，莫误后来来看人。并赵《志》。

三衢道中

胡 宿武平 常州人

隔闰年芳早，天风泛暖晖。酒香迎社重，村语向蚕稀。林际新莺出，楹间故燕归。湖头春在否，人去柳花飞。

三衢道中马上口占

胡 宿

短亭疏柳映秋千，马上人家谷雨前。几树旗枪茶糶靡，一溪鳞甲水潺湲。莺期别后闻余弄，蚕候归来见小眠。可惜西湖湖上月，

夜来虚过十分圆。并《胡文恭集》。

过三衢呈刘贡父

胡 铨 邦衡 庐陵人

别离如许每引领，邂逅几何还著鞭。微服过宋我何敢，大国赐秦公不然。衰鬓凋零已子后，高名崒嶭方丁年。即看手握天下砥，山中宰相从云眠。原注：予自兵侍罢归，从三衢城外遵陆，以两夫肩篮舆。太守刘贡父谓予云：“两夫肩舆甚似微服过宋。”因作此戏简效吴体。

按：贡父，刘攽字。与东坡唱和，有诗见《东坡集》。此当是刘珙，字共父，孝宗初，曾为衢守，铨以忤秦桧，贬韶州，居海外三十年。后入为侍郎，请祠归，过此正其时也。姚《志》引此，共父作贡父，疑有误。

过安仁岸

· 杨万里 诚斋 吉水人

野水上穿石，疏林不掩巢。雨蒲拳病叶，风筱秃危梢。短胫知难续，长腰强自抄。兹游良不恶，物色困诙嘲。

过安仁市得风挂帆

杨万里

西望柯山正蔚蓝，衢州只在此山南。却愁路尽风犹剩，回纳清风与破帆。

游衢州仙岩过安仁渡

杨万里

明发溪山一雨余，觉来暑气半分无。行人道是三衢远，稳挂东风十里蒲。

过杨村

杨万里

石桥两畔好人烟，西似诸村别一川。杨柳阴中新酒店，葡萄架

底小渔船。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政尔清和还在道，为谁辛苦不归田。

晨炊泊杨村

杨万里

沙步未多远，里名还异原。对江穿野店，各路入深村。秋水乘新汲，春芽煮不浑。舟中争上岸，竹里有清樽。

东迹滩

原作东喷，姚《志》疑误。

杨万里

江船初上滩，滩水政勃怒。船工与水斗，水力拦船住。琉璃忽破碎，冰雪并吞吐。竟令水柔伏，低头船底去。朝来发盈川，已过滩十许。但闻浪喧阗，未睹水态度。却缘看后船，偶尔见奇处。从此至三衢，犹有滩四五。

三衢登舟午睡

杨万里

午思昏昏不肯醒，倦投竹枕睡难成。晓然有梦疑非梦，听得人声及水声。

明发三衢

此与上诗不出一时，姑仍姚《志》录之。

杨万里

拔尽新秧插尽田，出城一眼翠无边。不关雨水愁行客，政是年年雨水天。

冲风破雨正愁人，愁得心情没半分。何处吹来好消息，诸峰放散夜来云。

云欲开时又不开，问天觅阵好风催。雨无多落泥偏滑，溪不胜深岸故颓。以上并《宋诗钞》、《诚斋诗集》。

衢州早行

陆 游

邻鸡已三号，残烛无一寸。参差发行橐，迢递望前顿。满靴霜若雪，破面风抵刃。敢辞行路难，渐喜京邑近。少年奉朝请，亲见尧授舜。飘然如脱叶，蹭蹬垂七闰。风埃暗征袍，岁月集衰鬓。余生迫归休，周行愧英俊。

赠柯山老人

陆 游

柯山老人九十余，乱发不理瘦如枯。百穿千结一布袴，得酒一吸辄到壶。自言少年不蓄孥，有钱径付酒家垆。人生解此真良图，弃官从翁许我无。

寓舍晚兴

陆 游

转徙真飘梗，淹留等系匏。雁孤依远渚，鸠拙寄空巢。寒日頽梨颊，清霜长橘包。平生曲道士，岁晚欲深交。

城南渡

《名胜志》引此诗作《招贤渡》。

陆 游

老马骨嶮然，虺虺不受鞭。行人争晚渡，归鸟破秋烟。潮海凄凉地，风霜遥落天。吾生半行路，搔首送流年。

衢州道中

陆 游

耿耿孤忠不自胜，南来清梦绕觚棱。驿门上马千峰雪，寺壁题诗一砚冰。疾病时时须药物，衰迟处处少交朋。无情最恨寒沙雁，不为愁人说杜陵。

访毛平仲问疾，与子适同游柯山观王质烂柯遗迹 陆 游

篮舆访客过仙村，千载空余一局存。曳杖不妨呼小友，还家便恐见来孙。林峦崛起秋容瘦，楼堞参差暮气昏。酒美鱼肥吾事毕，一庵那得住云根。 以上并《剑南诗抄》。

三衢胡定愍祠

朱 翌 新仲 安庆人

把酒论诗建业城，三年金石见交情。罗池忽待中流泊，姑蔑应无剧雨倾。直道岂知人负我，英姿如在死犹生。垆香销尽丛祠晚，独对西风泪臆横。 《瀛山集》。

毛平仲挽词二首

韩元吉 无咎 颍川人

奥学穷千古，奇文擅两都。功名一杯酒，身世五车书。未奏扬雄赋，长怀仲举舆。溪塘岩下水，岂羨石为渠。

蚤岁闻嘉誉，论交鬓已丝。长言虽面隔，千里但心期。故垒生刍奠，尘编幼妇辞。倚天长剑在，欲挂漫兴悲。 姚《志》。

读赵清献公瑞岩留题追次元韵

朱 熹

赵公名迹此犹微，已荐行藏第一机。直自当年留翰墨，至今穷谷尚光辉。时清谏疏空遗稿，岁晚高斋自掩扉。高斋，公晚年所居，每夕独处一室，使人扁其外云。珍重九原如可作，问渠何处是真归。

题毛平仲墓铭后

朱 熹

毛公神仙骨，误落世网中。髭髻出奇语，砉然惊乃翁。弱龄翰墨场，不言已收功。亭亭绝世姿，皎皎冰雪容。顾步一长啸，笙鹤翔秋空。调高听者稀，老去竟不逢。一朝谢尘浊，冷然跨刚风。回

头叫安期，举手邀韩终。千秋有遗想，一往无留踪。平生故人心，涕涕铭幽宫。斯人不可见，斯文鬼神通。二诗并见原集，陈、姚《志》失载。

烂柯山

朱 熹

局上闲争战，人间任是非。空教采樵客，柯烂不知归。陈《志》。

三衢道中集唐

李 龠和父

桂玉愁居帝里贫，李群玉。南行无罪似流人。杜荀鹤。橘村篱落香潜度，姚合渐觉生衣不著身。王建《剪綃集》。

友人自杭回建寄别三首之一

谢 翱奉羽 长溪人

水到衢城尽，梅花上岭生。不知寄明月，步步送君行。《晞发集》。

石桥山留题

元鲜于枢伯机 渔阳人

旁通日月上星辰，有路遥应接玉京。仙弈未终人物换，秦鞭不到海波平。当时混沌知谁凿，他日崆峒强自名。枯树重荣事尤异，欲从樵者问长生。姚《志》。

舟次三衢

柳 贯道传 浦江人

迢然青霞君，问我廿年别。南涧复西沉，有行何屑屑。京尘苦未浣，玄葆变霜茁。是身本不资，吾计乃自讷。情知禄万钟，顾岂在笔舌。毛锥强解事，涂抹岂驾说。从谁饰竿牍，若已负羈绁。停舟此水滨，滞虑一澡雪。可能招翔鸾，为尔恨啼鴉。珍重幽桂丛，高枝待予结。《柳待制文集》。

三衢守马昂夫索题烂柯山石桥

萨都刺天锡 蒙古人

洞口龙眠紫气多，登临聊和采芝歌。烂柯仙子何年去，鞭石神人此地过。乌鹊横桥秋有影，银河垂地夜姚《志》作水。无波。遥知题柱凌云客，天近应闻织女梭。 《萨天锡诗集》。

次韵马昂夫总管饮仙桥诗

蒲室禅师

铁锁高悬隔杳冥，仙桥有路上瑶京。夜凉暗觉潜蛟动，晓色微看素练平。坤极尚遗神女力，山灵空识祖龙名。烂柯旧事凭谁问，石柱题诗薜荔生。

三衢道中三首

道士张 雨伯雨

大溪中道放船流，船压山光泻碧油。三百里滩欹枕过，买鱼酹酒下严州。

东风恶剧雨飞花，被底春寒水涨沙。兰苣溪香小回首，一峰晴雪是金华。

界道飞流山翠重，杜鹃无语杜鹃红。归人一舸贪新水，浑堕丹青便面中。 并陈《志》。

自衢州至兰溪

明刘 基伯温 青田人

秋郊敛微雨，霁色澄人心。振策率广路，逍遥散烦襟。疏烟带平原，薄云去高岑。湛湛水凝碧，离离稻垂金。荠麦霜始秀，玄蝉寒更吟。幽怀耿虚寂，好景自相寻。心契清川流，目玩嘉树林。歌传沧浪调，曲继白雪音。仙山在咫尺，早晚期登临。

登安仁驿

刘基

鸡鸣发山驿，天黑路弥险。烟树出猿声，风枝落萤点。江秋气转炎，嶂湿云难敛。伫立山雨来，客悉纷冉冉。并《诚意伯文集》。

青霞洞天偕章姚《志》误张。三益金事观石枰

胡翰

太末一为客，倏忽三四龄。常恐玄发变，未谐沧海情。今晨属休暇，文彦皆合并。方舟济沙步，飞盖指岩扃。青霞天之表，赤日午正亭。息阴无择木，抱渴无藏冰。宁知大火维，有此真福庭。巨石跨千尺，如梁架青冥。深疑地肺开，洞见天光明。玉树交左右，禽鸟无一声。凉风度涧水，炎浊荡然清。昔闻偶弈者，坐隐交心兵。相持势方急，旁睨耽若醒。柯烂胡不归，海枯固其恒。蛮触递翻覆，大化何由停。不如饮美酒，且置石间枰。《明诗综》。

自题拙省歌

杨添拙省 邑人

吾生何为者？老以拙自名。眼拙摇空花，耳拙起虚鸣。手拙持战粟，足拙防欹倾。寸心更苦拙，百无一事成。言语拙少味，交游拙寡情。学拙志虑耗，道拙忧患并。行当死于拙，揜骨依先茔。傍人笑我拙，我拙亦有程。圣贤既不辞，下愚孰敢争？孔子拙陈蔡，伊尹拙割烹。吕拙钓尚直，陶拙琴无声。夷齐拙不食，古道谁人行。我拙不有命，我拙自有诚。宁甘抱拙枯，不作背拙荣。传拙与子孙，用拙省平生。以拙才致君，以拙孝奉亲。以拙训子孙，以拙德临民。后人当守拙，守拙滋味深。陈《志》。

清献书院诗二首

邵宝国贤 无锡人

像留土木真如石，莫采蘋蘩只在溪。一鹤曾随巫峡远，万峰还

觉楚云低。

吾道百年闲白日，公心千古映清溪。鹤留旧态何妨瘠，松长新枝尚恨低。 《容春堂集》。

仙人棋

张以宁志道 古田人

人道仙家日月迟，仙家日月转堪悲。怎将百岁人间事，只换山中一局棋。

将从衢州陆行至常山

孙一元太初 关西人

江山二月欠芳菲，白露黄云惨不开。石碓自春知水长，布帆初饱觉风来。旗亭唤客春尝酒，驿路怀人晓见梅。世味已谙滩百折，山行明日又千回。

菱湖

郑瑄

一水平如镜，菱湖打桨游。夜凉何处笛，明月照高楼。 以上并姚《志》。

题三衢山水图

丘濬仲深 琼山人

我闻太末之区富山水，形胜东南独专美。一川素縠皱秋纹，万叠银屏绚霞绮。九龙作臣青翠深，金溪迢递来鸭金。婺女镜台云里现，偃王玉研水中沉。山趾依依僧寺小，湖心泛泛渔舟杳。石桥野色晓平分，古壁云根寒不老。长松落落几丈强，深林灌木相低昂。绿萝暗挂千岩雨，白瀑晴飞百道霜。碧沙翠竹江村路，何人结屋依云住。得非龙丘养高所，无乃安贞读书处。读书不干万乘君，黄冠野服甘隐沦。兴来垂纶钓绿水，醉后荷锄饷白云。白云深处多幽侣，姚《志》误倡。一笑相看兴容与。有时缀席联诗篇，有时对

酒谈今古。山中之乐乐不穷，髣髴尚有太古风。古风辽邈不可复，坐对此图怀此翁。此翁今年年几许，白首林泉无恙否？几欲为赋招隐篇，招之不来奈何汝。也知不是忘世人，教子已见登青云。唐虞在上有巢许，山灵不用生移文。 《琼山集》。

龙游至衢州

田维祐裕夫 萧山人

龙游接衢州，景不殊兰溪。山少滩濑多，沙石成长堤。溪流时冲决，两岸无平蹊。湍急舟行速，水浅石可携。野旷少人烟，地瘠艰耜犁。泊舟无村市，遇夜随停栖。幸无狂客惊，惟闻山鸟啼。船定水汨汨，篷疏风凄凄。寤寐梦不成，候晓无鸣姚《志》误惊。鸡。惆怅盼家山，遥遥望中迷。 《明诗综》、《沧螺集》。

三衢道中

皇甫汈子循 长洲人

山居无别业，民俗半为农。树杪开山阁，溪湾置水舂。采薪朝候艇，乞火夜闻钟。岁晏收卢橘，此卢橘当指橘柚而言。犹堪比户封。 《司勋集》。

太末道中

屠 隆长卿 鄞县人

乱山深处有人家，一道青烟出树斜。水暖沙晴溪女出，绿萝低映小桃花。 《南游集》。

初入郡城口占

兵道侯安国

甲冑如林拂面迎，旌旗十里映波明。莫言军旅未尝学，老子胸中十万兵。

衙斋题句

知县俞琬纶 艳明 长洲人

衙斋结得小茅亭，五斗无心懒送迎。寄语故人千里况，别来惟有病多情。 并陈《志》。

柯峰四咏

唐汝询 仲言 松江人

柯峰本清幽，绝顶更寥沏。登临出世间，下顾见城阙。天地转微茫，烟霞互生灭。披襟俯松涛，掉臂扞萝月。樵客有还踪，飏车无返辙。余将谢人群，蓬茅聊可结。 最高顶。

石梁宛神构，缥缈虚中悬。下有千寻木，中开一线天。影随长虹驾，势与飞云连。苍苔既剥落，青莎亦芊芊。但容兴公步，不受秦皇鞭。何当卧其下，荷衣生紫烟。 石梁。

古洞锁青霞，空濛几千载。人间市朝易，洞中石无改。中宵响天籁，白昼散烟霭。尝闻古仙人，于兹驻光彩。丹炉迹已非，棋局痕犹在。褰裳欲从之，岩间复谁待。 青霞洞。

在昔二仙子，对弈幽岩中。樵竖何为者，执柯偶相从。一局著未了，柯烂家亦空。有生信大梦，世事随飘蓬。羽人竟何许，古洞烟濛濛。空余五枝木，千载常青葱。 仙人棋。 姚《志》。

柯山四咏

同知李正芳

翠微缥缈白云中，鹿引鸾翔杖屦穷。岩顶孤松擎落日，山腰危石跨长虹。仙源应与寻常别，帝座还堪咫尺通。不是御风难到此，半天烟雾总濛濛。 最高顶。

鬼工施巧万山巅，造出鲸梁物外悬。明月多情圆缺现，闲云无意往来穿。千寻高驾疑非地，一线旁通别有天。桥上何人敲石髓，惊回樵梦几千年。 石梁。

青霞第八数仙坛，洞口桃如瀚海蟠。世上马牛真隔绝，云中鸡犬任盘桓。四山烟净千秋霁，万壑风生九夏寒。几欲栖真无善地，黄梁今始觉邯郸。 青霞洞。

世事从来似弈棋，局中机趣有谁窥。展枰相对非求敌，停斧傍观自悟奇。指点残星盘蚁转，手谈终日隙驹驰。枣吞柯烂须臾耳。回首风尘路已歧。 仙人棋。

前题

徐应雷震伯 任道子

策杖探奇鸟道通，扪萝直上踏飞虹。披襟似与诸天近，极目能令万虑空。塔拥云巅青杳霭，涛翻松顶翠崑崙。凌虚翘首还长啸，两腋翩翩欲御风。 最高顶。

片石嵯峨入望雄，到来仙窟自玲珑。烟霞色拥千峰霭，星斗光分一线通。灵鹊斜飞青汉外，彩虹高跨白云中。天台咫尺堪寻药，更有何人携手同。 石梁。

窟窟灵源径转赊，花飞洞口自仙家。白云冉冉封丹灶，青草茸茸护鼎砂。树暗猿声山月冷，林昏雁度夕阳斜。仙踪欲觅知何处，醉倚长松吸暮霞。 青霞洞。

仙人跨鹤下蓬莱，洞府闲将一局开。花影未移柯已烂，棋声初落劫成灰。残碑剥蚀迷沧海，古刹荒凉翳绿苔。漫向空山寻往事，千年七日总疑猜。 仙人棋。

春日柯山独步

知县花上苑南充人

最喜幽岩远世尘，插天石阙自嶙峋。商山芝老能延汉，洞口桃深岂避秦。柯烂已知千古变，花开聊识四时春。何年了却苍生愿，也向丹崖勒后身。

烂柯山

陆应阳云间人

残星半落松坪老，绝壁孤悬鸟道寒。天外送青来片石，雨余飞翠入层栏。 并陈《志》。

衢游返棹

清李 渔笠翁 兰溪人

数日曾穿万叠山，浑身衣带翠微斑。原来济胜非奇事，兴至登临若等闲。有句但思留石上，无魂不虑返人间。斧柯未烂归期促，愧自神仙洞里还。

督师尚书李邺园靖逆凯歌二十首

李 渔

一声鼙鼓出仙霞，骇绝三衢百万家。势与黄河争泛滥，浊流何处辨龙蛇。

羽书络绎下钱塘，飞骑还愁道路长。得失安危争一瞬，天兵下也隔重苍。

尽忧师缓失先机，谁料神君有翼飞。三宿未周身已到，水亭门外拥旌旂。

又虑文官怯战争，虽来只可壮军声。谁知一体怀双腹，左载诗书右载兵。

莫道全由胆力行，忠肝向处有神明。肩挑不动黄金铠，著体浑如一叶轻。

面有奎光腹有文，才披铁甲是将军。纶巾到底妨戎事，不学书生袭旧闻。

身不离鞍手执鞭，将兵将将总居先。冲锋岂是无前队，义不全躯誓早捐。

一激三军尽有威，其人虽是厥心非。争先爱作奇男子，怯战时

防赐女衣。

不待交锋预突围，士能戮力马能飞。褰旗斩将非难事，捣穴焚巢取印归。

贼炮如雷夜几千，由他霹雳响晴天。心坚不为虚声恐，分付三军自在眠。

百万黔黎恃一人，运逢肃杀气如春。征诛不变唐虞化，依旧康衢鼓腹频。

首级累累动满千，不竿惟向树头悬。旧红未褪新红继，权当花开日日鲜。

屡捷强兵不使骄，投戈谁敢乐器器。成功只说由天幸，欲使凡民德圣朝。

无日辕门不献俘，好生常与借头颅。干将只为奸雄设，岂屑区区斩匹夫。

捷后降旗次第来，泥头就缚尽堪哀。婆心不为雄心没，泣罪时时泪满腮。

战马归来竹马迎，讴歌声杂凯歌声。金瓯不缺天重造，麟阁何人拟姓名。

凯歌虽唱未班师，直待销兵卖剑时。国事未宁家不问，从教儿女怨归迟。

忧国丹心不厌长，我疆虽靖虑他强。中原尺寸皆王土，肯使神州缺一方。

全浙人民劝返骑，三衢父老独遮留。止戈复起闾阎哄，万户相争若寇仇。

事平论定几人同，千古文章及事功。洙泗渊源邹鲁派，圣贤依旧出山东。家言。

姑蔑行

余恂

衢州，古姑蔑地也。郡小而贫，苦贼、苦饥无虚岁，乙未尤甚，民旦晚且尽矣。无民何以有土地，不揆鄙拙为姑蔑行五百字，代达下情，以俟采风之献。

姑蔑浙水东，昔在全盛日。烟火蔼相通，盖藏盈百室。桴鼓静无虞，天行岁多吉。秋成输井税，宽然靡所绌。风俗习太康，上下皆胶漆。崇极理必圯，时序有肃杀。大姚《志》误天。难已戡除，残孽犹奔突。攘攘白马徒，聚乱如虬蝨。窜伏岩谷间，以此为窟穴。虽无州府患，此辈未云灭。毒螫遗四郊，剽夺到蓬荜。兵者饥之源，影响逾箭疾。父老数年来，未见仓庾实。曰维岁乙未，怅惆尤难述。方春举趾初，南亩土膏发。播种亦始新，霖雨何秩秩。殷轸雷霆斗，厖划波涛坼。积潦排山根，弥望百里没。颖粟未在田，征呼已在困。伤哉此子黎，何以资膏血。昨者日出杲，农夫欣相悦。收祝篝篓盈，万一升斗活。既晴不复雨，皇天胡酷烈。维时方军兴，舟楫溯吴越。旌旗暗江徼，戈铤积霜雪。供亿责有司，本自闾阎出。师行甚分明，邑小实仓卒。辍彼桔槔劳，峙此刍茭物。刍茭有时供，炎赫何时绝。早气如干柴，六月至十月。青草野尚枯，何况在秔秫。盗贼用民劳，其势滋莫遏。焚荡无完村，瓦砾同一辙。公然离其巢，耿耿及城阙。杀僇兼笙竽，非无防戍卒。死者声烦冤，存者生意竭。居上岂不矜，惠养难□说。朝廷有轮将，所以代穗秸。筐篚古王制，锱铢詎容缺。逋负愆厥供，义合受鞭挞。所嗟典鬻咨，十未能当一。吾闻群盗初，本亦服钱铨。驱迫使之然，仁者宜战慄。煌煌渙汗音，若保庶饥渴。刺史并袭黄，长史亦明哲。恺悌夙所持，抚绥应有术。自当苏疮痍，重见妖氛豁。予也下邑人，粉榆实过恤。厝火宁不燃，曲突甘居拙。洒涕献斯篇，南望正

萧瑟。

信安行

吴陈琰宝崖 钱塘人

衢州试院为李武定官总制时行署，其保障功甚伟，因作《信安行》。

信安胜势居上游，遥通楚粤连闽瓯。仙霞横亘千万丈，平分要害当咽喉。重关一破不可救，疾风卷箠谁其收。山东李公真将相，三莅古浙称贤侯。帝念节钺压重镇，建牙吹角扬旌旒。美髯久为忧民白，草檄杀贼材所优。胸藏甲兵不知数，声名远服西南酋。甲寅之岁闽变作，井蛙自大攢戈矛。是时范公方蒙难，正气直与天汉流。文武大吏半从逆，势逼唇齿怀同仇。公独挺身肩巨任，光弼重铠如轻裘。飞刍挽粟无日息，金城方略皆先筹。声色不动力健举，精炼甲士雄貔貅。矢石纷击一无犯，中夜长啸看吴钩。乃惊伟材自天降，百炼詎类绕指柔。孤城坚壁铁为障，神武要使无虔刘。岂知八闽及两粤，人头聚作高山邱。吴楚一破亡七国，淮蔡既灭恢三州。闽平二叛亦归命，降旗遍竖春江头。东南万户全底定，遗民一一归田畴。所嗟妇子遭劫掠，文姬流落如拘囚。珠还镜合疑再世，生死孰非仁恩周。活万人者必封爵，如公再造何以酬。功高膺召拜上相，零雨天下归远猷。如何急流退步勇，飘飘海上乘扁舟。老成一去典型丧，所系岂独世道忧。昔我布衣邀折节，画船开讌黄沙洲。辛酉，与唐太史调公，招饮舟中。别公廿载感公逝，何意襍被登公楼。悲风日夜战场乱，痛定思痛泪满眸。前年用兵择良将，廉颇可惜老病休。骑箕天上说岂谬，灵旗飒飒疑鸣驺。先贤草木生爱敬，江山到处甘棠留。纪功欲伐乌石碣，一写遗爱传蛮讴。 并陈《志》。

过衢州战场示弟坦兼忆亡友

卓尔堪

徘徊残垒话斜晖，往昔山前见破围。马上金戈挥日返，岭头银
镞逐星飞。橘伤樵斧林重茂，地饮人膏草尚肥。战罢问谁归衣锦，
全身千古一荷衣。

衢州书事

沈受^①宏

尚书昔日驻旌旄，烽火危疆保障劳。已见降王归斧钺，徒闻战
鬼逐弓刀。山围四野寒云没，水拍孤城夜雨高。回首可怜离乱处，
至今间井半蓬蒿。

衢州杂感

洪昇昉思

巘岒岭势矗仙霞，阻遏妖氛建虎牙。障日重篁劣容骑，连云列
戟不通鸦。居人乱后惟荒垒，巢燕归来只数家。一片夕阳横白骨，
江枫红作战场花。

夜过姑蔑战场，忆李邕园大司马

陈至言

百战孤城地，星河影倒垂。草曾嘶甲马，谷似转旌旗。宿将仙
人种，元公帝者师。只今江上月，犹照岷山碑。 以上并姚《志》。

太末见山花发春而林无宿叶

毛奇龄大可 萧山人

秋栢未解叶，春樱已舒萼。不疑碧树中，遽见山模落。南中饶
荣阳，白物鲜疏索。何为逐流飏，吹吹怨寒箝。 《西河集》。

① 受，底本卷二十八目录作爱，标点者注。

冬日同鹿明府祐钱广文瑞徵游烂柯山二十韵 朱彝尊竹垞 秀水人

道书诠洞天，青霞居第八。流传负薪翁，披榛入块圯。中有两青童，棋声暗相戛。俄惊斧柯烂，逝节等奔鶻。此事知有无，特书在琳札。我来太末墟，十月方纳秸。晓出通仙门，缘溪碎石滑。拂林风骚骚，鸣碓水汎汎。明府政不烦，广文俗能拔。于焉齐唤渡，次第柅车辖。飞梁忽在望，相视笑且呿。灵境兹最奇，造物亦太黠。疑经百虫即伯益。焚，或受五丁掇。连蜷虹霓偃，垢膩神鬼刮。倾崖穿一线，断塔盘秃鬣。客八切。丹枫露已凋，瑶草霜未杀。剡苔读遗碑，汲井恣拭刷。昔贤斗茶地，昧者莫之察。日斜洗行厨，得食鸟嘎嘎。徘徊双松阴，惆怅别香刹。 《曝书亭集》。

烂柯山二首

陈 棻

一径入青萝，飞梁接涧阿。洞门疑偃月，桥下不闻波。石润岩花遍，烟深鸟语多。徘徊未能去，木末响樵歌。

天矫跨长虹，无由识化工。近身皆鸟道，满耳足松风。钟韵传云外，山光落酒中。仙人棋竟未，归路夕阳红。

柯山仙人棋 原作《玉枰仙隐》

徐国珩之凯父 邑人

飞尘不到玉壶前，世外招携别有天。意得不须关动静，机忘自可任方圆。柴芝拾后消残劫，青枣投来即半仙。一局千秋谁胜负，至今樵子未曾旋。 并姚《志》。

罗芸皋副使、袁丹叔太守招游柯山

尤 侗展成 长洲人

此山特以石梁奇，驾海何年鞭至斯。散骑正当炎日卓，披襟时有好风吹。崩崖俯瞰巖岩谷，落叶纷披偃蹇枝。尽说仙人柯已烂，

漫劳吾辈看残棋。 《西堂看云草堂集》。

衢州杂感八首

曹延懿

越地西来尽，严城控上游。万山多北拱，一水自东流。浮石滩声壮，仙岩洞府幽。汉皇曾驻蹕，御笔到今留。

重向龟峰望，霞关道路开。赤眉群盗尽，黄屋老夫来。鸟雀喧村舍，牛羊下戍台。征南诸将士，都著锦衣回。

樵客何时到，青霞千古闻。纵横一局小，胜负百年分。古洞留明月，危梁跨白云。仙棋谁解覆，争劫日纷纷。

出处安危系，深源誉早隆。南迁虽负谤，北伐竟无功。石室荒苔紫，殷墙落照红。遗容仍擐甲，咄咄可书空。

乌石峰峦峻，凭空结寨门。暗泉通岭脉，积雪冻松根。鸡犬云中宅，桑麻谷口村。即今堪避世，何必访桃源。

爱直穹碑在，千秋墓道传。石麟埋宿草，野鹤认荒阡。隙地开祗树，孤峰傍碧莲。不因清德著，容易一坯全。

闻说菱塘胜，回环百亩余。烟波真水国，岛屿合仙居。地旷禽鱼乐，秋空竹树疏。何年竟芜没，野草满荒渠。

讲舍传衢麓，前贤此讨论。良知开捷径，流弊生真源。王湛名何赫，程朱道自尊。至今多聚讼，谁为扫群言。

秋夜酌余云生偕叶含美、姚孟则偶谈往事不禁喟然

徐国章文匠 应秋子

岭外三年客，尊前一夕欢。故人伤老大，花竹问平安。我尚操齐瑟，君能弃楚冠。话深频翦烛，莫共夜漫漫。

过余云生留酌

徐国章

为访城南菊，饮君林下心。幽花寒欲放，浅语夜能深。菱芡秋风美，蒹葭白露阴。今秋无好月，此夕影森森。 以上并姚《志》。

浮石即事

陈鹏年

江郭春残雨乍晴，恰乘微雨看春耕。孤村响送樵风暖，十里青浓麦浪平。到处穷檐闻疾苦，隔年傲吏减逢迎。香山遗迹停轩处，揽辔真惭灏水清。

姑蔑杂诗四首，录二。

陈鹏年

姑蔑濒炎海，深秋只薄寒。授衣逢稔岁，谋食愧儒冠。丹橘霜前熟，黄花雨后残。一编聊暂把，微照卷帘看。

最爱连宵雨，寒声枕上来。蕉窗鸣不定，襆被梦初回。故国传烽燧，乡园半草莱。鸡栖惭吏隐，灯影伴炉灰。

雨中即事三首，录二。

陈鹏年

黯淡秋霖已二旬，绳床药裹自相亲。庭柯细落封三径，篱菊方残占小春。老大江湖双剑在，羁栖菽水一官贫。偷闲近得休休诀，傲吏从嗤懒是真。

霖潦频催橘柚黄，园官日日望朝阳。即看纳稼登场圃，尚冀祈年足稻粱。声断寒蛩凄暗壁，穴移蚯蚓聚深堂。西邻恰有持螯约，比舍相过湿不妨。

自龙游趋衢州作

龚鼎孳芝麓

吾家石芙蓉，凡案秀森触。其峰三十二，洞壑肖颇酷。摩挲浴

空翠，烟雾时断续。辞世远行游，宵征指炎毒。阴雷中夜斗，凌晓见晴旭。遥峦插青苍，到眼一惊告。联娟媚罗嫫，对镜看已足。归樵急逾岭，雪水早消蜀。绸缪复怀袖，如理登临榻。篙子疲险陷，吾徒忍欣瞩。越人长水滨，弄舟幸成俗。滩声激长啸，羨彼云中鹄。

三衢道上三首，录二。

龚鼎孳

石路萦清沼，亭皋带远林。柳黄何夜雪，樟老一山阴。战伐遗今日，萧疏称此心。探奇堪卒岁，愁岂鬓毛侵。

险隘江闽接，巉岈岫岭长。弓鸣猿易骇，林密虎真藏。炊饭村烟白，支扉木叶香。几时群盗息，并日理游装。 以上并陈《志》。

清明登郡城南楼时有驻马之役

徐之凯

踏青江阁眼初开，积水浮空雉堞回。雨过遥分青嶂出，楼高不碍白云来。城头牧马晴相望，陌上扶犁候已催。倚槛春风感慨地，夕阳桃李对衔杯。

晚过安仁渡

徐之凯

暝入平沙鸦满林，悬崖鸣濑气萧森。江宽易变风云色，夜冷常怀冰雪心。旧历青山随眼识，渐来明月带愁深。酒樽莫为更筹误，相伴渔舟有笛吟。 并姚《志》。

烂柯山

周 召

青虹吸山泉，首尾俱下覆。著地化为梁，通躯坚铁瘦。万壑莽姚《志》误奔。阴森，风雨助龙斗。蜿蜒鳞鬣张，恍惚闻声吼。穹然若天门，中穿有神镂。孰键虎豹关，飞仙托岩窠。曲脊画青界，一

线腹中逗。骑尾姚作危。星可摘，昂鼻天易嗅。讵独培塿惊，岌岌拜群岫。临趾姚误址。俯百寻，视人细如豆。白日烟雾昏，姚误煮。松杉复环奏。敞幄帝所筵，姚作吹。笙璈半空奏。林幽叫怪鸱，姚作格天理难明。形开缩雄兽。造物嗜真奇，姚作乐。不仅营纤秀。一局疲阴阳，此中孰参透。搔首问苍姚作青。冥，何时辟姚作泄宇宙。混茫元气中，乃割昏与昼。 杨《志》及《两浙輶轩续录》。

游柯山石梁

叶淑衍 茹庵 邑人

城市红尘纷扰扰，云中每羨青山好。今晨衣袂吹新凉，飘飘直上柯山道。携朋三五挈壶觞，笑踏青霞拾瑶草。道旁犹剩战龙松，爪鬣依然攫云表。穹窿百尺玉虹蹲，烂漫香风醉花鸟。仙童狡狴一枰棋，赚得人间怪未了。不识羲农到今世，能抵仙家几昏晓。翻思彭祖非长龄，八百余年亦是夭。拾级还窥一线天，分明鬼斧恣纤巧。绝顶婆婆云四垂，川原如画众山小。一声长啸起松涛，便欲乘风跨蓬岛。我曾四度探仙踪，一度来回一度老。年矢相催感慨多，驻颜那得分仙枣。人生能得几看山，山前劝酒惟嫌少。醉后莫愁归路迷，山月随人光皎皎。 杨《志》。

游柯山

潘世懋 公赏 邑人

碧藓迷樵径，苍萝覆斧痕。尘心柯并化，世事局同论。风扫花间路，云埋药底根。毋言天际远，仙在即昆仑。 《续柯山志》。

柯山最高顶

王观文

御风登绝壁，姚误壑。骋望俯神州。大野孤云没，高空白日流。何人传绛雪，有地似丹邱。我欲从之去，天长路莫由。

咫尺丹青近，餐霞踏紫氛。人仙一气合，高下两仪分。谷响空

中应，松声杖底闻。羽衣如可接，试与共论文。 《宜园小品》。

三衢夜雨

陈 韶

孤城细雨夜停车，山势峥嵘石径斜。草色已荒殷浩宅，诗书犹识圣人家。空岩人去柯偏烂，古洞龙归橘自花。姑蔑从来形胜地，重关南去是仙霞。

泊压潮

范大绅分垂 邑人

潮自何年压，篷窗首颡回。残烟随鸟没，微雨逐帆来。旧戍留红叶，孤村闭绿苔。遣愁聊索句，候晓缆重开。 并姚《志》。

峥嵘古松行

范 珏石潭 邑人

三衢巨镇峥嵘尊，千山万山牛马走。上有两松势干天，干天窃恐天为漏。娲皇见之生愁思，乃髡其首曲其脰。所以虽具栋梁姿，翻然却落榱桷后。大气盘旋郁未伸，槎枒四出恣驰骤。斜撑偃盖积阴团，倒掀犀甲苍皮皱。其南一株尤倔强，纵横屈铁往复又。张拳思挽阿香车，伸臂欲把羲和袖。丰格虽矜老更奇，形骸终觉日逾瘦。瘦骨频遭蝼蚁钻，芳心恒苦吟虫镂。孙枝不长碧钗新，霜柯愈蹙青铜旧。怪雨盲风拨不平，时时怒作苍龙吼。松兮松兮尔莫嗔，个中消息予深究。良材忧斧斤，樗栎耻庸陋。得失互相乘，倚伏谁两救。而君材与不材间，无得无丧乃无垢。吟风啸月自年年，天意于君非不厚。君不见泰山五大夫，气势光林岫。隐岩七处士，山泽伴猿狖。二者遭逢俱偶然，彼何庸夸此何疾。松兮松兮请无狙。

此诗本陈圣泽作，托名。

前题

费雄飞 丰山 杭人，寓衢

峥嵘山麓足游骋，盘屈蜿蜒多佳境。颊宫相比刺史衙，翠竹碧梧殊峻整。中有双松老作鳞，黛色参天壮山景。雄奇卓犖掷枪干，轮囷叉牙束戟梗。清风谡谡嶭嶭寒，明月皎皎筠萝静。偃盖虬枝护茯苓，溜雨霜皮出蠹癭。抱朴何知百卉嗤，怒号直使万籁屏。一任苔藓作斑斓，不缘雪霰嫌清冷。品格还如辽鹤高，年龄已共灵龟永。忆昔手植自何人，大夫应受秦封请。山边老人为予言，当年苍翠环云岭。罗罗疏节众具瞻，飏飏清响群延颈。会遭阳九寻斧斤，一朵青山余片影。此松仅如硕果存，全真遂长良侥倖。我闻此言心怆凄，盛衰迁变须臾顷。牛山之木亦尝美，感慨悲怀今昔并。松乎松乎岂偶然，高覆城隍有天幸。他年梁栋藉尔为，此日采樵须共警。我今为此赋长歌，将与杜陵古柏同彪炳。 并《菱湖社集》。

谷口晚眺

王志雍 敬山 邑人

树杪夕阳残，昏鸦乱难数。谷口见归樵，三三还五五。

菱湖偶步

王志雍

湖水清且碧，几回迎我眸。过桥如独鹤，引客得双鸥。红叶空渔舍，青山失画楼。菱歌何处有，一片断云流。

前坞晚霁

周 雯 若霞 召孙

苍林带寒烟，初雨豁晴景。鸟向夕阳啼，树浴澄潭影。径滑步逾幽，泉鸣石更静。清香落松枝，滴翠沾衣领。村墟樵牧归，欲去心未忍。伫立空濛中，明月上东岭。

与客游青霞洞天，用唐贤刘迥韵

詹文焕石潭 邑人

陟磴触云动，看碑忘鸟还。欣与佳侣集，成此一日闲。寒林无斧声，脱叶流空山。

岩炉裂千载，青苔扫无迹。螺松燎野火，空处远水隔。吟雨病龙子，翀烟渺鹤客。

峥嵘山用唐孟郊原韵

王荣绶若庵 邑人

峥嵘山突兀，栋宇横烟霞。策杖寻旧戍，苍苔石路斜。秋晴挹爽气，古木湛清华。登高兹践约，风流属孟嘉。 以上并姚《志》。

重游仙岩望空中楼阁

陈圣洛二川 邑人

乱泉深竹里，落日满苍苔。地尽群峰占，云惟一径开。佛多闲岁月，僧识旧宗雷。笑问三生石，频年几度来。

不厌山灵巧，犹忻目力加。凿开混沌窍，构就仙人家。陡经临无地，孤悬倚断霞。谁伸巨灵臂，飞笔篆龙蛇。

读柯山石刻得唐贞元元和二碑并录其文以归

陈圣洛

残局不可覆，片石犹堪语。卓哉嗜古人，目光燎如炬。搜索穷苍崖，俯仰劳偶旅。楔款认前朝，摩娑得少女。贞元尚有人，平淮一机杼。剡藓读未足，鸿篇入毫楮。得与古人游，山灵应嘉予。

登石梁最高顶

陈圣洛

揽衣升绝境，浮梁结构同。渐看天路近，忽讶地轴空。笑语落寒碧，声响如丰霤。俯瞰飞鸟背，遥负海日红。浮图压鳌顶，髯龙号罡风。浩浩云涛涌，恍与银河通。

日迟亭坐酌望一线天

陈圣洛

神仙事茫昧，山川形诡奇。美难亦既并，有酒斟酌之。醉倒卧绿褥，空亭日迟迟。忽惊目力锐，洞透隔山曦。伊谁凿混沌，岂是古工倕。兼山露小有，昭昭明茧丝。伟哉造物巧，雕镌如新诗。

赵清献公高斋故址用东坡韵

陈圣洛

幽栖北郭避尘劳，蓬艾三径如人高。席门不卷少辙迹，比邻恰与前贤遭。高斋已墟名突兀，访古往往来吾曹。丰碑漫漶不可读，清风浩浩吹江皋。公年未老已拂袖，我齿将衰犹缁袍。乃知贤愚自分判，岂啻泰山与秋毫。浮石孤峰卓砥柱，濯缨灏水流清操。孰云忠纆例无后，谁邀巨典羞溪毛。吾乡仕宦亦如海，声名阒寂埋黄蒿。争如我公剩生气，日与后人同游敖。

仙源杂兴

陈圣泽云 邑人

云满香台花满蹊，重来逋客也须迷。深山四月春犹在，古木千章鸟任棲。樽酒又倾今夜月，垣衣已蚀去年题。老僧旧识烟霞癖，洒扫闲房近碧溪。

清磬敲残起夕阴，崇峦四面夜沉沉。溪声不碍幽人梦，月色偏劳野客吟。高树鹤归残露滴，上方僧定白云深。漫嫌达曙津津语，为有钟期愜素心。谓徐采朝。

麋鹿相依了自安，郁蒸天气绿阴团。雨中山色常无定，竹里泉声分外寒。满地野花香蜡屐，无人空谷遇幽兰。深深不尽仙源路，几度追寻兴未阑。

高卧空山冷俗缘，个中清况向谁传。竹炉新试仙人掌，香积频参玉版禅。万顷白云迷午梦，千溪流水入冰弦。只愁他日归城市，

回首烟霞一惘然。

送郑磊岩掌教广西丽江书院因之侄左州任

陈圣泽

林端一鶚峙清秋，振翮将为万里游。自是阿咸期醉籍，不同王粲漫依刘。路经句漏逢丹灶，水入漓江泻碧油。桂岭大材需大匠，丽江桃李看君收。

登石梁最高顶

陈圣泽

踟躅攀危梯，缥缈乘飞桥。鳌脊一何瘦，千尺横丹青。行云若奔澜，松声回暮潮。似接银河渚，孰云天阙遥。羲和鞭日驭，倥偬过山椒。西辕不可挽，东流讵可要。所以观棋人，千年如一朝。

日迟亭坐酌望一线天

陈圣泽

洞中天半规，岩上天一线。西山落日平，东岭微阳见。孤亭揽众妙，清风落花片。拂石闲云开，班坐绿茵荐。枣核不可得，白发谁能变。颓颜倚酒红，怀哉此游宴。

赵清献公高斋故址用东坡韵

陈圣泽

东岳丈人东海劳，气势何如高斋高。高斋旧址无数仞，只缘得与我公遭。几经豪势不能夺，春风仰止容吾曹。琴声不闻鹤不返，千秋俎豆崇江皋。濯纓归与杳无处，平铺草色如青袍。坡公题赠有长句，流风余韵融霜毫。能令贪懦亦兴起，雄词不朽同高操。可知身后无足述，生前富贵犹鸿毛。来寻断碣越阡陌，愧无力为诛蓬蒿。溪声山色今古同，风晨月夕狐兔敖。 以上并《二陈诗选》。

甑山

陈一夔赏侯 邑人

君不见康回触天天柱折，划然中断如斧截。飞来堕地化为甑，犹带当年颅顶血。悬岩老屋仙人家，夜深燃火炊胡麻。炊烟缕缕出云窦，火先化作峰头霞。我来策杖蹶虎迹，飞身直上山之脊。罡风吹断水晶帘，瞥见玉女理瑶瑟。玉女之颜白如玉，两颊桃花双鬓绿。为怜游客渴如龙，饮我琼浆贮满斛。醉中悟得长生诀，不用金丹能换骨。九仙联臂踏歌回，铁笛一声山骨裂。

严剥道中

陈一夔

鸟道几百折，幽寻未觉劳。草香黏屐齿，岚翠湿征袍。箬密鸟声怪，村孤酒价高。耳根无俗韵，滩响挟松涛。

岭断疑无路，溪回又一村。有峰皆瀑布，何水不云根。地僻衣冠古，山深巫觐尊。今朝喜晴霁，返照在柴门。 并《二石诗选》。

寻柯山石刻得唐贞元元和二碑

教谕翟 灏晴江 仁和人

磊落青瑶镌，熊熊光洞壑。日月久翻移，风雨半剥削。帝孙昔好事，登楼剩斐作。绍迹陆使君，字勒元和脚。岿然立巖屨，矫矫鸡群鹤。千年鬼神护，一辈裙屐约。幽寻见苔丛，珍重两手摸。尤物有昭晦，俗眼无嫩恶。岂惟酸枣碑，图经载缺略。匹纸勤自钞，双珠快已获。余题千佛名，完好更纷若。重来携毡椎，次第俾响拓。 姚《志》。

将有粤西之役留别诸友

郑光瑗磊岩 邑人

瘴雨蛮烟望眼开，故人临别重徘徊。桂林山下西风便，应有新书寄雁来。 《怀旧录》。

三衢城下访门人西安令高容不值，用谢康乐赠郭桐庐韵
却寄 杭世骏大宗 仁和人

匝月阻芳讯，郁郁维子思。弭棹太末城，舫舟水中坻。官事羁职守，去住难自持。所怀无由陈，恻怆谁念兹。既失握手欢，复益离群悲。明当复来归，岁寒以为期。努力保令名，遗子瑶华辞。

时有闽中之行，经衢。《道古堂集》。

莲溪别墅 叶闻性逢原 邑人

柴门静对清溪曲，竹树森阴漾寒绿。一带墙阴翳薜萝，浮鸥自在沙头浴。午钟风送隔溪闻，草碧空阶远俗氛。散屣东皋时远望，千山雨过乱堆云。野花馥馥添陇亩，驱犊归来逢老叟。翛然并坐话桑麻，日暮提壶买村酒。酒后酣歌且击缶。《自娱集》。

殷浩宅前九曲河修禊分韵得宅字 叶日葵鹤仙 邑人

惠风散余寒，膏雨添新碧。妙年曳轻裾，长者趁幽履。言追永和事，选胜殷浩宅。双港碧粼粼，九曲春脉脉。分曹坐花茵，贴水铺歌席。介景非所祈，俗尘聊以释。在昔当兹晨，大会风流剧。涉江采芳荪，引流浮大白。兴高自足多，俯仰亦陈迹。兰亭复已矣，茫茫时代隔。群贤诗文在，孤臣里居易。薜萝野寺阴，桑榆江村夕。须富贵何时，于焉聊共适。浮沉任所遭，咄咄复奚益。点也咏而归，狂态尚如昔。《菱湖社集》。

解组回衢 郑万年竹坪 邑人

秋霜点鬓一丝丝，已觉钟鸣漏尽时。我学王尊行叱驭，残年风雪赋归诗。

黔山万里喜言旋，回首离家四十年。行近双溪舒眼望，夕阳红

树满村前。 《竹坪诗稿》。

烂柯山纪游

龚大锐 鹿茸 邑人

吾闻崑崙之山一万一千里，中有五色云光五色水。又闻蓬莱之山四百三十有二峰，峰峰削出青芙蓉。梅花香涌白成海，迷茫月影来仙风。崑崙蓬莱不可即，青霞洞天亦奇特。携粮蜡屐恣胜游，岩畔桃花望如织。行行重行行，一径喧松声，松顶老鹤骇飞去，虬枝拗战双龙鸣。似松似龙态矫变，忽见长虹亘匹练。奇石堕地化为梁，腹贮岚光通一线。洞门幽敞无尘缘，传闻此地栖神仙。观棋樵子讶柯烂，著残一局忘岁年。琴歌杳杳仙何有，楸枰尚飭山灵守。山灵随意弄譎奇，揽入烟云迷洞口。携云入袖云忽飞，须臾仍觅天门归。银河混漾逼衣冷，势将一泻倾珠玑。其前峙危亭，其后藏深谷。峻嶒倒插万重绿，俯瞰佗山不盈菊。阴阳摩荡胸襟开，置身疑上金银台。李白梦游未到此，底事孙绰夸天台。呜呼，人间难觅长生草，谁识此山即仙岛。药炉丹灶罗列精，只须赠以安期枣。仙乎仙乎如不还，吾将坐待山中老。 《两浙輶轩录补遗》。

思鲁阁读书

龚大钦 诚斋 大锐弟

读书日两版，遗忘不待夕。少时精气锐，妄用殊可惜。丽词苦雕篆，奇字纷拮据。百家俨珠琲，经史视瓠瓠。根柢坏可怜，章句炳何益。自今颇知悔，暮齿衰疾迫。养拙寡田亩，守素托坟籍。倚马信不堪，观象庶无惑。鲁圣抱韦编，三绝乃学易。 姚《志》。

穀溪

龚大钦

错疑濯锦水波融，滑笏纹轻约好风。霞绮散归浮石外，雨丝掠过绣溪中。晴拖岭脚浑如带，影落桥头未断虹。最爱夕阳光掩映，

片帆斜挂半江红。

石室遇雪次用胡焕章韵

余之棹敬斋 本敦父

步至仙窝竟懒归，天教留客雪花飞。白描楼阁重重幻，青看松杉渐渐非。醉眼模糊银世界，好山仿佛玉屏围。痴来欲拟寒江画，著个渔蓑坐钓矶。 并《两浙輶轩录补遗》。

朝京埠送申补亭

汪致高亦园 邑人

送君思黯然，话别临歧路。两岸柳丝斜，隔水一回顾。爱此桃花天，几欲从君渡。独立盼残阳，帆影摇春树。

东湖道中

汪致高

阴阴竹寺小桥横，鸡犬村边打稻声。白发老翁无个事，倒拖藤杖绕堤行。

西庄漫赋

汪致高

云锁峰腰竹锁村，竹云深处有柴门。水边碓熟新春米，雨后沙平旧涨痕。高柳蝉声暄夕照，隔溪渔火乱黄昏。山家最是秋来好，一枕酣眠古树根。 《亦园诗稿》。

自盈川鼓棹至鸡鸣山舍舟登舆抵郭已暮

女士汪云溪吴氏 致高媳

最爱林间月，因而系短篷。江沙新涨出，村路小桥通。犬吠寒烟里，蛙喧细草中。行行山郭暝，茆店一灯红。

九月六日步峥嵘岭

汪云溪

偶尔登山径，穿林过小桥。秋花多野色，石磴远尘嚣。宾馆生

藤蔓，官畦种菜苗。况逢重九近，红叶渐萧萧。 《宜园诗草》。

三衢道中

女士方芳佩

初到三衢问水程，江乡风物总关情。滩声澎湃飞流急，帆影参差夕照明。山鸟啼来偏悦耳，野花看尽不知名。挑灯坐听篷窗雨，赢得诗怀分外清。 《游云楼稿》。

次和陈橘洲陆舫落成二首

徐崇烜西河 邑人

楼边老树倚天撑，舫得飞庐四照明。流水祇从琴里听，浮云恰向槛前行。深林青雀栖烟静，远浦闲鸥立岸晴。除却图书无长物，漫劳舟子睨陈平。

客帆曾记柳堤旁，谁似兰窗尽日香。仙侣无缘徒慕郭，舟居非水合推张。月移到槛诗篇就，芥小浮杯引兴长。不羨鄂君堆绣被，满庭红紫总芬芳。 《莲湖诗草》。

衢州

林抃幼谦 龙泉人

击柝山城曙，扬舲泽国秋。风轻帆力细，波静橹声柔。把钓思河鲤，忘机羨渚鸥。何须随博望，此即泛槎游。 《两浙輶轩续录》。

舟次苏木滩遇风

黄孙灿海樵 仁和人

钱塘江边初鼓柁，一望江光如碧玉。淹迟五日上严滩，石尤偏向征帆触。大船人众不复畏，度尽千山万山绿。又行五日到龙游，觅更芦鸟求轻速。果然一叶去如飞，屈指江程不待宿。篙师仰面忽疾呼，波声汹汹风飐飐。滩高水急不可当，柔篙一枝难把握。如山白浪打船头，篙师船尾号咷哭。长绳凭空一掷来，邻船争救吾船覆。两船夹行得无恙，此身免葬江鱼腹。丙申之岁游金阊，买棹曾

过具区曲。云埋碧障天无光，骤雨如倾石门瀑。风卷船篷空际翔，神魂几为波臣逐。今日江行同一危，追忆曩时如在目。漫说江西十八滩，过此已能生觳觫。自古多云行路难，安居那解苍天福。

太末城南散步

黄孙灿

独步江头看晚色，柳条长短拂人衣。水清沙白鱼可数，日落风高鸟倦飞。远树重重烟欲暮，片帆叶叶去还稀。归来且向僧寮宿，新月林中叩竹扉。 《听雪楼稿》。

衢州夜泊

龙载恬雨舸 宜宾人

止隔濛濛雾一层，沿江雉堞耸峻嶒。滩高负郭人家少，夜静维舟酒价增。借伞客防归棹雨，入城僧逐卖浆灯。篷窗独拥寒衾卧，老去才知百不能。 《雨舸诗集》。

次陆放翁游烂柯山原韵

范崇楷式之 邑人

白云红叶指孤村，石室天然迹尚存。古木山腰寻鹤子，秋风谷口见兰孙。独扞古碣寒烟淡，细觅仙枰暮景昏。莫笑游筇归去晚，樵人柯烂在云根。 《锄药集》。

云溪口占

范崇模琢堂 邑人

贯酒孤村里，离情遣更难。江云催暮雨，陇麦驻春寒。殷殷新雷动，丁丁夜漏残。一生常抱拙，心热剑徒看。 《琢堂诗稿》。

信安竹枝词

费履升坦斋 文格子

历乱残红乌柏村，慈雅啼破晚烟痕。谁家老屋依平麓，独向斜阳昼掩门。

龟峰下瞰女墙低，苦竹丛中叫竹鸡。日暮放衙山径熟，州人行过画桥西。

不羨凉州琥珀光，不须少妇郁金香。依家新酿梨花白，相约邻翁共举觞。

杨花撩乱菜花开，麦陇青青起雉媒。行近小轿春路滑，萧王庙里踏青来。 姚《志》。

抵衢郡

教谕朱 邕 锡芬 嘉兴人

邮签遽报信安来，滩畔鸡鸣侧耳猜。地势渐高风势劲，饱帆驱石骇旬雷。

浮石潭深晚照低，浮桥风紧落帆齐。朝京此地频回首，忆向金台驻马蹄。

三衢览古和徐芑岩文学

朱 邕

岩疆越绝古神州，水抱孤城日夜流。循吏河源沈白马，上公军府拥貔貅。高斋琴鹤风何远，东鲁衣冠泽尚留。盛世康衢安作息，金汤无事费深筹。

地势峥嵘扼上游，百年文献渺难搜。零钟断鼓梁朝塔，玉简金书岩际楼。世事弈棋柯易烂，人情湍水石能浮。谁怜作郡东阳者，病叶枯槐阅几秋。

风烟乔木护高阍，几叶云仍南渡余。大野旌旗姑蔑垒，上方橘柚禹王书。神祠竞赛尊枯骨，讲舍丛编老蠹鱼。访古若临殷浩宅，功名原不异樵渔。

少种柔条与木棉，不愁饥馑亦愁寒。妖姬荡桨波流隐，少女听歌夜色阑。断粉岂余公主碓，怒涛空啮帝王滩。如何怀古寻春客，只解香坟吊玉颜。

次韵春夜述怀寄坦斋

朱 邕

春风迢递入新年，尚觉余寒恋客毡。把盏欲邀天上月，弹琴初识海中仙。谢公青草池塘梦，杜老柴门旧雨篇。各有吟情谁最健，终惭涂抹逊婵娟。

高情挟气薄天涯，爱客羞将甲第夸。邺下才华惊绣虎，江边词赋吊神鸦。即看花信长安早，不碍风怀短纸斜。坡老豪吟凭按节，更烦铁拨与铜琶。

培风此去即南溟，马上看花眼忽醒。大抵能文资黼黻，休将不嫁惜娉婷。长房缩地曾无术，考父循墙旧有铭。他日春台更翘首，辉辉华盖傍台星。

一川好雨点春酥，载具移家入画图。篋有遗编愁饱蠹，囊搜良药耻悬壶。每防骑马逢官长，忆向披裘觅大夫。膏润土松占岁稔，臣饥还不羨侏儒。 《盈川小草》。

杨春圃 世英 广文《稗擷堂稿》、《集放翁句梅花百咏》题词 郑 烺

吐凤才抒著作新，梅花百咏斗精神。秋灯破梦煤如豆，冰署凝香卷似鳞。想是前生修已到，者番佳句必为邻。愧余曾亦同清况，潦倒金昌十八春。

春风化雨遍柯城，问字人多载酒行。疏影暗香真领受，颠鸾倒凤任纵横。良裘好是千狐集，皓魄由来七宝成。一树一翁潇洒甚，相逢共结岁寒盟。 《西安怀旧录》。

按：广文自称杨姓，从手不从木，著有《稗擷堂诗文稿》十卷外，有《集放翁句梅花百咏》一卷，题词甚多，此其一也。又有《集词曲名绝句》一卷，并刊于西安学署。

前题

郑清彦秋史 邑人

南渡诗称四体长，陆杨原拟并苏黄。梦尊庾岭春偏早，吟到梅花字亦香。百斛明珠生咳唾，数联佳句灿琳琅。铜瓶纸帐清溪月，赢得高寒涤俗肠。

新诗酣咏小庭梅，无缝天衣称意裁。窗北雪容高格调，剑南风骨绝尘埃。知君早有和羹用，愧我真非作赋才。清况不嫌官舍冷，先春独占一枝开。

前题集宋人张实斋梅花诗句

徐泰庚芑岩 邑人

不为熏衣骨亦香，孤芳嫌杀浑上声。群芳。疏疏篱落娟娟月，薄薄铅华淡淡妆。花里清含仙韵度，山深自共雪商量。金兰气味无人识，和靖风流百世长。

天然标格閩风乡，春正浓时风味长。小萼欲争天下白，仙姝犹作古时妆。悬知骨法清如许，影落寒泉水也香。未许琼花为行辈，只应我似放翁狂。 并《集放翁诗》原刻。

春游牡丹台

余凤喈梧冈 邑人

春梦醒花房，春风转画廊。浓姿初映日，秀色不禁霜。一桁莺檐碧，双飞蝶路长。沉吟玉溪作，花片断人肠。 《西安怀旧录》。

信安归途

余 铿鲸文 龙游人

自笑谋生拙，还为世网牵。阴连乌柏木，人获芋脐田。雁语闻烟际，鸦归在客先。关心问节候，几日又华年。

荒荒残腊景，草草卷游身。耐冷江梅静，啼饥野雀频。远山云补树，空野草为人。薄暮雨还作，中途倍苦辛。 《白华楼诗稿》。

秋日舟行望衢州道上

开化训孙 熊静夫 平湖人

葭苍蘋白蓼花红，点缀秋光妙化工。尤爱金黄千树橘，碧岑丹地耀无穷。

舟次衢州欲游烂柯山不果

孙熊

无官觉身闲，探幽结遐想。三衢名胜多，乘兴欲何往。旧闻烂柯山，对弈仙人两。不知今有无，坐隐息纷攘。便拟入山问渔樵，登临具有屐与杖。安得云霾速扫除，一天风月开清朗。《越中吟》。

张礼修司幕邀同姚丈星堂、杨^①丈春圃、叶石屏明经、苍沛茂才重九前一日山斋小集，次日往烂柯山登高

沈 澣月田 归安人

仄径危坡抱郭斜，筇舆扶我过山家。狂滩绕屋响疑雨，霜叶半林红胜花。节冷茱萸开晓霁，觴倾菊蕊醉流霞。明朝有约登高去，落帽无须笑孟嘉。

岚气空濛欲曙天，攀萝遥指白云巅。同登福地先参佛，能著枯棋便是仙。玉洞花明霜枣熟，樵柯人醉酒痕鲜。竹炉茶先相羊久，雅意难忘地主贤。《月田剩草》。

梦游柯山

教授陈德调鼎梅 义乌人

昔我未到衢，便志柯山游。到衢近十载，足迹不一投。岂直俗缘重，多病愿未酬。昨宵忽有梦，身已到山陬。清溪绕竹树，有径

① 杨，底本作扬，据底本卷二十八目录改，标点者注。

仄且幽。洞天豁然开，奇状难具搜。当空横石梁，气势百丈遒。一线通天光，钟乳石炉流。群仙逦然至，骑鹤骖紫虬。或为千年叟，须眉伟且修。或为二八姝，环佩敲琳球。灵药不胜采，琼花恣意收。两童坐围棋，神致澹夷犹。有翁傍注视，面目如鸾鸠。云即采樵子，柯烂观未休。仙童怜我癯，饮我浆一瓿。清寒沁肺腑，沉痼立以瘳。足底忽生风，真身峰上头。五云郁缤纷，现出十二楼。前遇方瞳叟，自称古浮邱。问我来何方，此游颇乐不？赠我怀中物，云是钓鳌钩。持此人间去，飞腾遍十洲。

江藕^①洲郡伯招集乐丰亭观赏素兰僚属分赋

陈德调

黄磁斗鲜云母洁，瑶台仙子分行立。此花本是香中王，况乃国香兼国色。记从五月始看花，此花尚未抽萌芽。岂知费尽花神力，磨砢寒玉无纤瑕。是时良苗初待雨，亭花干燥亦无数。忽然盈尺沛滂沱，禾尽怀新花欲语。太守狂喜声大呵，且莫尊罍亭前罗。如此好花兼好雨，无诗纪事将如何。鰕生浑自忘愚昧，揣知太守怀中意。不须多作采兰吟，添出一篇喜雨记。

千囊畝

陈德调

畝号千囊古，形如万井开。沟分三路去，水截大江来。土冷稻迟刈，风多树少栽。碓声喧不断，夜半走春雷。

闻说平畴上，曾经作战场。牛犁耕古陇，锋镝拾遗铍。世治剑为犍，年深海变桑。此间称负郭，焉得不余粮。

① 藕，底本卷二十八目录作瀟，标点者注。

桔槔歌

陈德调

圜其轴，方其腹，转以机轮运以足。乌鸦衔尾声噢咿，渴龙倒吸银玻璃。忽然叫呼一声疾，轮转欲飞水直立。东田西田去渐平，陇头咯咯田鸡鸣。田水干，桔槔起，一斛灵泉一斛米。禾稻收，桔槔歇，农夫之庆我无力。汉阴丈人计未深，自谓抱瓮忘机心，岂知圣人制器利万世。大巧原非任私智，服牛乘马与造舟，结绳不可无言契，抱瓮人将何济。 《存悔堂草》。

上水谣

谓桔槔车水。

府学训姚梦石又芝 钱塘人

农丈人，天上坐，赤足翻日车，翻得银河脚底堕。车隆隆，入河中，河中之泥多於水，丈人心血亦如此。今日且过，明日奈何，莫羡河鱼食。见鱼不见麦，以身代麦鱼岂惜，愿子寿考以肥泽。 《两浙輶轩续录》。

西安竹枝词

郑桂东 芴林 娘子

龟峰眺望趁新晴，野菜花黄绕锦城。五色人家何处是，山下旧有洪、黄、蓝、陆、白五姓。纷纷丝管乐升平。

元夜花灯百戏陈，就中扇戏最宜人。翻云覆雨由他手，一阵风吹一曲新。演扇戏时，人人登枱持两折扇，上下其手，以上扇引起下扇之人物，皆以绉制成，约长六七寸，中有黑丝钩绾，手法灵敏，则活动如生，佐以弦歌，洵雅剧也。

清明时节赛城隍，队队儿童斗巧妆。惹得游人浑似醉，立竿马导闹康庄。

农忙时节入城来，歌舞沿街挤不开。三月三连四月八，大周王庙看开台。

白云深处旧僧家，一路铎声小九华。不是红旗来报捷，喇叭竹上挂麻查。

盈川如穀映虚空，秋夜携樽放短篷。残月晚风郎酒醒，隔船高唱满红江。

鹿鸣山上夕阳曛，鸦舅经霜似火云。九日登高词客集，赋诗同吊赵姬坟。 《得月楼稿》。

乙丑春暮偕陈蓉裳龚琢亭登烂柯山 范锡畴秋崖 崇楷子

我欲蹑飞凫，东海求蓬莱。弱水三万里，瑶京安在哉！峨峨烂柯山，咫尺堪徘徊。愿言与同志，蜡屐穷崔嵬。城南二十里，突兀凌云堆。繫昔称洞天，棋局日几回。局残斧柯烂，一望青霞开。颡首叫王子，缥缈飞黄埃。须臾排云出，仿佛金银台。是时半红绿，春意紫山隈。人间有此境，慎勿言归来。兴酣且点笔，拂拭苍崖苔。

约友游日迟亭不至赋此遣兴 范锡畴

忽作烟霞想，仙踪路不迷。幽亭芳草歇，老树淡云欹。茗熟樵归候，棋残客倦时。徘徊夕阳下，得句亦迟迟。 《廉让斋诗稿》。

葵圃纳凉 吴嘉枚介庵 杭人，寓衢

北窗凉可纳，不肯放帘垂。竹雨初过后，荷风晚到时。水云描作画，山鸟解谈诗。静坐怀遗老，香披旧圃葵。

秋登鹿鸣山 吴嘉枚

偶发悲秋啸，登高步鹿鸣。天清雁有影，木落风无声。画欠徐熙笔，诗留谢眺情。龕灯光隐约，闪闪月微明。 《壶山草堂集》。

湖南八咏

郑文琅 崑林 邑人

累丸势耸玉连环，仙子飞凫许往还。应是青霞柯烂后，残枰收拾一林间。 叠石。

不计春秋岁月抛，云台高处白云坳。十洲三岛游仙到，或似人家燕借巢。 燕岩。

擘分南北对高峰，倒印湖心水色浓。开出天然真画本，梅花双管写寒冬。 双峰。

明镜澄空夹两溪，清光交映水东西。潏洄合抱如襟带，不筑湖心十里堤。 双溪。

天上将军下果神，瓜期一代八千春。笑他翁仲徒雕琢，还说秦时有力人。 将军岩。

披衣玉女罢梳鬟，拥出仙官侍例班。冠冕尊严瞻气象，人人仰止向高山。 纱帽尖。

人家两岸接炊烟，溪水回环树影圆。忽忆板桥遗迹在，早霜曾踏五更天。 板桥。

桥畔岚光绿影浓，渔樵错杂伴山农。夜来柳港喧声急，溪月溪云水自春。 水碓。 《西安怀旧录》，选《率性吟》。

前题

孔傅^①曾斋 邑人

拜石何心学米颠，层峦叠嶂势空悬。古来盘错多磨砺，压笋横斜借一卷。 叠石。

岩悬竦处记仙游，可似齐云燕子楼。多少诗人腰脚健，高登天外一昂头。 燕岩。

^① 傅，底本卷二十八目录作傅（简化字传），标点者注。

何处飞来过浙东，一双文笔插凌空。闲云两片自离合，也与西湖大略同。 双峰。

屋枕寒流碧映窗，倚阑闲坐看奔泷。故人时有云笺赠，尺素迢迢鲤跃双。 双溪。

胸襟磊碌荡层云，石皱苔衣绿绣纹。转战定当师百万，飞来天上下将军。 将军石。

舒卷云披絮帽檐，轩昂气宇壮虬髯。艳他开到芙蓉顶，一朵仙花插碧尖。 纱帽尖。

来往劳劳折柳忙，板桥一片不封霜。东风满地飘晴絮，欲送行人到栝苍。 板桥。

水声瀼瀼转随轮，云碓回环泛麴尘。月色捣残知白否？农家粒粒总艰辛。 水碓。 同上。采《孔郑唱和集》。

前题和孔省斋韵

郑 沅二泉 文琅子

奇弄翻疑造物颠，三成更叠四成悬。讲经夺席凌云客，偶向山阿咏有卷。 叠石。

料得神仙到处游，洞门云锁石为楼。春来秋去浑无定，飞燕巢空不掉头。 燕岩。

屹然两界划西东，势欲凌云直破空。笔蘸银河天尺五，高超不与众□同。 双峰。

天光云影满山窗，滚雪飞花下急泷。有客缘溪时弄月，夜明可许掬珠双。 双溪。

列宿登台画入云，空山独裹锦苔纹。甲兵数万肝肠古，草木风声张一军。 将军石。

几树花开插帽檐，山中宰相笑掀髯。闲眠更有芙蓉帐，脱去町畦露顶尖。 纱帽尖。

乍来乍去水声忙，人迹何曾印晓霜。比似湖心亭上望，空濛低浸四山苍。 板桥。

滩声日夜响风轮，烟扫云春万斛尘。更胜月中仙子杵，捣残玉兔桂余辛。 水碓。 同上。采《二遗稿》。

莲华胜景四首

僧铁舟

乌轮出海耀长空，先向屏冈布晓红。暖气初回开泰运，祥光乍见启群蒙。森罗殿护莲花刹，璣磬云归兜率宫。一望阳和昭四表，何人沐日丽山中。 风冈晓日。

溪流玉带胜栽莲，时有花开次第鲜。百和香薰云外路，万般珠落水中天。才随细雨飘萍浪，又逐春风到讲筵。仿佛鱼山宣梵呗，何须咒钵结清缘。 莲溪玉带。

虹桥飞彩卧长河，春水弥漫带雨多。浪拥鱼游芳草渚，涛奔鸥泛绿杨坡。滔滔不舍和云卷，滚滚无分隔岸磨。纵是横撑百丈石，万安砥柱古烟波。 安桥春涨。

闲步石坪不计时，周围一览豁游思。佛情但觉乾坤远，眼底还添山水期。白鸟低边芳树渺，青天缺处彩云驰。遣怀不见辋川去，写照惭无绝妙辞。 石屏远眺。 同上，采《原题》。

按：铁舟和尚，海门人。工二怀书法，尤嗜吟咏。道光中，卓锡城北之莲花寺，开讲堂，授徒数载。性爱山水，云游四方不返，所著积稿甚多，佚于兵燹。今惟此诗题佛楼壁间，尚存。

烂柯山怀古

应德颢 雪山 邑人

吾闻赤县神州七十二洞天，其八乃在信安古郡柯山巅。我性懒著登山屐，未获结伴一访餐霞仙。今朝偕胜侣，同策枯枝筇，褰衣蹑蹻造其顶。鬼工削出青芙蓉，放怀望远一长啸，云光山色开心

胸。其下乃有长鲸倒吸之瀑布，其上乃有苍龙未化之乔松。更上乃石梁，云有仙人踪，樵夫入山伫岩谷，千年世事一棋局，跨鹤东去不复回，但听樵声出林末，箕踞坐地为少留，把杯重举天外头。兴阑欲觅来时径，苍然暮色与目谋。云中老鹤踟蹰而下，舞仙之人兮向我语，尘市喧嚣不可以久处，此地高寒去天仅尺五。何不今宵一醉留月明，同听霓裳谱。 《二应遗稿》。

将之信安夜泊浮石

余庆璠 霖岑 龙游人

江声与山色，旅夜若为情。已去还依恋，相知似送迎。蟹螯风里暗，豕栅树边横。不减故园乐，今宵共几程。 《吟香阁稿》。

衢州春游

潘鹤龄 介眉 仁和人

平远山头落照斜，炊烟起处有人家。无多楼阁深藏竹，绝小村庄满种花。一叶扁舟三尺浪，万丛春树两堤沙。故乡风景差相似，大好清游玩物华。 《两浙輶轩续录》。

重过烂柯山有感

田逢年 穗生 山阴人

牛角曾经此地过，耆年重制鬓双幡。沧桑世事何须问，我亦棋残欲烂柯。 同上。

夜行潜露^①道中

叶如圭

烟林深处落斜曛，万壑千峰路独分。蝙蝠惊风投古庙，狐狸拜月踞秋坟。四川薜荔牵危石，一径松萝入暮云。隔树阴磷两三点，莫将行旅认同群。

① 露，底本卷二十八目录作灵，标点者注。

游湖南诸山

叶如圭

朝阳笼晓色，缓步过村前。山曲似无路，林深时有烟。一筇依石瘦，半笠带云圆。游兴渺何极，吟诗欲耸肩。

过山^①仙阌

在湖南村。

叶如圭

叠嶂层峦四面阴，回身仄步倍惊心。路随溪畔行常曲，山在云中望转深。碎石纵横大如斗，稚松长短远成林。前峰过处更幽绝，到此不开流水音。

健儿行

叶如圭

朝为吴市儿，暮为军门卒。百金装宝刀，千金买骏骨。意气纵横谁敢当，睚眦杀人虎狼窟。大红旗小红旗，一朝奉檄援江西，河冰夜渡折马蹄。今日姑蔑城，明日定阳驿，忽传赤羽返行回，万骑倒戈群脱帻，窄衣帕首舟中争，夺门骤呼杀贼声。三百水仙同日殉，渡头烽火人震惊。君不见武昌移屯军十万，大江南北皆避兵。

闭市叹

叶如圭

三月闭城城崔嵬，四月闭市市喧豗。军笳呜呜悲声哀，百日黯澹飞黄埃。出门争向山深处，阗阗阖阖如全遁去。千街万户爨无烟，寥落寒风长官署。重闩铁牡扃钥严，还家犹是旧闾阎。可怜京口东汉阳北，二炬火光归未息。

① 山，底本卷二十八目录作三，标点者注。

制梃歌

叶如圭

输粮追乡氓，御敌征乡兵。乡兵疲且弱，驱遣难纵横。吴中健令何胆壮，缚袴杀贼贼敢抗。扶创大呼怒发冲，宝刀影落殪骁将。壁上千人攘臂从，白梃一击神阴相。风高日暮争先驰，斩馘归来夜半时。奇勋数载犹威敌，想见城头姑蔑旗。

故冢悲

叶如圭

冬青树，金粟堆，前朝陵寝今安在？何况穷乡土一抔。发掘遍郊，原遗骸，掷肩髀，往来行路人颡泚鼻流涕。噫嘻乎，百年马鬣栖霞幽魂，一朝铲去平无存，惟有髑髅夜语天气昏。噫嘻乎，朽木封尘断碑横陇，狐狸嗥穴牛，羊上冢，烟荒草长，纸钱谁奉？儿孙几个含悲辛，大劫茫茫难保身。生勿啼，死休矣。摸金尉，真贼耳。

戊午三月粤寇围衢州，予挈家平昌居山村

叶如圭

太末城头堕天狗，太末城南猱猱走。红旗十万平地来，耳边鼙鼓殷成雷。阵云黯淡连四野，烽火照山山尽赭。毳幕环营铁骑飞，夜半重围已合围。将军御敌方筹策，守陴寥寥才数百。上游专阃师未行，求援日夕望雄兵。戈矛队里虎狼窟，粮尽矢亡今两月。黎民避贼走仓皇，远道流离抛古乡。我登南冈长叹息，城堞嵯峨妖雾黑。 以上并《烬余录》。

游龙塘

叶如圭

闲来携屐步荒畴，渐入龙塘景物幽。细径参差迷蔓草，野桥屈曲卧清流。两间茅屋横波际，一桁青山落树头。小港采菱歌断续，萧萧芦荻渚烟秋。

潏江棹歌

叶如圭

定阳溪上冰冻消，浮石潭边春涨遥。只向桃花深处去，一生不见浙江潮。

打棹声中梦乍醒，小舟随意岸边停。盈川渡口烟波绿，盈川埠头杨柳青。

郎处江山苦竹里，依住江山菱角塘。今日江山船里遇，同年恰好是同乡。 并《懒园集》。

移营谣

叶如圭

流星夜落鼓声死，四野悲风撼林谷。城头呜呜画角哀，重引沙场旧鬼哭。将军铁甲远行来，休息人家争大屋。战士云屯久解严，万帐不闻刁斗肃。红灯歌舞饮兴粗，羽檄忽催星火速。传呼宵半促军装，整顿刀镞遗箭箠。醉梦方酣遣就道，袴褶单衣寒瑟缩。室中喧闹市中驰，抹额绛绡花簇簇。驮囊捉得居人去，千骑前驱纷追逐。重阊达旦恣来往，殷雷动地轮蹄蹴。大帅平明方启行，旌旆飞扬光夺目。雁行列队遍银枪，鹭羽生芒余锈簇。路旁观者骇且惊，走避仓皇咸慑服。全军跳荡出国门，扫弃马通尚三宿。 《瘦灯老屋集》。

登青峒峰

周世滋润卿 邑人

西出城门三十里，突兀好峰到眼纷无数。如龙如象如伏狮，如鸦拗颈凤张翥。奇鬼屹立美人舞，繁星周天棋散布。冈峦起伏皆自然，到此当空划然住。登高一览秋欲洗，千岩万壑平于几。太末城郭横苍烟，黄昏却见灯火燃。天晴历历明风帆，白者津渡赤者田。混茫变态有万千，坐致歛闽瓯越来眼前。有如炎汉长房缩地

术，尺寸千里风轮旋。又如象教鸽王须弥之巔观万国，慧眼所照无洪纤。倘非佛与吾其仙。是日天风吹，桂子落，实人寰，疑月府，偶然咳唾层云中，定向红尘化烟雨。上有参天百□之长松，下有可坐千人之磐石。飞泉何泠泠，啼鸟复切切，乱流束脚人间奔，孤屿探头天外立。幽栖茆屋谁所营，惜写泉石无其人。入林出林献花鹿，下山上山沽酒僧。孟旋子卿亦先哲，文献既歇呼不膺。云山付此白茆民，风雨出没烟光青。今朝寻游颇快意，纨袴富贵闻膻腥。嗟哉吾党读书者，焉得困顿如秋蝇。

与诸子登华严寺楼

周世滋

皇帝四载月初吉，同人邀我于菱湖。菱湖沧桑今已变，钓舟不整渔翁无。虹桥犯晓雪花滑，屐声历历惊鸥鳧。冰容惜被郁仪妒，春陌融释如香酥。揽衣乘兴诣佛阁，乔木一径丹梯趋。深檐翠瓦飞蝙蝠，蔽牖豫章啼老乌。僧衣挂壁钟卧地，朽栏坏槛谁敢扶。湖光到此益清冷，收拾寒景藏冰壶。回头四顾题咏在，非尽芥壁同鸦涂。就中王筠感袁粲，壁上有詹子外大父姚又芝广文题句。睹记遗墨为追摹。蛛丝尘网一拂拭，点画微辨形模糊。多思诸老值全盛，痛饮肯负黄公垆。而今群盗未休歇，我曹玩愒胡为乎。天风吹人不得住，为君且复留斯须。分笺呈佛赋诗毕，起视红日圆如盂。

沽酒行

周世滋

十钱沽酒醉煞人，百钱买布裹满身。东岭市米去，西岭负转还其困。主人箕踞坐高屋，屋中积货如山屯。一解。行路虽有问，乡氓敢私告，道上悲号市上笑，龙泉白日飞出鞘。二解。乙卯三月春，新安鲸浪翻，烽火不举，军与民先逃奔。老者留守家，壮稚皆出门。长毛无才无智无粮，不能久存，三解。乃迁仓库，乃括鸡鹜。

小民私心自语以为幸，赤眉去尽宜，无复有人瞰吾家户，四解。惊魂息，前堂叩门声甚急，屏足户隙窥，白刃在手执。疑是西贼复回，旌旗又入，五解。蒲伏而俟，侧目而视，鹄立中庭跪请死，谁知乃是煌煌汉家四川营中官军耳。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六解。大者搜金珠，其次及衣絮，茶麻同车载，席卷望东去。家徒四壁勿束手，尚有卑田乞儿，来至敲砖破柱，攀槛折牖，余波在后，七解。畏贼害如鼠，畏兵害如虎。鼠饥得谷饱而已，养虎在室祸心膂。顾安所得湛卢之利剑兮，又安所得肃慎之矢楛，既诛虎复诛鼠。八解。并《淡水山窗诗集》。

与周六三元观探梅

詹嗣曾鲁齐 邑人

石径盘纡绕绿苔，到门犹复共徘徊。园丁已解客来意，含笑指花言未开。 《扫云仙馆诗稿》。

游保安禅院

詹嗣曾

精舍西山里，频年客到稀。潭龙知梵韵，岩虎伏禅机。泉响穿僧榻，云痕上佛衣。大千无乐土，合掌愿皈依。

题王氏故园

詹嗣曾

亭榭荒凉半不存，二三游客尚临门。古苔匝地晴犹湿，修竹参天午亦昏。楼对好山如作障，池通活水不知源。昔年觞咏今安在，惟见狐狸啸石根。

题内子织云楼草

詹嗣曾

趋庭咏絮甫垂髫，触境情生匪琢雕。一种别才人不解，怪他脂粉气全消。

林泉烟月一家收，扫黛余闲互唱酬。差比黔娄饶赏识，淡妆雅服自风流。 并同上。

留别三衢

王荫棠 荈南 盱眙人

来往匆匆柳雪时，系匏今又代瓜期。曾无实政疮痍补，倘有虚名恐惧滋。道在亲民关性分，官惭奉职是监司。感他父老拳拳意，祖饯西门酒一卮。

先几敢谓察狐鸣，瘠土何堪更用兵。灭火反风原幸事，徙薪曲突忝虚声。芟除忍使滋生蔓，保障惟凭众志成城。毕竟天心仁爱笃，鉴兹质朴下民情。

断囚长日忆槐厅，辍箸高堂辄涕零。狱每平反遵母训，心存保惠守先型。幸无凉德伤阴德，长记祥刑在慎刑。此去香花劳夹道，含饴今始慰萱庭。

销尽元龙意气豪，只愁伤手猝操刀。城犹完善心差慰，野有流亡目屡蒿。厚禄高官非我志，一丝半粟亦民膏。遮车隧道增余愧，对此江山首重搔。 《竹隐庐随笔》。

寄陈灼亭懋烈太守四首，录一。

徐葆龄 仲眉 闽人

三载围城笳鼓哀，此身久分付蒿莱。予以庚申夏从军衢州。力争气数资民志，衢以咸丰八年一役，闻贼即徙，受害甚烈。及是知死守之益，相戒无敢出城，远近闻风归者麇至，又盖藏素裕，官军深得其助。事到艰难见将才。城故无濠，李公定本先期开浚，内外益树木栅，度地立营垒，诸御贼之具悉备。半壁山河孤注在，六桥烟雨旅魂回。谓亡友李鹤皋。褚生袁死寻常事，可惜西湖锦绣堆。 《西安怀旧录》。

按：《怀旧录》谓仲眉以诸生从戎，游施乘罗公幕。罗公侨居衢城，偕与俱来。左文襄平定大江南北，罗公从事行间，帷幄运

筹，多出其才。自以时局维艰，慨然有志就武职，由千总洊保游击，曾官延平、漳州等处，事详罗公《思痛录》中。

衢州竹枝词 十二首，选八。

朱 益友三 江山人

参差碧岫抱乡关，一带人家夕照间。行转通仙归路晚，樵歌唱出烂柯山。

帝王滩上过轻舟，瞥见江心片石浮。闻道先朝当驻蹕，至今不肯逐波流。

太末城南集远商，丁街雅号小苏杭。五更睡醒人初起，沿巷声呼卖豆浆。

槃盛两手贴胸牢，别有生谋敢惮劳。镇日门前频唤卖，薄荷糕与茯苓糕。

麦熟人家制扇忙，圆如满月趁时装。南薰不用蒲葵力，别有风来饼饵香。

满园橘子谁先熟，摘得头红不待秋。黄竹织箱松翠盖，香风一浆趁苏州。

西风遍地起黄埃，坂号千囊半草莱。三五老农谈往事，此间曾作战场来。

流水淙淙碓自舂，田家碾米喜年丰。冬来酿得梨花白，瓮菜先封雪里红。 古学砖样及浙江试牍。

前题

郑 柏寿亭 邑人

三衢福地有神明，大将亲来解甲兵。演得太平新景象，八方人看铁柯城。 新编戏剧名。

七里街前大教场，牧童拾得断刀枪。年年值此冬操日，犹见红旗拥夕阳。

试场已付劫余灰，天意中兴文运开。暮鼓晨钟亲听得，佛门弟子出头来。乱后初次校士，吴宗师借天宁寺为试场。

四野流亡租不收，给他谷种与耕牛。有田有土无人种，斗米千钱何处求。

商货流通渐复原，抽厘助饷阻行船。书生自苦穷生计，幸得文章不要捐。 手录遗稿。

癸未解组归里，重至柯山有感

张德容松坪 邑人

夙闻此地息神仙，一别凄然三十年。笑揖山灵谈往日，剧怜佛地荡秋烟。枰间黑白争多少，眼底沧桑易变迁。莫怪当时采樵子，归来不复识从前。

山中水木绝清虚，还记当初此读书。摹古已难搜晋宋，求仙应欲混樵渔。残秋尚醉黄花酒，傍晚重停红叶车。待我百年来作伴，予营生圉于对山。望衡对宇结邻居。 《烂柯山志》。

衢州府署石笋歌

知府刘国光宾臣 安陆人

古石峭削双含铍，森如剑戟罗阶傍。神得凭依御灾患，三衢捍卫功无量。粤自石笋产龙山，乾符李穀情相关。徐讽致之文会阁，刺史珍玩殊怡颜。开宝太守来慎公，移置郡署甬道中。叠土偃石成小案，崭然胜迹当前冲。形势磊落共欣赏，因名曰小峨嵋峰。绍圣宣和几变迁，时世虽异石依然。卓识孙贲发其覆，高君欣订三生缘。移复故所护惜深，梅与松竹围森森。石笋挺立不摇落，尘氛远避休相侵。迄于前明宣德时，俗好靡定终无遗。同知宗建耽拱壁，安置妥贴如前规。吁嗟人事有代谢，古往今来皆物化。渐渐两石胡独存，其中神力先假借。水旱疾疫竞祷祀，有求辄应昭格尔。钝根久已化灵根，石将军号尊如此。我闻袖石说东坡，掌中玩好空摩

掌。又闻拜石推南宮，榻上供奉虚尊崇。何如石笋之性贞且坚，不知历练几经年。石竹之质劲而古，可作干城镇斯土。礼记有功德于民，矧兹福荫庇无垠。愿祝馨香永勿替，长歌以记垂贞珉。 旧府署石刻。

按：此歌光绪七年勒石在旧府署石将军祠旁。正书三排，字径八分。碑阴有重勒泰山石刻寿字，径一尺四寸，集《诗经》句为铭系其下，谓守闽汀时得之苍玉洞，笔法古朴，气味纯厚，较近时所传规模尤见阔大，因为重勒，愿与斯世同登寿域云。

烂柯话别 集《兰亭序》字

刘国光

流览临崇岭，山间又一天。风清犹在室，日永不知年。陈迹当无异，斯游得自然。欣同修禊会，觞咏集群贤。

按：此题原有两首，当日席间先成一首，在座诸绅争相和韵，范锡祺为绘《柯山饯别图》，并征题咏，以缀于后。次日，太守复出支韵一首，亲作篆书立幅，留赠石室逆旅主人叶吴谓家。兹附录之。云：古迹言犹在，欣欣一览之。放怀同昔日，合坐叙今时。乐得觞和咏，清无竹与丝。故人情不舍，后会若为期。

和宾臣公祖游柯山作原韵集字

詹熙肖 鲁邑人

幽怀无所系，取舍听诸天。世事犹陈迹，山林自永年。盛游知乐矣，后会可欣然。坐次山阴长，借用汉刘宠事。清风类昔贤。

前韵二首

郑 鏗 莲舫 邑人

为有异人至，游观山外天。室幽怀往迹，谓石室。亭古慨当年。日迟亭。盛会因同坐，清言自快然。日长乐未尽，流契后时贤。

此地有兰若，清修期九天。仰观述异事，王质事出《述异记》。闲

得老彭年。长短惟随遇，古今大致然。人生尝会合，引领在诸贤。

前题

程大廉让泉 邑人

游山终一日，亭外坐观天。时带清和气，世犹大借作太。古年。老怀能契合，相遇不期然。欣览同人咏，当知长者贤。

前题

孔昭峻寅谷 邑人

古迹今犹在，人云不老天。当初有殊遇，少坐得长年。后惠尝无已，斯游亦暂然。相期文化事，乐此寄群贤。 以上并《烂柯山志》。

前题

张 城厚庵 邑人

世事当随遇，迁流听在天。盛游期后会，古迹览陈年。风日清于此，山林乐自然。一觞今寄咏，引领向诸贤。

前题

范锡祺少蘋 邑人

此系天生地，洞有天生石梁，刻石。同游天外天。坐观一长日，陈迹万斯年。乐矣知无极，言之或慨然。时清风自古，盛会集今贤。

群山观不尽，极目向诸天。静坐得清气，倦游感暮年。公上有老母。会稽无此遇，会稽别有烂柯山。长老有同然。陈迹斯言毕，流风惠后贤。 并《柯山饯别图集咏》。

前题

王 藻绮霞 邑人

山林曾管领，齐集仰清天。当此左迁日，期诸观察年。感时为知者，览古或欣然。自列春风坐，情怀况大贤。 《烂柯山志》。

前题并序

金丽源 诵瀑 邑人

浏览群山，感慨不尽。合坐一室，和乐生春。欣为兰若之游，自得竹林之契，既诸贤之有作，岂后会之无期，相与引觞，以娱永日，遂同集咏，次及少年。

览古寄幽感，风情似乐天。异人有异迹，流水若流年。文事过知己，游怀亦畅然。此山长不老，会合近时贤。 《柯山饯别图集咏》。

过东京坞

范广城 希皋 邑人

一径盘旋上，几家藏树巅。人间花点袂，溪小竹分泉。欲得忘机者，相逢可粲然。白云自舒卷，竟日为流连。 《两浙辖轩续录》。

鹿鸣山登高偶赋

詹乃谦 芥舟 邑人

红树低围夕照殷，秋风吹上鹿鸣山。登高欲索题糕句，自笑刘郎鬓已斑。

鹿鸣山访姜士林次韵

方 壶 锦川 淳安人

斯人高谊本器器，小卧山斋懒折腰。留客披云吟北苑，与僧踏月话南朝。烟昏灯影前村暗，风送渔歌隔浦遥。底事归来转惆怅，塞鸿万里逐蓬飘。 并《西安怀旧录》。

送罗蓬圃内郎道源随尊甫景山军门入觐 余庆椿 延秋 龙游，寓衢。

九重鸾诏降云霄，大将朝天玉勒骄。圣眷未曾遗李广，人心终自说嫫媿。昭昭日月功名显，莽莽乾坤战绩标。矍铄精神增壮志，燕然片石望岩峣。

同律师门证旧闻，而今风雨怅离群。文章岂必无真赏，仕学应知两不分。早岁穷经深愧我，祇今释褐已输君。长途骥足看新展，拂袖还当近五云。 《蓬圃笔录》。

送罗蓬圃赴内廷试荫

郑永禧 渭川 邑人

汉有金日磾，唐有郭子仪，一身兼将相，富贵而期颐。七叶衍貂珥，绵绵与荣施。上下占千古，其谁能继之。施秉罗公人中杰，草莽崛起英雄资。扫靖欃枪归大定，一时化险成坦夷。长城万里既巩固，帝眷柱石当谋谄。旷恩特地开国学，诏收四海之英奇。贤郎卓萃现头角，亲捧诏书上玉墀。咫尺欣对天颜喜，东观留读读未迟。谁知瞬息十余载，大用储材待后期。文章不特著彪炳，万丈熊熊光陆离。金门挟策请一试，天人会当抒所思。上以论利病，下以决安危，立试可千言，藻采扬纷披。况复父书自幼读，意气器然凌四涯。所学果是万人敌，定将报国酬遇知。今日锦标先夺得，将军舫上小红旗。 《不其山馆诗钞》。

量移钱塘留别西安士民四首

知县伍桂生 芝孙 上元人

我从东方来，飞舄过大海。回望赤城霞，半空结精采。青青烂柯山，惭愧百里宰。荏苒数年间，登场笑傀儡。鸣琴求治理，封鲋却厚贿。所恨吏才疏，敢望事功倍。一官今暂移，捧檄不敢怠。攀辕谢父老，自有前缘在。若问再来期，明年请相待。

三衢古名胜，两浙踞上游。南望仙霞关，迤迳达福州。江皖壤地接，此处实咽喉。我闻咸同间，鼠贼肆虐刘。孤城捍大敌，众志成城同仇。桓桓左恪靖，奋起湘江头。转战千里来，全功从此收。功成受上赏，上相爵通侯。其奈兵燹余，民病未全瘳。忝为守土官，饥溺敢忘忧。生聚与教训，一一代为谋。明知时无补，敢不诚心

求。所望后来人，匡我所未周。再拜文襄公，崇祠今始修。

民风推驯良，自昔称易治。吏民安我拙，黽勉无废事。贤哉鲁澹台，非公未尝至。凡我所设施，群策资臂指。本来拙催科，敢云劳抚字。谁鸣肺石冤，不以猪肝累。弹指数年间，素餐良可愧。今当移柳浦，离愁恍如醉。惜别各依依，耿耿不成寐。泉唐江水深，扁舟载高谊。

十室有忠信，宗风仰邹鲁。空谷生芳兰，岂与群卉伍。此邦多佳士，网罗游堂庑。偶借退食闲，上下议今古。谁树骚坛帜，各自张旗鼓。文章关性命，意气通肺腑。说土肉同甘，怜才心自苦。安得厦万间，无使叹终窶。相期青云上，咳唾九天吐。矧别莫踟躇，春草满南浦。八月来观潮，请作东道主。 《印刷分赠稿》。

留别西邑

知县徐懋简小筑 崑山人

光绪辛卯春，余来宰兹土。虽已符再握，犹未谙治谱。入官难了了，不外学于古。我言清慎勤，更以诚为主。课己苟不严，何以示规矩。我身既临民，须知民疾苦。念此芸芸者，慎勿政如虎。我昔宰句章，鸣琴尝述祖。君子与小人，两两皆就抚。往事兹回首，坦白盟心府。斯邑古信安，入浙此门户。齿连闽赣粤，婺皖唇相辅。峨峨百雉城，西门楼已俯。故我下车日，修复壮众睹。地既属要冲，良莠亦杂伍。昔时楮寇乱，保障貽多祐。帝思左侯功，宠命建祠宇。勉为督斯役，子庶咸欢舞。他时观厥成，伟绩殊不数。邑有吾平堰，灌溉田廛廛。壅塞数十年，旱潦失吞吐。余为筹新筑，经营各力努。功竣勒碑书，喜色动妇竖。时更乘农隙，杠梁成砥柱。邑有落马桥，大水冲塌，余为修复之。民力既易使，圣化益以普。士为四民首，表率应先树。董之行有余，则以专艺圃。德业法周程，诗文习韩杜。今振庠序声，储充朝庙庑。人类苦不齐，民俗好

对簿。连折二百狱，曲直得分剖。听讼得其情，哀矜敢自诩。忆昨摄龙邱，京兆日惟五。嫉恶本性成，安良以御侮。庶几雅教行，迁善恶不怙。兹我解任去，愧称母与父。保赤方情殷，骊唱起南浦。我愿尔士农，我愿尔商贾，各勉为善良，盛世庆安堵。临歧无以赠，斯言劳记取。 《印刷分赠稿》。

甲午仲春服闋北上留别

罗道源蓬圃 大春子

匆匆北上又南旋，一别长安倏五年。指顾鸿都成往事，何期鹤梦有重缘。君恩屡锡臣家渥，新进深惭旧闕传。为念觅官随杖履，驽骀也许著先鞭。

才说新婚返故乡，无端儿女忽成行。闽山随宦秋风早，浙水观潮夜月凉。鏖战一场如梦幻，饥驱千里阅星霜。蹉跎少日光阴逝，毕章戈难挽鲁阳。

读礼三年一瞬中，敢云移孝作公忠。蛟龙失水非灵物，鸿鹄摩天得顺风。槎泛银河神色壮，碑题铜柱姓名雄。丈夫何日君亲报，忍负先人汗马功。

二月春风赋壮游，临歧强说百无忧。囊空负积千钧累，舟小装余万斛愁。情重故人潭水阔，望深亲舍白云留。燕山蓊树增惆怅，可有梅花寄陇头。 《不其山馆诗钞·附录》。

罗蓬圃比部北上原韵赠别

郑永禧

日月双丸易转旋，公卿趁早黑头年。羨君已展云霄翮，愧我犹耽翰墨缘。报称何时为国用，书香永世守家传。几多上苑看花客，得意春风走一鞭。

回首当年入帝乡，早随天仗侍鹓行。酬庸典礼重恩渥，待漏趋朝五夜凉。鹤梦未离郎署月，马啼又踏蓊门霜。下臣草莽无他向，

一点丹心捧太阳。

历尽危途九折中，那分阳孝与尊忠。题襟影散离支雨，拂袖香寒桂子风。千里驰驱艰物色，一身飞伏决雌雄。终军无路长缨请，异域何曾见立功。

又向天涯续旧游，莺花满目写离忧。亭前流水思修禊，湖上春风语莫愁。行李一肩随处好，垂阳万缕尽情留。他时得遂封侯愿，非慰红颜慰白头。 《不其山馆诗钞》。

访梅至鹿鸣山寺题壁

丰政华寿白 徽人，寓衢。

廿年空识鹿鸣寺，此日登临笑口开。照壁诗多因雨淡，说经台冷少人来。游山本践寻梅约，觅句深惭咏絮才。粥鼓经鱼禅悦久，托身何必定蓬莱。

重游鹿鸣山寺

丰政华

一笑忘城市，翩然出郭行。层楼寒翠锁，小院午阴清。叶落无僧扫，诗成向佛呈。重来同淪茗，归路夕阳明。 并《寿白遗稿》。

西安竹枝词

韩 馥 荷裳 邑人

元旦相逢尽拜年，衣裳套套换新鲜。梅红片纸投门缝，名姓由他乱倒颠。

家家户户闹元宵，多少花灯彩色翘。十一二前锣已响，沿街先见喜神摇。

灯棚曾说宜男兆，小轿纷纷尽黑油。不识谁家黄发姥，也随新妇踏灯头。

花花绣出踏青鞋，姊妹携行笑语来。折柳插门原故事，如何圈套小婴孩。

春祈社过到清明，十日城隍胜会迎。箫鼓花灯天不夜，三更犹未息人声。

艾旗蒲剑插楣边，酒饮雄黄敞午筵。过得日中门市歇，石灰遍地画金钱。

蛮师求雨鼓冬冬，牛角箫吹驾独龙。不道不僧人不类，惯将妖术骗村农。

鬼节中元祀祖公，纸钱箔锭化封筒。满街焰口坛高搭，僧道多应几日红。

中秋一纸广寒图，莫问唐皇事有无。麻饼偷描宫样画，嫦娥也许让麻姑。

洞房花烛小登科，扶拜双双利市婆。五色彩云齐下降，月宫围住看嫦娥。

头担先扛女宅门，彩舆随后有猪豚。名曰轿后猪，今已折银，与堂厨、门包并送。嫁妆只是初开笔，接著催生到外孙。

除夕人家讨帐忙，通宵典当总开张。闭门天子朝元早，未及三更插大香。 《西安怀旧录续补》。

宣统己酉被举孝廉方正，因亲老辞不就，试赋此见志

吴 瑞凤书 邑人

双亲白发在高堂，望断科名遂显扬。春雨采兰供奉养，秋风斫桂拾遗香。拥书未觉儒巾老，捧檄终愁客路长。太息棘闱今已废，尼山俎豆厌文章。

曾分天饷贡成均，自愧难随世运新。容得退居闲岁月，不求知己出风尘。心怀衣钵传师道，手制箕裘付后人。万事多留余地步，聊将俚句写吾真。 《印刷分赠稿》。

秋日游烂柯山

民国道尹沈致坚卓如 黄冈人

携筇著屐步城南，水绕山环胜景探。霜叶渐红花渐瘦，夕阳斜处露晴岚。

武陵何事觅仙缘，路入青霞别有天。棋局未终惊世变，不应犹是永康年。

上到柯山第一峰，石梁空处白云封。古来樵子知多少，终隔仙凡路几重。

鹞蚌相持年复年，风霜才度菊花天。人间不尽沧桑感，一著偷闲便是仙。

庚申九日同人鹿鸣山登高

沈致坚

浙东风景极清幽，况是云山据上游。佳节逢君频进酒，他乡作客几经秋。茱萸遍插群贤集，金盃平分二水流。珍重题糕传轶事，好留诗句厌归舟。

鹿鸣山势亦峥嵘，秋日登临百感生。岚气欲浮疏树影，溪流不断捺衣声。鹰摩苍盖千重回，雁带斜阳一阵横。极目楚天何处是，西风惆怅满江城。 并《印刷分赠稿》。

和前韵

郑永禧

禅房花木径通幽，作客频年此息游。莘野呦鸣还忆昔，桑田变换又惊秋。天高气爽行逾健，江静风平浪不流。乘登兴亭时一览，倚阑闲数往来舟。时登高亭，初落成。

郑平当日镇峥嵘，乱后闾阎得再生。谬说项王遗战垒，山上古有项王庙。漫随樵子觅棋声。篱边疏落黄花缀，江上依稀白露横。怅念鹤楼游迹在，何时重晤武昌城。

乙卯五月大水得一十二韵

周润芝莲 详 邑人

连日绵绵雨，惊逢大漏天。中流倾砥柱，来水没渊源。国小都为泽，郊漫那见田。题桥难度马，绕屋任行船。到处家如洗，斯时地欲穿。雀巢危树杪，鼉鼓震江川。命贱人浮蚁，声悲鸟泪鹃。无文堪祭鳄，有稻等生蜃。母哭随儿哭，陵迁与谷迁。众人今共浊，巨壑孰能填。干净非吾土，贪污即此泉。习闻谭水利，所见竟胡然。 《周氏家藏遗稿》。

《衢县志》卷二十九

诗文外编上目次

文

知睦州到任谢上表	嘉祐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宋	赵 汴
知虔州到任谢上表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赵 汴
杨明府过访诗序		唐	卢照邻
送赵大资再任成都府城诗序		宋	文 同
西征记序			卢 襄
尤袤《遂初堂书目》序			毛 开
《晋二俊文集》叙			徐民瞻
送祝彦明诗后序		元	戴 良
送扬州同知赴官序			戴 良
送袁知州赴宁都序		明	胡 翰
《龙游县志》序			徐可求
衢州徐偃王庙碑		唐	韩 愈
衢州重修徐偃王庙记		宋	文 同
大宋衢州龙游县白革湖新修舍利塔院记			赵 抃

- 钱氏表忠观碑 苏 軾
- 附录：西湖赵清献公题名三则，见咸淳《临安志》卷七十八九
- 越州赵公救菑记 曾 巩
- 赣州重修清献赵公祠堂记 文天祥
- 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 苏 辙
- 筠州圣祖殿记 苏 辙
- 棠棣碑 明 董其昌
- 吾衍传 宋 濂
- 吾邱子行传 王 祎
- 吾衍传 王 行
- 吾子行文冢铭 元 胡长孺
- 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
- 宋 王安石
- 承务郎、建德路建德县尹徐君墓志铭 元 黄 潛
- 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君墓志铭 黄 潛
- 故检校孔君权厝志 明 宋 濂
- 赵氏大墓表 胡 翰
- 祭杨盈川文 唐 宋之问
- 祭费筠浦相国文 清 顾元熙

《衢县志》卷二十九

县人郑永禧辑

诗文外编上

左氏因《春秋》作内传，以《国语》为外传，内鲁之词也。《越绝书》及《吴越春秋》两书，亦各有内、外传之别，其他类此者尚多。兹编之分内、外，犹是意也。然亦微有别，同此一邦之文献，出处各有不同，援名从主人之例。前既列境内之作为内编，外此非本邑人而与本邑有关者，或本邑人在外方之题咏记载，类聚于此，别为外编，以事相隶，作者之爵里可无问焉。

文

知睦州到任谢上表 嘉祐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宋赵 抃

臣某言：伏奉敕差知睦州军州事，已于今月二十四日赴本任，乞，恳牋宸庭。奉俞音而与幸剖符乡郡，抚孤迹以为荣。旧职仍存，先庐，许过，臣某中谢。臣草莱贱士，簪绂盛时。常念疏愚，践风宪纪纲之地，岂宜暗嘿，辜朝廷耳目之司害于政，而必陈局于嫌而当避。岂谓伏蒙皇帝陛下圣慈，下察人欲俯从，霁以天威，未加

伏辵之戮，委之郡绂，因令衣绣而归，况复吴分上游，严陵古处，佳山水以乐圣旦，见吏民以宣上恩。敢忘夙夜之心，誓答乾坤之造。臣无任。

知虔州到任谢上表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赵 抃

臣某言：伏奉敕差知虔州军州事，已于今月十三日到任讫。亡状立朝，日虞公议之迫。以言得郡，恩出宸俞之优。内省孤疏，但深荣惧。臣某中谢。伏念臣愚不可进，学无所长，忝位朝闕，滥巾宪府。独谓君恩之足报，孰知身计之为谋。二浙守麾抚俗，庶几于乐职；两川将漕竭诚，幸免于瘵官。岂图帝检之来，俄有谏垣之召。念拾遗补阙之寄，非钳口结舌之司。若言行计从，虽久次，臣谓可也。苟备员承乏，或骤迁，臣实羞之。惧失净臣之风，愿为剧郡之请。俯从私欲，仰荷朝念。且虔虽远方，而衢乃便道，过家上冢。恳章得尽于哀荣，跋山涉川之任，敢辞于艰险。而况枢臣报罢，物议有归，广圣君从谏之名。遂微臣纳忠之志，实寒士逢时之盛。获谏官出守之荣，自惟所得之已多，尚虚不称之贻消。斯盖伏遇皇帝陛下涵容光大，仁圣聪明求治，则所以思贤人好问，未尝深罪言者，不弃皂莛之贱，俾分符竹之权。惟兹赣川，控彼南粤，负贩常为群盗，不下一千余人。疆畛最远，他邦动经八九百里，刑无虚日，俗未向风。臣敢不勤瘁公家，谋惟夙夜，颁宣宽诏，抚馭远人，勿烦南顾之忧，少酬北阙之寄。臣无任。 并《赵清献文集》。

杨明府过访诗序

唐卢照邻

夫清风动驾，谒阮籍于山阳；素雪乘舟，访戴逵于江路。犹名高好事，迹标良史。未有莺临绮月，筵开许郭之谈；花聚一作发。繁星，门枉荀陈之馭。泛烟光于紫潏，翻露色一作液。于丹滋，亭皋一

望，平芜千里。萋萋芳草，童儿牧马之场；亶亶朝川，野老休牛之塔。一作路。钓台隐隐，先生之桑梓可知；茨岭岩岩，一作葱葱，亦作巃巃。隐士之风流尚在。岂使临印樽酒，歌赋无声；彭泽琴书，田园浸咏。 《幽忧子集》。

送赵大资再任成都府诗序

宋文 同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当更，其所以宜往者名氏陈于上前，曰：“是其职序才业，皆可以称其任，惟上之所择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内之蕃域，号为至重者，举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丰夥，外之则八国种落赖以绥辑，内之则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异他所。须智略沉辩，威惠肃给，厌舆论之所与，慰遐氓之所欲者，始为其人矣。我有耆哲，宛在东土，是尝屡以仁爱明恕抚吾西南之民，其民怀服其信厚，逮今未闻有辄敢一日忘去者。比将烦之再莅于彼，其谓往制无或循袭。”丞相奏被上旨，乃曰：“圣虑所及，度越常议，选委良帅以遗，并络远人蒙庆不胜至幸。”于是以资政殿大学士召公于营丘，时公在青州任。大旆过国，诏趣见上。众悉谓公辅臣必以远解。既对便坐，独奉天语，雍容启问，移漏累刻。惟以愿得，亟装出门，并驿临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讫不以私请自免，以图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驰使劳谕，眷委之厚无与为较。先是，公二纪之中，四临于蜀，蜀人既闻公来，男諄于道，女灌于灶，皆曰：“我之匕箸安于食，而枕第乐于寝者，不图今日复因于我公矣。”公既至，简条目，去苛暴，刷涤梗垢，磨荡昏瞽。群疑革而冰消，大扰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下，晏然已为乐国矣。同昔者尝闻之于公曰：“夫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则接于物也泥而不博；临理贵乎无欲，无欲则烛于理也明而不暗。泯诸妄虑，照以正见，则天下之治安，有所谓齟齬而难致者哉！”盖

公素事于此以为长术，故入居岩庙，出殿巨屏，曾不以内外日轻重，而一以于其所无事者为政治之本。凡取知于君而获爱于民者，其将繇此者欤？同常欲有所论撰以纪公之休懿，会赴官兴元，道出门下，公因授以送行诗一篇，俾同为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复用公于蜀，与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欢心者，题其篇首。诗自韩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宁六年上元日谨序。 《丹渊集》。

西征记序

卢 襄赞元 邑人

予尝谓人生以七尺男子躯，为天地中最灵物，造物者剖裂元气，取其精英，而与之使呼吸至和，发露天光，超然出于尘垢之外。苟甘心瓶罍，如醯鸡然老且死，是造化弃物尔。宁不愧古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示其有志哉！予欲长游远睇，穷极天下壮丽奇伟卓绝之处。南穷沧溟，北抵幽都，东折若木之枝，西奄濛汜之谷，顶摩姚《志》误作魔。太清，辙环八埏，以助夫造物所以与予者，生抱此志二十三年矣！更念衢为小邦，处会稽姑蔑之地，山川形势不足为天下伟观，居常病足，不足广吾胸中之气，思得随穆满、造父辈齐驱，并驰于瑶池之滨，阆风之野，亦欲乘云御风于日月出没之际，烟霞敛散之表，况宇宙中可足迹至者邪？故过洞庭、彭蠡之浩漫，太行、孟门之巖崑，岂不知不修德而恃险者，终衔璧而来归乎？过岷峨玉垒，剑阁栈道之险，岂不知不保国而贪利者终为亡国之虏姚《志》改作主。乎？过涂山，思神禹会诸侯之盛，尚有专车之骨，枕芳草而凄凄者乎？过潇湘，思二姬望九嶷之云，尚有琅玕之上带泪痕而斑斑者乎？过崑函，而思秦以虎狼之强而自为楚豨也；过乌江，而思项羽以拔山之力而卒为汉擒也；登泰山梁父，尚有秦皇、汉武之函玉简金篆石刻之书可览也；过朔庭玉关，尚有投笔书生、伏波将军燕然铜柱之绩可复也；过谢家青山，而不知今日尚有佳士能为

苍生特起者乎？过卧龙南阳，而不知今日尚有抱膝长啸以邀三顾之宠者乎？凡天下之奇形异状，阵云回雁之峰，浮天浴日之波，与夫通都大邑，遐邦异壤之远，周游历览，以广吾胸中之气，岂不洋洋然、浩浩然，足以吞云梦而飞天池哉！去年秋举群试，乡老里大夫推予为冠，今年来试春官，担簦裹粮走数千里，虽风俗形势不出吴越江淮之近，山川之胜概，前贤之遗迹，亦已多矣。因谈笑之暇，姑记其所由之略，尚有遗赏未出于车轮马足之间者缺之，以藏诸楮中。 陈《志》。

尤袤《遂初堂书目》序

毛 开平仲 邑人

夫结绳既代，图籍肇兴，缙绅有作，典章爰著。周官所掌，三皇五帝之书；楚史能通，八索九丘之故。姚《志》误政。韩子东聘，始见旧经；李叟西游，仅窥姚《志》误究。藏室。志昆丘之放者，固已缪悠；探禹穴之奇者，曾何仿佛遐哉邈矣有足征乎？更秦焚灭之余，遭汉搜扬之盛，辚轩遍于天下，竹简出于壁中。世主之所讨论，群儒之所缀缉，前称七略，末姚《志》误未。有中经，刘苍终莫得之，黄香所未见者，罕归私室，悉入内朝。然自雒邑初迁，多从亡逸，建安重扰，半杂煨尘。近则散落闾阎，远或流布海寓，繇是博雅君子荐绅先生踵尚风流，迭相传写。壮武牛车兼两，邳侯签表累万，雌黄审其未正，杀青存夫不刊，而家藏之积，殆与中秘侔矣。且夫商盘周鼎，世以为古，而无适时之用；晁采夜光，人以为珞，而非畜德之具。识天道之精微，揆人事之终始，究物理之变化者，其惟书乎？故六艺立言之训，九流经世之要，传注之学，辞赋之宗，技巧之方，氏姓之考，齐谐之志，丘里之谈，虽云殊涂皆有可用，诚应世之先务，资身之本业欤？晋陵尤延之，始自青衿，迨夫白首，嗜好既笃，网罗斯备，日增月益，昼诵夕思，重之不以借人，新若未尝触手，耳

目所及，有虞监之，亲钞子孙，不忘多杜侯之手校，表层楼而俚富，托名山而共久，不已盛乎！若其剖析条流，整齐纲纪，则有目录一卷，甲乙丙丁之别，可以类知一十百千之，凡从于数举。仆雅窃通书之好，每资余烛之光，猥辱话言，属为序。引研精覃思，固不逮于扬雄；单见浅闻，复有惭于袁豹，勉濡翰墨祇尘简牍而已。太末毛开平仲序。《海山仙馆丛书》本。

《晋二俊文集》叙

徐民瞻邑人

民瞻幼阅晋陆机士衡传，太康末，士衡与弟云士龙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一见如旧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尝伸卷反覆求二俊所以名于世者，张华所以称道而有得士之喜者观之，盖其兄弟以文章齐驱并驾，于兵戈扰攘之间，声闻闾肆，人无能出其右者，时号二陆。华闻服之久，一旦骤得之，宜其欣慰而称道之也。吁！二俊歿寥寥且千载，其人不可得而见矣。其文章所谓如朗月之垂空、重岩之积秀者，固自若也，耳目可无所见闻乎？其载于《文选》诸书中者亦多，即而熟读之。其词深而雅，其意博而显，远超枚马，高躐王刘，百代之文宗也。每以未见其全集为恨。闻之乡老曰，士衡有《集》十卷，以《文赋》为首；《士龙集》十卷，以《逸民赋》为首。虽知之，求之未遂。偶因乏使承云间民社之寄。二俊云间人也，拜命之日，良慰于中，谓平素愿见而不可得者，遂于此行矣。到官之初，首见遗像于吏舍之旁，尘埃漫污，暖昧殊甚，大非所以揭虔妥灵之本意，即日辟县学之东偏建祠宇，奉以迁焉。邦人观瞻，无不欢喜称叹。因访其遗文于乡曲，得《士衡集》十卷于新淮西抚幹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赋》，《士龙集》十卷则无之。明年移书故人秘书郎钟君，得之于册府，首篇《逸民赋》，悉如所闻。亟缮写，命工椽之木以行，目曰《晋二俊文集》。二俊之文，自晋历隋唐

更五代迄于我宋，又二百四十余年，湮没不彰。今焉恍如揭日月于云雾之上，震雷霆于久息之中，焜耀云间。云间学士大夫宗之仰之有余师矣，二俊之名不朽矣，民瞻之欲遂矣。又明年书成，谨述于篇首。庆元庚申仲春既望，信安徐民瞻述。 林翻宋本《陆士衡集》。

送祝彦明诗后序

元戴 良

三衢祝君彦明，以儒入官，为浦江文学，三年政成，受代而归。义门郑彦贞氏，名铉，浦江人。命诸子姓作为诗歌，以道其惜别之怀。一作意。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实为之序。良虽不敏，窃尝纳交于彦明，又且受知为特厚，独能已于言乎？三衢古称太末，其地四通八达，而士之生于其间者，往往文武忠义沛乎，非他郡所能及。自今观之，清献赵公则以淳德高节师表天下，屯田刘公则以易学蕴奥开悟后来，彦猷、宅卿二徐公，叔纘毛公，则以守死善道，感奋当世。其他自北而南以徙居其土者，亦皆卓犖一时，有足称道，赵丞相、范侍读、马谏议其人也。衣冠文物之懿，诗书礼乐之传，彬彬然郁郁然，其杞梓之茂林、凤麟之灵囿欤？既而故国沦亡，文献残缺。而士友之来自三衢者，每从而叩之，则遗言逸行已皆失所考征。盖至是而百年之耆旧邈乎远矣。比岁以来，一二俊杰虽稍稍拔起，而良之寡陋，又不足有所接识，以观其为学之所至。良之所接识者，彦明一人而已。彦明生当诸老告谢之余，独能集其旧书一作遗籍。诵而传之，以时时称说其履历之所自，庶几夫流风余韵之可见者乎。至正初，尝以宪府之荐，调官吾学，需次几十年，始克领其教事，然其识趣恬退，曾不以闲曹冷局为嫌。每旦深衣幅巾，巍然高座，以发明圣经贤传之指归，诸生列处斋庑，手披口诵，自晨兴至夜分不得休一有息字。以为常。由是士习之陋日以除，俗学之靡日以变，而吾乡学校之设不为具文矣。至如复土田之侵夺，新屋庐之朽

败，先达之未祠则祠之，文会之未举则举之。此在时人以为能，而于吾彦明直其余事耳。呜呼！彦明之成就如此，其殆有所自来哉？溯乡学之渊源，景前人之风裁，以其得诸己者淑诸人，譬犹有源之泉，愈出而愈不竭，苟被其灌溉，沾其润泽，初不待于时雨之滋而条达畅茂，自不期然而然矣。《传》曰：鲁无君子，斯焉取？斯何其言之甚似欤？虽然，彦明之在浦江，筮仕之始也，职下而事拘，曾未及从容政治之场以行其所志。他日位益显，年益增，道益懋，其所设施，当必大过于人，虽赵公之师表天下，刘公之开悟后来，徐公、毛公之感奋当世，赵、马、范三公之卓犖一时无难到者，又可以今之所就为已足哉？彦明于此尚有以勉之可也。良也块处穷乡，邈焉寡侣，昼耕夜读，质问无从，其于彦明之去，宁不蠢然有动。顾惟祸患余生，笔砚久弃，莫摅情素，以写别怀，徒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末简，庶乎期望之私少寓一二云。 《九灵山房集》。

送扬州同知赴官序

戴 良

和阳王秉彝氏，由金华抵三衢，既而以书来告曰：同知三衢郡事某君，今以秩满调江都，三衢人士咸赋诗以惜其去，而右简之文，非子之托而谁耶？三衢距仆仅百里远，行道之人多诵君之美，而获稍知其为人。今又重以王君之命，虽不能文，讵得而辞诸？仆闻之，郡府之职，惟别驾为易为，盖有地千里，有民累万而趋走之，吏呵卫之卒，一皆视郡守为降杀，然郡守之任乃独重。任之重者，责之所归也。别驾有郡守之荣而无其责，吾知其易为耳。虽然，方今天下多故，兵事未息，郡县之烦劳，非复承平之比，况江都当百战之余，城郭无居民，官无第舍，空郊百里之外，遗黎仅数十家而已。当此之时而有戈甲之供亿，刍饷之转输，往来之馆劳，郡守岂能独任其责哉？吾见别驾之难为也。虽然，古称江都多才学之士，窃意其

如汉之刘瑜，魏之陈琳，唐之李善者，犹往往避乱山谷间，深匿而未出。君能访其人而罗致之，与之议官政，究民隐，图利害，损益以行之，则别驾之易为，将在于此乎？昔子游之治武城，吾圣人首以得人为问，仆因窃取斯义以为序。 并《九灵山房集》。

送袁知州赴宁都序 袁为西安人，失其名。

明胡 翰

江西既平，执政者选置长民之吏，起袁侯于信安，以知宁都州事。信安之师，唐公也，有僚友之好；在时之彦鲜于必仁，名家也，有久要之义。来谓余曰：“袁侯行有日矣。吾属赋诗，愿先生一言以嘉惠之。”余观州郡守吏，秩不贵于诸侯，而势等耳。诸侯始封，地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而止。今郡地千里，州犹不下数百里，俗之登耗，政之大小，金谷之出纳，教化之张弛，恒悬于长之贤否，由是择吏者慎之。有守焉，而无所建明，不可也；有为焉，而无惠爱以加民，不可也；有惠爱而不知经国之大体，犹不至焉也。兼是数者，輿望属之，而资格不逮，犹将梯焉而升也，岂不难哉！今袁侯之为宁都，不待积劳书能，公府拔之将校之列，而付之民社之任，其贤可知矣。袁侯受任，释其弓马之劳，而按夫文墨之事，其往宜矣。独侯有母夫人在堂，高年七十余，李令伯所谓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者，能无慨然于怀乎？方是时，令伯为此言，犹未食晋人之粟也。苟仕焉而食人之粟，处两难之势，古之君子盖有道矣。诗不云乎，四牡骙骙，周道倭迟，言行役之远也。又曰，岂不怀归，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不固也。虽臣子之孝思根于天性，乌能以私恩废公义乎？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义，非忠臣也。权其轻重而行之，故曰：不遑将母，虽行之，父母之爱曷已哉！故曰：将母来谕。今宁都在西江之上，计其道里所次，有非昔人之倭迟者矣。袁侯治其民，政成之日，迎其亲以就养，有非昔人之不遑者矣。余敢以是

勛君之行，庶古之义也。 《胡仲之集》。

《龙游县志》序

徐可求观我 邑人

夫邑之有志，如国之有史也。疆域之沿革，治理之兴替，师帅之臧否，民生之荣悴，人物之盛衰，靡不悉而赅焉。此贤知得师之地，而愚不肖警心之林也，故善治者无不于修志是亟矣。盖一兴除亦一利病，而此则百世赖之。然自侈于富强之烈者，或孙心于礼乐之君子，此又何可易议耶？吾龙旧有志，因陋袭舛，疑在不刊。岁丁未，而万侯百谷来莅政。岁壬子，而政成，搜奸沃本，树鹄维风，废者举矣，缺者备矣，疲者起矣，媮者恬矣，椎鲁者彬彬矣。微侯之才之德不办是，而侯尤有远心也，乃进博士钟君、邑望曹君，挖掘旧志，以比宪章。将告成事而属求不佞弁言于首。求以是叹侯之嘉惠吾龙未已也。夫龙固岩邑而动称狡悍，此何可令邻国闻焉？今所考往哲，莅事穆乎有身先之化，而懿文济济以应上风，犹绰有三代之遗意，犹夫望邑矣。教则不淑以尤其民，民之不则其何憾焉？侯固不易民而化也，五载以治，不必世百年，而善以仁，虽其缓急张弛、应节之妙，未易缕指，而如所修饬整举、补偏救敝之略、兴文润色之猷，志具在也已，章章乎垂简册，而诏来兹矣。按今冬故事宜修觐典，侯此行也，挟所葺志，以上应功令，即不能尽其缓急张弛、应节之妙，而其大者不已斑斑可考镜乎。于是，考功氏将举茂异以相明鹭，而侯且未必复来。其或继侯者，志具在也，墨可绳，芳可袭，絃可恢，未备者可师以意，而湮没者可循以求，知政知德，岂异人任而乃无绍述侯绩者以永言侯思？故夫侯之嘉惠吾龙未已也。求不敏，无能臆语以媚当事，而家世于龙，其所汪润身被之，即先氏之遗迹藉不朽焉，民不能忘也，康衢击壤所自来也。虽不敏，亦宜从而后也。 万历壬子《龙游县志》

按：原文篇末自署邑人，尊祖贯也，犹赵清猷撰《龙游舍利塔记》自称会稽耳。

衢州徐偃王庙碑

唐韩愈

徐与秦俱出柏翳，原碑文作益。为嬴姓，国于夏、殷、《龙游志》作商。方云：从石本。周世，《龙游志》无世字。咸有大功。秦处西偏，专用武胜，遭世衰，无明天子，遂虎吞诸国或作侯。为雄。诸国既皆入秦为臣属，秦无所取利，上下相贼害，卒僨其国而沉其宗。徐处得地中，文方作又。德为治。及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当此之时，周天子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说，得八龙，骑之西游，同王母宴方云：石本无宴字。于瑶池之上，歌讴忘归。四方诸侯之争辩者无所质正，咸宾祭方从抗本，作察。于徐，赞《龙游志》作执。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国，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闻之恐，遂称受命，命造父御长驱而归，与楚连谋伐徐。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偃王死，民号其山为《龙游志》作曰。徐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偃王虽走死失方云：失下或有其字，亦石本。国，民戴其嗣为君如初。驹王章禹，祖孙相望。自秦或作奉。至今，名公巨《龙游志》作矩。人，继迹史或作文。书。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后迄兹，无闻家天子于柏翳之绪。《龙游志》作后。非偏有厚薄，施仁与暴之报，自然异也。衢州，故会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县龙丘姚本作邱。有偃王遗庙。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龙游志》有而字。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砚同。于会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执于吴，徐之公或作宗。族子弟散之徐、扬二州间，即其居立先王庙云。开元初，徐姓二人竖、峤。相属为刺史，帅其部之同姓改作庙屋，载事于碑。后九十年，当元和九年，而《龙游志》作

有。徐氏放复为刺史。放，字达夫，前碑所谓今户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视农，至于龙丘，有事于庙，思惟本原，曰：“故制桷或作桷。朴下窄，不足以揭虔妥灵。而又梁桷赤白，侈剥不治。图像之威，黝昧按：原碑文昧上有晦字。就灭。藩拔级夷，庭本秃缺。原碑文作缺。祈眈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义未详。慢，详庆弗下。州之群支，或作支郡，或作群吏，皆非。不获荫庥。《龙游志》作休。余惟遗绍而尸其土，《龙游志》作上。不即不图，以有资聚，罚其可辞？”乃命因故为新，众工齐事，惟月若日，工告讫功，大祠于庙，宗卿龙游旧志作御，新志误作乡。咸序龙游旧志作叙，新志作或叙。应。是岁，州无怪风剧雨，民不夭厉，谷果完实。民皆曰：“耿耿祉哉，或作祉哉祉哉。方从闾本无祉字。又云：耿当读从炯。其不可诬。”乃相与请辞京师，归而饯原碑作饯，龙游旧志作镇，新志误作饯。之于石。辞曰：

秦杰以颠，徐由原碑作繇。逊或作邈。绵。秦鬼久饥，徐有庙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国易仁，为笑于顽。自初擅命，其实几姓。历短詈或作言。长，有不偿亡。课其利害，孰与王当？方从洪氏石本作尝。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谁思王恩，立庙以祀？王之闻孙，世世多有。唯临兹邦，庙土实守。坚峤之后，达夫廓之。王歿万年，如始祔时。王孙多孝，世奉王庙。达夫之来，先慎诏教。尽惠庙民，不主于神。维是达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庙事时修，仁孝振声。宜宠其人，以及后生。嗟嗟维王，虽古或作死。虽亢？王死于仁，彼以暴方作常，不言石本。丧。文追作沫，刻示或作石。方云：石本如此，而不敢从。茫茫。朱文公校《昌黎集》。

朝议郎、守尚书、碑存上六字。考功郎中、知制诰昌黎韩愈撰，福州刺史元锡书。碑文阙。

元和十年碑作九年。十二月此七字碑存。九日立。此二行，据东雅堂本题注补。

按：此碑在龙南灵山，今尚存半截。其字迹约略有可辨者，稍与集不同。兹附注于下，并采他本以证之。偃王之祀，遍于衢地。放之子孙，有世族于衢者，故录之，以明其原始。

衢州重修徐偃王庙记

宋文 同

惟天之性，人以仁其端本，完重植深而培固。凡所以设于事，为颠沛及复非以众被利，则未尝以妄施。或罹遇不幸，至委国动民，犹不俾一命自我以死，而独以身负之者，既没，其精魂更亿万年亦不泯。然与肤骸漫溃，随土壤化去，必将凭依其地，吐发灵气，关阴阳，主水旱，导宣天心，以蒙福于一方。有人焉，偃王是已。衢州龙丘县有王庙，退之尝为之碑，言王事至悉，此不复书。自唐元和时，其裔孙放为州刺史，即其居侈大之。今数百祀，不知凡几易至此。近岁凶沴忽作，他走蔑效，远近赴向必以王，得鲧背稚齿拜列庭下。祝语未既，祥报已集，田疇野妇，岁饫稔食，不信殓殍，泰然自处，盖尝语王以为一天云。而栋宇墙级，久废不治，蹇摧侈烂，貌卫蒙没，失于靖密，与事不对。进士毛维周等，视此惧悼，咸谓非称，循不修饰，民恭以惰，诚薄礼牺，积嫚王飨，乃相与具材选工，改化旧制。天落地涌，内外辉洁，民之心由是益虔，而王之威神愈为崇严矣。维周因龙图阁直学士赵公扑远来勺文，刻以示后。同不能免，因为纪其大略，又系以辞，使祀者歌之，以答王之休烈。其辞曰：

穆既不道兮王为民而远驱，国覆身殒兮其灵徘徊，而游于吾衢三之去此兮岁凡会其几，元名与日新兮恍然若王之常存，惟皇之生元元兮独厚，王其以仁死不俾磨兮颞以福尸于斯民，皇命王之甚重兮王亦报以其职，水以之暘兮旱以之泽民，被札毒兮王心以恻，灾害攘却兮休嘉，翕习牲醴兮醇醑，肴藪兮洁丰斂，群诚兮端庄，外与

物称兮进于王堂，奉祀以时兮王德敢忘，王其安此兮天地与长。

《丹渊集》。

按：此记《龙游志》失载。以其出于清献公之所求，故并录之。赵公同时有进士毛维瞻表，又载有维藩、维浦。此维周不知何许人也。

大宋衢州龙游县白革湖新修舍利塔院记

守秘书丞、会稽赵 抃

夫源已深，日加浚；根已固，月陈《志》作日。加培。彼培浚千万人，一二人焉将堙筑拔绝，异陈《志》作俾。派涸枝槁、《集》作稿，非。闭室颠《集》作颠。踣，吾不识其为可也。浮畷图字省写，《集》作屠。氏法，始汉明帝陈《志》脱帝时。时入中国，荧荧乎魏、晋，煌煌乎宋、齐，烜赫炽炎乎梁、陈、周、随陈《志》作隋。之间。王公卿士，上焉而倡导；豪贾大姓，下焉而两而字，陈《志》均无。服从。父提子手，不释不归；兄诏弟耳，不佛不师。货贝玉帛，恻乐弃施；肤发支陈《志》作肢。体，无所爱吝。《集》作委。州供里养，家擎户跽。祈利益，怖罪苦，心诚力勤，一以宗乎其教，如趋市然。故金碧丹刻，制拟王者，不为之僭；炎而凉，寒而燠，钟鼓而食，不为两为字，陈《志》均作谓。之泰。唐高祖念其如是也，用傅奕益兵蕃生术。武德中，将持断力行，以会建成之变，禅代已画于陈《志》作乎。中道。明皇开元初，宰相姚崇籍其徒无状者，发男女二万人。武宗听罗浮道士议，会昌五年，诏坏寺招提兰若合四万四千，还其人二十六万。萬字省写。宣宗即位，愤道士议者，戮于市数人，遂复成树。逮《集》作建。巢贼兵火，五代乱离，既涸而浮，既窒而流，既槁而荣，既踣而兴，其故何哉？源素深，根素固也。国朝四圣，垂八十年，而又日浚而月培之。

今四海九州，其居、其人之数，复《集》作后。不减于会昌前。於乎，陈《志》作呜呼。其盛矣乎！虽所谓一二人焉，其亦如之何哉？古太末之地，有舍利塔院，季《集》与陈《志》并作年。祀弥远，栋败梁仆。邑人江延厚遽新陈《志》二字作虑。其废，建释迦《集》作伽。殿与其像，崇崇耿耿，轮奂繁陈《志》作华。靡。因而增葺之，曰法堂，曰方丈，曰门，曰廊，曰官院，无虑用四百万萬字省写。钱。起明道二年九月九日，讫庆历四年六月十九日。院成明年十月十二日，始为记。

嘉祐壬寅春三月景寅，即丙寅。京兆慎东美书。陈《志》无年款，《集》误美作某。

铭曰：

修身治心，得佛之深。清净慈智，乃佛之事。相好颀颀，金碧穹穹。虽曰外饰，俾人内恭。斯庙有塔，是瞻是崇。完坚勿隳，《集》作堕。永焉无穷。嘉祐三禩，赵《志》作禩。素秋之季。建者江氏，铭陈《志》作永。以为识。记文照原碑，无铭；铭依《清献集》补。

按：西、龙两县旧志记后均有铭词，似合为一。但以嘉祐三年考之，后乎作记之庆历五年有十四载，明出两时，故赵《志》与《清献集》各自为篇，余氏修龙游新志言之甚确。

钱氏表忠观碑

苏轼

熙宁十年十月戊子，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州事臣扑言，故吴越国王钱氏坟庙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之坟在钱塘者二十有六，在临安者十有一，皆芜废不治，父老过之有流涕者。谨按：故武肃王鏐，始以乡兵破走黄巢，名闻江淮，复以八都《西湖志》作郡。兵讨刘汉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则诛昌而并越，尽有浙东西之地，传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孙忠献王仁佐，《西湖志》作弘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

懿王俶又大出兵破《集》作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师，其后卒以国人觐，三世四王与五代相终始。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乎《辞类纂》作于。无辜之民罔有孑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集》作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之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乱以次削平，而《西湖志》作西。蜀、江南负其险，远兵至城下，力屈势穷，然后束手；而河东刘氏，百战守死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酳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窦融以河西归汉，光武诏右扶风修理其父祖坟墓，祠以太牢。今钱氏功德殆过于融，而未及百年，坟墓不治，行道伤嗟，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祠《西湖志》作寺。曰妙因《西湖志》作音。院者为观，使钱氏之孙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坟墓《西湖志》作墓。之在钱塘者，以付自然；其在临安者，以付其县之净土寺僧曰道微，岁各度其徒一人，使世《西湖志》作守。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时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县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几永终不坠，以称朝廷待钱氏之意。臣抃昧死以闻。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赐名曰表忠观。铭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笃生异人，绝类离群。奋挺大呼，从者如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杀宏诛昌，奄有吴越。金券玉册，虎符龙节。大城其居，包络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岛峦。岁时归休，以燕父老。晔如神人，玉带球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筐相望，大贝南金。五朝昏乱，罔堪托国。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获所归，弗谋弗咨。先王之志，我维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孙千亿。

帝谓守臣，治其祠坟。毋俾樵牧，愧其后昆。龙山之阳，岿焉《西湖志》作然。新宫。匪私于钱，唯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厥《西湖志》、原碑作百。有位，视此刻文。

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骑都尉苏轼撰。嘉靖三十六年，杭州知府陈柯重摹立石。

附录：西湖赵清献公题名三则，见咸淳《临安志》卷七十八九

法安院赵清献公题名凡三十八字。

元丰二年己未二月十二日壬戌，资政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南阳郡公赵抃阅道谒韬光庵主佑光。《西湖志》：在韬光庵。无壬戌二字。

普圆院赵清献公题名凡五十三字。

南阳公赵抃致政之十日，同东堂、法云、景德三禅师，上天竺讲主净师游邨公庵，泊群峰韬光庵抵暮记此。元丰己未仲春二十三日壬戌。

按：上两题名皆元丰二年二月，而十二日、二十三日同为壬戌，牴牾殊甚。考毕氏《续通鉴》卷七十四载，元丰二年三月庚午朔，由此上推二月二十三日正为壬戌。其十二日壬戌当作辛亥，或十三日壬子之误，亦未可知。

法雨院赵清献公题名凡三十字。

资政殿大学士、太子少保致仕赵阅道谒法雨禅老，己未二月二十三日志此。

按：公以太子少保致仕，与《宋史》本传合。惟考之本传，清献生前无加太子少师之事，至元丰七年薨，始赠太子少师，而法安院题名已署太子少师，岂后人上石时讵改欤？

越州赵公救菑记

曾 巩子固 南丰人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菑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廩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羨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廩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姚引蹂作噪。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姚作流且。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粟。文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巢粟之所，凡十有八，使余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时。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瘞之。法，廩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止。姚作而止，而字，当属下句。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烦姚作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巨细姚作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谨疾疠，死者殆半，菑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

经营绥辑先后始终姚作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菑，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恺悌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菑记》云。 《曾南丰文集》。

赣州重修清献赵公祠堂记

赣州守文天祥

郡所在祠先贤之为守者，守得祠以遗爱，然而百世之下君子之泽有存焉者，寡矣。而闻其风为之兴起尸而祝之，不谋同辞，识者于是上下世道而观其大节焉。故参知政事、赠太子少师清献赵公抃，历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纯直为时名臣。公尝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简易，宽不为弛，严不为残。使在汉氏，课功第能，当不在循吏下，抑公所为大过人者。不宁惟是，当王安石变更祖宗法，海内骚动，廷臣唯诺趋走莫敢后先，独与司马文正光、范忠文镇、唐质肃介，颉颃争论，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财利于事为轻，民心得失为重，不罢青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继用事，浊乱天经，蘖牙祸根，荆舒之罪秽污简册如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中原遗老炳然元龟，天下后世感愤追想，犹凛凛有生气。呜呼！此其所谓大节关系于世道，治乱升降而不可诬也。咸淳六年知赣州，大宗承同丞，古通。番易即鄱阳。李侯雷应，以公尝辱为是邦，始至，访公祠所在。郡治故有祠，与濂溪并。自濂溪移祀于学，前守陈公宗礼始建公庙于城之东偏，岁时妥侑，

习为故常，屋弊姚引作敝。且压，神不顾享。侯慨然曰：是不可惮改。会岁丰人和，庭无征发，于是栋楹栏槛之腐败挠折者，甌姚引作瓠。甍丹雘之疏漏漉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礼者，所费俭约一日新美，又更为之门，俯临大衢，非徒侈观，使过者敬恭焉。明年夏五落成，侯时已除湘南刑狱使者。将行，走书属某记之。某惟吏道苟且，逐末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风裁于世，侯得之见闻，独能尊事文献，景行先哲，示邦人以绎教，思其渊源有自来哉。清献距姚作迹，误。今二百余年，赣石公所凿也，章贡台公所创也，公之事远矣，而其山川犹有衣被其余者，赣人之思之曰：公生而德泽在吾土，公之赐也；公死而典型在吾土，公之赐也。呜呼！公之在熙宁也，当时小人号为得志，富贵渐尽，终归无有，赣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后公而为赣者姚脱赣字。相望，亦岂无可以系去思者，而公之祠岿然，灵光何其懿也。呜呼！士大夫之于当世，其大节可不谨哉，可不谨哉！ 《文文山文集》。

按：赵公治虔事，载《宋史》。赣为古虔州地，故有公祠。文山，宋末时任此，完成公祠而作是记。

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

苏 辙子由

高安太守、朝请大夫毛公，与资政殿大学士、太子少保赵公，里人也。公始以老归故乡，大夫适方家居，与公出入相从，为山林之游，朝夕无间。公好为诗，而大夫以诗自名，遇其得意，辄以诗相属。元丰三年，大夫来守高安，簿书期会，非其意也。间与客语，有归欤之叹。曰：要当从公于松石之间，逍遥以忘吾老，时故出公之诗以夸其坐人。公诗清新律切，笔迹劲丽，萧然如其为人。盖老而益精，不见衰惫之气，卒然观之，不知其既老之为也。辙昔少年，始见公于成都，中见公于京师，其容晬然以温，其气肃然以清。十年

之间，富贵炜炜，谈笑于庙廊，而其所以为公者，湛然无毫发之异。自不见公，今又十余年，间而闻之公之乡人，见之公之诗书，其风力骨骼有加而无损，亦与始见无异。然后知公之所以过人者远甚。盖人心必有不可变者，然皆汨没于尘垢，与物流转而不返，于是索然茫然，与发皆白，与齿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变者，辙亦安足识之，盖亦见其见于外者而已。大夫将刻公诗于石，而属辙为记。

筠州圣祖殿记

苏 辙

维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礼州祀老子，盖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飨，既以为民祈福，俾雨露之施，无有远迩，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饮食作息皆上之赐。粤维我圣祖，功绪永远，肇自皇世，超绝周唐逾千万年，威神在天，灵德在下。祥符癸丑，实始诏四方万国咸建祠宫，立位设像，岁时朝谒，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顺。筠故附庸豫章，列为成国，维近匪远，吏民朴陋，野不达礼，稽首东向，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丰三年二月，臣维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谒，惕然不宁，既视事，遂以言于朝，度其宫之东，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东西四筵，伐木于九峰逍遥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来顾享，民以祗肃。臣辙适以谴来，睹其终始，乃拜手稽首为诗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诗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复江，鱼鸟之乡。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礼失不知，习为旧常。

于穆圣祖，宅神皇极。降鉴在下，子孙千亿。羽衣玉佩，旗纛旄节。巍巍煌秩，煌祀万国。

如日在天，靡国不临。筠虽小邦，其有不钦。东庀西向，谁皆

营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怀。

深山之间，野水之滨。礼乐声明，孰见孰闻。祖庙之严，君臣则存。失而不图，民以罔观。

毛侯始来，其则有意。匪民之愚，礼教实坠。章闻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营，何以示民。

九峰之杉，逍遥之楠。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严，四星在南。朝廷之仪，万民所祗。 并《棠城集》。

棠棣碑在松江府。为徐日久、徐日曦兄弟立。

明董其昌

棠棣碑者，为郡司理西安徐公兄弟立也，以比贾敦颐、敦实故事云。公起家理金斗者二年，是时军兴已亟，率以理官董饷事。会舒巢间乱民有掠棗之警，河上戍卒谋应之，莲妖余党伏莽伺息，势且叵测。公驱单车持檄谕之，不周原误用。甲而威伸，此以十万师为一吏任也。公再用赐环来松，平听之职，仁恕清简，四郡倚为福星。复捧檄视饷海上，时大侵之后，逃亡遍野。公受事仅四旬，如赤手搏龙蛇，办五万漕粟于咄嗟间，参平兑则，约束军伍，募艘危洋，和余邻境。成事甫告，而蜚语随之。公不避劳怨，不辞谴责，悉心苍赤，而以升沉听之造物，以清议听之朝廷。迨民情达圣聪，俞。攀辕卧辙之众转而修尸祝俎豆之事矣。说者谓公挺直节于凶罔吐焰之时，力拯徐牧，不难拚身家殉，乃遭逢圣世，踟躇进退，反不得自如，濡须之变，磨刃而斩乱丝，不动声色。今淮纲立赴，罅道如流，一弁摇唇，群黎几于失戴，岂国家培养臣节，不如其勤课吏干欤？抑如矢之直，固应委蛇于有道之世也？海上诸君子曰：非也。公履虎余生，赖圣天子以再造，知臣莫若君，遗大投艰，历以盘错，汉之试萧望之也，宋之用张齐贤也。率本斯术，公内召自此近矣。且不忆公兄鲁人日久字。之莅海邑乎？与御史争漕便，竟以微谴

去。去今二十载，威惠所贻，如同一日，勋绩著于闽徼，建牙握节，喁喁跂之，公家世谱即循传耳。史称夏侯夔为豫州，兄亶先经此任，并有恩惠，百姓歌之曰：“前兄后弟，布政优优。”又冯立与野王相代为西河上郡，民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智惠吏民。”一门盛事，实千古佳话也。海孺褊小，何幸甘棠棣萼，前后相照。咏歌之不足，又从而畏垒焉。夫亦谓单父不掣肘，河内得安堵，圣主知人用人之明，于是为不可及矣，贾家兄弟事又何足夸哉！公名日曦，号硕庵，壬戌进士。姚《志》。

吾衍传 丁刻《武林往哲遗著》，吾作郚。

宋 濂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万历《钱塘志》：太末人。从父游太学，居钱塘。意气简傲，不为公侯屈色，常自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楼。客至，僮辄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廉访使徐琰一日来见，衍从楼上呼曰：“此楼何敢当贵人登耶？愿明日谒谢使节。”琰素重衍，笑而去。生徒从衍游者常数十百人，衍坐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时出小青凉伞，教之低昂作舞势。或对宾游谈大噱，解发濡酒中为戏，群童皆肃容莫敢动。衍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妩媚可观，宛有晋宋间风致。蓄两铁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楼吹洞箫数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讥侮文学士，独推服仇远及胡之纯长孺兄弟，谓百年间所无有。初，衍年四十未娶，买酒家女为妾。至大三年秋，或讼女尝为己妻。官为逮女母，母死，复逮母后夫。夫主衍家，会其伪券事觉，连及衍。衍固弗知也。逻卒辱衍，南出数百步，录事张景亮识之，叱曰：“是不知情，何摄也？”即遣归。或有诉行丞相府，事下杭府治。腊月未尽二日甲子，衍持诗别仇远竟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酉，卫天隐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顺流象，曰：“是骨朽淤泥久矣。”多宝院僧，故从衍学为诗，闻其死，哭甚哀，

招衍魂，葬之西湖上。衍通声音律吕之学，善效李贺诗，工隶书，尤精于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间。宛邱赵期颐，以书名世，得之衍者为多。其所著书，有《尚书要略》、《听玄造化集》、《九歌谱》、《十二月乐辞谱》、《重正卦气》、《楚史枹机》、《晋文春秋》、《道书援神契》、《说文续解》、《石鼓咀》、《楚文音释》、一作《周秦刻石音释》。《闲中编》、本作《闲居编》。《竹素山房诗》，世多传。

为说者曰：衍之才高矣，使其能自贬以入绳墨，则其所进，孰敢抗之哉！今之学仅若是，固可尚也，亦可悲也。虽然，衍亦奇士也夫。《宋文宪集》。

吾邱子行传

王 祜子充 义乌人

吾邱子行者，名衍，太末人也。其先为宋太学生，留弗归，遂家钱唐。至子行，比三世。子行嗜古学，通经史百家言，工于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而于音律尤精，然性放旷不事检束。眇左目，右足跛，而风度特醜，藉一言一笑皆可喜，对客辄吹洞箫，或弄铁如意，或援笔制字，旁若无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号贞白处士。僦居陋巷中，教生徒常数十人，未成童者坐之楼下，宾客谈笑喧动邻舍，而楼上下之徒常肃然。达官贵人闻子行名，款门候谒，非其意斥弗与见。或从楼上遥与语，弗为礼。或与为礼矣，送之弗下楼也。东平徐公子方海内大老也，持部使者节浙西，所蓄古器物款识多莫能辨，咸以为非子行无能知者，徐公即命驾访子行，子行为一一鉴定之，徐公未尝不叹服其精敏。于是，人皆谓徐公能下士，而子行非果于傲世者矣。子行为诗不纯守法律，而喜著书。所著有《尚书要略》、《听玄集》、《九歌谱》、《十二月乐词谱》、《重正卦气》、《楚史枹机》、《晋文春秋》、《道书援神契》、《说文续解》、《周秦刻石音释》、《学古编》，其修辞立论皆识见超诣人所弗及，故用是自负，

藐视一世。其所称许者，惟钱唐仇仁近、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于他诗人文士，悉少许可，动加讥刺，不顾人喜怒，不知者不堪其谑侮，知者以其类乎滑稽不恤也。杨《志》引《王待制集》止此。初，子行年四十未娶，买卖酒家孤女为妾，不久即死。死且久，人或诬告子行妾尝为己妻，有司逮妾母，而妾母已再适，人居他州，及来死于子行所。又逮妾母后夫，后夫来复舍子行，而坐伪钞事觉，竟迎子行知情，子行惧，走访仁近，值仁近蚤出，即留诗以去，遂莫知所之。后三月，吴人卫天隐以六壬占之，得亥子丑，其词曰：岁子月巳旬寅斯首亥为水乡，已墓在丑，惟子与丑无禄，殒虚墓非其藏，死沉江湖，是生戊辰，土为宰制，土弗胜水，家绝身弃此，其骨朽污泥九十日矣。筮与所留诗语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死，其弟子为招魂以葬，面汲仲为之铭焉。说者曰：篆籀之学，至宋季其敝极矣。国朝以来，子行始倡其说，以复于古而吴兴赵文敏公实和之，其学乃大明，子行可谓博雅之士哉！子行既歿，得其学以名世者，宛邱赵子期，濮阳吴孟思。子期仕至执政，而孟思今犹布衣云。此文作于元代。

吾衍传

王 行半轩

吾衍者，字子行，其先太末人也。大父为宋太学生，徙钱唐，遂为钱唐人。衍工篆、隶书，明律吕，嗜书史，能属文辞。所著有《晋文春秋》、《楚史枹机》、《说文续释》、《尚书要略》等书。居钱唐市侧委巷，一楼萧然，惟法书、铭刻、古编钟、铙磬、如意之属置左右，时抚玩，用为虞乐。有豫章人，以音律自喜，闻衍名造之。衍与语洽甚，既而扣所列钟铙，问曰：“音何属？”客曰：“某也。”又击其次，客曰：“某也。”扣遍，言率合。衍复举柱下搏钟击之。搏形舛，其音涵沍。客密听之，曰：“宫乎？”衍笑曰：“宫当浑以圜，重以厉。兹郁勃不发，非宫也。而不比他律，盖古弃搏耳。”客乃服。明年携一栈钟

复来诣衍，则衍死矣。因徬徨欷歔不能去，叹曰：“吾学无所正也。”初，衍年四十未娶，宛邱赵天锡为买酿酒家孤女为妾。妾母更嫁后夫，后夫以私造楮币事觉，避逮来衍所。衍意其省女，弗察。及逮卒根逐至衍舍，反接后夫出，并系衍。道逢录事张景亮，知衍事，诃卒曰：“是不知情，奚摄？”为趋舍之。衍既脱，犹不胜耻，即为诗别其友仇远，径去。旦日远读衍诗，怪其语异常，随迹其处，竟莫知所往。后远行行湖上，微访之，有卖酒老媪白云：“尝识衍所曳履，遗水际。”远始悟诗中意，乃知衍自湛死矣。时至大四年也。衍性刚简，希偶所善，惟金华胡之纯长孺兄弟暨远，他虽权贵人求知之，非所合，率拒不肯见。每出，尝独行不求侣，遇明霁时，日之湖山间，无定适，任步所至。便道次沽酒饮，微醉箕踞，长歌其所为乐府诗歌。已，辄放声恸哭，乃返。家迫市，无旷隙地，当月明，则持洞箫乘屋骑脊而吹，声悲怆而愠壮，闻者辄能别识。既死，感伤悼曰：“箫声不作矣。”有桑门可权，尝从衍学诗，哭之甚痛。求其尸不得，有为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顺流象。曰：“尸漂，不可见已。”权弗信，益购索之，终不获云。余少时闻长老言，衍死，人咸高其不受屈。或曰：是褊心轻己自丧。余尝悲之，其不受屈非也，褊心则然。然谓其轻己自丧，过矣。以衍之不肯妄知人，与观其长歌大恸时意气，彼其所自负者甚重也。惟高视一时，谓当世无足知己，则固有遗世心矣。而横逆又激切之，此遽捐其生也。虽然，使衍能夷然委顺，以其学自善其身，盖有余裕，顾乃不怨小忿，宁灭其性，以取不吊之讥，乌乎惜已。

吾子行文冢铭

元胡长孺汲仲 永康人

吾衍，字子行，太末人。大父为太学生，留弗归，遂家钱唐。子行工篆、隶书，通声音律吕之学。读《太玄经》，号贞白处士。摹李

长吉诗乐府，效其体为之，气韵辄与相似。性旷放，有高世不仕之节，自比张志和、郭忠恕，玩褻一世，遇人巧宦善富，如虫蛆臭腐将噬染己，其所厌弃者诣门请谒，从楼上遥与语，吾出有间矣，顾弹琴、吹洞箫、抚弄如意不辍。求室委巷，教小学常数十人，未成童坐之楼下，与客对笑谈喧，楼上下群童一是肃安。好讥刺轻侮，诗人文学士，独盛称杭仇仁近、婺胡牧仲、汲仲，至谓百年亡有。其著述有《尚书要略》、《晋文春秋》、《楚史棊机》、《说文续释》、《道书援神契》、《重正卦气》、《闲中编》等书。初，子行年四十未娶，所知宛邱赵天锡为买酒家孤女为妾。女尝妻人，年饥弃归。母与后夫匿弗言，辄去之太未。妾为子行产子，数日死。留五年，当至大四年秋，故夫微知妻处，讼之逮母，母来死子行所。又逮后夫，后夫复舍于子行，因伪楮币事觉，捕得言主人子行固弗知。逻卒辱子行，南行数百步，录事张景亮识子行，叱逻者是不知情者，摄之何为？即解纵遣归。腊月未尽二日甲午，子行持诗一章暨元绹笠以诣仁近别，值晨出家，留诗还绹笠。子行去不知所之。其诗曰：西冷西畔断桥边。意将从灵均于斯。明年三月辛酉，卫天隐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顺流象。曰：岁子月巳旬寅斯首亥为水乡，巳墓在丑，惟子与丑无禄，寘虚墓非其藏，尸沉江湖，是生戊辰，土为宰制，土弗胜水，家绝身弃此，其骨朽淤泥九十日矣。与诗合。西湖多宝院主僧可权，从子行学诗，闻其死，走哭甚哀，为琬良石镌碣院后，与浮屠师遗塔相望，曰：“皆吾师。”请长孺铭，庶儿子行有后世名。其铭曰：

生不渎，死不辱，贞哉白。 以上并丁刻《竹素山房集·附录》。

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

宋王安石半山 临川人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

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真州扬子县蜀冈，而子洙以武宁章望之状来求铭。噫，余故人也，为序而铭焉。序曰：以上姚《志》节去。君讳牧，字先之。其先杭州临安县人。君曾大父讳彦琛，为吴越王将，有功，刺衢州，葬西安，于是刘氏又为西安人。当太宗时，尝求诸有功于吴越者录其后，而君大父讳仁祚，辞以疾；及君父讳知礼，又不仕，而乡人称为君子，后以君故，赠官至尚书职方郎中。君姚作牧。下同。少则明敏，年十六，求举进士，不中，曰：“有司岂枉我哉！”乃多买书，闭户治之。及再举，遂为举首。起家饶州军事判官，姚误推官。与州将争公事，为所挤，几不免。及后将范文正公姚作仲淹。下同。至，君大喜曰：“此吾师也。”遂以为师。姚无此句。文正公亦数称君，勉以学。君论议仁恕，急人之穷，于财物无所顾计，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四句，姚节去。弋阳富人为客所诬，将抵死，君得实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二句，姚无。使吏杂治之。居数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二句，姚无。岁终，将举京官，君以让其同官有亲而老者。文正公为叹息许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二句，姚无。及文正公安抚河东，乃始举君可治剧，于是君为兖州观察推官。又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州旱蝗，奏便宜十余事。其一事，请通登、莱，盐商至今以为赖。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馆陶。县中贵人随契丹使，往来多扰县，君视遇有理，人吏以无所苦。姚误告。先是多盗，君用其党推逐，有发辄得，后遂无为盗者。诏集强壮，刺其手为义勇，多惶怖，不知所为，欲走。君谕以诏意，为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刘君不吾欺也。”留守称其能，虽府事，往往咨君计策。姚无此句。用举者，通判广信军，以亲老不行，通判建州。当是时，今河阳宰相富公，以枢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机宜文字。保州兵士为乱，富公请君抚视。君自长坦乘驿至其城下，以三日。会富公罢出，君乃之

建州。当是时以下至此，姚删。方并属县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职方君丧以去。二句，姚无。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丧罢。姚无此句。又通判庐州。朝廷引茶榷，以君使江西，议均其税，盖期年而后反。客曰：“愚生闻君敏而敢为，今濡滞者此，何故也？”君笑曰：“此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则不能。且是役也，朝廷岂以为他，亦曰爱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简以成之，君虽以吾为敏，而人必有不胜其弊者。”及奏事，皆听，人果便之。姚删朝廷以下一段。除广南西路转运判官。于是，修险阨，募丁壮，以减戍卒，徙仓便姚误使。输，考摄官功次，绝其行赇。居二年，凡利害无所不兴废。乃移荆湖北路，至，逾月卒。家姚有贫字。无以为丧，自棺槨诸物，皆荆南士人为具。以下姚仅留子洙试将作监主簿八字。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为进士。洙以君故，试将作监主簿，余尚幼。初，君为范、富二公所知，一时士大夫争誉其才，君亦慨然自以当得意。已而屯遭流落，抑没于庸人之中。几老矣，乃稍出为世用。若将以有为也，而既死。此爱君者所为恨惜，然士之赫赫为世所愿者可睹矣。以君始终，得丧相除，亦何负彼之有？铭曰：

嗟乎刘君，宜寿而显。何畜之久，而施之浅？虽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于斯。此文姚《志》不全，照《王临川集》录。

承务郎、建德路建德县尹徐君墓志铭 元黄 溧晋卿 金华人

君讳沂之，字圣与。其先家于汴，七世祖徽言，宋右科进士，积官武功大夫、惠州刺史。宣和初，金人犯边，著知晋宁军，主管岚石路安抚司公事，力战而死，赠彰化军节度使，赐谥忠壮。建炎南渡，子孙自汴徙衢，按：官塘徐氏，其先人名练，仕钱氏，官于衢，因家焉。子孙皆于此登第，并非始于南渡。遂以文自见。曾大父致明、大父德英，俱未及仕而歿。父环，起进士，为修职郎，扬州司户参军。母沈氏。

君幼知学，稍长，善属文。国朝谓元。统一宇内，治具甫新，未遑以科举取士，杜门自守余二十年。时方尚文法吏事，郡长二有爱其材敏者，挽使任簿书。大德壬寅，始赴浙东，宪府辟为书吏，累迁浙西、江东，十年之间遍历三道。所至以廉介自将，赞其使者务持大体，遇事一决于理，不为苛刻以抉摘细微，人称为平。其在浙西，岁适大侵，被行台檄，分赈湖州、松江两郡，设策以劝，分豪民困遏，不奉命者，悉绳以法，不数日，得米数万斛；不足，则发官仓以继之。事讫乃闻，台府嘉其得权宜而不责其为专擅，所活以万数，用累考上名中书。皇庆癸丑，授将仕郎，温州路总管府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库管勾，疏剔蠹蔽，小大庶政浸就条理。会使节按临，其从吏乃君故所识，拔恃契分通殷勤，觊为其聚赇，君正色拒之。其人深以为憾，假金盐丁事，嗾郡吏巧为攀援构陷，以快其忿。君不自明，引垢诬伏。事闻于台，俾御史覆按无验，劾罢其人，而事遂白。延祐戊午，调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仁和场盐司管勾。亭户多强狡不受要束，奸民又习为私贩，犯法者众。君不争于威刑，惟以理化之，其风乃变。岁课既登，平民亦免株连之患，公私咸以为便。泰定甲子，迁将仕郎、延平路将乐县主簿。所掌狱之重囚数十，旦夕检视其饮食医药，戒狱卒不得纵虐之。而尹素贪暴，数加法外之刑。囚闻君诣郡府，白昼反狱，欲杀尹而逃。既就执，皆曰：“吾徒罪极，无复望生，苦尹之酷，不得速死，而启倖生之心，然恐为主簿累，故俟其出而后发。”闻者无不叹息焉。居二岁，俄浩然有归志，曰：“吾年垂七袞，诸子亦已见有头角，曷若归佚吾老乎？”即日引年请纳禄而去，遂以承务郎、建德路建德县尹致仕，命下而卒。天历己巳正月二十有七日也。享年七十有四。临终神气不乱，却药谢医，翛然而逝。娶王氏，子男三人：长辰孙，以茂异补儒学官，今为承事郎、两浙都转运盐使司曹娥场盐司令；次由，翰林书写，授从仕

郎、澧州路安乡县尹；次孺，杭州路钱塘县尉。女三人：长适前进士、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涛，先圣五十三代孙也；次适汪应辰；次适陈光祖，皆同郡宦族。孙男十人，女五人。君早失怙恃，奉兄妹甚谨。外姑嫠居无子，君以赘婿事之，五十年如一日，后以九十之寿终于将乐，敛之以礼，不远千里返柩而葬，岁时别为位祭焉。君于田舍行藏，未尝淹速为计较，居家不殖贲产，惟笃于教子。舍旁种竹数百个，号曰竹所。左图右书，焚香宴坐，客至则与之徜徉其间，优游以卒岁。辰孙等既卜宅兆于某县某乡某原，以某年某月某日襄大事。后二十年，任从予在史馆，乃以铭为请。予不敢以衰朽固辞。铭曰：

藏器于身，所待者时。覲其会通，与时推移。亦既有逢，不取显位。一命而上，皆可行志。位则不显，绩用孔多。其止时止，鼓缶而歌。貽庆嗣人，及见其进。接轸华涂，交翔并奋。积善有报，难必者天。天独胡为，宁得其全。惟源之长，其流乃远。昭以铭诗，树以碑版。 《黄金华文集》。

承直郎、潮州路总管府知事孔君墓志铭

黄 溍

君讳涛，字世平，姓孔氏。先圣之四十三世，曰后周曲阜令、袭封文宣公、赠兵部尚书仁玉。又二世，曰宋给事中、赠太尉道辅。又二世，曰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赠中奉大夫传。南渡初，自曲阜徙衢州。又二世，曰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赠少傅行可，则君之高祖也。曾祖讳从龙，迪功郎。祖讳应祥，从政郎，主管尚书刑工部架阁文字。入皇朝，隐居弗仕。考讳纯，西安县儒学教谕，以君贵，赠承事郎、济宁路同知兖州事。妣陈氏，赠宜人。君幼有异质。五岁，知读书。八岁，能属文。架阁公爱其警敏，俾受业于默斋留先生，间出游郡庠，别驾陈公刚中大奇之。年二十，举茂材

异等，一时名士大夫，如永康胡先生、吴兴赵公、巴西邓公，无不器重焉。妇翁徐圣予，从事江东宪府，携君以行。涿郡卢公、柳城姚公，前后持使者节，君皆为之执弟子礼。由是学益进，声誉益起，元本亦作进。因察举署宁国路儒学录。逮朝廷著取士令，延祐元年，曲阜首以君充赋。东平曹公子贞，得君所为古文，叹赏不已。是岁以乡荐上春官，所对伤太直，且微讥切主司，竟不合，用特恩补溧阳州儒学教授。君既新其庙学，而士多苦于徭役，为白诸台府，悉蠲之。七年，再贡于东平，未行，江浙行中书省辟为掾史，曹务虽剧，君随事缓急，关白以行，讫无所壅。杭之商税，比岁不登，俾君趋办，旬月而集，时宰以为能。而风纪之司，颇欲蹊寻其过误，后乃察其无他，事遂释。至治三年，复试东平第一，以泰定元年赐同进士出身，用有官超授从仕郎、平江路崑山州判官。未上，丁内艰。服除，改吴江州判官，用覃恩转承事郎，被省檄点浙东诸仓库。余姚因仍前弊，粮不宿仓，官吏惶骇，莫知所为。君知而不发，使自为之。所粮既充，而官吏亦得自道，乃皆感服。君始视州事，囚有张甲，以擅杀盗钱乙坐逮，狱已具，君谓所杀非平民，卒贷其死。元本作罪。岁饥，民多事剽掠，君设计捕致数十人，谓此皆迫于冻馁而然，不可以强盗论，杖而遣之。州濒太湖，故筑元本作集。埭以御水，缮修无时，病民特甚。君为改作，使可支久，民力以纾。元本作舒。水尝暴溢，君跣祷于市桥，移时水降，人恃以无恐。而四郊之外，有溺死者，君亲收瘞焉。邻州饥，宪府俾君往赈之，全活甚众。御史盖公耘夫，率同院举君治绩为诸州最，未报。会霖潦害稼，君所检视，当免输田租者众。使者覆按，左右承风指，诬君私庇之。居无何，诬君者以贿败，投远方；而君得调桂阳州判官。天大旱，祷于神，弗答。君元本作而。探狱有冤，出其无罪者三人，乃雨。广寇窃发，君独任军旅供亿，民不扰而军食亦无乏绝。州民与蛮獠杂

处，素号难治。知州方思广，以贪虐启其争，杀人置弗问，反加告者罪。君与之辨，莫能直，即日解印绶去。韩公德新乘廉车按是州，劾罢思广，勉君复留。君单骑直抵獠穴，谕以祸福，皆誓伏听命，人赖以安。秩满，迁潮州路总管府知事，用入广升承直郎。先是，君在桂阳，感末疾而归。疾稍间，潮州逐吏至，乘传行次武林驿，疾复作，移寓龙山保和僧舍。一夕卒，至正二年四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七。妻徐氏，封宜人。子男一人，思构。女三人，适张日新、陈焕、盛麟。君易箠之夕，惟思构及季女在侧。发书笥，得遗训数百言，凡身后事，区处甚具。思构遵治命，奉柩涉江还衢州，以其年七月四日，葬西安乡孝悌里先墓之次。初，太尉世父既袭文宣之封，五世至端友，与中奉公同南旋。元本作迁。由端友至洙，袭衍圣之封者又五世。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有诏令洙赴阙。架阁公以族长被命与俱，中道而返，洙独入对。廷议俾仍嗣袭，洙力辞，乃以为国子祭酒，提举浙东学校。洙所居室，匾曰存斋。君惜其以存自号，而不能钦承德意，存其封爵，因自称存存斋云。君所为诗尚俊迈，文浑厚，不事纤巧，有《存存斋稿》，未及论次。惟《阙里谱系》一卷为成书。君九岁时，祖母黄氏有疾，露香密祷，乞减寿一纪，以延祖母之年。疾随愈，后十年乃终。人谓君得年不永，所祷殆有征焉。架阁公及兖州府君，相继下世，弟洧方孱弱，君独治葬祭，元本作丧葬。赀产皆委而不较，且援近比，请授以官。存斋之子崇安尹楷卒于杭，君辍钱营护归葬。其子公溥暨两女，沦落民间，咸访求得之。今公溥已强而仕，两女亦各有家。公溥兄割地为报，却弗受。其孝友出于天性然也。郡文学孔某，系出永嘉，族人以其疏远而弗之亲，适以事置对宪府。时君甫八岁，力为求直而出之。同里徐伯润托其息女于君而没，君鞠之如己子，既长，为嫁于士人。术士顾知几来谒，遽以疾亡，君为具衣衾以敛，而緘其行橐惟谨。妻

子闻讣而至，元本二字互乙。悉以授之，皆感泣，请以其术为献，拒弗纳。有同与计偕者，见黜于有司，贫不能归，君为贷钱壹仟缗于富人而代偿之，其人后亦取进士，有禄秩，或谓可责偿矣，君不听而焚其券。其急于人之患难穷厄多此类。元本二字互乙。胡先生没，君集同志之士吊祭而上私谥焉。默斋之丧，主办尤力。溧水州判官朱性初，与君联事于省尹，到官未几而卒，丧过杭，君迎致于其家，而为位以哭，元本作奠。亲旧皆感动，争来归赙。其笃于师友之谊又如此。君与人交，驩欢然无间，然尚气不阿，有过必面折之，闻者若不能堪，久乃服其识量。平生无苟取，尝预书《大藏经》，有旨赐币，亦辞弗拜。家居不事生业，有书伍仟卷而已。君之葬也，思构已记岁月纳诸圻，复以状来谒铭。予缔交于君最久且亲，自谓知君莫予若，而状之所述，多予未及知者，予固不得而略也，庸备著以为序，而铭以系之。铭曰：

古有六行，以教万民。比屋可封，孰非全人。矫矫孔君，生今之世。无待而兴，六行兼备。直道以行，视险若夷。出其绪余，卒不大施。爰择斯藏，里曰孝悌。铭彰其存，用谥来裔。《黄文獻集》。

按：《圣裔录》：洙子思许，思许子克忠。与此不同，不知何也。

故检校孔君权厝志

明宋 濂

故奉议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检校官孔公讳瀛，字世表，宣圣五十三世孙。初家曲阜，四十七世曰传，始迁衢。故事，孔子之后得补文学掾，公年二十，有司以名上，署昌国州学正，教授岳州。湖北廉访使者辟为书吏，除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阶将仕郎。间乘马出，道逢宣政使，骑从甚都，公直前不避。使使人让之。公曰：

“我真圣人之裔，官乃伪浮屠，岂应相避耶？”政成，以入广例，升尹海阳，政浣江，二邑民安之。湖南乱，公供亿军中，朝廷录其劳，授以今官。寻以使事入蜀，议连兵殄寇。至蜀，蜀乱，公间关巴、峡间。久之，复经云梦，泛洞庭回鄂。鄂又乱，妻张，子思樵，溺死，僭媵散尽，唯继室高昌氏及爨下两丁姬存。公度鄂不可居，航彭蠡，直趋豫章，寻自豫章下九江，九江又乱，百具咸没，公被垢衣伧伧走，持孔氏南、北《谱》，惟恐失之。见者或曰迂人哉，或曰此知本者也。公一弗顾，转徙来金陵，依富川族孙克仁居。会高昌氏生子，颇自慰，曰：得是是亦足矣。越三月，子死，灶姬亦亡。公旦暮泪不收，衢抵金陵路余一千耳，思还衢未行，适衢人至，言其家庙芜不治，田若庐为戍兵所据，益郁郁弗能解，血出阴中，药之剧。或具牲币请祭钟山神，公骂曰：“死生命尔，神安能制哉！急去，毋污我。”迨疾革，召克仁，谓曰：“克仁克仁，吾出千万死至此，意能归正邱首，岂知死于道路，以鬼事累汝。”语已，目视霄汉者久之。克仁亦凄然不能对。夜漏下二十刻，卒，时壬寅五月二十有一日，寿六十三。公生纨绮家，遇风日佳时，必张乐设燕为乐，赵歌燕舞交错乎后先。公颓然自放其中，适甚。末路颠连，孑孑作寒窆士。然生平侠气，时时见眉宇间。识者怜之。性颇严介，子姓侍侧，终日不交一语，多惮不敢近。及是旅死，无为主后者，唯高昌氏拥鼻号，声不忍闻。克仁虽贫，力为具棺敛，择不食之地于石子冈，距金陵城南三百步，卒以后三日，舁公枢权厝焉。濂与公皆浙水东人，故数造公。公喜，执濂臂曰：“吾见子殆欲忘食也。”未卒十五日，与会稽梁君元亨会饮克仁家，公居筵端剧谈，至日西下，饮酒虽稍减，精神浮动，犹津津然，不意公之遽亡也。呜呼！人孰无患难，未有甚如公者。妻子死欲尽，流挫困踣，无所不极，似可已矣；若俾令终于乡，藿骨从先人，复何害，亦竟寘魄于此，其甚可哀也。夫公生神明之

胄，历仕四十年，又得中寿以死，死且得礼葬，视血染刀剑、身膏草莽者又何如？在公可以无憾。虽然，后嗣弗续，古人所深悲，公不幸蹈之，人欷天也。使公有知，目决不瞑于泉下，奈之何不哀乎！濂闻公死，哭之恸。克仁请志其事，因收泪以书其略。若公群行之详，则有俟于撰铭文者。 《宋文宪集》。

赵氏大墓表

胡 翰

洪武元年某月壬午，赵氏先世之丧，既葬于金华县庆云乡青冈之七星原，郡守高公昇题曰赵氏之大墓。其孙古愚，于是具其族出世次、所以发大而流远者，请识而传诸子孙。初，秦悼王，在宋为太祖、太宗母弟。王第四子曰德雍，是为广陵康简王。康简生承亮，是为乐平忠靖王。忠靖生克愉、魏国文思公。文思生叔苒，内殿承制。承制之子坚，官宫使、正奉大夫，始自汴徙家于衢，前志失载。则建炎再造也，今其窀穸中居昭穆之首，硕人田氏祔焉。宫使生常熟县丞讳公传，娶徐氏，卒葬于衢。常熟生长溪县丞讳彦铨，娶徐氏，卒葬兰溪，今其窀穸皆为位而不迁。长溪之子遂昌县令讳某夫，居穆之次，其配徐氏祔焉。遂昌无子，以从兄忧夫之子为后，讳时尧，居昭之次，其配徐氏祔焉。是为古愚之高曾祖。曾祖有子二人，长讳若韶，号退藏山人，娶陈氏、何氏、李氏，则其大父也；次讳若隆，娶童氏，则从大父也，又各居昭穆之次、穆之右，则祔以伯父讳嗣洪、嗣鸿者，叔父讳嗣渊者。嗣渊之配张氏如之。昭之左，则祔以厥考讳嗣滋者，厥妣叶氏如之。考妣之次，则古愚之弟古怡，及其嫂张氏祔焉。八世合二十丧，皆获从其窀穸。尊尊也，亲亲也，所以昭有礼也。礼必本其所始，所以昭有德也。惟赵氏蝉联累叶，自汴徙衢，至长溪丞又徙于兰溪，至退藏公又徙于婺，今遂为郡人。翰同里闾，尝获交退藏之门，听其二子之议论，未尝不以前人

藁葬为疾。遭时孔艰，赍志而没，亦惟后之人宜其图之。故古愚、古怡、古忱笃于孝友，不替父命，于十年之后，既买地县北婺女乡，奉以襄事。今又改葬兹土，克迈前迹，是为有合于古者邦墓族葬之义，故翰书之非徒示其子孙，亦以为邦人劝。 《胡仲子集》。

祭杨盈川文

唐宋之问

维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谨以清酌脯羞之奠，敬祭于杨子之灵。曰：

自古皆死，不朽者文。北河吐液，西岳生灵。爰协通气，降精于君。伏道孔门，游刃诸子。精微博识，黄中通理。属辞比事，宗经匠史。玉璞金浑，风摇云起。闻人之善，若任诸己。受人之恩，许之以死。惟子坚刚，气凌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大君有命，征子文房。余亦叨忝，随君颀颀。同趋北禁，并拜东堂。志事俱得，形骸两忘。载罹寒暑，贫病洛阳。裘马同敝，老幼均粮。自君出宰，南浮江海。余尝苦饥，今日犹在。之子妙年，香名早传。从来金马，夙昔崇贤。门庭若市，翰墨如泉。千载之后，闻而凜然。死而不亡，问予何伤。伤予命薄，益州零落。生平之言，幽显相托。痛君不嗣，匪我孤诺。君有兄弟，同心异体。陟冈增哀，归葬以礼。旅榭飘零，于洛之汀。我之怀矣，感叹入冥。见子之弟，类子之形。悼往心绝，慰存涕盈。古人有言，一死一生。昔子往矣，追送倾城。今子来也，乃知交情。惟郭是戚，有崔不易。来哭来祭，哀文在席。惟席何依，冰雪洒满。家人哀哀，宾从微断。令我伤悲，情慙昔时。子文子翰，我緘我持。子宅子兆，我营我思。子有神鉴，我言不欺。我有絮酒，子其歆之。我亦引满，悦昭神期。魂兮归来，闻余此词。

《盈川集·附录》。

按：《龙游志》载，江璟清《盈川城隍庙碑》云：炯因早祷雨不

应，投井以殉。此文未见提及，似不足信。

祭费筠浦相国文

清顾元熙耕石 长洲人

勋书竹帛，适占五百之昌期；算积椿龄，莫衍八千之上纪。溯悬壶之家学，难求益寿之方；擅调鼎于台垣，竟乏长生之术。访谢安之埭，徒感山邱；乘傅说之星，空留霖雨。福备敷时之五，名兼不朽之三。作神化之丹青，风流顿谢；失臣邻之矩矱，日下同悲。恭惟相国，秀毓武林，派源江夏。长庚入梦，本佳兆以命名；此子不凡，当早年而擅誉。江淹文思日进，笔底生花；宋璟相业先知，镜中成字。学富千蹊，名隽一黄。马欲籀云，喜丁年之鹊起；鱼经烧尾，快甲第之蝉联。旋司丹笔以治书，更直紫枢而视草。螭头染翰，室树不言，风味持衡，海珊尽网。属云司以考最，遂露冕以宣猷。膺青绶于毗陵，绾银章于蒲坂。装惟载石，奚烦刘宠之选钱，庭每悬鞭，何待庞参之拔薤。惠声云集，荐牍风驰，熊轼俄迁，乌台洊陟。枢山榆隰，都成召伯之棠；金马碧鸡，又叱王尊之馭。去邑而神明交颂，攀辕而父老争留。由是六诏承宣，百僚表率。春深薇省，惟闻燕寝之凝香；情慕兰陔，竟遂乌私而养志。起居八座，定省三年。侍疾有类于中郎，作孝几同乎崔九。既无亏于子职，益自凛夫寅衷。湛露方浓，宁恋东山之泉石；福星重耀，仍为南国之屏藩。陈贾谊七福之言，明太公九圜之法。既而建牙吴地，秉节闽疆。五听必穷谳狱，而泽流芹藻；四知尤凛率属，而馈绝苞苴。膺节阍之升阶，两江坐镇；值河流之顺轨，九曲安澜。特晋崇衔，职隶青宫之选；爰嘉懋绩，荣颁翠羽之翬。遂乃进掌五兵，特司六典。姚崇则兵储暗记，徐勉则门馆无私，擅房谋杜断之长，极禹拜皋颺之盛。盐梅相契，书名已列夫金瓯；水土兼司，佐治仍调夫玉烛。领史箴而载笔，集汉仪唐典之成；侍讲幄以陈言，抒孔思周情之蕴。拜奎

章而锡祉，七旬晋介寿之觴；操藻鉴以衡文，四海仰量才之尺。五云禁近，特许垂鞭；三库度支，还司筦钥。偶以弊深夫积蠹，遂致职转夫睢鳩。黄发无愆，弥切远猷之辰告；丹忱益励，倍征夙夜之辛勤。职载领夫冬官，位将复乎上衮。臣心似水，帝泽如春。此虽魏元成三鉴之称，张齐贤重茵之命，未足方斯遭际，匹此殊荣也。加以一门兴让，七族型仁。拘躬躬如畏之诚，守岳岳不阿之概。功不口伐，德逾耳鸣。慕义风趋，律身霜俭。门容旋马，而居惟丈室之安；出必曳裾，而归仅浣衣之御。是宜灃灃致福，翼翼考祥。平地仙行，格天勋奏，有马文渊之夔，兼高伯恭之强。方期恒仰中星，岂料离占日昃。遗章甫上，九重隆赐恤之文，伟业常昭，两字炳易名之典；恩加耆宿，崇阶乃复乎台衡；爵擢郎潜，哲嗣克承夫家衞。备彝章之优渥，慰泉壤以哀荣。某等悲元老之沦亡，悼典型之凋谢。名高北斗，竟为地下之修文；魂返西湖，徒望天涯而执紼。伫表千秋之碣，聊陈一束之刍。 《费氏家藏稿》。

《衢县志》卷三十

诗文外编下目次

诗

- | | | |
|-------------|---|-----|
| 赠别杨盈川箴 | 唐 | 张 说 |
| 信安王幕府诗并序 | | 高 适 |
| 赠王八衢州 | | 李嘉祐 |
| 送信安刘少府 | | 权德舆 |
| 送权先辈归覲信安 | | 赵 嘏 |
| 送祝秀才归衢州 | | 朱庆余 |
| 寄彻公 | | 杨 衡 |
| 送衢州崔员外 | | 薛 逢 |
| 寄三衢孙员外 | | 罗 隐 |
| 龙丘东下却寄孙员外 | | 罗 隐 |
| 寄衢州杜使君 | | 僧贯休 |
| 送从兄秘校咸赴衢州都掾 | 宋 | 宋 庠 |
| 忆松溪三兄县尉 | | 赵 抃 |
| 忆信安五弟拊 | | 赵 抃 |

观潮因寄五弟拊生日	赵 抃
新定获龟继得梓漕携之赴官	赵 抃
送二十三侄岬还衢赴举	赵 抃
与男岬游天台石桥览先祖诗因成	赵 抃
自温江宿僧净偲秀野轩	赵 抃
次韵子由送赵岬归颿钱塘遂赴永嘉	苏 轼
题李伯时画赵景仁琴鹤图二首	苏 轼
次韵毛国镇、赵景仁唱和三首， 一赠毛，一赠赵，一自咏	苏 辙
再和三首	苏 辙
送赵岬秘书还钱塘	苏 辙
寄题赵岬承事戏彩堂	苏 辙
次韵筠守毛维瞻司封观修城三首	苏 辙
陪毛君夜游北园	苏 辙
次韵毛君九日	苏 辙
次韵毛君感事书怀	苏 辙
次韵毛君见督和诗	苏 辙
次韵毛君山房遣兴	苏 辙
和毛君州宅八咏	苏 辙
次韵毛君病中菊未开	苏 辙
次韵毛君经句不用鞭扑	苏 辙
次韵毛君山房即事十首	苏 辙
再和十首	苏 辙
和毛君新葺困庵船斋	苏 辙
陪毛君游黄仙观	苏 辙
次韵毛君游陈氏园	苏 辙

毛国镇生日二绝	苏 辙
次韵毛君偶成	苏 辙
次韵毛君将归	苏 辙
次韵毛君上书求归未报	苏 辙
次韵毛君留别	苏 辙
送毛君致仕还乡	苏 辙
余杭久旱,赵阅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	曾 巩
送赵资政	曾 巩
寄赵官保	曾 巩
喜闻天兵已临衢寇	曾 几
送子约赴衢教	刘克庄
丹阳馆	毛 珣
送汪仲罕之衢州知事	元 徐伯通
送张学谕归三衢	金 涓
送毛彦昭归三衢	郑元祐
寄马昂夫总管	萨都刺
寄三衢守马九皋	虞 集
悼吾子行	凌云翰
赠别祝彦明	元末明初 戴 良
送胡仲子之三衢	戴 良
望衢亭八景	明 赵时齐
告天台	赵志皋
毛鼎仲九日登榴峰,望祀衢祖举先典也,次韵	吴 存
送箕仲之衢州	沈明臣
古意	方应祥
梦同方孟旋、闻子将、黄经甫、王佐之谈文,余与四君素昧平生,	

- | | |
|---|-------|
| 盖千里神契也 | 费元禄 |
| 登钓台 | 余敷中 |
| 再过钓台,谒严先生祠,用前韵 | 余敷中 |
| 卢阳官舍早春作 | 清 徐之凯 |
| 寄李邺园尚书二首 | 王士禛 |
| 寄赠西安鹿明府祜 | 毛奇龄 |
| 客中寄叶匡林同年 | 蔡延龄 |
| 和查俭堂郡伯都中怀岭西故人原韵 | 郑光瑗 |
| 初抵左阳 | 郑万年 |
| 都邸元夕效竹枝体 | 叶日葵 |
| 石鼓 | 叶日葵 |
| 乞养南归留别都中诸同年 | 余本敦 |
| 送朗山同年归养 | 姚文田 |
| 门人费芸浦旧为吾郡守,余自黔归,君已丁外艰将去,
仅一握手而别。今赴京补官,枉道过访,留连信宿,
诗以赠行 | 赵 翼 |
| 又清江浦送费制府入为大司马,贺迁惜别情,见乎词赋
诗四章 | 赵 翼 |
| 寄费坦斋履升比部 | 刘 佳 |
| 龚鲤庭观察元礼招同费坦斋比部履升、郑湘芷孝廉清彦
游尺五山庄,时端午前一日 | 刘 佳 |
| 钓台 | 龚士范 |
| 谒孟庙 | 龚士范 |
| 题归安沈岑帆溪孝廉月田剩草 | 徐泰庚 |
| 天女散花词 | 王宝华 |
| 按泉井治四首,录二。 | 范锡畴 |

- | | |
|---|------------|
| 辛巳清明日丽江井作 | 范锡畴 |
| 同郑湘舲孝廉桂东虎邱看桂 | 刘履芬 |
| 定阳箴词 | 郑桂堂 |
| 雨宿西湖瓶隐山房同年黄菊人家。 | 江文炳 |
| 虎邱荡湖船曲 | 崔世霖 |
| 丙辰冬，偕吴蓉圃凤藻、朱修伯学勤、吕九霞朝瑞、黄绶芸云鹤、
黄孝侯钰、薛淮生春葵、张吉人敬生、曹心一貽成诸同人作消
寒雅集 | 张德容 |
| 登望衢亭 | 林 鹗 |
| 闻衢州警 | 朱嘉玉 |
| 秋暮登城武义城有感 | 孔广升 |
| 书惯 | 孔广升 |
| 南屏凯歌 | 周世滋 |
| 顺阳署中即事，寄衢州诸同志 | 徐葆龄 |
| 寄怀詹鲁侪嗣曾茂才衢州兼示诸同人四首，录二。 | 徐葆龄 |
| 奉怀桂丹盟超万夫子六首，录一。 | 徐葆龄 |
| 烟雨楼 | 傅商霖 |
| 戏珠亭玩月 | 傅商霖 |
| 仁和学署有怀张松坪表兄 | 叶希迪 |
| 辛巳乞假告归留别岳阳 | 张德容 |
| 西湖竹枝词 | 范登保 |
| 前题 | 叶履芬 |
| 前题 | 孔昭峻 |
| 送三弟之衢州 | 梁鼎芬 |
| 丁浙浙闹纪事揭晓后，示郑生永禧及诸多士
敬和寿衢夫子原韵 | 徐树铭
张介祿 |

次韵呈徐寿蘅师	郑永禧
初抵施城	郑永禧
交卸施篆，在署书怀冬月望日作。	郑永禧
和前作	吴良棻
和前作	修承鸿

诗 余

宴清都	宋 何 籀
水调歌头用卢赞元韵	蔡 伸
菩萨鬘信安月夜	曾 纡
满庭芳自宛陵易倅东阳	毛 开
满江红	毛 开
谒金门	毛 开
画堂春	毛 开
乳燕飞	毛 开
瑞鹤仙	毛 开
踏莎行题《草窗词卷》	毛 珣
过秦楼春思	方千里
风流子忆别	方千里
诉衷情旅思	方千里
华胥引	方千里
扫花游	方千里
荔枝香近	方千里
大酺	方千里

- 倒犯 方千里
- 还京乐 方千里
- 丹凤吟 方千里
- 六丑 方千里
- 满路花 方千里
- 侧犯 方千里
- 齐天乐 方千里
- 塞垣春 方千里
- 折桂令四阙游龙源寺 莲华道中 肃斋赵使君致仕归
三衢平山亭 元 张可久
- 人月圆三衢道中,有怀会稽 张可久
- 红绣鞋三衢道中 张可久
- 金字经二阙访吾丘道士 青霞洞,赵肃斋索赋 张可久
- 木兰花慢赠李徵士 清 徐之凯
- 临江仙檐冰 汪致高亦园 邑人
- 琴调相思引菱湖听莺 范崇沛恕 邑人
- 西江月春暮过田家作 郑桂殿
- 昭君怨萍寄天涯感怀远别 范锡畴
- 摸鱼子岳州解任感怀 张德容
- 江南好山居曲 金丽源

诗文外编下

诗

赠别杨盈川箴

唐张说

杳杳深谷，森森乔木。天与之才，或解其禄。君服六艺，道德为尊。君居百里，风化之源。才勿骄吝，政勿苛烦。明神是福，而小人不冤。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诰兹酒，成败之根。勒铭其口，祸福之门。虽有韶夏，勿弃击辕。岂无车马，敢赠一言。《唐诗纪事》。

信安王幕府诗并序

高适

开元二十年，国家有事林胡，诏礼部尚书、信安王总戎大举。时考功郎中王公、司勋郎中刘公、主客郎中魏公、侍御史李公、监察御史崔公，咸在幕府，诗以颂美。数公见于词，凡三十韵。

云纪轩皇代，星高太白年。庙堂咨上策，幕府制中权。磐石藩维固，升坛礼乐先。国章荣印绶，公服贵貂蝉。乐善旌深德，输忠

格上元。剪桐光宠锡，题剑美贞坚。圣祚雄图广，师贞武德虔。雷霆七校发，旌旆五营连。华省征群乂，霜台举二贤。岂伊公望远，曾是茂才迁。并秉韬铃术，兼该翰墨筵。帝思麟阁像，臣献柏梁篇。振玉登辽甸，捫金历蓟墟。度河飞羽檄，横海泛楼船。北伐声逾迈，东征务以专。讲戎喧涿野，料敌静居延。军势持三略，兵戎自九天。朝瞻授钺去，时听偃戈旋。大漠风沙里，长城雨雪边。云端临碣石，波际隐朝鲜。夜壁冲高斗，寒空驻彩旃。倚弓玄菟月，饮马白狼川。庶物随交泰，苍生解倒悬。四郊增气象，万里绝风烟。关塞鸿勋著，京华甲第全。落梅横吹后，春色凯歌前。直道常兼济，微才独弃捐。曳裾诚已矣，投笔尚凄然。作赋同元淑，能诗匪仲宣。云霄不可望，空欲仰神仙。 《全唐诗》。

赠王八衢州

李嘉祐从一 赵州人

丹地偏相逐，清江若有期。腰金才子贵，剖竹老人迟。桂楫闲迎客，茶瓯对说诗。渚田分邑里，山桂树罍罍。心静无华发，人和似古时。别君远山去，幽独更应悲。

送信安刘少府

自注：自常州参军选授。

权德舆载之 略阳人

相看一离念，尽此杯中醪。夷代轻远游，上才随禄薄。参卿滞孙楚，隐市同梅福。吏散时泛弦，宾来闲覆局。襟情无俗虑，谈笑成逸躅。此路滩声急，羨君多水宿。

送权先辈归覲信安

赵 嘏承祐 山阴人

衣彩独归去，一枝开更香。马嘶芳草渡，门掩百花塘。野色亭台晚，滩声枕簟凉。小斋松岛上，重拂读书床。

送祝秀才归衢州

朱庆余名可久 吴郡人

旧隐穀溪上，忆归年已深。学徒花下散，乡路雪边寻。骑吏陪春赏，江僧伴晚吟。高科如在意，应自惜花阴。 以上并姚《志》。

寄彻公

杨 衡

北风吹霜霜月明，荷叶枯尽越水清。别来几度龙宫宿，雪山童子应相逐。 《唐诗纪事》。

按：此彻公疑是灵彻，但仍姚《志》存之。

送衢州崔员外

薛 逢陶臣 河东人

笑分铜虎别京师，岭下山川想到时。红树暗藏殷浩宅，绿萝深覆偃王祠。风茅向暖抽书带，露竹迎风舞钓丝。休指岩西归数日，知君已负白云期。

寄三衢孙员外

罗 隐昭谏 钱塘人

小敷文伯见何时，南望三衢渴复饥。天子未能崇典诰，诸生徒欲恋旌旗。风高绿野苗千顷，露冷平楼酒满卮。尽是数旬陪奉处，使君争肯不相思。

龙丘东下却寄孙员外

罗 隐

穀江东下几多程，每泊孤舟即有情。山色已随游子远，水纹犹认主人清。恩如海岳何时报，恨似烟花触处生。百尺风帆两行泪，不堪回首望峥嵘。

寄衢州杜使君

僧贯休

清晨卷珠帘，盥漱香满室。松杉经雪后，别有精彩出。琅函芙蓉书，开之向阶日。好鸟常解来，孤云偶相失。有时作章句，气概还鲜逸。茫茫世情世，何人爱真实。清高慕元度，宴默攀道一。残磬隔风林，微阳解冰笔。亦知休明代，谅无往济术。门前九个峰，终拟为文乞。

送从兄秘校咸赴衢州都掾

宋宋 庠

倦客睢园远，迎家越绝长。聊甘督罚掾，羞比入赀郎。汗竹书滕密，炊菰冥具香。兰台英藻盛，方信乃宗强。 以上并姚《志》。

忆松溪三兄县尉

赵 抃

忆别扬州六月中，倏今三已换春冬。烟帆去蜀七千里，云岭瞻闽几万重。莫为沉迷嗟下邑，要将清白广吾宗。天遥最是书难得，早倩来鸿寄一封。

忆信安五弟拊

赵 抃

腊残鸚鹄洲边过，忆汝东吴住旧庐。诵圣穷愁千卷外，觅官留滞十年余。也知失意能平气，底事多时不寄书。兄在松溪我荆楚，别怀三处一欷歔。

观潮因寄五弟拊生日

赵 抃

祝弟生辰不惮遥，元丰六稔庆三朝。源源祺寿来无尽，一似钱江两信潮。

新定获龟继得梓漕携之赴官

赵 抃

买自桐江数岁前，洁中轻外欲巢莲。同麟荐世宜为瑞，邀鹤寻真定得仙。肯示吉凶贻后悔，只随呼吸到长年。主人幸不烦供养，俾托輶车看两川。

送二十三侄岷还衢赴举

赵 抃

行美文精即擅场，不论京国与江乡。乡人若问吾归计，已叩天阍第九章。

与男岷游天台石桥览先祖诗因成

赵 抃

石桥吾祖昔留诗，句有天寒树著衣。先祖诗云：水静苔生发，天寒树著衣。山下老僧能叹咏，诸孙三岁与光辉。

自温江宿僧净偲秀野轩

赵 抃

千里寻山忆烂柯，七旬归去此重过。因观秀野轩前景，与我高斋不较多。并《清献集》。

次韵子由送赵岷归覲钱塘遂赴永嘉

苏 轼子瞻

归舟转河曲，稍见楚山苍。候吏来迎客，吴音已带乡。言从谢康乐，先献鲁灵光。已击三千里，何须四十强。风流半刺史，清绝校书郎。到郡诗成集，寻溪水溅裳。芒鞋随采药，蚕纸记流觞。海静蛟鼉出，山空草木长。宦游无远近，民事要更尝。愿子传家法，他年请尚方。

题李伯时画赵景仁琴鹤图二首

苏轼

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谁知默鼓无弦曲，时向珠宫作一作舞。幻仙。

丑石寒松未易亲，聊将短曲调长人。乘轩故自非明眼，终日傲傲舞爨薪。并《东坡集》。

次韵毛国镇、赵景仁唱和三首，一赠毛，一赠赵，一自咏

苏辙

治剧从容缓策衔，铃轩无事日清谈。集旂画戟明千里，纸帐绳床自一庵。金奏屡陈容客和，玉山不动看宾酣。我来邂逅逢宽政，忘却漂流身在南。

一纸新诗过雁衔，醒然何异接君谈。奉亲鱼蟹兼临海，退食琴书定有庵。一别经年真是梦，多忧不饮亦如酣。共君交契非今日，蔽芾棠阴自剑南。

远谪江湖触尾衔，到来辛苦向谁谈。畏人野鹤长依岭，厌事山僧只住庵。黄雀顿来成一饱，白醪新熟喜初酣。疏顽近日尤堪笑，坐任飘风去自南。

再和三首

苏辙

穴鼠何须窳藪衔，粗官不用苦高谈。夜倾绿蚁风吹竹，昼拥黄紬雪覆庵。每作微词还自笑，偶渐余润亦成酣。公诗精绝非伦拟，自古骚人尽在南。

燕窠泥土一春衔，惭愧封侯止立谈。旧隐尚闻存竹径，归休但要葺茅庵。钓船梦想沿溪泛，酒盏遥思向日酣。强饮迟留依幕府，吴公行恐召河南。

天教穷困欲谁衙，生事那须一一谈。自笑丰年尘满甑，不堪雨后菌生庵。士师憔悴经三黜，陶令幽忧付一酣。它日归耕若相忆，尺书频寄北山南。

送赵帆秘书还钱塘

子瞻和作，见前。

苏 辙

世人何局促，奔走鬓苍苍。闻道余杭守，独游何有乡。禅心朝吐月，元气夜生光。清静安罢瘵，宽仁服暴强。声名高一世，风采见诸郎。谒帝朱为绂，还家彩作裳。经过留画舫，谈笑接清觞。问讯颜依旧，峥嵘岁自长。人生真几许，世味不堪尝。归去闻诗罢，求余却老方。

寄题赵帆承事戏彩堂

苏 辙

春晚安舆遍浙东，永嘉别乘喜无穷。橐囊已笑分诸子，吏道何劳问薛公。堂上寿樽诸掾集，室中禅论衲僧通^①。兴阑却返林泉去，幕府长留孝悌风。

次韵筠守毛维瞻司封观修城三首

苏 辙

北垣荆棘旧成堆，留待公来次第开。车马已通城下路，榛芜尽付冶家灰。异时碧瓦千门合，应记红旗百度来。自笑裨谏便旷野，肩舆飞盖许追陪。

拨弃案头文字堆，晓晴山色四门开。究怀民事老虽壮，俛首山城心已灰。荆棘烧残桑柘出，狐狸去尽犬鸡来。规模先遣通蹊隧，后乘应容众客陪。

山脚侵城起阜堆，绕城微道斩新开。闾闾半坏惊潮信，隍壑初

^① 底本通字前衍一道字，本标点本删道字。

深见劫灰。蚁聚千夫曾几日，鳞差万瓦看将来。使君才力轻山郡，朝论行闻急召陪。

陪毛君夜游北园

苏 辙

池塘草深春尚浅，桃李飞花初片片。一樽花下夜忘归，灯火寻春畏春晚。春风暗度人不知，满园红白已离披。江南春雨少晴日，露坐青天能几时。折花只恐伤花意，携客就花花定喜。落叶飘香翠袖中，交柯接叶灯光里。雨练风柔雪不如，精神炫转影扶疏。夜看飞艳胜朝日，月暗还须明月珠。美人劝我殊非恶，明日雨来无此乐。醉归不用怕山公，马上接羅先倒著。

次韵毛君九日

苏 辙

山脚侵城尽是台，登高处处喜崔嵬。手拈霜菊香无奈，面拂江风酒自开。幕府樽罍云里集，民家歌吹静中来。定知胜却陶彭泽，怅望篱边白石颓。

次韵毛君感事书怀

苏 辙

种棠经岁便成科，秋雨调匀气渐和。才力有余嫌事少，风情无限觉诗多。长松更老仍添节，古井虽深自下波。宴坐山房人岂识，一樽聊且慰蹉跎。

次韵毛君见督和诗

苏 辙

新诗落纸一城传，顾我疏芜岂足编。它日杜陵诗集里，韦迢略见两三篇。

次韵毛君山房遣兴

苏 辙

欲就阳崖暖，新开石磴斜。谁言太守宅，自是野人家。燕坐收心鉴，冥观阅界沙。通公长寂寞，外物自喧哗。缺径移松补，斜阳种竹遮。白云生后础，孤鹜伴残霞。破闷时寻鹤，呼眠亦仍鸦。喜闻糟出瓮，屡问菊开花。古井元依斗，丹砂旧养芽。蚍蜉频上案，猿狖巧分桮。客到扁舟远，年侵两鬓华。心摇挂风旆，眼暗隔轻纱。强拨横肱睡，来从插版衙。隐居惭弃掷，胜地每咨嗟。顽钝终何取，雕磨岂复加。焦先夙所尚，闾舍恰如蜗。

和毛君州宅八咏

即凤山八咏

苏 辙

凤凰山

山川蟠踞偶成形，威风低回久未行。更种梧桐真可致，高飞性似伯夷清。

披仙亭

仙翁旧住蜀江边，千岁归来一鹤翩。城郭已非人事改，凄凉遗迹但披仙。

方沼亭

池上茅檐覆水低，早来秋雨尚虹霓。败荷折苇飞鸿下，正忆渔舟泊故溪。

翠樾亭

一夜飞霜点绿苔，晓庭黄叶扫成堆。檐间翠樾凋疏尽，却放墙

东好月来。

李八百洞

洞府山川百里赊，洞门藤蔓锁烟霞。神仙不与人间异，弟妹还应共一家。

炼丹井

凿井烧丹八百年，尘缘消尽果初圆。石床藓皴人安在，绿水圆团一片天。

磨剑池

神仙铸剑本无刚，岸石斑斑尚铁铉。天上少年仍狡狴，不须还尔对方平。

山房

岸帻携筇夜夜来，蒲团纸帐竹香台。直须觅取僧为伴，更为开庵刷草莱。

次韵毛君病中菊未开

苏辙

病肺秋深雾雨伤，旧缿故絮喜清凉。菊花金粟未曾吐，桂酒鹅儿空自黄。章木亦知年有闰，风霜渐近月方阳。十月为阳月。得诗闻道维摩病，欲到毗耶言已忘。

次韵毛君经旬不用鞭扑

苏辙

共喜秋深酒味醇，官曹休暇不须旬。政宽境内棠阴合，讼去庭中草色新。不惜牛刀时一割，已因鼯鼠发千钧。岁终谁为公书考，

岂止江西第一人。筠州隶江西，今高安县。

次韵毛君山房即事十首

苏 辙

案牍希疏意自开，夜阑幽梦晓方回。青苔红药骚人事，时见诗筒去又来。

东晋仙人借旧山，定应天意许公闲。郡人欲问使君处，笑指峰峦紫翠间。

蚤知秋候时鸣壁，香碍蒲帘不出门。隐几无言心有得，南窗晴日暖侵轩。

溪山付与醉中仙，美酒何曾斗十千。就得江边贱鱼稻，闲官未用苦相怜。

忘身先要解忘名，分别须臾起不平。请看早朝霜入屐，何如卧听打衙声。

禽哢秋来不复圆，桐阴霜后亦成穿。黄花强欲招酣饮，白发偏工报老年。

邂逅清欢屡不期，病来无奈羽觞飞。醉乘篮舆江边去，长伴渔舟月下归。

醉里题诗偏韵恶，秋来劝酒益杯深。不才多病俱非敌，绿绮缘何得报金。

庵中独宿雨垂垂，永夜无人款竹扉。灰冷铜炉香欲灭，床头一点腊灯微。

触事随缘不用多，华堂玉食奈忧何。美人未厌山阿陋，薜荔为裳带女萝。

再和十首

苏 辙

涧草岩花日日开，江南秋尽以春回。旋开还落无人顾，惟有山

蜂暖尚来。

江下孤城面面山，居人也自不鲁闲。蜂游蚁聚知何事，日夜长桥南北间。

城郭村墟共水云，槿篱竹屋映柴门。隐居亦有高人在，岸帻无言倚钓轩。

一官疏散自疑仙，三考应成醉日千。早病固须闲地著，多忧长被远人怜。

养生尤复要功圆，溜滴南溪石自穿。近见牢山陈道士，微言约我更三年。牢山陈道士璞近过此，叩竟无所云，约三年当再见。

张公诗社见公名，公昔与张伯达为唱和之友。白首山城叹不平。坐客要闻新乐府，应须溢口琵琶音别。琵琶声。

高情日与故山期，鸿鹄谁言也倦飞。且听渔人强哺啜，坐中羁客畏公归。

天为多才故欲禁，府门携落涨江深。鼎新翠壁排精铁，涌出飞楼直百金。

楼上青山绕四垂，画桥百步引朱扉。落成当与公同上，一看长江白练微。

歌舞留宾意自多，华灯数问夜如何。白头病客无才思，惯卧茅庵长薜萝。

和毛君新葺困庵船斋

苏 辙

厌居华屋住东庵，真味全胜食芥甘。多病维摩长隐几，无心弥勒便同龕。误游田舍空成笑，谬入僧房即欲参。风霁不知吹有万，月明聊共影成三。斋如小舫才容住，室类空困定不贪。拥褐放衙人寂寂，脱巾漉酒鬓鬢鬢。画囊书帙堆窗案，药裹瓢樽挂壁篮。檐竹风霜曾不到，盆花蜂蝶未全谄。公余野鹄惊初睡，宾醉佳人笑剧

谈。劝客巨觥那得避，和诗难韵不容探。晓来霏雾连江气，冬后温风带领岚。去国屡成还蜀梦，忘忧惟有对公酣。终身徇禄知何益，投檄归耕贫未堪。借我此庵泥药灶，古书鸿宝试淮南。

陪毛君游黄仙观

苏 辙

李叟仙居仍近市，黄公道院亦依城。定应昔日山林地，未有今时鸡犬声。白鹤翻飞终不返，黄冠憔悴只躬耕。试从车骑寻遗迹，恐有居人解养生。

次韵毛君游陈氏园

苏 辙

增筑园林木草新，损花风雨怨频频。笱筍似欲迎初暑，芍药犹堪送晚春。薄莫出城仍有伴，移壶藉草更无巡。归轩有喜知谁见，道上从横满醉人。

毛国镇生日二绝

苏 辙

生日元同小赵公，里闾相接往还通。怪公日夜归心切，欲置此生丹灶中。世谓叔平大赵，参政阅道小赵。参政赵公善养生，故有丹灶之句。

闻公归橐尚空虚，近送楞严十卷书。心地本无生灭处，定逢生日亦如如。

次韵毛君偶成

苏 辙

年来衰病正相兼，薄宦奔驰尚未厌。诗句定多浑漫与，俗缘已重不须添。聱牙向物知难合，疏懒怜公独未嫌。时听渊明咏归去，犹应为我故迟淹。

次韵毛君将归

苏 辙

疏傅思归不待时，孟轲出昼苦行迟。新诗尚许留章句，故事谁从问典彝。金马尚应堪避世，石泉未信可忘饥。不才似我真当去，零落衡茅隔雍岐。雍字，去声。

次韵毛君上书求归未报

苏 辙

白发忧民带减围，频闻慷慨赋将归。近传道士连三咽，久悟禅门第一机。夜永庵中诗自得，日高门外客来稀。此心素定谁能劝，只有丁宁诏莫违。

次韵毛君留别

苏 辙

问天乞得不訾身，屈指人间今几人。鱼纵江潭真窟宅，鹤飞松岭倍精神。清风吹雨停归骑，旧圃留花送晚春。自号白云知有意，便从丹灶拂埃尘。

送毛君致仕还乡

苏 辙

古人避世事，岂问家有无。但言鸿鹄性，不受樊笼拘。公家昔盛时，阡陌连三衢。仓廩济寒饿，婚嫁营羈孤。千金赴高义，脱手曾须臾。晚为二千石，得不偿所逋。抚掌不复言，但以文字娱。我恨见公迟，冉冉垂霜须。高吟看落笔，剧饮惊倒壶。负罪不自知，适意反忧虞。忽闻叩天阍，言旋故山庐。朋友不及谋，亲戚亦惊呼。人生各有意，何暇问俗徒。嗟我好奇节，叹公真丈夫。天高片帆远，目断清风徂。惟应东宫保，迎笑相携扶。 以上俱《栾城集》。

余杭久旱，赵阅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

曾 巩子固 南丰人

连章天上乞身闲，笑入吴船拥节还。一夜风霜驱旱魃，始知霖雨出人间。

旌旗东下路尘开，六月风云席上回。正恐一方人渴死，直将霖雨过江来。

送赵资政

曾 巩

镇抚东南众望倾，玉书天上辍持衡。春风不觉岷山远，和气还从锦水生。学舍却寻余教在，棠郊应喜旧阴成。归来促召调炉冶，莫为儿童竹马迎。

寄赵宫保

曾 巩

铜扉得谢从今日，玉铉辞荣已十年。素节说言留简册，高情清兴入林泉。海边爱日疲人恋，剑外仁风故老传。门外最应潇洒客，壶公平地作神仙。

喜闻天兵已临衢寇

曾 几茶山 赣州人

野宿溪行各晏然，吴头楚尾接风烟。岂知苻泽深为祟，不道柯山晨近天。境上音邮多浪语，殿前兵马是真传。未论日报书三捷，竹簟纱厨到晓眠。 以上并姚《志》。

送子约赴衢教

刘克庄后村

博士非如吏，巍然道自居。诸生趋避席，太守揖升车。朱笔浓批卷，青灯细勘书。汉廷重文藻，行矣召严徐。 《后村诗集》。

丹阳馆

毛 翊邑人

渡江南来第一驿，几度万堂延雁客。百年运逐晓云空，愁杀鞞官老无职。南徐今日古阳关，不断歌声祖离席。国仇已复事尤多，折损年年春柳碧。

送汪仲罕之衢州知事

元徐伯通

见说三衢好，民淳郡事稀。官曹多故旧，幕府有光辉。雨歇长溪急，烟销远树微。明朝一壶酒，临别重依依。

送张学谕归三衢

金 涓道原 隐居青村

稳泛灵槎访斗牛，未容归伴赤松游。莼鲈此去无千里，鸡黍期在九秋。穀水月寒梅入梦，绣湖烟澹柳分愁。春风莫问田园计，须建功名在黑头。

送毛彦昭归三衢

郑元祐

载雪曾过太末溪，天寒沙石净无泥。碓舂白粲连滩响，橘熟黄香压树低。水驿灯明惊见雁，蓬窗酒醒忽闻鸡。龟峰记在君归读，异日春风听马蹄。

寄马昂夫总管

萨都刺

衢州太守文章伯，酒渴时敲玉井冰。径造竹床忘是客，横拖藜杖去寻僧。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生前是薛能。日暮江东怀李白，凤凰台上几回登。

寄三衢守马九皋

虞 集伯生

闻道三衢守，年丰郡事稀。诗成花覆帽，酒列锦成围。鹤发明春雪，貂裘对夕晖。扁舟应载客，闲听洞箫归。 以上并姚《志》。

悼吾子行

凌云翰

布衣吾道士，举世莫能偕。遽作骑鲸客，空遗梦蝶斋。阳冰书瘦硬，方朔语诙谐。墓碣铭贞白，临文每怆怀。 《竹素山房集·附录》。

赠别祝彦明

时在浦江任，另有序。

元末明初戴 良

怅望临荒蹊，驱驰骋遐步。江纡练月初，山标彩霞暮。天长路易迷，水深舟难渡。征人去不息，倦仆立相顾。此时悲送君，安能发不素。

送胡仲子之三衢

时在金华，赴衢教任。

戴 良

倦驾忘登陆，疲舲惊出浦。不虑孤蹇间，谁知别离苦。伊昔忝嘉招，经年缪同侣。前欢未云毕，后感已寻绪。去春客江介，今秋发溪浒。久传飞鞚出，及此高帆举。终然衢士心，枯苕望来雨。我意固迟回，君行勿踌躇。 并《九灵山房集》。

望衢亭八景

赵时齐清献裔 兰溪人

水华千里抱城流，曾泛当年载鹤舟。明月满江风静夜，令人闲眺几回头。 漱水环漪。

凭高万仞见江山，吴越濛濛咫尺间。独坐虚亭漫怀古，诗成将欲抱琴还。 福山远眺。

月上城南古刹峰，锡游归路听云钟。飘然冷露沾吟笔，隐隐如

闻和太空。 古寺僧钟。

江边日落水云西，若个渔舟泊柳堤。夜静数声来枕上，梅花吹落点春溪。 中洲渔笛。

东风吹雨过山家，红满虚崖几树花。莫向溪头点流水，禹门鳞甲奋雷车。 桃坞春芳。

玉露泠泠谷更幽，含芳香气集枝头。扁舟欲买寻僧院，凝坐谈空澈素秋。 兰阴秋馥。

粉堞连城古郡南，秋风今夜看新蟾。拍栏一笑缘多兴，诗就归吟薄露沾。 城头夜月。

回出凌霄石上亭，海霞栏角带云层。坐中幽兴疑成癖，高隐年来更有人。 亭角朝霞。

按：此亭即告天台，在兰溪。

告天台

赵志皋清献裔 兰溪人

寂寂萧森夜景移，焚香扫石告天时。惺惺不作康衢见，默默尤虔屋漏思。直节岂因浮世改，虚怀直与彼苍齐。高台此日还谁筑，奋起云初百代师。 并《兰溪县志》。

毛鼎仲九日登榴峰，望祀衢祖举先典也，次韵

吴 存

楚声多哀不忍和，寒花满地秋风作。去家昔闻丁令威，祖述今同谢康乐。松楸日短烟重重，豺獭心长天漠漠。何年麦饭酒清明，却话榴峰酒杯落。 姚《志》。

送箕仲之衢州

沈明臣嘉则 鄞县人

古路三衢外，青山太末余。樵迷仙子质，庙过偃王徐。楚橘秋全熟，吴枫江渐疏。旧游题石处，好为一踌躇。 《明诗综》。

古意

方应祥孟旋 邑人

美人试新妆，初日芙蓉色。玉盆注青泉，纤手弄寒碧。

梦同方孟旋、闻子将、黄经甫、王佐之谈文，余与四君素昧平生，盖千里神契也

费元禄

中原才子动相思，十载闻名梦里疑。除是文章摅锦绣，那堪风雨恋埙篪。千秋雪调知音少，一代风流屈指谁。看到苍苍松际月，清华犹似见君时。 并姚《志》。

登钓台

余敷中文真 邑人

千座垂纶事久灰，荆南豪客此登台。符分蜀汉冰心远，帆挂岷峨雪色来。桑海已随今古变，山花犹共岁时开。怪来一足关霄象，双屐凭陵破石苔。 《南园诗草》。

再过钓台，谒严先生祠，用前韵

余敷中

弃却名心冷似灰，羞将勋业附云台。宁知今日山川里，翻挂当年姓氏来。万里职方周地尽，千秋俎豆汉时开。从龙谁似羊裘侣，细拂松阴碑上苔。 同上，《太^①末先生集》。

卢阳官舍早春作

清徐之凯

帘前芳草绿平洲，小槛花笼日影浮。野笋春来尝一掬，山兰雨后见双头。游丝欲去偏萦树，乳燕初飞只傍楼。尽日风尘还自遣，庭除仿佛玉壶幽。 《两浙辖轩录》。

① 太，底本无，本标点本据底本卷十五补。

寄李邕园尚书二首 时驻兵衢州。

王士禛 阮亭 诸城人

闽天烽火达钱唐，太乙灵旗指越疆。文武共推周吉甫，勋名谁并郭汾阳。椎牛五夜千夫膳，射虎三秋百战场。今日罗平妖鸟尽，早闻忧国鬓如霜。

烂柯山上阵云低，太末城头月晕斋。飞檄直临彭岛外，纤尘不动浙江西。战袍血溅盘雕鹞，雄剑霜寒淬鸛鹑。半壁东南功不细，天书频下武都泥。 《渔洋集》。

寄赠西安鹿明府 祐

毛奇龄 大可

琴台高踞汉新安，之子才名冠颍川。官舍栽花逾制锦，仙山收橘当租钱。人闲放棹迎春后，客至开衙返照前。只愧趋庭真弩下，驱车仍负九方歎。时予嗣儿乡举，出公门下。 《西河集》。

客中寄叶匡林同年

蔡延龄 子长 邑人

客途增寂寞，遥忆故乡交。花谢随流水，莺迁换别巢。文章供酒对，身世看棋敲。尚白成何济，唯应赋解嘲。 《西安怀旧录》。

和查俭堂郡伯都中怀岭西故人原韵

郑光瑗

才思飘然迥不群，吟笺曾记许同分。忽惊岁月如流水，添种桄榔已拂云。谢屐几人怀旧迹，荀香何日近余薰。祷祠应慰生民望，拥传还教看使君。 《两浙辖轩录》。

初抵左阳 赴左州任。

郑万年

土城疑是女墙低，葦白茅黄望处迷。寥落人家傍官署，夜深犹喜有鸡啼。

冬仲霜轻留紫菊，堂边梅老忽飞花。由来此地宜名左，不向人间州宅吟。 同上录。

都邸元夕效竹枝体

叶日葵

爆竹声声交劈裂，新桥一带灯花结。前来有客为余言，东四牌楼好闹熟。

东华门外多茶社，四座张灯观杂耍。最怜一曲海棠花，太平鼓儿声声打。

燕姬十五颜如玉，油壁香车铺绣褥。听得花儿叫卖花，开帘不住横波目。

石鼓

叶日葵

三代石刻世罕覩，真迹独数岐阳鼓。欧阳永叔始三疑，纷纷聚讼费视缕。嬴秦文字说无稽，其余尚足资采取。董程引盲史为凭，独归成王拾遗补。王归自奄搜岐阳，此说近是非妄语。世人过信韩苏诗，一切屏弃不足数。竹垞旧闻为汉儒，手笔岂不差累黍。安得别具只眼人，立破疑案开聋瞽。我来日下三年兹，一见法物神欲鼓。累累奇特壮辟廱，分镇东西数各五。其中惟一缺无完，虚而能受状类釜。斑斑驳驳字模糊，钩摹不得手画肚。在昔分散委陈仓，敲火日多樵牧竖。呵护惟严有鬼神，销残不怕经风雨。象形会意数十珠，误读不免沿鱼鲁。郑公迁置孔庙中，历代仍之不更所。我朝礼乐颂于论，太平弗用干羽舞。发帑重增文庙辉，诸生切磋都好古。而我老大徒伤悲，笔花摇落惭李杜。石鼓石鼓奈汝何，散发披襟空摩抚。 并《焚余集》。

乞养南归留别都中诸同年

余本敦朗山 邑人

一从莺谷赋同迁，五色云中认列仙。接翅叨陪风九万，倚门愁隔路三千。朝辞凤阙承恩重，归侍萱庭献彩鲜。只有离怀抛未得，满帘秋雨黯吟笺。

数月相依一倍亲，河梁分手意逡巡。几番笑语尊前洽，此后云山梦里频。我为循陔辞粉署，君须努力答枫宸。他年拥节来江上，浮石城边迟故人。

送朗山同年归养

姚文田秋农 归安人

南宫高唱姓名喧，拜职仙曹到粉垣。只为白云劳望眼，敢从丹阙恋乘轩。莱衣恰好裁双锦，新进士，赐锦表里二端。鸾诰争看下九闾。是秋有封典。遥羨陔兰亲采处，春晖常蔼北堂萱。拜别庭帟年复年，不经怅触也缠绵。家书纵道人无恙，游子关心梦久牵。万里云山看去雁，三秋风雨对离筵。吟君佳句重回首，敢续笙诗第一篇。 并上余家传。

门人费芸浦旧为吾郡守，余自黔归，君已丁外艰将去，仅一握手而别。今赴京补官，枉道过访，留连信宿，诗以赠行

赵 翼瓯北 阳湖人

出处殊途酒一尊，直庐重感旧巢痕。余与君，先后入直军机。久衰亲鬓宜归里，未报君恩望及门。五袴已闻歌父老，一庄便敢托儿孙。京华故友如相问，歌咏升平补素飧。

按：文恪公由军机处保举外任，补常州知府，时乾隆辛卯。及癸巳，丁外艰去。

又清江浦送费制府入为大司马，贺迁惜别情，见乎词

赋诗四章

赵翼

听履崇班躐禁廷，本兵身系九边宁。帝资海内安磐石，民惜江南去福星。歟历官更中外职，追攀人满短长亭。还朝笑忆郎曹旧，三十年前鬓尚青。

平日人忘厦庇中，临分始识久幘幪。祈年常满千仓粟，自公到江南，连年大稔。戊午岁，祷雨尤验。率属俱寒两袖风。竹箭河流循轨稳，频岁治河漫，工皆远堵。萑苻兵扫伏隍空。指去岁宿州剿匪事。而今一一勋庸见，都作甘棠忆召公。

腐儒纵不乞余光，自有余光到草堂。执醕敢当三老席，指困终恃陆家庄。孔融檄改康成里，思黯车临履道坊。牛僧孺举制科，白乐天为考官。后白退居东都履道里，牛为留守时相过从。十载分荣谁不羨，真看桃李荫门墙。

送别那禁泪暗垂，云山从此两睽离。建牙或有重来日，耆齿应无再见期。帷幄谋参温室树，江湖身老钓竿丝。惟当皓首犹交勉，各咏黄花晚节诗。并《甌北诗抄》。

寄费坦斋履升比部

刘佳眉士 江山人

几年执戟侍明光，日下声华擅望郎。名世都官唐郑谷，传家相业汉平当。金鸡屡奉司刑诏，铜虎行分刺史章。早晚苍生需召杜，先公遗爱在封疆。

龚鲤庭观察元礼招同费坦斋比部履升、郑湘芷孝廉清彦游尺五山庄，时端午前一日

刘佳

我本沧州人，钓竿弄湖绿。野性如鳧鹭，浩荡意自足。謁来长安街，尘鞅不暇沐。出门租疲驴，蹶蹶走朝旭。每忆江南春，心与归云遂。折筒荷佳招，城南豁远目。垂杨如故人，依依绾袍绿。已

过芍药期，恰及樱桃熟。枯槎系树根，落絮糝如玉。莲叶何田田，水风散微馥。白鸥避客来，自就凉阴宿。对此肝肺清，顿洗俗尘俗。宦成俟他年，一样誓早卜。某山某水间，倘佯遂吾欲。题诗志岁序，兹游许重续。 并《鱼逢山馆集》。

钓台

龚士范春帆 邑人

一台高占水云秋，名利都空此钓钩。汉代赤苻消劫火，先生清福享羊裘。江边渔唱连番起，岭上星光亘古留。闲挂逢窗酌杯酒，画眉声里过轻舟。

谒孟庙

龚士范

征车辐辏来齐东，行行向晚落日红。前村古庙枕隙地，中有浩然之气凌苍穹。停鞭嘱仆导我去，礼门敞辟义路通。一株楷木远参模木势，秦松汉柏夹道多青葱。阶前井迹殊骇绝，震雷凿破夸神工。登堂拜谒肃容止，岸然道貌如鹄峙。里居近与圣人连，功绩高堪神禹比。英灵满座风飏飏，顿使予怀愁俗鄙。君不闻战国交争七雄起，纷纷横议盈处士。朝秦暮楚各献技，一旦消亡渺云水。何如此间名世居，勒石铭碑绵飨祀，配者何人乐正子。

题归安沈岑帆^渡孝廉月田剩草

徐泰庚芑岩 邑人

旅食燕秦十数春，半生寥落苦吟身。几回欲把残编读，一字低头一怆神。

家质菽水苦难供，蚤岁游踪类转蓬。燕子营巢蜂酿蜜，成功先退太匆匆。

中郎有女传家学，伯道无儿读五车。蝶梦未醒花事了，空余哀怨泣长沙。

才名风调两难跻，文福如何总不齐。我亦青衫憔悴客，不堪重听峡猿啼。 并《怀旧录》。

天女散花词 翰林散馆简放名山作。 王宝华古园 钱塘寓衢

记曾洞口饭胡麻，流水桃花便作家。争奈春光留不住，乱红零落满天涯。

回首天台路已差，琼楼十二隔云霞。东风一夜吟无赖，且学仙人扫落花。

懒听霓裳舞月华，无言独立小桥斜。多情犹有司花女，飞过红英拂帽纱。

折罢琼枝悟种花，呼僮奉帚髻垂丫。红尘莫讶仙乡隔，管领蒙山顶上茶。 《蒙山仙馆诗钞》。

按泉井治 四首，录二。^① 范锡畴

清风瑟瑟雨淅淅，淅沥声中万虑侵。灶户煎盐最患雨。射鸭堂开东野意，愁霖赋就士龙心。六七两月，晴少雨多。裘披六月防秋早，箬深天凉，三伏有御裘者。书寄双鱼恐路沉。记得趋庭曾有训，公旬偶暇即长吟。

吏学抄书仆醉眠，门清如水草芊芊。讼来刁灶真难喻，判到私泉剧可怜。莫展一筹惭此日，虚糜五斗动经年。穷檐菜色依然在，不用称呼作少仙。 《廉让斋诗彙》。

辛巳清明日丽江井作 范锡筹

佳节清明上巳天，无花无月更无筵。可怜多少春光好，不到盐

^① 四首，录二，底本作四首，实录二首，本标点本据底本卷三十目录改。

泉井里边。 同上。

按：锡筹随侍其父闽中任所，迨后以盐务分滇，升任浪穹知县，所至辄有题咏。子孙不善保守，遗囊尽佚，止存钞本一册，凡二十页，录此以存其概。

同郑湘舲孝廉桂东虎邱看桂

嘉定知县刘^①履芬泖生 佳子

青衫同队客西湖，湖上归时客意孤。乱石参禅秋事约，浓香破鼻坐堪租。十年幻我灯枝影，一水贪他月色图。虎气下腾君领取，传来招应动心无。 《古红梅阁集》。

定阳镡词

郑桂堂琴浦 邑人

二月十日春气新，定阳镡尚闹重闾。年荒未听觴箫唤，忙杀街头卖葛人。

山城雨意动微雷，待到更深火树开。前巷烛光通后巷，百余人拥板龙来。

布裙新试凤头鞋，路滑偏生懒上街。太息穷村小儿女，忍饥都去拾枯柴。

三里滩前九姓船，船娘娇小太生怜。何如移得凌波步，分与红灯唱采莲。 《郑毛家藏遗稿》。

雨^②宿西湖瓶隐山房 同年黄菊人家。

江文炳虎臣 邑人

未见三潭月，凄然卧水亭。生憎终夜雨，偏搅旅人听。帘下重驹碧，镡摇一穗青。明朝汲湖绿，香满玉簪瓶。

① 刘，底本作剑，本标点本据底本卷三十目录改。

② 雨，底本作两，本标点本据底本卷三十目录改。

虎邱荡湖船曲

崔世霖石渠 邑人

虎邱山上鸣钟鼓，虎邱山下起歌舞。木兰柁鼓沙棠舟，款乃一声入花坞。花开花谢总堪怜，朝与我郎荡湖船。郎在船头采得藕，妾在船尾采得莲。莲花如面藕如子，闲对山塘照妍丑。阿谁白公堤畔来，只管看花不回首。妾家生住绿杨湾，秋月春风若等闲。肠断早年歌舞地，昔成华屋今邱山。劝郎更尽尊中醪，为郎重唱乌栖曲。人生欢乐能几何，水色山光依旧绿。 并《西安怀旧录》。

丙辰冬，偕吴蓉圃凤藻、朱修伯学勤、吕九霞朝端、黄绶芸云鹤、黄孝侯钰、薛淮生春葵、张吉人敬生、曹心一貽成诸同人作消寒雅集

张德容松坪 邑人

几人织翠耀华裾，我亦才辞旧草庐。适意欣从同谱后，知心不改缔交初。及时要识随缘好，投笔非关择术疏。酌酒赋诗能假日，谓余不饮待何如。

何时江表靖烽烟，空有豪怀到酒边。鹤瘦风威支夜月，雁寒霜影度长天。杜陵从事吟诸将，阮籍知音冠七贤。多道长安行乐地，问谁先著祖生鞭。 《两浙輶轩续录》。

登望衢亭时粤匪方滋乱，语多寄慨

兰溪训导林 鶚太冲 泰顺人

清献祠堂最上头，登临衢婺望中收。晴空皓皓四围碧，白水汤汤万古流。循吏于今惟胜迹，何人到此不低留。却怜旁午多官舫，忙似东南估客舟。

耿耿丹衷剖向谁，告天台上当天知。存心德小惟从厚，接物才疏祇受亏。过不能无闻必改，孽何敢作误难追。近来颇有权宜事，都为苍生匪为私。

愚戆迂拘本性成，知人太暗自知明。热心不死故多事，侠气难除每近名。偃仰危时余半直，委蛇贫仕未全清。天恩过厚心常歉，善报从长恶报轻。

忍泪吞声诉碧穹，好生大德古今同。如何覆地翻天日，没个匡时命世雄。九野蒙尘风可扫，七朝离照日方中。但祈速了红羊劫，观睹苍冥瑞气融。 《兰溪县志》。

闻衢州警

朱嘉玉子信 海盐人

岩疆锁钥重三衢，豕突何缘逞负隅。间道阴平工抵隙，重关天府竟疏虞。常山之陷，贼由浦城而入。纵横已决藩篱固，支蔓难胜斧钺诛。可惜桃溪好山水，狼烽极日照榛芜。

秋暮登城武义城有感

孔广升旭楼 邑人

斗大山城气肃秋，征衫有泪落登楼。西风唳鹤惊寒木，落日饥鸿散古洲。时难虽筹团字策，天高空抱杞人忧。书生无路长缨请，志在楼兰未肯收。

书愤

孔广升

囊有济时策，中怀报国心。可怜不成用，空自发豪吟。 同上。

南屏凯歌

周世滋

忧极人心疑露布，运回天意助风樯。平阳虎将谁称最，第一功传毕定邦。

画烛千枝玉帐明，密传口号到前营。煞那鼓角东西震，正是三军接战声。

临冲百具驾如云，卓午相持到日曛。一道火光飞血雨，千人齐碎竹将军。

如雪文书午夜惊，军容整暇驻华旌。红旗忽接中途捷，已止援师不用行。

顺阳署中即事，寄衢州诸同志

徐葆龄

万山堆里卸行滕，如此孤清得未曾。十里蒿莱城似野，六时蔬笋筵疑僧。栽花胜畜待年媵，开卷时逢称意朋。寻得此中真乐趣，方知最上亦非乘。

寄怀詹鲁侪嗣曾茂才衢州兼示诸同人四首，录二。

徐葆龄

森沉锁钥鄆南茱，勍敌咸推北府兵。谓左中丞宗棠。褒鄂功勋余战垒，国初，耿逆之乱，和硕康亲王、平南将军赖塔、尚书李之芳驻师衢州，贼马九玉败入三关，我军破石塘寨，精忠降。桐严花月剩虚名。卜居未定怀詹尹，高咏空传似洛生。谓范洛楼。凄绝烂柯山下路，豺狼当道少人行。

角角邻鸡起恶声，披衣按剑不胜情。青林黑塞魂何处，谓李鹤皋。何肉周妻累竟成。周西堂买妾杭州，城破，无音耗。地过雷池无汉戍，时，自衢州二十里外直达金陵。皆为贼有。夜听天册画罗平。鸟名。心伤太末流民尽，谁染丹青为写生。

奉怀桂丹盟超万夫子六首，录一。

徐葆龄

辛酉，余从征衢州，见公于烂柯山下，握手依依，别后十年，未获一亲道范，即事成咏，良用慨然。

幽斋十笏枕江滨，我我周旋转自亲。山向断云高处绿，草于野烧尽边春。榕阴梦冷无诸国，槐阪心驰有道尘。三十六鳞劳问讯，

空从海上望三神。

烟雨楼

傅商霖象卿 邑人

鸳鸯湖里水生波，烟雨楼头雨正多。曾记雨花台下路，六朝啼鸟啭新歌。

戏珠亭玩月 亭在当湖中，九水汇流，望之若九龙戏珠然。 傅商霖

照面新开玉镜容，夜深月影荡溶溶。波心一颗何人点，抛掷当湖戏九龙。

九龙盘转互西东，尽入平湖一览中。中有骊龙浑不睡，颌珠吞吐水晶宫。

仁和学署有怀张松坪表兄

叶希迪惠卿 邑人

皋比坐拥愧经师，冰样头衔冷可知。回首几尘三十载，鸡窗灯火夜深时。道光间，吴辛峰先生官此，松坪读书署中，予尝过话。

辛巳乞假告归留别岳阳

张德容

洞庭湖下水连天，管领湖山已十年。爽气西来螺髻拥，大江东去噩洲连。田家稻获新晴后，渔父罾悬夕照边。莫道川行防涉险，湖中更有救生船。湖内增设救生船。

从来士习首民风，教育深情自古隆。试院飞腾鸚集泮，讲堂跼蹐凤栖桐。敛才就范知严肃，以礼为罗喜大同。惭愧此邦文献足，未能成化似文翁。

儿童父老尽骊歌，木脱湖平水始波。下吏敢言书上考，政通难得是人和。诸生颇有知交感，乐土无如远道何。自顾自思还自笑，耳中輿诵尚无讹。

万事无庸苦认真，人皆解道此言陈。手如白雨何须羨，头触屏风亦有因。信是飞鸿谁可篡，几教屈蠖不求伸。从今但使山能买，便欲安闲了一身。 以上并《西安怀旧录》。

西湖竹枝词

范登保 偁梅 邑人

涧前峰后景参差，春社湖山祭赛时。满路灵箫兼画鼓，一声声到水仙祠。

生小依家住水乡，经春晓色尚凄凉。东风开出菱花镜，付与西施淡写妆。

恼煞莺儿终日啼，浓阴护处绿杨低。絮痕吹作千团雪，飞过苏堤又白堤。 《竹隐庐随笔》。

前题

叶履芬 诵先 邑人

长堤一带软红尘，人影衣香过水滨。争说踏青风景好，画轮碾遍六桥春。

万重柳浪乱带啼，无数残红衬马蹄。终日闲游嫌未足，湖东棹又过湖西。

画船来往荡轻波，水净风凉爽气多。棹向藕花深处泊，一声声听采莲歌。 同上。

前题

孔昭峻 寅谷 邑人

疑云疑雾山头树，时去时来堤外船。羨杀六桥风景好，满湖明月荡秋烟。 同上。

送三弟之衢州

时依余氏之亲来衢，旋卒于此。

梁鼎芬

恩重许还乡，明朝更异方。镫前方少壮，眼底入风霜。再见当成

学,孤吟有断肠。南楼尚回顾,草木杂青黄。 余绍宋编《节庵遗诗》。

丁酉浙闱纪事揭晓后,示郑生永禧及诸多士

正考官徐树铭寿衡 长沙人

堂开凤旆晓光明,拥卷平持玉尺衡。洛水同舟新伴侣,曲江题记旧科名。蛟龙雷雨乘时起,鹰隼风尘出谷成。虔蕪清香谐隽赏,九天仙乐奏韶英。

此邦文物本昌明,慎重遴才大典衡。糠粃簸扬终被弃,木樨香远早闻名。十年磨炼深攻苦,一字推敲系考成。圣代得人天下福,焦思何以萃豪英。

敬和寿衡夫子原韵

第四房同考官张介禄受百 安邱人

乘轺奉使出承明,两度来持校士衡。黼黻四朝隆骏望,宗工一代擅鸿名。新培桃李皆贤俊,旧植青莪半老成。晋掌台纲天宠渥,盛时本自重耆英。时徐师升迁左都御史。

香飘丹桂月轮明,两浙人才细品衡。珊网宏搜文有价,金针暗度士知名。神龙欲化睛初点,采凤将飞翼已成。更喜传灯佳话在,门生门下弃群英。

次韵呈徐寿衡师

郑永禧

十年读易小窗明,愧荷风尘入鉴衡。博浪使椎偏误中,广寒织纪再题名。呕心烛易三条烬,换骨丹初九转成。努力盛时期报国,绿衣会见召延英。

最是观书老眼明,寸心得失有权衡。浙中山水时钟秀,英下文章旧著名。皓首传经尊伏胜,妙年射策让兰成。只惭不舞羊公鹤,谬许才华冠众英。

初抵施城

郑永禧

捧檄毛生乍出场，轮蹄踏踏苦奔忙。五千里外思游子，三十年
来学老娘。要想庐山存面目，凭将铁石砺肝肠。篮舆到处观风景，
多少烟岚似故乡。

交卸施篆，在署书怀

冬月望日作。

郑永禧

捧檄山城一载余，愧无善政及沙渠。谈兵时幸榘安堵，说士情
殷尚读书。不惜精神疲案牍，每忘形迹混樵渔。抚怀奚事增惆怅，
未得花间奉版舆。

谪仙昔向夜郎流，今我还来此宦游。千里清风披古道，一亭皓
月照虚舟。穷途文字惊蛇鬼，乱世功名走马牛。莽莽红尘何处好，
南山归卧不如休。

回首江山几万重，悠悠亲舍白云封。莼驴早动吴江思，琴鹤难
追蜀道踪。留得春晖荣寸草，怜他冬岭秀孤松。闲观天下纷纷局，
何似山居乐吴农。

天心犹未厌兵戈，幸得岩疆保障多。贾谊上书殷爱国，阳城下
考拙催科。高骞有待猱升木，化暴无能虎渡河。珍重此邦留别意，
濒行不敢唱骊歌。

和前作

恩施后任吴良棻涤斋 河南翰林

步武萧规极盛余，自知德薄不如渠。虚堂早已悬秦镜，浊酒徒
能下汉书。历尽艰难并险阻，思将耕稼与陶渔。嗟余一事差同调，
未睹乌飞傍板舆。

鹿野才推第一流，同官喜共武昌游。觚来运似初升日，此去心
如不系舟。应候未妨随燕雁，求台深悔受羊牛。焚香但为苍生祝，

劳止斯民汔小休。

欲寄君书思万重，几回临发又开封。摩挲老带庄襟意，想像箕山颍水踪。绕膝佳儿森玉树，大年寿母祝金松。只今莫说儒为贵，不学工商便学农。

壮心欲返鲁阳戈，顾影无如白发多。道德文章原一致，语言政事本殊科。占寅恰值春如海，洗甲还欣土挽河。别后甘棠增爱惜，去思到处听舆歌。

和前作

盐局长修承鸿自箴 湖南人

名山宿学足三余，气概清如水一渠。东里循声施教诲，西湖秀采蔚诗书。筹边早集成城志，戒后深防竭泽渔。回首秋风凋鹗荐，霓裳队里耀权舆。

亦琴亦鹤亦风流，捧檄来从蜀道游。明月每邀诗酒客，惊涛不作孝廉舟。前后任均险，惟公独平安。开张雀网贤司马，宰割鸡刀小试牛。莫道阳城膺下考，子文无愠度休休。

令尹关门隔几重，春光买得醉黄封。银花火树灯前景，浙水湘江别后踪。乱世难求衣食住，寒交艳说竹梅松。一冠高挂陶彭泽，归去来兮不误农。

家传礼义作干戈，畅叙天伦乐事多。八秩金萱长受福，三株玉树早成科。时来巨浪鱼腾壑，际祥图马出河。听到花开春富贵，我从二酉上讴歌。修所居有二酉山。以上并《夜郎鸿爪集》。

诗 余

宴清都

宋何 籀子初 邑人

细草沿阶软。迟日薄，惠风轻霭微暖。春工靳惜，桃英尚小，

柳芽犹短。罗帏绣幕高卷，早已是，歌慷笑懒。凭画楼，那更天远，山远水远人远。

堪怨傅粉疏狂，窃香俊雅，无计拘管。青丝绊马，红巾寄羽，甚处迷恋。无言泪珠零乱，翠袖倦，重重渍遍。故要得，别后思量，归时觑见。

水调歌头 用卢赞元韵

蔡 伸

醉击玉壶缺，恨写录琴哀。悠悠往事谁问，离思渺难裁。绿野堂前桃李，燕子楼中歌吹，那忍首重回。唯有旧时月，远远逐人来。

小庭空，清夜永，独徘徊。伴人幽怨一枝，潇洒陇头梅。心断云帆西去，目送烟波东注，千里接长淮。为我将双泪，好过楚王台。

菩萨蛮 信安月夜

曾 纡

山光冷浸清溪底，溪光直到柴门里。卧对白蘋洲，欹眠数钓舟。

溪山无限好，恨不相逢早。老病独醒多如斯良夜何。

满庭芳 自宛陵易倅东阳

毛 开

世事难穷，人生无定，偶然蓬转萍浮。为谁教我，徙宦到东州。还似翩翩海燕，舞春至，归及凉秋。回头笑，浑家数口，又泛五湖舟。

悠悠。当此去，黄童折叟，莫漫相留。但溪山好处，深负重游。珍重诸公送我，临岐泪，欲语先流。应须记，从今风月，相忆在南楼。

满江红

毛 开

泼火初收，秋千外轻烟漠漠。春渐远，绿杨芳草，燕飞池阁。已著单衣寒食后，夜来还是东风恶。对空山寂寂杜鹃啼，梨花落。

伤别恨，闲情作。十载事，惊如昨。向花前月下，共谁行乐。飞盖低迷南苑路，湔裙怅望东城约。但老来憔悴惜春心，年年觉。

谒金门^①

毛 开

春已半，芳草池塘绿遍。山北山南花烂漫，日长蜂蝶乱。闲掩屏山六扇，梦好强教惊断。愁对画梁双语燕，故人心不见。

画堂春

毛 开

华镫收尽雪初残，踏青还尔游盘。落梅强半已飞翻，划地春寒。

多病故人日远，几时双燕来还。可怜楼上一凭栏，不见长安。

乳燕飞

毛 开

风雨连朝夕。最惊心，春光晼晚，又过寒食。落尽一番新桃李，芳草南园似积。但燕子，归来幽寂。况是单栖饶惆怅，倦无聊，有梦寒犹力。春意远，恨虚掷。

东君自是人间客。暂时来，匆匆却去，为谁留得。走马插花当年事，池畹空余旧迹。奈老去，流光堪惜。杳隔天涯人千里，念无凭，寄语长相忆。回首处，暮云碧。

瑞鹤仙

毛 开

柳风清昼潏，山樱晚，一树高红争熟。轻纱睡初足。悄无人，欹枕虚檐鸣玉，南园秉烛。叹流光，容易过目，送春归去。有无数

^① 谒金门，底本卷三十目录及正文均作谒公门。谒金门，词牌名，本标点本公改作金。

弄禽，满径新竹。

闲记追欢寻胜，杏栋西厢，粉墙南曲，别长会促，成何计，奈幽独，纵缃弦，难寄韩香终在，屏山蝶梦断续，对沿阶细草，萋萋为谁自绿。

踏莎行 题《草窗词卷》

毛珵

顾曲多情，寻芳未老，一庭风日知音少。梦随蝶去恨墙高，醉听鸚鵡嫌笼小。

红烛呼卢，黄金买笑，弹丝跼躄长安道。彩笺拈起锦囊花，绿窗留得罗裙草。并姚《志》。

过秦楼 春思

方千里

柳洒鹅黄，草揉蝶黛，院落雨痕才断。蜂须雾湿，燕嘴泥融，陌上细风频扇。多少艳景关心，长苦春光，疾如飞箭。对东风忍负，西园清赏，翠深香远。

空暗忆，醉走铜驼，闲敌金镫，倦迹素衣尘染。因花瘦觉，为酒情钟，绿鬓几番催变。何况逢迎，向人眉黛供愁，眼波回倩。料相思此际，浓似飞红万点。

风流子 忆别

方千里

河梁携手别，临歧语，共约踏青归。自双燕再来，断无音信，海棠开了，还又参差。料此际，笑随花便面，醉骋锦障泥。不忆故园，粉愁香怨，忍教华屋，绿惨红悲。

万家歌舞地，生疏久，尘暗凤缕罗衣。何限可怜心事，难诉欢期。但雨点愁蛾，方开重敛，几行清泪，欲制还垂。争表为郎憔悴，相见方知。

诉衷^①情_{旅思}

方千里

一钩新月淡于霜，杨柳渐分行。征尘厌堆襟袂，鸡唱促晨装。
淮水阔，楚山长，暗悲伤。重阳天气，杯酒黄花，还寄他乡。

以上三首，见《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华胥引

方千里

长亭无数，羁客将归，故园换叶。乳鸭随波，轻蘋满渚时共唼。
接眼春色何穷，更橹声伊轧。思忆前欢，未言心已愁怯。

欺鬓吴霜，恨星星，又还盈镊。锦纹鱼素，那堪重翻再阅。粉
指香痕依旧，在绣裳鸳篋。多少相思，皱成眉上千叠。

扫花游

方千里

野亭话别，恨露草芊绵，晓风酸楚。怨丝恨缕。正杨花碎玉，
满城雪舞。耿耿无言，暗洒阑干泪雨。片帆去。纵百种避愁，愁早
知处。

离思都几许。但渐惯征尘，斗迷归路。乱山似俎。更重江浪
淼，易沉书素。瞪目销魂，自觉孤吟调苦。小留伫。隔前村，数声
箫鼓。

荔枝香近

方千里

胜日登临，幽趣乘兴去。翠壁古木千章，林影生寒雾。空濛冷
湿人衣，山路元无雨。深涧，斗泻飞泉溜甘乳。

渔唱晚。看小棹，归前浦。笑指官桥，风飏酒旗斜举。还脱空

① 衷，底本卷三十目录及正文均作衷，本标点本改作衷。

袍，一醉芳杯倒鸚鵡。幸有雕章蜡炬。

大酺

方千里

正夕阳间，秋光澹，鸳瓦参差华屋。高低帘幙回，但风摇环佩，细听频触。瘦怯单衣，凉生两袖，零乱庭梧窗竹。相思谁能会，是归程客梦，路谙心熟。况时节黄昏，闭门人静，凭栏身独。

欢情何太速。岁华似，飞马驰轻毂。漫自叹，河阳青鬓，冉冉如霜，把菱花，怅然凝目。老去疏狂减，思堕策，小坊幽曲。趁游乐，繁华国。回首无绪，清泪纷于红菽。话愁更堪翦烛。

倒犯

方千里

尽日，任桐梧自飞，翠阶慵扫。闲云散缟。秋容莹，暮天清窈。斜阳到地，楼阁参差帘枕悄。嫩袖舞凉飈，拂拂生林表。荡尘襟，写名鳧。

携手故园，胜事寻踪，松篁幽径鸾。曲沼瞰静绿，荫檐影，龟鱼小。信倦迹，归来好。倩丁宁，长安游子道。道鬓发云侵，莫待菱花照。醉乡深处老。

还京乐

方千里

岁华惯，每到和风丽日欢再理。为妙歌新调，粲然一曲，千金轻费。记夜阑沉醉。更衣换酒珠玑委。怅画烛摇影，易积银盘红泪。

向笙歌底。问何人，能道平生，聚合欢娱，离味兴味。谁怜露浥烟笼，尽栽培，艳桃秣李。漫紫牵，空坐隔千山，情逢万水。纵有丹青笔，应难摹画憔悴。

丹凤吟

方千里

宛转回肠离绪，懒倚危阑，愁登高阁。相思何处，人在绣飞云
骤。雨雾隔烟，遮相去还，是天角。

怅望不时梦到，素书漫说风浪恶。纵有青青发，渐吴霜妆点，
容易凋铄。欢期何晚，忽忽自惊摇落。顾影无言清泪湿，但丝丝盈
握。染斑客袖，归日须问著。

六丑

方千里

看流莺度柳，似急响，金梭飞掷。护巢占泥，翩翩飞燕翼，昨梦
前迹。暗数欢娱处，艳花幽草，纵冶游南国。芳心荡漾如波泽。系
马青门，停车紫陌。年华转头堪惜。奈离襟别袂，容易疏隔。

人间春寂，漫云容暮碧。远水沉双鲤，无信息。天涯渐老羁客，
叹良宵漏断，独眠愁极。吴霜皎，半侵华帟。谁复省，十载匀香晕
粉，髻倾鬟侧。相思意，不离潮汐。想旧家，接酒巡歌计，今难再得。

满路花

方千里

莺飞翠柳摇，鱼跃浮萍破。斑斑红杏子，交榴火。池台昼永，
缭绕花阴裹。山色遥供，座枕簟清凉，北窗时唤高卧。

翻思年少走马铜驼，左归来敲鐙。月留关锁。年华老矣，事逐
浮云过。今吾非故我，那日樽前，只今问有谁呵。

侧犯

方千里

四山翠合，一溪碧绕秋容靓。波定。见鹭立鱼跳动平镜。修
篁散步屐，古木通幽径。风静。烟雾直，池塘倒晴影。

流年旧事，老矣尘心莹。还暗省。点吴霜，憔悴愧潘令。梦忆

江南，小园路回。愁听叶落，辘轳金井。

齐天乐

方千里

碧纱窗外黄鹂语，声声似愁春晚。岸柳飘绵，庭花堕雪，惟有平芜如翦。重门向掩，看风动疏帘，浪铺湘簟。暗想前欢，旧游心事寄诗卷。

鳞鸿音信未睹，梦魂寻访后，关山又隔。无限客馆，愁思天涯，倦迹几许良宵。展转闲情，意远记密阁，深闺绣衾。罗荐睡起，无人料应眉黛敛。

塞垣春

方千里

四远天垂野。向晚景，雕鞍卸。吴兰滴草，塞绵藏柳，风物堪图画。对雨收雾霁初晴也。正陌上，烟光洒。听黄鹂啼红树，短长音如写。

怀抱几多愁，年时趁，欢会幽雅。尽日足相思，奈春昼难夜。念征尘，满堆襟袖，那堪更独游花阴下。一别鬓毛减，镜中霜满把。

以上并姚《志》。

按：方千里著有《和周美成清真词》，详《艺文志》。姚《志》选录皆是。

折桂令

游龙源寺

元张可久小山 庆元人

问行人何处龙源。古路萦蟠，细水蜿蜒。柳耳垂阴，花心困雨，树顶摩天。借居士蒲团坐禅，对幽人松麈谈玄。诗债留连，百巧黄鹂，一曲新蝉。

又蓬华道中

张可久

洗黄尘照眼沧浪。古道依依，暮色苍苍，远寺松篁，谁家桃李，旧日柴桑。红袖倚低低院墙，白莲开小小林塘。客过倘佯，题罢新诗，立尽斜阳。

又肃斋赵使君致仕归

张可久

杏花村酒满葫芦。记竹马相迎，郊外先驱，清献家风，渊明归兴，偃自欢娱。荣故里名香二疏，播廉声恩在三衢。教子读书，黄卷青灯，玉带金鱼。

又三衢平山亭

张可久

倚阑干云与山平。一勺甘泉，四面虚亭。隐隐浮图，层层罨画，小小蓬瀛。随月去长空雁影，映秋来高树蝉声。客路飘零，天宇澄清，剑气峥嵘。

人月圆 三衢道中，有怀会稽

张可久

松风十里云门路，破帽醉骑驴。小桥流水，残梅剩雪，清似西湖。

而今杖履，青霞洞府，白发樵夫。不如归去，香炉峰下，吾爱吾庐。

红绣鞋 三衢道中

张可久

白酒黄柑山郡，短衣瘦马诗人。袖手观棋度青春，仙桥藏老树，石笋瘞苍云，松花飘瑞粉。

金字经 访吾丘道士

张可久

细草眠白兔，小花啼翠禽。且听松风坐绿阴，寻洞天，深又深。
游仙枕，顿消名利心。

又 青霞洞，赵肃斋索赋

张可久

酒后诗情放，水边归路差。何处青霞仙子家，沙翠苔，横古槎。
竹阴下，小鱼争柳花。以上并《北曲联乐府》。

按：可久，字伯远，号小山，庆元人。元庆元路，即今宁波，非处州之庆元县。元时，以路吏转民务官，有乐府盛行于世。明李中麓开先谓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又《太和正音谱》评张小山“如瑶天笙鹤，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羈之才”云。

木兰花慢 赠李徵士

清徐之凯

乍飞到青鳧枝，雀报喜，跼跼数。酒债寻常菜，佣琐屑室，罄重
悬笑。东方非，献赋与，侏儒漫索米论钱。更攫归遗赐，细君一
笑嫣然。羊裘敝尽已成毡，犹作黑貂怜。叹寒气嶙峋，小臣饕餮，
日傍炉边。春来圣，恩还渥，助看花应令水衡添。过此青蚨影断，
直须榆筭垂檐。

临江仙 檐冰

汪致高 亦园 邑人

雪压华堂鸳瓦重，风吹冻溜无声。看看点滴渐棱生。琳琅争
触目，宝气冷侵人。

卷起珠帘凭画槛，檐头遍插瑶簪。新年佳致满春城。沿门题
玉柱，比户晏琼林。

琴调相思引 菱湖听莺

范崇沛 恕亭 邑人

一枕羲皇午梦深，朦胧惊起未全醒。湘帘高挂，悄步觅莺莺。
绿树低迷何处是，教人黯黯只销魂。为伊惆怅，缓步出林阴。

以上并姚《志》。

西江月 春暮过田家作

郑桂殿 香岩 永禧祖

秧垄人家水绕，松窝佛寺云横。野花无数不知名，但觉香风阵阵。

赛鼓遥闻村社，缯车低响柴荆。鸲鹑呼雨鹊呼晴，天气阴晴未定。

雀噪松间茅屋，鸥飞柳外秧田。到门流水似鸣弦，是处红尘不染。

渔父醉眠沙嘴，牧童倦倚牛肩。晚游归去一芦船，隔岸招来不远。

水绕村前村后，云飞山北山南。昨宵微雨涨青潭，片片桃花不断。

檐外才呼布谷，窗前又叫看蚕。田家子妇莫偷安，禽鸟关心一半。

昭君怨 萍寄天涯感怀远别

范锡畴

柳色东风送绿，莺啭歌喉一曲。临水怅伊人，带愁颦。
望眼高悬日下，那忍云容放午。谁与慰徘徊，锦笺来。

摸鱼子

岳州解任感怀

张德容

怪苍苍，繇来消长，阴阳底事无别。纵然冬尽春还到，夏大怎防秋折。寒与热，问古往、今来此理谁参彻。休论工拙。但牛马殊风，薰莸异臭，毕竟有分说。

如何说，多少戈矛唇舌。难容冰玉清洁。凭教坦白为怀抱，奈彼无方奇譎。偏异绝，君不见，一朝机变如汤雪。无劳琐屑。任为是为非，语恩语怨，只此一腔血。

想人生，吉凶倚伏，茫茫知是何故。几多燕雀堂前乐，蝉那得知螳捕。愁日暮，听鹊噪、鸦啼总是无凭数。归来迅赋。纵焰可薰天，气能盖世，奚翅草头露。

人间世，有似暮烟晨雾。蛾眉何事生妒。交疏爱弛寻常耳，更听唱公母渡。休再误，问目睫，当前若能相顾。捷还窘步。看虫去鸡来，鸥昏鹭暝，千载竟无悟。

江南好

山居曲

金丽源

山居好，花谢自流东。风影蝶痴三径外，雨声鸡唱一窗中，春去问山童。

山居好，无夏复无冬。五月披裘吟涧曲，千峰积雪卧衾重，冷暖尽从容。

山居好，风浪怕长江。寺竹栖云巢老鹤，涧花流水吠仙龙，樵径稳渔艘。

山居好，骨傲懒腰支。长啸石头容抱膝，养和林下爱蟠枝，抛我故园思。

山居好，尘众觑微微。野马空驰成莽界，金乌转翼又斜晖，今是昨都非。

山居好，漫叹食无鱼。满圃韭香春雨翦，一畦苋紫夏云锄，几样引盘蔬。

山居好，风气古唐虞。鹿豕与游寻帝子，巢由何处问樵夫，谈笑作糊涂。

山居好，远望绿偏齐。隙地万条杉竹补，晴天一曲鹧鸪啼，晚步岭东西。

山居好，小住此中佳。夜舞星河低暗户，昼眠云雾锁闲斋，门不设荆柴。

山居好，香拨古炉灰。周易六爻烟几缕，《汉书》一卷酒三杯，消却闷成堆。

山居好，粗陋率吾真。人在水中荷芰服，仙行风里薜萝巾，一个葛天民。

山居好，扫一切虚文。谢客送迎都懒设，逃名笔砚欲俱焚，放浪外人群。

山居好，枯坐悟真元。红落棋枰间黑白，绿阴书案易黄昏，壶里小乾坤。

山居好，风月一庭寒。不尽松涛鸣岭岫，好扶花影上阑干，衫袖五更单。

山居好，有草不知删。忘记难图成蔓蔓，试看生意一般般，修得此身闲。

山居好，富字让人先。有命应羞登龙断，可求何惜执骑鞭，我欲问苍天。

山居好，休听马萧萧。省去跨鞍风雪路，免来折柳短长桥，多少梦清寥。

山居好，市远惯无肴。年下蚁先陈半瓮，春来鸡又养允庖，留款旧时交。

山居好，阅尽古英豪。空逐红尘容易老，同埋黄土分难逃，何事去劳劳。

山居好，独寐考槃歌。不借一椽明月室，长留半榻翠云窝，安稳已多多。

山居好，一饭饱胡麻。烟暖烧丹思换骨，云深采药莫还家，仙路认桃花。

山居好，诸葛隐南阳。一领布衣宽自若，数间茅舍静休忙，怀古卧龙冈。

山居好，丛树唤仓庚。极少人云摇世虑，傥添子曰读书声，听处不分明。

山居好，衿悔拾青青。愿作白丁还本色，休题黄甲艳名经，长日梦初醒。

山居好，骨髓古霞蒸。深入膏肓疗岂可，空过岁月病难兴，予于杖枯藤。

山居好，与世莫招尤。说半荒唐山客趣，行多怪异古僧俦，味胜烂羊头。

山居好，寸地少尘侵。泉入淡来宜洗耳，花当浓处不关心，世事任浮沉。

山居好，坐晚唱黄覃。自度曲儿翻一一，谁家笛子弄三三，酒罢兴犹酣。

山居好，柴米杂油盐。留得片田忘作苦，寻来佳境渐知甜，糊口计清廉。

山居好，天籁奏云咸。墙脚乱蛙鸣鼓吹，楼头新燕语呢喃，响迥异尘凡。 以上并《竹隐庐随笔》。

《衢县志》跋

二十二春，超凡由暨阳调长衢县，公余获见先业师郑渭川先生主纂《衢县志稿》三十卷。忆自两级师范请业后，与先生睽隔已二十有三年，而超凡之来，距先生作古又两年矣。一编入手，恍如再聆塵海，而人亡物在，良用泫然。先生文学考据俱臻上乘，方志之学尤为深博。脱稿既久，因经费关系，未能付印，留心掌故者莫不引为遗憾。以故超凡在任，无论公谊私情，均有设法印行之必要。会介弟锡卿先生长衢属五县联立平民工厂，厂有印工，亦谋所以印刷先生遗著者。于是，备函敦请锡卿先生主持校勘出版一切事宜，并转聘林毓奇、徐映璞、金晓钟三君相助为理。未几，毓奇赴京供职财部，惟徐、金两君实始终之。至于纸墨印订之资尤感支绌。除旧存外，原拟以预约书价三千元补其不足，结果未及半数，存款之一部分又未能以时清缴，斟酌因应曲费周张，卒以苦干硬干之精神，于二十六年五月终完全出版。超凡适以斯时卸篆，自维简陋莫赞一辞，幸赖锡卿先生主持其事，地方文献事业得以告成，庶可慰学者之愿望，并报先业师于泉下矣。用敢纪其本末，以诏来许云。

中华民国二十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永嘉王超凡倚装谨识。